清末集成遺言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七三册目録

史地類

先秦史考

讀戰國策隨筆一卷……清　張尚瑗撰
鬼方昆夷獫狁考……民　王國維撰

先漢正史

史記釋疑三卷……清　錢　塘撰
史記殘一卷（存卷三）……漢　司馬遷撰
劉宋　裴　駰集解

先漢史論

讀史記劄記一卷……清　潘永季撰

漢正史

漢書音義三卷敍錄一卷……隋　蕭　該撰
東漢書刊誤四卷……清　臧鏞堂輯
漢書讀十二卷首一卷辨字二卷常談二卷……宋　劉　攽撰
清　張　恕著

漢史考

昭代雪堂　一　四九
雅齋　五　七
石庵　一　〇一
經堂　一　三七
樓　一　六五
明　一　八五

兩漢紀字句異同考一卷……清　蔣國祚撰
楚漢春秋考證一卷……清　陳其榮輯
漢史論
西漢節義傳論二卷……清　李鄴嗣撰
漢史鈔
漢傳十卷……宋　林鉞撰
三國正史
國志蒙拾二卷……清　郭麐撰
擬更季漢書昭烈皇帝本紀一卷……清　黃中堅撰
魏晉南北朝史評
澈景堂史測十四卷……清　施鴻撰
魏晉南北朝史鈔
南朝史精語十卷附札記一卷……宋　洪邁撰
大業拾遺記一卷……民　繆荃孫撰
隋稗史
舊唐書疑義四卷……唐　顏師古撰
唐正史考
清　張道著

唐稗史

安祿山事跡三卷校記一卷……唐　姚汝能撰　六七七
廣陵妖亂志一卷逸文一卷……民　繆荃孫校　郎　園　六七七

五代編年

三唐傳國編年五卷……唐羅隱撰　藕　香　七〇五
五代春秋志疑一卷……清　吳　非撰　貴池先哲　七一三
清　華湛恩撰　昭　代　七四五

讀戰國策隨筆

吳江張尙瑗損持著

西周

嚴氏爲賊而陽覘與焉

覘韓策作堅字形相類而訛也意必左右近臣陰爲政引導故政得以直入上階外無訶禁由嚴遂嘗仕韓素結之羽膜也政自屠而覘得逸亦非顯然助刃如秦舞陽之副荆軻者

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立也

張登爲藍諸君誘說齊王策極相符但彼以忠此以詐心術不同耳

唐憲宗討王承宗幽州將譚忠說田季安毋助逆而籠絡恒冀與此絶類忠又激劉濟出兵助攻承宗與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

伊水經洛陽西南五十里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陸機曰雒有四關此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峯西側靈巖殿下泉流東注入於伊水崔駰反都賦曰開伊闕以達聰也

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至前功盡滅

大事記曰夙縣狄國也智伯欲攻夙縣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縣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今師必隨之君曰大國爲懼而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爲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夙縣亡

韓慶爲西周謂薛公

唐憲宗討王承宗幽州將譚忠說田季安毋助逆而籠絡恒冀與此絶類忠又激劉濟出兵助攻承宗與張登爲藍諸君誘說齊王策極相符但彼以忠此以詐心術不同耳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

伊水經洛陽西南五十里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春秋之闕塞也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陸機曰雒有四關此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峯西側靈巖殿下泉流東注入於伊水崔駰反都賦曰開伊闕以達聰也

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至前功盡滅

百戰百勝之强而以不拔一城爲劣譬如射者百發

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晉蔡謨之論石虎也言敵強之不可輕視也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蘇厲之說白起也言持盈之不宜黷武也

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楚

秦有詛楚之碑周有謀楚之器吳則有破楚門壁齊門越則有破吳門尉佗有朝漢臺古人於所事所警大書深刻往往如此

東周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

九鼎見於左傳桓二年臧哀伯言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定三年王孫滿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築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史記周世家成王七年使召公營洛邑居九鼎焉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漢書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竹書紀年成湯二十七年遷九鼎於商邑武王二十五年冬遷九鼎于洛成王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而國策有秦興師求九鼎之事

張儀說秦惠王下兵三川九鼎寶器必出昭襄王五十二年秦攻西周周君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欲出九鼎於涇水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宋社稷之重也自後秦亡漢興無復言九鼎之事始皇過彭城欲出九鼎於泗

城洛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水經洛水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又東過雒陽縣南注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春秋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成成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華延雋曰雒陽城卽成周也後漢魏隋並都於此

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

水經注伊闕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枝津右出焉東北引瀙東會合水同

注公路澗入於洛戰國策東周欲爲稻西周不下水卽是水之故渠也

薛公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先君之邱墓

齊策無孟嘗君與魏燕破齊之事史記本傳所稱於此乃信○王貞善曰孟嘗君食客至三千餘此其意何爲哉或曰盜名也曰不止盜名將盜齊國也田齊先世厚施於民得爲諸侯文變幻其術而以養士易惠民謂士歸民心焉往況襲者薛公之位以賓客延譽得之今所食賓客益衆安知不益爲延譽使齊國受誅之人

秦

禾免工師籍仍與呂倉並相也上篇籍恐客傷已正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
王莽稱商鞅爲豪傑之士曰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
蘇軾上神宗書亦引商鞅以比新法
欲傳商君
孝公傳位商君之說史記鞅傳所無觀其車裂之禍
或因此致然不獨刑虔黥賈之報復也自陽城箕山
而後人主親信其臣因而倣效子噲子之亦戰國一
時事也漢哀帝嬖董賢而欲法堯禪舜唐中宗則曰
我以天下授韋元貞何不可荒主兒戲固不足嗤蜀
先主謂孔明曰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宋儒多曲護之
以爲志在拯世夫孔明之心爭光於日月若先主之
爲亂命誠如孫盛所譏耳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周知其利害而春秋士君
子仕不出疆於秦吳絕國燕朱千里山川土俗或未
詮悉至於七雄虓闞長驅遠征遊說之徒馳騖列國
不得不以抵掌形勝爲長蘇張爲一時領袖合從連
橫諸篇無不列眉臚指意兩人從鬼谷學術與夫發
之縱約代厲名顯諸侯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

燕烏集闕忘其巍巍鳴則自鳴蘇子效之藐大人也

請使客卿張儀

唐李涪刊誤曰春秋之後權術之士適列國爲客卿如孟軻在齊樂毅在燕趙西漢鄒陽在梁伍被在吳亦行斯道自中和以後藩鎮道賓者名曰客卿始則食客之徒時有此號近則名人朝士不免繼之訛謬相承莫不因此

陳軫去楚之秦

劉子威曰戰國之伏軾而游者大抵皆傾危士秦之虎噬天下士依以恐持諸侯則易爲功若出入秦楚能忠楚而不忤於秦者陳軫哉軫之說多欲安全山東之國而不重爲身故賢於儀衍遠矣○韓策濁澤之戰韓以過聽陳軫而敗故軫者心乎忠楚之人也

楚人有兩妻者 至 則欲其爲詈人也

馮衍爲更始舉哀降光武於河內帝怨衍不時至黜之鮑永謂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沒於祇宮是也穆天子傳屢書天子入於南鄭與此篇同

何也反妬情易恕義情難光武得之於鮑永失之于

馮衍

下兵三川

東魏陽休之對高歡曰河洛伊爲三川涇渭洛亦爲三川

魏絕南陽楚臨南鄭

通鑑振王四十三年秦置南陽郡胡身之註凡山南水北皆謂之南陽晉南陽在修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

孚於左傳始啟南陽辨之甚析此魏絕南陽即晉受於周河內之南陽非秦納于楚漢東之南陽趙策下軹道南陽而伐魏魏策韓欲攻南陽並是其地又通鑑漢高帝元年沛公爲漢王都南鄭註南鄭古褒國秦未得蜀以前先取之既得漢中乃以南鄭隸之而置郡焉春秋楚人巴人滅庸即均房兩州地按竹書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於南鄭左傳所謂王是以獲合於漢中郡之南鄭與此篇同

利盡西海

西海見新序蓋指蜀川也

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照寧中夏主秉常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郭逵曰此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

賜以誓詔遣趙卨等如夏定地界夏使者語塞遂不

許易城綏州改名綏德城

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

事未形而揣之如射覆形未見而迎之郤逆客

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

唐高宗苦頭重不能視侍醫秦鳴鶴請刺頭出血可

愈天后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

之未必不佳刺百會腦左二穴目遂明蓋苦曰利病

而服食求仙多爲藥誤故魏武之斬華佗代宗之信

柳泌其關均也

王迎甘茂於息壤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於羽郊

其地在徐奄柳子厚有永州龍興寺息壤記張世南

遊宦紀聞云今爲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法

濟寺息壤唐元和中裴宙牧荆州掘得之霪雨江漲

埋之而止厥後亢旱詣寺發之必得湧沱之應宋王

子融作記獨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其實郡也

大事記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大夫受縣

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郡所謂上郡十五

縣是也孝公用商鞅并上郡爲大縣縣一令尙未有

郡及守也魏納上郡十餘年秦始有漢中郡蓋山東

諸侯先變古制秦效之耳

遂拔宜陽

王伯厚通鑑苔問曰秦何以先拔宜陽此窺周之漸

也宜陽密邇洛邑滻毂皆在境內韓之阨塞周之屏

蔽也黎亡而殷危下陽舉而虢滅故秦之拔宜陽志

不在韓而在周

其健者來使至則王必聽之

宋藝祖操此術以折徐鉉也使命之功罪由國勢之

強弱難言哉然亦有存乎其人者觀諒毅唐睢論之

以情奪之以氣竟能不畏強禦若三國六朝鄧芝張
暢愈使人景仰風流

致至則危累棋是也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左右莫敢諫荀息求見曰臣
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子試作之荀
息乃正顏色定志意而作之左右懼慴息靈公曰危
哉危哉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
不成國用空虛社稷將亡靈公卽壞其臺

鬼神狐祥無所食

狐祥狐爲妖者

臣爲王慮莫如善楚至而魏亦關內侯矣

歇之大旨不過卻鴈韓魏以紓楚國目前之兵難然
已陰導近交遠攻之端矣鄭國間秦鑿涇爲渠延韓
數年之命而實貽秦萬世之利皆時勢使然也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

戰國諸侯王爭相傾以待士故遊說橫行然未有如
秦昭王初見范雎之隆禮非常者蓋在位三十餘年
受制于母后元舅而思反之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
生者也王章論王氏之惡於成帝之前語泄被禍而
秦宮澀然變色之左右曾未有漏言于穰侯者可見
秦昭之威柄大勝漢成而魏冉之恣睢亦不至如王
鳳之甚也

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時至戰國而有稱謂之最古者二焉君稱士爲先生
士稱君爲足下皆春秋所未聞也先生始見於范雎之
侯之稱李克秦惠王之稱蘇秦足下則見於范雎之
說秦昭王蓬軒類記云古人足下之稱率施於尊貴

者蓋因其足下執事之人以上達耳後世定以天于
稱陛下諸王殿下宰相閣下今平交相謂閒人稱足
下則不喜矣明世至尊以先生稱其宰相經筵進講
天子則曰先生每吃酒飯東宮曰先生吃茶而二
卑諂之臣乃更辭之以取媚說者深歎息焉

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
險則上黨之兵不下

太行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澤州之南羊腸之
道也崔伯陽感山賦云或主或臣建功立業尤顯聞

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嶮塹此山之道攻滎陽以威天下應侯爲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此山之阨使天下知所歸者鄭生爲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大破青犢之衆以收復天下之心者漢光武也濟河降射犬之衆還軍敖倉然後西向以爭天下者魏武帝也進據武牢扼其險要傳檄建德不能踰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并天下者唐太宗也

○鄧縣志河南府汜水縣古東虢國鄭之制邑漢之成皐項羽使曹咎守之漢擊破之春秋襄二年城虎牢胡氏傳曰今爲汜水縣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呂氏曰滎陽成皐自春秋以來常爲天下重地由秦而上晉楚於此爭霸由秦而下楚漢於此分雌雄七國淮南之變猶睥睨此地而決成敗焉東都以後言形勢及之者鮮矣人事既改則地之輕重亦有時而移也

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司馬文正公曰穰侯相秦秦益强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范雎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至於遷逐母弟況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愚鄙其說作范雎論蘇潁濱論曰范雎相秦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純母不已甚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故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亦聞恒思有神竷與神竷木中有神憑之

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

胡三省通鑑註曰水經注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其水出絳山東西北流而合於澮猶在絳縣界中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由余謂自春秋之季至於元魏郡縣之離合川谷之遷改不可以一時所睹爲據史記

正義韓初都平陽今晉州也括地志絳水今名沸泉源出絳山飛泉湧積壑三千餘丈極爲奇觀可接引北灌平陽城郭道元父歷任三齊少長齊地未嘗至河東也此蓋因耳學而致疑括地志成於唐魏王泰羅致一時名儒以作此書其考據宜詳當取以爲據

若死者有知至太后曰善乃止

宣太后聽庸芮之說猶能循禮而葬漢館陶公主則竟與董偃合葬矣周秦行記胡鬼安能爲之語當時列國越勾踐之謀吳與武王之散財發粟以悅萬姓與齊桓公之輕幣重禮以來諸侯仁暴不同而用財妃后皆不知畏先王之積怒者也

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

春秋風俗猶尚廉節列國賢士大夫如朝設糗脯壺飧從徑一狐裘三十年帶偏冠盡妾不帛馬不粟之風班班可數其貪黷嗜利者叔魚以喪其身慶封以殲其族囊瓦以亡其國士論官箴恥之戒之至戰國而坊閑頓弛習尚大變蘇秦首以位高金多爲榮一時遊士淳于髡公孫戚梧下先生之徒黃金劍馬覩

爲自衒誇人之具連雞鬬狗之語國勢盛衰兵交離合於其間而虎視之强秦偏能挾其權以制列國之命無忌之廢李牧之誅楚懷齊建之失國皆金間之效也頓弱欲以萬金圖韓魏唐雎能以五千金鬬天下之士尉繚子亦嘗說秦王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夫財者天下之大命也後世使鬼通神之喻古聖人亦嘗言之曰何以聚人曰財彼應侯始皇之愚弄列國越勾踐之謀吳與武王之散財發粟以悅萬姓與齊桓公之輕幣重禮以來諸侯仁暴不同而用財之術則一皆不失爲智獨爲所用者自安於愚而不之悟也何哉

今亡汝南乃卽與爲梁餘子同也臣何爲憂

此卽林類子桑戶之徒滑介支離之說而以謀國之臣言之則詩王夷甫諸人嘗以此術亂晉矣風流成俗與矯詐欺君又各不同也

武安君稱疾不行

蘇轍曰嘗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曰起以武夫

困於游談之士使勉强一行兵未必敗而免於死矣
及讀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決不可
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盖爲之流涕也趙充國征
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
國爲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不能害充國而
陷其子印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難之矣

又

荀子言將不受命於主有三其一謂可殺而不可使
擊不勝白起王翦是也晉周處唐哥舒翰朱楊業有
以是意之而自返宜何如非書舉趙亡韓之語議於

嫗此言破軍辱國李陵赴蘭山當需春乃出帝疑其
悔而孰以九月發技癢欲試尤爲下矣

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

韓非子衛嗣君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
貴薄疑以敵如耳

長城鉅防足以爲塞

水經注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山上有長城西接岱東
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也竹書紀年
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又云晉烈公十
二年師伐齊入長城史記所謂齊威王越趙侵伐我
長城者也此亦如楚築方城於下蔡列國封守自衛
之道迫燕趙各築長城以備胡秦始皇因之使蒙恬
北築長城塹山堙谷千有餘里遂爲塞北專名不可
易矣

舉趙亡韓

士人出疆載贄固未有忘父母之邦者況公族子姓
乎文將右齊而左魏衍將右韓而左魏所之之國固
以是意之而自返宜何如非書舉趙亡韓之語議於

後世大約姑以是爲進身之梯若黃歇說昭王書亦
曰危動燕趙持齊楚未敢顯然專爲其國也其後李
斯姚賈毀之曰非終爲韓不爲秦終以此得禍較諸
後世劉煜元胄蕭正德之徒未可同日語矣

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季布盛怒待曹
邱曹邱入則揖季布說士之家風所以折說者之氣
而伸其辯曹邱之揖布以揚其名澤之揖應侯則奪
其位矣然布忠節著於楚漢之間揚其名者無待曹

邱睢歸相印免於商君穰侯之僇其所全於睢者實多

不習於誦

戴文光曰秦自昭王謂儒無益人國而楚亦謂不習於誦此坑焚之兆也

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

王世貞曰自古及今取富貴秉權勢者無如不韋之穢且卑然亦未有如不韋之巧者也凡不韋之所籌策皆鑿空至難期而其應若嚮彼固自有天幸亦其術有以攝之至于御倡而知其孕大期而始生政於理爲難信毋亦其客故爲是以詈秦皇而六國之亡人侈張其事謂秦先六國而亡也黃歇之爲奸大類不韋而行之於爲相之後尤不義春申不當稱四公子賤謀貫疎間親與文信侯並稱可也

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

揚子甘羅之悟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才也茂良不必祖父合之盱眙人武涉年十三而說項籍可爲三辯童○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愚嘗以臯子五歲而贊禹對之此又二聖童也

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

蘇林曰白起破長平軍遂欲滅趙遣衛先生說昭襄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于天太白爲之蝕昴

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

遷母葬陽宮之事惟茅焦諫而入而頓弱又及之葢在焦之後也

稱夏王 爲陳侯臣

安邑夏禹舊都魏都安邑故稱夏王猶韓居新鄭而稱鄭王也齊以敬仲之後稱陳亦是古名或追世系或就封域更迭稱謂由來尚矣

李斯爲秦客卿

孟子之徒公孫丑萬章輩皆有過人之才無一見於世者葢平日王霸讓利之辯明足以維繫其心也觀荀卿之於李斯自知其教有異若李斯之於荀氏之門益歟公孫丑萬章之徒爲不可及已

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
老學菴筆記鄭白二渠皆以涇水爲源在今京兆府
之涇陽白渠灌六縣斗門百七十餘所尙存鄭渠尤
廣袤數倍涇水乃絶深不能復入渠口渠岸又多摧
圮塡淤比之白渠尤不可措手按水經注不列涇水
附見渭水條內而鄭渠又附見於白渠之歌曰田於
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又樂府有秦人
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皆爲
雨渠發也

請一切逐客

自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至莊襄而下逐客之令
矣自蘇秦張儀揣摩讀書游說以干諸侯至韓非而
著書號說難矣此百二十年間風氣之大變更也著
書讀書不已而爲焚書逐客不已而爲坑儒亦勢所
必至

齊

章子爲變其嶽章以雜秦師
馮衍與赤眉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
大戰日戾伏兵猝起衣服相亂賊遂驚潰與章子之
策同

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
孟子言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此言不得父之教
不敢更葬母二說相戾古人最嚴奉父命爲伋也妻者
是爲白也母孔氏家法猶然矣讀章子是篇而深悲
之呂蒙正母與其父竈圖不相能遂并見逐蒙正登
第攜其母歸竈圖雖許納之終不相見同堂異室而
居賈逵孺母少爲其父所出更娶他氏直孺登第乃
請奉其出母歸與後母並處人世家庭不幸之變惟
君恩可以全之威王許葬其母章子亦可奉君命以
辭於其死父矣

鄒忌事宣王仕人衆宣王不說

漢田蚡爲丞相權移主上武帝語之曰君除吏已盡
未吾亦欲除吏鄒忌之攬權納賄正是其匹

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

呂祖謙曰蘇秦以約從說齊論韓魏所以畏秦云云
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否此蘇秦之所以

爲蘇秦也

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

水經注瓠河逕陽晉城在廩邱城東南十餘里與都

關爲左右張儀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關天下之胸

徐廣史記音義云關一作開東之亢父則其道矣淄

水逕梁父縣故城南開山圖曰太山在左亢父在右

亢父知生梁父主死項羽本紀項梁引兵攻亢父大

破秦軍於東阿

今髡賢者之儔也

淳于髡兩列傳於太史公書史之有兩傳者呂娥姁

武瑩一列帝紀一列后傳人妖物怪之屬有爲爲之

史記則子貢范蠡亦兩見越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之

外再入貨殖傳入貨殖而其品降矣髡列滑稽與優

孟優旃爲伍其賤已甚而一則與孟子荀卿大賢合

傳其自稱曰髡賢者之儔也賢者而流入於滑稽與

子貢之貨殖亦在其人之自處歟

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

二十四其列於短長書者東西周七國宋衛中山十

二國外則魯鄭滕鄒任薛以及秦所并之蜀與蜀相

攻者曰巴又秦所并者曰義渠田單所攻者曰狄趙

襄子所立者曰代惟越亡於周定王三十五年距齊

宣之立凡三年然無疆之子孫遷於閩越國勢亦與

巴狄相當厥後楚懷之末猶有名滑於越越亂之語

則其祚未遽斬也約畧以此當之未審得爲定論否

吉按狄爲廣赤白之通稱未可獨指田單所攻

者爲一國代君卽獻侯浣之父後桓子自立於代

身死國除已久越既散處甌閩莫適爲君皆不足

以彼易此似

于義爲長

晚食以當肉

東坡曰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

惟晚食爲然非久於貧者不知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賜外第爲士大夫者七十六

人稷下學士至數千百人不治而議所養非所用國

何賴焉顏斶王斗無乃煽之焰歟

靖郭君將城薛

杜佑曰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設班寵有加賜邑封

君者蓋假其位號或空受其爵如靖郭武安之類是也至漢尤多蓋在封爵之外別加美號史記列傳云嬰誼爲靖郭君索隱曰靖郭或封邑號漢騶鈞封靖郭侯

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也而數覽

龜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與此同旨但錯值深刻之君而導之以逢其意卑窺荒忘之主而激之以竊其權

以市其下東國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南有洞庭蒼梧皆處上游大江東趨至淮北而最下與齊魯接壤齊之所議制者也故曰下東國

可以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可以爲楚王走太子

考史記楚世家懷王之薨在頃襄王三年當秦昭懷王之時齊湣王已送太子橫歸國自立爲王以拒秦橫者頃襄名也與楚策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自立爲王明確符合而此篇云可以爲楚王走太子可以

昭代叢書 戊集 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三八 世楷堂藏板

忠太子而使楚益入地似太子之外別有一楚王者蓋頃襄未歸時昭睢曾詐赴於齊齊有陰太子求割東地之事詐赴者郢中立王之說也齊固嘗疑楚之有王楚太臣亦嘗相與謀立庶子者也薛公湣王恐抱空質而負不義名亟歸太子行事甚正而蘇代於方事之殷陷瑕抵隙設爲十策以搆亂兩國使果如其意中之謀必令子橫投足無所楚社傾搖而齊之動天下之兵不待滅宋并燕時矣洛陽兄弟窮奇檮杌所在能禍人國可畏哉

昭代叢書 戊集 讀戰國策隨筆 卷第十四 三九 世楷堂藏板

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

唐元宗命宋璟蘇頲爲諸皇子制名及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佳號進之璟頲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私之意此與田嬰昭魚之事邪正逕庭矣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

楚莊絕纓之會施侍則可耳何公然匹遘而帷薄不修乎齊君王后趙威后爾時稱謂固已僭踰但信陵君姊爲平原君夫人夫人之號正應卿相之妻田文

之汚檢踰閑于此具見

後孟嘗君出記

文符曰記後漢鍾離意封還府記先見於此

竊以爲君市義

陳無宇以家量得民田文以燒券結民同一竊國之

智而市義之說乃自馮煖發之則又爲損戶數之尹

鐸矣水經注徐州有田文冢作制嚴固以其有惠譽

行人莫不往觀○全桑爲桂陽太守使子琮齎米數

千斛到吳市易琮皆散用空船而還桑大怒琮頓首

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

贍不及啟報桑更以奇之

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負郭之民有狐狢咺者至宗室離心

若如此遂止孟嘗君爲純臣矣厥後又有呂禮相齊

文用周最之事在東周策中○四公子好士之風由

犯主專以諫名者若陳之澤冶齊之狐咺陳舉靈公

文爲首其俠槩偉識亦倣信陵而軼平原獨恨其不

悅于湣王遂與魏燕共伐破齊與畱趙而趨鴈救魏

者忠逆懸殊矣

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

左傳不載于嘗疑之戰國策司馬穰苴閔王殺之云
云其去景公遠矣凡史記所書大事而左氏無有者
皆可疑當更徐考之按春秋時燕方弱小附屬於齊
不應如穰苴傳所云侵齊河上之事太史公之說亦
如滑稽傳敘楚莊於齊威之後之誤耳司馬兵法辭
義正大近三代王者之師意周官司馬宜有是書傳
稱威王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則亦非穰
苴手創矣

欲與我誅者袒右

姚福青溪暇筆周勃入北軍下令一事劉屏山云或
謂使衆皆右袒勃當何如是未察其情也當是時軍
衆豈不知勃爲劉氏來哉勃既執兵柄下令以激衆
怒云爾王伯厚則曰儀禮凡事吉凶皆袒左是以士
喪禮及大射禮皆袒左惟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
肉袒註云刑宜施於右也以此考之周勃誅呂之計
已定爲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全之非以覘人心之
從違也福謂勃之問與王孫賈誅淖齒令市人袒右
之令畧同公羊傳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

互異

貉勃避席稽首曰至不然國危矣
爰盎謂絳侯非社稷臣李文饒惡其惑文帝聰明俾

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非罪見疑若貉勃者法言正主解圍蕭相國之王衞尉也至所以不勝者也

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至所以不勝者也

唐史思明寇河陽蕭宗幸河東元結上時議首篇與仲連對田單詞指皆絶類

當今將軍有夜邑之奉而馳乎淄澠之閒

夜邑今益都萊州掖縣是漢有夜侯蟲達淄水出淄川縣澠水出臨淄縣卽左傳所謂齊懿公遊於申池者申池一支西流爲系水一支北流爲澠淮南子易事物紀原取憂及獸廣韻猶字下云獸如師子食虎豹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蝨蟲是猶恙二義神異經

牙嘗淄澠而別之

公孫宏曰義不臣於天子至如臣者十人

大旨祖齊威王所誇得四臣照千里之意孫吳趙咨之對魏文所謂聰明特達八九十人又祖其意也血涔其衣之說又如唐睢毛遂之劫秦楚之王戰國刺客之惡習矣

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

輟耕錄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民無恙耶楚辭九辯還及君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庚曰擊無恙乎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聘禮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堪箋書日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猶猶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憂也風俗通曰上古之世草居露宿恙嗟人蟲也善食人心凡相問曰無恙或以爲獸或以爲蟲或以爲憂廣干祿書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取憂及獸廣韻猶字下云獸如師子食虎豹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蝨蟲是猶恙二義神異經

合而一之則誤矣

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

高歡微時執役平城婁內干之女昭君見之曰眞吾夫也使婢通意致私財使聘已後爲武明皇后此與君王后偉識畧同卓文君賈午不足方也

君王后引錐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北齊神武嘗令諸子各理亂絲高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此與椎環之智暗合呂覽有宋鄙人遺宋

元王閉元王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以不解解之也殊覺無味

取筆牘受言

此亦如趙簡子之二簡也王建請筆牘受言知其如伯魯之不能舉其辭矣

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王秦國可亡矣

此卽姜維說鍾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之意事必不

成而人情之繫心故主可爲感涕樂毅破齊時有卽墨大夫戰死今又有爲王建奮策者何卽墨大夫之多忠耶

楚

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七雄之中楚最先强而後弱由政柄移於權寵也石顯蔽孝元則匡衡張譚畏曜之王鳳顓孝成則谷永杜欽羽翼之朱博載崇乃更推薦王莽爲之談說奸

臣竊弄關主必恃黨援屈平之所以歎息於椒蘭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王召昭奚恤問焉對曰此欲觀吾之得失而國之寶器在於賢臣秦使者至恤曰客觀楚國之寶器所寶者賢臣也子酉在此太宰子方在此葉公子高在此司馬子反在此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此與王孫圉白珩

之對畧同所舉賢臣時代參差而奚恤之見重鄰邦亦大畧可覩

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至遂不得入言

北齊宋游道居北省令僕以下皆側目劾以死罪楊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比類與此同而取義則別

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

惡聞人惡一語甚妙人言盧杞姦邪而德宗不信桀紂皆自賢其臣也若懷英藥籠聖功夾袋大臣之體

奈何以揚善爲不可乎且從來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若曰下分爭則上安必使瘡痏彈射舉朝一空而後爲快明懷宗以此亡其天下矣

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

李文饒論三良之殉秦穆殉榮樂也非殉仁義也可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焉得謂之百夫特晏平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惟君不圖社稷之靈長而止務一身之娛樂故其臣亦不鄙社稷之興替而惟計君寵之盛衰生同榮樂沒共埃塵此類是也

阮嗣宗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

地理通釋鄢故城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郢城在荆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下黔中則臨郢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後九世平王城之後十世秦拔之秦昭王二十八年白起將攻楚去郢百里立堨壅夷水爲渠以灌鄢郢楚都也拔之以爲縣漢惠帝改爲宜城○胡文定公曰荆渚江左上流也楚自秭歸徙都日以富彊傳六七百年此雖人謀亦地勢使然後逮漢衰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爲重鎮甲兵當南朝之半林氏曰江陵荆也襄陽鄢也自江陵而圖北方必經畧襄陽襄陽楚之北津也

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桂國

表野外也薄林也言其初賤財與材同

粉白黛黑

張端義貴耳集曰楚辭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漢武故事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韓文盤谷序乃云粉白黛綠者繫君火宅中狐狸射東坡答王定國書粉白黛綠者繫君千之流願以道眼看破方變黑爲綠字

鄭襄遽說楚王出張子

懷王既聽鄭襄出張儀有屈原使齊還諫王何不殺張儀之事及後楚王入秦秦王置之以爲漢惠帝改爲宜城○胡文定公曰荆渚江諫懷王無行謂虎狼之國不可信之語而策皆不載

通鑑據國策與楚世家故不及屈原劉義仲通鑑問疑已首駁之說者遂有屈原杜甫詞賦之流不入通鑑之論夫謂子美爲詞人固然所作詩雖忠不忘君其立朝未嘗與軍國大事溫公畧之可也三閭志行日月爭光忠計不行國事顛覆小言之亦正與張昭之諍孫權田豐之忤袁紹相等因後儒編纂之偶闕而遂謂文苑之賢不得列於忠諫豈可訓乎若以詞筆論若漢之枚乘王褒此外更無他長而通鑑並書其名褒則更錄其聖主得賢臣頌未知離騷得與此頌齒及否同一詞人以諛主榮幸而書以憫時憂憤而黜文正之筆削此處眞不可解

起於汝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

史記西南夷傳冉駹爲汶山郡應劭注曰今蜀郡嶓山本冉駹地通鑑註唐置茂州汶山縣注云有岷山史記夏本紀引禹貢岷嶓既藝諸岷字皆作汶益灋時古字通用王右軍避家諱岷皆書汶岷按同義亦祖於此考工記駱鬲汶則死謂岷江也○水經江水東遷汶關歷氐道縣北酈注江自白馬嶺回行二千餘里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里至汝山故都乃廣二百餘步又百八十里至湔坂江稍大矣蘇代曰蜀地之甲浮舟於汶五日而至郢謂是水也

惠王死武王逐張儀

秦惠王之薨在秦王四年武王嗣立不悅張儀儀去秦入魏爲相甫一歲而死桓臧者儀之私人也爲之經營三窟如是當時遊說橫騖皆爲策士用列國非爲列國用策士所以受病

子爲見王則必捐子舉

袁術愛幸馮方之女害其寵者敎以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從之諸婦因共絞殺之術誡以爲不得志而死鄭裹掩鼻之讒乃其先路也李林甫以此術中牛繘惟蔡京則不受其子攸之詐

越亂故楚南察瀨湖

春秋吳楚以漻陽爲疆故子胥出昭關乞食於投金瀨吳并於越而此云越亂楚南察瀨湖東坡有子胥渡江處詩亦在潯皖之間

楚王入秦秦王留之

喪君立君古來救敗之上策而其術有中有不中者
國勢之強弱不同也晉惠宋襄安然復國而懷王竟
客死於秦晉之懷愍宋之徽欽與明之英宗其謀國
之臣王文獻李忠定張忠獻未必盡下於于肅愍而
成敗利鈍可覩矣劉曜見執於石勒劉熙走保下邽
新造之邦各鳥獸散豈能支勁敵哉

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　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

王伯厚曰史記世家不載此事蘇氏古史載之嘗謂
信其言而短長書乃偶見於楚策奪藥而食又或以
爲東方朔事○孔叢子有人聞遠方能不死術者裹
糧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歎恨不得聞其
道可與此語參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　至所弋非直此也

列子詹何對楚王曰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
振之連雙鴻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所以能
以弱制强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
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

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

吳夫差矢報檇李之讐棲越于會稽李存勗矢報上
源驛之讐函梁君臣首以告廟末路荒怠乃至亡滅
平王不能討申侯而反成之遷洛苟安未聞失德猶
楚襄於三君之不善終始秉之聞勇弔微繻之諫稍
爲動容何嘗投袂奮發觀莊辛之言其荒淫事實歷
歷彰徹矣所指州侯夏侯四嬖侍不及宋玉將以其
文士而恕之歟然其陪遊高唐詞賦豔逸殆亦狎客
者流如陳後主之江總孔範南唐後主之馮延巳宋
高宗之曾覿龍大淵六朝金粉南部煙花楚襄實爲

之領袖特世遠而傳聞者畧耳自頃襄春申數篇文
體藻耀高翔較諸策另自一格

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

景陽用兵有田忌趙奢之風太史公不爲立傳何也

景陽乃開西和閒

和門營中所出之道孫武子書交和而舍

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

春秋之末吳越爲兩大國越滅吳楚復滅越戰國石
列於策楚故都郢後復徙壽春春謀臣策士皆集其國

龍鄒衍公孫龍之屬有稷下之談蓋以孟嘗平原爲
宗主春申亦好客而汗明以談進
楚王召入幸之
蔡邕獨斷曰幸者宜幸也車駕所至臣民被其德澤
以僥倖故曰幸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
接于寢皆曰幸親愛者曰幸
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
弇州謂黃歇不應列四公子當與呂不韋合傳其說
良是不韋亦好士食客三千人所以不得稱五豪者
也意古人方言无妄卽妄字之解猶之非刑刑之極
也富貴無欲欲之甚也朱子以爲實理自然則無詐
無虞之說矣
朱英恐乃亡去
劉卞說張華廢賈后不用飲藥而死朱英說黃歇殺
李園不用亡去所說之人邪正不同其爲先見一也
趙
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

春秋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杜
註古者以銅爲兵三輔黃圖始皇銷鋒鏑爲金人十
二董卓悉椎破銅人銅臺爲小錢凡所謂金皆銅也
決晉水而灌之
王應麟曰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
聞以佐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
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
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矣三家之灌晉陽史記世
家以爲汾水國策以爲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
諸王也夫
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
揚子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榛吳秘註

城東晉水在西未知孰是自後相因齊魏伐趙而趙
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漿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
無外黃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縱橫之徒口之而
弗置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邱韓信之壅維水高
岳之浸潁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憯于梁武之淮堰十
餘萬戶淪胥於波臣若親螳之移穴南唐之臣有鸇
瓦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堀海四百里不仁之禍
甚於洪水言之不怍也湯武救民水火而後乃至是
哉

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
於負親之邱

身功不居國難必赴張孟談風節竟爲郭汾陽先路
范少伯不如也趙襄子之耦俱無猜知人善任賢於
鄭伯之請燭之武秦王之起王翦矣觀其封伯魯之
子友愛不減宋穆越圍吳而降於喪食篤念同盟亦
非矯情市美悒悒乎有管仲封那信陵救趙之思焉
戰國初政之賢主哉獨其襲刺代王妄忍無親若蜀
先主之取成都終身信義而一時有不復顧者矣

四國疑而謀敗

王貞善曰張孟談不顧身家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
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庶幾乎范蠡者矣已去而散四
國之謀令趙愈固則蠡未之有焉以出處言張子幾
於有道以功名言則亦智謀之最精而不失其正者
也

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

史記大宛傳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北史柔
然伏跋可汗擊破高車執其王彌俄突殺之漆其頭
以爲飲器○韓非子智伯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
卒被分漆其頭以爲溲器

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

李陵告蘇武曰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
盟乃詭言以釋慚耳其節已喪志已汗矣然吳闔竟
以殺餘祭而景清致有文曲犯帝座之變皆得近而
行所欲一言貽之豫讓之言要爲千古正則

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

呂覽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要離曰臣能之

乃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與俱涉江拔劍以刺慶忌
歸報于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夫爲故主殺
新主不義伏劍而死豫讓之言蓋引此也
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
周是修曰智伯國士遇我其君臣之相得可知已智
伯爲人猖狂悖戾讓當于舉事之初强爭而切諫之
使其能聽不至身死國亡乃子子於敗亡之餘以一
死塞責國士之所爲固如是乎朱子載之小學豈亦
有所說歟

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
軹魏軹子嬰於軹道降漢乃秦軹也蘇代曰楚得軹
而國亡爲巴郡之軹聶政居軹深井里其軹又在齊
守白馬之津
高誘曰白馬津名河過黎陽縣南爲白馬之津津之
東南有白馬城本衞之曹邑今屬滑州張耳陳餘從
白馬渡河劉賈擊楚渡白馬津入袁紹遣顏良攻劉
延於白馬○郡縣志白馬山在白馬縣東北三十二
里開山圖曰有白馬羣行山上悲鳴則河決馳走則
山崩津與縣皆取諸此
一軍軍於滱池
地理志宏農滱池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家爲縣穀
水東逕秦趙二城南卽趙王鼓瑟秦王擊缶處世謂
之俱利城蓋云秦趙俱利也滹南子丸塞曰滱池阨
秦攻商君殺之於鄭滱池時屬鄭雒陽西有殺黽谿
奉曰成周右阻黽池趙涉說周亞夫曰吳王必置閒
人於殺黽阨隘之間馮異破赤眉於崤底光武賜璽
書曰終當奮翼滱池

甌越之民也
甌廣州海南地閩越亦曰東甌越有三閩爲閩越廣
爲南越交趾爲駱越
遂賜閩絕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
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紐一
漢書音義曰腰中大帶黃金胥紐徐廣曰趙武靈王
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具帶卽帶絇也師比卽犀毗
至榆中

地理志金城郡有榆中縣通典故城在蘭州五泉縣東秦始皇紀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項羽傳蒙恬爲秦將開榆中地數千里注在上郡今之榆林廣記榆林縣南有榆溪塞蒙恬侵胡植榆爲塞是也東有榆林關關開皇三年置

秦以三軍强弩坐羊腸之上鄧地去郡二十里

崔駰從隋煬帝幸太原詔問何處有羊腸坂答曰漢

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臣案皇甫士安謬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此云去郡二十里上黨之羊腸也

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至又不

明其時勢

頼濱氏云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不妄時至戰國天下趨於用兵殺人盈野所焚坑之數至於四十萬二十四萬之酷而所將之兵亦嘗領六十萬

五十萬之衆迨韓信將兵更有多多益善之說以少兵嘗之侯嬴所謂肉投餓虎者也太史公論白起王翦曰彼各有所短論蒙恬曰能不絕地脈哉唐太宗亦爲陸機父子之論曰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道也豈人事乎論兵於三代以下議如馬服君之云明其時勢而已矣荀卿子節制仁義之師殆未知誰爲當否也悲夫

左師觸讋願見

郤公濟聞見後錄云漢高祖欲易太子周昌廷諍呂后跪謝云云是后得見周昌也又帝方擁戚姬周昌嘗蒸又奏事是昌得見戚姬也文帝至灞陵慎夫人鼓瑟上倚瑟而歌顧謂羣臣是羣臣皆得見慎夫人又幸上林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是袁盎亦得見慎夫人漢宮禁之法不嚴如此按漢制多襲秦舊漁陽起乎戰國趙太后與觸讋相語齊君王后朝羣臣至引見秦使薳相如奉璧見秦王王與美人左右傳觀之無論毋后嬪嬙總無閑檢至東漢家法始嚴何太后臨朝有安能楚楚與士人對之語然光武嘗敕董宣

跪謝湖陽公主可見婦德騎恣英主亦無如之何若
唐太宗指廬江王姬以語王珪而上官昭容乃至有
綵樓評詩之事則唐室宮儀之不肅殊未可與東漢
北宋並論也

願令補黑衣之數

漢書張敞傳備皁衣二十餘年谷永傳擢之皁衣之
吏如淳注羣臣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詩緇衣
注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

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楚懷貪商於之地六百里身客死于秦趙孝成覬上
黨七十二城兵敗長平邯鄲被圍聖人甚禍無故之
利至哉言也後世梁武帝信侯景以河南北十二州
來降而臺城旋陷江左大亂宋宣和之收燕雲端平
之復三京啟釁女眞蒙古汴與杭相繼淪覆圖遠畧
而不知近憂不審彼已之堅瑕強弱千古一轍可哀
也夫

虞卿曰此節說也

賴濱曰游說之士皆歷詆諸說以左右罔其利獨虞
卿終始事趙專持縱說其言前後可考無翻覆之病

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至王無以救
矣

宋靖康時金兵至汴李綱种師道請治戰守之具曰
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北歸欽宗卒聽李邦
彥張邦昌和議割三鎮括金幣與之不期年斡离不
等復至成北狩之禍趙孝成王能聽虞卿卻樓緩猶
可云善敗不亡者矣

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

新序鮑焦挈眷將蔬過子貢於道子貢曰非其世者
不生其國汚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汚其君而履
其土非其世而食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乃棄其蔬
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故引之以為不肯帝秦欲赴
東海發端

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廉希憲言於元世祖其國法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
皆其皁隸僮使在古所無宜更張之故知奴虜其民
者其立國必不永也

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

肅嘗歸命宇文南唐奉顯德正朔乃朔羊爲狼牧豈得久全戰國時猶未覩此局相率爲帝秦之說仲連辭而關之非惟大義得申亦且洞觀時變與子房諫立六國後皆發于古未發之覆偉哉言矣○司馬溫公著通鑑謂仲連卻秦軍談者之奪大耳故不書見章如愚山堂考索

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

鬼侯史記作九侯愚意高宗伐鬼方卽其地也或謂鬼方荒服遠夷不應三公然安知非克之之後更置親賢以君其國者三代列國多因其地之本名高宗伐荊楚迨周而熊繹受封國仍曰楚春秋又書之曰荊荊州之名禹貢已有之成王滅唐以封叔虞國號曰晉國風又號爲唐皆易主而不改國名之驗鄂今之江夏楚有鄂君或殷末侯封卽其地云

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

周禮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二牢康成註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是天子之禮十二牢也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魯以十太牢待閔王蓋視上公爲加等不肯事以天子之意

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

天子南面弔也

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君卽位於序端主人房外南面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夷維子所引正是君弔臣之禮而鄒人不服○柩在西主人在東向柩天子由阼階升南面弔之主人在西北面故曰倍殯柩倍背同

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

宋紹興中和議金人遣詔諭使至李綱疏曰金人變詐不測聽其詔令或使移易宰相改革政事豈無後悔韓世忠亦曰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彫沮胡銓則曰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

陳埴曰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疎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豢養於韝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故一受人之羈縻雖有奇氣疎節將無所用之惟不見所欲不受人之羈縻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于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

元魏賈思伯官侍講性謙和傾身禮士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言

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

許攸見戮於魏武彭寵蒙誅於昭烈崔浩以北人忿毒構成誅夷宇文虛中以上京諸貴積不平鍛鍊反具安能憎人而令人愛千古之座右銘乎

今爲天下之工 至 乃與幼艾

婉孌董公實亮天工趙孝成堪與漢孝哀爲匹

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

賈充與任愷俱被寵任充欲專名勢陽尊其人而實陷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由此罪廢之儉人術多出此

建信君果先言橫

趙之建信君魏之長信侯朱之秦申公要市于外以謀其上千古一也

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

史記牧本傳趙王使趙葱顏聚代牧牧不受命趙使使人微捕斬之而短長書則云受劒伏死其說不同岳武穆朱仙鎮還師張時泰論之謂當駐師鄂城遣騎馳奏曰滅賊之功成在旦夕詔旨諭臣臣不敢奉則蓋世之功武穆收之夫秦檜定計張俊楊沂中皆已先歸飛不受詔非遣騎收捕卽移兵致討武穆節將而肯邀拒命之戮乎晉王渾出兵橫江邀王濬計事辭以風利不得泊遂表其罪狀疏遞之與親倖有不可以理勢爭者李綱於靖康抗和議許翰書杜郵二字曉之甚矣大將功高而扼於權倖可悼嘆也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
呂覽吳起去西河而泣曰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
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西河之爲
秦也不久矣起果去魏入荆西河畢入秦齊語西征
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楹弓子夏老于西河之上注
龍門至華陰之地韓信傳涉西河正義云卽同州龍
門河從夏陽渡者

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

儀秦之徒所揣摩學術以說列國之君者無非言山
川形勝霸王之資吳起何人猶持在德不在險之論
蓋聞敎曾子之門者其觀摩有自來也起治楚破魏
說之言縱橫者在戰國策士中故爲佼佼

齊桓公夜半不嗛至

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宋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起羣臣有言帝伺其酣寢
刺殺之韓琦以語石介令勿書聖政錄曰將不勝其
殺矣仁宗嘗夜飢思食燒羊忍而勿名庖人恐後以
爲例也使桓之夜半不嗛能如仁宗少忍之則晏牙
之亂無從起矣故仁宗之儉德異於齊桓而藝祖之
諸毅乃步于晉文也

今太子自將攻齊至則萬世無魏

謂趙卬師自古戒之未有如徐偃王者申生既勝皐落而廢漢憲不伐黥布而安建寧
王俠之收京魏王繼炭之平蜀功無與並而猜間生
焉獨隱太子之討劉黑闥百計圖之蓋彼惟無儲位
之望以此自樹耳其實繼離有序並曜非祥六季僭
竊之世欲使權歸一家多以固臺屬之厥子者既以
膺歷正位而因仍陋習若唐太宗之錄尚書宋德昭
之尹開封皆不足法也

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固變服折節而朝齊

漢書藝文志名家者流有惠子一篇而莊子屢折之
至詆之爲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益之以怪益莊子本
遊家與名家固不相入觀此變服朝齊之策近乎鉤
鉅鐍許之爲其爲名家不虛矣六經既熄百家並興
短長一書全屬縱橫家言而雜出者間有之孫子謝
春申之書儒也商鞅治秦法也墨子救宋墨也獨韓

非說秦干時之書故非其本色而虞卿魯仲連排患解紛純是縱橫之徒惜未見其全書所合於儒者何居耳

樂水齧其墓

姚宏校本樂水爲瀆水按說文云欒漏流也亦與瀆字同義

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

春秋宣八年十月己丑葬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葬三傳皆以爲禮惟庶人縣封不爲雨止見於王制雨雪至於牛目弛期更日又何疑焉鄭簡公之葬以弗毀當道之室欲朝而崩者改爲日中可知古人之講於禮者非惟改日亦可改時矣惠子擁五車之書何弗聞引禮爲斷而務稱王者之事以悅時君之心也

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白蘇秦有并相六國之事張儀遂欲并相秦魏史厭說趙獻并相楚韓儀又使楚王爲樗里疾請相於秦楚之相秦者則有屈蓋秦王嘗爲成陽君求相韓魏王也後篇有魏相信安君又有太子質秦在楚諸事

又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魏冉秦相也趙使仇赫請之于秦欲以爲相文信侯請張唐相燕燕破齊楚王使淖齒救齊遂相之中山臣司馬喜使趙爲已求相其國夫相者國之強弱存亡繫焉而聽之縱橫捭闔之徒紛紛然各求其所欲得且既相其國必有陰謀祕計不可聞於隣敵者豈有一人而并相數國既如奕者之置子不定復如代博者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有是理乎

秦下兵攻河外 至 可立而須也

須濱六國論曰秦之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而在韓魏之郊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天下徧受其禍當時戰國形勢實是如此蘇秦持此議以告齊趙而獨不肯明言於韓魏張儀首揭此說以告魏而恐喝之也

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史記魏世家並載此篇爲襄王九年事太子當卽昭王也後篇有魏相信安君又有太子質秦在楚諸事

合之世家十二年太子朝秦之說其相魏亦不久矣
按六國未有以適嗣兼將相者惟魏以太子申將而
攻齊又以太子嗣田需爲相盱衡今古鄭莊公使公
子忽公子突禦戎救齊功業赫然子春秋晉載記則
姚萇任其子襄慕容垂與子寶相約舉事要未有如
唐太宗之爲天策上將領尚書僕射英武通達羣臣
莫敢望焉者也

忠不必黨黨不必忠

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而蘇張之徒實濫

觴之其說燕王曰齊必不霸不信其臣又適與亂世
之君各賢其臣相反甚哉縱橫之士之誤人國也

戰乎三梁

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內有梁周小邑陳留爲大
梁故曰三梁

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

周密曰唐書宗室世系表李耳一字聃其後有李宗
者魏封於段爲干木大夫按史記聃之子崇爲魏將
封於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亦云審此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
有段干木列子有段干生史記魏世家有段干子田
齊世家有段干朋戰國策有段干崇段干綸段干越
人意者因邑以爲姓朋綸崇越人皆其名子與生則
男子之通稱耳風俗通姓氏註以爲姓段名干木恐
貳失之戰國時自有段規疑段與段干自別

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
可不忘也

崔瑗座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謹勿忘富辰諫周
襄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二語循環相發闡成然

有德於楚平王不知度而求無厭遂以見殺韓信之
功高快快侯君集常恨已才用之不盡不能忘其所
宜忘者也項王印刓敝不能予德宗悋涇原之賞忘
其所不能忘者也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

縮高魏人也高之子仕秦所謂睢之先人邱墓亦在
魏者也信陵歸魏卻秦義聲宣布高之子於此時辭
去官歸國亦無不可而悍然爲秦拒敵自以爲守道
不如守官縮高之不肯攻管是但知諸葛子瑜聽孔

明之仕蜀而不知郗方回憾嘉賓之貳晉有以處其子而無以自處吾直以爲溝瀆之諒耳高既刎頸客舍爲管守者獨何顏以對其吏士王陵趙苞不孝之罪其能逭乎尤闇於大義者爲安陵君身襲魏氏封爵坐視强秦之弱其父母之邦如秦越之肥瘠口援大府憲篇降臣亡子直自數其罪焉耳信陵君編素謝罪徒習屈己下人之常態而于忠孝大節殊未之講也

韓

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烈侯聶

政刺之兼中烈侯

胡三省曰太史公年表及韓世家於韓烈侯三年皆書聶政殺韓相俠累於哀侯六年又皆書韓嚴遂弒哀侯以刺客傳考之聶政殺俠累事在哀侯時則年表世家烈侯三年之書誤矣通鑑不以嚴仲子爲嚴遂亦不以俠累爲韓廆止從年表世家而不信傳溫公與劉道原書亦疑此事

又

尹起莘曰齊豹殺衛繁聖人且以盜書之況聶政刺客小人直穿窬之徼者耳嘗怪馬遷作史著之列傳累千百言而不厭若有深嘉樂子之意向微君子直筆書之則千載而下必有問風效之者矣

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

呂覽成荆致死于韓主周人皆畏

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眞西山曰薛公獻七珥於齊王視美珥之所在請立爲夫人申子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視昭侯所說而言之姦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也石顯之見信於漢元亦用此術

寧爲雞口無爲牛後

鮑註謂寧爲雞口而自先不爲牛後而隨人孫月峯解云寧爲歃雞血之首無爲歃牛血之末愚謂七國會盟必不僅以丹雞爲誓而班次至韓恐亦未必以牛耳推之矣當仍鮑說

爲公仲謂向壽曰

向壽輔甘茂合魏于秦以伐宜陽者客欲解宜陽之圍故離茂及公孫郝於壽壽益秦王所親信客又欲嫁禍於齊楚使秦與韓合以緩兵文義本甚明刻本舛誤遂不可讀

羣合游騰一章吳傅正亦反疑公仲下有閼文校正之難如此

今王位正至王之明二也

事之輕重所在莫不爲害觀此知秦王之阿柄獨持臣下不得竇緣窺伺而六王終歸其所并有以也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

河外也

公叔始見此章諸侯鋼公仲且欲請委國於楚公叔自是繼知韓政矣

宣太后謂尚子曰至以其少有利焉

趙燕兩太后泣訴梁孝跣救任城之賓卞也楚鄭襄中山陰姬妬寵之尹那也至秦宣太后所謂徐嬴雖老猶尚多情者乎

夫摯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

知之知其先後長幼也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

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者爲兄後生者爲弟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霍光聞之曰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嚣曰良卯日生嚣爲兄已日生良爲弟許慎莊公卫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丸夫唐勒一男一女男曰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甚矣

此橫人之論與後秦欲出事於梁一篇意正相反邪正是非較然明白但以小事大救禍目前亦似有可

聽者所謂利害之相似猶掌子之相似也詹山父子極言弊在賂秦而石晉景延廣南宋韓侂胄啟釁邊陲宗屠國滅益顯厲非一木之支范少伯之扶危定傾亦曰吾以卜之於天耳

雖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爲存適足以自令亟

亡也

孟子業天畏天之論猶是顯王時情勢至君親之末造而愈不可言矣朱藝祖云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而徐鉉猶欲陳說古今以誘說之豈不悲哉

昔者秦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
觀此合之趙艮三置晉君之說知秦穆之霸在晉文之前而左氏故抑之於封殽尸之日蓋晉國冊書悉秦之曲筆非實錄也

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何不遂以美人獻秦爲西施之計爾時女戎不入秦之所以興也相加奉璧美人傳觀荆軻環柱越女鼓琴皆下陳姬妾非能知內行者宣太后莊襄后一與國政敗不旋踵雖棄禮義之國而閺政猶肅矣

究 世楷堂藏板

此其家萬金至必盡其家以事王

劉先主敗於下邳糜竺悉其奴客貨幣以助軍賞師乃復振孫桓王之復起也周瑜魯肅以能推宅指困爲江東佐命周條侯稱劇孟曰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益任俠散財之徒有益於亂世如此獨是海宇平廉節相尚而漢武以輸粟取卜式吾不知其所謂矣

燕

南有滹沱易水

山海經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峙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光武所度處今俗猶謂之危度口

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

本草附子其母名曰烏頭初種爲烏頭附烏頭而生者爲附子後漢書霍諝傳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絶咽喉註引蘇秦此說而曰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水經注牧靡山百卉方盛鳥多誤食烏喙中毒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牧靡升麻也

世楷堂藏板

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

李克對魏文侯論吳之所以亡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司馬公曰秦苻堅似之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

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

鉅防非地名謂以長城爲防耳北魏孝文伐齊陸叡言長江浩蕩彼之鉅防是長江亦可稱鉅防

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鹽車之驥以天合立市之駿以人謀同一伯樂所顧
也亦有天有人哉

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

顏濱蘇氏謂漢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其
臣亦盡心力以報之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
僅如僕隸宣帝雖明察有餘性本忌刻高才之士側
勸齊伐燕則沈同章辨之詳矣莊子薄惠施孟子攻
墨翟而策亟稱之凡是書中之赫赫者皆不可語于
禍光武中興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東漢外
道者也孔斌以高士稱魯連然策士之習嘗煜可鄙

揚子謂要離爲蛛蚤之靡韓子謂仲連爲黃鵠之黠
諒哉

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

正義句注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四十里呂氏春秋
九塞之一也一名西陘山劉敬傳漢兵已踰句注匈
奴傳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漢文帝紀蘇意爲將
軍屯句注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虛
秦代兄弟乃竊其說以禍人國哀帝嬖董賢酒後戲
視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子噲之荒悖閱百世而有
龍飛狐句注爲之首天下之阻唐所以分別內外也

趙王已入朝黽池

藺相如傳所載澠池之會秦本紀不書而趙世家惠文王二十年書之其曰好會者趙氏之書法耳秦御史書之則以爲趙王入朝矣龜山先生論之曰廉頗藺相如以三月不返請立太子爲王以絶秦望其危甚矣良然而曰雖無往可也則甚非當日情勢夫畏秦而不得不行亦如和璧之不得不獻但較之楚懷魏安釐則有閒耳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

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故自親事三王臣主皆賢故合謀相輔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夫黃帝問道於廣成堯師被衣舜師務成許由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文王尊太公望爲師尚父師臣之說歷徵于前事錯之論不及隗矣張良爲帝者師蓋傳太子耳漢高非能下士者也惟光武之不屈嚴光唐肅代之客過李泌猶有賓臣遺意

叱咄

石林詩話舉劉貢父疑咄嗟而辨爲誤謂晉以前未見有言咄者惟孫楚詩咄嗟不可保殷浩言咄咄逼人豈夢得偶忘國策耶叱與咄相連皆詬呼之聲齊威王曰叱嗟而毋婢也亦與咄嗟相近咄嗟而辨亦可以此解之蓋聲未絶曰快速之至耳。後漢書又有咄咄子陵之語不知何以夢得云晉以前未見也

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

國策云昭王爲隗築宮新序亦然不言臺也而李白詩何人爲築黃金臺杜甫詩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宗元詩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承用者甚多任昉述異記燕昭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士人呼賢士臺亦爲招賢臺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昭築臺以延郭隗皆無黃金字鮑照放歌行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則又屬之燕丹矣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者舊言昭王禮賢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創於前子丹踵於後周密齊東野語詳著其說如是

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朱

子貢說吳王曰伐小越而畏彊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蘇代說齊王曰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于宋彼則亂齊而破吳以霸越此則滅宋而敝齊以復燕燕昭旬踐報讐之事同而策士之辯亦同又司馬錯張儀爭論伐蜀伐韓之利俱所云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正與蘇代誑潛王之說相符人主之好大喜功可以鑒矣

齊人紫敗素者也而賈十倍

敗素白絹之有垢者染以爲紫而價十倍時方重紫故也戰國縱橫之士之獻者蘇氏服上刑而張儀得

也

蘇代爲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

蘇秦始說趙肅侯時奉陽君已捐館舍爾時不知何故復有奉陽君

伊尹再逃桀而之湯　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

遣祭張九齡之慕猶能追思忠計者也

楚

龍門以老子聃非同傳昌黎以孔墨並稱儒論病之此則覩伊孔儀秦一轍矣策士行徑盡於此蘇氏兄弟心術盡於此

寡人有時復台且以因子而事齊

元世祖遣郝伯常使宋亦聞退後一步

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爲王弱之

蘇秦貴於燕而燕亡蘇代用於齊而齊亡張儀使于楚而楚敗懷王客死張儀橫人也乃心於秦者也其敗楚而死其君凡以爲秦也若蘇氏兄弟縱人也乃心於燕者也乃心於燕而適亡燕復乃心於燕欲救其亡燕之失而遂亡齊所在之人國其何以堪之是故治戰國縱橫之士之獄者蘇氏服上刑而張儀得

末減論

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

曲逆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唐明皇入蜀而遣祭張九齡之慕猶能追恩忠計者也

鵲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鵲

逸書卿天文者冠鵲以其知天時也漢志注鵲鳥知天雨或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闕口爲雨

與不出對又兩蚌出鷸皆相吐
　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
　使人讓樂毅且謝之
人臣之去國有功成身退者范蠡是也君信讒計不
行不得已而去樂毅范增是也然而士會伍舉猶能
歸國以立功名故主之思人情所繫戰國士習皆挾
游說之氣浮沉去留吳起去魏而相楚廉頗亡趙復
爲楚將公孫衍甘茂之徒隨波而靡昌國君亦其類
耳幸燕君當破敗之餘寒心獨立折簡招致降心以

相從毅乃得往來之使遨遊兩國亦遭逢之適然耳
厥子間及乘竟因栗腹喪師助趙弱燕仇視故主後
世若吳主之深恨崔綜晉氏之致討夏侯霸豈能容
此臣哉
　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於寧臺
　薊邱之植植於汶篁
括地志元英磨室二宮在幽州薊縣西寧臺之下國
策作歷室徐廣云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
汶水

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
　北講於單于
匈奴單于於此發端○匈奴之見於詩者爲獫狁於
國語爲大戎入國策而爲義渠林胡樓煩天下之戰

國七秦趙燕三國邊於匈奴李牧大破匈奴十餘萬
騎在荆軻謀秦之前燕有賢將秦開襲破走東胡東
胡卻千餘里秦舞陽者開之孫也
　與燕督亢之地圖
水經注淶水東逕徐城督亢溝出焉地在涿郡幽州
南界沆滹也淫淫滭滭無涯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

之謂也自澤支分東逕涿縣北屈漸于桃水又南謂
之白溝水南逕廣陽亭西受巨馬河北魏裴延儁爲
幽州刺史督亢渠戾陵諸塲廢毀莫修延儁相度形
勢表求營造溉田百萬餘畝蓋督亢之爲沃壤著稱
於幽涿間者如此
　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
魏學洢讀史詩云蕭蕭易水波日晏客未至十三死
厥兒勉强共大計坐中擊筑人何不充秦使田光死
也餞於期死也贊空死一無酬烈士喪英氣願逐酒

人遊哭盡不平事一詩可作一篇史論錄之

吉附識梁佩蘭易水行曰於期之頭奉上殷血光直射秦王面亦生趣可想

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叔孫通傳設九賓臚句傳韋昭註九賓周禮九儀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太史公云秦納六國禮儀采擇其善依古以來叔孫通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故知秦漢朝儀皆不越周制蘭相如奉璧入秦秦設九賓禮於廷蓋秦以天子自處而以侯禮待列國之使此九賓所由設矣

又

九賓周禮天子臨軒九服會同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秦僭用之

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至非有詔不得上

唐高宗曰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羣臣皆倚戟莫敢拒豈非習慣使然郝處俊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敢有拒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其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王修爲奉常聞變不韋賈郎婦毒亂秦等語綱諱尤甚竟得無恙視

拓拔氏神廟國書之禍覺祖龍之世猶爲法網寬疎矣

宋

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

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是以貴儉兼愛尚賢右鬼云云清廟之守郊廟之禮其說相符○篇中亦有解帶爲城與公輸試攻守之術一節

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

此策起於齊田臣思爲田侯謀救韓早晚陰結韓之親以晚承魏之敝而秦韓濁澤之戰陳軫說楚王虛名救韓使之絕秦事正相同至此楚復誤宋其策益再用矣

有雀生鷇於城之陬

魏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高堂隆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宋以雀生鷇而亡國其亦如張掞所云當今之變異代興之符瑞乎○鷇

新序作鷇臣向曰愚以洪範傳推之所謂黑眚者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鷇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宋君偃且行急暴貪叨之所以自害也故爵生鷇於城陬者明禍且亡國也○家語曰殷帝辛之世雀生大鳥占之曰以小生大則國必王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殷國乃亡

衛

南文子止之

南文子左傳所稱公孫彌牟逐君之逆臣也而其謀

國忠智如此蓋楚潘崇晉欒書趙李兌之流檀道濟與於廢營陽王而自負爲萬里長城亦是此種○大戴記有衛將軍文子一篇與子貢問孔門羣弟子之言而正賢小戴記檀弓載其弟惠子之喪聽子游之言而越名救韓使之絕秦事正相同至此楚復誤宋其策益其嫡嗣益其人固知師友聖門者也迨文子沒而人以除喪來弔則又因皋如后庸納出公弗果以城鉏致賂而締交者矣○漢武帝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臣瓚注曰汲冢古文彌牟後有子南固子南勁朝於魏惠成王命子南爲侯疑嘉是衛後故氏子

南而稱君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尋衛

禮至能爲衛亡邢杞子不能爲秦取鄭受閒與不受

閒異也伊邪莫演降漢谷永杜欽議卻之匈奴屈服

元顯郭藥師本非拓拔女眞之內閒而梁宋反受其

弊强敵之叛臣豈易納乎

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

寒泉子梧下先生皆自有姓名此其別號也王詡鬼

谷子龐煖鶡冠子唐秉周術東園公甪里先生並同

此稱謂

胥靡逃之魏

胥灼曰胥相靡隨也罪不至扑刑者令衣褐帶索相

隨以執役劉原父曰胥靡作緡縻謂拘縛之也莊子

庚桑楚篇胥靡登高而不懼又則陽篇築十仞之城

此胥靡之所苦也

中山

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

范蔚宗桓榮傳論云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麑

以罪作傳蓋推仁寄僞本平人情君人者能以此察

則眞邪幾於辨矣蘇子由引之彈呂惠卿云放麑違

命也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徇君也推其忍則至

於弒君

卑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

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戴文光曰申韓之書多有此等語然浮士敎民惰習

浮名者亡國恤此實情實事卽孔子亦嘗誅少正卯

矣若眞士廉頑立懦起弊維風所攸繫焉不在此劒

愚謂於此知焚坑之有自來矣夫物極則反致至而

危毋當盛明養士之朝圓冠句屨得伸其志不旋踵

而儕於阜丐後於貿鄧天道然也

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士二人

華元以饗士獲敗於羊斟趙盾以簞食收報於靈輒

中山君則兼之矣後世乃更有設醴失士之楚戊謝

炙免禍之顧榮飲食之於人亦甚矣哉

總論

春秋時賢士大夫皆其國之所生而仕宦必于父母

之邦風之厚也戰國游說之習成多以客卿主人國政秦之商鞅范雎呂不韋李斯皆客也其國之以智士稱者獨樗里疾一人而又挾外交可爲一哨矣齊及三晉國猶有人且公族尤盛燕最小最乏人其知名者子之市被騎劫栗腹皆僨國僨師獨鞠武有老成保傅之風而謀不見用列國之君若魏文齊威宣趙武靈燕昭皆一時英主而秦特盛始皇第酷暴耳其繼統而成混一才氣固非晉武帝可及孝惠昭諸君英武駿厲亦超軼師昭洋覺之徒碧雞黃蛇不惟

符讖所歸矣楚則既鮮令辟又無良佐春秋之末久已問鼎詬龜漸漬陵夷而反成削弱屈平之所歎息於國無人也夫

荊襄之地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抗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蠻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重其地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可以爭衡於中國此宋陳同甫上孝宗書所云也

而楚國之形勢亦概見於此

杜牧之罪言曰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舜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其人沉鷙多材力能辛苦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甲天下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晉文常傭役諸侯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信聯齊有之故

蒯通知楚漢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宋武號英雄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隋文非宋武敵也宋不得山東階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蘇子由六國論曰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與秦爭者不在齊楚燕趙而在韓魏之野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天下所重者莫如

韓魏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

戰國二百餘年之風氣壞於縱橫之徒徵特所陳之策惑亂人國淪胥以喪哉就其文詞意理傾側險詖讀之使讀之者聽瑩而神醉獨魏策文侯數篇有說苑詩外傳風格楚策荀子莊辛諸篇又入楚辭家數旨趣不悖於聖門便覺差强人意

春秋四大國晉楚齊秦次則魯衛宋鄭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眉目也晉分而加之以燕四大遂爲七雄

其餘亦同爲戰國鄭以烈王元年見滅於韓魯則東周君七邑入秦之年始爲楚并蓋與周俱存亡短長書不列二國無事可書也宋衛得此數篇與鮮虞後裔之中山同爲縱橫遊士雲煇所扇賈誼過秦論並稱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晉末軌最勢殊載記唐季季興號遥諸藩以力不以德之故歟六王既罷野王君角獨免於祖龍之翦除舌柔久存又守國者所僅見也

黃楚望曰後漢書成於范煜之手便有晉宋間簡潔

讀戰國策隨筆跋

此損持先生二語折諸之手棄也書頭紙尾宥行側注朱墨參錯幾無從尋其段落之迹癸卯長夏余爲頬次鈔撮倣三傳折諸例分立標目疏證於下凡若干條因其全闕未可知故仍蒙以讀戰國策隨筆之初名焉昔高誘鮑彪吳師道僅訓詁其字義茲則高論偉辨宥推交通瀏覽之餘令人心胸開拓固非譚極策纂諸書所可比也七月甲辰望錄竣時霖雨初晴涼風颯然蓋入秋四日矣同邑楊復吉識

戊集 讀戰國策隨筆跋 世楷堂藏板
卷第十四 孫 貞起允升校字

鬼方昆夷玁狁考

海甯　王國維

鬼方昆夷玁狁考

我國古時有一強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沂隴環中國而北東及太行常山間中間或分或合時入侵暴中國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諸夏遠甚又本無文字或雖有而不與中國同是以中國之稱之也隨世異名因地殊號至於後世或且以醜名加之其見於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則曰玁狁入春秋後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綜上諸稱觀之則曰戎曰狄者皆中國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玁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為中國所附加當中國呼之為戎狄之時彼之自稱決不如此其居邊裔者尤當仍其故號故戰國時中國戎狄既盡強國辟土與邊裔接乃復以其本名呼之此族春秋以降之事載籍稍具而遠古之事則頗茫然學者但知其名而已今由古器物與古文字之助始得言其崖略倘亦史學家之所樂聞歟

此族見於最古之書者實為鬼方易既濟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爻辭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詩大雅蕩之篇曰內憂于中國卒及鬼方易之爻辭蓋作於商周之際大雅蕩之篇作於周厲王之世而託為文王斥殷紂之言蓋亦謂殷時已有此族矣後人於易見鬼方之克寓以三年知其為強國於詩見鬼方與中國對舉知其為遠方然皆不能質言其地有以為在北者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也有以為在西者宋衷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羌是也有以為在南者伐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荊則以鬼方為荊以南之國黃氏日鈔且以為鬼方即荊楚矣具餘具說紛紜不知所極年代遥遠書闕無徵固自不足怪也唯竹書紀年稱王季伐西落鬼戎（此時見援據書而先陽氏引竹書紀年之文）可知具地尚在岐周之西今澽之古器物則寧城李氏所藏小盂鼎（今陝）與濰縣陳氏所藏梁伯戈皆有鬼方字彙大小兩盂鼎皆出陝西鳳翔府鄜縣禮村溝岸間其地西北接岐山縣境當為盂之封地大盂鼎紀王遣盂就國之事在成王二十三祀（吳氏大澂據盂鼎銘文疑以為康王器）小盂鼎紀盂伐鬼方獻俘受錫之事在成王二十五祀則伐鬼方事在盂就國之後鬼方之地自當與盂之封地相近而岐山鄜縣以東即是豐鎬其南又限以終南太一唯其西汧渭之間乃西戎出入之道又西踰隴坻則為戎地張衡所謂隴坻之險腸間華戎者也由是觀之鬼方地在汧隴之間或更在其西蓋無疑義雖游牧之族非有定居然殷周間之鬼方其一部落必在此地無疑也然其全境猶當環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東北梁伯戈雖僅有鬼方縱及梁伯作數字可辨然自為梁伯代鬼方之事據此二器則鬼方之地實由宗周之西而包其東北與下所放昆夷玁狁正同此鬼方疆域之畧可考者也

至具種族之大小強弱如何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紀年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具二十翟王觀此二事鬼方三年九之非小部落可知而小盂鼎所紀獻俘之數尤為詳悉雖字多殘闕猶得覩大畧（此器實有四段今僅具獻俘一節史傳是）其文曰王□盂以□□□伐鬼方□□□□二人□□馘□□□□□馘孚人萬丰八十一人孚□□

□匹□卑□兩手牛□百□□□牛羊廿八羊又曰執囂一人
□□百世七戴□□□□□□字□□三四手卑兩云云銘中鬼
方下第三字僅存下半□字以下文執囂一人在戴前例之當
字从戈从女邦公華邦公㪔二鐘皆然號叔鐘作嘼嘼亦戈形
之變而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形極相似故變而从女上虞羅
氏所藏古銘有盉亡斁銘亡斁即亡畏此戴戴畏三字相關之
證也鬼字又變作斁王孫遣諸鐘之畏字作斁趩趩汎兒鐘之蟲
字畏義即汝於皆如此作既从卜又从攴則捕贅矣由此觀之則
感鬼二字確為畏字鬼方之名當作畏方毛詩傳鬼方遠方也
畏遠雙聲故以聲為訓漢人始以鬼為鬼字張平子東京賦況
鬼方之名易詩作鬼然古金文作戴或作嘼盂鼎曰王□盂以
□□伐戴方（吳氏攗古錄第八作戴然第八作戴字鬼字之省也）其字从鬼从戈又梁伯
戈云嘼方（嘼即嘼字）其字从鬼从攴二字不同皆為古文畏字案大
盂鼎畏天畏二畏字上作㔾下作㔾與毛公鼎愍天疾畏敬念王
畏二畏字皆作㔾皆从鬼从卜者尚盤畏字作㔾則从田（現文田
从攴卜與攴同音又攴字之所從當為攴之省字而或从卜在
鬼字之右或从攴在鬼字之左或从卜在鬼頭之下此古文變
化之通例不礙具為一字也从戈之戴亦即嘼字凡从攴从戈
皆有擊意故古文往往相通如薄伐玁狁之薄今毛詩作薄薄
者迫也而毓季子白盤之薄伐从干不从攴敦之鼾乃衆則又从卜書之外薄四海其義亦為迫而釋文引
一本作敷詩常武之鋪敦淮濆釋文引韓詩鋪作敷後漢書馮
緄傳亦引作敷敦崇敷敦即載事則字亦从攴可知从卜从攴
从戈皆可相通則戴字亦畏字也其中㔾二字見於周初之
器為字尤古後从卜之字變而作嘼从戈之字變而作戴古戴
之變而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形極相似故變而从女上虞羅
氏所藏古銘有盉亡斁銘亡斁即亡畏此戴戴畏三字相關之
證也嘼字又變作斁王孫遣諸鐘之畏字作斁趩趩汎兒鐘之蟲
字从戈从女邦公華邦公㪔二鐘皆然號叔鐘作嘼嘼亦戈形

弋金文作弋(小字)今詩美孟弋矣毛傳弋我小君定戈皆作弋字任姓金文作妊(孫治讓說)今詩與左傳國語世本皆作任字然則媿字依脫周有字之例自當作鬼其所以作隗者當因古文畏作隈作隗隗旁之卜所差甚微故又譌為隗然則媿隗二字之於畏字聲既相同形亦極近其出於古之畏方無疑畏方之畏本種族之名後以名其國且以為姓理或然也我國周後國姓之別頗嚴然在商世則如彭祖為彭姓姚鄧之姚為姚姓皆以國為姓況鬼方禮俗與中國其或本無姓氏之制逮入中國與諸夏通婚媾因以國名為姓世本陸終取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大戴禮帝繫篇及水經注洧水條所引作女隗漢書古今人表作女潰而史記楚世家索隱與路史後紀所引皆作女嬛鬼貴同聲故媿字亦通作饋則女嬛女潰疑亦女媿女隗之變鬼方之為媿姓猶儼狁之為允姓也雖世本所紀古之女亦不盡以姓為稱然後世附會之說亦必有所依據而嬛隗二字其音與媿隗絕近其形亦與媿隗二字變化相同或殷周間之鬼方已以媿為姓作世本者因傅之上古歟此鬼方姓氏及其遺裔之畧可考者也

混夷之名亦見於周初之書大雅緜之詩曰混夷駾矣維其喙矣亦當言太王定都之後伐木開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亦當言太王定都之後伐木開道兌矣混夷則前此所事者亦當為混夷孟子易以獯鬻者以下文云文王事昆夷故以異名同實之獯鬻代之臨文之道不得不爾也此古書之不可泥者一也詩序所言亦由揚伐誤解經語案出車詩云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既云玁狁復云西戎鄭君注尚書大傳據之遂云南仲一行并平二寇序詩者之意殆亦以昆夷當經之西戎與鄭君同不知西戎即玁狁互言之以諧韻與孟子之昆夷獯鬻錯舉之以成文無異也不學故以玁狁與戎錯舉正與出車詩同此古書之不可泥者二也然則舊說以昆夷與獯鬻玁狁為二蓋無所據昆夷之地自太王之遷自北而南觀之則必從幽北入寇又史記謂自朧以西有緜諸緜戎翟騶之戎楊惲亦謂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則其地又環岐周之西與上所考鬼方疆域若合符節而自殷之武丁訖於周之成王鬼方國大民眾常為西北患不容太王文王之時絕不為寇而別有他族介居其間後世玁狁所據之地亦與昆夷畧同故自史事及地理觀之混夷之為畏夷之為昆為緜為畎為犬古陰陽對轉也混昆與葷薰非獨同部亦同母之異名又為玁狁之祖先蓋無可疑不獨有音韻上之證據也

獯鬻玁狁皆宗周以前之稱而當時書器均不見獯鬻二字其

見於傳記者以孟子為最古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北逐葷粥匈奴傳亦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晉灼曰堯時曰葷粥皆後世追紀之辭不足為據猶伊尹四方令周書王會解并有匈奴非事實也然以理勢度之尚當為玁狁以前之稱葷薰之音同於混昆而玁字具聲雖同其韻已變合玁狁二字乃得薰音其名或當在獯鬻之後也詩玁狁之玁釋文云本或作獫音險史記以降亦多作獫狁古金文如兮甲盤虢季子白盤毳攸从鬲攸从鬲攸即厥之異文說文厂部厥釜也一曰地名从厂敢聲案厥釜二字連文厥釜即穀梁傳之巖唫（僖三十公羊傳作鼓巖則顛倒異文孫愐唐韻厥魚音反以為厥即唫字然則厥字之用為厥釜之厥者一變而作巖再變而作險（古巖險同字尚書序孟子尚書之詩巖史記作傳巖左氏傳作巖巖也孟子不立于巖墻之下巖即險字假借險也）異用為厥允之厥者一變作玁再變作玁自其最後之字厥自當讀險不當讀魚音反陸音是也此字之音與畏混葷獯異部異變化唯可於雙聲求之殆先有獯音而後有玁狁之二合音也然則舊說之先獯鬻而後玁狁或非無據矣

獯鬻地理一無可考唯玁狁出入之地則見於書器者較多其見於詩者曰焦穫曰涇陽曰鎬曰方曰朔方曰太原此六者昔儒考證至多未有定說也更求之於金文中則見於不嬰敦者曰西俞曰峯曰高陵見於兮甲盤者曰嚚虘曰洛之陽此十一地中方與朔方峯與洛當為一地故得九地之中唯涇陽與洛陽（此雖謂涇之洛以水得名今尚可實指其地而涇水自西北而東南經流各千里但曰涇陽曰洛之陽語意亦頓廣莫也欲定其地非綜此九地考之不可案玁狁之寇周也及涇水之北而周之伐玁狁也在洛水之陽則玁狁出入當在涇洛之間而涇洛二水其上游懸隔千里至其下流入渭之處乃始相近則涇陽洛陽皆當在二水下游涇陽既在涇水下游則焦穫亦當在涇水下游之北（陳氏碧澗先生指謂古涇陽之地即今涇陽縣其說是也其所以知涇陽即涇陽縣者以涇陽縣有涇水而無洛水知涇陽即涇陽縣其所以知涇陽縣即古涇陽者以涇陽縣有郭璞爾雅注以為在池陽鹽中者是也不嬰敦之高陵亦當即漢志左馮翊之高陵縣其地西接池陽亦在涇水之委然先儒多以漢時涇陽縣屬安定郡在涇水發源之處疑詩之涇陽亦當在涇水不知秦皇本紀云蕭鑒公居涇時亦有涇陽在涇水下游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蕭鑒公居涇陽考秦自德公以降都雍靈公始居涇陽靈公子獻公之世又徙櫟陽則涇陽一地當在雍與櫟陽之間而櫟陽（漢之萬年縣）西界向陵距涇水入渭之處不遠則靈公所居之涇陽自當在涇水下游決非漢安定郡之涇陽也又獯侯列傳云秦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蓋一封高陵一封涇陽二君受封之年史所不紀然當在昭王即位宣太后執政之初時義渠未滅漢安定郡之涇陽縣介在邊裔太后決不封其嬖子於此且與高陵君同封亦當同壤後昭襄王十六年封公子市（即涇陽君史記秦本紀索隱云涇陽君名市集解徐廣曰傳曰公子市也）宛公子悝（竹書紀年作傳）鄧為諸侯宛鄧二地相接則前所食涇陽高陵二地亦當相接然則秦之涇陽當為今日之涇陽縣（漢之池陽縣）而非漢之涇陽以秦之涇陽之非漢之涇陽益知周之涇陽之非漢涇陽矣此三地者皆在涇北自此而東北則至洛水虢季子白盤云搏伐玁狁于洛之陽兮甲盤（世稱兮甲盤四篇）云王初各伐厥允于洛之陽玁狁亦當同壤後昭襄王十六年封公子市（即涇陽君史記秦本紀索隱云涇陽君名市集解徐廣曰傳曰公子市也）宛公子悝（竹書紀年作傳）鄧為諸侯宛鄧二地相接則前所食涇陽高陵二地亦當相接然則秦之涇陽縣（漢之池陽縣）而非漢之涇陽以秦之涇陽之非漢涇陽益知周之涇陽之非漢涇陽矣此三地者皆在涇北自此而東北則至洛水虢季子白盤云搏伐玁狁于洛之陽兮甲盤（世稱兮甲盤四篇）云王初各伐厥允于洛之陽玁狁亦在洛水東北嚚字雖不可識然必為从囗嚚聲嚚則嚚嚚亦在洛水東北嚚字雖不可識然必為从囗嚚聲嚚則嚚嚚亦在洛水東北古文魚字周禮天官嚚人釋文本或作敱嚚敱同字知嚚魚亦一字矣古魚吾同音故往往假嚚嚚為吾齊子仲姜鎛云保嚚凡弟保嚚子姓即保吾凡弟保吾子姓也沈兒鐘云嚚以宴以喜即吾以宴以喜也敦煌本隸古定商書魚家莅孫于荒日本古寫本周書魚有民有命皆假魚為吾更記河渠書功無已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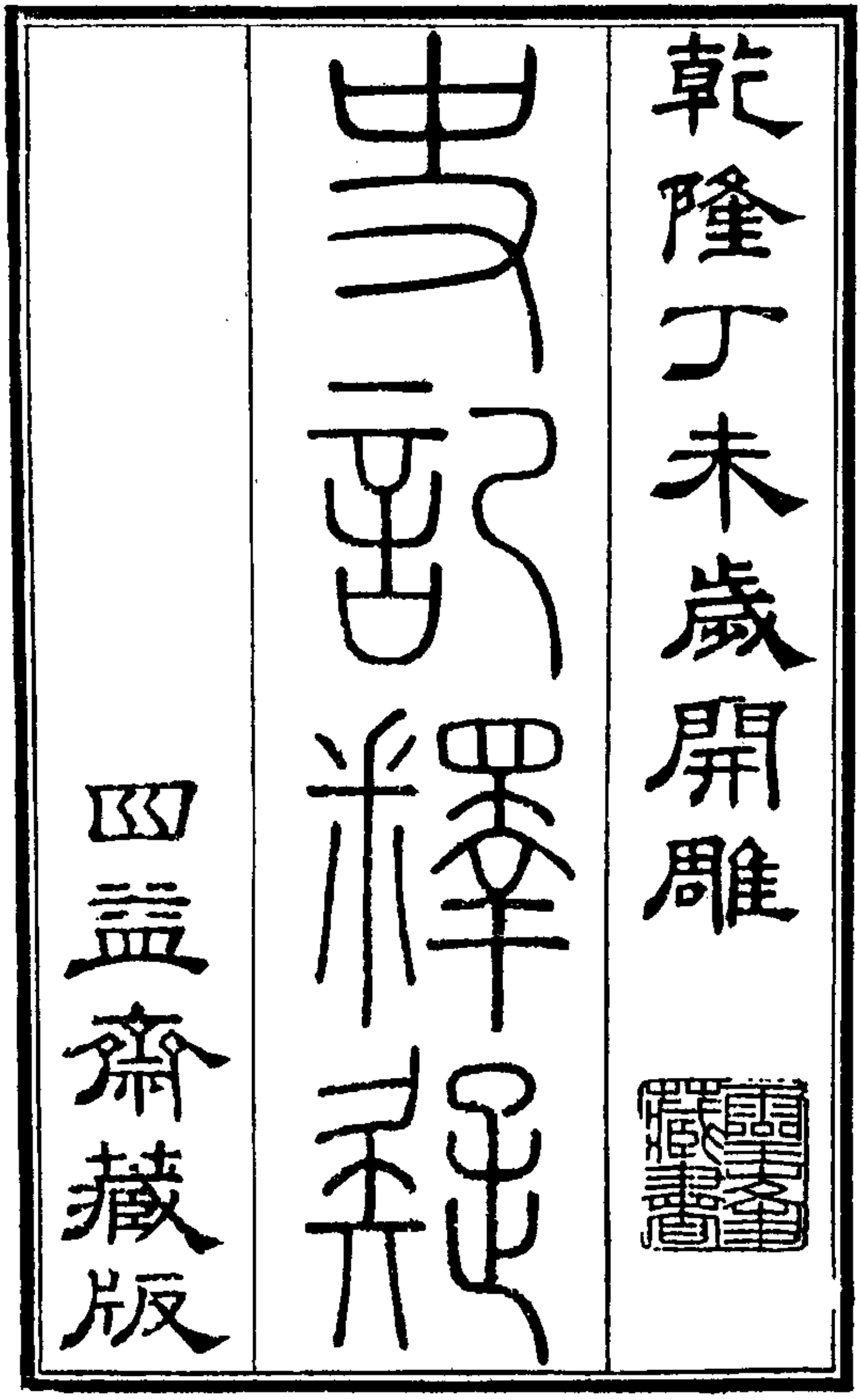
今吾山平吾山亦即魚山也古魚吾同音衛以吾聲亦讀如吾
嘉慶與春秋之彭衛為對音嘉彭聲相近慶衛則同毋兼同部
字也史記秦本紀武公元年伐彭戲氏正義曰戎號也蓋同州
彭衛故城是也戲蓋慶之譌字矣彭衛一地於漢為左馮翊衛
縣正在洛水東北方鎬太原亦當於此閒求之然則宣王之用
兵於玁狁也其初在涇水之北六月第三章是也其維也在涇
水之陽六月四章及今甲盤毳季子白盤是也而洛水東北以
往即是西河太原一地當在河東禹貢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
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注孔傳均以太原為漢太原郡然禹治冀
州水實自西而東疑壺口梁岐而往至霍太山其地皆謂之太
原左昭元年傳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太原之地舍有汾
洮二水其地當即漢之河東郡非漢太原郡矣疑太原之名古
代蓋兼漢太原西河河東三郡地而秦人置郡會陽諸縣遂專
玁狁之事南仲亦見大雅常武篇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皇父傳謂王命卿士南仲於太祖皇父為太師白虎通稱其詩
曰戒玁狁孔棘則班固以采薇為懿王時詩也出車詠南仲伐
玁狁之事南仲亦見大雅常武篇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太師皇父傳謂王命卿士南仲於太祖皇父為太師白虎通稱
詩人於朝討諸侯於廟引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白虎通多
用魯詩是魯說亦與毛同箋則以南仲為皇父之太祖伯虎通
時人然漢書古今人表繫南仲於宣王時在方叔召虎之下仲
山甫之上而文王時別無南仲後漢書龐參傳載馬融上書曰
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孝文匈奴亦畧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
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數之姿抑亦扞城有虎
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是班固馬
融皆以南仲為宣王時人融且以出車之南仲為即常武之南
仲矣今焦山所藏鄦惠鼎云司徒南中人右鄉惠其器稱九月
既望甲戌有月日而無年無由知其為何時之器然其文字不
類周初而與召伯虎敦相似則南仲自是宣王時人出車亦宣
王時詩也徵之古器則凡紀玁狁事者亦皆宣王時器今甲盤
西俞之地實在周西與爾雅之北陵西隃趙策趙世家之罢分
先俞皆不相涉周西之地以俞隃榆名者頗多皆一字一音之
偶合訖不能指為何地然由羞追于西一語可知玁狁自宗周
之東北而包其西與鬼方昆夷之地全相符合也

稱惟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案長術宣王五年三月乙丑朔二十六日得庚寅此正與余既死霸之說合靚季子白盤云惟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案宣王十二年正月乙酉朔三日得丁亥亦與初吉之語合而十二年正月丁亥為鎛盤之日則伐玁狁當為十一年事矣由是觀之則周時用兵攘狁事其見於書器者大抵在宣王之世而宣王以後即不見有攘狁事是玁狁之稱不過在鄧宣數王間其侵暴中國亦以屬宣之間為最甚也

至玁狁之後裔如何經傳所紀自幽平以後至於春秋隱桓之間但有戎號莊閔以後乃有狄號戎與狄皆中國語非外族之本名戎者兵也書稱詰爾戎兵詩稱弓矢戎兵其字从戈从甲本為兵器之總稱引申之則凡持兵器以侵盜者亦謂之戎狄者遠也字本作逿書稱逿矣西土之人詩稱舍爾介狄皆謂遠出白狄故地秦始皇時丞相隗狀雖不知其所出當為秦人漢同族也春秋莊閔以後戎號廢而狄號興狄皆中國語非外族之名戎者兵也書稱詰爾戎兵詩稱弓矢戎兵其字从戈从甲本為兵器之總稱引申之則凡持兵器以侵盜者亦謂之戎狄且其字从犬中含賤惡之意故說文有犬種之說其非外族所自名而為中國人所加之名甚為明白故宣王以後有戎狄而無玁狁者非玁狁種類一旦滅絕或遠徙他處之謂反因玁狁荐食中國為害尤甚故不呼其本名而以中國之名呼之其追紀其先世也且被以為名是故言昆或則謂之犬戎薰鬻則謂之獯鬻嚴允則謂之玁狁蓋周室東遷以後事矣考詩書古器皆無犬戎之名始見於左傳國語山海經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皆春秋戰國以後呼昆夷之稱而獯鬻玁狁亦被此名後漢書西羌傳稱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遷於岐下是以獯鬻為犬戎也後漢書西羌傳引紀年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王遂遷戎于太原又引夷王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又引宣王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而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太原一地不容有二戎則又以玁狁為犬戎也由是觀之古之獯鬻玁狁後人皆被以犬戎之名則攻幽王滅宗周之犬戎亦當即宣王時之玁狁不然玁狁當蟄宣之間仍世為患乃一傳至幽王時絕無所見而滅宗周者乃出于他種族此事理之必不可信者也然則戎中最強大之天戎既即玁狁其餘以戎名者如汾洛間諸戎當即唐叔所受之懷姓九宗又河南山北之陰戎伊川之陸渾戎皆徙自瓜州所謂允姓之姦居於瓜州者亦玁狁同族也春秋莊閔以後戎號廢而狄號興狄皆中國語非外族之名戎者兵也書稱詰爾戎兵詩稱弓矢戎兵其字从戈从甲本為兵器之總稱引申之則凡持兵器以侵盜者亦謂之戎狄且其字从犬中含賤惡之意故說文有犬種之說其非外族所自名而為中國人所加之名甚為明白故宣王以後有戎狄而無玁狁者非玁狁種類一旦滅絕或遠徙他處之謂反因玁狁荐食中國為害尤甚故不呼其本名而以中國之名呼之其追紀其先世也且被以為名是故言昆或則謂之犬戎薰鬻則謂之獯鬻嚴允則謂之玁狁蓋周室東遷以後事矣考詩書古器皆無犬戎之名始見於左傳國語山海經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皆春秋戰國以後呼昆夷之稱而獯鬻玁狁亦被此名後漢書西羌傳稱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遷於岐下是以獯鬻為犬戎也後漢書西羌傳引紀年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王遂遷戎于

也後乃引申之為驅除之於遠方之義魯頌之狄彼東南戰狄本居遠方而當驅除者亦謂之狄且其字从犬中含賤惡之意故說文有犬種之說其非外族所自名而為中國人所加之名甚為明白故宣王以後有戎狄而無玁狁者非玁狁種類一旦滅絕或遠徙他處之謂反因玁狁荐食中國為害尤甚故不呼其本名而以中國之名呼之其追紀其先世也且被以為名是故言昆或則謂之犬戎薰鬻則謂之獯鬻嚴允則謂之玁狁蓋周室東遷以後事矣考詩書古器皆無犬戎之名始見於左傳國語山海經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皆春秋戰國以後呼昆夷之稱而獯鬻玁狁亦被此名後漢書西羌傳稱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遷於岐下是以獯鬻為犬戎也後漢書西羌傳引紀年穆王西征犬戎取其五王王遂遷戎于

隗墓一族則天水成紀人魏之隗禧（見魏志王粲傳）亦京兆人則亦白狄疑皆隗姓皆鬼方玁狁後裔或同族及春秋中葉亦狄諸國皆滅於晉河南山北諸戎亦多為晉役屬白狄僻在西方不與中國通故戎狄之稱泯焉爾後強國并起外族不得逞於中國其逃亡奔走復其故土者或本在邊裔未入中國者戰國辟土時乃復與之相接彼所自稱本無戎狄之名乃復以其本名呼之於是胡與匈奴之名始見於戰國之際與數百年前之獯鬻玁狁先後相應具為同種當司馬氏作匈奴傳時蓋已知之矣


乾隆丁未歲
開雕
四益齋藏
版

史記釋疑小引

史記於諸史最善而錯誤特多更爲注家所散亂文義益不可通予率于披覽時隨文考正記在上方未暇纂輯從父竹汀先生二十二史攷異一書於史記得三卷子弟獻之亦有五百餘條宦遊索居無從質証大抵是者必同也予癖嗜算術閒取律歷天官三書疑者釋之各得一卷抱經盧先生語子仁和梁仲子攷正史記褒然成書子既釋是三者特詳何不以寄仲子坿入其中會仲子亦託盧先生向索因卽付梓且寄仲子其餘則姑有待丁未八月朔嘉定錢塘

律書

聞聲効勝負

吳越春秋曰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亦是也星紀爲吳越分野共律大呂

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

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官名之曰

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屬所以屬六師也義與史記所說同

三統推是年二月庚申朔四日得癸亥五日得甲子六十律夷則直庚申中呂直癸亥黃鍾直甲子

夷則爲宮則中呂爲羽黃鍾爲角二月本爲大呂改用夷則者二月建在丑日在子爲合辰子居戌上則夷則在午午爲鶉火周分野其上有月朔日甲子黃鍾半律不爲宮用夷則亦殺伐義也明日甲子黃鍾半律不爲宮改用全律黃鍾本夷則之角今爲宮用倍角也角屬木卽周之王氣矣宮下有倍角者爲上宮夷則以後四律是也其無者爲下宮林鍾以前八律是也此卽用四清聲法辰是合辰商周之間有之時天正月日自元枵入星紀也韋昭以斗柄爲辰非是

律中應鍾

漢自太初元年以前承秦以十月爲歲首故律始應鍾此下十二律律直一月乃月律也月律者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乃漢志法也是故黃鍾生惟黃重上生然後大呂得下生而夷則亡射皆宜下生而反上生夾鍾宜上生而反下生至中

呂而終也所謂宜下反上者生倍律也陰律增長一倍故宜上生而反下生也就黃重上生諸律差次其短長則六陽六陰相間以序始于黃鍾卒于應鍾以配十二辰由三分損益相生數之必隔在弟八辰也若黃寅自下生則大呂必短一半其夾鍾中呂皆然亦短長差次陰陽相間以配十二辰卽生鍾分之十二位雖亦三分損益却非隔八相生則爲直日之律而非月律矣凡倍律必居正律之衝辰此重上生之所以易位也倍角者爲上宮夷牛者冒也

古讀牛昌聲相近

東至於建星

二十八宿中有建弧狼鬧古法也易以斗鬼井胄

自太初始

言萬物根棋　徐廣曰一作橫

字書無棋字此以棋爲基一作橫非

氐者言萬物皆至也

說文云至鳥飛从高下至地也故以至訓氐

已者陽氣之已盡也

已本十二辰名又借爲語詞後人作兩體別之俗

弧者言萬物之吳落　徐廣曰一作柔

吳落猶言氛落一作柔非

地者沈奪萬物氣也　徐廣曰沈一作洗

以沈訓地無義作洗亦非蓋是誤文

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

左傳曰毀則爲賊

北至于留

留卽鼎其字皆从丣古文酉也天文卯上有房爲

開門酉上有鼎爲閉門說文留从丣鼎獨从卯誤

也漢以劉爲卯金刀則留亦从卯矣其實留與聖

同意故俱从丣也陽氣稍留卽是閉門

北至于奎　徐廣曰一作畫

說文云畫萬也案萬卽畫說文又曰萬蟲也蟲一字兩體屬从萬或又作蠆从蟲蠆卽蠭省也奎通畫故本文釋爲毒蠭一作蠆是

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

射餘聲相近

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九九八十一者律之積數數究于九自乘爲八十一淮南子所謂黃鍾小素之首也數以十成故黃鍾實積八百十分以是爲宮而求徵商羽角其損益者皆積數也律體圓如柱體積以冪必九分以冪除積而得九寸之長則徵羽商角之積亦以冪除之而得六寸八寸五寸九分寸之三七寸九分寸之一矣此古黃鍾一均之數也而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其數俱可推知且以是一均之數推之于琴調弦應律卽十二宮亦具何則是一均者琴之散聲非實聲也由散聲以求實聲則半

之又半之盡乎八分之一則一弦備三十七聲不用八分一之聲亦已用三十六聲矣五弦備五聲遂有一百八十聲周後棄有七弦然二弦其倍聲也故益七十二聲與弗益同管子以百有八爲徵九十六爲羽卽此二弦矣二弦之聲下于宮音則爲首弦與次弦其下五弦乃宮商角徵羽也故樂書以琴長八尺一寸爲正度弦大者爲宮居中央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按宮以八十一居中央商以七十二張其右則在其左者百有八與九十六也而在商之右者爲六十四五十四四十八明

矣是非倍徵倍羽與宮商角徵羽乎此皆弦之論數也琴正度長八尺一寸半度則四尺有半寸桓譚謂琴長四尺五寸益卽四尺有半寸也長短異而度法殊耳然琴之應律也以聲不以度故必吹律以定散聲散聲應斯實聲莫不應矣凡琴弦止用黃鍾之均而不用他均卽此五聲數也故備論之

宮　案隱曰案上文云律九九八十一以爲宮故云長八寸十分一而漢書云黃鍾長九寸者九分之寸也劉歆鄭玄等皆以長九寸卽十分之寸不依此說也

案小司馬見史記以十分命寸故謂漢志用九分寸其實不然史記所用之寸不止十分漢志則用十分寸耳何以明之曰劉歆論度法謂本起黃鍾之長以北方子穀秬黍中者度之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此漢志明文也然則黃鍾之長九寸必爲九十分矣史記通漢志之尺爲九寸則九寸僅爲八十一分夫以十分爲九分不且以十一分有奇爲十分耶然史記必通之者有故焉觀其于大呂曰長七寸五分三分二夾鍾曰長六

寸七分三分二仲呂蕤賓夷則亡射應鍾其于小分無不云三分幾者三爲約分法則十亦約寸法也約分之法施於大呂諸律而黃鍾太蔟姑洗林鍾南呂五律獨用約寸法者以其爲五音之正律也約分微有不盡約寸則無不盡矣凡琴弦止爲正音也如不用約寸則亦不用約分而分不可盡仍必以九約之不且疑寸以十成而分則九成耶且其約之也有甚得焉則數必與中積應也黃鍾之積八百一十分約之而爲八十一分大呂之積七百五十六分強約之而爲七十五分三分

二是分有十分也中積用黍度固非即約體長之
度然度異而數同得體長不即可得中積也乎若
夫十分成寸之黍度則史記漢書同用之曰置一
而九三之以爲法是也夫以九三之數除十一三
之數不即爲九寸乎九三之爲一則十一三之爲
九矣故曰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也如黃鍾止
長八寸一分則必以七三之爲法七三之爲一十
一三之必爲八十一也而史記不言明約寸之非
正度也知乎此而史漢之無異度明矣雖然論律
而僅資故冊之空言非實用也史漢所用之黍度

果何等尺耶黍有大小奚以定之是莫若以古尺
爲據我得古尺二曰周尺周八寸尺也漢
十寸尺也二者相勘則不應今營造用宋大府尺
從黍尺也增周尺爲十寸則長大府尺之八寸一
分近世累黍尺者橫百則從八十一是周尺本長
橫黍之八十分也增而爲百分非即古之律尺乎
以古律尺制律而從史漢之法斯得矣何者史漢
律法必本於古非漢始有之也昔人所病者史漢
不言周徑耳我以爲周徑已具鄧平不云乎黃鍾
一龠積八百十分則圍冪必九分矣周踦與漢斛即方
圜之率也圜容方與方容圜一耳否則有密術在
焉然曷嘗有異哉夫制律之要有三數也法也度
也數則黃鍾體積是已法則方圜周徑是已度則
秬黍橫累是已而法數可以言顯尺度必以器傳
今以古今二尺核之即今尺而可得古尺夫如是
可勿曰孰爲九分寸孰爲十分寸也

生鍾分

十二辰上數法母也下數爲之子然皆用以乘除
則比例率也而置一于子以三乘之歷十一次而

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即爲黃鍾之實置二
於丑陽四之陰二之歷十次而得六萬五千五百
三十六即爲中呂之實則法實同數矣法實同數
故律始于黃鍾而卒于中呂十二以外豈得復有
他律哉所謂比例率者置黃鍾之實如上數而一
以下數乘之即得所求之律然則置中呂之實如
下數而一以上數乘之亦得所求之律特順逆不
同耳夫以順而得者黃鍾之生十律也以逆而得
者中呂之生十律也而黃鍾之生中呂也不待求
則中呂之生黃鍾也亦不待求不待求者實已具

也子之上數一者順則爲黃鍾逆則爲中呂乘與除皆此一耳夫是以無下數也何承天劉焯之徒患中呂不能生黃鍾孰知不生者之即爲生耶若夫十辰所列有不待除而得者以丑上數乘戌下數以寅上數乘酉下數以卯上數乘申下數猶以子上數乘亥下數也是故子亥合丑戌合寅酉合卯申合凡得十二合用法略備矣是法也乃三分損益而非隔八相生何也上數之必三之也即三之四之倍之也即四其實倍其實也唯其順則用黃鍾之實故三之四之倍之者必遞減增逆則用中呂之實故三之四之倍之者必遞增則律漸長長短不同要不外乎三分損益也若夫隔八相生必藉實重上生而此不然是所生者相承而不隔也相承而不隔者律各居其辰也夫陰律易位而居其衝始名隔八自居其辰何由隔哉隔八相生者爲月律此不隔者安用乎曰日律也十二律旋宮爲六十律因而六之六六三百六十律以直一歲日不待京房與錢樂之之變律矣音生於日律生于辰以日配音以辰配律日有五而辰惟一辰之首則黃鍾也故

必遞增逆則用中呂之實故三之四之倍之者必遞減增則律漸長長短不同要不外乎三分損益也若夫隔八相生必藉實重上生而此不然是所生者相承而不隔也相承而不隔者律各居其辰也夫陰律易位而居其衝始名隔八自居其辰何由隔哉隔八相生者爲月律此不隔者安用乎曰日律也十二律旋宮爲六十律因而六之六六三百六十律以直一歲日不待京房與錢樂之之變律矣音生於日律生于辰以日配音以辰配律日有五而辰惟一辰之首則黃鍾也故

無二變故六十而周也淮南子曰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是其法也然戊雖爲宮而甲實日首由甲數之隔七得一則甲庚丙壬戊也戊爲宮宮數五而居下則甲以九居上矣由戊復可得甲爲環相生故配五子太玄經曰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亦謂此已然戊癸爲宮乙庚爲商則甲己當爲角丙辛當爲徵丁壬當爲羽今何以角爲徵徵爲羽羽爲角曰鵾冠子言之矣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謂以徵是甲

已爲徵之義也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是
丙辛爲羽之義也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
是乙庚爲商之義也北方者萬物銷藏焉故調以
角是丁壬爲角之義也而四方必首東尤足明上
九之義矣人有恒言東西南北中非徵商羽角宮
乎我所疑者上九當爲徵九徵九當爲上九如是
而文得其序蓋傳寫之誤也

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
命曰黃鍾之宮

有法無實不備蓋脫文也當據漢志補十一三之

以爲實句

索隱曰言得一者筭術設法辭也得下有長一下有
寸者皆衍文也韋昭曰得九寸之一也姚氏謂得一
即黃鍾之子數

實如法得一黃鍾漢志文也小司馬據此以爲衍
長寸二字然所得之一即一寸之長則二字不得
不有漢志過簡不將以得一寸之長是姚氏則妄矣以酉數
倍而數非數聲非聲矣是犍實重上生爲之率也
然而器非律也我安知數之必得也耶於是而有
度量權度則制器之本也量與權則攷數之具也
器之疑乎數者以度制之以量與權攷之是故度
必律度量必律量權必律權三者皆律也則皆數
也三者悉得矣器雖鉅惡能逃乎數哉度則黍尺

是矣量與權皆始於黃鍾之侖黃鍾之侖方侖也鄧平所謂積八十一寸者也一寸爲深九分爲方則積八十一寸矣平不言八百一十分我知其用方侖也不以方而以圜雖工倕能無舛耶是故量多圜然而必有方以攷圜也器不必皆圜亦不能爲方鉅則以斗斛攷小則以合侖攷律有損益量之用或窮則佐之以權權量兼用弗窮矣我病乎後人之攷律而以黍也黍有肥瘠必其中者耶黍雖中能使律所受之無贏歉耶制律不以法無恆也以法制者多不能容由累尺與實管用同等

之黍故也弗同等將安用是莫若用侖侖所容而律容焉律斯善矣吾知數則必是數也聲則必是聲也所謂數形而聲成者乎是三語者律之奧旨故備釋之正義之說我以爲河漢也

歷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　索隱曰案古歷者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歷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也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爲正惟黃帝及殷周魯並建子爲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歷仍以周正建子爲十一月朔旦冬至改元太初焉

上元太初歷卽武帝詔所謂前歷上元秦初者也然後儒都不言有是歷太史公亦曰黃帝考定星歷故古歷莫先於黃帝蔡邕論歷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而司馬彪續漢志曰黃帝造歷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則有七家也七家積年見於傳記者三顓頊歷見大衍歷議殷歷見乾鑿度周歷見五經算術顓頊惟有元餘殷周皆自開闢以來特所謂開闢以來者乃加六百五元于入元歲數耳蔡邕論四分開闢至獲麟積二百七十六萬歲見子元命包命歷序予嘗舉此爲倒皆以六百五元爲本求入元歲數使同會于元封七年則黃帝歷積二百七十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六算顓頊歷積二百七十六萬二百二算虞歷積二百七十六萬二百五十九算夏歷積二百七十六萬二百七十六算殷歷積二百七十六萬二百七十九算周歷積二百七十六萬三百六十三算魯歷積二百七十六萬九千一十七算自夏以前皆首八正自殷以後皆首天正課元封七年朔旦冬至黃帝歷元餘九百四十六大餘四十六小餘十六日首甲申亦甲子也顓頊歷元餘一千四百二大餘四十小餘十六日首甲申亦甲子也虞歷元餘一千四百五十九大餘三十九小餘八日首甲申則癸亥也夏歷元餘八百五十一大餘二十七小餘二十四日首丙申亦癸亥也殷歷元餘一千四百六十三大餘盡小餘二十四周歷元餘滿一紀滅大小餘魯歷元餘二百十七大餘五十九小餘八皆日首甲子而得甲子與癸亥也按淮南天文訓炙用顓頊歷而云壬午冬至則當益百七十五歲卽四分歷上元丙午部二十三算冬至亦得壬午下推太初炙周歷

五十七歲大餘五十九小餘八亦癸亥也一歷二
元日首甲申者後天日首壬午者先天可以驗歲
實消長矣
於時氷泮發蟄
謂孟春朔旦啟蟄夏小正所謂正月發蟄是也啟
蟄今雨水正月中氣用爲氣首猶天正之首冬至
首冬至者歲前必閏天正十二月首啟蟄者歲前
亦必閏人正十二月七歷中人正皆首立春實不
必常在其月曷若首啟蟄之得平其歷久佚今以
術求之則加顓頊歷三百三十八筭是也依淮南

顓頊歷壬午冬至推之大餘三十四小餘十六而
得壬午則日首戊申也下推太初紀餘二百二十
大餘十五無小餘則癸亥也此歷氣首啟蟄而可
得冬至者以冬至後六十日二十八分即啟蟄也
蓋冬至在天正月晦人正歲前有閏故朔得中氣
也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
年年名焉逢攝提格
古術推此年冬至不皆得甲子得者亦尚有餘分
惟周歷積六百五元一紀故大小餘俱盡當時殆

即據之而張壽王執殷歷以議太初謂虧四分日
之一小餘七百五分正以殷少周歷三章歲即此
年入乙酉部第二章至朔俱得甲子而餘分未盡
也若四分以此年爲積二百七十六萬三百七十
七歲則更增殷歷百十四筭而至朔大餘俱五十
九當在癸亥日矣蓋四分以此年入甲子部三章
歲其部首在文帝後三年太初從此追前一元加
三章歲以爲元法是以改元之詔謂廼以前歷上
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
閼逢攝提格之首也雖然此四千六百一十七歲

以六十去之餘五十七筭用三統百四十四年超
一辰之法推之則超辰三十二并之六十去之仍
餘二十九何以云復得焉逢攝提格史記不錄詔
文殆亦闕疑之意歟直至劉歆追前三十一元積
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筭中有九百九十三超
然後合耳
徐廣曰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轉 索隱曰案
爾雅云歲在甲曰焉逢寅曰攝提格則此甲寅之年
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也然此篇亦云寅名攝
提格則是甲寅不疑也又據二年名單閼三年名執

徐等年次分明而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初歷不同故與太史公說有異而爾雅近代之作所記年名又皆不同也案蘇林云左行右行歲與星行所在之次

徐廣說是索隱則非何者歲陰起甲寅歲星起星紀左右分行故歲星在丑之歲名攝提格其年太歲則在子也自後歲移一辰六十而周太初元年適直此歲又得歲前天正月甲子朔旦冬至故爲漢歷首年歲陰淮南謂之太陰太陰元始建於甲寅是也太歲淮南謂之太乙淮南元年太乙在丙子是也太初元年下距太初元年凡六十箕其年爲丙子則太初可知矣太陰太歲所在皆視歲星而定歲星與太歲爲合辰太陰在太歲前兩辰太陰卽天官書之陰德一曰天一者也太歲卽天官書之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是也太一在紫微中天一則直斗口近攝提斗之所建大一與攝提俱至故古人以太一名年也歲星歲歷一辰而見常後一月歲星所在之辰其合爲太歲故古人又視歲星見月以知太歲也然太陰始子甲寅太歲始子丙子者何也太陰爲青龍屬木卽歲氣也艱與式甲在寅故始甲寅太歲居天中卽北辰也艱與式丙在午壬在子兼二義故始丙子兼之者淮南言丙子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謂坎與離也坎離者乾坤之大用離南坎北易之方位成氣二爲水木成氣三爲火土金太歲用丙子明其爲二氣五行之主也今淮南書作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此脫文也以壬午冬至術推之淮南元年積一千三百四十二算補二十三算入乙酉部七十三年大餘二十三小餘八知冬至在戊申後四十六日弱而立春得甲午故淮南言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也所以必補二十三算者顓頊歷卽四分庚申元減一百七十五算於庚申元則入壬午部之二十三歲也此年冬至在望減之可爲入正上元加之以求天正則得入部年也審此論之丙子本非冬至自謂太一也然淮南元年太歲在丙子矣顓歷上元在乙卯奈何曰此東漢人說也西漢自謂之甲寅元然是太歲若太陰則在壬辰至太陰在甲寅則太歲始在丙子耳此年

是也太陰太歲自是兩法太歲以五星會娠說之
次爲元卽顓頊歷之甲寅元也五星會娠說
紀之次爲元卽大初歷之甲寅元也太陰以歲星起星
在歲星起星紀後三百三十八歲以旬周去之不
盈三十八爲太歲太陰相距之歲太初歷未成則
加顓頊歷三百三十八算以旬周去之適盡所以
淮南漢武相距六十年一言大一在丙子一言年
名焉逢攝格若合符節也然二者皆隨歲星爲超
辰具　百人祇以歲星紀歲無用太歲太陰者至
秦漢始有之用太歲者呂覽之維秦八年歲在涒

灘是也用太陰者此年之歲在丙子而謂之焉逢
攝格是也然太初距秦八年百三十五算若無超
辰彼年在涒灘此年何以在攝提格乎從後人命
之則彼在壬戌此在丁丑也劉歆朔超辰之法深
爲虞恭宗訢等所詆謂上元庚戌以來不當有空
行八十二周然實非空行也特美行耳歆本據春
秋立法莊公二十五年昭公十五年是也故三統
歷亦謂之春秋歷恭訢之詆劉歆者特以世祖建
武元年太歲在乙酉上溯太初當在丁丑故也不
知太初後九年卽當超辰故太始元年在甲申二
年卽超在丙戌下至建武僅百一十九年故在乙
酉耳又六十年爲元和改憲之歲已不在乙酉恭
訢不能知也夫歲星歲行一次常率也其實行有
緩急百四十四年超一次者行天十二周也故十
二次超辰竟爲一終西漢時未必適能如此則有
之謂竟無超辰則非矣大衍歷議言八十四年超
一次以後世超辰寖急也知超辰然後可以命太
歲太陰後人不用太陰亦不考歲星以推太歲僅
以六十旬周命之略足記數而已一過超辰其次
已無歲星尚謂此年有太歲乎古以四千五百六

十歲爲一元乃是通率非如乾鑿度言甲寅窮也
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古人作干支以名日不以名歲月歲則歲星月則
斗建而已歲星有姦行劉歆作超辰法以通之斗
建有歲差太史公別昏旦夜半三建以通之唯日
以干支紀則終古無誤故干支專屬干日而不更
爲法也爾雅作干支別名以紀歲月當在秦漢之
間疑叔孫先生輩爲之月名畢聚卽太陰甲寅年
建寅月非歲前建子月也淮南謂太一元始正月
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太一以始建猶其紀年

曰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也年月俱首甲寅所以爲歷術之元首淮南與漢武用意本同東京改用太歲紀年則歲月俱首甲子而月起天正于是甲寅之歲遂集甲寅之月矣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漢志無夜半字然歷術實在夜半兼言朔旦謂朝會行禮時耳

歷術甲子篇

此古歷上元甲子冬至之歷術也古歷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歲日亦如之歲有餘分一四章有餘分三二章餘二三歲而成日十九歲而成章有餘分三二章餘二三章餘一四蔀亦名曰篇則七十六年爲一元然皆以天正冬至朔旦夜半爲首其實二十篇其實二十篇之首其實篇首日後三十九筭當名癸卯篇又其實再後三十九筭當名壬午篇至乙酉篇而終則積一千五百二十年而成一紀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爲一元然皆以天正冬至朔旦夜半爲首太初測天周歲實四分一爲之母太初測天周歲實此則三十分日之三百八十五爲歲實四分一爲之母太初測天周歲實四分一微強則四歲而中餘一四章而朔餘一不復可用此篇矣直至八十一章積一千五百三十九歲而朔餘一四章而朔餘一謂此太初以三百六十五日千四百六十分日之三百八十九爲歲實此則三十四分日之十一爲歲實四分一爲之母太初測天周歲實四分一微強則四歲而中餘一四章而朔餘一不復可用此篇矣直至八十一章積一千五百三十九歲而中朔餘分俱盡爲一統三統積四千六百十七歲爲一元是又以八十一爲統母日法故也太史公典修太初歷其時術尚未成不載歷書中此歷術甲子篇或疑爲稍少孫所附益或曰大史公本文予未能決也要之術雖以甲子名篇其實以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大初元年歲名焉遂揲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太初新術未成疇人用舊術紀年以省布筭故有此文實非太初歷術也

竹汀先生曰太初法一月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此則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三十九十九月太初四分俱贏七日四分日之一而太初尚贏小分三百二十四分之一此朔實四章而朔餘一謂此太初以三百六十五日千四百六十分日之三百八十五爲歲實此則三十四分日之十一爲歲實四分一爲之母太初測天周歲實四分一微強則四歲而中餘一四章而朔餘一不復可用此篇矣直至八十一章積一千五百三十九歲而太初尚贏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八百三十一則歲實之不合者也四歲而中餘一謂此漢志載太初以律定歷則日法八十一當爲定率史記係後人所

補或非太初本法耳

索隱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則以平旦爲朔此三代改正朔舊說也施之漢世則非何者漢武本以建寅爲正而朔旦冬至自在夜半也歷術以建子之月爲天正月建寅之月爲人正月古歷俱首人正筭起立春殷湯改用天正筭起冬至嚮人布筭與聖王改正無與漢武改建亥爲建寅嚮人筭中氣自起天正必夜半至朔同時始爲元首由是上推前古下推後世但滿一部一紀一元無不皆然同日爲紀同時同日同歲爲元若求七曜齊元則積十百萬以上而後得之此歷術之所以必有上元也然皆就術增減以求合目前非有實驗可據故授時歷遂不用上元耳

正北　十二　無大餘　無小餘　無大餘　無小餘

正北記時也十二記月也兩書無大小餘先記朔後記中也篇首之歲有至朔之時有歲內之月而歲前無大小餘甲子篇首又即紀與元之首也故書于歲前經一年則至朔俱有大小餘矣歲後所書是也然滿七十六歲亦必無大小餘故歷術於一篇正北正東正南正西四歲一周遇章首則爲逢攝提格

前所書者爲初數此重書則成一筭矣筭術外所求年必以此年入筭所謂經一年則有大小餘也故重書之後年至朔日時皆本此年而定故仍繫之此年也年名下本有太初元年四字然此篇本術家之立成數滿七十六歲則年名已移十六年矣不書紀年可也筭上第一年積月十二積日三百五十四積分三十三萬三千一百八閏餘七求朔法繁術記月故著其數求氣法簡術不記中亦不著數

十二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索隱曰歲十二月六大六小合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十得三百日餘五十四日故下云大餘者日也太初歷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每兩月合成五十九日又餘五十八今十二月合六箇五十八得此三百四十八數故云小餘者月也

索隱所言似矣而未善也四分之術七十六歲積
九百四十月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算家用爲
比例以蔀日乘積月如蔀月而一故一月小餘四
百九十九十二月小餘三百四十八也觀其曰十
二月合成六箇五十八施之初年則可矣其後當
二月合成六箇五十八小亦不盡然閒有七
奈何至一年十二月六大六小亦不盡然閒有七
大五小者此積數然耳言大餘五十四則第五十
五日爲十一月朔言小餘三百四十八則是日第
三十八刻合朔也正義之說亦未能深曉四分法
推天正朔日置入蔀積月以蔀日乘之滿蔀月得
一名爲積日不滿爲小餘積日以六十除去之其
餘爲大餘以所入蔀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年前天
正十一月朔日也即此求後月加大餘二十九小
餘四百四十九小餘滿九百四十從大餘在四百
四十一以上者其月大
大餘五　小餘八
四分法以百六十八爲日餘三十二爲中法即五
日四分日之一故推冬至置入蔀年減一以日餘
乘之滿中法得一名曰大餘不滿爲小餘大餘滿
六十除去之其餘以蔀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年前
冬至日也亦即此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七除
命之如前
蒙單閼
算上第二年積月二十四積日七百八積分六十
六萬六千二百十六閏餘十四閏九月
抱經盧先生曰二年三年疑皆後人妄加觀索隱
正義註可見矣而歲名則皆太史公元文益總計
七十六年爲一蔀之數又得十一月朔旦冬至之
歲故疑以爲稽先生及後人所續者皆考之不審
也今當刪去二年三年之類則成太史公之完書
矣按先生所謂二年三年者乃是承前太初元年
之文今皆刪去矣
閼十三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十　小餘十六
閼十三者歲後之閏月三統四分皆以十九歲爲
一章章月二百三十五謂十九歲經月二百二十
八合閏月七也故十二歲十二月外有閏餘七閏餘
十二以上歲有閏初年無閏餘積兩年則閏餘十
四而有閏月矣閏餘滿十九除去之則後歲又無
閏故游兆執徐歲後仍止十二月也漢承秦法閏

皆在歲終三統四分始以月無中氣者爲閏從天正命之故此年復當閏閏九月于人正則七月也

游兆執徐

算上三年積月三十七積日一千九十二積分一百二萬七千八十三閏餘二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疆梧大荒駱

算上四年積月四十九積日一千四百四十七積分一百三十六萬一千八百九十一閏餘十八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徒維敦牂

算上五年積月六十一積日一千八百一積分一百六十九萬三千二百九十九閏餘十六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三百五十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犁協洽

算上六年積月七十四積日二千一百八十五積分二百五十六萬四千一百六十六閏餘四

十二　大餘三　小餘一　大餘二十　小餘八

商橫涒灘

算上七年積月八十六積日二千五百三十九積分二百三十八萬七千二百七十四閏餘十一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鄂

算上八年積月九十八積日二千八百九十四積分二百七十萬七千四百四十七積分一百三十六萬一千八百九十一閏餘十八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一　大餘七　小餘二十四

橫艾閹茂

算上九年積月一百十一積日三千二百九十四積分三百八萬一千二百四十九閏餘六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二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

算上十年積月一百二十三積日三千六百三十四積分三百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閏餘十

二積分三百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閏餘四

三閏十月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一十六

焉逢困敦

算上十一年積月一百三十六積日四千一十六萬五千二百二十四閏餘一

積分三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二十四閏餘一

劉歆譏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即此年也冬至當在二日而移於朔日閏亦不能盡合觀此年氣朔大餘其部首當名戊辰故移前一日可得甲子朔旦冬至按樂動聲儀云作樂制禮時五

音始於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鄭君注云稽命徵起于太素十一月閼逢之月歲在攝提格之紀是云作樂制禮殆魯歷所本也加魯歷積年十一算爲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十八算而至太初大餘五十七無小餘但上極其元當在己丑合於十一月閼逢之說而云歲在攝提格之紀何也記此以問博古者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一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

算上十二年積月一百四十八積日四千三百七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二閏餘八

十積分四百一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二閏餘八

十二　大餘五十　小餘二百三十二

大餘三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

算上十三年積月一百六十積日四千七百二十四萬五千二百四十閏餘一

四積分四百四十四萬一千四百四十閏餘十五

閏七月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大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閼

算上十四年積月一百七十三積日五千一百八十四閏餘三

積分四百八十萬二千三百七百七閏餘三

十二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

算上十五年積月一百八十五積日五千四百六十五閏餘十

十三積分五百十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閏餘十

十二　大餘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芒落
算上十六年積月一百九十七積日五千八百
七積分五百四十六萬八千九百二十三閏餘十
七閏三月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橫敦牂
算上十七年積月二百十積日六千二百一積分
五百八十二萬九千三百九十閏餘五
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
昭陽汁洽
算上十八年積月二百二十二積日六千五百五
十五積分六百十六萬二千四百九十八閏餘十
二閏十二月　大餘十九　小餘八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橫艾涒灘
算上十九年積月二百三十五積日六千九百三
十九積分六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五閏餘

無歲前第一章竟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正西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鄂
算上二十年積月二百四十七積日七千二百九
十四積分六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七十三閏餘
七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焉逢淹茂
算上二十一年積月二百五十九積日七千九百
四十八積分七百二十八萬九千五百八十一閏
餘十四閏九月
閏十三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端蒙大淵獻
算上二十二年積月二百七十二積日八千三十
二積分七百五十五萬四百四十八閏餘二
十二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困敦

算上二十三年積月二百八十四積日八千三百
八十六積分七百八十八萬三千五百五十六閏
餘九

淮南言壬午冬至卽周歷積年加五十七歲乃四
分歷庚申元以頊歷積年去之餘百七十五歲入
壬午部二十三歲卽此年也十一月戊辰朔十四
日壬午冬至正月丁卯朔旦立春在周歷則餘百
十八歲入癸卯部四十二歲必更去十九歲則在
壬午冬至後二十三歲也其在殷歷則少庚申元

百十四歲而在甲子部六十一歲冬至得甲申矣

十二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二十四

疆梧赤奮若

算上二百九十六積日八千七百
四十一積分八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四閏
餘十六閏五月

閹十三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徒維攝提格

算上二十五年積月三百九積日九千一百二十
五積分八百五十七萬七千五百三十一閏餘四
十二　大餘五　小餘三十一

大餘十一　小餘八

祝犁單閼

算上二十六年積月三百二十一積日九千四百
七十九積分八百九十一萬七百三十九閏餘十
一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執徐

算上二十七年積月三百三十三積日九千八百
三十三積分九百二十四萬三千七百四十七閏
餘十八閏二月

顓頊歷加三百三十八算求上元太歲丙子年氣
朔置積二百七十六萬五百四十歲以歷殷甲寅
元去之餘二百七十七逆溯入戊子部二十七歲
卽是年也建子月辛巳朔巳酉冬至立春在閏月
中求建寅月朔大餘二十二小餘三百四十六敬
蟄大餘二十二小餘二十同得庚戌爲氣朔同日

轉求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置四部歲數減五
十七即得也此從蔡邕說以殷歷去六十一歲爲
顓頊歷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昭陽大荒落
算上二十八年積月三百四十六積日一萬二百
十七積分九百六十萬四千六百十四閏餘六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橫艾敦牂
算上二十九年積月三百五十八積日一萬五百
七十二積分九百九十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二閏
餘十三閏十月
閏十三　大餘十二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尚章汁洽
算上三十年積月三百七十一積日一萬九百五
十五積分一千二十九萬八千五百八十九閏餘

十二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十七　小餘二十六
焉逢涒灘
算上三十一年積月三百八十三積日一萬一千
三百十積分一千六十三萬一千六百九十七閏
餘八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鄂
算上三十二年積月三百九十五積日一萬一千
六百六十四積分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八百五閏
餘十五閏七月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游兆閹茂
算上三十三年積月四百八積日一萬二千四十
八積分一千一百三十二萬五千六百七十二閏
餘三
十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算上三十四年積月四百二十積日一萬二千四百二十積分一千一百六十五萬八千七百八十閏餘十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困敦

算上三十五年積月四百三十二積日一萬二千七百五十七積分一千一百九十九萬一千八百八十八閏餘十七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赤奮若

算上三十六年積月四百四十五積日一萬三千一百四十積分一千一百九十九萬三千二百三十五閏餘五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

算上三十七年積月四百五十七積日一萬三千四百六十積分一千二百八十九萬四千三百四十閏餘十

閏十三　大餘五十五　小餘六百五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閼

算上三十八年積月四百七十積日一萬三千八百二十積分一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三十無閏餘十四

閏餘歲前第二章竟

索隱謂黃帝調歷建子爲正則加周歷一紀轉上元丁巳爲丁酉其癸卯部第三章歲在辛卯當爲

調歷元也然星歷甲子皆作於黃帝不應歷元冬至却用壬戌日疑其非是歷卽僞託理宜泯此鄙漏也按宋書禮志黃帝自以十三月爲正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橫艾執徐

算上三十九年積月四百八十二積日一萬四千二百七十積分一千三百四萬五千八百閏餘十六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

算上四十年積月四百九十四積日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八積分一千四百七十三閏餘十六閏餘十四閏九月閏十三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

算上四十一年積月五百七積日一萬四千九百七十二積分一千四百七萬三千八百十三閏餘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汁洽

算上四十二年積月五百十九積日一萬五千三百二十六積分一千四百四十萬七千三百一閏餘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涒灘

算上四十三年積月五百三十二積日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八積分一千四百七十四萬二十九閏餘六百八十一閏十三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百三十四

大餘四十四　小餘二十九

彊梧作鄂

算上四十四年積月五百四十四積日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六積分一千五百十萬八百九十六閏餘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大餘五十一　無小餘

徒維淹茂

算上四十五年積月五百五十六積日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九積分一千五百四十萬三千四百八十六閏餘四百十九積分一千五百四十三萬四千四閏餘十一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一百四十四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

祝犁大淵獻

算上四十六年積月五百六十八積日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二積分一千五百七十七萬七千一百七十七閏餘十八閏二月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四百九十二

大餘一　小餘十六

商橫困敦

算上四十七年積月五百八十一積日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七積分一千七百十五萬五千六百十二閏餘八十九閏餘六

十二　大餘五十七　小餘三百九十九

大餘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赤奮若

算上四十八年積月五百九十三積日一萬七千二百四十八萬八千一百七十閏餘十五閏七月

閏十三　大餘四　小餘四百二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

算上五十二年積月六百四十三積日一萬八千九百八十八積分一千七百八十四萬九千三十四閏餘七

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

算上五十三年積月六百五十五積日一萬九千三百四十二積分一千八百十八萬二千一百四

十五閏餘十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疆梧協洽
算上五十四年積月六百六十七積日一萬九千
六百九十七積分一千八百五十一萬五千一百
五十三閏餘十七閏三月
閏午三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沼灘

算上五十五年積月六百八十積日二萬八十積
分一千八百六十萬六千一百二十閏餘五
十四　大餘九百二十　小餘二十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作鄂
算上五十六年積月六百九十二積日二萬四百
三十五積分一千九百二十萬九千二百二十八
閏餘十二閏十二月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三百二十八
大餘五十四　小餘無小餘
商橫涒茂
算上五十七年積月七百五積日二萬八百十九
積分一千九百五十七萬七百九十五無閏餘歲
前第三章竟
古七家歷術確然可信爲正月建子而章閏均齊
者殷周二歷也周歷至太初適盈六百五元一紀
故推太初以甲子夜半至朔同時殷歷少周歷三
章歲則入乙酉部之第二章首至朔俱餘四分一
矣案三統世經譏殷歷減殷世百七十一歲以伐
桀後十三年爲甲子府首四分甲子府首在伐桀

後百二十七歲是四分少殷歷百一十四歲而殷
世不減轉多五十七歲矣推至太初殷歷一紀不
足五十七歲四分則適足知四分即周歷而四分
庚申元餘一紀外又盈五十七歲何也淮南言顓
頊歷上元壬午冬至于周歷則入癸卯部四十二
歲也却去一章則在壬午冬至後二十三歲欲去
必增三章以從一部一章即成兩部而在壬午
部之二十三歲矣于是減一顓頊歷冬至從殷歷
則甲申從周歷則癸未從四分庚申元則壬午歲
實有消長即歷術有增減前則後天後則先天此

殷歷先于四分而四分又有二元二名也效于周
者名周歷效于漢者名四分耳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三十五
正東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
算上五十八年積月七百十七積日二萬一千一
百七十三積分一千九百九十萬三千二百三閏
餘七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橫艾困敦
算上五十九年積月七百二十九積日二萬一千
五百二十七積分二千二十三萬六千三百十一
閏餘十四閏九月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
算上六十年積月七百四十二積日二萬一千九
百十二積分二千五十九萬七千一百七十八閏
餘二

十二　大餘十一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
算上六十一年積月七百五十四積日二萬二千
二百六十六積分二千九十三萬二百八十六閏
餘九

漢初承秦用顓頊歷即殷歷去六十一歲也本入
殷歷甲子部天正庚午朔十五日甲申冬至至人
正則以已巳朔旦立春故用爲元首也顓頊歷本
是秦歷故據殷歷減而得元然西漢時皆謂之上

元甲寅至東漢始名乙卯若在秦時以始皇八年
爲沿灘則上元豈不在癸丑乎此皆歲有超辰故
也顓頊歷加五十七歲即虞歷其夏歷則入周歷
丙子部六十一歲惟黃帝歷索隱謂之建子干嘗
疑爲不然細考之當入殷歷之戊午部六十一歲
天正甲子朔十五日戊寅冬至人正癸亥朔旦立
春淮南言冬至後四十六日立春疑本古法則黃
帝當以甲子朔旦立春也要是雖用人正而天正
月日自具且日起甲子不尤善乎七家古歷增損
歲數各有所本因具論之

十二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閼

算上六十二年積月七百六十六積日二萬二千六百二十積月七百六十六積日二萬二千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三百九十四閏餘十六閏五月

閏十三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

算上六十三年積月七百七十九積日二萬三千

四積分二千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一閏餘四

十二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

算上六十四年積月七百九十一積日二萬三千三百五十八積分二千一百九十五萬七千三百六十九閏餘十一

十二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十六　無小餘

徒維敦牂

算上六十五年積月八百三積日二萬三千七百十三積分二千二百二十九萬四百七十七閏餘十八閏二月

顓頊歷加三百三十八算求上元太歲丙子年氣朔置積二百七十六萬五百四十以庚申元去之餘一百六十三逆沂得丁卯部之六十五年即是年也建子月庚辰朔戊申冬至立春在閏月中求建寅月朔大餘四十一小餘九百四十一攷虧大餘四十一小餘四氣朔同在戊申日轉求太初元

冬至入庚申元甲子部五十七歲癸亥朔旦冬至置三部歲數加五十七仰得此從淮南壬午冬至之說以入庚申元壬午部二十三歲爲顓頊歷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祝犁汁洽

算上六十六年積月八百十七積日二萬四千九百二十七積分二千二百六十五萬一千三百四十四閏餘六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大餘四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涔灘

算上六十七年積月八百二十八積日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一積日二萬四千二百九十八萬四千四百五十二閏餘十三閏十月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一　小餘五百一十二

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鄂

算上六十八年積月八百四十一積日二萬四千八百三十五積日二萬四千三百三十四萬五千三百

六十九閏餘一

十二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百六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橫艾閼茂

算上六十九年積月八百五十三積日二萬五千一百八十二積日二萬五千三百六十七萬八千四百

餘十

十二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八　無小餘

涒灘攝提格

算上七十年積月八百六十五積日二萬五千一百四十四積日二萬五千三百三萬八千六百

餘十六

十二　大餘四十五　小餘十六

大餘七　小餘十六

焉逢困敦

算上七十一年積月八百七十八積日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八積日二萬五千四百三十七萬二千四百

二閏餘三

十二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瑞蒙赤奮若

算上七十二年積月八百九十一積日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二積日二萬六千四百七十萬五千五百十

餘十

十二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八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

算上七十三年積月九百二積日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積日二萬六千五百三萬八千六百十八閏餘

十七閏三月
閏十三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疆梧單閼
算上七十四年積月九百十五積日二萬七千二
十積分二千五百三十九萬九千四百八十五閏
餘五
十二　大餘二十　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

算上七十五年積月九百二十七積日二萬七千
三百七十五積分二千五百七十三萬二千五百
九十三閏餘十二閏十二月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
算上七十六年積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
百五十九積分二千六百九萬三千四百六十歲
後無至朔小餘而有大餘三十九乃從部首命之
也從第二部首日名則無大餘逐部相承首尾不
斷此篇篇首所書無大小餘即此年歲後之無大
小餘矣凡古歷以四分爲日法者皆可用之但求
得部首日名即可按年以定至朔求部首術以其
歷元首冬至日爲首三十九日易一部法用日干
逆序視辰支所直孟仲季用其四辰順序二十而
終即部名也求三紀歲名以其元首歲名爲首七
十六歲易一部法由歲陽順數隔七得一至五而
周四周以爲歲陽又由歲陰用三合辰順序之二
十周以爲歲陰即歲名也日名居上歲名處下如
續漢志之例諸歷部名得矣考古經傳必用古歷

予故撮其要者著于此

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　索隱曰姚氏案春秋元命包云宮之爲言宣也宮氣立精爲神垣

姚氏所見史記當是中宮故引元命包官之爲言宣也文釋之若作中宮不當訓宣矣書名天官義正得云中官也索隱亦同姚氏故復引之今作中宮者張守節所妄改也宮氣之宮亦是宣之訛淮南子天文訓曰天有五官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即此五官也下東西南北四宮俱當爲官

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太一即太歲淮南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

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口陰德或曰天一

陰德即太陰也淮南天文訓曰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蓋一星二名也正義據星經既釋隱德復釋天一太一非是唐世星經非甘石之舊故與史記不合

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杓攜龍角在壽星之次衡殷南斗在星紀之次魁枕參首在實沈之次此三建皆謂建子也天正之月日在星紀加時酉杓建子爲昏建加時子衡建子爲夜半建人正之月日在玄枵加時卯魁建子爲平旦建此三建有天正人正二歷法也所以建必

始子者以子爲十二辰之首也自此月從一辰一歲而周正義以月所建辰言之故俱謂建寅然昏及夜半兩建是矣平旦建則建何者人正平旦降冀在寅非實沈也

二曰上將三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漢志五曰司祿六曰司災而無司中按索隱引元命苞云云則司命即司災漢志訛司災爲複出此六星當從史記康成注周禮亦言司中司命不言司災也

柳爲鳥注主木草　索隱曰案漢書天文志注作喙

正義曰喙丁救反一作注

案說文喙口也從口彖聲許穢切彖豕也從彑從豕讀若弛式視切喙鳥食也從口豕聲竹角切豕豕絆足行豕豕從豕繫二足丑六切是喙喙二文共聲各異漢志注作喙必喙之誤古讀喙若注也若作喙則不得讀若注矣正義亦訛喙爲喙而讀爲昧故曰丁救反廣韻四十九宥昧鳥口丁救切五十厚噣鳥口或又作味田候切又丁救切是也味古亦讀若注丁救切乃後世音

漢高元年太歲在甲午歲星居鶉首以建午月見晉灼曰野生曰旅今之飢民采旅生也

漢書本紀書十月者其前非漢年也北魏書崔浩漢書注野上有禾字采旅下無生字當從之廣韻云稻自生稻也晉灼以旅爲稻故云然

歲星在東井故四星從而聚之也

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　正義曰常以秋分之曙見於景春分之夕見於丁

老人星在實沈之初秋分日在壽星平旦前老人在景春分日在降婁初昏時老人在丁故見也老人近南極南方常見北方常不見

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

正義以司空唯一星不在危東疑爲司命等星按

漢志作司寇然司寇亦不知所在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

星行以日爲宗月有晦朔星有合伏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行度皆同五緯歲星爲首故察日行以揆之

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

索隱曰漢高帝元年五星皆聚東井天文志云其年歲星在東井故四星從而聚之也

漢高元年太歲在甲午歲星居鶉首以建午月見

漢書本紀書十月者其前非漢年也北魏書崔浩以爲前三月聚三是五之訛

以攝提格歲　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

此太陰在寅非太歲也太陰即下所云歲陰矣謂之攝提格歲者攝提六星在亢上與斗杓同入壽星之次斗杓所建即攝提所居一歲一周太陰在寅人正之月寅有攝提故曰攝提格歲也自後十一月攝提各至其辰即以爲其歲太陰所在之名何者壽星爲辰故十二辰必以壽星所至爲太陰所在也大抵每月日加酉攝提至其辰日加戌太

陰至其辰以太陰後攝提二辰故也若太歲在寅
入正之月亦必至其辰但太歲後攝提四辰則常
以日加丑始至耳丑爲星紀故也凡太歲所在必
與歲星所居爲合辰因以定太陰所在如下言歲
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則太歲在子也
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
東方

攝提格之歲天正之月日在星紀加時子歲陰在
寅自後歲從一次故歲陰常左行歲
星行度自星紀始初年自居丑後歲行一次故

常右轉正月者天正之月也斗牽牛者星紀也歲
星與斗牽牛晨出太歲必在子依太初法命之則
丙子也何以知正月爲天正曰淮南天文訓言太
陰所在歲星晨出之次與此同而以正月爲十一
月故知也蓋史記所據者周人舊文故正月建子
淮南改從夏正則建寅也淮南又言太陰在四仲
則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四仲
者子卯午酉也餘皆爲鉤史記亦用此術
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
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
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
用昏
歲星行十二度百日而止者兼伏行除逆行言之
也尚有奇分則不計矣歲星十二歲一終行天一
周而有十一見伏故初歲見以子月以後率歲徙
一月此年見月卽來年伏月也見伏日度卽以十
二歲及周天剖爲十一分而已十二歲積日四千
三百八十三一見伏有三百九十八日四十五刻
十一分之五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見伏
有三十三度二十分十一分之五見伏分計則見

日分四千二十六伏日分三百五十七見度分三
百三十伏度分三十五分四分一半伏在合日前
其半在合日後從合日起伏十六日十一分之二
分半行一度十一分之六小分六二五在日後十
五度見順百日行十九度留三十三日旋逆百日
退八度留三十三日旋順百日行十九度在日前
十五度伏十六日十一分之二分半行一度十一
分之六小分六二五而合日一見三百六十六日
除逆定行星三十度一伏三十二日十一分之五
行三度十一分之二分小分七也以十二歲與一

周立筭故歲行一次日行十二分之一十二歲而
周天也星運於日故晨見夕伏以十六爲度法則
五千八百四十四爲天周十二分之一得四百八
十七如十六而一卽三十度不盡七也
單閼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
太歲在丑之歲也前見在星紀此見在元枵前在
星紀星則起初日則起中此在元枵星則過初日
則過中矣何也欲日不過者必一見伏盡十三中
氣今十二歲有百四十四氣以十一見伏率之多
一中氣然不能減者以必如是而後周天也日多

一氣星亦多十二分次之一日以十二分而當星
一分此所多之一氣卽星日可以同用然則置一
氣一次十一除之卽日過中星過初之數凡星一
見多二日七十六刻七十秒十一分之五星度亦
如之用此遞加卽各得十二歲星日所在滿十一
見則周天矣又星與太歲爲合辰而隨日並出太
歲前兩辰爲歲陰故攝提格歲星在丑日以子月
在丑星與日晨出子爲太歲寅爲歲陰單閼歲星
在子日以丑月在子星與日晨出丑爲太歲卯爲
歲陰執徐歲星在亥日以寅月在亥星與日晨出

寅爲太歲辰爲歲陰大荒駱歲星在戌日以卯月
在戌星與日晨出卯爲太歲巳爲歲陰敦牂歲星
在酉日以辰月在酉星與日晨出辰爲太歲午爲
歲陰叶洽歲星在申日以巳月在申星與日晨出
巳爲太歲未爲歲陰涒灘歲星在未日以午月在
未星與日晨出午爲太歲申爲歲陰作鄂歲星在
午日以未月在午星與日晨出未爲太歲酉爲歲
陰閹茂歲星在巳日以申月在巳星與日晨出申
爲太歲戌爲歲陰大淵獻歲星在辰日以酉月在
辰星與日晨出酉爲太歲亥爲歲陰困敦歲星在
亥爲太歲丑爲歲陰周而復始故上元太歲在丙
子則歲陰在甲寅若以太歲紀歲則晨見當從歲
陰在執徐始漢志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太初歷
在營室東壁在卯曰單閼太初在奎婁在辰曰執
徐太初在胃昴在巳曰大荒落太初在參罰在午
曰敦牂太初在東井輿鬼在未曰協洽太初在注
張七星在申曰涒灘太初在翼軫在酉曰作鄂太
初在角亢在戌曰掩茂太初在氐房心在亥曰大

淵獻太初在尾箕在子曰敦牂太初在建星牽牛
在丑曰赤奮若太初在婺女虛危與史記同本顓
頊歷而太陰與太歲不同故星宿各異蓋史記皆
本石氏舊文從建子月起太初則從建寅月起也
若然元封七年改用建寅爲正月宜用太歲紀歲
何以閼蒙攝提格之歲乃是太陰而非太歲曰星
實以建子月見非建寅月見也建子月星見則太

歲在丙子矣以太陰命之則爲甲寅此卽史記十
二歲之首年也三統世經曰漢歷太初元年歲前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
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是也其云正月
乃是天正月矣所引亦漢志舊文非孟堅史志也
太歲太陰易混故詳辨之然史記唯歲星用太陰
其四星俱用太歲

徐廣曰剛一作罰

察剛氣以處熒惑　徐廣曰剛一作罰
熒惑所舍其國有殃故察罰氣形訛爲剛
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
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
木火土三星皆順而逆逆而復順順時行度必同
熒惑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
二十八日行十五度則熒行一度矣

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
一日當云二日謂百六十日行百四十度也其百
六十日行四十度
謹候此
上有脫文猶太白之末日大司馬位謹候此也
歷斗之歲以定填星之位
斗建與太歲相應爲歷斗填星行度最遲填星之
位定則他星俱定矣
索隱曰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鎮一宿
甲辰當作甲寅顓頊歷上元也淮南天文訓正作
甲寅晉灼據此誤作甲辰耳甲寅建斗者太歲在
甲寅歲星在娵訾也歲鎮一宿者以二十八宿分
周天度宿得十三度二十八分之十二分半爲填
星歲所行度宿度多寡不均故或歲鎮二三宿或
二三歲鎮一宿以通率言之則歲得一宿
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
一二十八歲周天
十二度淮南天文訓作十三度以百二十分通周
天得四萬九百八如二十八而一得千四百六十
一復如百十二而一得十三度不盡五則二當爲
三也古歷皆四分一四乘之爲十六七乘之爲百
十二四七二十八也故以百十二爲度分母二十
八爲歲數熒惑二十八歲行十五周填星二十八歲行一周填星見伏終而熒惑未終此二星之別
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
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
填星順逆行三節皆百二十日此兼留伏言之也
伏三十日亦必三十五日四分一方得歲一終也
推其日行度合日後伏十七日百十二分之七十
分行二度百十二分之五十八分半去日十五度
見順八十五日行七度留三十日旋逆百日退六
度留三十日旋順八十五日行七度去日十五度
伏十七日百十二分之七十分行二度百十二分
之五十六分半而合日一見三百三十日除逆定
行星八度一伏三十五日四分一定行星五度百
十二分之五凡一終三百六十五四分一行星十
三度百十二分之五
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太歲在甲寅太陰在壬辰之歲卽顓頊歷上元也
洪範傳曰歷紀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

歲畢娵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
蔡邕命論曰顓頊歷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
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
月日在營室按東京所謂乙卯元西漢謂之甲寅
元以高帝元年甲午至大初元年丙子百有二年
間無超辰故也史記所言卽此歷塡星在東壁當
謂秦漢間故在營室則頊歷舊度也
察日行以處太白
太白先日而出後日而入故察日行以處之
正義曰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

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
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
正月甲寅者太歲攝提格入正月也古人歲月皆
首甲寅紀年用太歲太陰皆然故劉向謂頊歷元
首月曰畢娵武帝命太初歷月名畢聚也太白與
熒惑同出者頊歷元首之月同在營室故也灼語
本於淮南但淮南言晨入百二十日灼改爲四十
日然皆非是四十餘日者合前伏也倍之則幾九
十日矣夕入三十五日亦誤夕伏必逆行當於前
後去日度內減逆行度得日若日東行三十五度

星却西行十五度豈前後皆二十五度始見伏卽
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
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
十八舍百二十日疾行度也尙有百二十日遲行
度除退度共行二百四十度細推之星在日後十
五度而晨見東方逆十二日退十度留八日旋順
百日行七十度疾百二十日行百八十度去日十
五度伏四十四日十分二行五十九度十分二在
日前十五度見順百二十日行百八十度遲百日
行七十度留八日旋逆十二日退十度去日十五
度伏八日退七度與日合又八日退七度在日後
十五度而晨見東方凡兩見四百八十日除逆定
行星四百八十度兩伏百四日十分二除逆定行
星百四度十分二一終五百八十四日十分四行
星亦如之通率日行一度本文云伏行十一舍者
舉成數當爲十二舍百三十日亦九十日之誤也
入西方兼伏日爲三舍以日減之卽行度
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
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畢
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箕晨出入箕與箕夕出

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
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
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
其紀上元顓頊歷上元也攝提格亦謂太歲太白
一見行三百四十度而入則出營室不入角矣此
因轉夕爲晨有退十四度謀減見行度而云至角
復誤出爲入也凡云入者皆誤星於是出實不於
是入也如晨以室五出行二百四十度入於氐六
復行百十八度而夕出危八則入必亢三矣由是
退十四度以角三晨出而入參初則夕出在軫三

也蓋夕出在晨出前七度晨出在夕出後二百二
十六度故既云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復云二
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卽是以日見度從
夕出順數至晨出也若以日數乃二百五十六日
而始見耳星備云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
周天是以東西出入竟爲一終
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遲行一
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
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
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遲行一二舍而入
下起兵
下上當有天字淮南云天下興兵
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
日行自東而北而西而南星合日而出入而合日
故從日以爲方
出西遲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
出西順行而後遲行卽至西而伏出東遲行而後

順行卽至東而伏此出西出東非天西天東乃日
西日東也出西卽晨見出東卽夕見上條亦然
大司馬位謹候此
五星應五官故大司馬候太白餘文不具者脫漏
或無其官
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
水星亦先後日下故察日辰以治之
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
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
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

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
郊劾也淮南天文訓曰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
分劾奎婁以五月夏至劾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
劾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劾斗牽牛高誘訓劾爲見
是也史記下文之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蓋以郊爲
效也效卽郊
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
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
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
辰星五歲十六終而周天四十年有百二十八終

史記釋疑 卷三 八

以終除歲日得百十四日百二十八分之十八爲
一終推其行度則晨伏八日百五分行二十三度
百五分而與日合又如是而夕見夕伏八日三十
二分退六度九十六分而與日合又如是而晨見
也四舍者見行度也四十八日兼伏行日也二十
日疾行日也辰星晨見逆一日退一度留二日旋
十七日行十六度疾二十日行二十五度伏八日
百五分行二十三度百五分與日合又八日百五
分行二十三度百五分夕見二十日行二十五度
遲十七日行十六度留二日旋逆一日退一度伏

八日三十二分退六度九十六分與日合又八日
三十二分退六度九十六分復見東方兩見八十
日除逆行八十度兩伏三十四日十八分除逆行
三十四度十八分一終百十四日十八分行星亦
如之通率日行一度見伏皆去日十五度自晨見
至夕見八十七度百二十八分之八十二上元晨
見在室五度則夕見在畢十三度也晨見在夕見
後二十六度半則井十二度也依此推之而一候
之營室角畢箕柳者可得矣出房心間地動者豈
以大火而遇水星故歟案漢承秦用顓頊歷故史

記多據之頤頊歷元起太歲甲寅時別有元起太
陰甲寅之術於是追前三百三十八歲而得太歲
丙子之元以天正氣朔法攷之其歲閏餘十入地
正月有閏入正月戊申朔旦啟蟄此本載去入正
前四氣卽夏小正所云正月發蟄者求五星則仍
用之其歲歲星以建子月見於星紀之次積三百
三十六歲行天二十八周餘二歲并頤頊歷立春
前三氣共積七百七十六日十五刻十六分之十
又行六十四度六十七分十六分之十五分半而
至營室五度也熒惑三百三十六歲行天百八十

周餘二歲三氣積日又行四百十五度七十九分
二千八百分之二千二百三十七分半爲過周五
十度五十四分太强自星紀之次而入營室五度
也填星行天十二周餘二歲三氣積日又行二十
七度七十二分自元枵之次而入營室五度也太
白辰星俱日行一度其自星紀之次入營室五度
不待言矣轉推三百三十八歲前人正啟蟄朔旦
五星所在於二歲三氣積日內去六十日八十七
刻半則歲星當減五度七分十二分之三分半餘
五十九度五十九刻八十杪弱卽距營室之度而
在斗十七度也熒惑減三十二度六十一分二十
八分之四分半餘十七度九十四分半强亦距營
室之度而在危四度也填星減二度十七分二十
八分之十一分半餘二十五度五十五分半强亦
距營室之度而在虛六度也太白辰星亦不待推
是爲太陰甲寅之術用推淮南元年紀餘百六十
年入丙寅部入算氣大餘四十二得戊申啟蟄與
元首同尤有驗於漢世者也

兩軍相當曰暈

暈卽暉也兩軍相當占之故字從日旁軍作暈俗

體說文新附始有暈字呂氏春秋六月紀曰其日
有暈珥高誘注暈讀如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
周帀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淮南子冥覽訓
月運缺高誘注運讀運圍之圍千謂讀君讀圍義
皆取似軍營據暈運二文同得軍聲則讀君是也
君軍聲同淮南作運者古字通呂覽作暈出自後
人傳寫曰暉卽周禮祲之十輝陸德明云輝音
運太卜其經運十康成云運當爲輝
月行中道

新唐書天文志載舊經房去極百度案冬至黃道

出赤道二十四度赤道去極九十一度强則黃道去極百十一度强也月與五星以日爲宗故行房中道

角天門十月爲四月

十月亥四月巳占在衡辰淮南時則訓曰六合孟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春與仲夏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

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　索隱曰始日謂食始起之日也依此文計惟有一百二十一月與元數甚爲懸板既無太初歷術不可得而推定今以漢志統歷法計則五月者七六月者一又五月者一凡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耳

一六月者五五月者一凡一百三十五月而復始耳

史記所說誤也觀索隱則唐時本已然然索隱所說亦誤蓋皆傳寫錯也案古月食術以百三十五月有二十三食爲一終用相比例則六月者五五月者一六月復七五月六月各一則積百三十五月而有二十三食也月食用算外則五月者一六月者六五月者一六月復七五月而有二十三食也月食在望常食算上月改用算外則五月者一六月者七五月者一六月復七五月而有二十三食爲一終用相比例則六月者五五月者一六月復七五月六月各一則積百三十五月而有二十三食也月食用算外則五月者一六月者七

口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未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穀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強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強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強赤氣在前將勇兵少穀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強穀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強兵少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勇卒強兵穀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強穀足而有多爲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強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強兵多穀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穀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強卒多穀少可降白氣在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

精白青白也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漢志亦作精白也

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

蝦霞也古無霞字漢志作瑕見說文新附

水瀦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闔臬枯槀

漢志作水瀦地長池竭見象城郭門閭闔臬亦息

以韻讀之當從漢志潤古省作閏訛爲閭臬亦息

化言誠然

四字二韻化卽訛省

之訛

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晷以知日至要決晷景

言以土圭測景定冬至不專驗縣炭等事也不與歲星四語相連正義誤讀故釋下文兼言晷景

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正義曰言晷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云云

四語見淮南天文訓未嘗兼言晷景正義說非

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

一紀千五百二十載三紀四千五百六十年為一元此古歷術

斗秉兼之

秉即柄說文柄或作棟此省正義言秉十二辰非是

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

案五星皆有逆行木火土之逆行以衝日金水之逆行以迎日蓋木火土之行校日為遲見於東者伏於西行常過周金水之行校日為速見於東則伏於東見於西則伏於西行常不及一周也

史記糾彈卷三　終

史

記

殷本紀第三　集解徐廣曰史記十二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鄭玄曰娀在不周之北也）與帝俈次妃三人浴於玄丘之水（高誘曰玄丘水名在青州）有燕銜卵過而墮之（譙周曰燕乙鳥也）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皇甫謐曰契母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而生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馬融曰敷布也）封於商（鄭玄曰禹時在大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賜姓子氏（禮緯曰殷人以玄王桓撥生契子氏）

契興於唐虞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皇甫謐曰相土契子生）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宋忠曰相土能立契封於高眷於洛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宋忠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祀以為水神）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縣立

縣卒子振立　振卒子微立　微卒子縣立　縣卒子報乙立　報乙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主壬立　主壬卒子主癸立

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皇甫謐曰名履）湯之未興也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祭湯又使問之曰何為不祭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又使老弱饋食要其祭祀者殺而奪之有不與者葛伯殺之）

湯征諸侯（孔安國曰湯能以德懷遠自近及遠）葛伯仇餉（孔安國曰葛國名伯爵仇讎也為湯所殺）湯始征之（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

湯東巡狩至於江濱（皇甫謐曰江濱吳也）登陑天乃鳴條（孔安國曰陑山名在吳南）風生女（孔安國曰女神）

人視水見砥矢（孔安國曰砥平矢直）得而獻之湯（皇甫謐曰湯名）湯以automatic（孔安國曰以砥矢之利）

明我言兼聽通達（孔安國曰兼聽四方則明）湯於是布德施惠（孔安國曰布德於民）

諸侯畢服（孔安國曰畢皆也）湯乃興師率伊尹北伐三嵏（孔安國曰三嵏國名）

三嵏請服（孔安國曰請服從命）湯乃修德不伐（孔安國曰修己德不伐人）

桀乃召夏衆與謀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孔安國曰桀言是日亡我寧與汝俱亡）

夏衆皆曰吾王淫樂不恤我衆我衆固欲與之皆亡（孔安國曰言衆皆欲桀亡）

桀不勝衆（孔安國曰不勝衆心）乃與其屬奔於鳴條（孔安國曰屬黨也）

夏師敗績（孔安國曰師衆也）桀走保於三嵏（孔安國曰三嵏山名）

湯追擊於三嵏（孔安國曰三嵏地名）桀犇於南巢之山（孔安國曰南巢今廬江居巢縣）

桀謝曰吾悔不用謀於汝以至於此（孔安國曰謝猶告也）

湯遂放桀（孔安國曰放桀使居南巢）桀既放乃思其過作誓（孔安國曰誓桀所作）

自悔曰蚤自貶於鳴條（孔安國曰蚤早也）

夏師敗績（孔安國曰師衆也）湯遂伐桀（孔安國曰伐桀之罪）

桀走保於三嵏（孔安國曰三嵏山名）

湯追擊於三嵏（孔安國曰三嵏地名）桀犇於南巢之山（孔安國曰南巢今廬江居巢縣）

桀謝曰吾悔不用謀於汝以至於此（孔安國曰謝猶告也）

湯遂放桀（孔安國曰放桀使居南巢）桀既放乃思其過作誓（孔安國曰誓桀所作）

自悔曰蚤自貶於鳴條（孔安國曰蚤早也）

湯始居亳（皇甫謐曰湯即位都亳）從先王居（孔安國曰先王湯以前）

作帝誥（孔安國曰帝嚳）湯征諸侯（孔安國曰湯承堯舜之後）

葛為不祀湯始代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始代之）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兼聽通達君國子民

為善者賞在王官勉之哉（孔安國曰勉之哉勉官職）

曰汝不能敬命命官名阿衡（孔安國曰阿衡伊尹名）

有俊教作湯治保其德（孔安國曰俊大也）

乃改汙湯而無由乃言曰湯有革夫（孔安國曰革更也）

臣 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 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致於王道或曰 伊尹處士湯使人
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 批 湯言素
王及九主之事 刺仍利據世九主者有法居李陵居零居本居國居三泰誓居九
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
桀桀既醜有夏 九品國書吳越 復歸于亳入自北
門遇女鳴条 孔安國曰鳴条亭名 作女鳴条 女房 孔安國曰鳴房
二人湯之賢臣七十居而況湯之聖哉 乃出見野有張網四面
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 湯曰嘻盡
之矣乃去其三面 祝曰欲左左欲右
右不用命乃入吾網 湯德至矣及禽獸 魯詩說曰
湯德及鳥獸而諸侯咸至 桀爲虐政淫
乱 孔安國曰言桀爲政大淫亂 諸侯相率
爲乱湯乃興師 孔安國曰率諸侯伊尹往
湯乃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孔安國曰昆吾桀與國先湯伐之 湯曰
格女衆庶來女悉聽朕言 悉聽朕言 馬融曰悉盡也 聽朕言 馬融曰聽受也
非台小子
敢行舉乱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孔安國曰不敢不正桀之罪誅之已 今爾有衆汝
其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 孔安國曰言心憂功而割利之政 夏氏有罪其
奈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 馬融曰率領也 奪夏國 馬融曰奪桀之土
有衆率急不和 馬融曰率衆民相 矧曰其
亡予及汝皆亡 孔安國曰有衆率急不和矧曰其亡予及汝皆亡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 尚書理也字作賚 馬融曰賚予也 大理女
殆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予則
孥戮女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 孔安國曰戮辱也 孥戮女
汝我也言汝已下有罪我亦辱汝子孫 乃
攸伯有佐殷 孔安國曰伯長也 有佐殷 孔安國曰佐助也 以告令師作湯誓
於是湯曰吾甚武 孔安國曰甚武言欲誓衆 歸曰武王 諸本武王或作武
王或有重武字 載旆有厖
滅夏師殷績湯遂伐三爵作爲爵 孔安國曰爵禮器也 三爵作爲
玉 孔安國曰爵之令之間已傳改 義伯仲伯作典寶 孔安國曰典主也
實一解書曰之命曰之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孔安國曰
改變社稷而滅其君不可遷之義也 作夏社 孔安國曰不可遷之義也 伊尹報
復厥政 於是諸侯必服湯遂天子位
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 孔安國曰泰卷地名 陶 孔安國曰

紀石自三湯爰而遷 中壘作誥既絜厥命 孔安國曰絜治其王命 遷
薄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求郯吉
諸侯歸后毋不有功於民動遷事予
迺大罰殛女毋予悔曰坂后有衆陶久
勞于外其有功于民之迺有安東爲
江北爲漢而爲河南爲淮四瀆已
脩方民迺有居后被降播農殖百
穀三公咸有功于民坂后有亖 孫廣曰一作段
帝迺弗予有狄先王言不可不
勉曰不道毋之 孫廣曰一作段 在國語曰毋我叛
以全 十九 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 王肅曰言
一德 一條單作明后 馬融曰各單湯司空
亡明后民之法也 湯迺改
正朋脹也上白朝會於 孫星衍曰湯承桀弊
亳歸殷百姓以寧伊尹作伊訓肆
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迺立太丁
之弟外丙是爲帝外丙
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
爲帝仲壬
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
丁之子太甲成湯適長孫也
是爲帝太甲
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
作徂后 鄒肇曰肆命者陳政教而命官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 帝太甲既
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
於是伊尹乃放之於 相桐宮 札記曰四
湯葬地也葬其旁地名桐宮三年伊尹摄行政當諸
侯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
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
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脩德諸侯
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
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帝沃丁之時伊尹來朝沃丁崩伊尹
既葬伊尹訓其嗣而作咸乂四篇 平利所落四字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帝沃丁之時

丁ニ崩弟大庚立是爲帝大庚

帝大庚崩子帝小甲立（徐廣曰世表五帝小甲大庚弟也）是爲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爲帝雍己

殷道衰諸侯或不至（集解徐廣曰一本合生不蚤之時諏訪諸言而手校之於帝大戊）帝大戊立伊尹陟爲相（孔安國曰伊尹子）有祥桑穀生於朝一暮大拱（孔安國曰祥妖）帝大戊懼問伊陟（孔安國曰陟伊尹子）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作伊陟贊言于巫咸（孔安國曰贊告也巫咸臣名也）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馬融曰乂治也）作大戊帝大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馬融曰原臣名也今原以爲湯之道我行於）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孔安國曰中宗廟之宗）商子帝中丁立帝中丁遷于囂（孔安國曰地名也實有據亡成未訂而殷合河亶甲居相（孔安國曰相臣名也）祖乙遷于邢（孔安國曰邢一名庇在河內）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爲帝外壬帝外壬崩河亶甲立（徐廣曰表五帝小甲大庚弟也）是爲帝河亶甲帝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崩子伝賊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爲帝祖丁帝祖丁崩三帝沃甲之子南庚是爲帝南庚帝南庚崩三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爲帝陽甲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

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度河南復居成湯之墟（集解徐廣曰都乃五遷無定處（孔安國曰言屢遷都邑民不欣徙皆怨咨（孔安國曰咨嗟相與怨上）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孔安國曰胥相也言民不欲徙盤庚乃告論諸

俟大臣曰昔高后之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受天下法則可循今而弗勉何以成德迺遂涉河南治亳（鄭玄曰治於亳故之地高辛之所建也）行湯之政（孔安國曰脩行湯之政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違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爲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是爲帝武丁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鄭玄曰宅憂天官冢卿武王弔者也）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徐廣曰一作巖在北海之州也）是時說爲胥靡（孔安國曰胥靡刑人之罪名也胥須也言以罪加此人使之相須而作事也一曰胥靡相隨坐繫之名也）築於傅險（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可以版築）見於武丁。武丁

是也得而興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命曰傅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雉登鼎鄗耳而呴（孔安國曰鄗鼎耳也）王勿憂先脩政事祖己迺訓王曰惟天監下典厥德（孔安國曰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孔安國曰不順德言已無成不報其德脩己天已付命正其德謂有不求有不求也）迺曰其奈何烏呼王嗣敬民（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時而嗣已祭祀有常不當豫重於近）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雊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孔安國曰肜祭之上明日又祭故曰肜日）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祖甲帝祖甲崩子

帝廩辛立

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爲帝庚

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迺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復興西伯脩后稷公劉之業篤仁行義百姓歸之乃斥大王王季之迹東伐崇侯虎而徙都豐自岐以東多附於周西伯出獵卜之果得玃非熊非羆兆曰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得太公望立以爲師西伯歸而脩德陰行善百姓多歸之虞芮爭田不決乃相與往質之入其界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戴於是虞芮之人有慙色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耕者皆讓畔我等恥爭奪之民而往質之是重爲周人所笑也遂俱還各讓其所爭田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矣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爲武王

武王自盟津還歸二年欲修文王業遂率兵東伐以觀諸侯兵未集而還乃作太誓告諸侯師尚父號曰太公望左把黃鉞以麾三軍曰蒼兕蒼兕總爾衆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於是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王屋流爲赤烏其色赤其聲魄以喻武王之兵必赤而勝殷之象也武王乃作書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商假手於我周發維戊午王度于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不可伐還歸二年紂愈益殺其大臣囚箕子膠鬲乃遂率諸侯伐紂

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與太公望等率虎賁三千人戰於牧野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而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縣大白之旗以黃鉞斬紂子武庚祿父殷民大恐武王使人求殷之賢人而封之於是封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賜貧民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復其位命閎夭散其財封伯夷叔齊之墓表其閭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之器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封箕子之囚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閎夭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封伯夷叔齊之墓命史佚展九鼎保玉之器命南宮括散宜生封太顛閎夭封武王之弟叔鮮於是武王已克殷紂之後而海內皆來賓服

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禹之後於杞殷湯之後於宋以奉先王之祀武王已克殷天下未集而還歸二年天下既集而封諸侯於是論功而行賞武王追思先聖王之後而封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後於是封黃帝之後於鑄而封帝堯之後於祝而封帝舜之後於薊而封夏禹之後於杞而封殷湯之後於宋而封

獻紂通殺西伯乃出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焉西伯既而用賁中言正賁中言善諛好利殺人弗親紂又用惡來善毀譖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脩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反是時是以內輔胥疾之以惡來之故而西伯陰謀修德以傾商政或曰西伯陰行善以利百姓百姓歸之而紂政益壞或曰

千受二十九王用敬二百九十六年已令循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用武王爲天子其後也賢帝甲亂殷後爲諸侯屬周武王崩武庚與管蔡作亂成王令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項氏繫之事自沈湯以來采於書詩契爲子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殷氏桐氏維氏北殷氏目氏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已

負云按論語孔子曰委殷禮紀曰殷人尚白事連已大史公爲質不取此文遂作此法事連已

殷本紀第三

史記三

日本古寫本史記殷本紀
所載最古原於傳士群見
別有又卷中所載如丁未
大乃祓禊卜辭合文異之
多有異同蓋如春城之女
取而吞之今本無而字設
璽庚丹編書論語作大甲
定於篆書今本無事字是
亂殷後表帝祖甲兩子帝
皆作帝甲使得專征伐今
脫之大白旗今本無大字
之子南庚今本帝沃甲作
甲沃甲傳祖丁沃甲爲祖
祖事爲能帝沃甲事無此
作此卷作帝沃甲是已刊
祖丙子無南庚氏目氏孔
自義本紀及素本紀卷一
此二條而外大都少譬此
日本足利所藏與同副爲校記其

讀史記劄記

宜興潘永季純甫著

鄭漁仲云史記一書功在十表此論從來未發太史公荅任少卿書上紀軒轅下至于茲亦從十表說起蓋不讀十表全不得史記要領

十表罔羅古今非止爲一時一事也宗室世系宰相世系直一家之書耳其失史公之意亦遠矣

十表精能之至此班氏所不能爲無論新唐以下

張守節曰史記起黃帝訖于漢武帝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愚案史公于共和以前不詳其年故作三代世表後人以年論史記皆過也

十表爲一部史記之綱領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此三篇紀年相接起共和元年至漢武帝太初四年凡七百四十一年

五帝至三代其年不可得詳故作世表也依張守節之言則歷年一千六百六十餘止得文四五篇耳所以班固云其言秦漢詳矣

三代世表注此表依帝繫及系本實敘五帝三代而爲十二格下列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燕世次與恐未必是史公原本

世表毛本自帝泄至周武王三十九行單行成王以後

上格俱左行所謂周以來諸侯乃頗可著也蓋一篇中自分兩截

世表所重在帝王世次前半截以不居帝王位者之世次爲緯後半截以自魯至曹十國世次爲緯案此十一國爲後篇十二諸侯張本也不列鄭吳者鄭未封吳之世次雖可攷而年不可攷于後篇無所厝手也燕只總注九世至惠侯而必列之者歷春秋至戰國不可略其本也史公之斟酌如此

世表以三代名卻從黃帝敘起亦可以得史公愼重之心矣所以他自己說疑則傳疑只看表云從黃帝至桀二十世黃帝至紂四十六世黃帝至武王十九世其疏略固不煩指摘也

世表表世年表表年月表表月就中體製又有三種

世表自爲一例十二諸侯六國漢與以來諸侯將相名臣四年表及月表爲一例功臣侯王子侯四年表爲一例六國漢與諸侯年表以年爲經國爲緯月表以月爲經國爲緯將相名臣年表爲五格首列紀年爲經國爲緯將相名臣年表爲五格曰大事記曰相位曰將位曰御史大夫位有行爲緯

十二諸侯年表十四格周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吳索隱曰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不數吳而敘之者踰禮故也案表起庚申共和元年訖甲子敬王四十三年凡三百六十五年吳壽夢元當簡王之初至敬王四十三年一百九年于三百六十五年不及三之一是以不數吳也索隱之說比老蘇爲勝　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元年乙丑訖秦二世三年甲午凡二百七十年

十年

共和在春秋前一百十九年共伯和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故王四十三年魯哀公十四年亡威烈王二十三年也案左傳紀悼之四年而及知伯之敗趙滅知氏在貞定王十六年距悼之四年凡九年

十二諸侯先魯者此篇據春秋魯史也次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燕封于周初而頓居鄭後者在春秋時燕之交于中國僅矣世

家言有管杞而不列者杞微甚而管不傳世也
越不列于年表何也吳越相持事在春秋之季又年
表主于年而勾踐以後其歷年不可得詳故不列也
夫世家首吳而勾踐有禹之遺烈蘇氏駿夷之論蓋
不然矣　句踐之霸當春秋戰國之間前不足列于十
二諸侯後不足列于六國也
十二諸侯年表其首在世表周以後述魯至燕十一
國之世次是也其尾在六國年表晉衛附于魏鄭附
于韓蔡曾吳越附于楚宋附于齊是也

六國年表入格周秦魏韓趙楚燕齊秦繼周而此篇
據秦紀故挈秦于六國之先至始皇二十六年滅六
國并天下獨紀秦年訖二世者案表二世三年書諸
侯入秦子嬰爲項羽所殺尋誅羽天下屬漢以明統
也
案表三晉初爲侯在威烈王二十三年而先標魏韓
趙于七十年之前體例不得不爾也標目書魏獻子
韓宣子趙簡子愚意魏韓趙大書于前獻子寅子書于次格乃爲得體恐是刻本相沿之誤

秦楚之際月表須識此意
六國年表終于秦二世三年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起于高帝元年此兩篇本相接月表乃在秦漢間界縫裒故題曰秦楚之際明是以楚繼秦釋項羽所以列于本紀也
楚漢春秋固先楚于漢矣非史公刱爲也
繼秦而有天下者漢也中間卻憑空結撰月表一篇最是史公得意處緊要全在秦楚之際四字陳涉發難項羽主命立十八王滅秦者楚也立漢者亦楚也

此涉所以列于世家羽所以列于本紀也或謂漢初文禁甚寬故史公爲羽作紀且儼然列漢帝之前此言未是蓋是史公起例如此
秦始皇本紀云二世三年楚上將軍項羽救鉅鹿章邯以兵降諸侯楚將沛公入武關子嬰降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于漢此所以爲秦楚之際也
今本漢三年四年五年竝繫于十月如漢元年漢初承秦以十月爲歲首也唯二年不書蓋是刻誤
幼讀項羽紀分王一段苦其難記論者但謂錯綜奇橫耳比讀月表乃豁然得之奪項王天下者沛公也故先敘漢漢及三秦爲一節出關次三晉二韓二魏二趙爲一節由是而南三楚負是爲一節由是而東北二齊燕魏韓韓最後立也夫沛公初起亦楚將爾而豫稱漢者體例不得不爾也後半截作二十格首格大書義帝元年次格西楚霸王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所謂政由羽出也次衡山臨江九江楚分爲四次常山代趙分爲二次臨菑濟北膠東齊分爲三次漢雍塞翟闕中分爲四次燕遼東爲二燕次西魏殷爲二魏次韓河南爲二韓條條理理一絲不亂每苦新唐書藩鎮表略無眉目宗室世系宰相世系更屬繁蕪吾安得不思子長乎

燕三齊爲一節或不封或封三縣或封十萬戶侯爲一節而田榮不封卽從三齊一氣帶出且爲榮并三齊起案而後以自立爲西楚霸王結之不與三楚併敘者以自立句與欲自王句對鎖作此段起結也行文如將百萬兵分部指麾悉中律度

因此文又看得貨殖傳之絶妙也中閒敘貨殖之地首關中爲一幹三支自汧雍以東至河華第一支也南則巴蜀爲第二支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爲第三支而以關中之地三句束之第一支京師最重又藏東通三晉一句爲綫也出關而東全以三河作樞紐首河東楊平陽西賈秦翟此句聯絡關中北賈種代爲第一幹次河內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爲第二幹次河南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爲第三幹只此六句用周流句作綫何以知之如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鄚衛燕南通齊趙東北邊胡句法大同而皆不用賈字明是細出就中細分之第一幹分一支種代石北也第二幹分二支曰中山曰邯鄲第二支又分二小支曰鄭衛曰燕第二小支中以南通齊趙句作聯絡而東北極于遼東上谷矣第三幹分二大支曰齊魯第二大支又分二小支曰梁宋曰越楚越楚又分二支曰西楚曰南楚西楚霸王結之不與三楚併東楚曰南楚于西楚中以西通巫巴句聯絡關中東楚東極于海而南楚極于南海矣潁川南陽另敘者此二郡亦屬河南特云夏人之居也與前挈三河處唐人殷人周人爲孤飛逐行之雁所謂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而南陽西通武關鄖關聯絡關中東南受漢江淮聯絡越楚其文律完密如此蓋自關中出潼關爲河東此項羽王鎮惡入秦之河北大路也出武關爲南陽此漢高帝沈田子入秦之河南小路也天孫雲錦一縷穿成作者固難而讀者亦何容易也

在陸先生云貨殖傳只爲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一句撰出他分明說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爲足羞耳孔子不曰邦有道貧且賤可恥乎班氏所譏不是

有貨殖之地有貨殖之人篇如一句貨殖之地作兩段寫貨殖之人亦作兩段寫而相間出之夫貨產于

地而殖之者人也中幅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及西賈北賈東賈南賈數句爲關鍵而由是觀之一段之發舒奇勝一段之收捲又恰似部位所應有結搆之工氣韻音節之妙眞宛斯先生所謂登峯造極無以復加者也

一幅地輿圖祇此禹蹟所掩耳而妙手寫來既有項羽紀之棋布星羅又有貨殖傳之綺迴繡錯眞是化工矣太史公具有宇宙在胷所以臨文之際并大地山河亦供其揮灑吾無以測其能事之所至也

若此傳將所敘諸人并在一處便是連營七百里雖曹子桓亦笑之矣又妙在敘太公諸人以時敘交到秦漢之間恰好一頓又妙在烏氏巴蜀作一暗綫自蜀後段先說卓氏正在蜀遙接前巴蜀而東至于南陽而魯而西至于洛陽而宣曲而塞之斥恰好到關中收科此段以地敘布置之妙不可言盡

漢書有意翻案每欲不勝最好笑是亦有貨殖傳也

史公寓意遙深筆墨高妙孟堅乃欲磔正色而言之

正如變秀才爲學究既截取中幅散入地理志矣勉強作此一篇夫計然范蠡子贛白圭于漢書何與也其實貨產于地殖之者人耳中幅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及西賈北賈東賈南賈數句爲關鍵愚所謂篇如一句者以此

敘關東之富自河東至南陽是左旋敘卓氏等自巴蜀至北塞是右行如繡交如翼抱此一妙也烏氏巴蜀恰好接入關中而敘卓氏孔氏諸人必冠以蜀宛等地頂上于里之中一句又暗與前烏氏巴蜀二語

鉤聯此一妙也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全用秦楚之際月表其序云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較史記前去三十二月後增四十五年然據漢受命則趙歇田市韓廣魏豹韓成已前立不得與吳芮等共稱一月是無始也要亦是無可奈何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起高帝元年訖于武帝太初四年

景武之後以彊幹弱支爲得計故史公立言如此迫至王莽篡漢中外殫微而後知宗室無輔之失計也

所以漢書諸侯王表議論全不同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包下高祖功臣侯者惠景閒侯者建元以來侯者王子侯者四篇在裏故序中帶入一句曰功臣侯者百有餘人又帶入一句曰王子支庶爲侯也

秦楚之際月表在六國年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兩篇界縫中分出高祖功臣惠景閒建元以來侯者王子侯者及將相名臣此五篇又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一篇分出何也諸侯年表起漢元至太初百六十年以後五篇所列之年亦只是此百六十年也

高帝五年既滅西楚異姓王者七人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趙王張耳代王韓王信燕王盧綰長沙王吳芮六年韓信廢而齊王肥楚王交荊王賈立韓王信入匈奴而燕王建立十一年代王恒之立以代頃王喜秦國故十二年吳王濞之立以荊王賈見殺故此漢初諸侯之大略也

高帝十二年同姓王者九人弟楚王交子齊王肥趙王如意梁王恢淮南王長代王恒淮陽王友燕王建兄子吳王濞漢表所謂尊王子弟大啟九國也

呂后時如意恢友建誅絕至呂后入年呂氏王者三人梁王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燕王通而常山王朝呂王太淮陽王武呂后所名孝惠子也琅邪王澤高帝從祖昆弟也魯王張偃呂后外孫也高帝舊封在者楚齊淮南代吳五國異姓長沙一國文帝十六年立齊七王淮南三王此所謂采貢生之議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二十七格首紀年次楚空二格齊空六格荊淮南燕趙空五格梁空三格淮陽代長沙列此十國者高帝封也呂后初置之國四魯常山呂琅邪文帝初置之國五城陽濟北太原衡山廬江分置之國五河間濟南菑川膠西膠東景帝初置之國六廣川

臨江汝南中山江都清河分置之國四濟川濟東山陽濟陰武帝初置之國一泗水而更江都爲廣陵清河爲眞定案漢初諸侯王唯長沙爲異姓大敖九國周帀三垂所謂初置者皆分置也

漢書諸侯王表直敘列國而以始封子孫曾元爲次壁壘一新亦足見史記不可學也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此篇以百年之間見侯五句作主前後意議俱從此句生出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止太初四年此篇亦合止太初四年今本列至後元

享年久暫或絕或繼或更封瞭然于尺幅之間一覽而知其紀元傳世繼絕更封在何帝之世此眞是巧

者所縮手也

前四篇以年爲經國爲緯此篇以國爲經年爲緯立格正相反何也侯功之下以高祖至太初分作六格而各國須還他世次紀元歷年久暫蓋以漢年爲緯而各國之年爲經眞所謂滑發于巧心希世之絕構也要知他作法關鍵全在高祖十二孝惠七高后八孝文二十三孝景十六建元至元封三十六此是史公本文下云太初至後元二年十八後人所增也

九人景帝世三十八人而建元至太初四十年間絕封者六十六人此足悲矣史公寄慨甚雅淡

此敘亦謗書也而取勢極遠引氣極平用筆極細立論極穩所以俟諸百世而不惑也

九格國名侯功高祖十二孝惠七高后八孝文二十三孝景十六建元至元封三十六此是史公本文下云太初至後元二年十八後人所增也

侯功最高古當時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史公云讀列侯第

封至便侯知此是受封本文也

難之難者無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一篇何也侯者百四十三人歷年百有六載而欲使各國傳世紀元享年久暫或絕或繼或更封瞭然于尺幅之間一覽而知其紀元傳世繼絕更封在何帝之世此眞是巧

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仁史失其姓戴侯祕蒙穀陵侯馮偃也若今本只得平陽穀陵二侯耳安得五也

侯者百四十三人高帝世絕封者三人惠帝世二人而各國之年爲經眞所謂滑發于巧心希世之絕構也要知他作法關鍵全在高祖十二孝惠七高后八孝文二十三孝景十六建元至元封三十六幾箇數目字眼立定百年之案遂有順流破竹之勢汲古閣本極爲極遠引氣極平用筆極細立

姓經細讀之乃見因數古人苦心攻自索解人亦不得也

項羽紀沛公謝羽鴻門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持劒盾步走紀信漢書高帝紀作紀成劉貢父云疑成者即信之一名也案高祖功臣侯者襄平侯紀通以父成死事封侯而周苛子成鄜食其子疥封侯亦以父死事故苛與信俱死滎陽則貢父之說是矣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通紀成之子劉貢父曰漢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忘紀信之功哉疑成者即信之一名也

惠景間侯者年表八格去高帝侯第而分建元至元鼎元封太初已後凡七十三人　高帝定天下功臣侯者百有餘人武帝誅胡越窮兵好大而功臣侯者半高祖用意在此

封三十六年太初已後爲二格惠帝世封三人高后世王子侯者八格易侯功爲王子號餘同上篇　此表有紀征和後元事者後人所增也

三十一人文帝二十八人景帝三十一人凡九十三人

將相名臣年表自漢初迄天漢爲丞相者高帝世蕭何世家惠帝世曹參世家高后世王陵陳平世家陵附審食其傳文帝世周勃世家灌嬰傳張蒼傳申屠嘉附張蒼傳景帝世陶青無周亞夫絳侯世家劉舍無衛綰附萬石君傳武帝世竇嬰傳許昌無田蚡傳薛澤無公孫弘傳李蔡附李將軍傳莊青翟無趙周無石慶萬石君傳公孫賀漢書有傳百十年間二十三人蕭何十四年陳平十一年張蒼十五年

案孝惠時封三人首便侯長沙王子次軑侯秩倉以長沙相侯次平都侯劉到到高祖功臣侯此亦見惠帝好處史公就便侯發論寄意特深蓋以高祖定天下功臣王者八人韓信黥布彭越張耳韓王信盧綰吳芮注引共尉者高祖卽位後乃滅尉也淮陰布越有破楚之大功而卒以叛滅長沙無功于漢而獨得傳

石慶十年此四人爲久任

此二十三人列世家者四人附世家者二人列傳五

人附傳四人其八人皆不立傳最是史公高手以此推之則如漢書劉屈氂王訢蔡義之流皆一筆掃之可也況于宋世兩府之猥雜者乎

朱子綱目凡例凡正統命官曰以某人爲某宰相皆書漢丞相相國三公及權臣秉政者皆書御史大夫因事乃書自永初元年以後三公因事乃書依朱子此例則作史者于宋之兩府明之入閣諸臣固當有裁斷矣朱子蓋用史公法也

案漢書表公孫賀之後爲劉屈氂田千秋通武帝世丞相十二人而誅死者六人亦足以見其少恩矣

班孟堅亦知史記不可學所以他入表目不用年字是矣而異姓諸侯王及公卿表二篇仍以月列之及以年數此吾所謂名實不相應也

漢書入表異姓諸侯王取諸史記其餘則班氏自爲之

漢初衡山臨江九江常山代齊濟北膠東雁塞翟燕遼東西魏殷韓河南凡十七國史記月表首義帝丈西楚而列漢于雍塞之前則所謂十八王者并漢數之也漢書首漢次楚則十八王當并楚數之又與史記不同

史記月表漢元年至五年竝繫于十月漢書異姓諸侯王表首行大書漢元年而二年三年四年竝繫于十二月後之一月又與史記不同

高后時魯王張偃以外孫封呂王台梁王產趙王祿燕王通以呂氏封而淮陽王強王武常山王不疑王義王朝竝以呂后所詐立孝惠子列之異姓可謂好

鄧寄說呂祿曰劉氏所立九王索隱云吳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后賊殺三趙故索隱云爾宣平侯女爲孝惠皇后無子詳爲有身取美人子名之劉莊伯云諸美人元幸呂氏懷身而入宮生子漢書以淮陽王強王武常山王不疑王義王朝濟川王太呂后更名梁曰呂台呂嘉產產徙王梁趙王呂祿燕王呂通竝列異姓諸侯王表而于強不疑始封注云高后所詐立孝惠子益絳侯等迎立文帝時滕公謂少帝曰足下

非劉氏不當立丞相陳平等皆曰子宏等皆非孝惠帝子而劉伯莊直以爲呂氏子也

諸侯王功臣王子侯史記表其年漢書表其世蓋漢書紀年或至建武永平紀世至九世十世十一世其不能爲史記亦勢也　王子侯安衆侯龍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紹封建武十三年侯松嗣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爲侯也　建陵節侯買元孫敞建武二年立徙子祉爲城陽王　海昏侯會　高惠高后文功臣平陽侯曹宏建武二年嗣侯十一世今見曠嗣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建平侯杜憲建武中以先降梁王薨不得代　高昌侯董永建武二年紹封歸德侯先賢撣以匈奴日逐王降侯建武二年侯襄嗣侯霸嗣永平十四年侯張純建武中爲武始侯今見外戚恩澤侯富平侯王逡建武三年薨紅陽侯王泓建武元年以父丹爲將軍戰死往與上有舊侯　諸侯王表九格號謚屬始封子孫曾孫元孫六世七世王子侯以下並倣此　自漢表以世次爲敘而唐書宋史因之宗室世系宰相世系不可謂非孟堅作俑也　廣平王漢中山王勝之七世孫也　以有天下之號爲名亦是奇事

王子侯表分上下孝宣以後另作一序其標格曰號謚姓名蓋爲王莽擅朝僞褒宗室故從異姓侯之例老蘇論之當矣

兩功臣表目不言侯疑是今本闕漏　營陵侯澤高祖從昆弟列之功臣是班書得處

外戚恩澤侯表特爲明整　通鑑胡身之注營平侯食邑于濟南夫以趙充國之賢之功而班史列之恩澤侯者以其初封以定策功也如衛青霍去病本以破匈奴功封而班史亦列于恩澤侯以其由衛思屬戚屬得進也班史書法猶有古史官典刑後之爲史者不復知此矣

百官公卿表分上下先敘官制次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列將軍九卿爲次

古今人表師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顏氏雖有此周旋然起太昊至司馬欣于漢書何與此最是班書繆處

其次則莫如五行志之無謂也金史五行志序云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災祥猶有星野之說五行休咎見于國內者不得他諉乃彙其史氏所書仍前史法作五行志至于五常五事之感應則不必泥漢儒爲例云案新唐書五行志五代史司天考皆削去事應

金史自太祖至哀宗不分各項只依年滾敘尤爲超絕

世表起五帝而只以三代名篇何也正義云五帝从古傳記少見夏殷以來乃有尚書略有年月比于五帝事跡易明故也索隱云三代之系長遠宜以名篇此二說皆未確世表以表世不爲夏殷以來略有年月也世次著明何論遠近蓋表明不稱五帝者勢不可也三代以後非繼卽及五帝則不然據表黃帝至顓頊三世至帝佶四世至堯五世此可以世言者也

帝舜黃帝元孫之元孫帝禹黃帝耳孫黃帝至舜九世至禹五禹與堯同世以帝次則舜繼堯後以世次則禹在舜前此不可以世言者也史公沒世之文而但曰元孫之元孫與耳孫云爾此所謂辭有所窮而又烏得以五帝爲表曰也

表三代之世而起于五帝下世三十周固不止厲王也此政是史公結構

舜不言九世禹不言五世所以表曰不稱五帝

據表禹與堯同世季與湯同世此後人訾議之端

而史公已自言之矣曰疑則傳疑

契至湯十四世而契一人分二格曹圍冥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二人合一格史公自不欲整齊也

成王誦下列十一國秦文防不合與魯齊等竝書初封蓋拘于類而失之

師摯見之矣鄭康成云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首理其亂也案此句連下紂爲象箸而箕子唏爲義史公蓋以師摯爲殷末人　董子云紂逆天暴物守職之

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漢表列大師摯亞飯干等于伯夷叔齊之次師古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康成以爲周平王時人非也　殷本紀箕子佯狂爲奴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紂暴虐滋甚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疵摯彊陽蓋聲之轉　漢表殷末既有大師摯陽周初又有大師疵少師強蓋不攻之過

書甲子于周之上是朱子綱目所本

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二年厲王子居

召公宮是爲宣王書法謹嚴當是衍文諸國無書薨
宋惠公三十一年宋惠公薨
者
魯孝公稱元年伯御立爲君稱爲諸公子云十一年
周宣王誅伯御立其弟稱是爲孝公伯御爲魯君十
一年矣今于稱爲諸公子時卽書孝公元年是爲變
例
桓王十三年伐鄭鄭莊公三十四年伐周傷王王伐
鄭祝聃射王中肩非伐周也

晉小子四年曲沃武公殺小子因伐曲沃因字疑誤
莊王二年有兄弟有誤
魯莊公四年齊襄公八年伐紀去其都邑此是紀侯
大去其國之誤
惠王二年燕衛伐王王奔溫立子頹燕莊公十六年
伐王王奔溫立子頹案是年燕表重出王奔溫立子
頹而衛表不書伐王亦是疏處
齊桓公十四年陳完自陳來奔田常始此也晉文公
元年七月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滅秦者楚也立漢
者亦楚也故曰秦楚之際 武字疑 趙衰爲原大夫桓文稱霸
而田氏六 卿已蘖芽其閒豫爲六國起案
齊靈公二十七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有誤
楚靈王十二年弃疾作亂自立靈王自殺簡妙
齊平公驁元年齊自是稱田氏似太早計
書孔子生孔子相魯孔子來衛來陳過宋孔子歸魯
卒孔子列子世家故詳著之
六國年表齊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列爲諸
侯二十一年田和子桓公午立二十六年康公卒田
氏遂并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后絕祀案田和遷康公

海上食一城其不亡僅矣史公紀康公之年至公卒
後乃書齊威王因齊元年此眞得春秋之法宋史爲
宋季三帝作紀正是如此
秦昭王二年彗星見梁君爲亂誅疑有誤
十二諸侯年表本春秋故主魯六國年表本秦紀故
主秦秦楚之際月表本楚漢春秋故主楚師退云十
二諸侯年表以周爲主月表以漢爲主未是 二世
元年七月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滅秦者楚也立漢
者亦楚也故曰秦楚之際 秦之下次楚次項趙齊

乃次漢故不得以漢爲主　滅秦者楚所以陳涉列于世家立漢者亦楚所以項羽列于本紀

楚隱王六月陳涉死魏王咎四月咎自陳歸立陳涉死重書涉死者咎至是乃得歸立也

二世二年端月趙王歇始立多一立字六月韓王成韓始多一韓字

趙王歇十九月張耳從楚西入秦二十三張耳從楚西入秦重出

陳涉世家云陳勝王凡六月特揭六月以發明作月

表之意

沛公入咸陽之次月書沛公出令三章秦民大悅于天下主命立十八王明是以楚繼秦矣所以稱秦楚之際　表目楚項爲二格項氏從民望立楚懷王而實自專之故項王曰吾家項梁所立耳何以得主約

項氏書羽詐坑殺秦降卒二十萬人于新安劉項成敗決于此

故自立十八王之後即以項爲楚

漢元年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破咸陽平秦是時故未有漢也而即書漢元者秦覩滅矣不書漢元則月無書義帝元年西楚書二年三年四年以楚繼秦也西楚既書二年故衡山九江雍燕皆書二年也衡山燕既有二年斯有三年四年矣其實欲紀楚年者此篇本指也所以項王本紀云漢之幾年者有楚年也至楚亡則直稱漢五年矣本紀與月表相發也　燕有五年

後半篇第一格　義帝元年第一格　二徙都江南郴第二格　九月此第九月也諸侯尊懷王爲義帝案此處不當有楚懷王立已八月

九字諸侯尊懷王爲義帝當即注于義帝元年之下而誤分爲二格　第二格　二西楚之都彭城第三格　二項氏起至都江都此四字　第三格　十七項氏起至七月項籍自立爲

西楚霸王第二格　西楚主伯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案西楚主伯云云當接在西楚霸王一行而誤分爲二格　此必非史公原文定是後人刻誤也知然者以高祖功臣侯年表之舛錯而知之也

趙王歇三十五月歇復王趙三十六代王歇還王趙重出

代王陳餘十二月漢將韓信斬陳餘次行十三字衍文又次行屬漢爲太原郡趙王歇四十八月漢滅歇立張耳屬漢爲郡此處互誤屬漢爲郡屬字上當有地字

在斬陳餘之下屬漢爲太原郡當在立張耳之下既有漢元年又有義帝元年有漢二年又有楚衡山九江臨燕二年有漢三年四年又有楚衡山燕三年四年朱子綱目于周秦之際秦漢之際漢晉之際晉隋之際隋唐之際唐宋之際分注各國紀年于甲子之下法此也　燕有五年

既書漢元年矣而十月十一月仍書秦格漢格仍通前月數稱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故曰前半篇月字屬秦也　義帝元年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

將軍前元年起薛都昌侯朱軫以舍人前元年從起沛河陽侯陳涓以卒前元年從起碭芒侯昭漢書作彤昭以門尉前元年初起碭棘邱侯襄以執盾隊史前元年從起碭阿陵侯郭亭以連敖前元年從起單父厭次侯羌項以慎將前元年從起留穀陵侯馮谿以卒從前二年起柘菌侯張平以中涓前元年從起單父師古曰前元年胡亥元年案漢初列侯功狀不得稱秦二世元年二年三年故變文稱前元年前二年前三年此等書法決非後人所及若不是侯功本文則史計四十八月是爲漢五年之十二月燕王荼五年九月通前六十四月臨江王敖三十一月教子驩十七月通前五十七月是爲漢五年之九月齊王田榮自立榮子廣爲榮弟橫所立代王陳餘爲趙王歇所立韓王鄭昌齊王田假亦楚所立而在十八王之後楚既亡漢王更號爲皇帝英布徙王淮南吳芮徙王長沙趙王張耳傳子敖餘十四王皆滅無後

之十月齊王榮八月是爲漢二年之正月齊王假二月殷王印十四月是爲漢二年之三月雍王邯二年五月通前十七月是爲漢二年之六月魏王豹三十八月是爲漢二年之九月趙王歇四十八月代王陳餘十二月是爲漢三年之十月九江王布二年十二月通前二十四月是爲漢三年之十二月齊王廣二十一月是爲漢四年之十一月西楚四年十二月通前六十四月臨江王敖三十一月教子驩十七月通前五十七月是爲漢五年之九月齊王田榮自立榮子廣爲榮弟橫所立代王陳餘爲趙王歇所立韓王鄭昌齊王田假亦楚所立而在十八王之後楚既亡漢王更號爲皇帝英布徙王淮南吳芮徙王長沙趙王張耳傳子敖餘十四王皆滅無後

名臣年表又作一總束也

十八王齊王都四月是爲漢元年之五月濟北王安六月韓王成通前二十七月于諸王受封之後亦得六月是爲漢元年之七月塞王欣七月翟王翳七月遼東王廣通前三十七月于諸王受封之後亦得七月是爲漢元年之八月義帝十月通前十八月常山王耳九月河南王陽九月衡王昌三月是爲漢二年之十月齊王榮八月是爲漢二年之正月齊王假二月殷王印十四月是爲漢二年之三月雍王邯二年五月通前十七月是爲漢二年之六月魏王豹三十八月是爲漢二年之九月趙王歇四十八月代王陳餘十二月是爲漢三年之十月九江王布二年十二月通前二十四月是爲漢三年之十二月齊王廣二十一月是爲漢四年之十一月西楚四年十二月通前六十四月臨江王敖三十一月教子驩十七月通前五十七月是爲漢五年之九月齊王田榮自立榮子廣爲榮弟橫所立代王陳餘爲趙王歇所立韓王鄭昌齊王田假亦楚所立而在十八王之後楚既亡漢王更號爲皇帝英布徙王淮南吳芮徙王長沙趙王張耳傳子敖餘十四王皆滅無後

遼東王廣通前三十七月于諸王受封之後亦得七月是爲漢元年之八月義帝十月通前十八月常山王耳九月河南王陽九月衡王昌三月是爲漢二年之二月臨江王共敖不稱二年蒙上十二月稱十三者蓋以英布韋邯臧荼皆及身亡滅敖則傳子驩乃滅驩漢書作驩

尉如齊王田榮既爲平原民所殺閒二月而榮子廣

立爲齊王歷二十一月而爲漢所滅廣之立在漢二
年四月驩之立在漢三年八月若干齊與臨江紀年
則月數不得盡一也　何也廣與驩始立皆不得稱
元年欲書二年一月則年月皆參差不齊故于一篇
中稍變其例正是細意契貼處　衡山王芮漢五年
二月徙王長沙事體與臨江不同　漢初諸王獨田
榮傳子廣共敖傳子驩廣歷二十一月敖三十一月
驩十七月唯不紀年而紀月乃得與前半篇相應此
等處皆是苦心結撰而出

漢五年正月既滅楚諸侯臣屬漢則月表可以止矣
而必終子後九月者豈以是年九月漢虜臧荼後九
月立盧綰爲燕王既爲十八王結案又以見漢初異
姓王之大略歟
十二諸侯年表其首在三代世表尾在六國年表秦
削去義帝元年并羽弒義帝亦不得書此眞是局于
體法無可如何　漢元年一月代王趙歇二十七膠
東王田市二十遼東王韓廣三十魏王豹十九韓
王韓成二十二漢書既割去月表前半截則此二十
七二十等字爲無根然無可如何

月表後半篇第一行義帝九項十七趙王歇二十六
齊王市十九燕王廣三十魏王豹十八韓王成二十

漢表以高帝元年之二月爲一月應劭曰諸王始受封之月也十八王同時稱一月案月表漢二年二月于西楚衡山九江臨燕稱二年一月者成之爲列國又以紀其月數也漢表乃以漢元年之二月爲一月則非名自此月至二年之九月紀事較先一月則非實是亦宜爲漁仲所呵矣　諸王始受封之月謂之一月是旁觀者紀數之詞非十八王自稱之也應氏乃云十八王同時稱一月可謂糊突　十八王除故王趙歇田市韓廣魏豹韓成通前數月其始受封者

獨吳芮等十三王耳安得十八王同時稱一月乎

漢表序云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所謂十八王者當不數漢而數楚表云西楚霸王項籍始爲天下主命立十八王所謂十八王者又當不數楚而數漢此所謂異故表目更不復有世字年字月字漢書八表體裁絕意者或算矣況欲取而更張割裂之歟

史記十表全重在世字年字月字漢書也異姓諸侯王表前半月而列之後半乃以年數正是史家苦事改稱二月爲一月于是二年三年四年皆不得不始于一月至四年則止于九月而次行書五年又不得不起十月名實乖違本是史記學不得改不得也一月只是旁觀之詞漢表于漢元年以二月爲一月二年三年四年以正月爲一月不知當時本不謂之一月也緣班書以漢爲名故此篇不得不割去月表前半截又不得不增入高帝六年迄于孝文以畢異姓諸王之緒固是無可如何卻免不了滿身病痛

十表如天孫雲錦絲牽繩聯綺迴繡合讀之而知其爲經矣異姓王曷不倣此也倣西楚所立十八王自趙歇三齊三秦二燕二魏二韓及韓王昌齊王田榮漢而外唯共敖傳子驢吳芮徙王長沙傳五世他如田假田廣代王陳餘漢所封韓信彭越黥布盧綰韓

王信呂產呂祿呂通皆及身亡滅唯張耳傳子敖敖
子偃封魯王呂台傳子嘉耳若亦如諸侯王表以國
爲經便恐寥落不成片段故不得已于一篇中自分
兩局此吾所謂史家苦事也　班書自諸侯王表以
後秦性自立局而而異姓諸侯王表獨割裂史記而
爲之宜其病痛百出也
月表前半篇標目秦楚項趙齊漢燕魏韓于項王之
十六月書分天下立諸侯故後半篇標目稱分楚爲
四分趙爲二分關中爲漢爲雍云云漢書既刪卻月
表前半不但趙歇之二十七田市之二十爲無根并
標目中分字俱無著落
月表後半篇秦既滅矣漢還定三秦漢地卽是秦地
故標目稱分關中爲雍爲塞爲翟以關中字換卻秦
字令好學深思者自知之
所以稱關中者後半標目二十格俱依前半標目九
格相銜而下前半秦居首格不可儳出中央況爾時
已無秦故不得稱秦而又不可稱漢也故變文而稱
關中乃似天造地設也

漢表高后元年淮陽王強常山王不疑皆云高后所
詐立孝惠子與史不同八年淮陽王武常山王朝皆
云以非子誅既列之異姓則書法不得不然　案漢
書今本高后七年第八格呂王產徙梁十一月丁巳
王大始故平昌侯八年呂王大不書下落疑闕大史記作
太史記年表注云呂后崩後徙太王梁尋與常山淮
陽皆以非惠帝子誅常山王朝淮陽王武
漢興諸侯仍先楚以結前篇之案
高帝時異姓王誅廢略盡而大封同姓景武以後諸
侯強大者悉分析爲小國此是漢初形勢
高帝四年淮南武王英布元年布何以有謚豈亦如
尉佗自立爲南越武王歟　嘗疑春秋時崔杼欒盈
不應有謚戰國之季楚幽王趙幽繆王亦有謚皆不
可曉
景帝四年膠東初王元年是爲孝武帝疑是後人增
入
高祖功臣侯年表目第八格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
六太初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史記迄于天漢太初
關中乃似天造地設也

元年盡後元二年十八似是後人增入只合如惠景
閒侯者年表目云太初已後爲是
此篇眞奇殆絶不知史公當日如何打算到此直令
千古錦心繡腸人一齊俯首　所見刻本錯謬極多
只這幾箇數目字眼而千載無能讀人所以張思光
云所恨古人又不見我
諸侯王功臣侯史記表年而漢書表世匪直才不逮
也漢興至太初百年天漢以後至哀平之季又百餘
年欲効子長委難措手故孟堅不得不變格亦是無

可奈何
將相名臣年表　大事記爲史家提要之祖
高帝元年御史大夫周苛守滎陽案二年夏伐項籍
至彭城還據滎陽三年楚圍我滎陽苛守滎陽當在
三年
世表及十二諸侯六國年表已記大事矣此篇乃遙
接六國年表也史記十表是通盤打算了然後下筆
非若後人節節而爲之者也　大事記褚少孫不能
學班孟堅亦不能學也五代史十國年表有年而無

事歐陽永叔不能學也
史記體製不是學左氏卻是學尚書記得魏澹如此
說
晉人張輔云遷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
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固不如遷也案史記
百三十篇而漢事且十之六此正與班書均等耳烏
足以決其優劣哉
張輔以煩省爲馬班之優劣案史記百三十篇記漢
事者無慮五之三而漢書十志專于漢者不過五之

一校記贏縮大約相當史記勝人處不在此
愚意史公初年也只要紀述漢事後來本領既大便
要上繼春秋又無奈難爲斷限遂索性從五帝作起
今日讀記是順流而下他初間卻是逆推上偶見得
是如此　細讀自序亦有此意
司馬貞曰夫敘事美功合有本末或國有數君或士
兼百行遂乃頗取一事偏引一奇斯亦明月之珠不
能無類矣愚案此正是史公擅場索隱乃用此爲譏
議乎

據尚書只合紀堯舜而五帝德帝繫姓亦孔子所傳
也并紀黃帝以此
夏本紀不載羿浞事或謂史公未見左傳吳世家又
全載季札請觀周樂此殆未可曉吳伐越敗之夫椒
胥引有 卒許越平亦載子
過氏語
周本紀于是虞芮之人注引地理志虞在河東太陽
縣秦本紀昭襄王五十三年敗吳城徐廣曰在太陽
是虞卽吳也後漢郡國志太陽有吳山上有虞城虞
城卽吳城也左傳杜注亦曰仲雍支子別封西吳世趙
昭代叢書 丁集 補讀史記劄記 卷第二 三 世楷堂藏板
家注索隱曰孟姚吳廣女舜之後虞在河東太陽山
西有上虞城亦曰吳城虞吳音相近故舜後亦吳姓
補武帝本紀引詩不虞不驁索隱曰按何承天云
虞當爲吳音洪霸反說文以吳一口大言也此作虞
爲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
漢書云史記十篇闕有錄無書謂景武本紀禮樂律
書將相表三王世家龜策傳也八書天官
蔡耳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鄭康成云閒謂百物也愚
意天地自相依附故曰天地之閒也故安溪先生云
陰陽豈能相離禮云樂云政復劃開不得
律書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韋昭曰置一而九以三
乘之愚案一數不可變故置一不用也三一爲三三
三爲九九卽三也故曰置一而九三之也只是一句
一語悉洛書洪範之蘊 漢書云數者一十百千
萬也本起于黃鍾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與
昭代叢書 丁集 補讀史記劄記 卷第二 四 世楷堂藏板
此相發
天官書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正義解七國爲孝
景時吳楚七國非也只謂春秋戰國耳故下文云言
從橫者繼踵
天官書注星經云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畢觜參魏
之分野益州衛地非并益州非魏此不可曉
天官書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
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緯經緯緯者
經之緯正義云五星行南北爲經東西爲緯誤

天官書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索隱曰三三辰五五星非也此即前文所云爲國者必貴三五耳天運三十歲一小變五百載大變故此下云終始古今也

魯世家成王命魯得郊祭文王注引鄭康成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左傳襄十二年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文王廟杜注周廟文王廟也鄭康成注禮記郊特牲云魯以周公故立文王廟不知規制似此故昌黎論西漢之文必曰司馬遷相如楊雄也後漢書班固傳亦似此至其後則不復能爲而傳文苑矣

循吏傳云不在循吏在酷吏故曰何必威嚴哉只看序列孫叔敖等五人竝秦以前人而次于淮南衡山之後一也石奢李離二傳只說用刑二也孟堅便耶仆叢書

認眞傳循吏與史公意全別

貨殖傳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即所云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耳故曰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也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非是

東遷之初也

孔子世家因史記作春秋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殷中也此注不是親周故殷即何氏所云新周故宋也

倉公傳曹山跗病意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讀史記劄記跋

余讀龍門書想見子長之爲人穆然有遠志故其文縱筆所如不拘拘于小節且其所據者獨有秦記秦人僻處西垂所見所聞往往與春秋國語不協子長隨所得而採錄之互有異同于是集解索隱諸書出焉然子長自述其舊聞裴駰司馬貞張守節諸家各抒其心得並行而不相悖然則潘氏之書亦安可少耶癸卯仲夏吳江沈楙悳識

跋 畢世楷堂藏板

漢書音義鈔錄一卷三卷

武進臧氏拜經堂雕

漢書音義卷上　隋國子博士關中　賜爵山陰縣公蘭陵蕭該　譔

高帝紀第一

旗幟皆赤　史記索隱高祖本紀幟音熾宋祁按漢書高帝紀上

文帝紀第四

餘皆以給傳置　傳傳舍置廐置按廣雅云置驛也宋祁曰按此條本藩氏音義者因宋祁引舉書字字核實也宋祁字樣以識之有從頻注中審定者附注師古字樣以識之

諸侯王表第二

獯王昆侈嗣　謚法好樂怠政曰厲史記索隱漢典已來諸侯王年表

王子侯年表第三

宛朐侯埶　埶音藝史記索隱惠景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被陽敬侯燕　音皮劉氏音皮彼反史記索隱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龍侯謬廣德　廣德所封止是龍有亢者誤也史記索隱建元已來侯者年表

食貨志第四下

或潴財役貧　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潴停也一曰潴貯也按字林云貯廛也音佇此謂居積停滯廛久也史記索隱

何迺汙王為　汙音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史記索隱張耳列傳

迺仰絕亢而死　吭音下郎反或音下浪反史記索隱張耳列傳

張陳王周傳第十

太后已罔絮提文帝　提音底提者擲也史記索隱侯周勃系家

魁梧奇偉　史記索隱引蘇林云梧音竹

今讀為吾非也　史記索隱留侯系家

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李廣數奇　奇音居冀反史記索隱李將軍列傳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巖深山之碕碚兮

從或作礱長大兒也史記索隱引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馬相如列傳
永人
集解音證宋祁曰集解蓋臣瓚書也解
忮害
韋昭曰忮音洎如淳曰詩云不忮不求忮弊也該校
字書忮很也之豉反
呂保我後生
我一作爾
精祲有呂相盪
字林云祲精氣成祥也音字鴆反宋祁三
者暖
按字林曰暖不明也應劭曰暖音闇
材駑宋祁曰舊材該作村傚
傚鴈也
謂朓
按字書曰朓晦而月見西方也該音丑召反
六沴
韋昭云沴謂皇極五行之氣相沴戾不和晉持軫反
服虔曰沴音戾宋祁

彼呂古人之迹見繩如淳曰繩拌彈之也拌音連蒦反宋祁
字書曰拌彈也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怨懟
懟音治遂反
相訐
訐音九列反字林面相斥罪也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字毓君
翰如淳音鉗宋祁
鐫令晉灼曰王商為光武第說其將帥此謂徐以微言鐫鑒道之也
按晉灼之意引鐫與之言能無說乎宋祁曰舊說刪之
論語巽與之言蓋依鄧展鐫音子緣反
焉可轑也
晉灼曰轑音誤
賦容
韋昭曰行貨財以有求於人曰賦字林以財枉法相
謝曰賦音巨又反該按今人亦為求音
見疢
按晉灼曰疢音侈侈裂也韋昭曰疢謂毀傷也疢音

胥地反說文曰疥毆傷也手支反又思詣反

痡人

說文曰痡病也該按三蒼云痡瘡也音如鮪魚之鮪

排擠

擠玉篇云子詣子稽二切朱祠

坡陂

字林曰陂拖也音一宂反該按左傳云鄢人訛陂之以出門者又曰以杙陂其傷

大袑

按韋昭曰袴上曰袑音黍嬌反鄧展音紹

馳騖

字書曰騖亂馳也

伐閱

字林曰閱具數也

蟜望等

按呂靖曰蟜毒蟲也己地反今借以爲嬌字此蓋古

假借用權朱祁曰借蕭該本作藉字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揣知

字無定耳

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

蘇林曰濫氾也淳音作檻閉也晉灼曰於義蘇音是

該按蘇林曰濫氾者字林曰濫氾濫也濫音力暫反

如淳曰檻閉者字林曰檻檻也一曰圈也下斬反又

滿謂

滿或音漫

閻妻

劉氏曰閻音淫該按毛詩作鬵

爲栿字

字林作栿柴木攏也在見反該按今作薦字者借以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力甘反宦官或無宦字
委任
逶或作委宋祁
威之
說文曰威滅也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
音許滅反宋祁
榜箠
榜音彭
役百乾谿
史記楚世家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宋祁

以為卄小十六
嬙出宋祁曰漢說音義嬙作婿
婿音侑
之饗
舊本作饔聲類曰饔字或作饗音灼同聲類饗即饔字該按今人不識饗遂易識作餼字耳
漢書音義卷上 正文一千七十六字 小注三百卌二字

楊雄傳第五十七

佚蕩

湯亦作傷韋佚爲替傷爲黨音音鐵儻

昨牢愁

該按泎字旁著水音直作牢韋昭曰泎騷也鄭氏愁音淫

首謀

因江潭而狂記兮宋祁曰舊本狂作淮

汪音誑韋音罔潭音淫

湘纍

該按音灼纍作纍此言累世承楚之族字林纍大索也

被離

韋昭曰被讀如光被之被宋祁曰舊本祁作蒼吾恐非

蒼吾宋祁曰舊本作蒼今作蒼吾恐非

壞纍

如淳音河水漪漪之漪按詩漪音猗反韓詩作檹

纍纍以爲檹讀楚詞者依字不借音也

卷葹芷與若蕙兮

韋昭曰葹芷若蕙四者皆是草也師古

椒專佞

韓從宋按王逸曰椒茱也

漢書音義卷中　隋國子博士賜爵山陰縣公蕭陵蕭該撰　二

騑騑

騑音留俗作騮

嗟佚

韋昭曰嗟音祖猲反鄭音接蘇音詩嗟嗟作猲

踥蹀詩作捷

踥蹀

韋昭曰蹥音呼音其目如茱萸之斫也音丁故反郭宋

七淨化本

大拔反

慶雲

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

鵗鵌
韋昭曰鵗鵌趣農鳥也師古
樛流
慘應作手旁翏今作心旁參者亦是古字通用
駕八龍之委蛇宋祁曰古本篇字上有焉字
於邑
晉灼曰於下當著心作忣宋祁
蹂彭
該按雄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蹂應作手旁庶說文
摭拾也

梢夔魖而拔獝狂
韋昭曰魖音昌慮反一作照慮反該按獝狂無頭鬼
也見字林
殷轔
殷音隱宋祁
方壤宋祁曰蕭該音義依韋昭音揖
韋昭曰方壤周禮方相氏
柴虓
柴一本作傑諸詮賦音傑初綺反
蒼螭
章昭曰螭似虎而鱗鄭氏曰螭虎獸也師古
螭雌龍也字林曰螭若龍而黃北方之地嘆宋祁
駓遰風
韋昭駓蘇及反師古
高衍
晉灼作羨宋祁
縛縛
晉灼曰縛音夕諸詮賦音亦宋祁

測灂
韋昭測劉又反灂音漚師古
騁瑞
該按字書騁采色也當從玉旁彝
猰玁玁宋祁曰蕭該改狻從山
諸詮賦音苦卿反
撱北極之嶵嵷
撱字書竹几反韋昭知己反嵷嵷字林曰山皃宋祁
日月繞經於抶振
繞韋昭仕兼反該音抶於兩反又於郎反振之人反

覂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
樛詭詮賦音赤溶字林弋冢反宋祁
瓏玲
字林曰瓏磨舉玉爲瓏又音龍呂氏春秋曰大旱用
瓏玲宋祁
峻嶸
峻按字書勀果反嶸音罪
蜿延
冤於元反
薄櫨
音灼曰阬古坑字也字書曰阬閼也口盍反宋祁
蘦咲胷
咲別本丑乙反文選余曰反胷別本作胷靈乞反今
漢書本胷或作眄者傳寫之誤
惟弸彋其拂汨兮
弸丈萌反彋音宏拂芳勿反
仿佛
字林曰仿相似也佛見不審也宋祁
旋題
按左思蜀都賦曰金鋪相映玉題交輝是也
蜦蜎
按字書蜦蜎蚖印也上一匈反下一耿反
三神
三神天地人也宋祁
神出宋祁曰淳化本作拔求刊
拔出沃氏求富從足簡本同
輿薦
諸詮云薦沮藉反宋祁
象阬
音灼曰阬古坑字也字書曰阬閼也口盍反宋祁
擬儀
鄭氏音趮宋祁
招繰
一本作皋陶音灼音義作皋搖如淳作槹槹搖云槹槹
槹也積柴於聖槹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其
近天也故曰槹搖
燒上
燒音昆火皃也
配藥
如淳曰藥爲火正能使火氣施四裔也
炎感黃龍兮宋祁曰蔚該音義本炎字作燈

傸暗
傸甫刀反
鼓磕
磕口蓋反又口艾反
岁施
字林岁施沙邱也
之綷
綷財代反宋祁
郊禋
字林曰禋絜祀也音一人反宋祁
遲迟
張揖字詁云迟今遲徐也
弩陁
三蒼因山谷爲牛馬圈謂之陁音祛
瑰瑋
字林曰玫瑰火齊珠該按詩云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埤蒼云瑰瑋珠璣也
鬼趡
趡或作趭字韋昭慈昭反云趭超也字林音才召反
橋音嶠嶠之嶠
蹈衰宋祁曰袁一本作壞
該按說文字林並無嶠字未詳其音請俟來哲
灑沈菡於豁瀆兮宋祁曰蘇該音義曰灑沈菡而呀壑瀆兮
該按呀或以爲呵呵叱問四瀆也灑韋昭音義作西
旁麗云音疏佳反吳江郭氏摩云疑當作西旁麗
喜虞宋祁曰喜古本作娭
韋昭音熙宋祁
昧隆
別本作覛爾雅曰相視也宋祁
滲灑
滲韋昭史禁反灑蘇林曰灑音薄酒之酬宋祁
麗鈎
麗韋昭作儷儷偶也
發軔
軔如戰反
林籠
字林守山澤吏
御冥
御五舉反

益虞
韋昭作蒚古益字米祁
御宿
按說文曰籞禁苑也牛呂反
倖黔
倖字林士又反
陁土王之陁薛
陁音沿陁諸詮音烏隔反一音於賣反薛音辟韋昭
曰薛平狄反
嶠高
嶠音矯
登阭
韋昭曰高大也諸詮登張萌反
天與地杳宋祁曰杳
然舊作杳
虎路
該按晁錯傳中周虎落韋昭曰於城中爲藩落如
虎矣謂之虎落
先置
諸詮音置
紛紛
張晏曰紛燕尾也韋昭曰紛旗旒也音邠
爲緣
該按說文字林三蒼並于善反云緣絡也陳武音瑗
通俗文曰所以懸旛旌曰緣緣胡光反
解扁
服虔曰扁音編戰鬬軍陳皃也讓按服云以春秋傳
曰高渠彌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
預曰司馬法曰車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
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五人爲伍此蓋魚麗法也
鴻鋼
鴻諸詮胡楝反鋼音慟
與通
諸詮作鬳通負呼盛反
輜輧
韋昭音壘落
施鞶
施如淳音蹥
率從
該按字林及埤蒼云從從走皃也
允溶

允諸詮音余永反溶音勇段若膺云集韻五音沇兗
以訂此之誤矣按文
選羽獵賦作沇溶
戲八
戲陳武去危反
吸嚊
嚊張晏音彭濞之濞
秋秋宋祁曰淳化
本作愁愁
秋舊作愁韋昭音義與反今書或作口旁秋該按埤
蒼啾啾衆聲也楚詞鳴玉鸞之啾啾猿啾啾兮狖夜
鳴諸詮秋作口旁秋
踐蘭
踐蹌宋祁曰嘉祐
本作此槍
踐韋本作跋又作趹宋祁
校騎
校張晏音効
膠轕
轕舊作鵠又作譎
騁騑駘磕
騁諸詮作石旁賓磕諸詮皆盖反
地岅
岅牛散
牛諸詮音叛
駢脅舜欲
脅諸詮音市至反欲字書瑜注反
蒼狨
狨宇林曰東方名豕曰狨語豈反段云當是許豈反
蹴浮
蹴諸詮居衛反鄭氏居月反
巨瓠
瓠音延
踔夭
踔韋音卓晉灼曰踔音魚單之單今依晉灼音
履般
按諸本般首般作般下皿當作盤
蹉跎
蹉音羸羸度也該按字林曰蹉過也弋世反
木仆
仆字林丁豆反又丁住反
列眥

字林曰瞀目厓也音滇該按淮南曰瞁目裂瞀靜訂
反莊周曰多言而不瞀司馬彪曰瞀視也
堅重
重直龍反
絧染
絧蘇林曰絧音絧鹿之絧
沈沈宋祁曰沈蕭該本作沈
沈音餘水反
紐中
紐服虔音宏
窮穴
窮如淳音穹穴諸詮余腫反
直視
直丁但反
挐攫
挐諸詮奴加反
靖冥
張晏曰靖冥極高之皃也
睿鉴
睿按字詁古岑字
採掾
採孚林曰遠取也
薄棄
薄詮上音博下音桑各反
靈場
靈孚林曰龜也以月燸
楊雄傳下第五十七下
射熊
射諸詮音食謝反宋祁
周匙
陛陳武音古業反宋祁
抴裘
抴諸詮音他宋祁
票毘
票諸詮音匹妙反宋祁
揲毘
揲昭曰揲并也音芟宋祁
殈誠
諸詮曰誠古屆字宋祁
睚眦

按晉灼音義眭作矐蘇林音貫習之貫晉灼曰楊雄方言曠目曰矐該按方言曰矐曠目也後垣蕭者往聘因繫後垣而亡坏壁也作後垣後坏梁益之閒曠目曰矐音光亘反

韻亢宋祁曰晉本韻旁從手音翠今不用

皆稍穎樹頷

按韋昭曰稍穎樹頷當依古本作犁頟樹頷犁頟頟楊地也樹頷頷鯷土也今作稍穎傳寫誤耳

扶服

服諸詮音扶北反

番禺

番蘇林音潘

拮隔

韋昭云古文隔爲擊該音擊

徽曰

徽舊作薇應劭曰徽音以繩徽弩之徽該按音揮

鳴球

韋昭曰玉磬也

勃解

一本勃解旁有水按字林渤澥海別名也字旁宜安水

掉八

掉廣雅曰振迅也

挶髂

髂口亞反字林腰骨也

梗稻

宋祁曰舊該古作秫

頷頤折頷

宋祁曰舊該音義頷作頤

挖紫

韋昭曰曲頤曰頷音欺甚反該按字林曰頷醜也邱敏反與韋昭音同字林頷狹面銳頤之皃也蒼頡篇亦云頷邱敏反又音檢反頷字林曰鼻莖也一曰反

挖徒何反又音他

涕漼

漼即唾也才卧反

五剖

剖韋本作腢正力反字林腢判也

衊若胝瞶

蘇林胝音邇迩之迩弋爾反何承天亦云巴蜀謂山

或繫坏吕通

岸傍欲墮者爲阺阺崩闕數百里宋祁

參摹

摹蘇林音模字林曰摹廣求也七具反宋祁趙氏春沂云七當作亡

絣之

絣說文方并反字林布蓳反縷布也宋祁

首衝

元衝云八十一家相對若輻輪之衝也今漢書或誤作衝者非也

擺掌

今漢書及韋昭晉灼音義並作擺字今字書無手旁

擺字林云擺舒也擺音刀支反大元經曰元者幽擺萬物而不見其形宋忠曰擺者張也與晉灼同

擺圖告十一篇

擺服虔音見晉灼曰擺擬也字林五弟反莊子曰終日擺於左手之小指又令人不見大元經及別錄以元衝元擺下有元營元數元文元擺

白握之而手不擺司馬彪曰但抱而握之手不捉也

大元經曰別一以擺

元圖元告元問合十二篇今漢書祇有首衝錯測擺

營數文親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元問一篇故云十一篇所未詳是故述之

擺糜爲

如淳曰擺著也膠葛大也韋昭曰擺音旄擺粥也掩擺持也擺音戟

歔烝

韋昭曰歔氣之發見者也

誤已

字林誤尊敕也音詮惟禮記音撰字書並音詮

倥侗

按字林及埤蒼倥音口弄反侗音勑動反

迄訌

宋咸法言本迄作訖字林曰迄至也火乞反

召怳

怳音兢韋昭照放反該按今音況爲是按范字書所無

漢書音義卷中　正文二千七百五十四字　小注三百七十字　臧庸堂録

儒林傳第五十八

子貢終於齊宋祁曰貢舊該本作贛

申培公

韋昭曰培公之名也師古

橋庇

該按史記橋音矯

毛莫如

按漢書衆本悉作毛字風俗通姓氏篇渾屯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爲常山太守又有毛姓云毛伯文王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檉之爲壽張令按此莫如非姓毛乃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今人相承呼爲毛忽聞爲屯驚怪者多毛屯相似容是傳寫誤矣應劭解漢書世人皆用何爲在風俗通而不信

衡咸

按風俗通姓氏篇云衡阿衡也伊尹官也見詩傳漢有衡咸講學祭酒

炔欽

炔字詁曰今炅姓也韋昭音翁決反非宋祁

邊韶

邊古作踦服虔音湯去豆皮之湯該音勅岩反

食子公

按風俗通曰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于公爲博士食音嗣

冥路

按草下完音九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竹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管莞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管姓云管夷吾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管虢爲西河太守今莞路是草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

冥都

按周禮冥氏鄭司農云讀如冥氏春秋之冥劉昌宗莫歷反按都治公羊春秋當是有所注述解釋公羊故司農云冥氏春秋之冥風俗通姓氏篇冥侯國姒姓禹後見史記漢書有冥都爲丞相史按史字舊脫據翰林學士盧召弓據漢書補

申章昌曼君

晉灼作由章子按風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

史記漢石山章至長沙太傅今宜作由章
衛叔
烏嚘
攖詵文曰捽也音九縛反宋祁
適士
適足也適音相代反章昭音詩歷反按今漢書適字
作適字注云適始歷反子謂與韋昭音同按字書無
二十一麥
適字集韻
適悁也
酷吏傳第六十
酷民應劭曰酷音
嘿民馬騙眼之嘿

按爾雅馬一目白曰嘿音閉
爲伎
韋昭曰伎音洎字書之豉反宋祁
茵馮
茵亦作輾霍光傳作細音義作輾字亦音因宋
祁
義姁
姁音熙主反韋昭音同李奇音吁

發攖嚴氏杰據以校正
按證作音呼史記
索隱作李奇音吁
莊平
韋昭音鯫字林曰莊草亦盛也宋祁
壽陵
陵或作阻宋祁
至質
韋昭曰所期約言地險接質貴
爲偽
服虔曰雇載曰僞音將秀反宋祁
病悖
韋昭曰心中喘息曰悖音水季反宋祁
抱鼓
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
寺門桓東宋祁曰漢隸音義
作寺門外垣陳
今漢書多作垣字蓋後人多知墻垣不知桓表常從
桓
阿邑人主
李奇阿音烏該按漢書作阿媚人主者傳寫誤
匈奴傳第六十四
路博德宋祁曰傳
據博本作萬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仇犂王宋祁曰犂
舊本作揮

嫣汭

字書曰嫣舜姓也該按舜居嬀汭因以爲姓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黃郵

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蒼頡篇曰郵過書之官也

廣雅云驛也

標末服度曰標音刀末之標

按字林鏢刀削末銅也音匹幺反宋祁

上休

晉灼音義作烋下休宋祁

句履

韋昭曰句履頭飾形如刀鼻音劬禮記作絇亦是宋祁

秬鬯

字書曰秬黑黍一稃二米也宋祁

刃其軀

舊作刉其體鄧展刉音近跣晉灼音義作刲林曰刉切也宋祁

荷鍤

鍤或作臿音丈涉反宋祁

於圍

韋昭曰圍故屬淮陽後屬陳留呂靜曰圍音語師古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少阿

晉灼音義作少倚倚訓阿取阿衡一字也音依倚之倚李奇音奇

司惎

韋昭曰南方曰視君視明則臣聰惎師古

姚恂

字書恂信也音詢宋祁

徐鄉侯

韋昭云徐鄉東萊縣也宋祁

批難

按晉灼音義作批難字林云擊也父迷反廣雅曰批擊也釋名曰批兩指相禪助共擊也師古曰批謂納肘之也音步結反按蕭本批蓋作柲傳柲反也

收繫男子

男或作妻字宋祁

稽侯狦

韋昭曰獬廌獸也師古
李琴
韋昭曰琴音琴禁反字林曰琴支條琴麗也師古
所班
舊作所辨按韋昭曰辨布也音班或作班
並富貴矣
或無貴字宋祁
此一大子也
天或作大宋祁
病悖
悖舊作喘宋祁
戊酋士
戊子按春秋說曰戊土也五行書曰戊己屬土王莽自以土行音懋按集注引應劭曰莽自以土行故使太傅豐戊酋士莽傳稱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為六甸首冠以戊子為元日此文有脫誤以
十緦
韋昭曰四秉曰莒十莒曰緦十緦為秅四百秉也師古
辟任
如淳曰辟公主也任宗室女也讓按爾雅曰皇王后
辟君也
紵麻
鄭氏曰筵音平訂之訂筵直也予按字書曰訂評議也音義字林曰筵繩絲管也大丁反
詩剿
韋昭曰文作劉音義同師古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見眛
眛字林云日旁作末言眛爽旦明也日閽眛云眛斗旦
枸後星也音芒太反
宗族
族字或作姓宋祁
叙傳第七十
晏晛殷
張晏曰親戚晏飲會同之殷字林晛近也乃吉反宋祁
林表
晉灼曰應劭書作材表宮人之有材能者表其師也張晏曰林君也表外也於宮外傳威儀也宋祁
中盾

韋昭曰太子宮中盾長也諒按盾音允

不隕

隕字書火又反宋祁

羈絆

絆字書音半宋祁

軌踦

鄭云踦音拘掎之掎宋祁

州城

城或作域宋祁

不息

韋昭音義作火旁息音熹既反字林音息是以今漢書止作息字宋祁

息于

尚書音巨淤反宋祁

之褻

字林曰褻衷衣也丈篋反

闇奸

奸字詁古干字宋祁

棄梳

韋昭曰棄音飾一名橘即柱上方木也鄭氏梳音簪

應劭曰爾雅曰梳朱儒也音之劣反

斗筲

字林曰筲飯器也受五升秦云箱山交反該按筲或作筲論語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按秦云下脫箱字今據說文補正

公餘

字林曰餘冥也韋昭音義餘字作鬻曰莱冀曰鬻音速該按字林餘或作鬻字異音訓則一

己厭

韋昭曰厭合也劉氏曰厭當也

覬覦

字書曰覬幸也覦欲也

隕墓

諸詮上五罪反下許妖反

圮絕

韋昭曰圮毀也音敷委反字書父己反

足殉

字林曰殉殺生送死也

憚世

說文憚箴文題題是也劉氏及廣雅並云憚恨也

昕昕

鄧展朏音昧該按字書朏尚冥也音勿諸詮方昧反
遺識
蒼頡篇曰識書也該按諸詮音楚鴆反
樛木
樛亦作糾韋昭曰糾下曲也居虯反
詵爾
說文曰詵讓也息悚反
孟晉
或作晉亦作晉宋祁
胼拄
胼韋昭音謀鬼反又音梅字林曰胼微視美目皃 按說文應髮微視也字林本此 蒲氏蓋本作應後人改之
修祿
晉灼曰祿音素衣朱祿該按詩音博字林曰祿補衿反
也方沃反
不苑鄧展曰苑避也
苑牛羊胼字之胼苑假借胼避也韋昭曰苑避也音
肥晉灼音義作邁云邁避也曹大家注幽通賦云苑
行行
避也
諸詮音胡浪反
柯葉葉
服虔曰棄類也音近卉服虔音卉應劭音謂該按字
音音謂
三止
止文選作趾
臭異
晉灼曰臭音目臭臭面喪精呵縣反該按目臭臭面喪精出王延壽靈光殿賦諸詮音呼政反韋昭曰臭遠也呼迥反
鬼諏
字林曰諏聚謀也予于反諸詮祖侯反
窮宙
韋昭曰天宙疑所受曰宙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往古來今謂之宙聖人所以能極數而知來者皆因卜筮謀於鬼神
刻石
該按曹大家本作劾石曹注舉畀曰劾
貢憤
貢晉灼音義作心旁貢字林曰憤憤也李奇曰恨懣

也孟康曰憤惑也該按貢合作心旁貢

惠舛

舛字林充納反錯也

侯少

周詩曰侯文王孫子毛傳曰侯維也宋邠

養游宋祁曰游蕭木作流

該按春秋作養由今漢書作流由與流亦互用

湛躬

湛文選作酖

復心

復一作腹張晏曰以道為腹心也宏道達於天地之性命也

不煗

昌靜曰煗温也乃卵反

不黕

字林曰黕黑也音琴又音巨炎反

摭首

字林曰摭舒也尹於反又擬也

籍書

籍才亦反韋昭音義作藉字慈固反說文曰藉祭藉

也從艸耤若如韋昭音則漢書本作耤字

不賈

詩曰賈用不售賈音古宋邠

突奧

郭璞曰突音突該謂依儀禮宜音徒骨反

虓闞

該按字林音孝

風颱電激

該按韋昭音義作風颱云颱風之聚塊者也音庖今

漢書並作風颱而電激也說文曰颱或作颮颮音甫

堯反

煙霽

韋昭煙音呼夾反霽音于俠反服虔曰煙音近霍叔

音為首霽音畢爾之畢字林曰霽震電也一曰衆言

也于甲反煙音弋叔反又于立反

搰朽

韋昭曰搰女攄反說文曰搰按也史記曰搰髓腦崩

淫瀉

浣腸胃

韋昭曰荷瀉龜之聲也

盈眦
字林曰眥目厓也才賜反

既酋
鄭氏曰酋執也韋昭曰酋終也

旄敦
爾雅前高後下曰旄邱詩有旄邱篇字林曰前高後下曰墜音此與爾雅同墜音毛又亡周反今人呼爲

務音乖僻多矣

沈濫
舊作沈檻韋昭曰水側出曰沈泉音執湧出曰濫泉

音檻

康衢
韋昭曰五達爲康呼坑反該按事出爾雅該讀康如

字未詳韋氏音

邳沂
沂韋昭作垠曰垠限也謂橋也吾恩反

詞言
詞字書曰古辭字

簹飄
字書曰簹筒也一曰小筐丁安反飄盩也父幺反

蜂蛤
字書蜂厲螲也步項反蛤蒸雀所化也秦曰牡蜩

蘧顓蒼
按字書無足旁康字猶應是踞字書踞蹲也己恕反顓字林曰顓白皃也音昊楚辭天白顓顓該按爾雅曰春曰蒼天夏曰昊天今作顓者此古書假借用耳

椎巧
韋昭曰椎猶專也該按音較音灼音義作雅字云劉氏云搉效也或言極也音灼曰搉見也盡也

鍼石
字林曰鍼所以縫也之心反

敘傳第七十下

之偕
韋昭皆云子爾反使爲政以病其治也按集注引如淳曰任宏泰石顯使爲政以病其治也此文有脫誤今漢書本或譌誤作疵字或作皆

革刻
服虔曰刻音剪韋昭曰刻音鏟刻削也師古

字

相挺

韋昭曰挺極也淮南子曰陶人之埴挺埴許慎曰挺抑也大元經曰與陰陽挺其化宋忠曰挺和方言曰挺取也許類曰挺一曰柔也老子曰挺埴以爲器

詔輕

蘇林曰詔音少年輕薄毀鈔息憙之鈔加淳音樵

薰胥

韋昭曰腐刑必薰之餘殘曰胥

六世眩眩其欲敝敝

眩蘇林音潭灼音義及今漢書本作悠悠應劭曰易曰虎視眈眈字林曰眈視近而志遠也音大含反

應劭曰眩近也悠遠也言武帝內興文學外耀神武

眈眈悠悠而盛也余謂眈當音當含反

漢書音義卷下 正文二千九百四字 小注三百卌五字

蘭陵後

後漢書皇后紀下祁祁皇嬭李賢注嬭亦傴也按字書

無嬭字相傳音麗蕭該音離

按漢書外戚列傳下故戚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

師古曰嬭音麗蕭音義蓋在此

隗囂公孫述列傳奉盤錯鍉注匡賢按蕭該音引字詁

鍉即匙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益爲匙（按方言作匙）

據下文云鍉不滿血明非益益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

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

師古曰刑音胡定反

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犁飯匕也撓攪也以

匕攪血而歃之今亦奉盤措匙而歃也以此而言鍉即

匙字

宗室四王三侯列傳南渡濱淳水注鄛元注水經曰諸

水二湖流注合爲黃水又南經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

之黃淳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蕭該音義亦作墊引字林墊門側

皆畫伯升像於墊注蕭該音淳作諄者誤

二卷

切韻陸法言樸本長孫訥言箋注

儀同三司劉臻　　吏部侍郎薛道衡

著作郎魏淵　　外史頗之推

散騎常侍李若　武陽太守盧思道
蜀王諮議參軍辛德源　國子博士蕭該
已上八人同撰集
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以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章移切脂旨夷切魚語居切虞遇俱切共爲一韻先蘇前仙相然切尤于求切侯胡溝切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

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江東取韻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蕭顏多所決定時歲次辛酉大隋仁壽元年
入聲十八藥芍藥蕭該云芍藥香草可和食芍張略切藥良約切
按陸法言同蕭該等八人撰切韻本書例不別出姓氏此條獨引蕭該云疑是漢書司馬相如傳勺藥之和具句音義
晉書晉義卷中列傳第二十五云枳落閑居賦芳枳樹

籬蕭音已爾反
按隋書本傳稱博士撰文選音義此其證
顏氏家訓書證篇禮王制蕨股胘鄭注云謂撅折脛今書皆作撅甲之撅國子博士蕭該云撅當作撟音宣撅是穿著之名非出辟之義按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元慶元元年建安劉之同本漢書跋云今得宋景文公所校本凡十五家文有殊異皆兼存之具於上方其閒所有名儒辨論亦附於是今一依是本謄寫故於注釋之下凡景文所附者悉從附入以圈閒之使不與舊注相亂
按劉氏具列宋景文所校十五家以蕭博士音義爲第一據劉跋則音義本列於圈外今本漢書有亂入顏注中者
蕭博士漢書音義十二卷見隋唐志小司馬章懷太子咸徵引之其書蓋亡於唐末北宋初宋景文所據即不全之册故於楊雄傳叙傳引用頗夥而他卷僅見然宋

景文本世不可得不全者亦末由見之鏞堂讀宮板漢書用宋本載音義稱舊注如服虔應劭劉德鄭氏李奇鄧展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韋昭晉灼臣瓚郭璞等多集注所無者引經部如劉昌宗周禮音又尚書音儀禮音禮記音引小學如三蒼埤蒼字詁聲類韻集字林通俗文諸詮賦音引羣籍如劉向別錄風俗通氏姓譜法春秋說五行書司馬彪注莊子宋衷注太元何承天纂要皆後世已亡者誠罕覩之琦珍也惜闕逸不完存者多與宋氏及三劉之說相混有稱蕭該曰而實爲他說者有稱宋祁曰而實爲音義者又或羼入顏注中茲精加

別白都由研審得之不濫不漏差堪自信録爲三卷以存蕭氏梗概其正文從汲古閣毛本與蕭書互有異同則各仍其舊不敢據此改彼致兩失其真並録後漢書注補其闕遺綴隋書本傳等溯其原委巫山知縣段若膺見之欣賞助爲勘正謬誤鏞堂以此書世無傳本而漢魏微言往往存什一於千百必未可以殘闕廢思亟付剞劂傳之同好焉時嘉慶二年閏六月武進臧鏞堂拜經家塾識於拜經家塾

漢書音義叙録一卷　正文一千五百六十七字　小注五十七字

嘉慶四年秋九月刊於南海古藥洲順德馮裕萃祥寫刻

臧鏞堂校

東漢書勘誤

帝紀第一

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 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文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字

注王莽建國六年改爲天鳳 按莽號始建國年九三字此少一始字

注大冠者謂武官冠之 案當云大冠者謂武官冠之少武冠二字

注詔如海濱 案前書作昭如此作詔誤

繡黼注字書無黼字續漢書作袞並音其勿反 案言字書無黼即無音矣何得言並明衍此字

注各置諸事曹史 案文多一事字

張步起琅邪 郡有琅邪山故城今海州朐山縣東北 案此文不足以上下注觀之郡下少一名字城下少一在字

注有侍曹尚書 案前書皆云常侍曹少一常字

五成陌注壇廟之東 案自上初無談廟之文明多一廟字

注卯金刀名爲赤帝後 檢班固傳注爲下合有一劉字

注其文曰告某官云 案文當更有去字

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 案史記事有相連則用而字今赤眉自殺更始隗囂自據隴右明此而字衍文

二年 注蔡賀典職儀 案前後注皆云漢典職儀明脫一漢字

注立元帝爲祖廟 案以世數言之元帝乃是光武考非祖也作祖字誤

四年 注前書貢赫音肥今姓作貢音奔 案文當云今姓作奔音奔字之誤

注貢音奔也多一奔字

五年 案祐救黎上獲秦豐而龐萌蘇茂圍洮城 案文多一而字

題卷後章懷注書避世宗作代作蔡民字作人治字作理作化所引他書本皆易之後人不知或輒改還本字又不能都揆之亦有誤改代爲世者雖不甚害義聊記之以曉學者

六年 初龍郡國都尉官 案郡有都尉國有中尉此時龍郡都尉官耳不當有國字

八年 注高平縣名屬安定後改爲高平 案高平縣名復改爲高平不成文理蓋合有一郡字

河東守守兵亦叛 案文多一守字若云太守之兵不合去太字

九年初致青巾左校尉官 案前史蔡置官皆用置字字書置立也致字訓送詣上文光武爲司隸送詣洛陽即其義可作致字今更此官宜作置

注天子之居必有衆大之辭言之 案今公羊云必以作有非也

復致屯騎校尉 致亦當作置 說同十四年

十九年注宣帝爲曾祖 案世數宣帝於光武猶是祖此多一曾字

注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 案公羊本文當云母貴則子貴子何以貴此少何以二字

復南頓田租歲 案文不見歲斷明少一字近下二十年復潁陽六歲下二十七年行大司馬劉隆 案二漢稱行者皆云行某官事不如真後事同矣是漏五字也

二十二年制詔曰 案史無有書制詔曰者惟下三公及史官部有云制詔曰者耳字明此多一制字也 說者云武后諱詔曾改此詔作制後人因誤重之也

二十七年行大司馬劉隆 案二漢稱行者皆云行某官事不如今但云行某官也明此少一事字

三十年幸魯國案他處皆不言魯國明此多一字
中元元年注去城一里所謂方壇四陛案謂當作為上文去去城寫之誤以為為謂以所屬下句甚無謂也一里所句為方壇四陛傳
二年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案文多一無字光武紀事簡約既敕刺史二千石無離城郭又不得遣吏及因郵奏事不近事情明此多一無字無疑蓋兒弔喪及赴赗皆遣吏及因郵也蘇莞傳
肅宗崩廬江嚴鱗奉章去去此則遣吏之證
題卷後案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守音狩耳字不作狩狩田獵之名春秋紀文言冒祕狩不可盡改又案他書亦多作巡狩字為見故粗論之以曉學者已久以彼證字或真以狩字為巡守同而此書巡守字皆作
又案光武改中元元年續漢志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中元仍冠建武字今紀無建武字誤脫之宋丞相作紀年譜亦常論此
卷第二
及流人無名數案他處則云及流人云云此無故不當有及字三年詔亦無可之驗
注古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有一月一更案文多一有字緣一月字似有故衍
因任一歲案任當作仕

永平二年注二千石已下至小吏案上文已云二千石矣兩梁此則多一二字
注白招矩案禮作白招拒矩不便作矩此詔方叙行禮事未有勑下語則此其班時令勑群后案此后字為衍文下文自有其令天下云云
注明帝自謂無成康之時案文意當更有成康之質
注儀禮日大射之禮案此非儀禮本文以合著曰字
注老人知天地之事案本以知天地人三才故謂之三老則此之字當作人也
八年春秋圖讖所為至遣案文為當作謂
十五年從官二十歲以上又去十歲以下案郎從官不可年十歲以下者以十七年事校之脫事二字
十七年中二千石下至黃綬案文既云中二千石下至黃綬不須更比二千石明多此三字
十八年及流民無名數多一及字
圍戊己校尉耿恭傳恭作戊
注長三丈五步案文當作五步不成文理當作五尺
注上濁明主案文當作上面主明

卷第三
注前書藝文志曰以禮樂春秋案文多一曰字
注三桃則時享案自古但有二桃無三桃明三字誤
注立秋嘗粢盛酎案漢制立秋嘗粢粢稷也八月飲酎此文誤出一盛字少八月飲三字
其以見穀振給貧人案詔無它語不當有其字
建初元年注稍為少少給之案文為當作謂
二年注昌為以內外之辭言自近者始也案公羊本文昌為言自近者始也少之言二字
四年皇太后馬氏崩葬明德皇太后案陰后不稱太則此太衍字也
注夏曰教案前書夏曰校
七年甲辰詔書云案一曰字
元和元年注景帝京師定筆令案景帝定令行於天下不止京師京師衍字也盡景似京師似
章和元年注天下平定仍使使者案仍當作乃仍者重複之辭無用於此
卷第四
永元元年注丞尉小縣丞尉三百石案文丞尉小縣三百石其次四百石已足不當更有丞尉字
徙出塞者案遷徙者不可投之塞外明此徙字是從字
三年復置戊己校尉案西域傳此時但置戊校尉多一己字
六年行度遼將軍朱徽案文少一事字
馮柱遣兵追擊復之案文少一破字
七年行車騎將軍鄧鴻案文亦少一事字
注歲盡拜縣令長史及都官府丞長史案文多一史字若是王國長史則當并守丞言之明此但是令長耳下文又自有長史也
八年行度遼將軍龐奮亦少一事字九年行征西將軍劉尚下亦同
題卷後紀書孝和葬恭陵章懷注云俗本作順陵者誤也孝和葬慎陵以為皇后紀誤而靈帝父孝仁皇稱慎陵世數不遠陵名必不相襲案校前後孝和實葬順陵言慎乃更寫誤耳疑此亦非章懷之失蓋傳寫誤以順為慎亦因以慎為順耳

卷第五

永初二年 車騎大將軍鄧隲案官無車騎大將軍者明大字衍隲後乃爲大將軍耳

其百僚云案此不成文理當有一令字

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案三漢諸侯王未嘗有主稱蓋是王國文主字作國無疑也或謂主指公主案公主但有家令無郎謁者又此謁文但言國相移名其非公主明矣或者傳寫見後有王主之文遂誤於此

三年行車騎將軍何熙亦少一字

五年注五校尉謂城門屯騎越騎步兵長水胡騎案文多一胡騎字誤當作射聲上三字注中其明說又在後

建光元年注賜賞賚劒案文多一賞字賚語注可驗

延光元年注謂受超遷之案文受當作將

三年減罪一等詔敦煌案文詔當作諸

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云案文衍一諸字文未嘗有如此者

賛注續漢志云云案前文作漢書今此作志志不記如此事作書是

題卷後紀書殤帝葬康陵臣攷案前書平帝已名康陵不當重複章懷注云在慎陵雖中庚地庚與康相似但少許不同然檢續漢志亦作康陵又質帝年叙康陵在恭陵上都是康字不知此字自章懷已前誤之耶或者後人傳寫一處誤之遂都改今同也缺竟懷注語則似作庚無缺

卷第六

其令郡國守相視事案他處上有詔語則下有其令云云無有特出其字者明多此字

永建元年賜百官隨葬宿衛及拜除者案文及拜除者隨葬宿衛乃是賞功拜除者未知何謂蓋傳寫之誤當云賜百官隨葬宿衛及拜除者各有差拜除謂已遷升其官布又加賜明衍一及字也

調五營校射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舉明此舉字是與字一郡與五人教習也

注五營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等五校尉案此五校之名大誤檢百官志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今此誤大胡騎車騎當改胡作屯車作越且二漢有車騎將軍及騎都尉官耳無車騎校尉也又胡騎中與長水矣所以知非章懷之誤者安紀永初三年注五校引用漢官儀其明

四年 注陵轢使官案文官當作者

陽嘉元年注本多作蒲蒲字者誤案文多一蒲字

卷第七

永和元年曰變方遠注零陵言日食京師不覺故此言曰變方遠案注引東觀記言零陵言日食則是遠方也言方遠無理與注皆誤

漢安元年 行車騎將軍張喬罷案文少一車字

漢安二年 注充音案文空一字據馬援傳充音昌容反此一字宜云衡也

孝質故得禱祈案文去得無理當是復字

本初元年 注漢官左右中郎將案文少一儀字

卷第八

熹平四年遣守官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利前書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並無監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池鹽池多但注下鹽城當作鹽池耳及無鹽字下當有一監字說文監字訓爲鹽池然則住家案地志求監所在則無之二漢志不謂池爲監也而據今所見則有

舊本云遣守官令之鹽監穿渠爲民興利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並無監今蒲州安邑縣西南有鹽池鹽城監也。右詳新舊本舊本有理不合改

光和四年 注掌宮婢侍使案使當作史即給尚書郎侍史之類

中平四年張舉舉兵叛案他處叛賊未嘗言舉者當由其人名舉故衍

公綦稠等舉兵自稱天子案張舉自稱天子子誤出一兵字

六年 蹇碩下獄案碩以此時誅明少一死字

題卷後熹平五年書十月壬午御殿後榱樹自拔倒壞中平五年又書一誤臣攷案中平五年十月又書甲子帝稱無上將軍云云壬午到甲子凡四十五日非一月所能兼也則中平所記爲衍矣又案續漢志中平五年亦無此異

卷第九

注乘輿中官俱止禁中案文當云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綵新蛇劒參乘輿中官俱止禁中云云少一參字誤一輿字

興平元年 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案閣當作閤閤門也詣閤無理

建安元年 注山陽公載記曰臺字作壺案文多一曰字

封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案文多一爲字

二十五年 注太常跪哭日十五舉音止案漢志日字作哭字上

注於子亏何誅案今論語下子當作與

卷第十

郅后傳數授賞賜案文授當作受

和熹鄧后傳注既有列考亦有文母案今詩皆作右字右有音耳不當作有也

旱離大憂案文旱當作旱

靈帝宋后傳宋貴人之從曾孫也案宋貴人安得有從曾孫姓宋者當是漏一父字

伏后傳勒兵入宮收后閉户藏壁中案文少一后字

東漢書刊誤卷第一

宣德郎守太常博士兼國子監直講騎都尉臣劉攽上

列傳第一

注駿乘 案馬請之駿人請之 參乘只合用參字 軍帥將軍 案是時參置軍師御馬亦有軍師將軍此當作師

注捕賊掾 案前書合作賊曹掾

劉盆子 逢安 案建字從朱音義內皆誤

其中最尊者號三老以從事卒吏 案上老字非借陵為義當此傳內皆誤

史氏皆是漢小吏名或謂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其目所執者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為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

注前書言以賊竇編巨人今此為丘人亦誤也當作巨

右校卒吏 案文當云說已見上 攻破城邑 案文當云攻城破邑

卷第二

王郎輿年十二 案上下文皆言子輿此少一子字

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 案文多下一曰字凡有曰字皆史氏所加詔不自言曰也

劉永傳 會吳漢下昫城進圍睢獲其妻子 案文多一進字

李憲 注安豐 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

彭寵每一卿置元士三人 案子春傳一卿置大夫三人此文不具少置大夫三人一大夫八字

偽稱寵命教 案文多一命字教即勑下之書下文自有命字

論若數子者豈其有國之遠圖哉 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

卷第三

隗囂大尹尹尉隊大夫注又置六隊部置大夫 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

注七曰元城孺子王 案本王劉嬰故稱王不當有子字

偏舟 案史傳皆作偏舟偏特也不當用偏字 大司空直 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徒字杜林傳亦可見

公孫述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所在破散 案文多兩關西字

注今夔州復縣 案文少一魚字

卷第八

吳漢　注似諸生漢召故先爲具食案文少一之字

注皆大呼俱大進案文多一大字　漢中將軍案文少一將字

置居庸常關以東案文當有一山字

蓋延攻酸棗封丘皆拔案文不可無一之字　注音奔案文多一賁字

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案文多一遂字緣下有遂字誤之

臧宮　宮因從擊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

卷第九

耿弇　嘗見郡尉試騎士　注歲終郡試之時案漢謂郡試騎士講武爲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爲尉注所云郡字亦合作都且續武不專在都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講

門下吏案百官志公府有門史又祭遵亦爲門下史知此當作史字

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案文多一北字

以集其大計案文多一其字　監羽林左車騎案百官志羽林左右監左右騎不合有車字

詔封寶子案前後皆作紹封此誤

論云云弇決策河北案他傳贊語無單言名者明少一耿字下文乃可言弇耳

注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祥案文多一也字

耿國塞下無宴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案文多有字緣上言無遂安生此對文非也

耿夔　轉車騎都尉案官無車騎都尉明衍車字

耿恭　以恭爲戊己校尉　注云開竈爲戊己校尉畫沸俗恭開竈各爲一灶今都爲戊己校尉畫沸俗不知漢書以理觀之恭是戊校竈是己校也

注扶風郡比二千石案文言扶風郡不成文理當云扶風都尉誤一字少一字檢百官志是時置此兩官也

卷第十

姚期　攝憤案憤爲馬援汗顏被一憤字

王霸以霸爲功曹令史案功曹有史耳

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案文脫衣可言以斂之躬親不宜複有以字

祭遵　先明漢道案文當作光明

祭肜　設書設賻賞功責州郡案文功當作切

卷第十一

任光　拜曾東萊郡太守案他處複字郡名皆不言郡太守明此衍

李忠　注高密侯案文侯當作國高密國王國不當作侯也

劉植　注漆園即郢后所居之里名案文無故忽有園字蓋本是里字

朱祐　案注引東觀記安帝諱則此人當名祐前後皆誤矣

景丹　注東觀記曰載識文曰案文多一曰字

杜茂　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案王平顏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社元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嘗反也

馬武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案文言武持戟奔擊何能殺數千人明千是十字

論注於其有害案文少一人字

卷第十三

竇融　行南國尉事案文國當作海　蓼安案文多安字此縣名蓼侯國耳

竇固　匈奴河案御河水名多一奴字　注以河水南去案前書匈河去令居千里

竇憲　韓紡當考劾案文當合作嘗

竇憲　齊殤帝王案殤當作湯說在齊王傳彼既有子不得謚殤明矣

注掌臨立營　上文云南北軍中候案文臨當作監立當作五又出爲魏郡遷領川太守案文少太守二字

卷第十四

馬援　以離疏友黨案文友當作支

注縣管蠻夷曰道營當作有是漢書舊本文後人不曉誤之

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案此不成文理當云開恩信寬以待下

毒氣重蒸案文重當作熏

注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案文多一欲字

注汙溝欲深長而 案文而當在長字上
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 案肅即是受誅之家不當云肅等蓋是容字容有此是也
馬廖未幾後稍不行 案文有未幾與不當更有幾字
馬防 注士冠笄於廟門 案文少一日字
馬嚴 注故門生 案門生無故者當是故字其叔門生也

卷第十五

卓氏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並名重當時 案文多一時字當後言不仕王莽者
伏湛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 案文令合作今尚書令不可有五人若言今一郡二人又無義改作今乃與注合
宋弘 弘當讀見 案文當合作
馮勤 尚平安公主 案傳作平安注作安平必有一誤然安平是縣名則安平是矣

卷第十七

宣秉 帳帷什物 案當作帷帳解帷後帳是其次矣帳注文先
宣秉帝敏惜之 案文敏當作愍
杜林以為持書平 案文多一平字持治字韋康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窗平字也
趙典 行車騎將軍 案少一事字

卷第十八

桓譚 桓后弟侍中喜 案傳喜弟當作兄是
馬衍 故易曰窮則變 案文多一日字
帛血昆陽 案帛血是盟時啑血此當作喋與啑同也
雖則山澤之人 案此文顛倒當作則雖云

注定州彭城縣 案郡縣不在定州當作鼓城也

年無輿馬之飾 案文年當作具
注倉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 案全文何當作所
注說關西六國令事秦 案關西文義有六國不合
注自此以下說離字廷除 案注文方說其賦自當列敘其文云自此以下說離字廷除後人不曉誤作字除字

卷第二十

郭伋 計日當告之 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若何云當此下文若當字無理
郭伋 隋昱 案昱字至隨時方去之 單作簡今此亘作隨
杜詩 收養采薪 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訓宇令為牧養也
孔奮 自調棲益菑畬 案文益當在菑字上

廉范 故事虜人五千人案文人當作入
蘇章 永平中爲奉車都尉實固案文但從之耳爲當作從
賈琮 京兆令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爲尹明總也
民不聊生自活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

卷第二十二

樊宏論 注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案食人而已何故輒稱善人明此是養字或云當云善食人者
樊儵 注何善其誅不得避兄案文其當作爾
如今陛下子案文今當作令 樊準學者蓋少案文蓋當作益
尚方考功案功當作工考工官名見前書
題卷後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鯈字
儵即魚名可爲字也又按儵弟名鮪知作鯈無疑

卷第二十三

馮勤 食菜馮城案菜當爲采音乃爲菜耳
子世爲郎子代嗣案世本名代前拜爲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書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爲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
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今前後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即代者拜家一人爲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
和帝時詔封楊邑侯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紹封前後非一今此曰詔誤
虞延 寘客放從案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注不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修縱同
率掾吏案郡有掾有史掾名爲吏此宜爲史
鄭弘 遷淮陰太守四遷建初爲尚書令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爲陳國也下文又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少一初字

卷第二十四

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案文少一令字但云史不合上文
周章 清河孝王子祐案安帝名祜此誤作祐因以驗宋祐誤字無疑也安帝名見說文亦作祜
梁統 注吾自以汝家婦案前書云自吾爲云自
注前代未嘗所有案文當云前代所未嘗有 梁商 朱壽之器案文術之字
發取妓女案古無妓字只作伎也

卷第二十五

曹褒 注羽林左騎秩六百石案百官志騎當作監
論遠圖明懿美案文多一明字 鄭玄 研讚勿替案文讚當作鑽
注魏東西曹掾案崔琰但作東曹掾多一西字

卷第二十六

鄭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案文少一囂字
昭速禍患案文昭當作招
范升 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案關當作關方輸迫近不當云關
陳元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

卷第二十七

桓榮 入使授太子案文當云使入
桓郁 監虎賁中郎將案漢無監虎賁官蓋其兼字與丁鴻同也
桓典 典執政無所回避案典爲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
注平津都尉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準爲津因轉令爲都尉也典又爲鈞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
桓驚 徵辟拜議郎案徵則上徵也辟則諸有辟之議郎下當云徵而已明多辟字
桓彬 夙智早成岐嶷也案蔡邕本以早成爲一德傳寫之誤反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
丁鴻 擢徙校書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已爲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爲擢徙也明衛校書二字并下修縱同

卷第二十八

張宗 注置京輔都尉各一人案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有各字明脫左右輔三字
度尚 大事有虧實案文大當作夫
楊琁 剋共會戰案已言會戰何用共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遂轉作共也

卷第二十九

劉平 餓賊將亨案文少一之字
王望 給其廩糧案廩倉廩也廩給穀也明此當作廩
春秋之義以爲美談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它處可用此據上下文則不改也
固病不起案文當作固以病不起
趙咨 抗疾京師案抗無義當是被字 劉愷 如今使臧吏案文多一如字
表以旌銘之儀案旌銘合作辭誄

注人魚爲膏燭案文當在爲上

卷第三十

朱秖案一本作祇不同當是

班固注域亦作堛案文當云亦作域言域字有作堛者也

注鳳闕門案文多一門字

注人道必矣班彪傳案文必當作畢

注京師京都也案文多一師字

注漢承唐虞之基案注解唐基耳何故釋出唐字明當作堯

注冠大坐案文大當作衣謂加人衣冠坐也

乘輿車輿案注又解乘輿之義則此多輿字

注平帝立學官案文多一學字

東漢書刊誤卷第二

卷第三十一

第五倫　注姦輕所集　案姦輕無理蓋是軌字

臣之所至願也　案文當云是所至願也多一之字倒一所字

一夜十往　麻延年云唐肅宗下詔用十起作元子事本出於此明當作起也

少子頡嗣　案嗣未嘗有嗣無緣

鍾離意　注錢三千文　案古人言錢不曰文世俗乃有此文明多一文字

卷第三十二

沛獻王輔　封右馮翊公　案光武紀輔封右翊公此多馬字誤天下亦無右馮翊郡也

楚王英　奴婢皆衣紈綺　案文皆當作伎伎人即是伎樂此工技是巧匠也梁節王傳中亦有工技也

東平王蒼　詔曰伯父歸窆　案光武紀歸封右翊公此多馬字誤天下亦無右馮翊郡也

封英子楚侯　案文少一种字

表安論注曾孫賴吉得立　案前書立當作全

胡廣大議不全　案文義當作義

論注呈材効職則受之分明矣　案文呈當作程又少一所字

卷第三十四

鄧彪　閉中侯　案漢无閉中侯當作內字

張禹　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　案文多一守字或去守當作守舍止大樹下

徐防　三世常通　案世与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為代此合用代字乃誤為世盖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為代

論故能挾匆主斷勤姦回之偏　案文斷字上少一之字

卷第三十五

袁安論注曾孫賴吉得立　案前書立當作全

張酺　注既有烈考亦有文毋　說同上

注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　案今礼記文多五字

周榮及安舉奏竇景文與竇憲爭去　案文多及字

中常侍防東侯覽東武陽侯具珍　案覽本傳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此載其本縣名則非倒也盡脫一侯字誤二高鄉字

卷第三十六

郭躬　不問時日醫巫皆當滅族　案卜葬何関醫事明術

陳寵　孟冬之月身欲盛　案文并注意孟當作仲

論相匆主則正不惜寵　案文不當作下謂正下之惜寵也後陳寵論說

祝諷　案文祝當作設

陳忠　寃攘誅咎皆由於此　案文但言寃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適字

論語本出儀禮也　父歸窆之語

任城王　相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城　案文多一為字又恭字亦有工技也

王　案文多一為字又恭字合在上孝王名恭也

立河間貞王遂新昌侯子佗為任城王　案文子字合在遂下

中山簡王焉　封左馮翊公　案光武紀封焉左翊公与右翊相配

卷第三十三

朱暉　注坐考長史因死獄　案暉既言因死獄中當是吏字令長丞尉皆長吏也

惟令所言　案時暉未為尚書令明此令字是今字

誠非明主所當宣行　案文并注意

朱穆　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敢而尚相訓誘　案下文有而字則然字下不宜更用而字去之義自全有之覺贅贅明是衍字也

論注我豈足下欲以此謁為榮寵乎　案文然字下不可少後字明脫之

注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寵乎　案文訓字下少一民字

班超去城二十里正案文正當作止
注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同禮國中六十免役
楊終注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案今文當云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大子毋弟直稱君云云案文多一也字
翟酺叛羌千餘騎徙敦煌案文徙當作從
應奉注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案吏當為史摠而言掾史皆吏別而言之不同止計有史有掾也
應劭注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曰字
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案文多一也字
爰延昔朱雲廷折檻案文廷下多一欄字
令寃民仰希由訴案文令當作冷
仲長統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案文多上一也字

卷第三十九

王符五世之臣案此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
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案文少兩字蓋本云德不稱其位能不稱其僚
黃憲先過袁閎案袁閎字奉高閎字夏甫此言奉高當作閎也

卷第四十

楊秉可告在所屬案文多一在字　投畀有虎案文無它說知与詩同
楊賜五登袞職弭難雖受茅土未荅厥勳案文有當作豺注折衝弭難則可矣延年云舊本弭作弥下有又盖字云彌難又盖
注三百石長道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劒車道主簿
主記兩車為從案後漢志文此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功曹皆帶劒三車導此文少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五車也
陳王黃老君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

卷第四十一

陳禪注手足異處案文當作首是
龐參注言其來歸何喜之也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中多有誤倒一兩字者
陳龜至臣頑鄙案文至自无義當作自至

卷第四十二

崔駰掾吏叩頭案史當作史摠言之掾史皆吏也累言之當云史耳
與其有事案文与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楊雄蔡邕同用此律也
陽侯之族案文侯當作平王鳳封陽平侯前書亦謂為陽平之王也
外家二十注公家當為后家。案如注所云外家本是公家不必注无為作此語也

卷第四十三

崔寔故宜量力度德案文多故宜二字下文自有用故宜字処
純法入出案文出當作述代說已見前　及仕官案文官當作官
注瞽叟欲使未不往案文少一曾字
周燮遣生致敬案文少一門字

卷第四十四

楊秉可告在所屬案文多一在字　投畀有虎案文無它說知与詩同
楊賜五登袞職弭難雖受茅土未荅厥勳案文有當作豺注折衝弭難則可矣延年云舊本弭作弥下有又盖字云彌難又盖
注三百石長道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劒車道主簿
主記兩車為從案後漢志文此不合有三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功曹皆帶劒三車導此文少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五車也
楊彪劾以大逆注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盡云云。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又當云

卷第四十五

陳禪注手足異處案文當作首是
龐參注言其來歸何喜之也案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之明此書中多有誤倒一兩字者
題卷後陳禪傳禪国注音徒丹反案和紀皆作擅音禪字亦无作平声者而此音徒丹當由注者見前音擅誤以為擅而音之也又拾說文擅音徒旱反如此則与徒丹平側之間耳諺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
陳龜至臣頑鄙案文至自无義當作自至其亦實然也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才相半未知所從才字者辨之
題卷後呂政案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亦是楊氏不知文士聊知此士

清河王到國下令寘人案文少一曰字
事以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案文少延平兩字
何問王 王不服常人何別案文少一王字
解瀆亭侯子長嗣案紀長作萇他書亦然明此誤

卷第四十六

張皓 初永元中歸仕州郡案文多一初字
王龔 人且不見祭於君案文祭當作察
种暠 馳命奏之案文多一命字
陳球 復拜廷尉案球初末嘗爲廷尉何得言復當作尚字
見球亂正然大言曰案文少一後字

卷第四十七

欒巴 立學校案文當作孚効
以功自効案功不可以自効當是功自効少一无字

劉陶 又令牧守長吏案文令當作今 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案文民當作貨
注莫不爾極案文不當作非 李雲 注帝之諦言也案文言當在諦字上

論 注凡自稱於君宅在邦者云云案儀礼文云宅者在邦曰市井之曰此誤
劉瑜 父兄相伐殘身案文殘當作代 威以法正案文當作正法

卷第四十八

虞詡 二府恐爲臣所奏案上文三公劾詡則此當爲三府也
注街走卒又云赤幘絳褠案後漢志街下有一里字又云絳褠字誤
傅燮 與左中郎皇甫嵩少一將字此
注以高蹈羌案高當作萬
范津明知人案明當作名聲之誤也明維可通但前後多云名知人
時北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下文北地人也
蓋勳 宋梟案梟誠古梟字但人名合定從一
注有論輸罪掌畜官案文罪當在輸上
臧洪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絶等倫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也或曰悔當作益

卷第四十九

張衡 注以三十五著揲之案太玄乃用三十六揲作五字誤也
注支離蓋案莊子蓋當作奎支離其名也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案文昔當作惜
注子何爲者也我狐父之人仁也案文也當作曰
注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一所字 臚朧案朧當作曨曨曚從目是也此誤
要袁案要當作晏從古良馬 注蠃龜大龜也案舊說蠃龜大鼈此作龜誤
注蟬蛇蛻所解皮也案文當云蛻蛇蟬所解皮也
注爲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 未詳或云是主字

卷第五十

馬融 注有才不能用案文才當作財 注今王頗藏樂案文多一頗字
注枉矢妖星蛇行有尾目赤晝於旌旗也案已又言其赤非也赤當作田
注我車既好案我當作
道見匿案道字當作導
注公孫捷持楯而再搏乳虎案如下文則此少曰吾二字
注名通言語之官爲象胥案文當作通名謂揔稱言語之官爲象胥也
注論語二碑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去皆毀而已
四時至敬案文當作致敬 注或苦螟蟲案文苦當作若言暴政若螟蟲也
注可留須史神慮則可致太平招休徵矣又曰救寧我人案文多下一可字救當作救寧出淮書
天夭是加案上天當作天 夫有逸群之才案文少一夫字以下文證之可見
蘂邑 注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案文多一也字
注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案文多一也字
注冕長史案冕長自是官名後人不知去史字

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 案文多一者字
恒思皇后 案恒當作桓 謂桓帝后也
注是后父禁爲平陽侯 案如上文此奧少一歲字 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也
卓多自恨用 案多自恨用不成文 理當云卓恨多自用
題卷後 此卷內諱字多改作 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卷第五十一
左雄 注畜貨聚焉 案國語作聚焉此誤
周舉 尹翁歸爲右扶風 案文少一卒字
黃瓊 注郭都之等 案文多一之字 以宜比周公 案以宜不成文 理當作宜以
注伯奇王國子 案伯奇是尹吉甫事王國未詳 論因失時宜 案文當作因時失宜
卷第五十二
荀爽 翟方進以自備宰相 案文以自當作自以
注左傳曰昔晉侯有疾 案文多一昔字 弔問喪疾 案文當作弔喪問疾
注事是尚書無逸 案文是當作見 鍾皓 好昭人過 案文昭當作招 陳紀 當世者棄不榮之 案文多一者字
題卷後 曰放案九人相語言及所論議比貝當作謂以彼物爲某事之貨作爲其字從平聲後人傳寫之誤爲謂相亂難爲悉改學者宜知之
卷第五十三
李固 久乃得拜議郎 案固前已去爲議郎此又去得拜議郎史之叙事理無若此蓋當去久乃得已復拜議郎耳已復二字
李燮 先受封然後發喪 案甄孤還爲郡守不得言受封未知當何字或去少一重字先受重字謂拜郡詔也
注爲其與盟也 案文少一公字
群下繼望 案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改蓋本是繫字繫絕天下之望也
卷第五十四
吳祐 注以匈棘栢 案礼說云善剛緑相此少一菩字也
史弼 乃說以它事謁弼 案文說當作
注活千人者有封孫 案文少一千字

盧植 注援琴而弦歌以女貞之辭 案文多一以字
今先害 案文少一之字不成文理
趙岐 著要子章句 案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
卷第五十五
皇甫規 急使軍就道 案文軍上少一字或脫或領也
時人以爲規賢 案文以爲規賢非是當去以規爲賢
張奐 注在今永州 案永當作瓜永州無晉昌也
段熲 所在能政 案文單言能政不成文理當有一有字
段熲 燒當有種九十餘口 案燒當一種不止九十口其種中九十口降亦不足記當作千字
張鍾 案鍾非可張未知何字 宮縣邑 案文宮當作官舊也
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
陳蕃 而令天下之論 案文令當作今
文武兼安 案安是妄見此當作資也 竟考殺之 案漢魏輯獄皆去考竟此誤
譙玄長吏已下 案吏當作史大尉府有長史故因蕃見譙也
震授拷掠 案文授當作受
王允 今若一旦解兵開東則必人自危 案文皆當作偕
卷第五十七
劉淑 又陳時政得失 案文多一又字初未曾有陳何得言又
岑晊 張牧爲中賊曹吏 案文多一中字吏又當作史
李膺 漏棄多籍 案文棄當作脫下作
范滂 見則捧斥 案文當云則見 古之循善又去今之循身 案文皆當作循
賈彪 掾吏 案吏當作史說已具前
何顒 不匿汝南間有聲荊豫之域 案文有間字下又去有聲荊豫之域若祇在汝南則無用兩字也重汝南郡

西迎叔父爽案致顧堯又非家傍剛爽亦死矣明放一夜字

卷第五十八

郭林宗勸遊學宮案文宮作官字

許劭其多所裁量若此案文多字宜在量字下

卷第五十九

竇武劫太后奪璽書案太后所守非璽書也當是璽綬誤作書字順帝亦先奪得璽綬何進屯騎都尉案漢無屯騎都尉字宜作校誤一都字當作尉

將軍宜受詔領兵案文多一宜字

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案文少一死字是時官官死者二千餘人耳若無須發露得免者二千人則死者何可勝計矣

卷第六十

鄭太基峙案文基當作基謂如基不動作基無理

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案文多一有字緣者字生之

孔融覽為刋章下州郡案覽何能刋章下州郡蓋詔字誤傳中可見也

拜中軍候案漢官無中軍候唯有北軍中候耳明字有脫誤也

逼為軍帥案是時多置軍師則宜作師字

注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西其畝又去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案公羊本文下文又多一使字却少一地字及多一西字是下當有千八百紂也案文少一天字

注軍半至案史記彼文更有他語故半至今既節取不宜長此三字

注令齊軍日善射案文多一日字

注獻帝常時見慮案文時當作特

注孺子懷錢絜壺案絜當作挈絜雖似絜雖不如挈也

注僎音養反案文少一仕字

荀彧戚明有意數案文但云明有意數不成文蓋有一脫字

注東郡守案文少一太字

注蕭何發指示案文少一蠭字

寶義郎守尚博士國子監直講騎都尉臣劉攽上

列傳卷第六十一

皇甫嵩　嵩爲人愛慎盡勤　案文義非所以配愼當是愼字勤又當在盡字上

朱儁注　華信義立此塘　案文當作議

注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　案刺史在郡國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云刺史并郡上列卿府云云

于越　注于越　案傳注不同當從一作于

卷第六十二

董卓　字仲頴　案注言卓與弟旻生頴川明當作賴

注陳懿勸之使王國　案此王字當作往字　陳懿勸約使往也

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昌爲君側之惡人　案公羊當更有荀寅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

置丞令　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

請以不及爲罪　案文當云請不以及罪多一爲字又倒以字

注從東第三門　案文少名宜陽三字

官府居家　案文少一人字

注忿憤喜怒　案違意何緣有喜當是恚字

注遣婢詣省問　案問當作閤

注皇少長詣叙家又云得叙母罵之曰　案此言皇自少長於叙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詣字下文少叙母二字

卷第六十三

劉虞　注東海王恭之後　案王恭當作恭王

公孫瓚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案遠當作還

每聞有雞鳴　案雞爲當作鷄言

陶謙　下邳闕宣　案紀作闕宣仍云闕黨後此作闕誤

論糾合宗聚稟　案人下少一字不成文理當有一衆字

卷第六十四

袁紹　注乃引軍還鄉里　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軍當作歸或云軍字衍

以從弟後將軍術云云同時俱起　案文以當作與

任延 掾吏子孫案吏當作史說已見前
王景 緣提懇殖案懇當作墾即詔旨所令列正者并後字皆同
奏上論都案文少一賦字
秦彭 注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案此解開陽少開陽二字
劉寵 注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萬貫當於井上案文多上一當字
累登卿相而准約省素案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
仇覽 注言元覽呼元誚責元案文多二元字
卷第六十七
序 肆情剛列案文列當作烈
注疏 廷下案本傳疏當作曉
李章 掾吏止章案文吏當作史
周紆築壁以自給案壁非築所成當作甎築為垣牆斷為垣也
黃昌又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為河內案所衍文言准都無義蓋本是廉字
贊注夫為國本其化莫大於崇本一本字
卷第六十八 宦者
序 王之正內者五人案文多一者字此本用周禮文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案自前漢宦官即是閹子何乃言中興蓋宦官字當作內謂省內官不用他士也
蔡倫 讎校漢家法案謂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後人不知妄加一漢字
孫程 使五官郎將案文少一中字
單超 將軍侍御史護喪案超贈將軍尒不可使將軍護喪明衍二字
呂強 注所獻希之道引也案文希當作物
論三世以嬖色取禍案世當作代說已見前
卷第六十九 儒林
序 以受其業案文此受當作授
戴憑 注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案文少一在字一外字
尹敏 何謂察察案第文闕當作察此察字衍文不成文理注察此義欠不曉為謂多相觀也
孔僖 畫龍不成反為狗者案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
袁成宣尼案文少一公字
杜撫 作詩題約義通案文題下當有脫字蓋合云文約義通也
張玄 兼說嚴氏宣氏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蓋宣字因誤宣氏長此兩字也
謝該 注徵拜博士十餘人案文須更有博士二字
注遂送下詔獄案文多一下字
卷第七十 文苑
杜篤 注今流俗比地之良沃者為贍者也案文比當作以又衍一者字
崔琦 設書過之吏案吏當作史
趙壹 仁兄案二漢未嘗相呼為仁兄且壹與皇甫規書稱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君作君字是
劉梁 注楚靈王子圍案文多一子字
邊讓 注與齊晉強案文少一爭字
衡覽筆而作案覽當作攬
注等道猶今言何勿語案勿當作物又少云字何物猶言何物老嫗古語如此者多
卷第七十一 獨行
譙玄 皇太子多橫夭案文多一太字
時亦有健為費貽不肯仕述案文亦字及合在不字上
周嘉 使乃收燕案文少一者字
彭脩 掾吏莫敢諫案文吏當作史說見上
劉茂放 遽起之案文起當作起下文方云張顯橫馬此無所起也
陸續 毋嘗截肉未嘗不方案文上當作常下當作嘗
范冉 注遂誓不敢受案敢當作取錄誤作敢遂安出受字
卷第七十二 方術
序甚有雜流宕過疑亦失案此文不成文理注不明蓋非范本真、

任文公　日數十（案本有一到字不合刊去）

高獲　圭簿曰但使騎吏迎之（案文多一日字）

謝夷吾　表整稷契政隆太平（案文多一用字）

舜用陶政致雍熙（案文熙下不當有隋字）

公沙穆　注賣者人相欺（案文多一人字）

華佗　注且用寒水（案文且當作旦）

注蒲水上浮萍者（案文此者當作也）

普依準佗療（案文不全須有一病字）

注本字書（案文多一本字）

費長房　又嘗坐客而使至宛（案至宛市非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

劉根不知所在（案文不知在所當作不知所在）

左慈　放於下坐　放曰亦可得也（案舊未嘗以字補亦無或用字或用名者明放皆當作慈）

以竹竿餌釣（案文多一竹字）

大拊掌笑（案文當作拊掌大笑）

後操使蜀反（案文少一自字）

入走羊群（案文當作走入）

上成公　宓縣人（案宓當作伏）

壽光侯帝試問之（案之當作曰）

甘始注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案文當云連年請於女生求見授）

王眞注習漱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案文多一胎字）

卷第七十三　逸民

逢萌（案萌北海人則當是逢非逢也）

時人謂之論（案謂之論都不是當作爲之話）

周黨　注服此尚書以待見也（案文少一詣字）

梁鴻　聊固廉斷乞獨建（案文衍聊字）

紂因自擊伏兵起（案文當云擊紂起伏兵）

並詣實降（案文實當作賢）

高鳳　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案教授業不成文理明衍此一業字若存業則可去教字也）

杜貢　亡徒眞冢（案文眞當作窴）

准燒何種（案作唯當作誰）

矯愼　注與我豈若處畎畝之中（案文多豈字）

三君（案時與二人語何謂三君明是二字）

注宜禾都尉君也（案文當有一名字下文當作之）

龐公　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去（案苦居畎畝不成文理當有一良字）

卷第七十四　列女

曹世叔妻　夫嫂妹若體敵而尊（案文當有一云說名以自高是也）

卷第七十五　東夷

序使驛不絕（案驛縣中國可有之不可通於四夷自前書皆言使即使者譯則譯人故合作使譯此書內有自作使譯矣明是後人不曉妄改之）

挹婁　東夷扶餘類此皆有俎豆（案文多一此字）

倭使驛二字（案當作譯說已見上）

卷第七十六　南蠻

南蠻　帝問調便金印（案國名案諷其王名便此作調便衍一調字也）

注前書曰槐里人魏尚（案多曰字）

巴郡南郡蠻　注夷水巴郡魚復縣（案文少一經字）

注即相宜與女俱生宜將去（案文少一不字）

其民爵比不更（案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何故轉得之明衍民字）

注三十餘一百四十九（案餘三百當九十若四矢爲一餘則三百六十無緣得一百四十九未詳）

滇通博南出直不韋　又去宗族資之（案文出直本共是置字資當作賓）

哀牢　攻越巂唐城（案巂唐自是縣屬永昌後人不知妄增越城二字）

邛都　注令大忿姬恨責出蛇（案文當云令大忿恨責姬出蛇）

滇良　使驛說見上宜改作譯（卷中放此）

杜貢　亡徒滇冢（案文滇當作窴）

三君（案時與二人語何謂三明是二字）

卷第七十八　西域

置戊己校尉（案戊己本兩校今此下文去又置戊都侯則此時當但置戊己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僧士戊校尉證明置戊校而已後人不知妄增己字亦非車師以前失之）

拘彌　戊己校尉（案文多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

于窴　國人殺之（案下文言騰坐誅死已經月此時安得稱法誅之蓋是不誅字）

西夜　漢書中（案漢當作前并大西夜二字脫）

大月氏 國號貴霜王 案文多一王字 章帝元和三年 案文少一也字 遣使貢獻 蒲類人口貧贏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 案此文不足當云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其人口貧贏者逃亡山谷間故留爲國云其字一者字 車師 注和帝畺戊已校尉 案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校尉所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已字 論使驛 案當作譯說同上

卷第七十九 匈奴

南匈奴 注單于北匈奴頭曼 案北當作此 歲盡輒遣奉奏 案文少一使字 矢四發遣遺單于 案文多一遣字緣上文已有遣字也 願復裁 案文少一賜字 行度遼將軍 案文行某官當單傳中凡十數少此皆當有事字此 度遼將軍 案秉傳不爲大將軍又具爲度遼此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爲也 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 諸王大人或前至 案文前當作隨 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 案匈奴一種安能盡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其胄皮 首虜二十餘萬人 案文多一人字 夜圍北單于大驚 案文少單于二字 賜玉劒四具羽蓋一駟 案玉劒四具非是當云玉具劒四又衍一駟字 副中郎龐雄 案文少一將字 代爲將軍 案一傳中處處皆去度遼將軍惟三處及度遼字以後又復舉之明此三處脫漏也 注今之關用 案用當作開 匈奴河水 案匈河自是水名妄出奴字 注下馬飢 案文少一步字 故從事中郎將 案文多一從字言故事如此 子其丑 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攝某以記之更狄無字既無典詰故其者即是其名。案此是兩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 興平二年 案下文立字當屬此句 論注贊謁者 案文多一者字 題卷後 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知誰值之寂爲淺陋不與前同疑其將與篇故特草草耳後之讀者將以爲博焉之誤聊記之云

卷第八十 鮮卑

驛使 案驛當作譯見上 方今本朝爲之盱食 案文今當作令

漢書叢讀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幼聞諸父老歲咸豐壬子章公鋆既大魁天下而張公鼎輔張公庭學並入詞選衣冠之盛集於一鄉二張則鐵峯先生之子也先生好善尤習水利某歲鎮海縣民將由劒河漕鑿山麓以通鄞東水道先生謂此河一開則東錢湖立涸鄞東沃土皆瘠壤矣訴諸官其事始寢然則先生不獨能教其子其有惠於鄉者多矣其後張公阜成登光緒丙戌進士先公更告壽鏞曰此又鐵峯先生之孫也先生禮鄉賢如重修陳荔潔祠旌忠

廟及王厚齋全謝山祠歲時集同人將祀事無闕於是益知先生之爲人顧欲求先生著述往往不可得漢書讀十二卷漢書辨字二卷漢書常談二卷先生讀漢書時類記之書也壽鏞一日忽得於海上書肆審爲長春花館定稾家藏未刻本爲之狂喜原稾上有簽注若干條極精細蓋當時與先生商榷者而先生猶未及改也因別倩友人作校勘記一卷並刻之漢書非出一人之手昔人已言之而先後牴牾非精心結撰無由審其矛盾凌遲知評林采取備矣然識者往往病其舛誤遺漏

先生獨能考證而論斷之洵班氏功臣也若辨字若常談一則知古字之相通一則明俗諺所自始讀書致用豈徒鬬靡誇多哉斯三書不入鄞藝文志考光緒修志時先生尚在故其列傳爲續增他著作如書詩周禮管見四明水利考四明談助正譌南蘭筆記則皆未見長春花館詩集南蘭書屋文集嘗刊行傳世云抑因之有感矣壽鏞嘗讀桓譚鹽鐵論文學大夫互相辨難而大夫卒勝文學作史者遂以黜武譏漢武後儒雖有駁之者略而未詳獨明之世有黃訓著經濟錄則曰黜之爲言

國皇明經濟序前武選郎中黃君訓所輯名臣經濟錄云云是訓又著經濟錄則曰黜之爲言數也如武帝之武可無數耶天生神武豈爲漢世計耶不然吾越人其左衽矣列舉武帝征服之地如東甌如犍爲如蒼海如朔方如酒泉武威張掖燉煌以及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厓儋耳牂牁越巂沈黎汶山遠至朝鮮浩浩東南漠漠西北非一戰力也且以漢之版圖證之於其後之各行省鑿鑿有據儻先生見其論說當不以好兵譏武帝矣夫武帝之好兵不得已也以用兵而理財亦不得已也雖然豈特武帝也哉

既刻漢書讀三書更道先生所處之時固有異於今日者因縱論之可以讀書知世矣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後學張壽鏞

張恕字貫一號鐵峯烜之子道光六年優貢考取八旗官學教習八年中式本省舉人同治辛未重遊泮宮始烜仕安徽桐城生恕於任所及官雲南恕年長而學日進往來文牘多出恕手有傭嫗餽金關說訟事母王淑人試以問恕恕對不可其贊成善政多類此王淑人病痢幾危恕刺血書疏祈減己壽以益親年病尋愈至性肫篤以父母年老不願遠離以教習留京供職一年假歸不復出里中善舉如永濟堂之恤嫠體仁局之掩埋濟生公所之拯溺靡役不與尤究心水利縣濱江南河流恃壩堰以蓄洩初烜修復西南鄉風堋碶及狗頭塘歲久坍壞恕皆增修之工益完固又修行春保豐石塘諸碶石塘地界鄞慈慈在下流欲專其利毀碶訟不決恕錄明沈文恭公碑記疏別大碶小碶白諸郡縣事始得直鎮海縣民將由劒河漕疏鑿山麓以通鄞東水道恕謂此河一開則東錢湖立涸鄞東沃土皆瘠壤矣請官禁止其事並詳志中水利他如重修陳恭潔公祠旌忠廟及王厚齋尚書全謝山太史祠歲集同人修其祀

張鐵峯先生遺書三種總目
漢書讀十二卷
卷首
漢書注釋諸家名氏　漢書舊刻　漢書評林引用
書目
卷一
本紀
卷二
王子侯表　功臣表　古今人
物表　律曆志　禮樂志　刑法志　食貨志　郊
祀志　天文志　五行志
卷三
地理志上
卷四
地理志中
卷五
地理志下　溝洫志
卷六
藝文志
卷七
列傳
卷八
列傳
卷九
列傳
卷十
列傳
卷十一
列傳
卷十二
儒林傳　循吏傳　酷吏傳　貨殖傳　游俠傳
佞幸傳　匈奴傳　西南夷傳　南粵王傳　閩粵
王傳　朝鮮傳　西域傳　外戚傳　元后傳　王
莽傳　敘傳
漢書辨字二卷
卷一

古字
卷二
借讀字　疑字附　方音附　合韻附
漢書常談二卷

三四　明萬曆書
約園刊本

漢書讀卷首

漢書注釋諸家名氏 節錄顏師古敘例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祕書監案悅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用漢書

服虔案虔初名重改名祇定名虔 字子愼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

平令九江太守

應劭字仲瑗 字仲援字仲遠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臺

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

實無所據案宋景文筆記稱景祐本云鄭氏舊傳晉灼集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爲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爲甘

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 一云河間人 魏太和中爲博士 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

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

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案宋景文筆記稱景祐本云孝友字下有一字彥友四字安成亭侯無亭字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休領典

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爲

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知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

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寶字道眞案宋景文筆記稱景祐本云劉寶字道宇高平人晉中書郎河

內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案寶

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議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案評林眉注陳震曰晉中書監荀勗和嶠奉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官郎中傅瓚也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瓚注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 止注相如傳敘及游獵詩賦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秘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侍中司空諡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案宋景文筆記稱景祐本作字伯淵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封琅邪縣子

臣侙案宋景文筆記漢書中有臣侙者乃張侙江南人

案景祐二年秘書丞余靖上言顏師古總先儒名姓可見者三十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闕載者殆半今攷敘例止存二十三人其十二人則又失之矣附以顏籀臣侙二人共二十五人宋以下諸家別錄焉

漢書舊刻

宋古本　顏師古未注以前本　參校本十六種具列於後

宋景文刻本

唐本　張唐公家所得唐本

江南本　金坡遺事云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

舍人院本　江南本在舍人院亦曰舍人院本

淳化本　案會要淳化五年七年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畢遘內侍

景德監本　案會要咸平中眞宗命刁衎晁迥與丁逖覆校兩漢書板本迥知制誥以陳彭年同其事

景祐刊誤本　案景祐元年九月秘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所印兩漢書文字舛誤恐誤後學臣謹參括眾本旁採它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校增七百四十一字改正一千三百二十九字

我公本　不詳何人

燕國本

曹大家本

陽夏公本

晏本

郭本

姚本

浙本

閩本

以上古本俱詳評林又慶元舊刻參校各本備錄如左

宋景文公本

熙寧本 熙寧二年參知政事趙抃進新校漢書五十冊及陳繹所著是正文字十卷

卷子古本 古字

史館本 舊本

國子監本 宣和六年本

陳和叔本 熙寧中所校

邵文伯本 用景文本校

謝克念本 用景文本校

楊伯時本 用謝本校

李彥中本 用楊本校

張集賢本 張璪得唐世本校

王性之本 用景德中監本校

趙德莊本 用祕閣本校

沈公雅本 用祕閣本校

王宣子本 用祕閣本校

以上十五種並詳評林

正德本

嘉靖本

凌稚隆本 案稚隆字以棟吳興人準宋本而以德靖間監本參訂之注解一依顏氏成書諸家附見者錯之土方曰漢書評林卷首有王世貞王宗沐何洛文茅坤序

汲古閣本 崇禎十五年琴川毛子晉用宋本校刊

以上明代刻本四種書賈翻刻傳寫魯魚特甚余取凌本互加讐正共得若干字異時得舊刻書更當重校也

漢書評林引用書目

荀悅西漢紀 仕履詳注釋諸家

楚漢春秋 案槐屋叢書有二卷本爲茆泮林輯

劉知幾史通 字子玄彭城人唐太子賓客彭城侯謚文

三劉刊誤 劉敞字原父宋集賢院學士劉放字貢父中書舍人劉奉世字仲馮端明殿學士並新喻人

朱子文漢書辨正

紀年通譜

葛洪西京雜記 字稚川

劉辰翁班馬異同評點 辰翁字會孟廬陵人宋進士

鄭樵通志畫 字漁仲莆田人宋樞密院編修
司馬光通鑑考異 字君實夏縣人宋左僕射封溫國公
十七史詳節 宋呂祖謙編
呂祖謙西漢精華 字伯恭金華人宋著作郎直祕閣
王應麟玉海 字伯厚鄞人宋禮部尚書
困學紀聞 宋王應麟著
馬端臨經籍考 字貴與樂平人
杜氏通典 名佑
山堂考索 章俊卿著

洪邁容齋隨筆 字景盧鄱陽人宋端明殿學士謚文敏
羅大經鶴林玉露 字景綸廬陵人
宋景文公筆記 名祁字子京雍邱人宋學士承旨謚景文
源流至論 宋黃履翁胸合著黃字吉甫三山人林字德頌寧德人
朱子語錄 宋朱子
二程全書 宋程純公顥程正公頤
劉安世元城語錄 字器之魏人
王楙野客叢書 長洲人
吳曾能改齋漫錄 字虎臣崇仁人宋吏部郎殿州牧
葉盛水東日記 字與中崑山人明吏部侍郎謚文莊
呂柟涇野讀書記
致堂管見 宋胡寅著寅字明仲崇安人起居郎
讀通鑑論 宋王夫之著夫之字而農衡陽人
讀西漢評 宋黃震著震慈谿人史館校閱
劉屏山西漢評 宋劉子翬著子翬字彥沖崇安人通判興化軍
史鉞 元楊維楨著維楨字廉夫諸暨人
史義拾遺 楊維楨著
性理論史法 明王禕著禕字子充義烏人翰林待制謚忠文
續大事記 明王禕著

日格子學史 明邵寶著寶字國賢無錫人禮部尚書謚文莊
世史正綱 明邱濬著濬字仲深瓊山人大學士謚文莊
大學衍義補 邱濬著
古言 明鄭曉著曉字窒甫海鹽人刑部尚書謚端簡
邵經邦弘道錄 字仲德仁和人明工部員外
林泉隨筆 明張綸著綸字大經宣城人副都御史
太鞏外史集 明蔡羽著羽字九逵吳縣人翰林孔目
綠雪亭雜言 明敖英著英字子發清江人布政
四友讌說 明何良俊著俊字元朗華亭人孔目

丹鉛總錄 明楊慎著慎字用修新都人修撰
丹鉛續錄 楊慎著
丹鉛閩錄 楊慎著
丹鉛餘錄 楊慎著
藝林伐山 楊慎著
百家類纂 明沈津著津字慈谿人嘉靖中官舍山教諭不著撰人名氏蓋館宋史藝文志十七史名
名賢確論 賢確論也
名公評史心見
讀史漫錄 明陳鎬著鎬字石卿慈谿人南京尚寶司卿
古文正聲 明馮叔吉著叔吉字汝迪慈谿人湖廣左布政使
名世文宗 明林希元評希元字茂貞同安人大理寺丞
文編 明唐順之評
崇古文訣 宋樓昉評昉字迂齋鄞人
古文類鈔 明林希元評希元字茂貞同安人大理寺丞
文翰大成 明李伯璵馮厚合編
文章正宗 宋眞德秀評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參政
文章辨體 明賀復徵編復徵字仲來丹陽人
文選補遺 宋陳仁子評仁子字同甫茶陵人
文苑英華 宋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勅編
丹鉛摘錄 楊慎著
丹鉛總錄 明楊慎著慎字用修新都人修撰
盧志庵漢書評鈔 名舜治字恭父烏程人明通判
漢書讀 卷首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綱辨疑
漢書選要 明唐順之評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僉都御史
胡可泉漢書評鈔 名纘宗字孝民秦安人明副都御史
王槐野漢書評鈔 名維楨字允寧華州人明祭酒
王遵巖漢書評鈔 名慎中字道思晉江人明參政
許茗山漢書評鈔 名應元字子春仁和人明布政
柳柳州集 唐柳宗元
歐陽文忠公集 宋歐陽修
白樂天集 唐白居易
皮日休集 日休字襲美襄陽人
徐天目漢書評鈔 名中行字子與長興人明布政
茅鹿門漢書評鈔 名坤字順夫歸安人明副使
疫藻泉漢書評鈔 名約言字季默烏程人明刑部員外
唐文粹 宋姚鉉編
蔡中郎集 後漢蔡邕
古文關鍵 宋呂祖謙編
名世文宗 明馮叔吉著叔吉字汝迪慈谿人湖廣左布政使
古文正聲
漢書讀 卷首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文鑑 宋呂祖謙編
蘇老泉集 宋蘇洵
蘇文忠公集 宋蘇軾
王臨川集 宋王安石
曾南豐集 名鞏字子固南豐人宋著作郎
樂城集 宋蘇轍
秦淮海集 名觀字少游高郵人宋國史館編修
陳龍川集 名亮字同甫永康人宋建寧府判證文毅
劉屏山集 名子翬

元文類 元蘇天爵編
明文纂
明文選 明曹學佺編
明文範 明張時徹編
明文衡 明程敏政編
明文則
楊鐵厓集 元楊維楨著
劉誠意集 名基字伯溫青田人明御史中丞封誠意伯謚文成
方遜志集 名孝孺字希直寧海人明文學博士

楊文敏集 名榮字勉仁建安人明大學士
程篁墩集 名敏政字克勤休寧人明禮部尚書
石淙文集 明楊一清著一清字應寧安寧人明大學士謚文
椒邱集 明何喬新著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明刑部尚書謚文肅
懷麓堂集 明李東陽著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明大學士謚文正
胡可泉集 名纘宗
李空同集 名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明提學副使
何大復集 名景明字仲默信陽人明提學副使
張文定公集 名邦奇字常甫鄞人明禮部侍郎
黃五嶽集 名省曾字勉之長洲人明舉人
震澤長語 明王鏊著鏊字濟之吳縣人大學士謚文恪
陸貞山集 名深字子淵上海人明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謚文裕
凌谿溪集 名震字時東烏程人明訓導
餘冬集 明何孟春著孟春字子元柳州人禮部侍郎
芝園集 明張時徹著時徹字惟靜鄞縣人南京兵部尚書
陸子餘集 名粲長洲人明給事中
袁永之集 名袞吳縣人明提學副使

王夢澤集 名廷陳字惟欽南岡人明翰林編修
王遵巖集 名愼中
何翰林集 名良俊
存笥集 明王維楨著
許茗山集 名應元
田叔禾集 名汝成錢塘人明提學副使
唐荊川集 明唐順之著
薛方山集 名應旂字伯常武進人明提學副使
王敬所集 名宗沐字新甫臨海人明刑部侍郎
弇州山人四部稾 明王世貞著世貞字元美太倉人副都御史
宗方城集 名臣字子相興化人明提學副使
劉子威集 名鳳長洲人明僉事
由拳集 明屠隆著隆字長卿鄞人刑部主事
田子藝集 名藝蘅錢塘人

余於漢書校取凌稚隆評林首載所引書目先次議論漢史書而後次歷代文集其閒證據互見得失核之史文未愜者別爲申舉其說非敢爭勝古人求其情文之當於義爾今將原目百二十九種依錄如右并爲增注仕履用資考訂它日得假卒讀參以評林未引之書庶於古人議論識解或更有得焉附錄參考書目于后

湛園未定稾 國朝姜宸英著宸英字西溟慈谿人翰林院編修
惜抱軒文集 國朝姚鼐著鼐字姬傳桐城人刑部主事

參考書附目

水經注 魏酈道元著
華陽國志 晉常璩著
元和郡縣志 唐李吉甫著
路史 宋盧陵羅泌著
藝文志攷 宋王應麟著
白虎通 漢班固作白虎通德論
許氏說文 漢許愼著
韓子 周韓非著
呂氏春秋 秦呂不韋著
何氏姓苑
世本外紀 世本久亡佚茆泮林有世本輯王梓材有世本集覽

地理通釋 宋王應麟著
大事記 宋呂祖謙著
括地志
淮南志
十三州志
蠡牖閒評 宋袁文著 文字質甫鄞人

漢書讀 卷首 十五 四明蔡蕃 約園刊本

本紀

高祖二年廢邱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案地志河上卽左馮翊領縣二十四渭南卽京兆尹領縣十二中地卽右扶風領縣二十一隴西領縣十一上郡領縣二十三合九十一縣今稱八十餘縣當是傳刻之誤

又案河上渭南屬塞國司馬欣上郡屬翟國董翳二國並

降於元年立郡亦當在元年異姓諸侯王表七月降漢八月置郡而雍州地於殺章邯後分爲中地隴西北地郡並詳於表異姓諸侯王本紀漏北地而并河上渭南上郡於雍州且稱二年六月同時置郡與表錯迕　師古註本紀曰凡新置五郡案中地隴西上郡爲秦置高祖復之非盡新置

紀信詐楚解滎陽之圍燒死王楙謂信之功偉矣顧帝不錄其功史家莫爲之傳遂使信之忠誠不白於天下後世余讀功臣表於襄平侯紀通曰紀信之子呂后時尙符節以父功侯然則信之功未始不錄史家未始不傳

五年諸侯上疏吳芮稱故衡山王宜稱故衡山王案異姓諸侯王表四年九月已置長沙國五年十月從吳芮於長沙猶未封也封國在二月乙未故尙稱故衡山王云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

高祖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葬櫟陽起萬年邑今卜治酇陵爲萬年吉地本此靜陵見景帝紀張晏注亦曰初陵劉向傳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張湯傳湯治方中亦曰方中

太上皇始見於漢太公然秦始皇追尊莊襄爲太上皇是漢以前已上此尊號曰追尊上於既崩之後也漢以

下勸政則尊爲太上皇不惟用之追尊矣

高祖十一年罷東郡頗益梁案東郡在項羽時與碭郡並屬彭越爲梁國彭越踞漢漢以擊楚功仍封彭越爲梁王都定陶事見五年地志定陶屬濟陰郡蓋濟陰亦嘗東郡爲梁地疆界遼闊爲國特大彭越既誅立子恢爲梁王故罷東郡而稍益之蓋亦強幹弱枝之意與下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封子文義稍異

爵與官異虛級以寵異之也故漢世累賜民爵一級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應劭注曰十級

直錢二千萬以六萬錢贖死罪然以貲爵爲名徑使富者得以爵掩罪殊失贖刑古意

呂后八年劉章告兄齊王發兵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琊王澤發其國兵劉澤雖太后所封究與呂氏勢不兩立太后既崩自應爲劉氏發雖何待齊王詐發其兵耶意者齊王以澤爲呂額子壻懼某事機不密故先用詐謀而澤卒與齊王合謀而西　本以復帝業齊王可謂善用權變者矣

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注曰成紀隴西縣案

漢書讀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地志成紀屬天水郡

景帝元年詔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獻於祖廟諸侯王分主封國不得與祭使者或留京師俾執事於廟故曰侍祠別乎諸侯王之助祭耳張晏訓爲助祭如淳訓爲臨祭均未明晰

文詔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從唐書契芘何力傳逐薦草莽水以爲生本此今人作草莽連讀非是

景帝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僞未除案文帝本紀除盜鑄錢令後繼書之以章帝賜僞書韓棱龍淵劒貫之劉貴父亦謂救決河龍淵邕孟康注在西平界古龍淵之劒淬用此水師古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救決河起

起龍淵宮各自一事攷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古制相沿特未立廟耳武帝因救河而起宮乃廟祠河神之始不必別求其地判爲兩事也

元光五年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廱門阻險師古注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寇劉貢父謂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夫設險守國所從來久卽階南夷道亦修復其阻險耳顏說要自確當

元光六年初算商車猶重本抑末之意至元狩四年算緡錢每貫一千出算二十並是稅居貨酷於明季之抽練矣

天漢三年權酒酤宋之酒務醋務權輿於此黷武傷財搜括殆盡陳仁子謂武帝刻於待民茅鹿門謂其幾爲亡秦續嗚呼可以鑒矣

元朔六年詔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貯應劭注分與父兄子弟及他人此貯贈之始

元鼎二年詔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此捐賑議敘之始

元鼎五年詔引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師古以四語並爲遞詩熟玩下二語不類古詩當是當日詔文元封元年詔朕將巡遊垂邊垂二字漢詔累見且合下望見泰一云云語氣亦自聯貫逸詩止上二語耳

元鼎六年置零陵郡見地志先是五道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離水在零陵境內既定其地次年當置爲郡史乃於六年詳紀南越九郡西南夷五郡而不及零陵何耶

是年遷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攻地志秦置九原郡元朔二年武帝更名五原則此不宜倘稱九原明年上自卻師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前後兩歧

是年孝武開擾南越置九郡日南其一焉日南故秦象之沿稱九原爾通釋以象郡建自武帝而史不書謂史之闕文則以日南象郡爲兩地矣

元封元年祠黃帝於橋山應劭注在上郡周陽縣地志以下皆負薪塞河隄塔禦之用柴塔久矣

元封二年瓠子河決命從臣將軍作陽周防汎用稽漢代已然元封二年瓠子河決命從臣將軍

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卽古之手搏案刑法志稱戰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秦更名角抵是則雜技爲樂秦已有之非作自孝武也

太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桀於茂陵雲陵師古注嘗言雲陽以孝武時未有雲陵然在班據時稱雲陵久矣追紀之文非傳寫之誤

秦始皇好兵武帝亦好兵秦始皇好神仙武帝亦好神仙二帝情性酷類然秦以此亡國而武帝卒能無他者始皇當戰國凋敝之餘孝武處文景積累之後也

武帝信神鬼之說羣小卽以神鬼惑之其時必有乘其惑而遂藉以行奸者故帝不勝危懼天漢元年閉城門大搜次年復大搜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閒長安城門索十一日而巫蠱之禍起焉臣瓚注謂禁偸踰索奸人佞踰不必閉城搜搜撿奸人又豈能盡索耶

昭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爲長公主師古注曰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今人誤以長幼之長屬之非是

孝武託孤於霍光卽瓊山謂以少主委之武臣平日所謂丞相者曾不與聞是丞相徒建空名而已案其時丞相爲田千秋卽車千秋同受遺詔見田千秋本傳本紀特未之及耳

元鳳元年燕王旦與長公主左將軍桀父子等謀反發覺稻田使者燕倉以告大司農楊敞敞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丞相於是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丞相少史王山壽誘將安上官桀子入府門以伏誅禁旅不驚事定倉卒千秋可謂不負付託能安社稷者矣本傳稱其敦厚有智而不載定變一事頗爲疏漏當時丞相固猶非虛設矣

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案功臣表作王山壽本紀脫去山字

宣帝紀每買餅餅字始見於此

本始四年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假以公田也猶有三代遺制得重農貴粟之意

地節元年紀云櫃機周密後世櫃垣爲機密重地本此

地節四年詔宣成侯夫人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后自古女醫未有不爲屬者有司當設屬禁以杜不虞

元康元年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宜讀關

自中郎吏至五大夫師古謂賜中郎爵得至五大夫然則所賜勤事吏者又何爵耶劉貢父謂中郎吏當作中更郎字衍蓋中郎秩比六百石既曰賜爵宜等而上之按五大夫第九爵中更第十三爵進五大夫四爵

宣帝軫邮囚徒屢降明詔元康四年復詔耆老之人拘執囹圄朕甚憐之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蓋有觸於巫蠱之禍郡邸獄之險難故於誣告者雖毫氂不免

初元二年賜雲陽民爵一級雲陽當稱雲陵孝昭卽位已尊趙倢仔爲皇太后起雲陵矣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惻德於仁爲近柔則中無所主失其本心之仁矣史稱元帝柔仁好儒非定論也卽位二年初元詔前將軍望之傅朕有功賜爵關內侯未至百日而以弘恭石顯之譖遽令自殺仁而好儒者如是乎元帝直柔而已矣

永光五年吏從官縣被害者時潁川水災與告臣贊曰告休假也後世給假歸籍稱予告本此

元帝毀郡國廟罷歷后寢園起自貢禹之節用而韋玄成相國旣毀罷矣而以帝疾

修復帝崩尋毀衡之移游罔斷若有陰掣其肘者則石顯輩爲之也韋相幘而不才宜帝之橫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屋上小女陳持弓闌大水至走入橫城句門闌句引列子牢有蘭子蘭義與闌同是橫城有闌不得入乃入尙方掖門柴服虔注無符籍妄入曰闌正門之傍小門曰掖門又案功臣表曹參六世孫宗坐與中人姦闌入宮掖門杜相夫闌出入闌免侯據此當以走入橫城門句闌入尙方掖門句詞義明了無須別事徵引

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是漢時中書令乃宦官也石顯弘恭

嘗爲後世乃以內閣爲中書省之

戚畹擅權災異疊出陰盛陽衰之兆必有極諫於前者陽朔改元帝心亦稍悔悟矣乃王章以是年冬劾王鳳遽令自殺仁而好儒者如是乎元帝直柔而已矣

得罪而死國威之替能復振乎

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等行舉瀕河之郡謹遇以文理文字衍出觀下鴻嘉四年詔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其爲

衍字無疑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五阮關者勿苛留應成意在復古及匡衡嗣玄成相國旣毀罷矣而以帝疾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弘恭石顯

劭注五阮在代郡案地志作五原闕
鴻嘉元年詔遣諫大夫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莽鹿門以止及三輔爲疑案詔中語趨闕告訴者不絕意所冤訴僅幾輔近郡耳他郡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詔內具有明文
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知前此吏民不盡許買爵也
賈級千錢知前此一級不止千錢也千錢舉得買爵爵亦賤矣然則朝命賜民爵不足爲榮
秦始皇四年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賜爵一級雖虛爵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第十四爵虛爵也欲爲吏補三百石眞除爲吏也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第九爵吏亦遷二等民補郎雖權宜奬借之意然而名器發矣後之義輸甄敘昉此
哀帝通習葩經卽位之始罷樂府放淫聲詩教之益如此
哀帝初詔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重流鼂

也顧帝知抑市井而不知抑外家王氏何耶
太初元將四年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當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行道作五人像持幡旗帳飾以金銀采繒相過飲食歌舞祠西王母或夜折關出入傳爲妖異案武帝好神仙神明通天仙靈模觀歲時治作而西王母不一見及哀帝末世哉此行籌一事以爲非常之駭師古注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猶沿後世小說家語
平帝元始元年詔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後世大臣家賜食俸本此
婦人封號稱君自王太后景帝后母臧兒封平原君始元始元年詔賜女弟四人號皆曰君後四年封安漢公太夫人曰功顯君自是郡君縣君掾爲故事
又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婦人贖罪之始
又郡國大旱蝗遣使者捕蝗此捕蝗之始民捕蝗詣吏以石斗受錢歷代相踵爲捕蝗之法
又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師古注中山之安定案安定屬鉅鹿而不屬中山呼池在信都南河間國樂成西魏郡之武安藩水常山郡南行唐滋水所入意苑地

隸於安定而跨呼池爾爻趾亦有安定屬交州呼池地志作虖池今作滹沱

元帝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爲太宗成帝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爲世宗平帝元始五年制書孝宣爲中宗孝元爲高宗

王子侯表

史記王子侯表起自建元寓有深意黃吉甫履翁遂謂建元時始行分封之典放建元制書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以諸侯王疆土過制用誼之遺策就其封地而更分之以弱其勢非封建藩國建元始行也吉甫又謂固稱聖祖建業以廣親親殊失史記本旨案表序明言後嗣承序以廣親親曰後嗣概乎高帝以後文景以上也然則封藩謂史記斷自建元不得謂班掾斷自高祖亦不得

漢王子侯武帝時多以酎金免其時有事南粵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如卜式者至飲酎宗廟少府省金免蓋有意督過之也宣帝地節四年襲陽侯聖以奉酎金少四兩坐除表特書之以示苛令不殊春秋之筆也

高帝子趙隱王名如意太初三年戴侯胡儀子如意嗣侯元始二年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宗漢舉不嫌避王子侯表中如慶忌終古重書登見不一而足

江陽侯仁元康元年坐役使附落免附封之聚落非其戶也師古訓爲聚落之來附者法制不宜役既來附矣即役之宜也

功臣表

便樂成案杜延年傳少府史樂成以定策功封侯又霍光傳使樂成小家子史使音同當姓史或作使而表乃譌爲便耳傳刻之誤

吳陽封外石侯案閩粵王傳陽故粵行侯與故粵建成侯敖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軍封爲卯

石侯表誤卯爲外師古亦曰表譌解之然端侯革朱以越連敖從起薛是越亦有連敖郭亭以連敖從起單父呂嬰以連敖從高祖破秦賀祁王隆慮侯周竈以連敖入漢如淳注爲楚官以連尹莫敖以連敖擊項籍則知連敖非果楚官也

韓信亡楚入漢亦爲連敖票客案信歸漢作治粟都尉意治連敖之稟也敖與傲通票客史記作粟客

陵稚隆漢書評林功臣表照監本橫分八行第七行爲玄孫第八行寫地名爲綱王子侯表亦然今行廣本削

去第八行而以地名夾入玄孫行內殊嫌滑混

龍額侯韓說按道侯韓說列爲二人案韓王信傳韓

嫣弟說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額侯後坐酎金失侯復以

待詔爲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案道侯核之史記年表

并同表誤

重將愼將林將票客塞路駢隣及十餘中之舊衰官名

多不可解

安樂侯李蔡案李廣傳蔡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

率封樂安侯百官表及衛青傳並作樂安侯此誤

外戚表

扶柳侯呂平以皇太后姊長姁子侯侯爲呂出而姓從

母族亦一奇事

孝平之世以魯頃公玄孫之玄孫公子寬封褒雪節侯

奉周公祀子相如嗣侯更姓公孫氏後更爲姬氏今之

南陽姬乃其後裔

百官表

表序溯自虞羲徵引詳贍爲後來序體所自昉

漢之侍郎非後世之侍郎比當時與議郎中郎郎中俱

無定員多千人侍郎秩比四百石降於議郎中郎猶之

尚書在都尉下

漢之僕射秩千石有軍屯僕射永巷僕射非後世之僕

射比

漢官有太子先馬國語曰勾踐親夫差先馬蓋前驅也

如淳曰先或作洗後遂作洗馬

武官制駙馬都尉官惟尚主者取之他人未拜此官也

自是凡尚主者稱駙馬尚翁主者稱都馬

高帝十一年更丞相爲相國而表中九年下記丞相何

遷爲相國既丞相矣非遷也眞除爲丞相也曰遷誤曰

相國并誤

據史記稱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而表中於孝景元年

下列中大夫晁錯爲左內史一年遷誤當是二年八月

以前由中大夫遷左內史至八月丁巳由左內史遷御

史大夫

景帝後元年中大夫令復爲衛尉而表中記於中元六

年下誤

太初元年中尉更名執金吾而表於二年下仍記少府

王偉中尉誤

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舊置一丞相而表於武帝征和二年記劉屈氂爲左丞相左字衍出

表中有書籍者始元元年王莽還衛尉譚曰天水王莽稚叔史杜國衛公爲太僕太原太守淳于信中君爲右扶風左曹水衡都尉河內荀參威神東郡太守琅琊王賞中子爲少府太原太守河內鄧義子華爲京兆

表中元鳳三年稱衛尉幷將軍是年范明友爲度遼將軍衛尉蓋以將軍兼管衛尉事而衛尉別有專職故後仍記衛尉忠衛尉弘非去衛尉而幷於將軍也且將軍不常兼衛尉官制故不具載孝元初元元年光祿勳幷將軍與此一例

建昭三年陽平侯王鳳爲侍中衛尉是以僕射兼衛尉非常置之官故序中官制亦不具載

古今人物表

劉知幾論班書古今人表分三科定九等其義甚愜然表中考核未精是非顛倒自宓羲至孤竹泛泛往往而

有蓋亦未成之書爾

帝鴻以前紫厲氏經傳未見

神農生於列山一曰厲山號列山氏亦號連山氏表中列山屬山號連山氏歸臧氏與少典竹書紀年作附寶橫列三等是以列山歸臧並爲神農妃而歸臧又爲連山之誤錄

疏佗紀大山檀爲司徒黃帝臣非師也

陰陽志有地典六篇鵸冶子一篇封胡五篇力牧十五篇風后十三鬼容區三篇及容成陰道天老雜子陰道皆黃帝臣名今表祇列力牧風后鬼容區封胡及孔甲岐

伯冷淪餘皆未錄

累傑嫘胥從畐音富雷方雷郎傑方傑案祖本一人表列爲二人又路史方傑生摯號爲青陽表稱方雷生玄囂是爲青陽廬陵羅革史記雷祖郎祭祖生玄囂表稱桑祖生昌意郎昌案摯玄囂昌意皆黃帝子而生於一人表則治載記之訛耳大戴禮傑祖生昌意方雷生青陽

少昊臣列五鳥五鳩而漏五雉五鳳

顓頊臣柱案柱爲神農子不及臣於顓頊師滌圖從水見何氏姓苑表作綠圖

帝嚳妃陳豐即慶都
堯妃女皇富宜氏女見路史表作散宜氏誤
舜妃敦手亦作媓手許氏說文云或作畫媓一音畫也
舜友頯陶續牙見路史表作雒陶續身赫轉失之也
少康賢臣綅伯抒而不綅季抒曲列龍留桀賢臣綅龍逢而不綅女鳩女房
桀相推侈淩稚隆評林作雅侈案韓子作侯侈呂氏春秋作惟多路史作侯哆形聲互似莫知所宗
世本外紀帝槐一曰芬竹書紀年帝廑一曰胤甲本一人而二之矣后夔豕韋亦然后夔豕韋楊升菴辨之詳評林
又列豕韋於中上鄙高圉亞圉於中下
弗差路史作差弗
夷羿索隱作侯牟或作夷牟
鄍無鄟與王良並綅
魯伯禽子考公誤作孝公煬公考公子誤作孝公子幽公弟微公誤作魏公鷹公微公子誤作魏公子孝公懿公弟誤作懿公子
律曆志
志稱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云云其時爲太初元年以夏五月正曆始令正月爲歲首故志尙稱元封而本紀則追爲太初云
銅爲物之至精言銅於萬物中其最精者耳觀下是以用銅句文義明貫劉貢父謂當作銅之爲物至精似屬無謂
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玉海引作順正陰陽
淳于陵渠宣者之能技術者耳武帝使鄧平太初曆以定正朔鄧平其君子耶度必恥之然漢之宦官用事亦自此始矣
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師古注化益卽伯益案化伯字形相類當是傳刻之訛
案志與古今人表帝系雨不相侔表稱蟜祖生昌義卽昌意悔母生蒼林昌義蒼林皆黃帝子志曰蒼林昌意之子也表稱方雷生玄囂是爲青陽玄囂亦黃帝子志則曰清陽卽青陽玄囂之孫也曰高辛氏以世系遞推玄囂至帝嚳高辛凡四世青陽誤爲玄囂表既失之帝嚳誤

爲玄鼎之孫志益失之也

律曆志多引古文尚書案古文出自孔壁孔安國受詔作傳雖遭巫蠱事未列學官而當時要已家置一編矣故司馬遷劉向所著書已有古文說近徐立綱校今文畢命篇謂班史時古文未出而律曆志不應有畢命豐刑則亦未之考訂耳

律曆志止更始二年蓋成於東漢人之手則知漢史非盡孟堅書也十志亦非訖於大家也

禮樂志

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乃采郊祀所歌之詩其時祀事皆祠至明志內本文故於夜諷誦之也師古以遒人徇路取百姓謳詩訓采詩以詞祕不可宣露訓夜誦未免穿鑿

房中樂孔容之常承帝之明又承容之常承帝之明又郊祀歌常麗前掞光燿明天門歌曰華燿以宣明竝當注合韻謨郎切書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楚辭九歌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槩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既明並作謨郎切音芒

志稱元狩三年天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景星歌案本紀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乃作寶鼎天馬之歌與志互異

華爗爗之詩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從師古曰容容言勇以叶從總韻當注合韻勇

刑法志

古井田車之法徵引甚詳其原出於司馬法

愛待敬而不敗修齊之大端德須威而久立治平之極則

志稱其奴男入於罪隸女子入舂槀加注如緹縈贖父

罪願沒入爲官婢隸臣隸妾皆是今之發兵丁爲奴昉此

當斬左止當斬右止即古刖刑去其足之臏骨使不得行案李從周字通止下也象草木出有址故當時以止爲足刖作趾非

張湯馮敬等議定肉刑其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云云師古注殺人自告乃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夫傷人及盜抵罪漢之刑法未便輕更若自

首而即免罪適足以啟盜心非法也且既免矣何得仍與枉法贓及主守自盜者同科知當時論定不至棄市舊等議從重典於其中又犯笞罪者舉不復收云

景帝時定箠令箠長五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今官吏施杖輒用大毛竹不去節每罪一人則更數人杖之殊失古時刑措之意

食貨志

里胥坐右墊鄰長坐左墊以課勤怠寖失古意直用之催科而已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人食月一石半計過多石三十是人日費錢一文有奇此書之不可盡信者

秦始皇收泰半之賦視民之所入而賦之過半也秦竭天下之資財未足以澹其欲欲靡則澹秦之欲猶未靡也司馬相如曰灑沈澹災非古贍字也惟下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及王莽養澹窮賈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上卷引鼂錯上文帝書言商賈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利仟伯即仟陌也陌音莫白切商君壞井田開仟伯是也見本卷又阡伯之閒成羣匿衡傳閭伯平陵伯並訓陌師古訓仟爲千錢伯爲百錢未是

秦築金城千里神農之教曰湯池百步所謂金湯之固也

秦滅以前有流無徒至文帝議除肉刑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又一歲爲隸臣妾又一歲免爲庶人邱瓊山謂皆徒刑然當時未著定律爲徒也惟食貨志稱孝景二年修賈爵令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除罪則知徒罪定名當在文景之世

漢初米石五千人相食元帝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三百疑是三千之誤

上卷言秦民失業漢初米石五千下卷又言米至石萬錢前後矛盾

武帝侈兵耗費至令民入貲買爵以奉軍需名之曰武功爵武功所以鼓勵戰士也民得以市道取之則當日武功亦可概見

東郭咸陽齊之大鹽孔僅南陽大冶俱爲大農丞賈人爲吏之始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腹非論死甚於周厲之監謗矣顏昇之死雖陷於張湯之罔內亦湯微窺上旨將順成之然則昇之死武帝殺之也

義亦通

初郡時時小反漢發南方吏卒誅之兵所過縣縣以爲醬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官民交困於兵且甚於寇古今如一轍也讀之可爲窮兵者戒

葬時藺和魯匡引無酒酤我詩謂在承平之世酒酤在

官和旨可御而以孔子酤酒不食謂衰周酒酤在民薄惡不誠匡意侵奪民利特以盛衰美惡繇愿必行上下相蒙之象歷歷如見

郊祀志

志稱陳寶祠神來常以夜集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注曰野雞亦雉也避呂后諱而曰野雞然則上句何以直書雄雉耶雄雉自雄雉野雞自野雞

補

史記稱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二年薨至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稱皇帝故志云周祀絕後二十八年秦并天下云云茅鹿門謂史記在二十五年而以漢書爲訛謬已 許林引茅說

秦祀五杜主蓋土主五聖淫祠亦最小鬼之神者

又祀陳寶木寓龍一騶明器祠神秦實倡之若武帝以木寓馬代駒則又祠事繁多牢孰不備非親祠悉以木寓焉

志稱高祖以十月至霸上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案律曆志稱秦獲水德以十月爲正漢則因秦正朔耳

漢以秦二世強死懼其魂魄爲厲祠南山秦中匡衡請罷其祀是也并秦罷陳寶祠及候神方士所祠四百七十五所未及暮年衡以事免而劉向復其半焉可謂學不師古者已

龍諸淫祠衡本傳未載見本志張晏注

族人炊施糜二祠猶是祭先嗇司爨古意非九天南山神君等祀可比

春解祠乃祀解神之始

武帝以少翁言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自是天地亦肖爲
鬼神
武帝求仙不效繼而求福不應繼而禳疾文成既
誅而以一病之故召致羣巫病適遂癒於是置壽宮禮
神若死生之柄一操之鬼魅巫鬼卽亦從而侮之其曰
太一曰太禁司命皆方士之矯誣千百年來踵成積習
武之爲禍烈矣
欒大膠東宮人男子稱宮人僅見於此
巫錦得鼎后土祠旁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蓋知巫之

多姦詐也乃以公孫卿神鼎之妄談復爲所蔽茅鹿門
謂武帝貪而易動其信然矣
嘉牲薦饗注師古引漢舊儀云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
斤也牛無重過千斤者三千字疑有譌文
谷永諫絕方士疏有周秦之末三五之隆云云師古謂
三皇五帝劉奉世以理未通指爲文武之時然循上文
觀之乃歷敘周秦季世及漢興以來惑於神怪諸事不
敢質言漢失而以三五比漢耳
武帝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宿高按正爲嵩知古崇字崇
宗音義亦同蓋以三百戶封嵩高師古注謂崇奉嵩高
之山解似迂遠
鳳闕玉堂泰液皆武帝祠禱神仙所築傷財勞民視靈
沼靈臺相去萬萬唐人侈其名引爲歌頌治流至今
衡譚議郊祀之處引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
年丕天之大律非今文周書師古注爲今文泰誓誤
成帝崩皇太后詔復甘泉泰時汾陰后土祠哀帝寢疾
太皇太后又詔復如故婦女之見千古如是
天文志
天文志班掾未竟志曹大家所續

天文志與律曆地理兩志相經緯五行之災祥所由昉
也且自漢元年至元壽二年編次附敘徵驗詳明眞履
翁謂無關於漢之一代劉知幾謂志無漢事不應隸入
漢書未爲確論惟七曜之薄蝕贏縮旣詳於天文而五
行覆述焉於體例似無分別故陸機曰學者所疑
五行志
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劉向治穀梁春秋向子歆治左氏
春秋三傳文義不盡同故三子說春秋彼此舛迕言五
行傳又頗不同

古儒未有言災異者自仲舒火炎之對傅會陰陽於親
戚曰忍而誅之於近臣曰忍而誅之弟子呂步舒親承
其說以春秋誼顓斷淮南獄殺數萬人眞西山謂武帝
誅戮之慘實仲舒忍之一言導之仁人謀國允當以不
忍人爲心
征和二年涿郡鐵官鑄鐵鍱銷皆飛上去河平二年沛
郡鐵官鑄鐵鐵不下宋子京疑鑄鐵爲鑄錢案百官表
水衡都尉屬職鑄錢者曰鍾官此當仍作鑄鐵
成帝朝有兩王商一建始四年爲丞相河平四年爲王

鳳所陷一成都侯王商爲五侯師古注曰譚商音根逢李
又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師古注曰譚商音根逢李
善文選注則以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
根高平侯逢譚之五侯
哀公誄仲尼曰天不弔不愁遺一老俾屏予一人詞與
檀弓少異
贏蟲之孽歷敘景武已來興師動衆螟蝗蔓應所謂大
兵之後必有凶年
文帝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六人皆爲王蓋推親親之

地理志上

清鄧張 恕鐵峯著

地理稱漢志爲極精然其間沿革變置間有闕文凡志未詳見於他說者咸補錄焉若爲屬國若爲河西五郡若爲緣邊九郡若歸某部刺史屬某州並側註於各郡之下他已詳者不更著錄

京兆尹 志稱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爲渭南郡案高帝元年定雍地塞王司馬欣卽以元年降故異姓諸侯王表稱元年八月塞屬漢爲渭南河上郡本紀置郡在二年仍合關中數郡而統紀之耳不若從

表爲確又案百官表分置左右內史在景帝三年志稱武帝建元六年誤但稱分爲右內史並誤屬司隸校尉部

領縣十二 長安 新豐 船司空 藍田 華陰 鄭 湖 下邽 南陵 奉明 霸陵 杜陵

案後志省湖船司空下邽南陵奉明六邑而以上雒商長陵陽陵四邑屬焉上雒商故屬弘農長陵陽陵故屬馮翊據玉海取後志訂對屬左馮翊初名河上郡景帝分爲左內史詳上京兆尹屬司隸校尉部

領縣二十四 高陵 櫟陽 翟道 池陽 夏陽 衙 粟邑 谷口 蓮勺 鄜 邰陽 祋祤 武城 沈陽 萬年 長陵 陽陵 雲陽

案後志長陵陽陵改隸京兆餘櫟陽等九縣右扶風初爲中地郡景帝二年分爲右內史詳上京兆尹屬司隸校尉部

領縣二十一 渭城 槐里 鄠 盩厔 雍 漆 枸邑 美陽 郿 雍 陳倉 杜陽 汧 好時 虢 安陵 茂陵 平陵 武功

案後志省渭城盩厔鄠夷好時虢六邑

弘農郡 志稱武帝元鼎四年置案本紀元鼎三年從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今稱四年置郡意者初設爲縣次年卽治置郡歟又案弘農故秦內史治見地理通釋屬司隸校尉部

領縣十一 弘農 盧氏 有洱水東南至魯陽入沔亦曰洱海古葉榆河也州葉榆亦有洱水名西洱河讀曰餌今人並讀耳音陝 宜陽 黽池 今作澠池

丹水 新安 商 析 陸渾 上雒

案後志商上雒改隸京兆析丹水改隸南陽

河東郡 高帝元年屬魏國二年復故紀昭帝始元二年有司請屬并州

領縣二十四 安邑 大陽 猗氏 解 蒲反 河北 左邑 汾陰 聞喜 案左邑有桐鄉武帝將幸緱氏嘗至其地聞南越破遂改

左邑之梁節爲閒喜猶汲之新中鄉改爲獲嘉也應劭注秦從左邑武帝改爲閒喜直以左邑爲閒喜今並到左邑閒喜是又增爲閒喜之証也應注未是

垣 皮氏 長脩 平陽 襄陵 彘 楊 北屈

蒲子 絳 狐譁 騏

案後志省左邑長脩狐譁騏四邑

太原郡 故趙高祖元年分爲代國二年十一月屬漢復爲郡十一年顛取山南之地益代以地理攷之代之鹵城等邑故當屬太原

領縣二十一 晉陽 葰人 界休 榆次 中都 于離 茲氏 狼孟 鄔 孟 平陶 汾陽 京陵

三四 明嘉靖本 約園刊本

陽曲 大陵 原平 郝 上艾 慮虒 陽邑

廣武

案後志十六城省葰人汾陽原平上艾廣武五縣

上黨郡 本韓之別郡遠韓近趙案大事記秦昭王四十五年白起拔韓野王絕上黨道韓獻上黨於秦上黨守馮亭以那降趙趙故也據此則上黨爲郡久矣秦固之非置自秦始 復故屬并州刺史部

領縣十四 長子 屯留 余吾 銅鞮 沾 涅氏 後志作涅 襄垣 壺關 泫氏 高都 潞 綺氏 陽阿 穀遠

案後志省茬平黎離狐利苗須昌壽良樂昌虞邱八縣而以穀城屬焉

新鄭

東郡 秦始皇五年置項羽時與碭郡並屬彭越爲梁國

領縣二十二 濮陽 濮至高平入濟 畔觀 聊城 頓邱 發干 范 茬平 東武陽 博平 黎 清 東阿 離狐 臨邑 案臨邑有沛廟師古曰沛亦濟字說文本作沛張其出常山都房子縣贊皇山之濟水別是一川 利苗 須昌 壽良 本壽張 樂昌 陽平 白馬 南燕 廩邱

陳留郡無山川關塞酈食其曰踐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留有三在陳爲陳留在宋爲彭城留在衞爲屯留屬上黨

領縣十七　陳留　小黃　成安　寧陵　雍丘　酸棗　東昏　襄邑　外黃張晏注魏郡有丙黃故加外

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爲河北之黃城有三括地志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爲河南之黃城并此外黃而三焉　封丘　長羅　尉氏　傿　長垣　平邱　濟陽　浚儀

潁川郡春秋本許國後魏仍更曰許昌

漢書讀　卷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領縣二十　陽翟　昆陽　潁陽應劭曰潁水出陽城陽乾山　案郡縣志出潁陽　定陵　長社　新汲　襄城　鄢　郟　舞陽　潁陰　臨潁　父城　成安　周承休　陽城　綸氏

案後志省郟成安周承休三縣

汝南郡志稱高帝置案楚滅陳爲縣襄王始郡陳後爲秦得置爲郡高祖分陳西爲汝南郡故曰高帝置云　又案淮南厲王長傳淮南厲王遷蜀嚴道邛郲山注云一名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

領縣三十七　平輿　陽安　陽城　懷強　富波　女陽　鮦陽　吳房　安成　東南頓　西陵　細陽

宜春　女陰　新蔡　新息　潕陽　期思　慎　召陵　弋陽　西平　上蔡　繙　西華　長平

宜祿　項　新郪　歸德　新陽　安昌　安陽

博陽　成陽　定陵

南陽郡案南陽有二河丙郡之脩武故寧亦曰南陽是矣此南陽爲鄧州史記周紀注江漢之閒曰南陽正義謂在河之南云

領縣三十六　宛　犨　杜衍　鄧　育陽　博山　涅陽　陰　堵陽　雉　山都　鄧案水經注鄧縣故鄧城南臨沔水謂之

漢書讀　卷三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蔡陽　新野　筑陽　棘陽　武當　舞陰　西鄂　穰　鄾　安眾　冠軍　比陽　平氏　隨　葉　鄧　朝陽　魯陽　春陵　新都　湖陽　紅陽　樂　成　博望　復陽

案後志省杜衍紅陽樂成三縣而以弘農之丹水析二縣屬焉新野新都并爲一縣增成都襄鄉南鄉三

南郡楚地太史公曰南郡西楚也楚之巫郡隸焉括地志云巫郡在夔州東郡縣志云漢以南爲南郡今荊州

領縣十八　江陵　臨沮案臨沮之沮水出漢中房陵之長渠東入江王粲登樓賦倚曲沮之漳於漢亦爲沔水水經注沔水出東狼谷南入江同孔安國曰漳水東流爲沔至漢中爲漢庾仲雍曰漢水又東北合沮口盡分流而入於江也惟北地之沮放逐我夷溼　洛之北是也　夷陵　華容　宜城　鄀　邔　當陽　編　秭歸　夷道　州陵洛水出上鄀雕陰泰冒山東南入於渭匈奴傳武王伐紂一沮水十三州志曰沮卽漳水是也

陽中盧　枝江　襄陽

若　臿　高成

案後志省鄀高成二縣而以武陵之佷山屬焉

江夏郡　秦屬九江案項羽分秦九江郡北封吳芮爲衡山王都邾邾今隸江夏則江夏爲衡山之分置者矣

領縣十四　西陵　竟陵　西陽　襄鄀　軑　鄂

安陸　沙羨　蘄春　鄳　雲杜　下雉　鍾武

廬江郡志稱故淮南桐城姚鼐曰昭宣閒改衡山曰廬江是廬江郡移於江北非復淮南故地

領縣十二　舒　居巢　龍舒　臨湖　雩婁　襄安

樅陽　尋陽案通典尋陽舊縣在江北靳州界　灊　皖今作皖

陵邑　松茲

案後志并襄安皖爲一城省樅陽湖陵松茲三縣以六安國六邑屬焉

九江郡　秦時爲今安徽淮南地及湖廣之黃州包有衛山廬江豫章三郡高祖以封淮南王長長死文帝分其地封長之子安襲爲淮南王僅十五城衛山廬江豫章不屬焉　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然察禹貢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陵巴陵也則九江不在尋陽朱文公曰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北州者實武昌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因尋陽而改江州實非漢九江地也

領縣十五　壽春邑　沒適　成德　橐皐　陰陵　歷陽　當塗　鍾離　合肥　東城　博鄉　曲陽

建陽　全椒　阜陵

案後志省橐皐東城博鄉建陽四縣以沛郡之下蔡平阿義成屬焉

山陽郡志稱景帝中六年刱爲國案史記年表作中五年漢陰東平亦如之

領縣二十三　昌邑　南平陽　成武　湖陵　東緡　方與　橐　鉅野　單父　薄　都　關　城都　黃　爰戚　鄄成　中鄉　平樂　鄒　瑕邱　甾鄉　乘鄉　曲鄉　西陽

案後志省成武等十五縣而以金鄉防東二城屬焉

濟陰郡

領縣九　定陶　冤句　呂都　葭密　成陽　鄄城　句陽　秬　詭文作庇　乘氏

案後志省呂都葭密秬三縣而以東郡之離狐廮邱山陽之成武單父樂之已氏五城屬焉

沛郡　志稱故秦泗水郡故屬於泗水耳高祖以沛爲龍興之地故更泗水爲沛郡案史記年表故梁地

領縣三十七　相　龍亢　竹　穀陽　蕭　向　銍　廣戚　下蔡　豐　鄆　譙　嶄　虹　後志作紅侯國　輒　與　山桑　公邱　符離　敬邱後志作大邱　夏邱　洨　案洨水有三沛郡洨水南入淮常山郡石邑所出亦名洨源於井陘山東南至廆陶入泜眞定國絫曼之水曰斯洨首受太沛曰渠東至鄗入河　沛　本作鄘音嵯顏注辨之甚詳洪邁指爲土俗之別鄭稱蓋末之詳聚也且鄭屬南陽爲蕭何封國此當更正爲鄘至稱莽呼爲贊治蓋別音非兼有贊音王伯厚通釋曰江通誤鄭於沛郡蓋鄭之沿譌久矣　芒　建成　城父　建平　蕲　扶陽　高　高柴　漂陽　平阿　東鄉　臨都　義成　祁鄉

案後志省廣戚等十七邑而以梁國之杼秋屬焉玉海謂省十六邑非是

魏郡　案左傳杜氏注東陽爲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爲清河趙地也據此則魏郡在七國時亦入於趙當注故趙地　魏　繁陽　元城　梁期　黎陽　館陶　斥邱　沙　內黃　清淵　曲陽　九門　井陘　房子　中邱　封斯　關平　棘　鄗　樂陽　平臺　都鄉　南行唐　領縣十八　鄴　館陶　斥邱　沙　內黃　清淵　繁陽　元城　梁期　黎陽　貝　陰安　平恩　邯溝　武安　會　陰　安　平恩　邯溝　武始　邯

案後志省卽裴武始邯會邯溝四縣而以梁國之曲梁屬焉

鉅鹿郡　案十三州志唐虞時大麓之地呂氏春秋九薮趙之鉅鹿是鉅鹿本趙地界乎韓齊燕秦之閒沙邱在郡之東北志稱距郡七十里而括地志稱二十里並以郡治爲那州平鄉縣城與志異

領縣二十　鉅鹿　南緜　廣阿　象氏　慶　陶　宋

子　楊氏　臨平　下曲陽　貰　鄗　安定　敬武　歷鄉　樂信　武陶　柏鄉　安鄉　新市　堂陽

案後志十五城仍鉅鹿南緜慶陶楊氏下曲陽鄗又任南和廣平斥章廣宗改屬焉

常山郡　趙地志稱高帝置案本紀高帝三年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及代郡又案史記年表孝惠七年爲國高后八年復爲郡　在今眞定府　領縣十八　元氏　石邑　桑中　靈壽　蒲吾　上

案後志省石邑桑中上曲陽中邱封斯關樂陽平臺八縣而以太原之上艾及眞定欒城屬焉

清河郡故趙地志稱高帝置秦史記年表景帝中二年爲國都濟陽也武帝建元五年別爲郡領縣十四清陽東武城繹幕靈厝鄃貝邱信成愁題東陽信鄉縣棘彊復陽

案後志省厝及信成以下七邑而以廣川屬焉廣川故爲信都

涿郡秦水經注應劭曰涿郡故燕漢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覩志較詳

領縣二十九涿遒穀邱故安南深澤范陽鄚吾容城易廣望鄚高陽州鄉安平樊輿成哀鄉利鄉臨鄉益昌陽鄉西鄉饒陽中水武垣阿陵阿武高郭新昌

案後志省穀邱等二十四邑仍涿遒故安范陽哀鄉五邑而以北新城廣陽國之方城並屬焉

勃海郡秦溝洫志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勃海爲河之盡流正義高從滄州即勃海渡河逆流而上也

領縣二十六浮陽陽信東光阜城千童重合南皮定章武中邑高成高樂參戶成平柳臨樂東平舒重平安次脩市文安景成東州建成章鄉蒲領

案後志省阜城千童定中邑及高樂以下諸縣而以信都之脩邑屬焉

平原郡秦地理通釋引孟康之說齊西有平原注爲德州

領縣十九平原高唐重邱平昌羽殷樂陵祝阿瑗阿陽深陰枏富平安德合陽樓虛龍領安

案後志省重邱等十城

千乘郡

領縣十五千乘東鄒湿沃平安博昌蓼城建信狄琅槐樂安被陽高昌繁安高宛延鄉

案後志仍千乘博昌蓼城狄樂安高宛六縣省九縣而以北海之益壽光二邑齊郡之利屬焉

濟南郡

領縣十四　東平陵　鄒平臺後志作鄒平臺　梁鄒　土鼓　於陵　陽邱　般陽　菅　朝陽　歷城　猇　著　宜成

案後志省陽邱般陽猇宜成四縣

泰山郡案故齊史記世家自泰山山爲之琅邪北瀕於海

領縣二十四　奉高　博　梁父　東平陽　南武陽　萊蕪　鉅　剛　柴　蓋　平陽　牟　蒙陰　華　寧陽　乘邱　富陽　桃山　桃鄉　式

案後志省梁父南武陽萊蕪鉅平贏牟寧陽乘邱富陽桃鄉式

省十四縣而以東海之南城費二邑屬焉

齊郡案史記年表故齊地理通釋齊以天齊淵得名

領縣十二　臨淄臨一作甾　昌國　利　西安　鉅定　廣　廣饒　昭南　臨朐　北鄉　平廣　臺　鄉

案後志仍臨淄昌國西安廣臨朐五縣省七縣而以

濟南之般陽屬焉

北海郡

領縣二十六　營陵　劇　安邱　�triangle　淳於　益　平壽　劇都昌　平望　平的　柳泉　壽光　樂望　饒　斟　桑犢　平城　密鄉　羊石　樂都　石鄉　上鄉　新成　成鄉　膠陽

案後志仍營陵安邱淳于平壽劇都昌六縣省二十縣改隸他郡而以琅邪郡之平昌朱虛二邑屬焉

東萊郡案史記年表故齊

領縣十七　掖　腄　平度　黃　臨朐　齊郡亦隸臨朐一邑兩屬　不其類　曲成　牟平　東牟　幬　育犁　昌陽　不夜　當利　盧鄉　陽樂　陽石　徐鄉

案後志仍掖黃曲成牟平東牟幬昌陽當利盧鄉九縣省腄等八縣而增葛盧并以琅邪郡之長廣黔陬不期三邑屬焉

琅邪郡案史記年表故齊高后六年復爲郡文帝二年復案山海經琅邪臺注琅邪在海邊有山嶕嶢狀如臺郡以此得名

領縣五十一　東武　不其　海曲　贛榆　朱虛　諸　梧成　靈門　姑幕　虛水　臨原　琅邪　祓　柜　鉼　邦　雩　艮　黔陬　雲　計斤　稻　皐　虞　平昌　長廣　橫　東莞　魏其　昌　茲鄉

箕 椑 高成 高鄉 柔 卽來 麗 武鄉 伊鄉 新山 高陽 昆山 參封 折泉 博石 房山 愼鄉 剽望 安邱 高陵 臨安 石山

案後志仍琅邪東莞諸姑幕四縣省東武等四十七縣增西海一縣及東海郡之開陽臨沂卽邱縮四縣并陽城國邑屬焉

東海郡案本紀高帝六年漢擒韓信分其地封弟虙以下邳東海也故應劭曰秦鄉郡領縣三十八 郯 蘭陵 襄賁 下邳 良成 平曲 戚 胸 開陽 賈利成 海曲 蘭祺 繒 南成 山鄉 建鄉 卽邱 祝其 臨沂 厚邱 容邱 東安 合鄉 承 建陽 曲陽 司吾 于鄉 平曲重出 都陽 陰平 郃鄉 武陽 新陽 建陵 昌慮 都平

案後志仍鄒蘭陵襄賁戚胸利成祝其厚邱合鄉承陰平昌慮十二縣下邳置爲國良成等二十五邑半隸他郡而以琅邪之贛榆屬焉

臨淮郡案寰宇記臨淮山在滄州東九十五里圖經云鍾離縣東郡或以此得名 徐州刺史部

領縣二十九 徐 取慮 淮浦 盱眙 夫猶 僮

清鄒張　恕鐵峯著

地理志中

會稽郡志稱高帝十二年更名吳以封吳王濞也然漢是也及吳與楚反國武帝罪楚并削吳會稽郡郡以其東合吳溝海之地仍爲會稽都

領縣二十大　吳　曲阿　烏傷　毘陵　作毘　餘暨　陽羨　諸暨　無錫　山陰　丹徒　餘姚　婁　上虞　海鹽　剡　由拳　大末　烏程　句章　餘杭　鄞　錢唐　鄞　富春　冶　回浦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

案後志仍山陰鄞烏傷諸縣暨餘姚大末上虞剡餘暨句章鄞十一縣省錢唐回浦治分吳海鹽烏程餘杭毘陵丹徒曲阿由拳富春陽羨無錫婁十二縣別增

安一縣爲吳郡

丹陽郡志稱故鄣郡當作秦鄣郡

領縣十七　宛陵　於瞥今作江乘　春穀　秣陵　故鄣　句容　涇　丹陽在南郡注以宛陵之丹陽爲楚封地非是　石城　胡孰　陵陽　蕪湖　黟　溧陽　歙　宣城　豫章郡案爲秦時之廬江郡以彭蠡在江南非江北衡山郡所改之廬江郡也

領縣十八　南昌　廬陵　彭澤　汗　柴桑　艾　贛　新淦　南城　海昏　雩都　鄱陽　南壄　安平　案後志增石陽臨汝建昌三邑

桂陽郡

領縣十一　郴　臨武　便　南平　耒陽　桂陽　陽山　曲江　含洭　湟陽　陰山　武陵郡地理通釋故秦黔中郡括地志曰故城在辰州沅陵西二十里　索　孱陵　臨沅　沅陵　鐔成　無陽　遷陵　辰陽　酉陽　義陵　作唐　充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

案後志省義陵無陽佷山三縣增沅南作唐二縣

零陵郡志稱武帝元鼎六年置案本紀元鼎五年造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未知孰是　地次年置爲郡本紀失載

領縣十　零陵　營道郭璞云湘水出陽朔山入江志稱陽海山注零陵下未知孰是　始安　夫夷　營浦　都梁　泠道　泉陵　洮陽　蕪湖

鍾武

案後志增湘鄉昭陽二縣并以長沙之烝陽屬焉

漢中郡故楚地秦惠文十三年取於楚置郡後志注故城在梁州南鄭縣東北

領縣十二 西城 旬陽 案輿地廣記作洵陽戰國策作郇陽旬洵三字通徐廣以爲順陽索隱以爲新陽地理通釋謂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新陽故城在蔡州眞陽縣西南皆非也

南鄭 褒中 房陵 安陽 成固 沔陽 案地理通釋注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嶓冢之西漢水至今重慶巴縣入江一出大安三泉縣謂之東漢至漢陽入江應劭注稱出武昌東南入江蓋指漢之下流而此注出關谷漢水所出東南入江也 錫 武陵 上庸

案後志省旬陽武陵長利三縣

廣漢郡

領縣十三 梓潼 汁方 後志華陽國志並作什邡 涪 雒 緜竹 廣漢 葭萌 後志華陽國志並作葭萌 郪 新都 甸氏道 白水 剛氏道 陰平道

案後志安帝分甸氏陰平三道爲爲國增德陽

蜀郡 案華陽國志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蓋帝爲子昌意取蜀山氏後子孫因封焉周書見于牧誓地東與秦接秦惠王使司馬錯伐蜀取其地置蜀漢天漢四年并沈黎於蜀地節三年并汶山於蜀

一城

案後志省濛街一縣

益州郡 應劭曰古滇王國亦西南夷也

領縣二十四 滇池 雙柏 同勞 俞元 牧靡 連然 建伶 青蛉 大花 姑復 三絳 蘇元 師古曰元讀與示本之爲祇也 闌 卑水 濛街 青蛉 元宇非方音 臺登 定花

案後志省濛街一縣

銅瀨 後志作同瀨

連然 俞元 攸廱後志作牧廱
味 昆澤 葉榆後志作棳榆
唐 弄棟 比蘇 賁古 毋棳 勝休 建伶 來唯

案後志仍滇池等十七縣爲益州分不韋嶲唐比蘇葉榆又并邪龍雲南爲一省來唯一縣合哀牢博南二邑爲永昌郡

牂柯郡案昭帝元鳳五年罷象郡分屬牂柯是牂柯並有象郡地

領縣十七 故且蘭 鐔封 鬱 漏臥 平夷 同

五一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漢書讀 卷四

並 談指評林作拒 宛溫 毋斂 夜郎 毋單 漏江 西隨 都夢 談棗 進桑 句町

案後志省都夢一縣

巴郡案元和郡縣志武王伐殷巴人助焉後封爲巴子其地東至魚復西奕道接漢中南極牂柯應劭稱左氏巴子使韓服告楚蓋浮江順流而達於漢爾

領縣十一 江州 臨江 枳 閬中 墊江 朐忍 安漢 宕渠 魚復 充國 涪陵

案後志增平都宣漢漢昌三縣

武都郡應劭故白馬氐羌亦西南夷也 屬益州刺史部

天水郡師古引秦州地記案秦州爲秦國始封之邑通釋云郡有秦亭秦谷其古蹟也諸葛武侯云率

領縣九 武都 上祿 故道 河池 嘉陵道 循成道 下辨道

案後志仍武都上祿故道河池沮下辨道增置羌道一城省平樂嘉陵循成三道

隴西郡在關內高帝元年爲雍國二年五月復故志隴西郡治襄武輿地廣記隴西舊縣在襄武之東因之指爲郡治耳 涼州刺史部

領縣十一 狄道 上邽晉志漢明帝改爲漢陽郡治 安故 氐道 首陽 予道 大夏 羌道 襄武 臨洮 西

案後志仍狄道安故氐道首陽大夏襄武臨洮增置羌道一城省上邽予道羌道西四縣而以金城之枹罕鄯河關三城隸焉

金城郡案昭帝本紀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置金城郡今志領縣十三是所割郡邑不止各二也又案合武威酒泉張掖燉煌爲河西五郡 涼州刺史部

領縣十三 允吾 浩亹 令居 枝陽 金城 榆中 衛壽傳所云榆谿舊塞蒙恬侵胡植榆爲塞是也 枹罕 白石 河關 破羌 安夷 允街 臨羌

案後志省枹罕白石河關三縣

天水郡師古引秦州地記案秦州爲秦國始封之邑通釋云郡有秦亭秦谷其古蹟也諸葛武侯云率

益州之眾出秦川即此都尉治五屬國之一 涼州刺史部

領縣十六 平襄 街泉 罕开 縣諸道 阿陽 略陽道 冀 勇士 成紀 清水 奉捷 隴 獂道 水經注靈帝時 爲南安郡治 蘭干

案後志仍平襄等十縣省街泉戎邑道罕开縣諸道清水奉捷六縣爲漢陽郡增置顯親一城并隴西之上邽西兩縣屬焉

武威郡 志稱太初四年開案武帝本紀元狩二年匈奴地爲武威酒泉郡 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 涼州刺史部

領縣十 姑臧 張掖 武威 休屠 楬次 鴈鳥 撲劉 媼圍 蒼松 宣威

案後志置左騎一城并安定之鶉陰祖厲二縣張掖之顯美一縣屬焉

張掖郡 志稱太初元年開案武帝本紀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非開自太初也 都尉治五屬國之一 涼州刺史部

領縣十 觻得 昭武 刪丹 氐池 屋蘭 日勒 驪軒 番和 居延 顯美

案後志省屋蘭日勒而以居延爲屬國

酒泉郡 志稱太初元年開案詳上張掖郡 涼州刺史部

領縣九 祿福 表是 樂涫 玉門關 都尉治 乾齊 門關屯徙其人於此案玉門關在敦煌郡之龍勒 會水 池頭 綏彌

案後志省天陖置延壽

敦煌郡 志稱後元年分酒泉置案武帝本紀元狩二年匈奴遣將出九原合居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非後元年也 都尉治五屬國之一 涼州刺史部

領縣六 敦煌 冥安 效穀 淵泉 廣至 龍勒 魚澤 昆侖 宜禾

案後志同

安定郡 都尉治五屬國之一 涼州刺史部

領縣二十一 高平 復累 安俾 撫夷 朝那 有秋 淵祠 後志作漆淵 涇陽 臨涇 鹵 陰槃 後志作陰槃非是 安定 參縣 三水 陰槃 密陰槃別一邑耳 安武 祖厲 爰得 眴卷 彭陽 鶉陰 月氏道

案後志仍臨涇高平朝那烏氏三水陰密彭陽七縣省復累等十四縣而以北地之鶉孤屬焉

北地郡 在關內高帝元年屬雍國二年復故 緣邊八郡之一並置都尉 涼州刺史部

領縣十九 馬領 直路 靈武 富平 靈州 眴

衍方渠除道五街鄜孤後志作歸德同
獲略畔道泥陽郁郅義渠道弋居大鼈
廉
案後志仍富平泥陽弋居廉靈州五縣省馬領等十
四縣而以安定之參蘇屬瑕
上郡故魏地在關內注稱高帝元年七月復故案
異姓諸侯王表乃八月復故五屬國之一
領縣二十三 鷹施 獨樂
淺水 京室 洛都 白土 褒洛 原都 漆垣
奢延 雕陰 推邪 楨林 高望 雕陰道 龜茲

定陽 高奴 望松 宜都
案後志仍鷹施白土漆垣奢延雕陰楨林定陽高奴
龜茲爲屬國增置侯官一城而省獨樂等十四縣
西河郡故魏案魏世家武侯敗趙北藺正義云在石州
河畢入秦正義云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
度者緣邊八郡之一並置都尉爲屬國
領縣三十六 富昌 騶虞
中陽 樂街 徒經 皋狼 大成 廣田 圜陰
益闉 平周 鴻門 藺 宣武 千章 增山 圁
陽 廣衍 武車 虎猛 離石 穀羅 饒 方利
縣成 臨水 土軍 西都 平陸
博陵 鹽官
案後志仍平定離石美稷樂街中陽皋狼平周平陸
益闉圜陰圜陽廣衍十三縣省富昌等二十三縣
朔方郡河南地 緣
邊八郡之一
領縣十 三封 朔方 脩都 臨河
渠搜 沃壄 廣牧 臨戎
案後志省脩都臨河呼遒踈渾渠搜五縣而以西河
之大城屬焉

五原郡河南地後漢建武二年省 緣邊八郡之一並
置都尉治合安定上郡天水張掖爲五屬國
領縣十六 九原 固陵 五原 郡縣志爲龍游原乞
地千原青嶺原河嵐
正原橫
槽原 臨沃 文國 河陰 蒲澤 南與 武都 宜
梁 曼柏 成宜 稒陽 莫黑 西安陽 河目
案後志省固陵蒲澤南興稒陽莫黑河目六縣
雲中郡志稱秦置案匈奴傳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
秦因之非置自秦始 又案水經注虞氏記曰趙侯
自五源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
箱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晝見羣鵠遊於其上即其處築城木紀高帝十一年制代之雲中光在
西爲雲中郡
緣邊八郡之一

領縣十一　雲中　咸陽　陶林　楨林　犢和　沙陵　原陽　沙南　北輿　武泉　陽壽

案後志省陶林楨陵犢和陽壽四縣增置箕陵一城而以定襄之成樂定襄武進屬焉

定襄郡　緣邊八郡之一

領縣十二　成樂　桐過　都武　武進　襄陰　武皐　駱　定陶　武城　武襄　定襄　復陸

案後志仍桐過武城駱三縣省成樂等九縣而以雁門之善無中陵屬焉

雁門郡　緣邊八郡之一

領縣十四　善無　沃陽　繁時　中陵　陰館　樓煩　武州　洼陶　劇陽　崞　平城　埒　馬邑　彊陰

案後志省善無沃陽中陵三縣而以代郡之鹵城太原之廣武原平屬焉

代郡　注稱莽曰厭狄有五原關案成帝本紀作五沃關詳陽新二年又案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連壤有定襄雁高帝十一年定代地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而割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非復舊時故地都置自趙武靈王非始合北地朔方五原雲中雁門定襄西河爲緣邊八郡除北地西河

清鄞張　恕鐵峯著

地理志下

上谷郡志稱秦置案匈奴傳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非是秦始　緣邊九郡之一　案詳上谷郡　領縣十五　沮陽　泉上　潘　軍都　居庸　雒奮　夷輿　寧　後志作甯　昌平　廣寧　後志作廣甯　涿鹿　且居　茹　女祁　下落

案後志省泉上軍都夷輿昌平且居茹女祁七縣

漢書讀卷五　一　四明薛書　約園刊本

居茹　女祁　下落

案後志省泉上軍都夷輿昌平且居茹女祁七縣

漁陽郡　緣邊九郡之一　案詳上谷郡　領縣十二　漁陽　狐奴　後志作路　路　後志作潞　雍奴　泉州　平谷　安樂　犀奚　後志作傒奚　獷平　要陽　白檀　滑鹽

案後志省要陽白檀滑鹽三縣

右北平郡　緣邊九郡之一　案詳上谷郡　領縣十六　平剛　無終　石成　廷陵　俊靡　賓

漢書讀卷五　二　四明薛書　約園刊本

領縣十六　平剛　無終　石成　廷陵　俊靡　賓

案後志仍無終俊靡徐無土垠四城而省平剛等十二縣

遼西郡　案詳上谷郡　領縣十四　且慮　海陽　新安平　柳城　令支　肥如　賓從　交黎　陽樂　狐蘇　徒河　文成　臨渝　絫

案後志仍海陽令支肥如陽樂臨渝五縣而省且慮等九縣

遼東郡　案詳上谷郡　領縣十八　襄平　新昌　無慮　望平　房　侯城　遼隊　遼陽　險瀆　居就　高顯　安市　武次　平郭　西安平　文　後志作汶　番汗　沓氏

案後志仍襄平等十一縣省房遼隊遼陽險瀆居就高顯武次七縣

玄菟郡　志稱元封四年開案武帝本紀作三年　領縣三　高句驪　上殷台　西蓋馬

案後志同增以遼東之高顯侯城遼陽三縣

樂浪郡　通釋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　括地志平壤城即漢

樂浪郡　又案玄菟樂浪在遼東之東漢初定朝鮮爲四郡玄菟樂浪臨屯眞番治東暆眞番臨屯治東暆見茂陵書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

領縣二十五　朝鮮　訾邯　浿水　台資後志作貟資　黏蟬後志作占蟬　遂成　增地　帶方　駟望　海冥　列口　長岑　屯有　昭明　鏤方　提奚　渾彌　呑列　東暆　不而　蠶台　華麗　邪頭昧　前莫夫租

案後志省呑列東暆不而蠶台華麗邪頭昧前莫夫租八縣增置樂都一城

南海郡故南越

領縣六　番禺　博羅　中宿　龍川　四會　揭陽

案後志增置增城一城

鬱林郡故南越昭帝本紀元鳳五年罷象郡分屬鬱林是鬱林兼有桂林象郡地

領縣十二　布山　安廣　阿林　廣鬱　中留後志作中溜　桂林　潭中　臨塵象郡舊治見茂陵書　定周　增食　領方　雍雞

案後志省雍雞一縣

蒼梧郡故南越案山海經注卽九嶷山也文穎曰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

領縣十　廣信　謝沐　高要　馮乘　富川　荔浦　猛陵

案後志增置鄣平一城

交阯郡故南越後漢曰交州

領縣十一　麊泠後志作定安　安定　北帶　稽徐　西于　龍編　朱鳶

案後志增置封谿望海二城

合浦郡故南越

領縣五　徐聞　高涼　合浦　臨允後志作臨元　朱盧　荷屬　簡泠　曲陽　封陽　臨賀　端谿

九眞郡故南越屬交州

領縣七　胥浦　居風　都龐　餘發　咸驩　無切　後志作無功　無編

後志作朱崖

案後志同

日南郡故南越

領縣五　朱吾　比景　盧容　西捲　象林

後志省都龐餘發二縣

案後志同

趙國

領縣四 邯鄲 易陽 柏人 襄國

案後志增置中邱一城

廣平國 案後漢建武十三年省西京八國廣平其一焉 晉志誤作廣陵

領縣十六 廣平 張朝平 南和 列人 斥章 任 曲周 南曲 曲梁 廣鄉 平利 平鄉 陽臺 廣年 城鄉

眞定國 志稱古東垣趙地也高帝更名眞定案史記年表景帝中元四年爲常山國元鼎四年更常山國復爲眞定國

領縣四 眞定 棗城 肥 綦 鄗

中山國 故趙郡縣志中山爲秦趙郡鉅鹿郡之地高帝分置常山中山二郡以其城中有山故曰中山

領縣十四 盧奴 北平 北新成 唐 深澤 苦陘 安國 曲逆 望都 新市 新處 毋極 陸成 安險

案後志省北新成深澤新處陸成四縣而以涿郡之鄚吾常山之曲陽代之廣昌屬焉

信都國 故趙訾林引劉攽之說當云景帝前二年爲廣川國史記年表作十六年以膠東膠西立國之年準之則十六年爲是

領縣十七 信都 歷 扶柳 陸 武邑 觀津 高隄 廣川 樂鄉 平隄 桃 西梁 昌成 東昌 脩

案後志省歷陸陽高隄廣川樂鄉平隄桃西梁東昌脩十縣而以鉅鹿之堂陽河間之武隧涿郡之饒陽安平南深屬焉

河間國 故趙屬冀州刺史部

領縣四 樂成 候井 武隧 弓高

案後志仍樂成弓高省候井武隧而以涿郡之易武陰鄉

廣陽國 後漢爲郡幽州刺史部

領縣四 薊 方城 郡縣志方城故城在涿州固安縣南十七里 廣陽 垣 鄚 高陽 勃海之文安東州東平成平屬焉

案後志仍薊廣陽二縣省方城陰鄉二縣而以上谷之昌平軍都勃海之安次屬焉

留川國 志稱文帝十八年爲國案王子侯表作十三年史記年表作十六年以膠東膠西立國之年準之則十六年爲是

領縣三 劇 東安平 樊鄉

案後志幷入北海

膠東國案郡縣志項羽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是膠東爲國自西楚始 青州刺史部

領縣八 卽墨 昌武 下密 壯武 郁秩 挺 觀陽 鄒 盧

案後志幷入北海

高密國青州刺史部

領縣五 高密 昌安 石泉 夷安 成鄉

案後志幷入北海

城陽國案史記年表文帝二年封景王章十一年爲郡十六年復爲國

領縣四 莒 陽都 東安 慮

案後志以莒陽都東安屬琅邪慮縣省

淮陽國志稱高帝十一年置案索隱帝置爲郡孝惠元年初爲國

領縣九 陳 苦 陽夏 寧平 扶溝 後志作扶樂 圉 始 圉 新平 柘 固

案後志省固始圉而以汝南之長平屬焉增置武平

泗水國案通釋泗水出兗州至淮陽徙遷縣入淮 徐州刺史部

領縣三 凌 泗陽 于

案後志幷入廣陵郡

梁國志稱高帝五年爲國案異姓侯王表四年九月置梁國五年封彭越爲梁王

領縣八 碭 蒙 已氏 虞 下邑 睢陽

案後志省柘秋已氏三縣增置穀熟陽寧陵薄四

城

東平國志稱景帝中六年別爲濟東國史記年表作中五年

領縣七 無鹽 任城 東平陸 富城 章 亢父 樊

案後志分任城亢父樊三縣爲任城國而以東郡之壽張須昌泰山郡之寧陽屬焉

魯國志稱高后元年爲國案史記年表置國在孝惠七年

領縣六 鄒 卞 汶陽 蕃 騶 薛

更名廣陵史記年表云二年復爲廣陵郡五年更爲國

領縣四　廣陵　江都　高郵　平安

案後志以臨淮之東陽射陽鹽瀆堂邑與東海之海西並屬焉

六安國以淮南王安國除置九江郡分其西爲六安國案詳九江郡　志稱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案武帝本紀立康王少子慶爲六國王在元狩二年　揚州刺史部

領縣五　六　蓼　安豐　安風　陽泉

案後志并入廬江郡

長沙國志稱高帝五年爲國案異姓侯王表四年初置長沙國五年乃徙封故衡山王吳芮

領縣十三　臨湘　羅　連道　益陽　下雋　收　鄒　承陽　湘南　昭陵　茶陵　易楊愼曰茶古茶字　容陵　安成

志稱自高祖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核之晉志數不相符晉志稱漢興至平帝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今以秦郡考之南海仍與秦郡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今以秦郡考之南海仍舊名桂林更名鬱林象郡更名日南閩中元封元年虛其地則四十郡省者一改者三玉海所謂漢初未定南每止有三十六郡也并昭宣所省珠崖儋耳汶山沈黎

四郡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此二郡晉志未載其去其八適符一百三之數

通典謂新置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爲百三亦未攷此

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讀言在兩可之間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首句乃統紀後作三項分紀核計統數尙餘二百四萬有奇當是諸王列侯公主吏民名田私田也陵稚隆評林以可墾爲句與不可墾句對讀遂離次句不可墾三字屬下定墾句謂於其不可墾者而定之文義未甚諧合

天下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玉海引作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

華騮綠耳評林誤作華騮

豐岐居西北鶉首次於東南以秦之分野在鶉首何耶亦如燕在北而配以東方之析木魯在東而配以西方之降婁乎

唐詩山樞篇它人是媮叶樞韻師古注樞音甌非是

周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此指戰國時言之淩稚隆曰句以周併於諸侯爲分地小之故解殊率强

秦鶉首分墜極多周鶉火分野甚狹其說不可得聞通釋謂其星分或有妖祥占者多效蓋古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

韓鄭分野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玉海引作軫六度至亢六度

趙俗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弦跕躧游媚富貴

積習相沿遂成終古

燕士沈鷙多材力重然諾而輕子女今猶昔也至請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言之未免過甚

北隙烏桓夫餘如淳曰有怨隙也或曰隙際也隙不可訓際乃際字傳刻之訛

燕分自危四度至斗六度玉海引作自尾四度至斗六度

泰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師古注音鉤夷俗語之發聲然句字本與鉤通吳地環抱如鉤若越之句山句東皆就其地而形之耳吳語發聲亦無鉤音

南海百粵之君非禹後也淩稚隆曰句踐之粵爲揭粵尉佗之粵爲荆粵班氏合爲一種耳

吳越地幾半天下故斗牛女分視他星分獨遠

溝洫志

洪水不可堙也鯀堙洪水箕子引以爲戒司馬遷河渠書稱夏書禹抑洪水與孟子同班史乃易抑爲堙堙障而塞之也抑抑而下之使不得溢因其自然不障塞也

文義迥不相同

泥行乘毳山行則梮河渠書作泥行蹈毳山行即橋禹貢集註作泥行乘輴山行乘轎

河容羨溢羨盈餘也餘斯溢矣

同爲迎河禹貢作逆河

鴻溝之水官渡水也文穎云鴻溝有二流一南經陽武爲官渡一東經大梁城爲河溝汴河是也汴受淮泗水

蘇子瞻書傳云淮泗入河必道於汴此淮泗會於鴻溝之證也淮受汝水濟溢爲滎見通典此汝濟會於鴻溝與濟汝淮泗會劉奉世誤將下段於楚二字連作會於楚讀是以疑其地

遠不得會通

關東漕粟從渭上道九百餘里言由關東轉漕長安也劉奉世以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謂班氏計里有差然史明言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指擬開之新渠非轉輸舊道也分別讀之自見

蘇子瞻書傳汚在梁州山南渭在雍州山北汚無入渭之道故擬以車陸運從斜下渭

褒斜道五百餘里湍石不可漕乃以車轉歐陽永叔論關中轉運亦言以襄楚數州之物漕於南陽自南陽輕車入關只是陸運

嚴熊史記作嚴熊羆

魚弗鬱兮柏冬日史記作沸鬱言滋長也師古注爲佛音於義無取

皇謂河公兮何不仁又河公許兮薪不屬史記均作河伯

北渡回兮迅流難史記作北渡迥兮迅流難

隤林竹兮揵石菑師古注雋石立之菑亦雋耳石菑與林竹對舉菑不得訓爲雋韋昭注史記曰木立死曰菑

宣防塞兮萬福來史記作宣房繼之曰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史記作名曰宣房宮

陂山通道若今桂林之陡河堵水以爲陂也

許商以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見在成平東光界中玉海亦云禹貢九河漢書見其三案勃海成平之滹沱河即徒駭河東光有胡蘇亭以胡蘇河得名鬲津見在成平東平原鬲縣以鬲津得名又有鉤般河在般縣據是勃海平原二郡得故河四

史記謂之河渠書班史謂之溝洫志然溝洫志半本之河渠書其本河渠書者詳於漕河其所自撰者詳於大河意主河治則畎澮亦治

賛語河廣國之利害意亦本之史遷篇中河益河決河徙皆害也通漕溉灌皆利也

藝文志

王伯厚藝文志攷易家書自王同始學官自楊何始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案律曆志日有六甲辰有五子注云六甲之中惟甲寅無子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文中子謂九師興而易道微隋志已無其書古文同淺稚隆據此謂古易不亡以志稱費氏直易與古文同淺稚隆據此謂古易不亡以

歐陽永叔古經已亡一語爲通案臬公武言漢末鄭康成陳元方皆學費氏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又案孔頴達謂王輔嗣以彖附經分爻之彖辭各附當爻輔嗣所傳一本費氏是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氏非復孔子古經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不云逸周書而曰周書以非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

餘也劉向之說本屬臆度姚姬傳謂其書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瘖太子晉篇語尤怪誕宜黜之禮可乎

六藝入之雜家

孔安國所得壁中書多十六篇王伯厚藝文志攷篇即是僞書

詩經齊魯韓三家外毛詩特盛行殆以傳自子夏師承得其正歟

齊魯眾人之說韓毛專門之學

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惟外傳兼及詩詞非崇言詩也惟毛詩鄭箋獨立至今猶然

儀禮疏曰孔子宅中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志稱古經五

十六卷卷即篇也繼之曰經七十篇劉原父謂當作十七篇即高堂生所傳今文十七篇本在古文五十六篇中

記百三十一篇河閒獻王所得隋志劉向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敘之蓋已亡其一矣鄭樵謂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一百三十篇蓋據隋志而言

中庸說二篇白虎通稱爲禮中庸記以其同爲禮經也師古謂非本禮經必以周旋揚襲爲禮而性道文章不得謂之禮可乎

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任宏入兵權謀班史出之以入禮經世所傳司馬法三卷是已姚姬傳辨爲僞書

三代已來禮法大備後有作者不過增損其閒封禪諸篇在秦漢恪遵古制而不意其變而加厲也鐫文告成當時直視爲不易之典漢志厠於禮經之後者以此

漢家制作著有數種文帝所造本制兵制服制篇見劉向七錄叔孫通儀品十六篇見論衡其漢儀十二篇爲班氏所志稱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卽壁書五十六篇之古經手上乃不一著錄以備一代之典是則可疑

設有訓傳不妨家自爲說乃并以抄撮命篇直竊師說以爲己有向當時僅於別錄識之末之編入七略蓋亦別錄稱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意抄撮別是一書且虞卿學於鐸椒

朱自傳聞非必親見其書也其及見者鐸氏張氏虞氏公羊顏氏記孟眭弟子顏安樂十一篇

志於左氏傳注曰左邱明魯太史於國語注曰左邱明著蓋以二書出自一手由是攷古者皆以左氏爲內傳國語爲外傳惟石林葉氏謂姓氏譜有左氏有左邱氏非一家言

樂記二十三篇史記正義曰公孫尼子次撰雜今禮經中樂記作十篇其餘篇目詳王伯厚志攷

王禹記二十四篇志攷云其二十四卷記無所錄雅歌詩四篇晉志稱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

經十七篇今之儀禮也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也

本今文十七篇曰七十篇誤也文相似者與古文相似也古經篇數計之十七篇外適多三十九篇

也以古經篇數計之十七篇外適多三十九篇

也又曰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孔氏學

周官小史定繫世注天子曰帝繫諸侯曰世本然司馬遷傳贊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是天子諸侯皆以世奠繫太史公百十三篇志稱十篇有錄無書在當時東觀蘭臺所藏雖云缺失至江左固已盛行或全篇具存或草創未竟詳見王伯厚志攷

班彪以馮商等所續史記其言鄙俗加以楊雄劉歆僞裒新室誤後惑眾不足垂世乃別作後傳六十五篇孟堅宜稟先人之志而續黜馮商所續之七篇不應以書

百有七牛者百二十申緬變化蜿蜒高古十五篇雖亡其六鬻鼎一鬻猶足知味徐中行謂許氏徵得其舊本

但以說文擬視究竟排比有跡

晏子以儉名於世墨子之徒尊著其事多尚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柳宗元之言名教之裂無過於是孔叢子詰墨皆晏子春秋語崇文總目謂本後人采摭成書蓋亦墨子之徒附託爲之晏子之病在隘猶是儉之本色墨子原出於儉乃并其君父而外之是則罪孚晏子之罪人也

孟子今七篇韓文公以爲弟子所會集林謹思亦云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鄒公武嘗辨之詳見志

論語古二十一篇齊二十二篇如淳曰多問王知道二篇則二十三篇矣又此二篇鄒公武謂張禹遊之使所文遂喪馬端臨以爲本孔壁中所無是以不傳非張禹所能刪也其說爲確

從耳

攷志云十一篇爲孟子外書今不傳

帝王之道孔子傳之孟軻自應與論語並歸經類班史采入儒家豈以孟子列入儒之一乃與子思漆彫子類收歟案韓非子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子思氏漆彫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

孫卿子三十三篇王伯厚曰以劉向校讐書錄核之當云三十二篇　楊倞更名荀子

芊子十八篇史記阿之吁子索隱吁音芊師古曰芊音弭恐誤

周史六弢六篇案莊子有曰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古以今六弢當之且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若是則班史宜列之兵權謀不當入於儒家

虞氏春秋十五篇史記作八篇

陸賈二十三篇史記作十二篇

劉向所著新序說苑列女傳今行於世惟世說不傳案隱以新序誤爲劉歆作　又隋志向尚有列仙列士傳特無頌圖耳

揚子法言爲假借問答之祖

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知六弢之文不出詩書禮樂也師古以今六弢當之且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若是則班史宜列之兵權謀不當入於儒家

虞氏春秋十五篇史記作八篇

陸賈二十三篇史記作十二篇

劉向所著新序說苑列女傳今行於世惟世說不傳案隱以新序誤爲劉歆作　又隋志向尚有列仙列士傳特無頌圖耳

揚子法言爲假借問答之祖

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太公黃帝孫子諸篇並宜列之兵權謀不當編入道家　權謀家之說視清淨遽甚筦子八十六篇亦不宜編列道家文子本十二篇劉向錄其九篇班志仍之

沈津曰關尹子書多法釋氏攷姜湛圖二氏論佛老皆歸於無爲自東漢至宋未分佛與老爲兩人者據志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桓帝立黃老浮屠祠於宮中言黃老卽曰浮屠明其爲教本一也關尹旣從老子則其書皆老子之言也老卽佛也況其時佛法未入中國何從更法釋氏乎

列子公子牟先莊子宜厠莊子前

老萊子注云楚人與孔子同時亦宜厠莊子前太史公曰老萊子卽老子

長盧子卽尸子

鄭長者六國時人宜厠捷子前

道天常也常之外無道故儒者不外常以求道盡乎道則盡乎儒之所爲矣自太史公分儒與道爲二家班志因之於是道家流爲怪誕至謂可以乘雲馭風控鯉騎

鶴其要尤甚

宋司星子韋三篇宜列之天文不當入陰陽家

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上識興廢之數以其善言陰陽也道士言陰陽自南公始

處子九篇師古注史記云趙有處子今放史記本文趙有劇子之言正義曰趙有劇孟劇辛處子當作劇子又北海太守處興風俗通謂處子之後處子或別是一人不得爲非命荀視天下同歸於治古治無加焉師古謂愼子先申韓宜厠申子前

商申皆學黃老而商鞅書號曰法唐六典李悝法經商鞅傳之改法爲律

申子書號曰術二家皆流於刑名知清虛之學不可以

心爲先

前道家者流班敘謂出於古史官今尹佚二篇爲墨之首是墨家者流亦出於古史官也王伯厚謂史角墨子師

託名史佚未定其是

老聃宋椽節用也何傷於儉蹩三老五更尙齒也何爲兼愛選士大射上賢也宗祀嚴父非右鬼也順時而行不得爲非命荀視天下同歸於治古治無加焉師古謂志歷敘其本意然過賢乎墨氏已

權變機智之士起自三晉兩周蘇秦周人也張儀魏人也故縱橫家

墨家叛道縱橫家離道班氏不抉兩家本意而敘多褒詞

歐陽氏於墨取其疊本裔用於縱橫家取其權事制宜亦使貪使詐之意

子晚子三十五篇注稱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宜列之兵權謀不宜入之雜家

尉繚子二十九篇今傳二十四篇天官至兵令言刑政兵職之事似即兵形勢所錄之尉繚三十一篇也姚姬

傳謂後人雜取成書然劉向別錄明言繚爲商君學刑名固其師承不得竟以僞書斷之

吳子一篇今傳吳子三篇姚姬傳謂東晉以後人僞作蓋以吳起四十八篇當吳子第吳子收於雜家吳起收於兵權謀疑別是一書

雜家後敘稱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名法可合儒墨不可兼治國之體師古謂當有此雜家之說歐陽氏亦謂雜家有補於治理天下之道一而已矣雜焉

尹都尉十四篇唐志作三卷

蔡癸嘗以好農使勸郡國見食貨志農書一篇意即其時所著 評林作祭癸

伊尹太甲師鬻子文王師皆古聖賢志列其書於小說一以爲依託一以爲後世所加亦猶道家類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語有後人所增葉氏石林謂漢魏間好事者所爲閒涉陰謀未可盡信姑存其目而已

小說家後敘孔子曰雖小道云云論語本子夏語志引作孔子誤師古注稱論語載孔子之言並誤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與成帝時丞相王商宜都侯王商同名前後共三人

漢室崇尚詩賦至孝武時尤盛作者矣止百六十家矣止千三百一十篇而班所錄僅是採擇可謂嚴矣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淩稚隆稱魏武削其繁劇筆其精銳止十三篇其說本之杜牧案史記孫武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則是孫子本止十三篇

繇敘三篇敘乃余字之誤志攷引李筌太白陰經云秦由余有陣圖

魏公子二十二篇注云圖十卷史記注引七略云圖七卷

太壹兵法隋唐志謂之兵曆

逢門即逢蒙呂氏春秋作蠭門

曆譜有帝王年譜五卷年譜之作昉此

諸王論陰陽二十五卷玉海引作二十三卷

鍾律叢辰日苑二十三卷玉海引作二十二卷

泰一二十九卷汲古閣本誤作二十二九卷

周易射匿隋志作射覆

形法家國朝七卷今人稱本朝曰國朝昉此
數術敘六國時楚有甘公案史記天官書甘公齊人非
楚人
又漢有唐都庶得廬牀牀卽廬字於義無別疑有誤
方技家經方有風寒熱十六病方而無癉濕之劑非略
之也風寒熱爲專病濕爲兼病故別立五藏六府癉十
二病方癉濕病也
房中八家託之古帝王以求傳信於後班史與神仙並
列道術意當時尊崇其書姑爲附錄非謂取精玄牝谷
神眞可不死亦猶神仙之不可求也觀敘末引孔子索
隱行怪語寓意微矣
志列神仙十家而釋氏不與焉其時佛法猶未行也
索隱本作素隱作索自漢志始
方技總敘中世有扁鵲秦和述六氣之論其人似在周初王勃
元紀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其人似又在東遷之世
難經序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其人似又在東遷之世
又秦越人與軒轅氏扁鵲相類仍號爲扁鵲上溯醫和
更承六師則和非秦醫決矣　晉國有醫和趙文子曰
醫及國家乎醫和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見晉語足證
和之爲東周人

漢書讀卷六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勝傳

陳勝識量麤淺無馭將之術諸將又不知兵夫以不知兵之將將烏合之師西向擊秦天下有與秦者不待六月而始亡也特以除暴爲天下先天下諸侯王踵起而亡秦不得不以功首歸之漢史首爲列傳者以此淩稚隆謂王止六月班氏有惜其不及成功之意則未必然矣

黥涉之爲王沈沈者史記作黥頗云云王鏊曰黥頗楚之方音也頗字不宜削

項籍傳

項梁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二語伉慨自負鋒芒畢露守不之防而倚爲心腹則其取死必矣鍾伯敬曰殺守一事庸人不能爲帝王不肯爲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淩約言以羽後使蒲將軍渡三戶破秦軍謂與南公言相應第如淩解則雖字文義無著不如蘇林注爲是

陳餘遺章邯書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勳臣夷滅不獨一秦也狡兔死良狗烹可與其安樂者幾人哉又曰有功亦誅無功亦誅愉王秉權於內大將擊肘於外陳之檀道濟宋之岳飛千古同慨

宋義令於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語語著羽痛處羽能恬然聽命乎卽不飲酒高會羽之殺義有時矣且羽素積不平義不圖之於先而力與枝梧以激其怒復假羽以可乘之隙私宴乍收七首已及義不足惜其負懷王者深矣盧舜治以不善將將非必盡殺羽之屠必盡殺乃止民望焉得不失楚漢興

爲懷王責懷王牧羊者也奚咎焉

沛公已屠咸陽羽入關復屠咸陽沛公之屠所以立威羽以憤兵屠戮天下阬降卒者屢矣徇齊至北海所過以殘滅聞羽之暴不滅於秦亡卒數萬人從田橫起而抗羽羽自是益不及西顧而漢王得劫五諸侯兵以東破秦軍謂與南公言相應第如淩解則雖字文義無著不如蘇林注爲是

漢王既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驕矣將驕

卒情起以大敗

漢王與羽約爲兄弟盟兄弟也異姓之交託諸手足而其後卒以相殘誼不相聯勢不兩立也故傳曰同類相應同志相求

漢屬敗附之者眾楚屬勝無一人附者垓下一潰田父亦紿而陷之人心怒楚猶怒秦也羽焉能不死

項羽一生犯一莽字學書學劒學兵法皆不肯竟一藝不成而能成功天下乎其勝也以莽其敗也亦以莽漢高雖闊略卻有極精細處此其所以勝羽也

張耳傳

耳嘗亡命遊外黃師古注曰命者名也脫其名籍而逃亡命不可以名訓也疑罹秦法不有其命而逃亡耳

陳餘傳

耳餘竝一時豪傑而餘獨好儒術乃秦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優劣於身價輕重見之古今儒其名而無人能盡侯乎

韓王信傳

韓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成橫陽君名也汲古閣本誤作橫陽戒君

高祖以韓王信備胡信請治馬邑極盡人臣守圉之意及信被圍漢援未至乃使胡求和必非緩兵之計高祖

魏豹傳

且什有一二相全汲古閣本脫有字

懷疑責讓信乃逃死無所矣茅坤謂許洽馬邑漢已棄信於胡似信一敗必入胡於信初意左矣

韓信傳

高祖決策欲東故於蕭何薦信言聽計用正見其闊遠處王禕謂信亡不誅反拜大將使之過望效死暨乎衛中而不知是以戰國縱橫機智目高祖高祖當不若是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注爲四散立功夫義兵漢之兵思東歸之士諸侯之師旅從者從而擊之何不散無不離散也與上何不誅何不服作一意解

恐其黨不就句汲古閣本誤作不亂

與噲等爲伍不免鞅鞅朝廷卽以怨望罪之功臣夷戮多由於此陳豨合謀出於辟陽侯讒忌口述之以明鯉室被誅非盡漢之負信而信要無其事焉蓋漢之疑信屢矣奪趙兵奪齊兵僞遊雲夢縛載後車信自請假王以後日坐危機漢不卽殺之者以天下初集懼失人心然信一日不死帝一日不安特假呂后之手以除隱憂嗟乎信不負帝帝實負信耳不然歸聞其死何喜之有

彭越傳

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今本皆然茅坤漢書抄亦謂沛公得策案高紀元年沛公旣引兵而西越在鉅野兩不相及也越有眾萬餘人無所屬田榮與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是使越擊楚反梁地者榮也非漢也漢字宜去劉攽亦曰漢未嘗使越擊楚

論功韓信與彭越最大論罪彭越謀反與韓信怨望最冤高祖旣假呂后之手殺信復聽呂后之言誅越在帝並畏其能呂后何所忌而必死之耶陳子龍謂呂氏屢滅大將預爲異日自擅地誅心之論也

英布傳

上對眾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注謂高祖意欲褒賞何恐諸將不服是也而吳景以爲卽踞床洗足召布意若依吳解則對眾二字無著

召諸將問布反汲古閣本誤作召諸侯

薛公曰韓信彭越英布三人皆同功一體韓彭誅布能

獨全乎卽布不反帝固甘心國之觀其召諸將問布反爲之柰何語意張皇其防伺布者素矣

布之雄武比韓彭而智略遜之故帝之防布不若防韓彭之甚布得後死者以此

盧綰傳

傳中敘陳豨反稱漢十年與淮陰傳同史記作七年誤

蓋份謂淮陰傳作十一年亦誤

綰不畔呂后亦必不容不然親幸如綰而猶貳心直無人心者矣綰以帝春秋高呂后擅國之勢已成至辟陽侯驗問左右於是畔意始決然則綰之入胡呂后迫之也

吳芮傳

功臣王者八人惟吳芮與張耳慶忌子孫餘皆叛逆滅亡其逆形顯著者英布盧綰二人而已韓彭諸將無有焉耳芮以帝甥保全國小勢弱得免其亦幸矣哉

荆王劉賈傳

高祖昆弟賈最賢又多戰功旣封荆王與於黥布之難當爲立後嗣王案史記本傳有十二年立沛侯濞爲吳王云云明其爲荆王後也似不可節

燕王劉澤傳

劉敬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七年立燕王劉澤與傳不同案外戚傳諸呂之王在殺趙王友及恢并燕王建之歲與王劉澤並七年事七年本紀梁王呂產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以王兼職得相故特載之它王不及者已敘紀首也貢父誤以首敘爲元年其實元年中無封諸呂事傳與本紀初無異詞高五王傳亦曰趙王旣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 齊孝王之孫亦名澤昭帝初嘗

謀反欲殺青州刺史

田生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恐禍及身矣汲古閣本誤作過及身

吳王濞傳

濞使應高說膠西王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故亦通莊子人閒世目將熒之注曰使人眼眩也天官書熒惑亦作熒或師古注謂囘繞之也解似紆遠

七國已反卽復其故地而吳王等叛逆之罪舉無可逃其能解甲待命耶袁盎之議不待智者而決其非且濞

處心積慮垂三十年特假朝錯削地之嫌而起賜金裂土儻以東帝自居彼其心尚知有帝乎斬錯發使無濟於國止失國體耳帝其爲益愚矣

楚元王傳

龔盡轅盎史記作龔盡樂盎義同

申公白公諫王戊不聽使忤白雅舂於市舂灼曰正身而舂之評林作碓舂非

元王好書而孫辟彊亦以書自娛史稱其清靜少欲子德敬承父志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弓治相傳慶延數世

朔字行

漢書讀 卷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

朔日辛卯汲古閣本誤作朔月

二百四十二年注閔公二年汲古閣本誤作三年

日食三十六注桓十七年十月汲古閣本誤作十月朔

水旱蟣蝝螽螟注莊二十四年大水評林本誤作五十四年

爲其人徵象汲古閣本漢書抄俱誤作徵象

周易用之卜筮以決嫌疑洪範驗五行災祥以勤修省劉向五行傳實啓天地苞符聖帝賢君以之徵象補過上答天戒於治功未爲無益觀其上封事疊陳變異切齒王氏僭亂言之尤痛第上不能覺悟其君下不能移忠於子是足重爲向惜程敏政謂其傳文舛駁使箕子經世微言流爲陰陽方術得罪名教持論苛矣

可謂無忝祖德者矣歆不知足乃附賊莽名節埽地詩書蒙汙人之立品非必帶在讀書知足不知足而已

劉德傳

侍御史以德不納光女承旨劾免光聞而恨之復白公論難誣在光亦爲己立名地然而加人一等矣若侍御者史不絕書益以嘆光之足多而德之遇光幸也

劉向傳

劉德得淮南枕中祕書傳之更生誦以爲奇遂言黃金可成而卒不驗一則知足不惑於妖書一則貪天而以

向初喜神仙之說以鑄僞金下吏識力未定聞道猶淺
也既免吏議躬尚節儉山陵之戒反覆指陳蓋亦悔乎
前事之失矣史稱其簡易廉靖終爲德之肖子文章性
道冠絕一時不得儁以聞人目之

劉歆傳

王世貞謂向歆學父子而人夷夏然歆之學顯背其父
向習穀梁歆乃治左氏且嘗舉以難父則心非其父久
矣非惟不忠抑且不孝

季布傳

侍人司門庭啓閉之役賤職耳文武時乃以責人稱之
如布客曹邱生嘗事貴人趙談等自是宦者奉爲中貴
人招權怙寵之由來漸矣

布以勇聞天下惜其戰功不傳

自古重諾者輕死布雖俠獨能摧剛爲柔重惜一死卒
樹功漢室此布之不可及處

欒布傳

欒布哭彭越以一言得釋蔡邕哭董卓不得免一以公
論報私恩一以私情滅公義

彭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史記作與楚而溝破唐
順之曰換一而字文法乃有輕重

欒布有德厚報之是也有怨必以法滅之非以直報怨
之道古人器識嫌於恩怨太分者以此在今人又恐恩
怨之不分矣

田叔傳

俠士好名見之季布欒布之哭彭越猶是義士本色田
叔篤摯醇厚乃不媿爲天下長者人品在二布之上

田叔周旋梁邸仁義兼盡田仁刺舉三河陰鷙可畏嗣
以坐縱太子獲罪淺約言謂仁亦欲全人骨肉之閒而
不可得然以心跡論之仁究不能爲肖子

贊論季布欒布而不及田叔乃錄史記二布原贊耳楊
升庵謂班史重季之死以管仲之事予季未合春秋之
法云云實則太史公借題發揮自紓其憤悶無聊味其
文義情意自見

五王傳

祿產非憒憒者朱虛侯豈不知追斬亡酒爲諸呂所不
堪特太后之愛倚醉爲之諸呂以其門壻素性伉爽

而忽之爾深心險蓄正於疏處見密
諺曰女生外向言其不顧母家也觀之漢史外家得勢
踵爲禍亂則顧母家者誠非國家之福然亦非外家之
福也呂太后紀太后並足前鑒
蕭何傳
天下惟器識宏深乃不爲金帛財物所役志不暇及也
何不走入府庫獨收秦律令圖書立漢宗廟社稷所見
者大所圖者遠
王充謂諸將拾金何竇駭之何不若是之狡王禕謂帝
宦爲嘗字案舊本未字下原有嘗字

漢功臣不爲利惑者惟蕭何張良兩人何不走秦府取
財帛良以漢王所賜良金美珠具獻項伯視利輕故成
功大
良請借前箸以籌之許應元謂箸爲算籌非指所食之
箸也較張注明了
高帝行封未決望見諸將復道中偶語以語良良曰此
謀反耳帝後殺戮功臣未始非良一語啓之
傳中敘四皓說建成侯請呂后泣諫太子將兵亦良爲
太子畫計觀其說上以太子監國宵中早有成算定

云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當日豈眞爲四皓哉

累稱良疾良多疾疾甚又稱道引辟穀學道欲輕舉呂后彊食之彊聽食良薨兒高祖之猜嫌呂后之慘刻迺爲是蜕骨計耳是以得爲留侯仲連不爲越文種

陳平傳

平謂漢王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然重爵賞士亦以此不附其不附者功名之士耳自亦豪桀不矜小節平勸漢王捐四萬觔金以行反間

知西楚君臣有閒可乘卽以彼軍所不輕得者餌之而其軍乃一聽我用是漢以捐金得天下楚以惜失天下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平之陰謀此其一端乎

王陵傳

論氣節宜爲王陵之戇直勿爲陳平之趨避論事變宜爲陳平之機權勿爲王陵之迂拙

周勃傳

周亞父強直自信允爲勃之肖子然竟以此僇景帝之忌刻不若文帝之寬仁亞父固爭之不得汲古閣本誤作不待文帝繫勃薄太后爭之景帝殺亞父竇太后釀之二帝並仰承親志而文則順其美景則成其惡

亞父子爲父具葬器子職也至盜買縣官器致陷父於死則又不孝之尤者庸之上變也以苦使庸不與錢紿

亞父子爲父具葬器子職也至盜買縣官器致陷父於死則又不孝之尤者庸之上變也以苦使庸不與錢紿

袴子弟惡劣之習往往有是爲大臣者可不坊歟

樊噲傳

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噲諫不聽張良以噲言宜納乃還軍霸上噲之識量何如深遠敘功當以此事爲最本傳漏載附見張良傳中

酈商傳

商子寄紿呂祿出遊太尉勃得入北軍天下稱酈況賣友夫友當審何如人狐鼠如呂祿誅之可也況賣乎寄果赤心漢室必密與太尉商奪其權毋煩勃之使人劫其父也吳京謂寄於君爲忠於父爲孝似有恕辭觀其欲取平原君爲夫人（王皇后母臧兒彼其心商以從攻長社先登封信成君定漢中時又稱賜商爵信成君徐孚遠訂爲衍文劉奉世謂當作信成侯因其

故號封之案本傳商破紮軍遷爲右丞相乃賜爵列侯
史記食邑涿郡下劉說是
有號曰涿侯四字劉說是

夏侯嬰傳

滕公以沛廄司御始而以太僕終其身見漢廷量能授
官事無廢職

灌嬰傳

潁陰始終以騎將猶之滕公始終以太僕

靳歙傳

靳騎千人史記作十人案本傳歷敘戰功俱以人數次
之從史記爲是

別下平陽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史記作兵守郡守各
一人孟康注謂將兵郡守師古據爲兵郡守一人蓋未
核遷史原傳耳

凡斬首九十級評林誤作斬百九十級

虜百四十二人史記作三十二人

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汲古閣本脫百字

周緤傳

緤謹曰貞侯以記正義曰卓侯

張蒼傳

圖籍政令所自出蕭何收之於秦張蒼用之於漢

周昌傳

今爲虜矣汲古閣本誤作慮

趙王辭疾不奉詔昌於此時何不以趙王疾甚宜侍左
右幷辭太后之召庶幾護持於萬一耳昌被徵入朝而
趙王死無可採矣三年不朝而薨何其晚耶

高帝春秋高呂后毒怨戚夫人特甚趙王年少必不能
全羣臣所知者也但知而不言耳趙堯獨言於帝爲趙
王畫策後卒以此抵罪雖曰死由自取然不失爲帝之
直臣

任敖傳

任敖傳仍史記張丞相列傳而增損之第司馬敘敖於
傳首明蒼爲御史大夫之由非以傳敖也班史標爲任
敖傳而取張蒼附焉似失史遷本意且贅仍冠張蒼體
例亦爲未當

漢興以來公卿皆軍吏獨蒼以好書閑審音定律偉然
一代作手焉得不立耑傳

贊曰張蒼文好律曆於古文尤喜律曆也師古注名爲好律曆則爲貶詞矣

申屠嘉傳

嘉爲相召鄧通欲卽斬之茅坤疑漢令宰相得擅斬大臣非也鄧通不禮於其君人人得而誅之春秋之義也

嘉雖武士出身顧有大臣風節千載下凜凜如見

鄧食其傳

食其稱下齊謂田閒將二十萬衆劉貢父曰漁田橫傳當作田解以此時無田閒也案田儋傳有曰田假田角

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則田閒實有其人不得以田解之

當之

曰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又曰人皆謂之狂生

自謂我非狂悉仍史記原文凌稚隆謂班掾改自謂狂生未審何本

陸賈傳

自新語出而漢廷始知行仁義法先聖洗暴秦餘毒所謂長久之術也高祖至是亦事詩書矣黃東發稱賈爲開國時羣臣無有信然

毋久溷女爲服虔訓溷爲辱父何至見辱於子哉師古以累訓之是

朱建傳

黥布欲反建諫止之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本史記原文也索隱引臣瓚注稱布不用梁父侯之計而遂反則與本文相反當依傳說

建母死辟陽侯奉百金往祝韋昭曰衣服曰祝祝當作褕

建不肯見辟陽侯所謂行不苟合義不取容乃以百金之祝遂貶其節建豈爲金故耶爲母耳茅鹿門謂建有俠士風自古俠者急於報德輕於許身雖其至性過人而不知所擇此則所以取敗也

叔孫通傳

通拜稷嗣君張晏注后稷佐唐欲令復如之徐廣史記

注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二說俱通而徐說較近

羣臣醉呼通知上益屬之史記本文作厭

亡秦銷兵之舉通實啓之通此時豈復有一世哉通笑魯兩生爲鄙儒而以更事數主爲知時變例以小人之文過夫亦何辭既知惠帝複道之失復爲之掩曰人主無過舉人主不終遂過乎通蓋一代之儒臣千古之佞

臣爭太子一事差强人意

呂后與帝攻苦食啖汲古閣本作芡苦食啖

贊語附會將相以彊社稷評林誤作以彊社稷

淮南厲王傳

袁金椎椎殺辟陽侯以洩殺母之忿實大快事然獨不爲太后地乎噫王亦甚矣

厲王不食而死非縣傳者不發緘封之過乃以袁益一言令皆棄市盎直教帝委過於下耳盎之殘忍乃斬錯故智帝爲所蒙故有是命

淮南王安傳

雷被等格明詔謂阻格不行與後三王傳太后議格同義師古轉音閣以爲被閣明詔不如本音了當

安欲行陰德要結民心也故曰拊循百姓流名譽下有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叛逆未有因也見安蓄謀已久是以招致遊士詗伺長安

安與太子謀殺漢使中尉宏固聞之矣再入淮南界即宜言赦王俾聞於王以安王心中尉亦危矣哉

安計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說下丞相如發蒙晉灼注如發去物上之蒙細翫文意直言發兵之速乘其不覺

被迫於王之命必不得已乃設作丞相御史請書從郡國豪傑實朔方以擾天下雖曰傲幸萬一之舉實則斷斷不行姑妄言之耳吏請勿誅原其情也張湯必致之死未免失之於酷傳中處處爲被出罪而以張湯無赦一語結之乃史家著眼處

江充傳

充劾公主太子及近侍行馳道乃張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故事充特假以要名固寵非本性忠直也觀景帝不罪釋之而充以巫蠱禍太子存心邪正判然

迥別
貌爲忠直而內實陰忮如江充者何代無之燭之不明任以心腹禍不旋踵矣家國之敗往往由是
息夫躬傳
王嘉疏對談說者謂諛傾險辯慧深刻八字直刺躬之隱蓋躬本佞邪爲帝親幸初誣東平變事危覆宗藩既居貴顯謀開邊釁折公孫祿於廷操切羣臣朝右仄目種種陰鷙多所中傷卒以祝詛誣伏戮辱母妻躬之詐諉取敗不足惜獨惜帝不悟於王嘉之切諫顧以董賢一語始燭其奸於邪正終屬夢夢溺於私而蔽於欲也

可哀也夫
萬石君傳
萬石君御下寬故僮僕訢訢如許慎曰訢古欣字不得以閭閭釋之師說下曰惟謹言雖悅服而不敢縱肆
石慶一生醇厚無甚才略爲相九年不任職傳以文深審謹括之余謂審謹之人易涉苛細故不免於文深若慶猶未至此其事英主終相位享庸庸之福亦全在此
衛綰傳
傳稱綰初官至相終無可言然綰嘗奏郡國所舉賢良凡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說請皆罷之其相業不落蕭曹以後
直不疑傳
天下無不好名者不疑不好立名非人情也且長者之稱獨非名乎故東坡以爲好名之至
周仁傳
沈眾吝嗇朝會之中衣裳破裂若仁期爲不絜清非吝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不免於矯仁以弊衣含忍入卧

內非矯也孝景猜刻特垢汙處之耳仁蓋曲意取容不
得以長者目之
後宮祕戲而使郎官令在旁景帝視仁不宜妄若矣仁
豈無心焉者終無所言不可言也以是爲陰重不泄之
證豈不羞死
期爲不絜清評林誤作故爲不絜清
張歐傳
歐爲吏事不可卻者爲涕泣面而封之當按鼂錯要斬
時未審亦嘗涕泣否

萬石君以下類爲長者史傳其子孫並至大官於傳酷吏則不得所終揭此可爲爲吏者勸

文三王傳

梁懷王揖史記作勝

語曰婦人愛憐不肖子又曰婦人愛少子竇太后於梁孝王是已雖然吾不咎太后而咎景帝傳位於文一語實縱其驕以成其隙設太后議行膠東不立武帝立爲太子則可不慎諸

重可不慎諸

賈誼傳

賢者不得志於時托諷古人因以自喻賈生之傷汨羅九河之崑崙墟也設誼因繹灌之抑一蹶不振天下後世誰復知賈生才者則賈生亦一屈原也史遷與屈原合傳者以此

漢禮制叔孫通草創之賈生詳議之二人皆有功於古而誼功尤偉於通

服鳥賦徵若囚拘當从說文作簪渠隕反

服鳥賦兩韻一轉好惡稍意意當作臆與下獨與道息叶李奇注謂積之萬億臣瓚注積之心意師古是之合韻音於力反似皆可商

治安策一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仄室妾御之所居喻其勢微細應劭注曰禮卿大夫之支子爲仄室未詳何本

痛哭流涕等語高祖必不能容誼得激發極言於文帝者帝本優容而信任之故得盡其讜論耳書信越易王而侯至今功高不得不封封大不能不忌令信越不侯至今可存賈生此策允爲千古絕議

之議辱國尤甚

繡衣絲履庶人以衣婢妾白穀素紈富人大賈以被墻歲致金絮采繒以奉匈奴可爲流涕觀此則嫚敬和親世俗奢靡饑寒之由賈生深以爲憂今有饑寒迫身而子女華飾宴會貴賤更無等差余更爲之長太息也

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稱舅曰公始此

體貌大臣而屬其節賈生蓋見漢仍秦制君臣尊卑之分太嚴故有此語

髡刖笞傌之法蘇林曰音罵傌亦罵也

賈生見文帝輕繫絳侯又以鼂錯傅太子景帝忌刻之資佐以刑法必至夷戮大臣故既援胡亥殘忍爲誠而復諄諄於古教太子接大臣之禮特禮大臣有不可盡循古法者此際宜有變通必以三代規制一施於漢鑿矣大譴大何何當是苛字之誤師古以問釋之未確案袁盎傳亡何史記作亡苛二字本通用

賈生非不知五等封建可以長久而勢不能行乃議舉淮南以益淮陽而以東郡益梁一時權宜之策數十年可以無憂故曰二世之利樸昉亦云謂之二世利非誼

本意

賈生若預知吳楚齊趙之必反屬王子必不忘父仇語切中非徒以危言要王聽史家稱伊管未能遠過無閒於伊而實駕乎管者也焉得不謂之才

賈嘉能以好學世其家足爲長沙吐氣

五餌之施詳注贊文帝不能用之於匈奴而吳大帝用之於先主幾爲所陷聲色之禍人毒矣哉

袁盎傳

盎始言絳侯非社稷臣及繫請室又言絳侯無罪諫勿

也

盎請急斬錯鼂錯非以謝吳報其私怨而已嗣盎結怨於梁安陵門外之禍遂相踵焉息夫躬以祝詛誣東平王旋亦誣坐祝詛而死天道好還如是如是

君弟去與第通也評林誤作第

鼂錯傳

錯對賢良策每段以頌颺作結先儒陋之後乃治爲廷對之式何耶

錯稱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謂五伯不及其

臣任用輔佐而功業甚美夫以五伯之英武能不自用
後偉賢豪之士得以各盡其長選取精而任使尚也書
曰知人則哲能官人黜業之克成在此錯此言足爲千
古用人之法
策論純疵參半而其大旨不外於術數雖曰賈誼鼂錯
同祖申商然誼洞切時弊且不專事刑法錯之才識不
及焉鄭曉謂策莫大於漢策莫過於鼂至謂賈太傅
所不及過矣
詔問國體人事求直言並以己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

九 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不宣民之不安所謂三道四關也終以悉陳正論毋枉
執事戒之而錯以五帝三王五伯秦時君臣之及不及
爲對末乃頌帝親事法宮大功數十王伯厚指爲邪說
諛詞所答豈非所問當時策體已然
錯爲御史大夫使卖策益受吳財物抵罪未必不出自
鍛鍊益之報復亦錯有以取之
廷尉奏獄祇言錯欲令上自臨兵而己居守不及削地
辱國河內失火以爲不足憂皆善持大體處
汲黯傳
嚴者必苛黯則嚴而有體者也如粵人相攻以爲不足
之直言誰能爲帝白者治世如此亂世可知
有自
文帝時稱治世魏尚上功幕府文吏以一言不應敘功
差六級繩之以法汗血之勞不錄戰士之賞不行非唐
是唐祇就近事條之耳以是觀之景帝操切臣下其來

十 四明蔡書 約園刊本

張釋之傳
以文帝之仁柔而於盎環事必欲致之嚴刑非張廷
尉則族矣雖然吾多廷尉之執法而尤多文帝之納善
如圖若以景帝處此釋之必以罪去故其在景帝時默
無一語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釋之有焉
馮唐傳
唐言文帝御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雖指雲中守魏
尚一人而言然帝亦時中此病如遮絳灌爭廷尉獄皆

懷詐飾智甚於丞相弘等
黯以文深小苛面折張湯然此正刀筆吏見長處
一麾出守人情所躊躇黯志者黯獨鞅鞅以不得與於
廷議爲病理欲之界涇渭自別
縣官亡錢從民貰馬當日用馬多縣官力竭更無錢向
民間顧賃而强役之民是以匿馬師古訓貰爲賒買賒
買不必錢矣
鄭當時傳
班史稱鄭當時善推士然所進無一知名而門下賓客
更不聞有如馮煖成其名者徒以任俠招致中廢後無
怪其落落也
太史公原贊引廷尉翟公語見門下賓客大率類是
當時才識不得與張馮汲黯諸賢比
客至貴賤亡留門下者亡字下疑脫不字
賈山傳
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知醇非徒涉獵了事
文帝好與近臣射獵賈誼言之賈山復言之且舉亡秦
之失爲戒視矗錯諭合道誼相去遠甚王伯厚曰山之

才學亞於誼而粹於錯
鄒陽傳
陽諫吳王書淩稚隆謂事隱故作隱語觀今天子一段
明明道破又何嘗隱耶
張廷尉用王生計卒見謝梁事敗陽往見王先生求計
果不治何王生之多計也
枚乘傳
再上吳王書舉吳兵以髆於漢髆古資字不敢斥言叛漢必
敗若曰適足爲漢資李奇訓爲量非是
枚上吳王第一書詞意含蓄其再上書時已在梁且知
吳王必敗故詳陳禍福無復忌諱
枚在梁猶上吳王書而梁王謀逆竟無一語是不可解
才如枚皋而不通經術雖有著作至以嫚戲俳倡比之
漢儒之重經學如此
路溫舒傳
溫舒尚德緩刑書稱秦有十失其一尚存蓋漢承秦敝
諸臣多習申商之學宣帝初大辟之計歲猶萬計斯時
獄吏之酷可知甘露黃龍已來累詔軫卹溫舒一書有

以動之也

竇嬰傳

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以好施予金無入家也語曰世人結交須黃金第諸竇游客不以魏其失勢而去勝於翟公門下多矣

魏其自薄其官因病免既召稱病不足任爭栗太子又謝病孟子所謂鞅鞅然去小丈夫之所爲宣帝不用爲相有見乎此不特沾沾自喜多易也

田蚡傳

跪起如子姪史記原作子姪

蚡好儒術新用事時進名士貴之引拔趙綰王臧之屬

風度及觀其傾軋將相攘權自固則相業埽地矣名士從而附之知諸名士無不爭趨勢利者言之可爲長嘆

蚡召客飲坐兄蓋侯北向自坐尊位南向跋扈之形宛然在目史稱蚡好儒術而又驕盈若是則胷無點墨者又當何如

灌夫傳

夫以使酒族禍亦烈矣太康之嗜飲槃之沈湎紂之淫酗自古溺於酒者鮮不滅亡況乃益以剛直耶剛直人傳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句淩稚隆謂時已一統不應別之以漢余意前此未有此法至漢始定史氏特標明之耳案韓安國傳梁顯結於漢梁與漢豈有別乎

波池田園句當是陂池傳刻之訛

得勢則慕之失勢則棄之炎涼世態此類祇應一笑置之必欲引繩排根則羣焉反噬矣竇灌所以不免

田蚡語夫不予田數語字字挾有怒氣

蚡與竇嬰爭於朝出召韓安國載安國蓋附蚡者蚡怒其不與勁力則早有成謀焉故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服虔注曰一前一卻僅釋次句而張晏注言當共治一禿翁語氣亦未合

腹誹心謗莫須有事田蚡誣夫直如賈誼拌舌耳而夫竟以是族論者謂孝武壑制於母遂成母過曰非我殺之也武之孝安在乎

韓安國傳

安國以五百金賓緣入官一時貴顯未必滿乎人望傳曰唯天子以爲國器有微詞焉

安國在梁進賢退不肖調停王室頗有智略及爲御史大夫無大建樹獨忠厚足取耳安國嗜利之人設以忮刻行之亦必權勢相傾不得老死牖下存心忠厚可與後亡信然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傳

漢魏已來獻王與陳思王俱以修學稱然獻王能破挾書之律蒐羅舊書天下後世猶得抱殘守闕存先王之道永永不倣者獻王之力也蓋獻王功在六經孟子而後一人而已非他箋注家所及若陳思王詞章贍富才藻雄于一時顧無益于經傳豈足與獻王比哉

既得善書好寫與之而留其眞本不若返其眞本不令藏家有割愛之痛

獻王所好在經傳淮南王安所好在隱怪一則正經爲心一則溺于邪慝爾不然獻王與安同時豈無以黃白之術進王者必王擯勿使獻故得書不出六經儒家之說自王而始顯仙家之說自安而已誤也

魯安王光晚節頹唐惟恐不足于財好利之人至老益嗇亦益貪鬚種種而視眡眡彼其爲後嗣計耶可鄙可陋

江都易王傳

雷波師古讀爲雷陂是已天大風建易王太子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因風而波也師古讀爲陂中非是

膠西于王傳

比頑童類皆無子于王其一也　淫亂後宮者卽其所愛幸少年循環之道如是如是

趙敬肅王傳

武帝欲立淖王姬子爲趙王後問於其兄宦者其兄雖以多欲實對或亦怵於帝之英察不敢私擁其親此輩

肺腸要難深恃

中山靖王傳

諸侯王多不自愛遂致有司侵辱有司奏治諸侯王不更持大體實乖親親之誼中山王以嗚咽之辭反覆感諷意殊沈痛

長沙定王傳

應劭注左右笑其拙評林作失其拙刊本之誤

廣川王傳

妒婦爭寵多以姦淫相汙讒廣川王去慘殺諸姬雖由

昭信姓陽成后之譖實去設閒其淫一語啟之其取敗也宜哉

平帝元始二年既封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奉靖王後則襲隆侯子嘉奉惠王後當爲廣川王傳並作廣德王有誤

膠東王寄預于淮南之謀常山王舜驕淫數犯禁武帝以兄弟戚擇立嗣子世世不絕得與六安清河漢上相終始可謂篤于親者矣

泗水思王商爲常山憲王子宜接寫其王普嗣後汲古閣本另行與十三王並列非是

漢書讀 卷九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廣傳

廣得射鵰者一人已縛之上山史記作上馬有生色傳乃沿刻之訛讀下匈奴驚上山陳廣令百騎解鞍縱臥則其在平地可知

斬霸陵醉尉一事乃廣之狹隘處

諸妄校尉怒詞也張晏注妄凡也未見其確

上荷以廣數奇受指大將軍衞青毋令當單于則前將軍之命何爲哉班掾此語以大將軍徙廣東道特爲出脫非果上指

李敢以父死怨大將軍擊傷青青匿諱之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亦諱之上下相蒙何以爲國

李陵傳

武帝詔陵以步卒五千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是駐陵死地陵果以入山谷無救而敗茅坤謂其不應深入告陵之慮敵疏陵若有知必不任受帝既疑陵悔不欲出卽欲不至浚稽如君命何

軍卒妻婦大匿車中當是伏匿之誤

漢書讀 卷九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陵軍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注三十弩共一弦張晏注三十絲共一弦其說近是

陵獨步出營太息曰兵敗死矣此時伏劍以報天子仍不失爲壯士而以軍吏亡還一言冀欲得當卒至毋妻戮辱身名俱喪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媿轉念之爲害如是後世逃官敗將援以藉口曰吾亦欲得當圖報問其心本無陵之初念也得免戮辱倖爾

蘇建傳

劉知幾謂漢書傳韋玄成不以其父孟冠首傳蘇武而以其父建標名以是爲班掾病但史並傳蘇李而蘇武與李廣行輩不齊既傳李廣不得不傳蘇建以建亦老于行閒其身世蹉跌視廣略近史蓄斟酌出之未爲盡失

蘇武傳

李陵轉念一萌動步畏死武決於初念千磨百折所不能回雖並欲得當歸漢獨能甘死生于度外所謂得其所不愛其死武得終爲義士陵不得爲壯士以此

大將軍覩此班史亦有微詞

去病至祁連山單于相國都尉以眾降下者僅二千五百人而捷音虜至三萬二百人幷王子將軍當戶等百餘人得毋冒功邀賞乎

兩軍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朝廷乃置大司馬位居大將軍及票騎將軍右自古邊功大率類是

大將軍青戲下特將十五人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別有傳自餘八人若李息李沮張次公趙食其郭昌荀彘或不得侯或既侯而坐法失侯碌碌一無奇節趙信又以匈奴相國降漢仍入匈奴班掾若曰之數人者青所拔以部兵者也公孫敖雖稱宿將屢蹶不振北伐迎陵以誣罔致陵族(見李陵傳)李事族誅天道好還史故並傳之以示戒歟

武帝常令路博德迎李陵博德不至致陵沒於北軍帝知其姦詐(見李陵傳)特以老將宥之幸矣趙破奴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太子安國亡入漢不媿節義之士乃衛霍日尊貴而破奴不及一邑之賞謂漢負德夫又何辭

霍去病傳

去病所將常選是以精兵自隨其不中選者使諸宿將將之以故諸宿將留落不偶而去病得功日多親貴比

董仲舒傳

仲舒論道原本六經隱切時事施之實行而有效而又能以暢達出之非若宋人空空說理說性易于流入異端宋儒之不及漢儒在此

白魚赤烏引爲積善累德之效江都以武帝留意禨祥故卽以瑞應啟之眞德秀謂其不能不惑于符命重爲之惜學粹如江都顧乃識不逮此乎觀其反覆千言惓惓之忠乃見

明于事者由其達乎理也精于理者由其體乎事也賈

生長于論事數年之後其言皆驗董子長於論道季年之後其言亦驗而當時廷論並謂迂遠不通事理哀哉

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其時六經離析人自爲書董子潛心下帷發明經術抑黜百家而孔氏之學于是有所統壹劉歆曰攷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夏於董子有不滿者班掾據其說引爲篇論其然乎哉

司馬相如傳

以長卿之才不能自業非與臨邛令相善亦一潦倒薦紳耳卓王孫程鄭俱以令故迎之人情勢利今古如此

上林賦侈極富麗而不免於煩瑣如蛩蛩豫章差錯重見惟諫長楊獵一疏文直而氣磊落淩稚隆謂可與昌黎擊球書同看

扈從橫行扈尾也隨後也侍從天子而尾於後也橫行逐獸師古注作跋扈縱恣而行則近於強梁矣

劉知幾稱馬遷取長卿自作傳錄爲列傳班氏因之以馬遷揚雄傳例例之也淩稚隆作評林謂賦後有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數語斷非長卿自作然則此傳太

史公經刊剟非復馬卿原底

大人賦搜輯艱深之字積聚成句貌爲瑰怪而無精意尤賦體中之雜錯者

封禪書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褒號榮意是榮號之誤

長卿行已立身挑新寡擁妻財以貴爲郎復從狗監得以逢君封禪一書死猶遺禍自來文士無行長卿其一焉

公孫弘傳

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四者皆治之末而非制治清濁之原謂之爲術是已乃猶曰治之本道之用經邦論道尚事于術其學可知弘以兼愛言仁以術言智二者不相爲用要其意主在術上是以統論事情單提術字立說與公卿約議則阿於外背議以順上指則阿於上弘蓋直視阿爲和是以不免巧佞淺稚隆謂弘對策主一和字與仲舒正字相反猶未中其病處

轅固曰公孫子毋曲學以阿世當其爪目事固一時情狀洞見生平林傳故曰知弟莫若師事嚴急之主以和進說扶偏救弊未可厚非而顧出于阿意順旨深內酬怨之人欲其挽回主德豈不難乎守成上文汲古閣本脫上字

卜式傳

式以進家財取償于漢卒至封侯非式精于權算漢蓋借式以風天下爾觀其論罷監鐵船算貶秩武帝心事於式之一身歷歷如繪

式當時不習文章左遷而長卿以封禪顯武帝豈眞好其文章哉

其倫也卜式貌似樸實而內懷姦詐并非汲黯之戇直可比班氏身任國史垂示後來乃使巧佞之人欲其挽回主德豈不難乎

張湯傳

論報云者論斷其罪以達於上卽今詳報也師古注謂器何耶

湯之揚善解過非愛吏也借以自固也蓋湯舞智御人且挾其術以弄人主武帝幷爲所蒙湯之罪其足贖乎

上論之而獲報費解

跡其陰忮阿諛視公孫弘尤甚弘之數稱其美推廣無

隱固宜

涉請諸公不避寒暑奔走逢迎之態宛然如見湯豈以數治大獄怨己者多乃爲是援附耶逮行相事凌折三長史之素尊者又豈身居貴顯便忘顧忌耶此湯之不密處其得禍亦卽在此

安世傳

傳稱安世小心畏忌一似其父也者然其謹愼周密外內無閒則嘗遠過其父彼蓋鑒於父之蹉跌兢兢焉益匿名迹遠權勢爲事雖與霍光同功而光一傳而滅安世身衣弋綈夫人內治產業累積纖微以利爲利仲孫蔑之所深嫉也然今之仕宦致富者多稟其教

延壽傳

湯之酷烈及身蒙咎足以蔽之子安世傳延壽延壽傳臨累世謹儉宜其永保宗祊及乎東京也中閒放以公主子驕橫獲譴幾至中絕其子孫卒能相繼嗣侯亦幸爾

輒亡入放第汲古閣本誤作弟

杜周傳

自公孫弘阿意取容張湯杜周以延尉尤而效之轉益加厲詔獄滋興累繫至十餘萬人弘之首禍烈矣

酷吏傳贊曰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是班史未嘗恕湯周也特以繼嗣幹蠱遂援李廣蘇建之例標舉于首於義究爲未當

周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貲累巨萬繼之曰治皆酷暴酷世父子獨見尊顯論者謂其能以貶抑自全實則得失之見不能去懷有所懲而爲此也至於決大政進賢士權歸之上恩怨不預於己豈大臣之用心乎秦觀以具臣目之誅心之論也

安世身衣弋綈夫人內治產業累積纖微以利爲利仲孫蔑之所深嫉也然今之仕宦致富者多稟其教

延年傳

侯史吳嘗匿桑弘羊子遷之獄大將軍霍光意並在丞相車千秋非王平徐仁之死苛貰延年洪邁謂一朝殺九卿一人咎延年不能諫此事若以父周處之必附和大將軍峻詆其獄延年獨能以寬和合朝廷正其邁跡蓋欲處

杜欽傳

闕睢爲康王時詩其說創之於欽實之於李奇

欽食漢祿而黨王鳳其疏對稱外戚親屬無罪刺之心泊鳳欲病免計復留鳳至以周公比之卒使權移外家傾覆漢鼎劉子翼目爲姦人之雄陳仁子謂與谷永比周王氏千載而下筆伐難逃而當日班史稱欽深陳女戒非浮華博習之徒所及且謂好謀而成善政多出其手不亦蔽乎

附業傳

漢書讀 卷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紹興刊本

業稱朱博毀師丹以愛憎爲賢奸咎臧士聽惟劾張禹爲姦雄未爲過當

張敞傳

漢始築令居以西師古注曰令音零築金城郡令屑縣地理志注讀曰連居惟遼西郡之令讀曰鈴祇土音各別未可迂通志注是也

漢初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憲以月支無所得遂言西南夷徑通大夏啓倡邊事希圖進取武帝好大喜功故其言尤易入孟子所謂長君之惡者也班史爲之立傳

將以取戒後來非予之也而茅坤以足智多謀許之鑿已

李廣利傳

以寵姬故而命將以取馬故而出師貳師顧請入關更命失帝指矣帝不惜竭中國以供邊需所虜乃在珍怪之物而貳師竟得封侯篇中譏刺隱然言外

武帝不肯罷宛軍爲發戍卒發惡少發天下七科適與夫牛馬驢橐駝動數十萬計始得宛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其還軍也則曰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其間功過得失較然猶主將封侯從征拜爵帝實自罔耳其隱病見於張騫傳末帝欲侯寵姬李氏迺以廣利爲將軍伐宛一語兩傳合讀自得端緒

漢書讀 卷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紹興刊本

司馬遷傳

遷自敘世系上自顓頊旁徵遠引備極詳贍唐宋人譜牒墓版多仿此體

司馬無忌以傳劍論顯蘇林作撝解刻言手撝論而知名也

太史公百官表無其官衛宏儀註稱武帝置位在丞相

上宏意以天下州縣所上圖書先上史官遂斷太史公位尊於丞相如淳引注漢史劉奉世引周制王朝上士在諸侯之卿上故漢儀云然解亦牽强案周官太史位下大夫晉上士一等遷報任少卿書嘗廁下大夫之列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訓詁家此病尤多史遷此語有所懲而爲之乎說者謂遷于儒不深不知遷者也

上會稽採禹穴後人併作一事而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楊慎曰禹穴指巴蜀也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蜀志刻有禹穴二字唐李白所書俟諸後聖君子直以其書比之春秋謬已班掾歷摘其蔽而以良史許之品評于是始定

史遷常奉命西征其說可采

史遷以紹明孔子之統自任其所論著自稱述而不作

遷稱李陵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師古注曰漢軍北向北地高故云卬案陵傳帝詔陵至東浚稽山深入山谷虜騎據山上圍之據此則卬字始有著落

武五子

戾太子據傳

詩書從其所好則可通賓客從其所好則異端雜進讒
爲厲階圖之於後不若慎之於始天子與士庶一也
堂闕三老茂上書曰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帝於此
可以明戾太子之心矣乃不亟賜赦肯使李壽張富昌
輩得殺太子受疑賞何耶帝春秋已高意益嚴急盛氣

不可復挽惜無如唐李泌其人者涕泣婉導以正權奸
之罪全父子之恩也車千秋訟冤於太子既死之後晚
已

齊懷王閎傳

齊燕廣陵三王皆賜策而以國土風俗申戒今讀策文
惟燕廣陵二策諄諄於俗習之利病齊策無聞焉今本
疑有闕文

燕剌王旦傳

武帝策燕曰蔥嶺葱玉毋殿乃備旦與劉長劉澤結謀
不借薰鬻以飭武備詐言受詔得職吏事何其疏也既
澤等伏誅王之得免誾不容髮乃不自悔悟更請衛
以清宮側是以嘗怒先帝者怒小主（旦於武帝時謂已
創三　故智復萌天奪其魄矣
縣）

其者尊人之不及與句當是其諸傳刻之誤

廣陵厲王胥傳

漢史紀祝詛者累矣不特楚地也以祝詛敗者眾矣不
特一厲王也炯戒在前而巫蠱至今不絕何耶

昌邑哀王髆傳

宣帝內忌昌邑亦是人情其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謹
備盜賊設敞令柯（揚州刺史廖太守張敞等奉此必順承帝指置
之死地否則督過嚴急令王自裁昌邑雖駿（唐順之謂其以駿得
全其能得保令終乎敞兩奏王清狂不足忌委曲調護
以成帝親親之恩而王亦卒免於難是敞忠厚過人處

五子貴專指戾太子巫蠱一事寓意在武帝誅屠酷烈
臨比之始皇而以戾太子比之扶蘇謂巫蠱之禍帝實
讓之非嬖臣江充一人罪辜殊失春秋討賊之旨不特
太子生平舛錯也秦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班史誤爲

建元六年
嚴助傳
閩越互相攻擊田蚡以秦久棄不屬助庭詰蚡秦且棄咸陽何但越此英主所順聽而激發者也小人利口辨才銛利可畏
紡績織紝治麻曰績治絲曰織詩曰不績其麻則以手繼之書曰厥篚織文織則用杼也
朱買臣傳
朱買臣嚴助均以邊事資取功名與張騫一流銛承上指巧爲身圖而買臣與助器識尤淺是以恩怨分明睚眦必報劉子翬謂其在唐虞三代不免竄殛然二人者卒亦取敗器識限之也班史於公孫弘等贊附稱應對則嚴助朱買臣與公孫弘兒寬並稱異人夫異人必有過人之見非僅喋喋以口給禦人遑其才辨也故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吾邱壽王傳
政刑不如德禮孔子言之矣秦漢以來知治本者惟董子一人壽王學於董子淵源有自其折丞相弘禁弓弩

一事能以務教化而省禁防一語詘服公孫亦其立說有根據耳
寶鼎之對壽王何不曰在德不在鼎德如文武鼎未之出後王侈陳天瑞始語珍祥陛下惟日益修德鼎不足問也壽王不及見此而以周鼎爲漢諛詞夸媚直俳優取寵之技爾視終軍白麈奇木之對相去幾何
主父偃傳
偃散金絕客其器局與嚴助朱買臣一流而危險特過之
千數賓客皆趨炎附勢宜其族時無一人視也孔車長者並在數中其亦不脫勢利者乎非收葬何以得傳
徐樂傳
樂以帝之聲色游獵過度特不敢直言其非義取乎諷諫也觀其諄諄于禹湯成康歸本天下爲務非阿意取容者比陳仁子茅坤以導諛責之未免過當樂而諛者也必與主父偃輩同時拔敘終帝之世卒不見用卽其不善導諛可知
嚴安傳

安上書以秦形漢曰緩刑罰則肉刑族誅宜減曰薄賦斂則酒榷緡錢宜裁曰省徭役則天下七科謫宜免曰貴仁義則結怨匈奴徇略西南夷之事宜寢曰賤權利則大將衛霍計臣桑弘羊等之勢位宜抑曰上篤厚則太子諸王宗室子弟之恩誼宜聯曰下佞巧則張湯嚴助主父偃輩之容悅宜防語語切中時弊是以其言不

入

終軍傳

終童年少被召所詣未深故動形血氣要其英風壯節器識遠不及賈生而宣室知過特過之士之遇合豈必盡關學力乎

王褒傳

王褒精於辭藻不在長卿已下珥筆侍從歌詠昇平固其長也班氏兩都賦序稱其與壽王等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以雅頌之亞當之則溢美矣

賈捐之傳

內屬易叛由於吏酷捐之此言千古一轍

邊地懸遠如珠厓者法令不及禁政教不加一夫作難傾竭太府吏不善撫輯動貽國患勞師萬里飛輓連年一將成功幾人歸骨嗚呼漢以捐之言即爲罷郡井于定國之明決元帝之納善未易言也

捐之與楊興攀援求進更相薦譽宜頌興屬文如江都誣其祖矣少有人心者當不出此

東方朔傳

上捄郭舍人舍人呼曩鄧展曰音瓜朒之朒平聲故朔逐顏啁之曰口無毛師古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則當讀仄聲矣

武帝欲除上林苑提舉四封盩厔以東宜春以西當注宜春觀在長安城西鄠縣始與上東游宜春宮名有別一日之樂不足危無隄之輿無隄注訓不訾劉敞辨之曰不足當作亦足蓋以深溝大渠向無隄限騎馳傾覆是大危事

古人稱妹曰弟隆慮公主武帝妹也朔傳有曰吾弟老有是子又曰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

徹滕當是徹滕

宣室爲文帝虛席待賢之地今爲賀太主置酒引納董偃縱恣極矣丞相御史不問一言而朔以執戟郎官犯顏直諫遂爾改引當日大臣視武帝爲何如主朔視當日大臣爲何如人憤懣填胸發以嘲詼激弄不得第以口諧辭語目之方孝孺惜其好爲詼諧朔豈得已哉

公孫賀傳

賀子敬聲罪不過擅用官錢耳而以朱安世獄中一書父子皆死且族焉巫蠱偶人未必非安世爲之史稱之曰大俠爽固不可以窮治乎

劉屈氂傳

篇中多載戾太子遺事明屈氂不能懲江充之奸矜太子之難以致儲貳殺身釀成大變屈氂死不足惜矣

車千秋傳

千秋爲戾太子訟冤久之始上急變變本急甚千秋不敢急上帝雖感悟如太子已死何

武帝時大臣多不免惟田千秋之謹厚與張安世之敬慎杜延年之寬和地位品望雖各不同而皆以醇謹令終牖下可見忮刻取禍尤爲大臣所宜戒

王訢傳

暴勝之以訢盡死力一言賞不誅薦之天子遂以封侯取相傳中顧無一語紀訢事功惟載訢守扶風武帝數出游幸其時民生倒懸而訢宮館馳道修治供張具辦則亦盡其死力矣讀之令人浩歎

楊敞傳

敞以具位獲全憚以文章取禍才本造物所忌況自高耶

蔡義傳

門下相合爲義句言其爲義堪評林相合爲句非是古今宰相有不識字者矣義猶能說詩託諸經術

陳萬年傳

時稱萬年善事人觀其于許史則傾家行賂于丙吉則問疾久留委曲趨承用心良苦然亡取顯達得力卻全在此劉子翬曰以吉之賢猶樂侯人則信乎遠佞人之難

萬年以謟傳子而咸不受教似勝乃公一著及官途沈滯賂遺陳湯晚節末路之難如此

咸之貪忍不及其父之廉平

鄭弘傳 附兄昌

弘昌兄弟皆以好學通經術而弘較愈于昌以任法持平也漢承秦弊法律嚴峻持法以平非有學養者未易語此況當宣帝操切之時吏治竟爲深刻若弘者可以當文吏矣

楊王孫傳

王孫學黃老之術而厚自奉養是以有涯隨無涯殆之道也死欲裸葬蓋悔悟之萌非眞有心矯世黃震謂其

矯過以自文然亦晚矣

竊聞王孫句汲古閣本誤刊竊聞

槨木爲匱師古注曰匱即櫝字又注曰小棺也案唐韻匱求位切櫝徒谷切音韻不同書納冊于金縢之匱中所以藏物者今從木作櫃成帝約令都國給梓櫝葬埋

梓乃小棺櫝匱也詳說文蓋一物而兩名之以櫝訓匱則可以匱爲小棺則不可帝堯雖崇節儉至以小棺爲斂必無是理

胡建傳

建渭城令耳居然圍捕蓋主廬無所畏忌允爲勇敢之士然亦斬監軍御史故智特武帝之剛嚴不以之罪也卒亦以此取敗可哀也夫

朱雲傳

朱雲超出於胡建之上孟堅不別置之豈以暴虐無狀據有司之考驗而以品望殘酷類之歟惟其亡入長安與陳咸計議脫罪名節不謂無虧

梅福傳

倒持太阿注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閒而發評林本

誤令作今

福請據素王之功以封其子孫爲萬世法視匡衡世承湯統之疏獨爲正大蓋衡以存殷後爲主一代追封之澤福以尊聖道爲重萬世不易之典也

王鳳專執擅朝汲古閣本誤刊專執

福棄妻子潔身而去也正其讀書盡性處世傳以爲仙矣之傳會

云敞傳

新莽襲位敞累以病免與梅福同一志節故傳贊始終

稱之

霍光傳

光廢昌邑議不旋踵羣臣無不唯唯皇太后亦不問所更立泪昌邑就邸始復廷議見其意主速徙宗廟社稷未暇兼顧張奏復謂昌邑從官二百餘人中必有謀光者非專以昌邑淫亂故也此語直刺肺肝幸也近親尚謀而成充國有焉

存史皇孫如不得之民閒則劉氏血食不幾中斬乎宣帝深自韜晦不親朝政非無意於光也身死而族滅不特在妻顯弒后禹等謀逆

金日磾傳

貴家子弟輕薄寒畯病在不讀書霍山其尤甚者

賢母必生令子死圖甘泉宮中幀千古有光矣

日磾一生簡愼妥上弟倫子能稟家訓亦稱惇篤視霍氏紈袴子弟驕盈惡終相去何啻霄壤一衰一盛理所當然

安上四子常做岑明汲古閣本誤明作哭又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句誤作今明

趙充國傳

充國不恃勇不貪功深思熟計老謀預定觀其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處處持重出之屯田西羌反覆論奏數萬言不爲眾論所奪雖以宣帝之峻急亦復納其忠謙折衝壓難勝於無形史稱其沈勇有大略蓋非衛霍諸人敢諫深入喜事徼功者可比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充國有焉

充國規模周密風度瑞凝非特善將兵亦善將將

辛慶忌傳

慶忌救朱雲至叩頭流血又嘗上書救劉輔二事皆卓卓可傳班掾不之載而但敘其官階始末是不可解

慶忌自奉儉約而興馬出入鮮明當時小之虎臣威服外夷不得不示以尊貴此中自有作用以是爲奢失之遠矣

傅介子傳

撫輯羌戎全恃威信樓蘭王既服其罪懷之宜也乃使介子誘而刺之威信兩失之矣而漢詔猶曰以直報怨欺外夷耶欺中國耶

常惠傳

介子請刺樓蘭王惠請擊龜茲部介子以二壯士刺其王而還惠乃合諸國之眾聲討其罪戮姑翼一貴人而還堂堂正正庶幾王者之師才能器識舉非介子所及

鄭吉傳

張騫屢使西域無功效至鄭吉而漢之號令始通騫豈得與吉語哉然非騫啟壙於前吉無由成功於後故史曰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神爵中匈奴乖亂始置都護神爵當是地節之誤讀後撓使譴禮意而去乃知被戮者皆離靦瑣人也孟子曰賛詞有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百官表亦稱地節說大人勿視其巍巍然

二年初置戊稚隆評林據吉本傳而以地節爲誤須核

甘延壽傳

斬郅支爲西漢第一邊功其時謀算陳湯一人主之功成而延壽並得封侯蓋碌碌因人者也以其主帥故首

傳焉

陳湯傳

史稱沈勇有大略者二一趙充國一陳湯兩人皆漢名將第充國以威重取勝湯以犯難微功負固其天性也本傳歷敘其貪見湯遠不及充國

郅支土城外有重木城合三重耳劉向疏稱屠五重城五字疑誤

莽父早死獨不封汲古閣本誤獨作犯

段會宗傳

會宗爲都護西域敬其威信爭相立祠大爲使臣出色備不疑傳

秦勝之以軍興法誅吏眾矣不疑以盛氣折之侃侃不撓使譴禮意而去乃知被戮者皆離靦瑣人也孟子曰說大人勿視其巍巍然

疏廣傳

今人掛冠歸里求田問舍爲子孫計曰餘金毋致耗散族人故舊終歲不得一見求如二疏酒食娛遊不數數見歸田亦復何樂乎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二語喚醒千古夢夢其如富貴人聾聵不悟何

于定國傳

西漢字曼倩者三人東方朔倩不疑于定國

宣帝每以怨望誅戮大臣楊惲之獄以縣官不足與盡力一語爲帝所深嫉廷尉持法雖平不能轉圜帝怒也

洪邁謂此獄斷自定國不能無冤蓋意爲惲惜不復爲定國原耳要之定國治獄民自以不冤即其平日審愼可知史於張湯讞有貶詞而以張釋之比譽定國實事求是可以無疑

學士咸稱焉句汲古閣本誤作咸聲

吏不追賊而反坐亡家欲令失王不敢復告官府諱盜自昔已然

辟廣德傳

廣德願以血汙車輪諫元帝乘船與朱雲攀折殿檻同一激烈元帝並許以直而於廣德則納其諫於朱雲則聽之貌貌蓋乘船之危張猛能以婉言申勸故順受於耳而廣德之忠懇得原於帝朱雲雖直不如張禹親信直固不敵乎佞也

平當傳

當爲相子晏以明經歷大司徒亦爲相漢父子相者三人周勃子亞父韋賢子玄成祖父公侯子孫皁隸篤貴果足恃乎平當病不受侯印正爲子孫謀深遠耳宜其死有餘蔭

彭宣傳

宣出張禹之門淵源不正由博士至三公亦無行能名節史以其老而求退不與王莽同朝晚節尚有可取

王吉傳

王陽之文本乎經術粹然儒者之言惟奏昌邑疏中吸新吐故近乎道家導引之說未爲醇正

宣帝治尚操切詐僞愈滋刑罰無極王陽以明禮省刑救之制治清濁之原也　夫婦易位防戚畹擅權之漸與服違制防冠履僭差之漸二端尤禮之大者故條奏特爲標舉

王陽傳當居梅福之前四皓鄭嚴非其倫比

自吉至崇三世清廉而自奉甚厚蓋即疏廣不立產業供具娛樂之意累代無紈袴可恃乃克自振拔世享榮盛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蓋惟不蓄私財即是點金妙手

貢禹傳

禹條列弊化歸罪於大臣之循故事欲吐仍茹意多忌諱直臣顧如是乎且元帝素性節儉禹反覆千言專以侈奢淫靡爲誡帝雖聽從一二無濟于國如減馬歇食宜春苑地與

民罷角觝戲然則禹固不得爲竭誠帝之納諫亦不爲盛德禹若不附權貴何妨明劾恭顯教之進賢退佞乃數言得失而不之及淩稚隆謂其陰附恭顯核之顯傳益見耳目不聰明句評林本脫聰字

辨護生家當是辦護

能操切百姓者汲古閣本重一姓字劉攽曰者字衍

兩龔傳

史稱龔勝上書祖述王貢然勝名節自持近似王陽非貢禹所及禹數言得失不敢明斥恭顯勝則直指董賢

無所畏避風概迥不相侔龔舍始終移病不及新莽之徵視勝則又幸矣

鮑宣傳

嘗艾汲古閣本誤刊嘗艾

拱默尸祿汲古閣本誤刊供默

天不可久負汲古閣本誤刊天下

鮑宣兩書直言切諫殫竭忠悃非直泛陳得失沽一士諤諤之名謂盡職於喉舌也林希元稱其奮不顧身時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君子之異於小人如此

郇相紀逡唐林唐尊皆屈節仕莽不宜附入宣傳

韋賢傳

邵經邦稱以經術居相位漢世自公孫弘而後惟韋氏父子然韋賢終身謙謹不失經生本色玄成則從事文吏矣公孫雖號通儒全以權譎駕世相去益遠

彌彌其失注罪過滋甚汲古閣本誤作茲甚

追思黃髮注尙猶詢茲黃髮汲古閣本誤作倘

子玄成傳

父子相業世稱韋氏漢史於玄成傳無貶詞也第傳末有云守正持重不及父賢案劉向傳玄成劾更生誣罔不道又案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玄成不欲行其依附恭顯爲不正不重之實證本傳略而不言亦惡惡從短之意

贊詞司徒掾班彪注汲古閣本或者固竊盜父名句者字下疑脫一謂字評林作或者謂固竊父名是

學者蕃滋汲古閣本誤刋番滋

魏相傳

通乎經術而不熟乎本朝掌故則泥古法昧祖制雖庶僚不可況宰相乎魏相學易依卦氣論治而於高祖太宗成憲歷歷證數若指諸掌語曰士不通今不足與言博古信然

丙吉傳

吉踵魏相之嚴專示寬大以故見德深而立名易至容醉吏之嘔車逢死傷而不問則寬而近於矯矣君子無取焉惟絕口不道舊恩乃其善持大體處

眭孟傳

夏侯始昌傳

始昌與眭孟並師董仲舒通陰陽術數董子之學有原有委術數其緒餘耳乃孟以術死實疏於術始昌以壽終乃精於數

夏侯勝傳

勝承家學通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幾蹈眭孟之轍乃霍光於孟則罪之於勝則封之孟之言易於惑眾且在幼

主踐位之初故不免勝之言隱切事幾適當昌邑議廢之日故下吏不即舉奏以其言之幸中耳

霍光以勝爲經術士經常也無所爲術勝輩直陰陽術數而已

京房傳

京生得道反以亡身是何道歟易之流弊始于焦氏之穿鑿而京氏甚之史稱京生於焦氏易用之尤精精於占驗而不能自保是學易亦有憂患也庖犧以來之本旨果如是乎王伯厚曰京房得易之數而不明易之理者也

翼奉傳

西方之情喜喜行寬大玩此可得用刑之旨

南方炷火生於寅汲古閣本誤於作火

觀性以曆炷力行倍汲古閣本誤倍作性

道者何經也經正則道得矣詩書禮樂春秋經之明道者也今翼奉曰聖人見道賢者見經隘道與經而二之得非漢儒之臆說乎

六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人交應之理如是也董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日臨中時評林本作臨終須核

翼奉說陰陽而以陰氣之盛歸咎舅后二族謂非後嗣長策若預知王氏之禍也者與劉更生彈劾許史同一忠鯁

又請遷都正本若并預知光武之興洛陽陰陽術數之學所以至今不廢

李尋傳

五經六緯孟康注謂五經及樂緯顏氏是之案尋紫宮極樞以下數十言皆取星宿爲諭此經緯當是彊度之家舍耳若以五經稗之則前後詞義錯雜

尋稱秦穆公以用百里奚而伯西域是也稱其德列王道非是王伯不相爲用

復特見延問句評林作時見是
一曰少抑外戚再曰少抑外戚且以外戚專命爲言蓋
意在王氏非指丁傅輩眉睫之蠹也惜也哀帝不悟耳
甘忠可包元太平經豈亦洪範災異耶尋學既有師承
不知奉守而進賀良等倡甘氏讖緯之說惑之甚矣

趙廣漢傳

訐以爲直賢者所惡廣漢以告訐爲耳目微特偏聽不
聰且爲人心風俗之憂良吏用心當不若是
吏得百石秩即不敢枉法繫留安得徧天下吏人以

百石給之雖然非馭以廣漢之神明縱給千石無益
鉅箭利用匿鉤距利用詭探帝微指利用飾皆從一訐
字發端心術之壞不可爲訓

廣漢之死雖由魏相然以傅婢事迫劫丞相禍亦自取

尹翁歸傳

廣漢與翁歸爲申韓之學當日皆以嚴峻得治名而翁
歸尤以盜賊課爲三輔最除暴安良循吏作用大抵古

今吏治總以捕務爲亟

韓延壽傳

延壽治郡興學校講禮讓習射御定喪祭嫁娶儀品迹
似煩瑣而民皆便安蓋以實心行之久久自見實效宋
儒論治多稟其指允爲千古循吏之首

自廣漢以構會告訐治潁川風俗因之大壞延壽一以
誠化之舊染盡革夫誠可以格神鬼及豚魚況爲血氣
心知之吏民乎延壽蓋得治本矣

延壽不肯行縣恐滋煩擾得坐鎮之體然非恩信周徧
則下無顧慮患在鬧茸太守非徒尊養備位也

延壽治能出於望之之上望之賢者也宜推薦不暇奈

何思以罪陷之盜放官錢案無其事延壽當靜以待命
乃以一朝之忿互相訐告延壽於是坐不直矣特延壽
不肯行縣擾民而顧奢僭不道重煩吏士當不其然御
史之案東郡未必非文致其事延壽死而望之息才害
能之罪千古難逭吾於是爲延壽冤尤爲望之惜

張敞傳

購賞捕盜始於敞後世因之
敞以五日京兆一語殺絮舜無大臣氣度蕭望之謂其
材輕非師傅之器可爲定評元帝不用爲大臣以此

請公車上書汲古閣本誤作公請上書
京師盜賊甚於外郡以多商長並爲姦利也治以寬厚
反爲所制非嚴酷之吏不足以清羣穀故敞與廣漢能
久任職云
蹤跡皆入王宮汲古閣本誤刊縱迹
王尊傳
尊初爲號令矣既守槐里兼行美陽事號非其職也傳
中於上幸雍復云過號何耶且自長安上雍不過號劉
敞以過字謂史家誤愚謂號字并誤
長安繫者至千人以上許仲殺人不敢捕尊奏彌不淩
弱各得其所賢者亦復諱盜他何論焉抑漢法嚴捕不
滿品者二千石以下皆死遂相掩匿以避文法歟
尊坐免汲古閣本誤作坐先
被其工之大惡汲古閣本誤作其一又一本作猥被其
工之大惡
衡譚若不知帝之惡顯必不奏而去之其阿附顯當如
元帝時也尊劾衡譚不以時白奏行罰直摘其隱淩稚
隆謂當劾兩人前日阿顯之迹不當劾今日奏顯之心
衡譚之心尚可原於今日乎帝是尊奏而重傷大臣但
不即擯去後以匡衡取封邑小贓黜罷帝亦有心哉
王章傳
章上封事妻知其必死章亦自分必死剛正之氣不能
自已死無所恨惜哉其書不傳
小女夜起號哭數語一字一淚
賓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惟其不量輕重故得行
其剛直必權利鈍而後言則批鱗盡節之士鮮矣
蓋寬饒傳
過殿門不下車注原在彭祖不下殿門之下評林移於
安世居位無補下非是
寬饒雖廉正而少涵養由其器局褊淺遂見世事無一
而可加以不得遷調益深憤激病入膏肓雖以王生鍼
砭不能起其沈痼可哀也夫
少府檀長卿爲沐猴狗鬬舞賀許伯入第與雜落犬吠同一
卑鄙宜爲司臣所劾
諸葛豐傳
無以報厚德汲古閣本誤作德無以報厚

勉處中和汲古閣本誤勉作免
許章怙寵作威豐宜明劾其罪不應路收大臣乃一擊不中遂乃不顧美惡劾周堪張猛恣意攻刺蓋亦幸而獲免者矣

劉輔傳

諫臣立言期有補於衮闕非但以沽直了事輔爭趙倢伃不可爲后若能婉曲通諭帝未必不憮然回嚮下效進忠之苦心上成納善之盛德矣乃豐以腐木卑人爲詞率其戇直適足以觸帝怒成帝過雖直矣補焉

鄭崇傳

諫寵董賢無不得罪者崇其較著者也

孫寶傳

今人有爲子授經更爲除舍設儲偫曰此賢主人尊師重道者也寶以道不可詘自劾而去古今人風概相去何如

杜穆季長安俠幸不遇趙廣漢耳不然請託無由寶以淳請遂問其不爲杜建者幾希

當孔光等稱莽功德同朝比周不復有漢寶以一人折難其閒亦守道不詘之素亭亭獨立中流之砥柱也

母將隆傳

董賢王阿舍一弄臣一乳姆耳至發武庫兵以寵之微特國威下移抑且耗竭帑藏隆奏疏首言大司農錢不以給其養斯時爲大司農者容豈彭宣輩苟合取容不發一語對此能無媿死

隆不與莽交及莽貴顯亦不附莽尤見大節免官徙合浦未爲失志

契國威器句契疑是舉字李奇曰契缺也未確

何並傳

故侍中王林卿驕橫不法並以縣令追捕之雖因奴代死而實死矣此舉大快人意

冠脫死固已媿褫膽落及斬冠投奴榜爲林卿頭林卿不但恃剛嚴而不知表善好士偏而流于酷矣並有罰有賞是以卓卓可傳

入官汙濁累於妻子者多惟不顧其妻子乃能全其清廉若並者允爲大難

蕭望之傳

致於治平疑是致於治平師古以太平之化通洽四方釋之似屬牽合

不肯碌碌注謹悟執政汲古閣本誤遣作爲

望之見宣帝之英察諫行言聽明良遇合其不願補外非防帝之疏閒也受恩深重冀得左右補益劉予翬謂其有激而言失之矣

望之以天漢四年死囚贖罪例難張敞罪人入菜拘執成見猶是經生習氣敞固分別可赦者贖之亦甫刑疑赦之意非殺人得財不可赦者而幷贖之也班史稱望

之彊愎對彊字大有書法

鄭朋欲附望之華龍張子蟜欲附周堪俱以邪汙不納更入許史遂相傾軋朋黨清濁胎禍於此

鄭朋不得爲黃門郎怨周堪因及望之班掾特書之曰朋楚士會稽井屬楚怨恨意不予楚史氏之微詞也

望之薄耿壽昌常平倉失之泥輕丙吉年老失之驕尊

單于爲敵國失之弱納鄭朋奏記失之疏致朝孫之於

理失之險爭馮奉世之封失之拘望之雖賢之數事不

能爲諱

望之不自殺終殺於恭顯之手元帝固柔晻可欺也望之死而恭顯權寵如故雖以師傅之尊足恃乎

蕭育傳

育奏馮野王一事卓卓可傳本傳未載

育忤大將軍王指免官不失爲杜陵男子借乎以大將軍得官也

蕭咸傳

咸所居有迹雖善無徵祇以大官得附傳焉

蕭由傳

由令定陶時常忤哀帝卽位遂免爲庶人帝之好佞惡直具見於此

馮奉世傳

奉世一邊將之奮勇者耳史稱其功名次趙充國充國老成持重斷非奉世所及比諸陳湯則可僭乎充國則不可

奉世屢立邊功而不得列侯毋亦數奇耶

京師穀石二百餘注一石直二百餘錢汲古閣本誤直作貫

馮野王傳
野王廉平和易無貴戚矜驕習氣淩稚隆惜其位不稱其才然正不履顯位乃得自全身命
參盛修儀容以嚴見憚識力遜於大小馮君野王與立遠矣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傳
張博憲王舅欲王償債不許則以上書恐脅之予以金則報書譙誚之不足更為詐言以誑燿之舅甥為難自古而然足為寒心

楚孝王傳
楚王孝順仁慈不幸早世迭傳至莽而孺子嬰得承閏統未必非孝慈之報
東平思王傳
王鳳不與東平諸子書及太史公書明有離間親藩削弱宗枝之意成帝憯憯不自覺爾哀帝惑於嬖佞親親之誼愈薄息夫躬孫寵輩讒恕由是得入而煬王思王子雲遂以冤死漢祚焉得不衰
中山哀王傳
哀王少夭元帝何不奉養王太后於別宮而聽居外家戎氏於誼未安
定陶共王傳
禮為人後不得顧私親孝哀追尊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紊昭穆矣當日何武李尊等不援古經疏爭之何耶
中山孝王傳
成帝以中山不材如朝對失禮賜食後飽起韈係解遂徇趙昭儀曲陽侯之意立定陶王子為太子漢之氣運使然非盡關人力云
匡衡傳
衡時在朝諸臣有邪正不並立之勢揚不指實疏之曰某也忠某也佞乃泛謂吏治不本禮讓而尚克暴且言伎害好陷人於罪為堪周堪猛張猛輩地乎為史高石顯地乎陰變則靜者動陽變則明者晦京房已來講陰陽家無此透闢
元帝優柔寡斷當以剛明濟之衡疏任溢良之人退刻

薄之哀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是挽決流而導之使下也脂韋便辟之徒得因其說而進功名氣節詘而不伸心乎謀國者詎不解此

射策甲科注丙科汲古閣本誤作景科

或之甚當注與惑通

今日大赦明日犯法汲古閣本誤作明月

道之衰汲古閣本誤作之道

衡爲皇后太子上疏元帝以陳色戒正儲位引經據古

粹然一出于正而陳仁子謂其求知於皇后太子蓋亦

論學術要自可取

張禹傳

徙家槖勺汲古閣本誤作槖白

禹惟謹厚故見容於權貴得殖財貲爲子孫計耳傳中

著眼在此帝臨候請子增於近郡託小男爲黃門及再

王商傳

窮竟考問汲古閣本誤竟作意

王鳳以商奏免楊彤怨商素矣而商忠正無隙可乘乃

以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子俊欲上得使耽之牙爪橫施毒噬卽賢如史丹亦爲女求去丹女嫁商子俊

有爲而言言固視乎其人也雖然君子不以人廢言議

而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馬遷所謂全軀保妻子之臣專爲家謀罔恤國患

孔光傳

史稱光不希旨苟合又曰不敢強諫爭懼忤上指也是卽希旨苟合矣以故在官不直言起家卽視事得失之心固結不解至劾王嘉以附董賢託太后以附王莽忝乎其爲聖人之後褒成之子孔霸封褒成君

馬宮傳

豺狼當道不早退避宮亦戀棧者也是以甘爲新莽所役贊詞稱自孝武興學已來若公孫弘若蔡義韋賢父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父子馬宮服儒衣冠而皆持祿保位經術與心術判然二物罵盡古今之儒而偽者

不爲更訟一言禍起蕭墻不可救也語曰物必先自腐而後蟲生之嗚呼可不愼歟子安不附王莽風節頗似其父

史丹傳

丹自奉侈奢未除戚畹習氣要其謹密忠慤遠勝乃翁高兒官一節詳傳喜傳以不附定陶太后亦自去得正大傳喜傳

諸傳皆驕貴用事喜獨烝儉自持屢迕太后絕不以恩寵爲幸可謂守節不撓者矣富貴無常忽則易人諸傳

不轉瞬俱敗而喜以擯退得全消息盈虛一定之理也

論者以爲得忠貞之報豈徒然乎

群宣傳

府不代縣治則長吏得以盡材効職監守官固以靜鎮爲得體

宣於筆研皆設方略據此則筆研始於西漢不專用刀簡也

史以宣足知多謀治名卓爾有循吏風洎乎內遷六年無聞焉非明於吏治而暗於立朝也王鳳時執朝柄宣以鳳得官即欲有所建白而動喉觸忌計惟阿意苟容備位宰相而已進身不可不愼如此

朱博傳

文學儒吏多舒緩瞻顧之習博以伉爽治之亦自痛快博以御史大夫爲丞相阿附孔鄉侯傅晏詆排何武傅喜盡力爲百僚率者當如是乎自殺國除非不幸也宜也

翟方進傳

遂相親友汲古閣本誤遂作邃　斥事注井水誤作井

復予明辟評林誤作復子

洪範今文其害於爾家凶於爾國顏氏注作迺凶於乃

國害於厥躬

平當奏方進素行公直歷考方進在官多以峻文深詆中傷大臣立威必勝睚眦必報微特陰察消勳讒構陳咸等見其傾險也其違曲尤在厚善淳于長既獲免而復條奏長所友孫寶蕭育二十餘人奸權反覆全無顧畏方進蓋假公行私恣肆枝刻直何有焉

詔誠以討莽隕宗分也忠憤所激奮不顧身勝似乃翁之陰鷙矣班彪稱其不量力必量力而始討賊古今盡忠節者幾人哉

谷永傳

引洪範皇建其有極汲古閣本誤建作極

引無逸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與今文異

日食地震應在臣妾擅權永第一疏不敢斥言宮睨而但諄諄於女寵吏治陰附王氏之意隱然言外陳仁子謂無黨比情迹可尋必待自陳阿護而以讜說御直言有時失照也小人工於文奸當以其心誅之

第二疏使列妾得人人更進句茅坤謂前刺趙飛燕余始信爲昭昭之白過第二疏中語是魑魅得掩其形而秦鏡不自媿悔反毀武於朝而武絕不與較且爲其子脫罪若武者眞可謂大儒聖不過章句小儒而已

謂永意不在飛燕而在王鳳小妻弟嘗納後宮字乳王章言之坐死故下遂曰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永實陰爲鳳地非眞爲繼嗣起見

榜箠�architecture於炮烙汲古閣本誤作炮格注並誤又去炮烙之陷阱句并誤

椒房玉堂後宮嬖幸之舍楊雄解嘲有曰歷金門上玉堂則玉堂又非專屬後宮矣案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晉灼以爲殿名唐人用爲翰林官署

成帝性寬得罪于帝猶可逃也故永極諫與羣小媟黷燕敬不顧忌譴得罪王氏無可逃也故永但請絕羣小不敢請抑王氏之權

杜鄴傳

鄴兩疏引經稽古學問洽浹文體視谷永醲厚然其黨王氏一也昔人以文字爲虛車信然

何武傳

武事事處以平心心即理也平心則中於理而意必固我之累無復牽擾此聖賢之學也戴聖以大儒無治行且爲其子脫罪

不自媿悔反毀武於朝而武絕不與較

若武者眞可謂大儒聖不過章句小儒而已

行部先即學官試諸生誦論問以得失然後接見官吏深得教化之本民風吏治焉得不善

問文吏必於儒者則可問儒者必於文吏則不可

武不附莽是已及通國舉莽爲大司馬武此時不引呂霍上官故事疏爭於朝而與公孫祿互相推薦冀挽天

步於萬分之一智者不爲也
王嘉傳
暴下其事句汲古閣本誤作暴平　又後二十餘日二
誤作土
嘉在相位亦知哀帝溺于寵佞非口舌所能爭然躬秉
宰衡不得不思盡職以竭忠懇先儒謂嘉於帝佞董賢
時可以引去此非嘉之素心在嘉惟以一死報國小丈
夫之悻悻不爲也
師丹傳

般以相燭注汲古閣本誤般作殺
峻嶵隗乎其相嬰句評林本誤嶵作嵔紛蒙蘢以捥成
句評林本誤捥作棍

漢儒多爲章句訓詁至雄以文章名世導源于屈子沿
流於長卿沈博絕麗在西漢別成一家三國六朝之侈
靡雄實開之
反離騷徒恐鸓鵌之將鳴兮楚辭作鴟鵂師古據謂鵌
卽鳺字案鵌鳺一名鳷音詭一名子規鴂規鵌音相類
也合讀作桂
發藘蕙與芎藭句汲古閣本作惠餘倣此
陳眾車於東阬兮汲古閣本誤於作所　又侔神明與
之爲資句誤侔作眸　又夭蟜注誤作蹻
長楊賦振民之所乏師古注振起也案漢書賑字皆作
振如振貸振子累見施惠以濟其乏之云
充鋌癗者字書無充字今俗充州字本作沇禹貢導沇
水是也許愼說文銑字注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合作
宛舌而固聲文選作卷舌而固聲

頷頤折頰句評林本誤作頷頤注並誤
蒼梧之淵汲古閣本誤作倉梧
雄之劇秦美新實損名節宋儒如洪适輩以爲雄不得
已之作且以終身困窮曲爲之解豈知甄豐父子以撰
符命被誅雄之獲免幸爾惟其文章度越諸子自足千
古不朽

儒林傳

奉孔子爲昆侖墟支分派別總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爲事有體有用有條有目易詩書禮樂春秋古今學術由是正焉儒林與菽文同而異也蓋與九家之所稱儒者不侔矣

敘末稱成帝時或言天子太學弟子少爲增弟子員三千人知武帝之興太學必有官府非但詣太常受業也

丁寬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云云也初二字汲古閣本誤在作至

費直高相治易亡章句並流爲術數不若張無故之治書善修章句確有師承

申公對武帝爲治者不在多言句汲古閣本誤在作至

王式傳申公詩學三百五篇今多六篇

韓嬰說易深於說詩傳爲家學後蓋寬饒從韓生受易

昭宣之時固盛行也惜乎其書不傳

眭孟弟子百餘人通春秋之意者惟嚴彭祖顏安樂二人信乎治春秋之難　眭氏學專治災異近於讖緯術數其學故不數傳而衰

漢儒多治公羊穀梁治左氏自張蒼始眞誼張敞尹更始翟方進賈護劉歆其尤著者平帝時左氏始立學官

循吏傳

孝武之世居官可紀者惟董仲舒兒寬公孫弘三人則知吏事非經術不可爲治　循吏以河南守吳公居首而史文失傳

文翁傳

文翁以教化爲本飭厲吏民如家人子弟民俗大化蓋

吉別一王吉非昌邑中尉王吉也更無論焉學士虛聲標榜實始於此

費直高相治易亡章句並流爲術數不若張無故之治書善修章句確有師承

申公對武帝爲治者不在多言句汲古閣本誤在作至

王式傳申公詩學三百五篇今多六篇

韓嬰說易深於說詩傳爲家學後蓋寬饒從韓生受易

昭宣之時固盛行也惜乎其書不傳

眭孟弟子百餘人通春秋之意者惟嚴彭祖顏安樂二人信乎治春秋之難　眭氏學專治災異近於讖緯術數其學故不數傳而衰

漢儒多治公羊穀梁治左氏自張蒼始眞誼張敞尹更始翟方進賈護劉歆其尤著者平帝時左氏始立學官

循吏傳

孝武之世居官可紀者惟董仲舒兒寬公孫弘三人則知吏事非經術不可爲治　循吏以河南守吳公居首而史文失傳

文翁傳

文翁以教化爲本飭厲吏民如家人子弟民俗大化蓋

高孫地餘長賓句長賓林尊字當曰林尊長賓林尊二字疑

脫

許商以唐林爲德行林仕王莽至九卿何德行之有王

以實心行實政乃見實效非虛設學校已也都國仿之立學宮而文雅必推巴蜀所謂有治人然後有治法

王成傳

俗吏之爲虛名者能步王成後塵朝廷子以褒賞可也

度成必有恩惠及民故流民皆來附業增加戶口緣飾治能在乎其人之存心眞僞而已

黃霸傳

漢時流外通籍者絕少故黃霸以財入官而非以官生財也所履皆稱職且有治聲非後世貲郎所及

霸際孝武嚴酷之後吏治竟尚峻急而霸持法獨平寬於民而嚴於吏守潁川時所遣吏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至烏攫其肉卒史無權齊民于是得安也其陰伏參攸雖似廣漢而獨能以寬濟猛此其所以爲循吏乎

召信臣傳

信臣居官以有益於民爲主如守南陽時通溝瀆設提閼爲民興利及爲少府請徹上林離宮供張省樂府黃門諸戲罷太官園葱韭菜茹既省國用亦紓民力而民於是得享其利規畫深遠故史稱其有方略非專務儉約爲也

酷吏傳

郅都傳

無餽贈惟無餽贈故居處節儉而家無餘財如邑者當得廉敬二字

龔遂傳

宣帝刻責苛細遂對以治不可急且以亂繩爲喻非特安渤海宜爾也安天下亦當如是矣惜乎遂有宰相才帝不以之政府而任爲水衡

遂勸民務農桑使有蓄積治行略與黃霸相似而原本經術則又遠勝于霸

遂受教議曹王生天子說其有讓而遂白爲議曹所戒

遂眞長者

召信臣傳

信臣居官以有益於民爲主如守南陽時通溝瀆設提閼爲民興利及爲少府請徹上林離宮供張省樂府黃門諸戲罷太官園葱韭菜茹既省國用亦紓民力而民於是得享其利規畫深遠故史稱其有方略非專務儉約爲也

酷吏傳

郅都傳

宋邑傳

通篇摹寫邑之公正惟其公正故無私交惟無私交故戒令周密吏無緣爲姦其煩碎處正其懇到處

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計及米鹽事事體貼入情而又治之苦於煩碎謂其病民也若黃霸之務耕桑節用殖

都忠正無私乃古之剛者史當別爲立傳以勵臣節乃
史遷以都奉法嚴遂爲酷吏之首班傳因之失乎春秋
善善惡惡之微旨矣黃霸以漢治寬大至都而風俗一
變厥後甯成張湯輩相率而務於酷以是重爲都咎自
余論之專尙寬大積爲廢弛道在濟以威猛殺之正以
生之也且都豈甯成輩比乎大抵論古不惟其迹惟其
心也張湯以子孫之賢而得掩其迹都焉得不諒其心
甯成周陽由傳

甯成周陽由本合傳體評林截作二傳非是
趙禹傳
禹雖文深然始終以廉稱愈於甯成之貪晚年爲治尙
緩愈於周陽由之暴
義縱傳
縱之搏擊以治豪猾也而猾民卽佐吏爲治吏亦自是
豪猾矣抱薪救火火必及薪徒事嚴急者可不知返乎
王溫舒傳
溫舒守河內一意恣殺至流血十餘里漢時太守權重
如此 酷吏中溫舒最暴故其受報亦最慘三族並兩妻家皆族
尹齊傳
史家深惡酷吏之慘殺無救於治齊傳曰聲甚于甯成
又曰吏民益凋敝又曰善吏不能爲治又曰仇家欲燒
其尸吏治至是尙忍言乎
楊僕傳
僕傳數百言於酷無一實驗祇以爲御史時督盜賊關
東治放尹齊遂附列酷吏傳中人貴自立規放之不可
不愼如此
咸宣傳

稍遷至御史及丞句以下爲御史及中丞句核之則上
句及字下疑脫一中字
田廣明傳
公孫勇與客胡倩謀反廣明首先覺捕魏不害等始得
禽獲渠率乃不害三人錄敘封侯而廣明不得一食邑
武帝賞功未爲公允
田延年傳
延年有勇斷才嘗廷斷廢昌邑王未始以殘刻聞也惟沒入民
貯炭葦一事未免深文延年治能蓋與尹翁歸等耳不

應附列酷吏

嚴延年傳

嚴延年吏才似張敞第敞尚知縱舍延年則專以誅罰爲能世稱屠伯傷民實多

尹賞傳

賞之嚴酷爲復用計是有意殘賊矣臨終勸其諸子夫豈仁人之心乎賞雖廉烏足以爲儀表

貨殖傳

圉奪成家句當注圉讀若禦

陶朱三致千金不以之肥家而分散貧友昆弟雖與時逐笑病焉

班固以子貢儗嚴延年又以夫子一語列諸貨殖殊失輕重

鹽賈宜祖猗頓治坊宜祖郭縱

烏氏西戎八國之一在岐梁涇漆北師古注以爲姓未確

巴寡婦用財自衛始能完其貞白世之守苦節者益足尊重

游俠傳

史記周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班史誤以東爲車字宜更正

郭解出入皆避評林本誤入作入

任俠多使酒任氣惟郭解以不飲聞

陳遵閉門飲客刺史從後閤出去汲古閣本誤後作從

太史公敘游俠於朱家則曰陰脫季布之厄於郭解則曰振人之命於樓護則曰議論常依名節於原涉則曰赴人之急爲務傾慕之意未必一出於公所謂仰首悲鳴發憤之所爲作也然而愈不擇音矣

陳遵喜飲似平原好客似孟嘗但無相士特識故游其門者未能出一智力以救其死酒食徵逐究何益乎

佞幸傳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驕乘袁絲變色鄧通與

趙談等耳天下士羞爲同列柰何令出其門乎史以薦達之事責通於義無取焉

人主寵任宦官皆以中人無外黨元帝謂石顯語豈知黨禍構

難中人尤酷陰陽消長之理辨之宜早辨也

淳于長傳許皇后坐執左道句汲古閣本脫后字

匈奴傳

取周之地鹵獲句當從史記作焦穫地名

鳴鎬作自曾頓以號令弒父頭曼者不祥之物也

世姓官號句汲古閣本誤姓作信

繡袷綺衣當是綺衣之袷者更加文繡耳師古注以繡

爲表綺爲裏亦通

衛律謀穿井築城與秦人守之蓋先秦時亡入匈奴者

也別之爲秦人猶諸夏稱爲漢人云

光祿大夫王忠副馬宏常使匈奴忠戰死馬宏不肯降

後與蘇武歸漢史未立傳故人僅知蘇武而不知馬宏

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句汲古閣本誤亡作于

雖屈強于此句當注屈讀曰倔

韓昌張猛與單于戰於諾水東山未爲不是漢庭謂令

單于得以惡言上告於天宜遣使祠天解盟所見抑何

鄙耶元帝勿從而薄昌猛之過猶有人君之度焉

侯應邊防十策與趙充國屯田十二策相呼應非獨漢

之利乃萬世之利

竟寧初單于復盛漢室寢衰其請罷屯戍復將以闚漢

也漢廷口諭單于不得不以嚴峻示威陳仁子謂其時

單于易制非若文帝時當曲意盡情則未必然矣

烏桓酋豪昆弟共殺匈奴使汲古閣本誤殺作入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嚴尤故以秦始皇築長城爲無策

西南夷傳

葉榆亦作楪榆

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鉤町王邯威信不立矣且王莽嘗

貶邯爲侯三邊戎心莽敢之不得以窮兵夜郎專爲

陳立咎也牂柯太守陳立嘗誘夜郎王興茅坤謂邊難自立始

南粵王傳

讓文帝賜趙佗書意曲詞婉櫻昉謂所據者正所以感

動而諷諭之者深矣微特得待夷狄之體也所謂懷德

勝于畏威

虜貲以爲僮奴句汲古閣本誤奴作取

閩粵王傳

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句汲古閣本誤徙作徙

朝鮮傳

漢使涉何謀諭朝鮮而何使殿刺殺其裨王長何之貪功冒賞畢不滅於周欽武帝以其名美而弗詰卒至勞師遠夷連兵不解雖曰釁啟于涉而實成於帝

韓陶以朝鮮相降漢功封秋苴侯功臣表作荻苴侯未知孰是

左將軍荀彘雖特貴幸與樓船僕楊不相左右而以罪論則曲在樓船宜正樓船以失兵私約之罪左將軍得以定朝鮮功減死乃樓船贖爲庶人而左將軍竟以棄市漢之刑罰不中矣

西域傳

婼羌國僻在西南不當孔道說文孔通也孔道通衢也師古以穴徑釋之失之鑿矣

婼羌鄯善二國汲古閣本接刻總敘之下似應另行別列

杜欽說王鳳曰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一語可謂洞徹夷情　又言屬貲貿利賈市今之島夷亦復如是

五餘侯評林本附大月氏傳以其屬也汲古閣本另行分列未妥

因諷諭以伐宛之威句汲古閣本誤伐作代

烏孫世屬匈奴而欲藉以圖制乎張騫許尚公主與爲昆弟辱莫大焉

姑墨國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評林作二千二十一里存攷

渠犂傳征和年號汲古閣誤征作正
車師前國王傳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評林作千八百十里存攷
車師後國王汲古閣本誤作後王國
車師後城長國口九百六十評林作五百六十存攷
外戚傳
戚夫人作歌告哀遂遭慘毒才色俱非女子之幸張辟彊稱授兵產祿幸脫大臣一時之禍劉氏社稷未暇計也陳平親受顧命不思妄劉而用童子一言苟免旦夕

平日奇計安在焉非惟不智抑且不忠
呂太后幾滅劉氏大臣莫敢誰何及太后崩始得反正
想見太后毒燄灼人生臣畏于高祖
李夫人傳亦云已殁何汲古閣本誤殁作公
孝宣王皇后傳后父奉光夔謹圉邑二百家評林作三百家
班倢伃進侍者李平有寵賜姓衛及爲皇后絕不爲倢伃地蓋倢伃已久失寵不待飛燕之譖始見捐棄也
倢伃請侍長信作賦自悼纏綿悽惋眷眷於主恩而無一語侵及飛燕非懼讒也乃其才識過人處

讀趙皇后傳至殺許美人子翳髮皆上指趙氏姊弟不足責獨怪成帝傾惑狐媚至屢殺其子不一省顧愛極生畏乃至是耶古今事之不可解者盡歸數漢祀中絕亦數焉而已
趙皇后傳證引童謠作結後來訓詁體仿此
元后傳
傳首引后祖翁孺活萬人語亦魚腹丹書符命之類莽託此說以愚天下耳
王章死而中外結舌漢鼎之移不可復捄
傳稱五侯好士養賢傾財施予夫以賢士而屈節權門則賢其所賢非眞有品詘氣概者也漢季人才如是劉氏世運可知
楊宣訟莽復進千古罪人
王莽傳
莽以私婢奉朱博妻衣布蔽膝皆不近人情
莽復徵進孔休稱疾不見可謂亭亭自立出汙泥而不染者也視賢宗周護崇等相距何啻霄壤

四海輻湊句汲古閣本誤湊作奏又烈風雷雨句訛烈作列　又令天法有設卮誤令作今

莽母功顯君令太后詔議其服孰令之莽令之也太后可令皇帝又何必攝耶　令太后句汲古閣本並誤令作今

議服詔文援禮引經語語牽附　莽見太后辭封號叩頭流涕策命孺子嬰流涕歔欷不知急淚從何處得來

莽以劉氏爲堯後乃黜孺子嬰而進劉歆子聖爲伊休侯既無劉氏何有於堯

高皇帝比著戒句汲古閣本誤著作箸　師傅之官分係四嶽道冢籩命昉此

莽建元曰天鳳曰地皇取來儀之德以自誇耀以爲黃虞復出也宋庠紀元通譜疑有鳳皇之瑞未確

收董忠宗族以酖醢毒藥尺白刃叢棘井一坎而埋之　汲古閣本叢棘誤作叢棘

莽一生所爲學權譎而不得其術始則折節力行以詐計收拾人心繼乃忘其爲詐遂至官府內外相習爲詐而莽亦甘受之傳中歷載符命及厭勝諸事皆詐道也

天下古今用詐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詩書六藝萬古不易之道秦燔詩書以立私議離經畔道也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詭道亂經也皆取禍敗之道

莽爲炕龍絕氣無可賛也傳後當以論斷之如元后傳例不應係之以贊

敘傳

占數於長安注自隱度家之口數汲古閣本誤作曰數　答賓戲既溢于世句汲古閣本誤溢作益

漢書辨字二卷

凡例

一漢書原注某字讀與某字同凌稚隆評林類爲同讀字若干今攷其文有本古字者隸入古字部有義相通音相假者隸入借讀部通用借用并于原注下疏明

一古字借讀字就漢書中標舉其一或需參證者閒爲采引其餘不復備錄

一古字借讀字竝詳原注姓氏其未詳姓氏者各家所未注也

一古字多係省文非今所常見不宜率用

一借讀字有一字而音義互別者俱爲一一註明用資考證

一字義可疑而以流傳歷久不敢妄斷即顯爲傳刻之誤亦復存疑別爲疑字附于借讀字後

一漢書姓氏地名注者多從土音要于轉注諧聲之義不甚懸遠特裒輯之類爲方音

一方音每字作一音讀者注凡某字皆某音舉一以概其餘其作兩音讀者各就土音更爲分別收錄一合韻附方音後共得二十一字

漢書辨字卷一

清鄞張　恕鐵峯著

古字

漢書字體原本六經閒有與六經異者則以六經傳寫增損如笛之爲滌尉之爲慰勇之爲敶盡從今書漢書猶仍原刻獨爲近古第古書有作某字今書別作某字者如印爲仰廛爲勤替爲僭或爲蹔崇爲端之類則又當依今書以古體久不經見蔓蟲語冰或詆爲怪也其習見于經傳者不盡著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雝 高帝紀高祖每酤留飲酒雝數倍師古注曰雝亦宣帝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雝

責 高帝紀折券棄責師古注曰棄其所負今作債

榮 高帝紀沛中豪榮今作傑

尸 高帝紀司馬尸師古注曰古夷字

鹵 高帝紀所過毋得鹵掠應劭注曰鹵與虜同

番 高帝紀遷番君別將蘇林注曰音婆今作鄱

按 高帝紀詔關中吏民皆按堵如故師古注曰言不遷動也今作安

暴 高帝紀非有所侵暴今作暴

豪 高帝紀秋豪無所敢取今作毫

巨 高帝紀沛公不先入關中公巨能入乎師古注讀曰詎今作詎

內 高帝紀毋內諸侯軍讀曰納

董 高帝紀三老董公今作董

它 高帝紀魏步卒將項它師古注徒河反與他同今竝作佗

慶 高帝紀王陵曰陛下嫚而侮人今作慢

僞 高帝紀帝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今作擒

堅 高帝紀堅執便利古地字

埶 見上古勢字

絜 高帝紀寬惠修絜今作潔

賢 文帝紀今縱未能博求天下賢聖而嬗天下焉晉灼注古禪字

振 文帝紀元年詔振貸師古注俗作賑字從貝非

曜 高后紀上有曜心今作歡

顓 高后紀顓兵秉政今作專

妖 文帝紀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今作妖

塵 文帝紀塵身從事晉灼注古勤字　又與僅通賈誼傳塵姻黑子之蕃面

龍 文帝紀語在龍錯傳又景帝紀作鼂師古注古朝字

轂 景帝紀詔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轂畜師古注古繫字

氒 景帝紀楚元王子郢等謀逆又宣帝紀元康元年詔朕不明六藝今作藝

奸 景帝紀奸法與盜李奇曰因法爲奸其盜爲盜今作奸

訾 景帝紀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師古注與貲同

眥 武帝紀海外肅眥古愼字

徠 武帝紀氐羌徠服古來字又作俅功臣表第五徐方既徠師古注古來字

劓 武帝紀畫象而民不犯師古注劓或作劓

臧 武帝紀東夷臧君南閭等晉灼注曰古臧字 又借藏見借讀

毘 武帝紀哀夫老毘師古注古髦字

禪 武帝詔修天文禪文頴注祭也 又詔升禪肅然今作禪

兒 武帝紀兒寬注師古曰五兮反今作倪

寢 成帝紀鄭躬等黨與寢廣師古注古浸字 又作寖

寢 哀帝建平二年詔昔季武子成寢今作寢 又作寖

皇 哀帝元壽元年詔未皇寧息師古曰暇也今作遑

勤 元帝詔百姓勤力今作勤 亦作僅五行志刑僇諫者 武帝紀畫象而民不犯則或作剿

畜 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今作穡

畧 元帝詔德薄明畧今作暗

擒 元帝紀甘延壽陳湯擒發戊己校尉今作矯

竟 元帝詔邊竟不安師古注讀曰境

應 元帝詔眾僚久應師古注古曠字 又借壙見借讀

或 哀帝元壽元年詔或上暴虐淩稚隆評林曰漢書或字多作或顏氏不爲明注何也

顧 平帝紀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三百如淳曰入錢顧工伐木贖罪今作雇

囂 異姓諸侯王表序如此其囂難也師古曰古囂字

癐 又禦應癐于謗議服虔曰音慘亦慘也

姍 咲諸侯王表序姍咲三代師古注姍古訕字咲古笑字本作关王商傳壹关相樂

夸 諸侯王表序夸州兼郡師古注音跨古省文也

畺 王子侯表序畺土過制師古注亦疆字

偕 又厥角偕首師古注與稽同

竭 又節侯劉寬子戚嗣侯以恐竭受賕棄市今作喝

敫 又臨樂敫侯光注師古曰一作敫又曰敫古穆字

瓠 又瓠顏侯息師古注顏瓠也又音孤

禮 又鄗侯舟坐祝禮師古注古詛字

第 功臣表次列侯之功錄第下竟今作第

遰東 又遰東布章晉灼曰東古簡字師古曰遰讀與吝同

趮 又丁復孫趮侯箄嗣侯師古注古躁字

遬 又猗氏敬侯陳遬師古注古速字

泜 又泜陵康侯魏駟晉灼曰古恆字

延 又封高繹侯三年爲延和二年師古注亦征字

迺 又迺侯陸彊師古注古遒字

諱 又下摩侯諱菑尼師古注與呼字同亦作嗶

絫 又昆侯渠復絫今作累

虙 百官表序易敘宓羲師古注音伏本作虙宓字乃轉寫譌謬耳

鹵 又鹵作司徒師古注古契字

菉 又菉作朕虞師古注古益字

變 又夔典樂今作夔

瞍 又瞍粟都尉服虔曰音搜狩之搜索也搜也刑法志振旅以搜

執 又執金吾今作執

咸 又御史中丞咸宣師古注音減古省文也

邊 古今人物表帝嚳妃簡邊師古注即狄也又音孤

鼓妥 又鼓妥師古注即瞽瞍古省文也

緐律曆志物盛大而緐祉也今作繁 又相司直緐延壽師古注音婆

楙 又長大楙盛師古注古茂字

鬯 又條鬯該成師古注古暢字

鞼 又秋鞼也師古注子由反

鄨 又周人鄨其行序師古注古遷字 亦欲鄨夏社不可

墜 又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墜也今作野

晨 又晨星始見師古注古晨字

霸 又引書旁死霸師古注古魄字

沫 又引書詞王乃洮沫水師古注即頮字 流赭曰灼曰古醊字類與鬻同

濆 又曾徵公弟立濆師古注古墳字

凶 又引左傳墜人舉凶而與之古塊字

匡 又卻成子會于承匡之歲案即匡字

筦 禮樂志鍾石筦絃師古注筦與管同

譴 又健爲得古磐議者以爲譴祥古善字

攘 又盛揖攘之容師古注古讓字

匱又引晉論未成一匱如簣从口貴聲今作簣
氏又大氏皆因秦舊事師古曰歸也音丁禮反今作抵
叁又房中歌細叁人情古齊字
藸又四極爰藸師古注與臻字同 又作溱
易又吾易久遠古場字
放悲又郊祀歌相放悲師古注猶髣髴也 亦作仿佛
翼奉李尋贊詞仿佛一端
壧又壧處頃聽師古注與巖同
勇又勇與萬物師古注古敷字
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一師古注與娛同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欂又至嬬至悉師古注與纖同
篹又男子力耕不足糧篹師古注古餉字
仟伯又開仟伯師古注伯莫白反今作阡陌
棐食貨志遠近賦入貢棐師古注與篚同 地理志引書
厥棐纖文
恂又引書恂民惟刑今作哲
拳又上罪梏拳而桎師古注即拱字
埤又法度埤師古注古裨字亦作埤
懱又懱之以行晉灼注古疎字
止又當斬左止者笞五百今作趾詩云四之日舉趾食貨志作舉止詳漢書讀卷二刑法志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書辨字 卷一

疑又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于南夷師古注讀曰儗謂比也古省文
卬又萬物卬貴師古注音五剛反今作昂
不自激卬師古注音仰俗並作昂
茭又餓茭鄭氏曰音蔈有梅之蔈零落也諸書或作殍亦作莩
僥郊祀志求僊人羨門之屬師古注古亦以僊爲仙字
沸又祠水曰沸曰淮師古注音子禮反本古濟字 亦作滫地理志臨邑注有涑鬲師古曰涑本亦濟水字也
轉音爲賚
艾又天下艾安師古注漢書皆以艾爲乂
校又上以故銅器問李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相宣已而校其刻果然今作案
擊又莫不益擊而自言有禁方師古注古腕字

鷁又皆鷁字上帝鬼神師古引韓詩采薇曰于以鷁之盍古烹字也

顓又龍垂胡顓下迎黃帝令作孷

胡見上今作頷

腐又其下四方地爲腐爵食師古注與餟同

冢又祭黃帝冢橋山塚字省文

宧又封宧高師古曰古崇字放正譌嵩亦古崇字宧高卽嵩高也

竇又竇堂下而上師古曰古燎字　通作竁見借讀

讒又后稷封于邰師古注讀與郃同

邰又太王建國于邰梁師古注古岐字

忽又忽明上通師古注與聰同省文

遁又遁興輕舉師古注古遜字

鬻又鬻鷁髓毒昌師古注古煮字

體見上師古注古體字　又作骸揚雄傳長楊賦牺余吾

重天文志抱珥重蜺今作虹

迫五行志引洪範彝倫迫敘古攸字　亦作鹵韋賢傳萬國迫平師古注古攸字

叶又叶用五紀應劭曰合也師古注讀曰叶和也今作協

炎又濫炎妄起師古注讀曰燄省文

奧又引洪範惡時奧若師古曰讀曰燠省文　又地理志引詩膴彼淇奧淇字省文

耆又成帝溷耆亡別滑字省文

翛然又男子孫通聞山中蕨鵲聲往視見巢翛師古引韓詩采薇曰于以鷁之盍古烹字也

鬫又不知誰主爲鬫佞之計師古注古詥字

鬫又慢倰之心生師古注古侮字省文

戕又今鍾撽矣王心弗戕孟康曰古墻字

啻又引史記女童啻曰糜弧云云今作謫

威又引詩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滅字省文

迋又引左氏宋公子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師古注欺也　音求往反今作誑

匈又長安女子生兒四臂共匈象形今作胷

岠又鄭岠王師射桓王今作拒

額又引詩或蠢額事國如淖曰古惔字

裹地理志引禹貢裹山裹陵師古注古懷字

少又少鍒木條古草字今讀作徵

維又惟留其道師古注今作維惟維二字通用今文尚書从水作潍

留見上今文尚書从水作溜

瀕又海瀕泗瀕今文尚書皆作濱

瀉又廣韻今作斥

衆又淮夷蠙珠暨魚今文尚書作暨

璵又瑤璵師古注音昆今文尚書作琨

慆又清河郡屬邑慆題師古注古莎字

昜又豫章郡歷陵注傅昜山師古注古陽字

汚又漢中郡屬汚陽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

汶又蜀郡屬汶江汶古嵫字亦作岷

圖又天水郡冀縣注禹貢朱圖師古注與圂同

柏又武威郡屬蒼柏師古曰古松字

殆又天文星事殆悍師古曰與凶同

胲又五行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如淳曰音該史記注與咳同

壇又師古注與罈同矛鋋之杷

鍇又陳涉贊銷鋒鍇師古注與鏑同

棘又鉏檭棘矜師古曰戟也棘與戟同也象形

矜又陳餘列傳南有五領之戍古嶺字漢書中凡嶺字省作領蘭亭序崇山峻領魏晉時並作領

飴劉向傳引詩飴我釐麰今作貽

歙又引詩歙歙訛今省作翕

橆又初陵之橆應劭曰古摹字

狠又狠狠奸死亡之誅今作很

剸蕭何傳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今作專又借作耑

箱 周昌傳帝欲廢太子語昌昌呂后於東箱聽今作廂

屈 陸賈傳屈强于此今作倔 又音其勿反廣川王去為侍姬陶望卿作歌曰謀屈奇今作掘

冒 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抵文帝巴蜀異志頭上巾為冒今作帽

亢 婁敬傳不搤其亢今作吭 又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今作抗

衹 淮南厲王傳自裹金椎椎之師古注古祕字

衹 又皇帝敬天下正法師古注古委字謂曲也

黨 伍被傳黨可以徼幸音他郎反儻字省文

嘆 息夫躬傳如使枉矢之嘆謗于東崖師古注古叫字

菟 賈誼傳不搏反寇而搏畜菟亦从草

斬 又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師古注與芟同

杉 賈山傳杉塗其外杉木名故上从木水名故下从水今添作漆非

鴞 又習鴞自然師古注亦習也今作慣

舡 又舡必覆矣古船字

卑 又卑君自授師古注古貶字

卉 又仰卉撩而捫天師古注古攀字豪作兆槩既兆夫傳說兮見揚雄傳

荊 又紛蓉荊參楊慎曰即蕭森杜詩巫山巫峽氣蕭森一从竹作篬

篹 見上

劉 又劉莊嶽歙楊慎曰即流麗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亦作嘹嘵陶弘景詩憀切嘹嘵傷夜情

莊 見上

莊 見上師古注古卉字而注卉然興道句又曰卉然猶欻然字義兩歧楊慎曰卉欻即欻吸从欻古作犖見石鼓文省文作卉注者誤以爲卉耳亦作欻吸杜詩秋風欻欻吹南國

莊 又靚莊刻飾郭璞注曰粉白黛黑也今作妝

統 枚乘傳單極之統斷幹晉灼曰古梗字

鯛 路溫舒傳鯛者不可復屬師古注鯛古絕字

嘆 韓安國傳匈奴置燕噭今作烽燧

尉 又以尉士大夫之心古慰字

死 廣川王傳去取他死及都死付陶望卿母又酷吏何處求子死凡屍并作死省文也師古注死者尸也作兩音讀非是

區 蘇武傳李陵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師古注與甌同古省文也

肘 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肘割輪焠師古注與臗同古臗字也

听 又亡是公听然而笑師古注音斷楊慎曰古晒字俗作聽字非

雍又貪雍蔽之獘古雍兎字

隘又宜春宮賦臨曲江之隘州今師古注即古碕字曲岸頭也

徑又巖巖深山之徑徑兮晉灼曰徑古徾字

娭又大人賦吾欲往乎南娭今作涘

司杜周傳放張湯而善候司伺字省文

骾杜欽傳朝無骨骾之臣師古注亦鯁字

陁又贊杜業因勢而抵陁師古注讀與戲同

鐀司馬遷傳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師古注與匱同

簣又父子相繼簣其職師古注與撰同

鬚又其次鬚毛髮今作剃

茬燕王傳待詔五茬宮師古注與柞同

劗嚴助傳越民劗髮文身張揖曰古翦字　又作鬋韋賢傳鬋茅作堂

諟又孤子諟號師古注古啼字

郎東方朔傳下累郎臺師古注郎堂下周屋古廊字省文

鼁又水多鼁魚今作蛙

鄒王褒傳鴈齒鄒今作膝

敝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自執宰敝膝蔽字省文

蕞又蕞珍怪師古注古聚字今作叢

酋又酋齒牙插字省文

琢又彫琢刻鏤今作篆

伐車千秋傳無伐閱功勞古閥字

殗楊敞傳渾曰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殗惡古臭字

歷梅福傳伏歷干馹櫪字省文

鄠霍光傳羣臣皆驚鄠失色古愕字

佗趙充國傳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音駝今誤與他通而以畜產載物爲駝非是

般又般師罷兵今作班　又盤字省文翼奉傳般庚遷殷

酌又辛湯醉酌羌人師古注即酬酌字

昌又傳載揚雄圖畫頌先零昌狂猖字省文

斥陳湯傳鞭逐斥遠古斥字从干亦聲

募又贊湯儻募古蕩字

慙王吉傳引詩中心慙兮師古注古恧字

匿又風寒之所匿薄偃字省文

隊貢禹傳易于決流抑隊墜字省文　又作隧並見借讀

霍鮑宣傳漿酒霍肉霍字省文

亞韋賢傳黼衣朱亞師古注古弗字因謂乙載弗當作弜又作紱漢史訛刻作亞

婿韋元成傳婿彼車服師古注古脩字古本作婿本傳第二詩供事厥婿

五龔奉傳又必變五觀之伍字省文
歸鄭崇傳引詩睠天罔極今作昊
驁東平思王傳驁忽臣下師古注讀與傲同 亦作敖
毅孔光傳大馬齒毅師古注讀與毅同
慹王商傳卒無怵慹師古注古惕字
頷翟方進傳頷過迺就車今作須
告又王莽作大誥知我周有告今作誥 又作誥敘傳述元紀贊尹之誥
鱷又取其鱷鯢師古注古鯨字
紬谷永傳燕見紬繹師古注讀曰抽蓋古抽字俗代綢字非

棍楊雄傳反離騷棍申椒與菌桂兮師古曰大束也與梱同今讀作昆去聲非 又容囏不可棍一于世俗之耳師古注棍亦同也存疑
輇又甘泉賦掩輇轒師古注字與檻同
䘏又䘏桂椒師古注古披字
爌又北爌幽都師古注古晃字
爪又爪華蹈瑕師古注古掌字
蕾又灑沈蕾于豁瀆兮師古注古灾字
闟又西馳闟閶師古注讀與閶同見校獵賦
揱又校獵賦揱象犀師古注古牽字

煒又煒爗其陂師古注古灼字
疏又長楊賦頭蓬不暇疏以栝通之此俗作梳
揲又解嘲范雎以折揲而危穰侯師古注讀與蓺同
据又太玄旁則三摹九据師古曰古據字
㨰又揌之以三策今作筮
絣又絣之以象類今作併
曼又曼濫而不可知師古注音漫今作漫漶誤
棻又贊向子棻師古注亦紛字評林作分當作芬
居到都傳條侯至貴居也師古注讀與倨同省文
鷹楊僕傳非有斬將搴旗之實師古注讀與搴同

痺貨殖傳抱關擊柝者今作析
糂又山不糂巢師古注古槎字
稽又稽足功用今作蓄
唅又唅菽飲水今作含
屘又千晦屘茜孟康曰屘子可用染者也梔字省文
噦匈奴傳今歌唫之聲未絕師古注古吟字
就又箭竿就羽今从鳥作鷲
摹又要始時陳邊使匈奴與單于相摹距今从手作撝

務又贊詞務庶無干戈之役師古注古黎字
遂又遂逃竄伏師古注古遁字
龔封膠樂子廣德爲龔侯晉灼曰古龍字南越傳
芃李夫人傳寢淫敞芃師古注古悅字
紾趙皇后傳上晨傳紾鞮師古注古袗字
厷又日德元厷師古注古肱字王莽傳
蘭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今作闌
麋又赤麋閩之讀作眉
畋敘傳幽通賦畋中和爲庶幾兮師古注古聿字

芩又荅賓戲失時者芩落今俗作零
㹠又述百官公卿表㹠舉儁職師古音麤俗作粗非
㚔又述西域傳㚔㚔公主師古引魏詩奸人提提音義同
㲻又述文三王傳思心既㲻牛觭告妖今作胥
㹠補地志遭我乎㹠之閒兮與猛同
吕補凡漢書以字俱作吕
豕補敘傳外戚傳薄姬豕魏師古注古墜字
迺補凡漢書乃字俱作迺
膺補敘傳王命論況厷膺尚不及數子今作麼
孟晉補又幽通賦盍孟晉以迫羣服虔曰孟勉也晉進也孟爲猛字省文勇猛前進于義亦通
冏蛹補又恐冏蛹之責景兮今作魍魎
莫補王子侯表莫求從軍募字省文

借讀字

假借本六書之一有一字而音義數通者淺稚陋漢書評林于古體外更立借讀一門以示區別最之史文疏漏猶多今仍其例從全史中梳櫛出之併注出處于各字之下俾讀史者得備參攷焉

負　高帝紀注老大毋謂阿負夫如耳之母讀曰婦負又列女傳魏曲沃負魏大夫負之母讀曰婦

繇　高帝紀二年復勿繇戍師古曰繇讀曰徭繇又讀曰籀文帝紀注古籀其繇也師古曰繇作籀

又讀曰由敘傳陸子優繇新語以與師古注曰讀與由同

戲　高帝紀元年諸侯罷戲下與麾通　又周章西入關至戲師古注曰音許宜反

視　高帝紀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視音示古通

進　高帝紀蕭何爲主吏主進師古注會禮之財也本作贐　又才忍反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搏戲負進是所賭之財亦借用進

其　高帝紀其赦師古注音冀　又昭帝紀帝姊鄂邑公主其養省中師古注讀曰供　又敘傳答賓戲憂命其已師古注讀曰恭

蝕　高帝紀元年入蝕中李奇曰音力

歐　高帝紀漢遣將軍靳歐師古注音烏口反　又與嘔通申歇音遏蘇林曰音毒

傅　高帝紀從隊以東傳海封齊王信師古注讀曰附　又文帝紀傳約以言師古注讀曰敷

跳　高帝紀三年漢王跳如淳曰音逃謂走也

墝　高帝紀五年擾國家師古注與鍬同通用也

蠭　高帝紀趙安蠭王師古注讀曰僮　又文帝紀詔嗣蠭官祝蠭讀曰禱

耳　惠帝紀耳孫師古注音仍

頒　惠帝紀有罪當盜械者皆頒繫師古注與容通儒林傳頒禮甚嚴亦謂容時天下郡國有容史　又景帝紀坐臧頒金

臧　高后紀臧于高廟師古注與藏同　又景帝紀坐臧爲盜與臧通俗作贓

頃　文帝紀頃王后師古注讀曰傾又五行志婦人擅國茲謂頃

裕　文帝紀盡除收帑相坐律令師古注與絰同今但作帑藏字用讀若湯上聲

適　文帝紀適見于天師古注讀曰謫人

財　文帝紀罷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注與纔同　又成帝紀水所敗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師古注與裁同

要　文帝紀上自欲征匈奴皇太后固要乃止文穎曰劫也　又武帝紀要斬欒大與腰通

辟　文帝紀酌酒醪以辟辟者多師古注散也音糜

徹　文帝紀結徹于道車昭註使車往還故轍如結

紅　文帝紀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服虔注言大功小功也　又景帝詔梟組棊組綺繡害女紅者也讀曰工

著景帝詔減書欲師古注讀曰嗇

問景帝贊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讀曰網

亡景帝紀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讀曰無　又讀曰撫揚雄甘泉賦雍神休

便武帝紀建元四年作便門橋師古注平門也古者便平同字

雍武帝紀雍于上閒師古注讀曰壅　又讀曰擁揚雄甘泉賦雍神休

並昭帝紀益州廉頭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師古注音件

庸昭帝詔流庸未盡還師古注謂去其本鄉而行爲人庸作讀曰傭　又述嚴朱等傳是庸四克讀曰用

奉宣帝紀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師古注音扶用反　又鄜本字見地理志庸管叔尹之

讀曰俸

蹏宣帝紀甘露二年立皇子蹏爲定陶王師古注音啼

幼元帝贊窮極幼眇師古注讀曰要妙

韋成帝紀建始元年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韋以上　又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如

讀曰圍

橫成帝紀虎上小女陳持弓闚

淳曰音光

郵成帝永始二年詔天著變異以顯朕郵師古曰與尤同

湛成帝贊湛于酒色師古曰讀曰耽　又讀曰誕古今人物表鄭卑湛師古曰音譚

裁功臣表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師古注與纔同才字通用

申功臣表張良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申信二字互相假用

修又周亞父以後二年紹封修侯師古注讀曰條

量又陸量侯須無如淳注秦始皇所謂陸梁是也

俞又俞侯呂它如淳注音輸俞侯樂布昉此　又王子侯表俞閭湯侯師古注音喻

頡王子侯表龔頡侯信服虔曰音戛

臞又五據侯臞邱師古注音懼

挍又挍成侯雲師古注音效

賨又襄賨艚侯封地師古注音奔又音肥見方音

裴又擲裴茂侯道鄭氏曰音即非　又通徘口口口傳裴同兩渠閒兮

氏又親陽侯月氏師古曰音支　又通是地志秦非子邑于秦至玄孫氏爲莊公師古注與是同

汎又汎鄉侯何武師古注音凡

輯百官表水衡都尉屬輯濯師古注讀與楫同官也　又與揖通見後

靚又典客靚師古注與靜同通用也

沮又左內史李沮師古注音徂

檇古今人物表檇敜師古注音醉演

卑又鄭卑湛師古注音脾諰

昧又吳餘昧師古注音抹

茀又茀胥師古曰即佛胥也音弼　又讀曰紼引伊訓雖有殷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注與紼同　又讀曰孛息夫躬傳角星茀于河敜注與孛同皆通用

唱律曆志唱始施生讀曰倡

族　又太族師古注音千豆反

旅　又大呂呂旅也故亦曰大旅

棣　又萬物棣通師古注音替　又讀曰逮韋玄成傳棣棣其則注引詩曰威儀逮逮

緝　又緝公師古注讀與愒同通用

約　禮樂志房中歌冶本約師古注讀曰要案約束之約

高祖入關告諭作要束要約二字互相假用

桐　又郊祀歌桐生茂豫師古注讀爲通

肹　又罔不肹飾蘇林曰音暨

麗　又長麗前掞光燿明長麗鳥名師古注音離　又與

莅通子虛賦劉莅蒋欽楊愼曰郎流麗

佻　又天門歌佻正嘉吉弘以昌如淳曰讀曰肇始也

姚　又景星歌雅麗遼姚師古注僄姚也與搖通

柘　又泰尊柘漿應劭曰甘柘汁柘與蔗通也

招　又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羽南郊師古注讀與翹同

儀　及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師古注與宜同通用也

邸　溝洫志邸瓠口爲渠邸至也與抵通

宵　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貌師古注義與肖同通用

還　食貨志還廬樹桑師古注還繞也與環同

泛　又大命將泛師古注字本作覂此通用也

澹　又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義與贍通給也師古注爲古

贍字則未必然矣

豪　又豪奪吾民師古曰字本作㱿亦通

斡　又擅斡山海之貨師古注讀與管同借用

揖　郊祀志引舜典揖五瑞師古注與輯同通用

苴　又席用苴稭師古注本作葅借用

棣　又萬物棣通師古注音替　又讀曰逮韋玄成傳棣棣其則注引詩曰威儀逮逮

緝　又緝公師古注讀與愒同通用

約　禮樂志房中歌冶本約師古注讀曰要案約束之約

高祖入關告諭作要束要約二字互相假用

桐　又郊祀歌桐生茂豫師古注讀爲通

肹　又罔不肹飾蘇林曰音暨

麗　又長麗前掞光燿明長麗鳥名師古注音離　又與

莅通子虛賦劉莅蒋欽楊愼曰郎流麗

佻　又天門歌佻正嘉吉弘以昌如淳曰讀曰肇始也

邪　又燭星名曰歸邪李奇曰音蛇

核　五行志雷歸入地孕毓根核師古注核亦荄字也通用

能　又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蘇林曰音台　又

張平子東京賦能羆三趾音奴來切

邪　又燭星名曰歸邪李奇曰音蛇

核　五行志雷歸入地孕毓根核師古注核亦荄字也通用

轶　地理志轶爲榮轶與溢通也

轘　又商鞅制轘田師古注與爰同通用也

儀　及伯益能儀百物以佐舜師古注與宜同通用也

邸　溝洫志邸瓠口爲渠邸至也與抵通

顏　又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音崖借用

柏　又魚弗鬱柏冬日師古注讀與泊通

鄨　韓王信傳及其鄨東向可以爭天下鋒字通用

儉　英布傳上隃謂布何故而反師古注讀曰遙

鬻　吳王濞傳粥或天子嘗與粥通或字見古字

杼劉向傳一杼愚意與紓通

奸又懇懇數奸死亡之誅與蓋寬饒傳奸犯上意竝讀曰干

趨樂布傳方提趨湯師古注讀曰趣音促王尊傳趣自避退

概季布等贊咸概自殺讀曰慨

反高五王傳自起反叵讀曰幡篤不疑傳有所平反如淳注反平聲幡秦使從輕也

訪又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猶方也通用

溢陳平傳項王賜金二十溢與鎰通用

志周昌傳沛公以昌爲職志讀曰幟

荷酈食其傳高陽將握齱好荷禮師古注與苛同

結見上

鼏陸賈傳尉佗魋結箕踞鼏與椎通結與髻通

從淮南王安傳從迹連王師古注讀曰蹤古與蹤通又與縱通見後

底鼂錯傳底厲其節與砥通鄒陽傳底厲修德注又音指非是

昆又隴西太守臣昆邪師古注讀曰混

橈鄒陽傳守職不橈與撓通

墨田蚡傳嬰墨墨不得志墨即默字假借亦聲

刺長沙定王傳刺王建德師古注音來曷反

萌霍去病傳及厥眾萌咸犇于率師古讀曰甿甿通用也

姼司馬相如傳子虛賦遮姼烏有先生師古注誇誕之也與詫通

孤又子虛賦連藕孤盧讀曰胡亦作扈魯

逢又封禪書逢涌原泉師古注讀曰蒙

闓兒寬傳發社闓門師古注讀曰開亦通愷

眩張騫傳犛軒眩人師古注讀與幻同眩斯幻焉

格吾邱壽王傳以善格五召待詔孟康曰音各

愷主父偃傳天子大愷應劭曰周禮遷師振旅之樂義與凱通

轑杜欽傳欲以熏轑天下師古注讀曰療

轎嚴助傳輿轎而隃領服虔音橋平聲辭廣德傳上欲御舡曰宜從橋轎橋二字通用音韻不同耳

漻王褒傳萬祥畢漻師古注讀曰蕭又作蓼見古字

遼東方朔傳遼蛇其迹師古注猶透迤也詩作委

啁又在左右詼啁讀曰嘲

濯劉屈氂傳又發輯濯士師古注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今文從木作櫂亦作棹音直孝反

冊趙充國傳虜在竟外之冊與策通用

樵又爲塹壘木樵與譙通用

慊又嫌得避慊之便師古注亦嫌字

兄辛慶忌傳通長子次兄師古注次兄字也讀曰況尹翁歸字子況音義竝同

橋辟廣德傳宜從橋讀曰轎

員韋賢傳追忌黃髮注雖則員然與云通與紛員之員異

壙韋玄成傳五世壙塚鎌讀曰曠

地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

龗又敷奏甘龗食物讀曰脫

盪又皇孫敖盪師古注讀與蕩同通用也

諭翼奉傳何聞而不諭讀曰喻

落李尋傳落脈通讀曰絡

廋趙廣漢傳廋索私屠酤師古注讀曰搜

從張敞傳不從恣之師古注讀曰縱縱放也又與蹤通見前

無又京兆尹憮孟康曰音嫵從蘇是俗作又讀曰誣辭宣傳焉可憮也

榜孫寶傳鄭崇榜掠將死師古注音彭

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音刷師古曰字本作鐉卽鍛也

濊又汙濊不進讀曰穢

姐馮奉世傳隴西羌彡姐師古音紫今俗讀者音

頓翟方進傳號遲頓師古注讀曰鈍

佚蕩揚雄傳簡易佚蕩張晏曰音鐵儻

茄又反誰騷矜芰茄之綠衣兮張揖古今字詁與荷字通

處又處夭領而喪榮師古注讀曰羌

員韋賢傳追忌黃髮注雖則員然與云通與紛員之員異

壙韋玄成傳五世壙塚鎌讀曰曠

地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

龗又敷奏甘龗食物讀曰脫

盪又皇孫敖盪師古注讀與蕩同通用也

諭翼奉傳何聞而不諭讀曰喻

落李尋傳落脈通讀曰絡

廋趙廣漢傳廋索私屠酤師古注讀曰搜

從張敞傳不從恣之師古注讀曰縱縱放也又與蹤通見前

無又京兆尹憮孟康曰音嫵從蘇是俗作又讀曰誣辭宣傳焉可憮也

榜孫寶傳鄭崇榜掠將死師古注音彭

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音刷師古曰字本作鐉卽鍛也

濊又汙濊不進讀曰穢

姐馮奉世傳隴西羌彡姐師古音紫今俗讀者音

頓翟方進傳號遲頓師古注讀曰鈍

佚蕩揚雄傳簡易佚蕩張晏曰音鐵儻

茄又反誰騷矜芰茄之綠衣兮張揖古今字詁與荷字通

處又處夭領而喪榮師古注讀曰羌

雉又甘泉賦列新雉于林薄服虔曰雉東夷聲相近蓋卽羊夷耳

炕又炕浮柱之飛愾兮讀曰抗

薨又薨咲胥以梱根兮師古注讀曰響

阬又陳眾車于東阬兮師古注讀曰岡

絳又上天之綍師古注讀與載同通用也

薛又校獵賦陋三王之阨薛兮師古注亦辟字

茫又鴻濛炕茫師古注音莽

扁又軒扁陸離師古注音篇

泣又焱泣雷厲邳展曰音粒

蠡又長楊賦燒爓蠡師古注音黎

桀又分桀單于師古曰與傑同通用也

扶服又扶服蜿伏讀曰匍匐

連又解嘲孟子雖連蹇音輦

路又校獵賦虎路三夔音灼曰音落

提召信臣傳水面提閧讀曰堤

閧見上讀曰堰

裾趙禹傳爲人廉裾讀曰倨

溫義縱傳少溫藉讀曰蘊

園貨殖傳園奪成家讀曰禦

令匈奴傳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與俄同通用也

翔西域傳遠近翔實讀曰詳

赫趙皇后傳赫蹏書鄧展曰音閱亦作閱蹏

液王莽傳液廷朘末充師古曰與俄同通用也

末外戚傳桀之放也用末喜讀曰妹

蛾班倢仔傳蛾而大幸師古曰與俄同通用也

倍地理志引書至于倍尾疑是陪字傳刻之誤

柑五行志臣畏刑而柑口師古注音其廉反同从手作拑今作箝

岠又鄭岠王師疑是岠字傳刻之誤案揚雄甘泉賦岠連卷以止

勭丹陽郡屬邑音伊字本作黟

藝司馬相如上林賦藝殪仆注藝射的今垜上槀所謂臬也臬字魚列反臬與藝音聲相近借用爲藝不得讀與藝同也

股又大人賦股之獸師古注與班同案史記本文作般般股與般形相似當是傳刻之誤

僞王莽傳以勸南僞師古注讀曰訛從譌字而誤爲僞也

肩敘傳中肩師古注讀曰肩當是肩字傳刻之誤

圜地理志上郡白土注圜水銀音圜字之誤西河郡圜陽圜陰並誤

方音

漢書姓氏地名注者多從土音于六書轉注諧聲之

義不甚懸隔特裒輯之類爲方音

蘄高紀陳涉起蘄蘇林曰音機田汝成曰方音

鄗食其踦高紀服虔注音歷異基　又攻析酈蘇林注音

姬文紀母曰薄姬如淳注曰音怡今俗稱小妻皆怡音誤爲姨姨乃嬖之姊妹也

昆邪武紀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師古注昆音下門反

休屠　晃上師古注休音許虯反屠音除

脽上武紀元鼎四年立后土子汾陰脽上脽誰音師古注地本名鄧鄉人呼葉音如誰故轉而爲脽耳

令居又元鼎六年趙破奴出令居師古注令音鈴金城郡注讀曰連居轉音爲連凡令皆鈴音

不其　武紀太始四年幸不其如淳注其音基

貔貅又太初二年臕五日如淳注音樓秋獮之祭續漢書作貔劉音相近轉呼爲劉耳

閼氏宣紀五鳳三年詔單于閼氏服虔曰音焉支

谷蠡宣紀五鳳四年單于遣弟谷蠡王入侍服虔曰谷音鹿師古曰蠡音落奚反

銖婁又甘露元年單子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于反

屬玉又甘露二年幸屬玉觀李奇曰音鵲鵲

汁防功臣表汁防蕭侯師古曰音什方　凡地名防者俱作方音

泛　王子侯表泛鄉侯何武師古曰泛音凡

坊　王子侯表其侯坊師古曰音房　凡方俱作房音吳王濞傳方洋天下讓曰房音郎

邯又邯菁節侯偃師古曰音寒

樑陽地里志左馮翊邑樑陽讀曰藥陽

蓮勺又　又　蓮勺讀曰羣酌

郃陽又　又　郃陽讀曰合陽

鄜又右扶風屬邑鄜讀曰孚

滿又弘農郡屬邑析縣注滿讀曰專

琅槐又河東郡垣邑注沇水東至琅槐讀曰郎回

慮虒又太原郡屬邑慮虒讀曰廬夷凡慮並作廬音呂后紀隊慮侯東海之昌慮臨淮之取慮發西之且慮皆是

屯留又上黨郡屬邑屯留讀曰純留案左傳本作純留襄公十八年晉人執孫蒯于純留此乃純作屯音耳

筑陽又南陽郡屬邑筑陽讀曰逐陽

鄖又隨古鄖國也讀曰殞

廖又湖陽故廖國也讀曰劉左氏亦作鄝從其方音

下雉又江夏郡屬邑雉音羊氏反案南陽郡雉縣音弋爾反音名不同仍其土俗云

雩婁臨江郡屬邑雩婁雩音許于反婁音力于反

芍陂又漷縣注沘水所出入芍陂芍讀曰酌

蒙皋又九江郡屬邑蒙舉讀曰拓姑

方與又山陽郡屬邑方與讀曰房預按高紀沛公攻胡陵方與與鄭氏注同

龍亢又沛郡屬邑龍亢讀曰龍岡

鄆又鄆讀曰多案史記功臣表中元二年封周隱爲鄆侯注讀曰多侯

虒又虒縣讀曰貢

拘澗又魏郡屬邑武始注拘澗讀曰矩澗

郰又清河郡屬邑郰讀曰輸

復陽又復陽讀曰腹陽

鬲又平原郡屬邑鬲讀曰朸

被陽又千乘郡屬邑被陽讀曰疲陽去聲

洙又泰山郡屬邑蓋縣注洙殊音

洋又齊郡臨朐洋水所出及東萊郡腄縣聲洋丹水所出並祥音

祓又琅邪郡屬邑祓廢音

貢又東海郡屬邑襄賁貢肥音

厭又開陽注莽曰厭虜音一涉反

承又承證音又烝音

大末又會稽郡屬邑大末讀曰太末孟康曰音如闥太與闥音相近

句容又丹陽郡屬邑句容讀曰拘容

餘汗豫章郡屬邑餘汗讀曰餘干

雩都又雩都讀曰于都

沔陽又漢中郡屬邑沔陽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爲沔水非漢有二名亦其土音之讀爲沔耳

墊江又墊江讀曰壘江

允吾又金城郡屬邑允吾讀曰鉛牙凡允俱鉛音

浩亹又浩亹讀曰閤門師古曰疾言之浩為閤耳

捐次又武威郡屬邑捐次讀曰捐咨

撲剸又撲剸讀曰蒲環

澤索又張掖郡曰勒注澤讀曰鐸索讀若霜入聲

驪軒又驪軒讀曰力虔

番和又番和讀曰盤和

烏氏安定郡屬邑烏氏讀曰烏支凡氏俱支音

蕃又魯國屬邑蕃讀曰皮

夥陳勝列傳夥涉之為王沈沈者音禹于反夥音

揭陽又南海郡屬邑揭陽讀曰竭陽猶揭石讀曰竭石也

荔浦又蒼梧郡屬邑荔浦讀曰肄浦

贏隩又交趾郡屬邑贏隩讀曰蓮篝

都龐又九眞郡屬邑都龐讀曰都龍

涸水又扶溝注涸水讀曰瓜水亦讀戈水

西捲又日南郡屬邑西捲讀曰西權

陽夏又淮陽國屬邑陽夏讀曰陽賈

眴卷又眴卷讀曰洵箘

略畔道又北地郡屬邑略畔道讀曰洛盤道

龜茲又上郡屬邑龜茲讀曰邱慈

狉氏又代郡屬邑狉氏讀曰權粳

沮陽又上谷郡屬邑沮陽讀曰俎陽

且慮又遼西郡屬邑且慮讀曰鉏廬

遼隊又遼東郡屬邑遼隊讀曰遼遂

番汗又番汗讀曰盤寒

黎蟬又樂浪郡屬邑黎蟬讀曰黎提

曲遇曹參傳西擊楊熊軍于曲遇師古曰曲遇音顒蘇林注曰曲邑名也

圯上張良傳嘗閒從容游下邳圯上圯音頤人謂圯曰頤

鴻溶司馬相如傳大人賦紛鴻溶而上厲鴻溶即竦踊

紛溶又上林賦紛溶前參揚慎曰讀若丰茸楚夏之音不同長門賦列丰茸之游樹

猗柅又猗柅從風郭璞注猗阿那也阿那亦作猗儺毛詩猗儺其枝又作猗抳大人賦又猗抳以招搖又作旖旎楚詞紛旖旎乎都雾又作猗靡阮籍詩猗靡清歡愛方音不同各從其地也

亞東方朔傳伊優亞平聲師古注音烏加反

身毒張騫傳身毒國在大夏東南鄧展曰毒音篤

滇又有乘象國名滇越服虔曰滇音顛俗讀若嗔非是

塞王又匈奴西擊塞王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師古曰塞音先代反
聲相近本一姓耳
昧蔡李廣利傳昧蔡爲宛王師古曰昧音末蔡千曷反凡昧皆末音古今人物表吳餘昧讀曰餘抹
詼韋賢傳勤詼厥生楊慎曰楚謂然曰詼說文曰詼詭也離騷云紛秋冬之緒風說文曰欮鷹也二字音義並同
芒川翟方進傳芒川羣盜師古注音亡亦方音也在盩厔南芒水之曲
烏秅西域傳烏秅國鄭氏音嫋孳師古曰烏一加反秅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鷅孳耳
合韻
漢書中歌詞叶韻視古詩爲寬今韻多不收采逐加
裒輯如左

明禮樂志房中歌承帝之明師古注謨郎切
廢又郊祀歌繚舊不廢師古注合韻音發
享又神夕奄虞蓋孔享師古注合韻音鄉
寧又景星歌穰穰復正直往寧師古注合韻音寧
容又華爗爗歌旌容容師古注音勇合韻也
西又象載瑜歌象載瑜白集西師古注合韻音先
震趙充國傳是討是震師古注叶韻音眞
亢又威謀靡亢師古注叶韻音康
葬尹賞傳長安中歌曰桓東少年場又叶曰枯骨後何
葬師古注音子郎反

漢書辨字 卷二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信敘傳包漢舉信師古注合韻音新又歐致越信虔共忠信凡信俱叶新
創又禮義是創師古注合韻音初良反
囂又中山淫囂師古注囂囂酒酒也音勇合韻音榮
序又宣承天序師古注合韻音似豫反
衷又敏近其衷師古注中也音竹仲反
緇又涅而不緇師古注合韻音側仕反
謨又叔孫是謨師古注合韻音慕
敏又淮陽聰敏師古注合韻音美
司又因于二司師古注合韻音先寺反
祺又朱雲作祺師古注合韻音邱吏反
殺又述游俠傳國不專殺師古注合韻音所例反
境又述匈奴傳寇侵邊境師古注合韻音音竟

譚吐酬應卽俗諺非盡無本訊所由來苦于茫不知
省耳余于漢書中得什之四五輯爲常談二卷世之
循誦習傳者勿以口頭語忽之

高帝紀九年上謂太上皇曰始大人嘗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　亡讀曰無

見上

產業

文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名見與語漢廷無出其右

臣無能出其右者

文帝紀元年其屬意非止此也

屬意

此乃天授非人力

文帝紀二年詔憫然念外人之有非又昭帝紀丁外人注長公主之所幸也

外人

文帝紀二年詔憫然念外人之有非又昭帝紀丁外人注長公主之所幸也

盡情

又使眾臣不敢盡情

田租

又詔其賜天下人民今年田租之半

監臨

景帝元年詔吏受所監臨

監臨

景帝元年詔吏受所監臨

辭訟

武帝元朔二年詔諸通貲及辭訟

奉憲

又元狩六年詔憲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

內中

又元封二年詔甘泉宮內中產芝草師古注內中後庭之室也

下房

又不異下房

外國

武帝紀太始三年爨外國客

生口

昭帝紀元鳳四年斬虜獲生師古注獲生口也

惡少年

又五年詔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屯遼東

外祖母

宣帝紀地節四年封外祖母爲博平君

大父母

又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

送終

又使得收斂送終

姊妹壻

又詔大司馬禹姊妹壻謀爲大逆

故人

又元康三年詔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

賓禮

又甘露二年匈奴來朝詔以客禮待之

具文

又黃龍元年詔上計簿具文而已

俗儒

元帝紀俗儒不達時宜

上壽

又建昭四年羣臣上壽置酒

證案

又建昭五年徵召證案　證佐字始此

無萬數

成帝紀建始元年有青蠅無萬數

假充之宮

又徵定陶王爲皇太子謝曰臣不足以假充太子

中宮

又　師古注皇后之宮

更事

平帝紀歷職更事

一切

又元始元年詔一切滿秩如眞師古注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

學官又三年安漢公立學官
名捕又詔詔所名捕張宴注下詔時所捕也
外孫異姓侯王表張偃高后外孫
取息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元年坐取息過律
妹夫又陸元侯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
病狂又樂平侯訢病狂
小婁外戚表富平侯張賀爲小婁所殺
故事又朱博以故事不過千五十戶還千五十戶
船官百官表水衡都尉注輯濯船官也船司空之類廬
江郡有樓船官今船戶祀奉船官非必本此適
合舊典耳

請託又監御史注請託所監
依違律曆志依違以惟
目不暇給禮樂志撥亂反正目不暇給
恬而不怪又風俗流溢恬而不怪　又賈誼治安策因恬而不知怪
恩愛又恩愛寖薄
童男女又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
以卵投石刑法志以棨攻堯若以卵投石
開路又齊桓北伐山戎爲燕開路

報應又報應之孰各以類至
文墨又專任刑法躬操文墨
理書又晝斷獄夜理書
抵罪又高祖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縣官又守縣官財物
地著食貨志理民地著爲本又作土著見下卷
陳陳相因又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武斷鄉曲又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
賈買又民得賈買

立錐之地又富者田連仟伯貧者無立錐之地
亡聊又民愁亡聊　亡讀曰無
用度又王莽用度不足數橫賦斂
藏鏹又藏鏹千萬孟康曰鏹貫也
若干又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注干猶箇也
錢文又錢文大亂
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又賈生語
數十百鉅萬又轉漕費數十百鉅萬
超等又軍功多用超等

尋端又公卿尋端治之

假貸又又募豪富相假貸

封君又封君氏首仰給于富商師古注曰食邑者今以贈公作封君

平民又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若今言平民矣

其具又縣治宮儲設其具　其讀曰供

菜蔬又師古樹蓺注種果木及菜蔬耳

折錢又毋令折錢

卬貴又萬物卬貴音五剛反

空簿又富賈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

甘心郊祀志世主莫不甘心焉本左氏

血食又至今血食天下

眞人又安期生注服虔曰古之眞人也　司馬相如大人賦與眞人乎相求

方士又遣方士入海　能爲方藥者也

鬼道又開入壇之鬼道

寵鬼又少翁致李夫人及寵鬼之貌

惡鬼又駕車辟惡鬼

小鬼又神君小鬼之神者

共給又存問共給相屬于道　其讀曰供

款識又得鼎文鍰無款識　款刻也

札書又公孫卿有札書

鼓舞樂又民間祠有鼓舞樂今則但稱鼓樂

明年又上自幸河東之明年

左道又秦人蔵厥挾左道

僊風捕景又係風捕景終不可得今作捕風捉景

雷公又　及雷公風伯廟

生活又穫者人所食以生活也

鱗雜米鹽天文志

死人如亂麻又

幽居守節五行志伯姬幽居守節五十餘年

蟲豸又蟲豸謂孳

炕陽又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

柑口又見上　鼂錯傳鄧公臣恐天下士柑口不敢言矣从手是

毛蟲又西方參爲虎星故有毛蟲之孳

簡嫚又簡嫚大異

付與又哀帝建平時民驚走持棄傳相付與

不絕若縷又文武之道廢中國不絕若縷

面般 地理志平原郡般邑注如淳曰音如面般之般
水土 又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
風氣 又見上
家屬 又或以悖逆無家屬徙焉
地廣民稀 又秦自武威以西地廣民稀
五方雜厝 又五方雜厝風俗不純
生分 又俗薄恩禮好生分
逃死 又鄭桓公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
氣炎 又雜占後敘引左氏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亦作燄
骨法 又形法家敘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
嘯耳鳴 又嘯耳鳴雜占十六卷脩志梁有嘯書耳鳴書
機關 又見上
器械 又持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
小書 又注小說謂之小書
稗官 又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
幼童 又幼童而守一藝白首面後能言
馳逐 又後進爭以馳逐

氣勢 又趙俗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
報仇 又報仇過直
租挈 溝洫志稻田租挈 挈讀曰契
便宜 又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眾
濕氣 又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
學童 藝文志太史試學童
故老 又問諸故老本毛詩召彼故老
俗師 又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
逃難 又辟義逃難

首尾 又形與氣相首尾
湯火 又醫經敘湯火所施
性命 又房中敘述而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雇直 陳勝列傳注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爲之
富貴毋相忘 又與人傭駁耕之壟上悵然良久曰苟富貴毋相忘
家生奴 又奴產子注曰今人云家生奴也
主司 又以朱博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

名將項籍列傳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
季父又籍季父梁
萬人敵又籍曰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
主辦又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
先發制人又梁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
世家又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惟足下耳
足下又見上
門下又門下驚擾
長者又陳嬰居縣素信爲長者
廝養卒又廝養卒謝其舍人

指名又嬰母謂嬰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
首事又范增說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
民閒又楚懷王孫心在民閒爲人牧羊
牛矢又宋義曰搏牛之虻
溝舟破釜又羽救鉅鹿渡河溝舟破釜甑
轅門又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 轅門本之周禮掌舍
壁上觀又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
膝行又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事亡可爲又司馬欣還報章邯曰事亡可爲者

決雌雄又羽謂漢王曰願與王挑戰決雌雄
鬬智不鬬力又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
何面目又籍曰吾何面目見江東父兄哉
亡命張耳傳耳嘗亡命遊外黃
萬死不顧陳餘傳耳餘謂陳涉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計爲天下除殘賊
瞋目張膽又兒上今誤作明目張膽
相與又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爲刎頸交
城守又武臣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
廝養卒又廝養卒謝其舍人
左提右擊又廝養卒謂燕將曰以兩賢王左提右擊滅燕易矣
女兒又從官謂李良曰趙王素出將軍下車言趙王姊也
耳目又李良殺趙王武臣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得脫出
脫出又見上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餘解綬與不敢受客說云云
一體又陳餘張耳一體有功于趙
子壻又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敖曰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
上食又見上
出口又趙王謂貫高趙午曰願君無復出口

怨家又貫高怨家知其謀
自剄又趙午等十餘皆爭自剄
前婦又呂后封敖前婦子二人
勢利交陳餘張耳傳賃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白駒過隙魏豹傳人生一世閒如白駒之過隙耳
少年田儋傳從少年之廷
縱酒又田橫罷守戰備縱酒
中立又彭越居梁地中立
面貌耳又田橫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我面貌

求活齊王信傳僕有三罪而欲求活
乞貸又乞貸蠻夷
寄食韓信傳嘗從人寄食
無所知名又項梁度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
官舍盧綰傳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
如失左右手又蕭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長大又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
京師吳王濞傳稱疾不朝京師
改過自新又朝錯謂景帝曰濞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
不敢自外又應高說膠西王曰大王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
怨入骨髓又楚元王子淮南王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千慮一得又賡武君謂信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部署又信部署諸將所擊
情見力屈又賡武君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拔
發書又使者至發書注曰發信使者所齎書也
掌握中又武涉說信曰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
爲德不竟又信賜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
隨手又鍾離昧謂信曰吾今死公隨手亡矣
噲等爲伍又信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怨望又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

交通英布傳與驪山徒長豪傑交通
閒道又項籍使布等先怨閒道破關下軍
腐儒又帝謂隨何曰爲天下安用腐儒哉
推轂燕王劉澤傳推轂高帝就天下
京師吳王濞傳稱疾不朝京師
改過自新又朝錯謂景帝曰濞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
不敢自外又應高說膠西王曰大王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
怨入骨髓又楚元王子淮南王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

待罪行閒 又周丘說王臣無行不得待罪行閒

挑戰 又數挑戰

太夫人 楚元王傳王戊爲淫暴興吳通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

長耳目 又延壽遺廣陵王書曰願長耳目又杜欽季耳目長聞知之

平反 劉德傳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

枕中祕書 劉向傳父德得淮南枕中鴻寶苑祕書

和氣致祥 又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白黑不分 又白黑不分邪正雜糅

寒心 又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也

解紛 又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

疑心 又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

狐疑 又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

榮華 又榮華至今

堅固 又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

脫簡 又經或脫簡

牧兒 又牧兒亡羊

失火 又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椁

盡世 又聰明疏達盡世

親友 又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

外家 又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甚其漸必危

遲老 又身爲宗室遲老

壟斷 又五侯鼎奢僭盛並作威福擅壟斷自恣

累卵 又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外親 又國祚移于外親

夫家 又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

折中 又折中取信

留神 又惟陛下留神察焉

口說 又又須口說

親近 劉歆傳及歆親近

因襲 又法度無所因襲

莫以爲意 又絳灌之屬皆介胄武夫莫以爲意

脫簡 又經或脫簡

因陋就寡 又往者發學之士苟因陋就寡今作因陋就簡

今上 又此數學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

各爲其主 季布傳朱家見滕公曰布何罪各爲其主用職耳

田舍又朱家買置田舍

招權又辨士曹邱生數招權

游揚又曹邱生曰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

兩賢豈相厄哉又布同母弟丁公嘗窘高帝短兵接上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

家人欒布傳彭越爲家人時嘗與欒布游

酒保又彭越貧困賃傭于齊爲酒人保

家主又布爲人略賣爲奴于燕爲其家主報仇

苛細又以苛細誅滅彭王

賤人季布傳等賛婢妾賤人

外婦高五王傳齊悼惠王母高祖微時外婦也

上坐又上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

氣力又劉章年二十有氣力

兒子又兒子畜之

從中又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爲內應

母家又大臣誅諸呂議立齊王皆曰母家駏鉤惡戾虎而冠者也

見在又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

施行蕭何傳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

汗馬又高將爭功曰今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

指示又上謂諸將曰追殺獸者狗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

言人人殊曹參傳參爲齊相盡召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

不事事又參不事事

開說又來者欲有言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

後園又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

畫一之守而勿失又參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

助桀又謂沛公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今作助紂爲虐

毒藥又曰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藥苦口利于病

當一面又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

調護又上謂四人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游學陳平傳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

女孫又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

美如冠玉又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多心又漢王曰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

短惡又人有短惡噲者

唼血而盟王陵傳始與高皇帝唼血而盟諸君不在耶

將軍令周亞夫傳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

眞將軍又文帝曰此眞將軍矣

兒戲又棘門霸上如兒戲耳

上聞樊噲傅噲破李由軍賜上聞爵

出去周昌傳漢三年楚圍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荷守滎陽城

乳母任敖傳張蒼免相後口中無齒以女子爲乳母

備員申屠嘉傳自嘉爲相後餘皆備員而已

落魄酈食其傳家貧落魄無衣食業

握齷又聞高陽將皆握齷好苛禮今作龌龊

狂生又縣中皆謂之狂生

兩雄不並立又

豎儒又沛公罵曰豎儒

勞苦陸賈傳天子憐百姓新勞苦

區區又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

屈強又屈強於此今作倔強

無足與語又尉佗謂賈曰越中無足與語

風聞尉佗傳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

爲之柰何陸賈傳陳平憂諸呂曰爲之柰何

注意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名聲又賈名聲籍甚

煞指又皆如意指

發喪朱建傳母死貧未有以發喪

送喪又陸生謂辟陽侯曰朱母死君送喪君死矣

家人子婁敬傳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

名家又顯徙豪桀名家實關中

鼠竊又鼂盜鼠竊狗盜

縉紳鄧生等贊縉紳之徒

有身淮南厲王傳幸有身

切責又文帝重自切責之

結交淮南王安傳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

閉口又與故中尉忌聞謀殺以閉口

游宦又薄昭諫王書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

明白又事驗明白

情實衡山王傳王具以情實對

候問酈通傳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

整頓又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必

傳檄而定又傳檄而千里定可乎

名聲又賈名聲籍甚

高材先得又秦失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
守篡又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篡不出門者
絕命伍被傳時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死于東宮也
中意又所言中意

先入爲主息夫躬傳王嘉對哀帝勿以躬先入之語爲主
歸老石奮傳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便坐又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
小衫又廁牏注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
名數又關東流民無名數者四十萬
著文三王傳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殿門今作著字
關說又袁盎等有所關說于帝
冠蓋相望又遣使冠蓋相望于道覆案梁事
汙衊又汙衊宗室
抵讋又抵讋置辭誣諱也
弄口又左右弄口
秀材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
老先生又每詔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于是以爲能
諸生見上
初學又雒陽之人年少初學
識言又服鳥賦識言其度
異物又化爲異物
下風又治安策因使小知治體者得佐下風
親弟親兄又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向而擊
亡恙又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
諸公又陛下之與諸公非角材而臣也
誦聖又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誦與頌通
兄子又今之王兄子之子
倡優下賤又倡優下賤得爲后飾
受業又擇其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引鄙諺云云
前車覆後車誡又引鄙語
投鼠忌器又引里諺云云
俯伏又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
行若狗彘又反君事仇行若狗彘
欺賣又有便吾身則欺賣而利之耳
下官又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罷欬見上　罷音疲

遷就又遷就而爲之諱

自裁又跪而自裁

黑子又虜如黑子之著面

瓜分又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

如意又頤指如意

天年贊誰天年早終

漢書常談卷二

清鄞張 恕鐵峯著

湯藥 袁盎傳湯藥非陛下口嘗弗嘗

步行 又屐步行七十里

博徒 又劇孟雖博徒有過人者

空手 鼂錯傳兵不完利與空手同

生業 又此胡人之生業

輕去故鄉 又輕去故鄉勸之新邑

智囊 又錯爲太子家令號曰智囊

先容 又左右先爲之容

方略 又梁令求方略解罪于上

行迹 又王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

明珠暗投 鄒陽傳上梁王書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

舞文法 又好興事舞文法

距諫飾非 又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

騎子 又陛下發良民侍養胡人如奉驕子

後來居上 又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約束 又公何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

母甚高論 張釋之傳卑之毋甚高論

公共 又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處士 又王生者善持黃老言處士

軍功 馮唐傳軍功爵賞皆決于外

禁中 又上怒起入禁中

從軍 又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

從中覆 又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

面折 汲黯傳面折不能容人之過

云云 又上方招致文學儒者曰云云

欲人勿聞莫如勿言欲人勿知莫如勿爲 又

禍胎 又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焦心 路溫舒傳焦心合謀

至尊 又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

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又尚德緩刑書

死有餘辜 又奏當之成雖皋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

沾沾自喜 賈誼傳沾沾自喜多易
名士 又蚡進名士家居者貴之
道家 又嬰蚡趙綰等務隆指儒術貶道家言
鬱鬱不得志 灌夫傳父孟鬱鬱不得志
有服 又夫嘗有服
蚤臨 又將軍旦日蚤臨
平明 又至旦平明
居閒 又夫與蚡相持賓客居閒遂已俱解
耳語 又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
不直一錢 又夫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魚肉 又太后怒曰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
飛語 又嬰議無死乃有飛語爲惡言聞上
首鼠兩端 又蚡怒韓安國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
死灰復然 韓安國傳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不能復然乎
尺寸功 又終無尺寸之功
百分之一 又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
強弩之末 又衡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不能入魯縞
它繆巧 又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
逼撓 又軍法逼撓當斬
忽忽不樂 又意忽忽不樂
賈事求是 河間獻王傳修學好賈事求是
舊書 又獻王所得詩皆古文先秦舊書
正本 又留其眞師古注曰眞正本也
軍功 江都易王傳易王非以軍功賜天子旗
宮人 又建令宮人蠶而四據
走卒 趙敬肅王傳嘗夜從走卒行微邮鄙中
罪名 又罪名明白

吹毛求疵 中山勝王傳有司吹毛求疵
葭莩 又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
月事 長沙定王傳程姬有所避師古注曰謂月事
尊章 廣川王去傳王爲倚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
良家子 李廣傳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人人自便 又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
銅銚 又不擊刁斗注今俗或呼銅銚師古曰音姚鄒人讀若蜩上聲
文書 又莫府省文書
人色 又吏士無人色而意氣自若

意氣自若見上

一得當又迺今一得當單于

劍客李陵傳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

叩頭又召見武臺叩頭自請

上風又虜從上風縱火

便衣又陵便衣獨步出營

空拳又士張空拳冒白刃

私語又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

差人蘇武傳假吏常惠往師古曰今之差人充使典矣

貨物又張勝許之以貨物與虞常

親屬又衛律謂武副張勝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

人生如朝露又李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

黨與又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

敬重又丞相列侯皆敬重武

年老又武年老子前坐死上閔之

家徒壁立司馬相如傳文君與長卿歸成都家徒四壁立

冒姓衛青傳青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媪通故青冒姓爲衛氏

家僮見上

行在又四蘇建行在所歸諸天子也今以乘輿所到爲行在

眾男女又青北伐得眾男女萬五千餘人

留落不耦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

喪然舉首董仲舒傳賢良策問今子大夫喪然爲舉首朕甚嘉之

風流令行又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

邪氣又刑罰不中則生邪氣

冠蓋又使者冠蓋相望

世務又或道世務而未濟

承流宣化又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歲貢又使諸列侯郡守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名二人

四面又天子大夫者遠方四面之所內望也

大君子又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

中葉又中葉未上

家徒壁立司馬相如傳文君與長卿歸成都家徒四壁立

自苦又何至自苦若此

失身又文君既失身于長卿

筆札又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

小小又子虛賦蓋特小小者爾

筋骨又陶唐民之舞注引呂氏春秋筋骨痛栗

嫵媚 又嫵娟嫩弱
忌諱 又不知忌諱
屈膝 又難蜀父老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長厚 又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
不便 又唐蒙通西南夷道蜀民及邊用事者多不便
騷擾 又騷擾衝蓯其相紛挐
賞賜 又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
遣札 又其遣札言封禪事
曲終奏雅 賈引揚雄語言相如駟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
不合意 公孫弘傳使匈奴還報不合意
事情 又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
談笑 又弘爲人談笑多聞
後母 又養後母孝謹
門路 又詔朕嘉先聖之開廣門路
醫藥 又詔弘輔助醫藥以持身
家財 卜式傳願輸家財半助邊
富豪 又富豪皆爭匿財
起居 又以時起居

俗吏 又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
老吏 張湯傳文辭如老獄吏
乾沒 又始爲小吏乾沒如淳注曰得利爲乾沒今以入私橐爲乾沒
下戶 又即下戶羸弱
小便 張安世傳郎有醉小便殿上
官婢 又郎淫官婢
處置 又上自處置
三尺法 杜周傳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
名醫 杜延年傳帝疾徵天下名醫
往前 杜欽傳展盡其意加于往前
無狀 又王立與杜業書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
脞冗 又業奏翟方進報睚眦怨
蹀血 又新蹀血京師
德器 又湯周俱有良子德器自過
抵罪 張騫傳大宛遣騫爲發譯道抵罪
土著 又身毒國其俗土著師古注有城郭常居
財物 又大宛諸國貴漢財物
古事 司馬遷傳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

發笑 又適足以發笑而自點爾

賤事 又東從上來又迫賤事

傷氣 又事關于宦豎莫不傷氣

鬪茸 又在鬪茸之中

變色 又同子參乘袁絲變色

奮不顧身 又嘗思奮不顧身

萬死一生 又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

無可柰何 又事已無可柰何

告愬 又誰可告愬者

戲弄 又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

摩滅 又富貴而名摩滅今誤作磨滅

寬心 武五王傳寬心慰意

主人公 又主人公遂格鬪死

獸心 燕王旦傳薰鬻氏虐志獸心

次第 又旦自以次第當立

行步 昌邑王傳行步不便

族子 殷助傳或言族家子師古注曰嚴忌族子

大內 又貢酎之奉不輸大內

輕薄 又越人愚悍輕薄

輬 又與輬而愈領輬竹車也以兩人肩之服虔注音橋平聲項昭音旗聊反師古謂其無據今盡從項音矣

緜力 又越人緜力薄材

空地 又屯守空地

蒙死 又蒙死徼倖

狼戾 又今闖越王狼戾不仁

厚幸 又誠不勝厚幸

闚問 又數年不闚問

少雙寡二 吾邱壽王傳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抗敵 又海內抗敵巧詐盡生

遷徙 主父偃傳匈奴遷徙鳥舉

結怨 又適足以結怨深讎

倒行逆施 又吾日暮故倒行逆施

土崩瓦解 徐樂傳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

偏袒 又偏袒大呼天下從風

蟣虱 嚴安傳介胄生蟣虱

長官 又非長官之吏

外宮 終軍傳臣年少材下孤于外宮

聚精會神 王褒傳聚精會神相得益章
寡婦賈捐之傳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語妙 又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兄嫂 東方朔傳長養兄嫂
若曹 又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于縣官
多端 又上知朔多端
射覆 又上嘗使諸數家射覆
圜盎 又竇嬰注師古曰今賣白圜餅人用以薦盎于頭者是也
更衣 又後迺私置更衣投宿諸宮
投宿 見上
屬縣 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
主人翁 又上曰願謁主人翁館陶公主稱其私人竇偃
隆天重地 又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
四通 又推甲乙之帳婚之于四通之衢
同胞 又同胞之徒無所容居
門戶 又困于衣食或失門戶
談何容易 又非有先生傳談何容易
壽命 又養壽命之士冀得進也

童兒 又賓童兒牧豎莫不炫晒
鞍馬 公孫賀以鞍馬騎射爲官
白頭翁車千秋傳訟戾太子冤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
劫略 劉屈氂傳吏士劫略者
使君 王訢傳訢爲吏時稱暴勝之曰使君以其爲使者也
傳相放效 楊惲附傳貨賂流行傳相放效今作轉相放效
令行禁止 又惲絕貨賂請謁之端令行禁止
輕財好義 又惲輕財好義
門闕 又門闕折
可憐 又孫會宗與惲書曰當閭門惶懼爲可憐之意

行樂 又惲報孫會宗曰人生行樂耳
清閒 蔡義傳願賜清閒之燕
老嫗 又貌似老嫗
亡謂 楊王孫傳不損財于亡謂
道情 又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
小生 又謂丞相辟宣曰小生欲爲相吏耶
倒持泰阿 梅福傳倒持泰阿授楚其柄
私親 云敞傳王莽以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

遺體霍光傳去病至河東迎仲儒曰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

臥內又光等受詔皆拜臥內牀下

不失尺寸又光進止有常度處不失尺寸

風采又天下想聞其風采

建白又何不建白太后

受難又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

素食又昌邑王居道上不素食

姊夫又延見姊夫昌邑閎門內侯

根據又黨親連體根據于朝廷

燋頭爛額又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

上客見上

小弟金日磾傳莽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發兵

家世又金氏家世忠孝

百聞不如一見趙充國傳百聞不如一見

窮寇不可追又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

風寒又竄于風寒之地

鮮明辛慶忌傳性好輿馬號爲鮮明

山東相山西將趙辛合贊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生事陳湯傳取悔生事

尊重又盛名尊重

聖指又承聖指誇神靈

通籍又宜以時解懸通籍言不禁出入也

死無處所又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

詘指又詘指計其日

朋友以言贈行段會宗傳谷永與會宗書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

逢迎又漢遣衛司馬逢迎康居太子

褒衣博帶倚不疑傳褒衣博帶

坐定又登堂坐定

老誖疏廣傳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

生祠于定國傳父于公決獄平郡人爲之立生祠

府上又于公招孝婦具獄哭于府上

廣厦細旃王吉傳廣厦之下細旃之上名師在前勸誦在後

名師見上

東家又吉少時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以啖吉吉乃去婦

虛己貢禹傳帝數虛己問以政事

縣架又蒙賞雜繒縣架

捽屮杷土又農夫捽屮杷土手足胼胝

販賣又自諸曹侍中以上得私販賣

萬分兩龔傳無益萬分

便道又龔舍拜太山太守便道之官

開口又不復開口飲食

牽引鮑宣傳人人牽引所私

時氣又時氣疾疫

豪民又龔有益豪民

酸鼻又可爲酸鼻

罪過韋玄成傳兄弘與諸陵邑煩劇多罪過

雅意又玄成知非賢雅意

等輩又等輩數人皆削爵

平復又皇帝疾病平復

大用魏相傳丙吉與相書行且大用

不起丙吉傳上憂吉疾不起

陰德又夏后勝曰有陰德者必獲其樂

功德亡量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

物故又物故者過半

赤地又赤地數十里

取青紫如拾芥又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拾芥耳

章句小儒又勝非其從父子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顓門又建卒自顓門名經

動土又動土竭民

召見又久汚玉堂之署比得召見

主名趙廣漢傳宗族賓客謀取杜建廣漢盡知其議主名起居

多謝又界土亭長戲曰爲我多謝問趙君

寄聲又界上亭長寄聲謝我

見事風生又見事風生無所迴避

門卒又使所親信爲丞相門卒

中傷尹翁歸傳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

後堂又于定國令邑子坐後堂待見

以一謫百又其有所取也以一謫百吏民皆服

刻責韓延壽傳痛自刻責

接待又接待下吏恩施甚厚
五日京兆張敞傳絜舜曰是公五日京兆
便面又使吏御車自以便面拊馬
以身試法王尊傳明愼所職毋以身試法
不中用又教掾功曹其不中用趣自遣退
分別又分別白之
富貴無常蓋寬饒傳富貴無常忽則易人
動色相戒劉輔傳君臣祇懼動色相戒
同門鄭崇傳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

因緣又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
開發又民所假少府陂澤略以開發紅陽侯王立事
天氣又謂東部督郵曰今日魔隼始擊宜順天氣
豺狼橫道又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名臣又天子以賓名臣
平直母將隆傳傅太后買官婢賤取之隆奏請更平直
持長短何並傳持吏長短
合意蕭望之傳左遷馮翊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又同心合意見後
親密又前少主在烏孫者不親密

家事又多使守史自給車馬護視家事
親昵又饒親昵無閒
器重馮野王傳雖不用三公甚見器重
短命又中山孝王短命早薨
雉經又賞申生雉經
姊弟又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負責宣元六王傳張博言負責數百萬　責古債字
私書又相遺私書
孝順又楚王歸素行孝順
聰察又贊惟王于諸侯爲聰察矣
解頤匡衡傳匡說詩解人頤
同心又朕素與君同心合意
不中意孔光傳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杜門自守光退閭里杜門自守
醞藉又贊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
長大師丹傳中山哀王與太子遊學相長大
酒飯辭宣傳令詣府具設酒飯
手書又密以手書相曉

一笑又一笑相樂

筆研又下至財用筆研以爲設方略

什器又處置什器

致意朱傳傳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造吏存問致意曹掾

如律令又博口占檄文云云

口占見上

努力翟方進傳努力爲諸生學問

碌碌又是時碌碌有清河胡常

疑難又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

攀援又奏陳咸等欲相攀援死而後已

通名又內謁注今之通名也

觀望又且以觀望

謀反大逆又王莽復下詔曰翟義等謀反大逆

芋魁又郡中追怨方進童謠云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

安家谷永傳使天下黎元皆安家樂業

末殺又末殺刑罰

分利又至爲起責分利受謝

保右又符瑞並降以昭保右　右與祐同

勇奢極欲又驕奢極欲湛湎荒淫

拓落又解嘲何爲官之拓落也

縣令又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

郡守見上

天收又天收其聲地藏其熱

地藏見上

壺概又法言自一概諸聖

品藻又稱述品藻

學官儒林傳弘爲學官

舊官又請因舊官而興焉

端正又太常擇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計偕又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

功令又請著功令

家教又申公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

重聽循吏傳許丞重聽何傷且善助之

交代又緣絕簿書注因交代之際而棄圈簿書以盜官物

官物見上

有名亡實又並行僞貌有名亡實

相書漢霸微時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

勤力名信臣傳信臣爲人勤力

貴酷吏傳甯成貴陂田千餘頃

內顧又楊僕傳失期內顧

大羣又咸宣傳盜賊大羣數千小羣以百數

出身又嚴延年傳吏忠盡節者出身不顧

軟弱又一坐軟弱

細布貨殖傳細布千鈞

布衣游俠傳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

罪不容誅又郭解之倫其罪已不容于誅矣

家破又萬章傳石君家破

尺牘陳遵與人尺牘

殭灌又郭解傳解姊子與人飲非任殭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

棺木原涉傳具託衣被棺木分付諸客

耳箭又奴犯法諸豪使涉自縛箭貫耳詣尹門謝罪

不名一錢佞倖傳初鄧氏錢布天下既沒竟不得名一錢

陷害又石顯謂元帝曰欲陷害臣類如此

滅口又淳于長傳王立令子融自殺以滅口

繼母匈奴傳周襄王繼母曰惠后

內應又惠后與翟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

袷衣又服繡袷綺衣

辮髮 又比疏一注師古曰辮髮之飾以金爲之

薄物細故 又漢文詔薄物細故謀臣計失

音問 又郅支殺谷吉漢不知吉音問

先父 又烏珠留單于謂漢使曰先父地不敢失也

上游 又匈奴從上游來厭人

人面獸心 又夷狄之人貪而好利人面獸心

致書 南越王傳文帝詔曰未嘗致書

老夫 又老夫臣佗本左氏

墳墓 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

聊以自娛 又妄竊帝號聊以自娛

行裝 又王王太后飭治行裝

爲耳目 又呂嘉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

風波 又東粵王餘善從擊呂嘉以海風波爲解

幕皮 屬賓國幕爲人面注幕音漫今所呼幕皮者謂其平而無文

乞丐 又乞丐無所得

百蠻 又匈奴百蠻大國

聖上 又贊聖上遠覽古今

子姓 外戚傳既曰姓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姓生也

色衰愛弛 又李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畏惡 又上見我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

顓房 霍皇后傳上亦寵之顓房

矯枉過直 孝成許皇后傳矯枉過直古今同之

少使 班倢仔傳始爲少使

人生一世 又作賦自悼曰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

漏泄 又趙皇后傳毋令漏泄

祖師 定陶丁姬傳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

前世事 孝元馮昭儀傳此乃前世事

老寡婦 又子漢家老寡婦

鐙火 又莽常御鐙火至明

方面 又嚴尤曰此方面之大助也

綠林 又張霸等起雲杜綠林

琅當 又民犯鑄錢伍人相坐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

生活 又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

窮凶極惡 又贊沼天虐民窮凶極惡

紈絝 敘傳在于綺繻紈絝之閒

中風 又班伯道病中風

引滿舉白又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

瘦黑又太后泣曰帝聞顏色瘦黑

學步邯鄲又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

九病

漢異

北同校

老人

荀悅前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祥符中鏤版於錢唐版廢幾百年再刻於紹興年間汝陰王銍序云編修王公敦閱古訓博極羣書其出使浙東既刻劉氏外紀以足資治通鑑又刻舊唐書至刻此兩漢紀其艱其勤尤爲蠧力蓋兩紀再刻於宋而銍則與正文字者也歷元而明何舍人大復得荀氏紀鈔本于侍讀徐子容家涇陽呂仲木氏復爲校正付高陵令翟清刊布其序云校讐無副而袁氏紀尤所希覯是時止有荀氏本也嘉靖間吳郡黃姬水重刻兩紀云原本宋刻得自雲間朱氏意即銍所校歸本也顧字句尙多舛訛最後有萬曆二十六年南京國子監鏤版差善黃氏刻本而行世絕少因取諸本互校重授開雕訛者正之疑者缺之并臚列其字句異同若干條於卷末以冀合於王氏不敢率以意改之意兩紀自祥符凡經五刻閱五百餘年而又鏤版於錢唐是書之顯晦若適有數焉蔣國祚識

前漢紀高祖一第一

武臣自號爲武信君進軍圍范陽一本自號爲武信軍　案漢書是

武信君

梁爲大將軍號武信君一本號武信軍漢書是武信君臣聞戰勝將驕卒惰者敗今卒惰矣一本今軍少惰矣

不因趙食與幷擊秦一本不因趙與食幷擊秦

立郢爲雍王置軍中句長欣爲上將一本長史欣爲上將　案漢書當是長史欣

高祖二第二

別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一本封舊戶侯

下梁地十七城一本下梁地七十城

高祖三第三

漢即挑戰愼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與史紀漢書同一本愼勿與戰令得東而已脫一勿字

蕭何雖有汗馬之勞徒持文物論議而已一本徒持文墨論議而已

皇帝于乃人主也一本皇帝雖于乃人主也

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拜通爲奉常一本拜通爲泰常　案奉常秦爵至景帝六年改奉當爲泰常高祖時宜仍稱奉常

高祖四第四

及古今成敗之故一本及古今成敗之國

詔爲秦始皇置守冢三十家楚隱王一冢一本楚隱王十家

孝惠第五

涓和娛保林良使者皆覩百石一本涓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覩

百石　案漢書外戚傳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云有無涓和娛保林良使者皆覩百石一本涓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覩百石師古曰涓潔也無涓音無所不潔也共讀曰恭言恭順而已和柔也娛樂也靈可以娛樂性靈也保安也保任言其安樂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卑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也諸本增減不一疑有脫字又不敢遽照漢書增入姑從舊本

孝惠第六

舉掌劾章秩皆千石一本舉劾案章

高后第六

行五銖錢錢之制夏殷以前無文爲一本行五銖錢之制云云脫一錢字

孝文上第七

其肉刑耐罪以上不用此令一本其肉刑鄙罪以上不用此令　案如淳曰耐猶任也言任罪不至髡之事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髭鬢漢表宣曲侯爲彤鬼薪彤即耐杜林以爲法度事宜從寸改爲耐當以耐罪爲是

勃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太子勝尙之　案史記勃太子勝之尙

句較明
然明堂太學猶未足與一本猶未遂興
孝文下第八
守宮相接一本作佇望相接
以十四萬騎入蕭關殺北地都尉一本殺北地都尉口卬　案師古
注功臣表靡侯孫單父卬以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戰死事子侯文
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卬當爲孫卬關一字即孫字
開封侯陶青翟爲御史大夫　案功臣表開封悼侯陶舍封一年薨
五曰高陵倉侯　案漢書三曰貴霸翕侯
青嗣漢書景帝紀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臣瓚云
此即陶青師古注云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據此陶清翟當
是陶青至文穎注云姓嚴諱青翟此是武帝時莊青翟而以爲陶
青翟尤誤吳青清字亦異姑附考於後
揚雄有言文帝親屈帝尊一本作親屈至尊
孝景第九
雖墜猶失也言於吳非其正計也　案漢書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
也而墜言於吳何墜字下有蘇林註曰猶失也三字知此猶失也
三字是注刻荀紀者誤入漢書蘇注爲紀中正文耳茲不敢遽削
故附考于後
臨江王閼薨謚□　案諸侯王表臨江哀王閼
時爲父置衛方工官甲楯　案漢書作甲楯
孝武一第十
越人欲爲變必先由餘干界內訛　案地理
志餘汗餘水在北至鄱陽入湖漢葬曰治干鷹劭曰汗音十
孝武二第十一
臣謹案春秋求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漢書作得之於正
示太治而欲正其本也漢書示太始而欲正其本也

使貧富不相踰以和其心一本使貧富不相懂以和其心
興弘稱周公之治弘能自觀孰與周公賢一本問弘稱周公之治弘能自觀孰與周公賢
脫自觀孰與周公賢
孝武三第十二
其刑劓鼻氏曰諸本作刑罪宜從劓罪刑也釋義云不殺於市
書曾月氏歲餘乃還一本爲留歲餘乃還
有五倉侯一曰未密倉侯二曰雙靡倉侯三曰貴霸翕侯四曰盼顧侯
五曰高附倉侯　案漢書三曰貴霸翕侯
自號曹使大夏之後窮河源隴惡視所謂崑崙者乎一本窮河源隴
悉視所謂崑崙者乎俱疑有訛　案紀云禹本紀云其文全本
漢書不脫窮河源下有一關字且文義不順今姑從原本
孝武四第十三
討漢濮一本討漢連當從漢書爲遮濮
去病初以侍中云云增封二千二百戶一本二千二百戶
昔秦始皇出鼎于彭城一本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
謂脫之詔漢書注謂古恭字通
保關有民一本作保關乂民
孝武五第十四
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崇高聞聲稱萬歲者三　案崇高即嵩高漢書
翌日登嵩高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
初梁相有褚大通五經博士　案漢書倪寬傳云初梁相有褚大云無褚大通
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闕徵褚大云云無褚大通
名也疑是重一通字案此褚大是武帝時人元成源又有一褚大
乙酉相梁暴災一本作己酉
秋八月行幸安定一本作秋七月
廷猶通有疑奏以再見御史掾吏莫知所爲或云以再見下應有卻

字　案漢書以再見卻矣據吏莫知所爲句甚明

立寃貴人味察爲壬漢書作味蔡

孝武六第十五

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蹏侯　案漢書

封李壽爲邛侯張富昌爲蹏侯

由是得號爲推夫人漢書作挲夫人

孝昭第十六

王耕於鉤盾弄田一本弄田作算田　案漢書應劭注曰時年九歲

未能親耕帶鐍鉤盾官者近署故往試耕爲戲也臣瓚曰西京故事耕於鉤盾弄田者訛矣

事弄田在未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游燕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

爲孝昭年幼創有此名據三注知作算田者訛

孝宣一第十七

兩小吏扶夾乃能行一本扶下乃能行

孝宣二第十八

吏治者利其然一本吏治者利其發訛

是時掖宮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書有阿保之功則宮婢名也令

民夫上書者師古曰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

茂才異論之士一本茂才異倫之士

孝宣三第十九

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一本爲米二斛四斗

督郵白欲逐之一本自欲逐之

孝宣四第二十

具得延壽事都肆試騎士治飾兵車一本具得延壽事事都肆試騎

士治飾兵車　案漢書具得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句較明今從

闕文

昔周公粥吐握之勞故有閭空之謹一本作周室之謹

孝元上第二十一

弘恭石顯死一本脫病死二字

孝元中第二十二

既已用貴人行善政一本令行善政

爲侯兼爲相長引不爲比周一本不爲比黨

君不祭于臣侯之家一本君不祭于臣庶之家

孝元下第二十三

復秦太后侯色貴與漢書同一本侯色貴非

道人當逐死一本作當避死

趙高用事有正先者一本有正生者漢書是正先

雜卦之黨并力而爭一本雜卦之黨訛

若乃器人于絲竹鼓擊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爲相爾也

一本陳惠李歆

孝成一第二十四

上以郎然最于是乃擢一本晉者以爲郎訛

今涼州已事大義皆舉一本今諒闇日大義皆舉

孝成二第二十五

巴君曰將軍詠無狀騎出城士衆一本脫將軍二字

此又影顯前災著其在內也一本著其內□也闕一字

沈湎於酒敝子廣以去漢書敝子所以告去

孝成三第二十六

丘墟皆小一本丘墟皆少小

進集烏額一本進其烏額

孝成四第二十七北

都門約崩大人見御洗一本內崩下闕二字

孝哀上第二十八

朔丁明封爲安陽　案漢書外戚恩澤侯表當是陽安侯訛爲安陽侯安陽侯乃王音子舜也諸本又脫一侯字今改正

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寥也一本周室寥矣今從閩文

孝哀下第二十九

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爲武昌侯一本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爲武商侯

案漢書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爲汝昌侯當從漢書

明離闕內以彊外也　案漢書明離闕內與疆外闕當是闕字以當是與字彊當是疆字師古曰闕門橛也其義甚明姑依舊本

天雨血山陰湖陵崩一本山陽湖陵崩

孝平第三十

渭北衣冠出游之處立廟下闕四字接太后導而臨朝　案此段據本志云云文勢當是因爲原廟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太后導而臨朝任莽非正之象也今諸本俱闕四字上下文不可接即渭北衣冠出遊之處立廟句亦疑有訛字當從閩文

摹燕衛土投冢上一本下疑有闕字

四牆其社預上棧下漢書預上棧下師古曰棧謂以棧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預之所以隔寒不通陰陽之氣

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公漢書時改爲扶崇公

後漢紀光武一第一

說其意請爲前行一本設其意諸爲前行

引兵南渡一本弘兵南渡非

將軍以龍虎之姿風雲之時一本遭風雲之時

光武二第二

劉歆爲元氏王一本劉弁爲元氏王歆字是

申屠立爲平氏王立字訛

此隆者也將之乃不辭而俱去將之句疑有脫字今案漢書是將用之脫一用字今改正

光武三第三

侯安陽侯乃王音子舜也諸本又脫一侯字今改正

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寥也一本周室寥矣今從閩文

孝哀下第二十九

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爲武昌侯一本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爲武商侯

案漢書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爲汝昌侯當從漢書

明離闕內以彊外也　案漢書明離闕內與疆外闕當是闕字以當是與字彊當是疆字師古曰闕門橛也其義甚明姑依舊本

是與字彊當是疆字師古曰闕門橛也其義甚明姑依舊本

天雨血山陰湖陵崩一本山陽湖陵崩

孝平第三十

渭北衣冠出游之處立廟下闕四字接太后導而臨朝　案此段據本志云云文勢當是因爲原廟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太后導而臨朝任莽非正之象也今諸本俱闕四字上下文不可接即渭北衣冠出遊之處立廟句亦疑有訛字當從閩文

摹燕衛土投冢上一本下疑有闕字

四牆其社預上棧下漢書預上棧下師古曰棧謂以棧蔽之也下則預之上則預之所以隔寒不通陰陽之氣

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公漢書時改爲扶崇公

後漢紀光武一第一

說其意請爲前行一本設其意諸爲前行

引兵南渡一本弘兵南渡非

將軍以龍虎之姿風雲之時一本遭風雲之時

光武二第二

劉歆爲元氏王一本劉弁爲元氏王歆字是

申屠立爲平氏王立字訛

此隆者也將之乃不辭而俱去將之句疑有脫字今案漢書是將用之脫一用字今改正

光武三第三

赤眉新拔長安財賦日盛一本作財富

申屠剛壯林爲拍擊一本作申屠當訛

進襲吏民結雄傑一本結納雄傑有一納字

不足以當督師也下接云統宇仲事安定烏氏人一本不足以當督師也下接云實融典兵馬云云文氣乃順今從之

光武四第四

純年少被甲胄爲軍吏耳一本純年少被甲胄爲軍耳

多者萬人少者數千人一本少年數千人年字訛

光武五第五

蘇茂等將三萬人攻挑城一本攻挑城挑字訛

弁分兵守巨里一本守巨野

故大彤師董異漢書是重異

願留翁等期年一本願留侯君期

朔會友人曰一本前謂友人曰

而懷他心名器逆違既違其命漢書作名器迭奪既違其命云云今改正

光武六第六

官兵財千餘人一本官兵則千餘人

光武七第七

主務宣明一本作主以宣明

狼顧塗跋一本作狼虎塗跋虎字訛

足已自喻一本作況已自喻

綠忠臣之心一本綠忠臣之心錄字訛

夫安危之勢一本脫危之二字

博通多聞一本脫聞字
好施接人一本作好於接人
中子宏字靡煩一本中子書
然則榮名功業非爲不善也一本脫則榮名功業五字誤
斬首五千餘級一本作三千餘級
建太子以爲儲貳一本夫建太子以爲儲貳
光武八第八
上初幸長安祠園陵一本作園邑
初匈奴右日逐王比比其名也一本作北非
行閒關山谷之中一本作行閒山閒谷之中
時上下沿蟲莫之與正一本作上下咸兩
昔虞舜克諧一本作虞氏克諧
孝明上第九

好時侯耿弇一本誤刻如時侯
而百官能通經義者一本無經字
而不覺其所以然蓋和心足子內云云一本不覺其所以然也無蓋字直接和心足于內云云
馥如秋關一本馥始秋關始字訛
故太樂曰宜　案後漢明帝紀故太樂爲太子樂注云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治作樂名予令本文云故太樂曰宜恐有闕文
孝明下第十
匈奴乃相與議曰一本乃相議議曰訛
司徒鮑昱以爲使人于死亡云云一本作司空鮑昱誤
孝章上第十一
漢使棄我去一本漢士棄我去訛
今與子博復孫敏頑凶失道一本與子輔向復孫敏云云　案後漢書與子博復孫敏頑凶失道一本與子輔向復孫敏云云　案後漢書欲爲原陵顯節侯耿弇一本天子常目謂之一本天子常自謂之
勿置相臣吏人一本勿置於不爲臣句字皆訛
木若以爲曾即時制誡一本即時制誡
比歲頻數詔誡致罰一本作置罰　案後漢書欲爲原陵顯節侯紀誤起
建召入被罪一本建入被罪
施刑及衆徒千人詣超一本刑施
於是馬后追帶厚帝慈養育之恩遂名馬氏爲外家一本脫厚帝二字
故置氏不稟舅氏之義一本訛作馬氏
而美鄭僑之仁政一本而美鄭僑之行政
孝章下第十二
沈深有用其所學者可爲人師一本沈深有司訛
雖以能書列閒一本閒以能書列閒
孝章下第十二
夫愛之者非徒美其車服一本算其車服
復轉奉高縣三縣無出租賦一本復轉奉高縣
自開保真世之作一本自諸保真世之作訛
出兵擊北虜南北共爲一閒一本南兵爲一閒訛
孝和上第十三
從比陽勝休邑一本脫勝字
由是爲宣等所忌一本作憲等所誡訛
書以賜駒八百出塞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以下自漢軍所未至一句
本書以賜駒八百自隨軍所未至脫出塞云云二句

又令上官屬子弟以爲官屬馮一本以爲官騎馮
是月憲還京師下象由太后帶當論護軍穀云云疑有脫簡今從闕文
孝和下第十四
帶不忍窮竟削祝阿云云等五屬一本作親阿訛
棘與舞陽公主和相屬　案漢書棘與舞陽公主私相屬今改正
遣從兄擅奏記三府云云　案漢書擅並作禮
亭長敕令還牛句疑訛　案漢書召亭長敕令還牛當從之
孝殤第十五
五經不修一本作三經不修訛
聞足下面折鄧將軍以讓言責之過矣一本作護言責之訛
其夜使持節以青蓋車以迎祐於濟河邸一本以青車蓋訛
有南塞外檀國獻幻人一本作日南塞外
孝安上第十六
遂棄西域一本作遂棄西城訛
量才立帥一本作量才五帥訛
捕得後部王句奴使者一本作補得後部王句奴使者訛
孝安下第十七
滅其天性乎一本作滅其天生乎
以隔南羌一本作以隔兩羌
燉煌孤危一本作燉煌孤隅
孝桓下第二十二
遂諷尚書奏詘一本作遂調尚書誤
受業者自四方至一本作自西方至誤
以爲可仕之時一本作可事之時誤
則休嘉之化一本脫休字

三時之務各安所業一本脫各字
行有餘力始及文法一本始革文法誤
商以后父輔政一本脫父字
山陽君宋娥有罪歸里諸本作宋妖誤
孝順下第十九
語曰善人在患機不及發一本作善人之患
無補益朝廷一本脫無字
當錄名上一本當名上條訛
孝質第二十
陷人於罪一本陷人無罪訛
摧折陰謀一本脫摧字
顧將軍少察愚言一本脫愚字
先輸上第而乘輿乃其次一本乃問其次姑闕一字
孝桓上第二十一
特蒙光顧一本作特蒙光臨
諸從並盛一本脫從字
又鑄公之甥一本作諱公之甥訛
翻手之與足相須而行一本首之與足
被以臣榮必加罰于臣榮一本俱作臣宗
段煩誤刻段類照後漢書改正
孝桓下第二十二
河閒孝王開子博爲任城王一本河閒孝王遵爲王訛
明宦者但當侍不得預內一本明宦者但當侍坐得預內訛
于是中人恥懼謀害正夾一本脫中字
夏顯字子治安貧樂道一本脫安字
吾疾惡邪佞不與交通一本吾疾惡邪佞不交通

不肯孔門之明訓一本不肯孔聖之明訓
武令其軍中曰各本刻甫令其軍中曰訛
風以猶令動物通氣一本風爲號令
慙遂自殺乃自稱越王攻聚郡縣　案後漢書慙及妻子皆自殺下有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冠郡縣又東觀記曰會稽許明業業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爲越王攻破郡縣慙遂自殺句下應有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爲王云云因各本皆闕姑從節文附考於後
孝靈中第二十四
歷年九十本郡惻其無事一本脫無字
折節下之不擇賢愚一本所擇賢愚訛
蔡邕以爲貌之不恭則有難誤一本以爲類之不恭訛
不儉不泰以合聚中一本體以合中
然猶有溺職聚官一本脫溺字
孝靈下第二十五
諡曰昭烈侯一本刻郡烈侯誤
忠愛恭慈一本作中受恭慈誤
徵辟海內一本無徵字
三輔震動一本脫動字
與同腹心一本上同腹心
請永業官還故國一本還太國
此非前事之比也一本脫非字
孝獻一第二十六
莫有肯先者一本無先字
操兵大敗四字疑有誤
文章城郭不可把持　案後漢書是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城郭當作輪郭從閻文
孝獻二第二十七
操東未平一本閻東未賓
有星孛于天井一本有星孛于天市
遂爲安羌將軍一本作安降將軍敗
孝獻三第二十八
但恐見禁制不相及耳遂洪聞之云云一本但恐見禁制不相述及耳洪聞之云云
豈嘉天子不悅一本天下不悅
咸洪受命於君職一本投命于君親
按此二者與其不得已表忠孝之名斷交友之道一本闕此二句
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种輯一本作丁种輯丁字訛
孝獻四第二十九
豈政失其道歟一本脫豈字
公既勤之矣一本公既動之矣
輒使首名一本輒俠首名
時其季父濟一本時其季弟濟
是歲袁術自立爲天子一本袁紹自立爲天子訛
操忘彪忠正一本操忘彪忠正
操以六合爲一區五服爲家閻衛不要遂使陳項作難云云一本欲以六合爲一區五服爲家閻衛不要遂使陳項云云疑有訛字
案別本以五服爲一家閻衛不要云云今改正
好惡既定乎動罪一本脫好惡二字
小人不忘刑況於辱乎　案荀悅本集作小人不忘刑況於辱乎今從閻文

何取謙亮多邪一本何敢謙亮多邪

博陵崔州平一本博陵崔少平

行不踰矩一本行不踰距

勘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二	二四	九	爲	在第十字彭下
二	二六	二五		脫之字
一〇	一〇	一七	氏	第
一〇	二二	四	第	氏
一四	一〇	二	忘	忌

楚漢春秋攷證

章氏宗源曰後漢書班彪傳漢興大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文心雕龍史傳篇曰漢減羸項武功積年陸賈楚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又曰呂陸二氏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又外篇曰劉氏初興書惟陸賈而已子長述楚漢之事尊據此書譬夫行不由徑出不由戶未之聞也然觀遷之所載往往與舊不同如酈生之初謁沛公高祖之長歌鴻鵠非惟文句有別遂乃事理皆殊又韓王信都而輒去都爾信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不

別史記序索隱云楚漢春秋陸賈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及說惠文開事又云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楚漢春秋與史記漢書不同者陸賈記事高祖惠帝時漢書是後定功臣等列及陳平受呂后命而定或已改邑號故人名亦別愚按水經渭水注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采相繆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氣可誅之藝文類聚地部沛公遣將軍閉函谷關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史記劉敬叔孫通傳索隱竊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辭自殺上離席云吾定計不易太子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上過陳留鄭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鄭生瞋目按劍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又兵部高祖向咸陽南趨宛匿其旌旗人衛枚馬東口龍舉而翼奮雞未鳴圍宛城三帀宛城降史記高祖紀索隱紀事部薛人丁固追上上被髮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黥而去上即位欲賞功上曰使項王失天下是子也爲人臣兩心非忠也下吏笞之又曰項梁陰養士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又云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上體不安臥輜車中行三四里留矦走東追上舊脫被髮及輜車排戶曰陛

下即棄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罵曰苦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害於西恐陛下倚鉅而終也刑法部正刑數言事而當上使參乘解玉劍以佩之天下定以爲守有舊之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枉曰亡上曰正疆沐浴露與我從事而汝亡告之何也下廷尉剃服章部北郭先生獻帶於淮陰矦曰牛爲人任用力盡猶不置其革資產部項梁陰養士九十人參木者所與計謀者也木佯疾於室中請大錢以具甲兵此十一事並

紀正義高祖封侯賜丹書鐵券詞見御覽治道部東陽侯誅呂太后爲惠帝高墳見藝文類聚人部御覽人事部下蔡亭長嘗淮南王見文選五等論注惟史通所稱高祖鴻鵠歌未見徵引漢書注引韓申作信都惠高祖文功臣表注史記韓彭傳索隱曰楚漢春秋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擊項籍孔將軍居左表注同上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禮樂志注舍人謝公得罪韓信隱引晉灼言亦同彭列傳注史記索子春傳注史記集解同封繒爲憑城侯周繒傳注叔孫通名何傳注叔孫通子春傳注史記索隱並同封繒爲憑城侯周繒傳注叔孫通名何傳注叔孫通人名固季布傳注鄹生鄹姓也張良傳注殷紀高祖解先生云道守函谷無內項王同上項請殺秦王

燕爲王翦所殺項羽本紀定侯王吸作清陽侯王隆陽陵侯傳陰傳鄭山作卑山同上荊成侯作憑成侯季布傳幾是乎作豈是乎黯布傳南昌成侯傅靳蒯成侯傳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吳王濞傳又韓生說項王居關中裴駰集解案楚漢春秋云說者是蔡生皆足攷異文選移書讓太常博士注引云漢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百世無邪世世相屬絳侯周勃是也此可作漢書注高祖臣別有絳灌之證隋志與唐志九卷同

桂廣補錄

傳論

西漢人節義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太史公作史記自附於春秋之後恐忠臣死節之士略於論載放失舊聞故其所論述自伯夷叔齊伍員屈原公孫杵臼王蠋豫讓以至高漸離秦布田橫之客項籍之鄭君其敘次激抗死者欲生班氏於哀平之末王莽篡位漢家絕而復興皆諸忠維持崛起之力而班氏草草漏佚十九故華嶠謂班氏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美予邇有所感因搜前後二書得四十二人作十五傳其二十餘人作附傳凡四十二人中班氏有傳者

入人王章梅福朱雲何武鮑宣有特傳龔勝合傳劉向翟義俱附傳而其傳中抑揚之義俱謬如王章直節而置諸趙尹之末使與健吏爲伍又追述牛衣婦人咄咄語能使直臣短氣此章傳之謬也楊王孫獨行之士而以梅福列於其後此福傳之謬也劉向節冠西京不當附元王後于歆宜與杜欽同傳無奸前人幼讀淮南祕書此少年微過當爲賢者諱此向傳之謬也朱雲請尚方劍古今快事若匡衡對語及爲章玄成所陷當略此雲傳之謬也龔勝大義不當在王吉貢禹之列而反謂

令小事反詳二也討莽之檄宜大書以洩大人之憤而反不錄三也三輔應義之徒不表其漢幟而斥爲盜賊四也僞誥宜錄莽傳中以形其醜乃汙此傳中讀之不了五也大張莽軍聲威似於快之六也燔滅翟宗極寫酷虐亦但當在莽傳不應詳此七也翟氏合門死節有光本朝而言其家數有怪以徵不辭八也方進奏壞郡陂本爲非策但不當記此傳末以徵報應此豈史筆所忍書何不載平陵東樂府而載黃鵠之謠九也身既昧義復證以父彪之語夫彪論王命本是雅詞今反謂

之不量力以致死豈不陷於同惡十也嗟夫大義既晦遂使人心闇然日溺至於三綱淪四維斁卒一世盡爲禽獸而不知矣蒙谷之輪何時復曜此予論之所爲作也李鄴嗣

貞毫案此序據續甫上書舊詩補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西漢節義傳論序

華嶠謂班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范曄後漢書論本此李杲堂處鼎革之交感激身世於是搜前後一論題曰西漢節義傳夫節以亂見義因心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歲寒始見松柏疾風乃知勁草千載之下懍懍猶生杲堂網羅載籍表章節義足以附春秋之後補班氏之闕矣閱歲三百傳佚不見清光緒間鄞傳璞訪得傳論刻入金峩山館叢書貞毫於李翼鵬茂才處得杲堂未刻稿中有傳論二首爲刻本所遺復取續甫上書舊詩所錄校其同異始成完璧適張公子星聯芝聯刻杲堂文續鈔成屬其將傳論同付梓人俾杲堂一家文章畢布於世杲堂流離國難九死不死其所以不死者蓋欲留身以有爲故其詩曰朱藏砥砥是爲末節臣靡猶在復興夏室此杲堂之志也此見杲堂所以草節義傳之微意也特表而出之以告讀者己丑十二月立春節慈谿馮貞毫序

敘錄

全祖望題辭

往者吾鄉宋大儒深寧王公嘗以班史不敘殺身成仁之美欲補撰西漢節義傳而不果但發其略於困學紀聞近世長洲何氏義門頗爲班史佞臣反言史臣表節義亦不在立傳與召果爾則史臣所當立傳者是何等人也吾鄉杲堂李丈取其中四十二人爲五傳每傳爲一論淋漓悲慟足令百世而下張目赤舌殘餘不覺爲之生色其論龔勝傳末附以二十二人爲一十五傳又附以二十二人爲五傳每傳爲一論淋漓悲慟足令百世而下張目赤舌殘餘不覺爲之生色其論龔勝傳末未善志則忠矣應次之以吳章附之以呂寬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避莽死節之龔勝而合之以龔舍邴漢爲一傳而附之以班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獻莽祥瑞被殺之孟孫閎而附之以班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避莽之孔休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避莽之安眾侯劉崇兄弟而合之以張紹而尚有宗室劉禮見其子劉隆傳應合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之嚴鄉侯劉信兄弟父子而合之以翟義而附之以劉宇陳豐王孫慶蘇隆輩丹王匡爲一傳又次之以趙明霍鴻爲一傳其時晚節斯僅爲西漢人言之邪嗚呼論其世以逆其志斯其可爲太息流涕者也先生仲孫世法開雕是書予爲

載父老語是不知志士天年自足千古非木石讐之誚翟義傳末載黃鵠辭以昭天道是豈史筆所忍書今易之以黃犢之謠於孔子建傳大書先聖稟世子孫高節不使見辱於褒成於郭欽蔣詡傳必以其倫不使見辱於紀唐一輩此等正議即令班史復生無所申其三尺之喙若其於東郡同義諸公幸其潛竄不盡遭虎口期門同義諸公惜其姓氏之不傳而尤嘵然於公孫祿之隆畢丹王匡爲一傳又次之以趙明霍鴻呼論其世以逆其志斯宗室討莽者尚有陵鄉侯曾扶恩侯賈見莽詔書中應

與徐卿侯快合爲一傳然後次之以討莽之張充而尚有劉都馬適求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不仕莽之郭欽蔣詡薛方逢萌附之以向平禽慶秉融蘇章曹竟周黨而尚有王君公李子雲徐房譚毉殷謨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孔子建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陳咸楊賓蔡勳戴遵而尚有高容見其子高詡傳郭堅郭游君見其孫郭賀傳胡剛見其六世孫胡廣傳應爲一傳然後次之以避莽死節之李業譙元王嘉王皓而附之以任永馮信費貽爲一傳於是以龍丘萇終焉不知先生何以於彭

宣王崇孫寶吳章劉都之徒有略而勿收者夫是書固日月爭光之文也予以晚出未得侍嘗日履絇之末以備商確斯爲恨事爰牽連及之幷載諸困學紀聞注中庶以成深寧之志也夫

是書祇據班范二史不旁采若更求之如酈道元水經注有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陳留風俗傳有淮南高固不附莽而死令狐德棻北周書及唐史宰相世系表有建威將軍令狐邁豫於東都之難而死均可附入者

李厚建跋

枲堂先生兩漢節義傳詳見全謝山太史題辭以是書已梓行屢求之不得求諸先生子孫僅於殘帙中得目錄一紙繼從族人見枲堂雜文繕本得所纂論二十篇錄之而更求其傳終不可得既憾是書之不獲盡傳尤恐後之并是而亦失傳也謹視所藏目次第之仍存其故冠以謝山題辭署之曰兩漢節義傳論誌實也當天地晦塞之交知略無所施勇力無所用而此不忍言不可言之隱衷怦怦然不能已於是各行其志以捐頂踵

踵以夷宗族或遯跡山林鬱鬱以沒齒幸而爲故君吐氣使後世之人竟不知天壤間曾有此數十人者則此數十人且相慰於地下何也君亡與亡既不克成其志以底於亡豈忍復有所存乎圖之已覆何恤乎身身之不恤何論乎身後之名雖然陵谷變遷不知紀數而人心不泯有所以維之者矣名之曰節義豈僅爲此數十人

而名之者哉以此數十人之不敓於吏氏而深寧先生
憾之而杲堂先生補之又竝僅爲此數十人而憾之而
補之哉茫茫世宙治亂相仍讀杲堂先生之書論其世
以逆其志誠可爲太息流涕推之深寧先生之志而爲
杲堂哭者且將爲深寧哭矣推之諸節義之志而爲深
寧哭者且將爲諸節義哭爲西漢列帝哭抑將爲天下
後世同此覆轍者哭矣則甚矣諸節義之不可不傳而
是書之不可不作也獨是天之生材期於有用既生之
而復挫折之使齎恨以沒豈誠天道不可知人力不可

恃邪悲夫七世從孫李厚建謹跋

李楨綱跋

年伯郭晚香先生將刻西漢節義傳論命綱校字綱受
書伏讀悲喜交集作而曰嗟乎綱何忍卒業斯編邪綱
亦何幸目睹斯編之刻以傳邪是書爲吾八世從祖杲
堂公所著先子得其稿本已是殘闕詳見所作跋中以
時方多故未及刻未幾而先子殉難原稿亦不久失去
今本蓋當日晚香年伯借之吾家所手錄者既賴以存
復賴以刻杲堂公之書傳而先子之願亦藉慰矣綱不
肖不能竟先人之志而獲預校讎附名簡末非尤幸歟
所不忍卒業者猶憶少時見先子既得此書喜形於色
而時復對卷欷歔若不勝感由今思之杲堂公爲明季
遺老其節義之概發爲譔著原非託之空言而先子以
報國捐軀則更見諸實事忠義之氣蓄積有素遙遙曠
代遂有一纔血性潛通默應讀先子跋語能無觸刻骨
深痛哉然則晚香年伯表章之盛惠又豈獨及吾杲堂
公而已乎雖然晚香年伯以碩學鴻儒任文獻之重所
刻若干種皆要書祕本是編則嘉惠後學之公也而綱

之言則一人一家之私也校既畢謹書數語以誌感時

在光緒十一年歲次旃蒙作噩涂月砌望後生李植綱
謹跋

郭傳璞序

同治壬戌予寓象山王氏翠竹軒藏書頗富繙閱之見
有義闡一書紀周秦以來忠臣孝子俠客義士烈婦貞
女事甚備肅然起敬欲鈔副本未遑也明年歸郡省湖
上李笙南丈齋頭見其族祖杲堂先生西漢節義傳論
上下卷傳早散佚鮚埼全氏言之詳矣而論二十篇秩

然猶存喜極假鈸逮去冬予將鋟諸版以永其傳丈之文孫約齋上舍以其尊人勤甫孝廉跋幷自識請附卷尾予諾之詢其原本在否則曰亡矣後謝吏部廉始同年過我曰原本固在我處也覆之眞是爰屬約齋合校以授梓焉光緒十有二年歲次丙戌月正元日里後學郭傳璞謹序

西漢節義傳論目錄
卷上
鄧孝鄭嗣泉堂讓
王章梅福傳論第一
劉向傳論第二
朱雲傳論第三
龔勝傳論第四
翟義傳論第五
翟氏三門人傳論第六
孔休傳論第七
安眾侯崇嚴鄉侯信徐鄉侯快傳論第八
何武鮑宣王安辛通傳論第九
張充公孫閎傳論第十
卷下
鄭樸逢萌向長薛方楊寶鄭敬周黨王霸傳論第十一
孔子建傳論第十二
陳咸蔡勳郭欽蔣詡戴遵許揚傳論第十三
譙玄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馮信費貽曹竟傳論第十四
龍丘萇傳論第十五
郅惲馮衍傳論第十六
申屠剛班彪鄭興杜林傳論第十七
卓茂郭丹桓榮宣秉郭憲王丹劉茂傳論第十八
文齊錫光傳論第十九
劉昆洼丹牟長丁恭高詡包咸傳論第二十

王章梅福傳論

國家有魁壘重臣每値大事啁然發言人主從逆之閒安危立判斯可謂社稷之臣古今稱重而彼大奸國賊欲砰首於人主之前者也乃班固論章謂其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離探相太息固身爲竇氏賓客遂以蘆馬之筆至發此言是使凡爲人臣者俱當自審量惟從勢所在以自附王氏重則趨王氏竇氏重則趨竇氏始得保身厚妻子是史官教人盡爲黨亂之小人也亦大可懼哉

劉向傳論

後人論兩漢以爲西京擅文章東京擅氣節余則謂不然自古文章未有不出於氣節而足傳於後世者也兩漢論文自初以至盛若陸氏賈氏董氏兩司馬氏高文典冊俱冠一時及中宗以後而劉向之文始出所言原本經術盡歸於雅馴蔚然爲西京儒宗舉首而俱出自惓惓憂國至計質先其文蓋西漢文章之事至向而止矣向居列大夫官三十餘年自孝宣而後所事人主皆坐猶豫失斷使君子小人迭進於前而不能自決究至小人殺君子而後已元成兩朝前後一轍向獨以一身進退其間與國家相終始至其後王鳳擅權五將並起

然其人惟鳳稍桀餘俱競爲驕盛外家小兒非有竊國之心足移漢命而向極言其禍至謂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而其論王氏之奸曰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又曰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此皆新莽盜國之術非鳳等所及而向已盡發之故向卒後十三年而王氏竟代漢此惟憂國至誠能早辨其由來之漸固豫知有異時篡弒之事也余每三復中壘諸封事至言之痛切輒爲垂涕此可以質鬼神貫金石傳諸百世而可信者矣人徒見西漢文章至晚而尤甚盛然惟每坐議國家大政上所愛信與京兆琅琊不同使能言之痛切冀感萬分高廟神靈實昭鑒之今禹衰年念子家夫當時人主臣中猶豫之毒深入臟腑即使禹亦如京兆直言然人主能斷與否政未可知但禹身爲帝師章以直言無讎嚴至殺其身而禹則力護王氏大誤國張禹第親問以天變取衰民所言示禹此一時也乃王爽異數見適衰民上書言由王氏專政所致遂車駕至上封事遂感悟召見嘉延問數辟左右此一時也上懼

相王商遍遣定陶王之國上積不能平因京兆尹王章

孫見義之壯老而銷耎遂至大負國恩忽忘雅素余每讀史至此輒爲憤惋此非尋常奏彈足以討其罪平陵朱雲爲國小臣爲侃侃之介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抗手而請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斬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雖言必不行而朝野憤懣憤懣國至計是失其本也余爲推論所重卽余名諸論爲之一舒卽禹行屍歷歷尚延數年之息吾知一閒傳之旨盡可見矣

朱雲傳論

王氏在孝成之世五將秉政官滿朝廷內倚母后爲宗主執命據權至堅至固然有可乘之會二王鳳力陷丞雲言辜已失觸於歐刀絕氣於司命矣且禹爲新學小生亂道誤人而詭引春秋論語借經術斷之以曲全王氏禹平生服儒衣冠傳夫子語豈不知廉

恥何物此眞聖門畔人而六經之蟊賊也自張禹孔光
一讜旣以經學媚人而王莽亦誦六藝以惑世雖有面
顏不如肺腑投諸豺虎賢憎其臭班氏以爲持祿保位
被阿諛之譏剌猶未盡余特因朱雲傳大聲以討之亦
助伸直臣之氣耳

龔勝傳論

太史公作列傳七十首伯夷叔齊夫夷齊篤於孝友棄
國而去使遂終已不見自足千載乃必出而爲商周正

光輩自顧無帝王之德逃而不居不足爲世輕重荷篠
丈人一時隱者而孔門告以君臣大倫是以由光名至
高爲夫子所不道而伯夷叔齊號曰聖人百世之師以
其明於君臣之義也西漢末年多清節之士楚國龔勝
少著名節前與龔舍並稱後與郡漢同潔一時品目已
兆東漢之風及勝旣歸鄉里而王莽數加存問隆爲師
友迎以安車駟馬賜祿直爲治行使者到門候久五日一
起居雖前世三聘後車禮皆不及而勝內斷於心從容
盡命垂閉口時數語大爲二百年漢臣生色使史冊增

輝勝死時年七十九而其配義之氣塞於古今非與所
受天年所可較其壽夭者也乃班固載勝之喪有老父
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龔
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余每讀而非之彼老
父何人豈足知龔光祿哉夫草之薿者可以享天地格
神明而膏之光能與日月繼照其爲世所重若此世間
惟枯石不然朽木無臭聽其自老深山之中彼老父輩
死生漠然政與木石何異若吾龔生顯顯大義此固聖
人之徒而非其徒也班固於傳首溯自伯夷以來最爲
得之而末更不倫余故爲折衷於夫子亦以著君臣之
義焉

翟義傳論

春秋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誅之孔子家居請討陳恒
之罪意在聲其罪於萬世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蓋見義而發初未嘗自量其力也漢起誅暴秦三宗九
廟世無失德王莽徒藉外家之勢希竊天位毒殺孝平
皇帝故立孺子身尼攝宮此眞天人所不容忠臣義士
日相切齒東郡太守翟義身爲丞相子出守大郡兩世

受漢厚恩忼慨發兵爲國討賊檄數不當揚若義聲赫赫如雷如霆足以申神人之憤雪朝野之辱所爲萬世具瞻在此一舉者矣事卽不成毋練兄宣一門同難然死國埋名猶可不慙先帝力之勝否固所不計也余嘗讀王莽傳言東民爲安漢公頌德前後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不信當時人心盡喪失若此曾未踰時而東郡一呼衆遂十餘萬人槐里應之亦十萬人始信漢德在人有嚮必應雖皇天欲極莽惡義師中潰其後四方雲起尙謂東郡太守未死以託其聲靈則下江新市皆由今日之先聲也嗟夫人生迫數十餘年間事直目前耳莽方汙池翟氏門第燬其先墓而漢兵旋焚莽九廟燒其父祖妻子棺槨矣莽方詆夷翟母而漢兵旋至未央黃皇室主投火矣班彪謂東郡不自量力而漢兵旋裂莽身首臠分支節矣莽方詆夷翟母而漢兵旋至未央黃皇室主投火矣班彪謂東郡不自量力然則如甄豐劉歆識天命矣而四凶駢首假手於莽父子同命以覩翟氏一門先後等耳其是其非請別白之

余嘗怪班固不能爲翟公正討賊之名至斥趙明霍鴻置將相自蘇隆舉而下諸人俱得脫身不爲莽所得東爲大賊然固已失節檻門久賊大義至叔皮王命爲漢雅辭而亦詡漢不量力以我陽宗爲之悲傷父子披猖乃爾此史書所以日稽而亂臣賊子得接踵於斯世也不亦殆哉

眞羣案此論中段據續甫上書舊詩校正

翟氏三門人傳論

兩漢諸樂府有薤里曲平陵東二篇薤里曲者高帝召故齊王田橫至尸鄉自殺二客送其葬欲哭不敢因作挽歌二章以寄哀歌畢遂穿冢旁孔自到下從之其辭曰漢祖爲鬼伯欲聚斂魂魄歸於一邱島中餘客五百人歌其歌亦皆自殺平陵東者東郡太守翟義舉兵討賊爲莽兵捕得公也曰歸告我家賣黃犢爲公死而漢必亡義不食莽粟也余每讀二詩輒爲悲感久之歎齊王之有客翟公之有門人忠臣義士何其適相合也方翟公舉兵東郡陳豐劉宇首豫大謀嚴鄉侯已建位號所置將相自蘇隆舉而下諸人俱得脫身不爲莽所得東郡奇士王孫慶亦匿迹草間幾十年此相和曲得爲世

所傳意者陳豐王孫慶輩所作乎壹何辭之哀也翟公年少俶儻慕大義怳愾思復王室其所結客自應異人而史官漫然失載使同時義士埋名不揚及讀東漢張酺傳更得一王翁輒爲吐氣因作翟氏三門人傳附其後以爲義公光輝班固作翟氏父子傳末載丞相泰罷鴻隙陂害民見於童謠翟氏竟滅以死國難爲反覆之報此豈史筆所忍書今已削去口辭更采平陵東一篇爲之三歎彼託云黃鵠追怨子咸豈若賣黃犢之詩立勵忠義耶余表而出之將使翟氏三門人與田橫二客

並稱千載焉

孔休傳論

王氏在元成閒九侯五大司馬驕盛無比然皆好士養賢以施予相尚王莽最少孤最後封欲其名譽傾諸父上所交結漢廷公卿大夫甚眾而莽少師事沛郡陳參受禮經被服儒者當世名士若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及山陽陳子公習書無二俱稱莽賢得封莽在國賢良周護宋崇等並因災異對策訟莽功德因得徵蓋莽初起其虛名足趣漢廷

若此有謂一時賢者能早辨莽之姦始終與絕惟南陽孔休一人而已夫取與之閒古人所重然以道交以禮接即車馬之饋衣帶之獻亦有所不辭也方莽名初立出就其國孔休亦以知名被選爲其國相莽過休盡禮休與相答此固禮之常也乃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爲好此則非禮之常也休義不受是矣而莽復解其璩而獻之至椎碎之自裹以進之休雖不得已而受而其心已不可測矣夫以貴下士非有平生之歡無因而至毀其寶器以三致殷勤此其義何所出所謂過於

道禮之外者也未幾莽徵去而休遂與絕不見休固早知此人當國必禍漢家矣王莽篡位不以往事爲纖介而虛國師之位特遣使者聘以玄纁休乃託病嘔血杜門自守遂爲當世所重與龔鮑齊名余謂休足重固非僅末節也夫子泉執義方絕莽於立名之前豈翻從莽於篡國之後乎宋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蘇洵作辨姦一篇以斥其人君子稱之然洵所述古能知人者惟晉山濤唐郭子儀二人蘇軾亦曰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故余作

休傳既補班氏之闕且以見漢廷有人焉

安眾侯崇嚴鄉侯信徐鄉侯快傳論

西京亂起於娥姁而禍成於政君蓋世遭外戚之難焉方呂后時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外特三庶孽內俠朱虛侯一人劉氏爲益彊及王莽時漢宗室衰微外無強蕃內少宗室骨鯁重臣莽無所忌憚從縱其奸安眾侯崇首倡大義帥宗族爲先海內遂有和者是以卒折諸呂成大宗之業者賴之於諸侯也卒戮新莽成世祖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安眾聲罪於先徐鄉討賊全力以制之及嚴鄉兵敗屠亡終不爲莽所得夫莽方自謂得乘天成其力足湔人門牆剝人臘腑橫搜所至可遍天下令嚴鄉已正位號及所當丞相御史大夫倶得匿迹草閒不辱賊手固知漢德在人當時必有奇男子共相全護而史不能傳其人余嘗謂張子房與客狙擊秦皇中副車此未足奇惟始皇大怒大索天下甚急而子房與客俱去方從容步遊遂使呂政彌天之威賴

夷其屋焚其器噫是何言之甚也苦身自約而蹉跌之甚豈更有過於此者乎夫莽既得志戲天侮神曰若狂瀾而竦前奏佞不容口南山罄盡不足寫其媚五臟畢吐不足供其諂與莽所作誥策一唱一和兩舌如簧其醜已極然惟足以使人發笑齒冷若見後奏則使我眥裂髮指幾欲生致竦而臠之嗟夫百年易盡史書可畏竦不過欲極佞求封竟不畏洋洋鬼神明明萬世異日漢家中興竦匿身池陽竟假手�uu之誅以彰天戮正不知其何以見紹於地下也

貞羣案右論據續甫上耆舊詩補

何武鮑宣王安辛通傳論

公羊傳有言孔父正色立於朝則莫敢致難於其君汲汲道諸辛三世名將及彭偉杜公子輩俱一時之傑非議在朝莽必盡殺諸公而後得縱其惡無所顧憚亦勢使然也夫漢自建平而後王氏亦浸衰豈圖天不祚漢孝哀促年時立嗣未定大司馬位亦虛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輔政者漢室興亡判在一時何武與公孫祿獨爲國計當使親疎相錯無專令異姓持權然此時莽已馳入直盡兇發兵符節定策於內其勢已成武雖喟然謀國獨異盈廷揆其事勢眞若蔡土而塞滔天之決也以身謝國武死之已後矣獨是公孫祿以與氾鄉同心不舉王莽坐免家居卒不與之同死便當臥疾杜門保其末節乃高春餘齒尚未爲螻蟻先軀復以白首漢臣來議新朝國事漏鍾鳴多此一出可謂上負皇下慙亡友矣君子所以喟彼老而不死者也

貞羣案此論末段依續甫上耆舊詩校正

張充公孫閎傳論

王莽既得柄所置腹心布朝廷左輔右弼俱其夜半客也一時公卿大夫言莽女當采上書曰千八議莽九錫

禮儀署名九百二人大小薦紳如醉如魔然在外尚有東郡太守大聲一呼安眾徐鄉並起其國至在廷諸臣其執義者亦惟解官閉門不事二姓曾無一人敢以討賊爲事者期門郎張充衛小臣非有大官厚祿重受國恩徒以身在殿門日見賊莽據南面服天子冠冕充所隸期門天子爪牙從莽出入銅符帛圖已列於庭將有即眞之事因義激其心獨發大憤與所同志六人圖劫國賊排立外藩以郎官力扶社稷大節懍然而班氏裁一列其名與謀諸公姓氏不見可爲浩歎東漢操賊與張充事適同義冠兩京爲漢家壯氣而史官不與立傳亦甚昧於春秋之義矣且莽時方多造符瑞以惑世葉茨神芝繁於野草風俗使者所上麟龜眾祥七百有餘嘉應歌謠三萬言無諂不竭廣平相班穉默然不言已爲卓立而琅邪太守公孫閎更上災害於公府此其人豈肯附賊者蘧諸鬼車亂啼黃口羣噪而獨聞威鳳之聲斯爲義不妄鳴者矣縱使殺身不愧萬世余使得附期門傳以兩君成仁之節其志同也

西漢節義傳論卷上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樸逢萌向長逯方楊寶鄭敬周黨王霸傳論

范氏言漢室中微王莽簒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於是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不可勝數若逢子慶浮家遨海爲管王開導向禽委身五嶽釱伯況著書罷祉此其最著者班氏俱不載其人此後書逸民傳所以作也論者乃謂諸君子志惟避世不忘本朝且數莽之惡三綱先絕四維盡亡有識者知其敗可計日不謂蛙聲閼位歷十餘年諸君子伏長林臥豐草幾比介子推從亡之年蘇子卿杖節之歲其鬱怫久矣今建武之元既爲天下重開便當拂冠攬帶出應聖朝之側席乃尚固其初節遯而終輩不亦已甚乎余獨思之謂使諸君子自顧果有湔濯圮上濟世之才自當乘時而出如其非此則身既隱矣誰得簒焉幸而皇天祚漢赤九會昌願以永歿餘齒謳歌太平爲中興之朝揚風激俗是亦爲政也若云今日之隱專有待於他年危言矯節以自高其名一旦時開即翹首鶴書之臨傾耳鳴驟之至是則采芝陵峰俱爲仕宦之徑也況有所歙然於中必不能確乎其久儻謂漫漫長夜人壽有期候河源之向西怨荒雞之失旦因而蹉跌大喪生平者政復不少是惟諸君子蟬蛻囂埃之中絕塵而去尚不還轅於聖朝豈肯就羈於僞國可謂冥冥鴻翮方於作者矣余每景其高風輒爲太息焉

孔子建傳論

吾夫子以六經之教爲萬世師然自春秋而後至西漢之末聖人之道其厄有二秦政以暴取天下至盡焚夫子之書以愚黔首其厄一也新莽以詐取天下至盡盜

夫子之文以欺海內其厄一也班氏曰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以秦新並劇斯得之矣方秦縱其虐夫子九世孫甲壁藏其遺書隱居教授及陳涉初起甲遂出從討秦身死陳下君子稱之以其志在復讎也漢興高皇帝過魯首以太牢祀夫子封其九世孫滕爲奉祀君至孝武皇帝卓然罷絀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勵賢才於是夫子十二世孫安國盡獻其壁藏遺書聖人之道爛然復明而孔氏亦遂蔚然爲帝師位極公輔何其盛也王莽初授禮經被服儒者而包藏禍心

潛移漢命諸所文其羣盜俱謂本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墜地無餘儒林之徒莫不蘊藉義憤何況孔氏是以子建謝故人而往意決辭嚴長平三辭太尉之命得還關里誠惡莽威詐辱及聖門且義不得負殞故斷斷然絕而去之也論者不察乃謂褒崇聖道此朝廷之常孔氏後人但當守林廟嗣封爵國家盛典可盡置不問余則大非之夫所謂變通閉位號令數擅非有功吾道此則可不開耳至漢家開明聖緒六經俱其所立孔氏世受國恩使即漠然不顧豪面事讎是則孰不可忍也況大

聖教人首以君臣之義若爲其子孫自背先訓豈可哉豈可哉先儒論孔氏宗法在晉以從元帝南渡者爲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爲小宗在宋以從高宗南渡者爲大宗受逆豫所封者爲小宗此誠不易之論也班氏漢書於孔光傳中詳敘世次余以光阿事董賢王莽有辱先乘故特於子建傳歷載子思子而後若子上子高子慎諸賢高節終於季彥直言畢漢之世使人知聖者子孫其出處之正班班可考若此爲萬世師門宜哉

余讀孔子建傳而竊歎崔篆之爲人也范史謂篆名家

子甄豐舉爲步兵校尉篆不就投劾歸後因母師兄發墜地無餘儒林之徒莫不蘊藉義憤何況孔氏是以子建謝故人而往意決辭嚴長平三辭太尉之命得還關里誠惡莽威詐辱及聖門且義不得負殞故斷斷然絕而去之也論者不察乃謂褒崇聖道此朝廷之常孔氏後人但當守林廟嗣封爵國家盛典可盡置不問余則大非之夫所謂變通閉位號令數擅非有功吾道此則可不開耳至漢家開明聖緒六經俱其所立孔氏世受國恩使即漠然不顧豪面事讎是則孰不可忍也況大

不唾之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篆亦嘗言之今既不得與其友同爲君子亦不得與其友同爲小人不識進退之正而欲著易林冀時天地重開自無面目見漢家舊臣彼其慙志之賦不作可也

貞翠案右論依續用上者舊詩補

陳咸蔡勳郭欽蔣詡戴遵許揚傳論

傳言先人遺澤流及來裔蓋明德之後百世猶榮理固然也然有以名位世其家者有以文學世其家者尚不及忠義之門光華奕世其經綸炳耀更著於竹帛者也

卽以漢兩京言之如東漢申屠剛傳推自申屠丞相馮衍傳推自大鴻臚野王此名公卿之後也伏湛傳溯自濟南伏生歐陽歙傳溯自歐陽生此儒林之後也亦已盛矣至如渤海鮑永前敘父宣後附子昱忠臣之後也其餘西京故家在賊莽爲司隸前後書所載此爲最著其餘西京故家在賊莽之世能立名節以垂後人若沛國陳咸父子解官閉門不用王氏臘於其曾孫陳寵傳見之陳留蔡勳義不事二姓解綬而去於其六世孫蔡邕傳見之弘農楊寶不應偽命見其子楊震傳中魯國孔子建聖人遺胄布衣

風高見其曾孫孔僖傳中汝南戴遵關東大豪不仕新室見其曾孫戴憑傳中事合兩京相牀四百餘年非第諸公家乘之榮亦國史之華也然俱班氏所不載幸采諸後書余未嘗不歎孟堅之疎也夫人臣忠義大節直與社稷相關宅禮讓進退尙爲小者史官當別其輕重班氏於王吉貢禹傳盡列高節諸人至謂王貢優於龔鮑之死國此豈知輕重者哉末載郭欽蔣詡不事新莽諸臣僅落落數言而琅邪紀逡沛國兩唐俱受莽殊寵位列公卿亦雜敘其中椒蘭芝蕡然並陳其悖義已極古人每恨老子與韓非並傳然未有忠臣賊黨聚列一編若班史之雜者也余爲釐正其文使史家覽之知其表章風節庶國書家傳並有光輝無令後人載筆而議之也

讀玄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馮信龔賀貽書竟傳論

太史公有言陳涉驅六合之眾誅討暴秦其起至微然而薦紳先生之徒俱負其禮器委質爲臣君子鑒之以秦得罪聖人士皆結怨而發憤於陳王也新莽猶天之惡比於秦政士之蘊藉義憤幾二十年及海內麻起盡以詠莽爲名公孫子陽本漢家健吏制有巴蜀八山子系自應十二之期況子陽坐飾邊幅驚旅陛戴略見漢家威儀儻亦夥涉爲王其相委質比於左輔右弼事蔑然俱班氏所不載幸采羿之君亦有聞矣然諸君子前避新室後拒成家至於盲目漆身陽狂自厲甚者飲毒如飴斷首以付使者雖君賓辭祭酒之徵子泉謝國師之聘其烈亦不及此斯諸君子之高節爲獨絕也蓋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劉項俱非定主至新末義旅本爲漢室今賊莽旣已授首海內謳歌應歸故主況蕭王赤心聞於近遠而成都僭

號之日已爲鄙南正位之年五銖既復則白腹黃牛同於儕輩諸君子義不貳心始終一轍與孔甲出從陳王去就之際固義有不同也蜀中自三侯七姓助漢開基及文翁倡其教王襄宣其音於是相如褒雄之徒高文絕麗蔚然並起以至何公忠節嚴鄭湛冥與後書所載獨行傳首諸人並名震當世故曰漢有八士蜀出其四益知文章節義二者相須聲氣所蒸鳳麐俱萃君子謂益州耆舊其風最高卽齊魯諸儒不能過也

龍丘萇傳論

漢初高皇帝詔求賢士大夫使長吏身勸爲之駕其後歲舉孝廉事在郡國至如河南之言賈誼濟南之遷終軍益州之奏王褒竝蒙顯擢爲漢名臣其次則署爲從事寵以右曹每極鄉論之選足維風勵俗故曰府曹孝友斯一郡蒙化此賢二千石之事也世祖中興側席遺賢皇皇若不及蒲車束帛相望嚴中會稽都尉任延初到官值天下新定中土名士尚客江南因延聘董子儀嚴子陵諸先生敬待以師友之禮吳人龍丘萇高隱太末延修書饋問遂得屈爲祭酒於是郡中賢者爲往官焉大朝廷既事有道於上州郡復重高行於下四方嚮心能無奮起餘風遺烈垂二十年雖在桓靈末朝剝橈自極然且備禮徵賢安輿時出羔幣常列於門盡工造圖其像以至一時賢守競崇禮命如宗資之任范孟博徐璆之辟許子將閻郡閻名盡勵操行翻其樹立風聲晚而益峻相與攜持公論使社稷雖危不亡俱由世祖君臣激揚於前也然余謂龍丘萇先生志不降辱有夷憲之節第因感深知已以華首之年身請備錄爲諸賢倡至故人子陵隱身不見朝廷物色尚三聘而後至乃亦爲都尉暫紆風塵一受殊禮固知任君景企高節誠士之卓犖自見嘖然發策足傳於後世必其能獨異於衆口者也然欲以此動碌碌之聽則已難矣傳曰邑犬羣吠者吠所怪也理固然耳王莽盜據天位久假自忘其後義師鑾起猶目爲漏刻行尸暫厄陽九汝南郅惲上書便其奉遵神器退就臣位莽黜閉斯言得無震駭末延修書饋問遂得屈爲祭酒於是郡中賢者爲往官莽黨太師更始出討東方卽被詔切讓猶望若東郡槐

里可得成功杜陵馮衍勸其屯據大郡轉禍爲福非有高世之識焉得翻然雖不出三載莽體禪分語未絶聲廉公已死但當其發言可謂奮不自顧究之君章得脫虎吻敬通全命河東士之死生固有不可逆覩者也然兩君非發此策豈亦足書竹帛垂之百世乎余嘗三復其語郅惲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有能順天發策必成大功此謂天象所見可決人謀也馮衍曰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其懷漢德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此謂人心所嚮可款盡同不獨誦交淵一書其味長也獨惜囂起事之義而末圖拔猖眞堪扼腕儻能始終事漢重與剖符卽開國長沙之忠同朝河西之節亦豈得出囂右哉

卜天數也合兩君之言斯可斷天人之義矣

申屠剛班彪鄭興杜林傳論

東郡翟太守起兵燉數莽罪班氏不錄其友每爲氣塞及讀隗囂傳載囂移檄討莽楚越之竹以寫其惡藉此告大罪於三靈申共憤於四海蓋一時義兵麻起初無文號表識諸將衣繡颺未辨威儀惟囂少好經書傾身接士舉事之日立高廟告一祖二宗鏗歃盟書皆稱輔漢及再還天水首奉建武正朔立功本朝是以三輔賢大夫游士長者盡望風聲千里相附誠以囂操節款

多矣光武無一族之資重膺漢歷蓋由高祖首誅暴秦
世宗闢國萬里功不在禹下自當再興而西京諸遺臣
幸少綏死以華首餘生復事舊之主宜夫盬目見日
重光與有夏君臣比隆前後蔚誠千載一會而人生之
極榮也但當鄗南初立四方龍鬬旭呼未息虎牙建義
諸臣方議四縣之封未受漢蕃之策卓茂高冤故令久
樹風聲光武首爲訪問剖符襲德比於不及下車其詔
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夫定亂之日丹書立誓俾
以功以勳而茂斷斷少宰獨以名封尊爲師傅禮絕人
臣知光武所以風勵天下使忠義奮起亦至矣然儻非
諸臣秉節不回無慚大漢則充隱何人誰許受本朝之
旌帛哉

文齊錫光傳論

竇融初制河西決策事漢隴客說之曰今豪傑競起當
各據土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及光武報融璽書曰
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
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由此知荒徼之間還深阻峭圖
爲一州之主國家亂則先畔治則後至固其常也孝平

時文齊爲益州太守錫光爲交趾太守並西土名士徒
典二郡南中風俗爲之一變及公孫述僭號二守俱閉
境爲漢效節本朝後得封侯廟食顯及子孫豈何盛也
夫益州蝟山黑水地在極偏至雕題交趾地接島濱人
如禽獸俱賴孝武皇帝威靈置爲漢郡辮髮纓身得見
冠帶天地開闢不如漢家今雖赤九暫微已再受命兩
郡士民不得如弱頭虎子爲大漢歌舞前鋒助討國賊
猶幸賢使君專心眞舊之主浮航假驛遣使自聞遂令
萬里遠州早知中興聖帝今在東京其聰明神武可方
高祖世宗翹首向風豈能自已且當時海內紛紜龍鬬
彌野卽中原之地亦有版圖所未入正朔所未加而此
莊蹻舊邦趙佗故郡新開漢治斗絕殊方翻得先受中
興文約地爲漢土人爲漢臣淮雨別風不至其國皆漢
太守爲國懇誠豫導民以忠孝故使南中有義名顯朝
廷歯於士大夫之郡也至建武十二年歸漢里君率種
內屬完不事人之邑亦獻雉雇中興聲教其感速若此
卽降及末朝皇綱內弛然且青衣徼外累譯而朝闕國
每千餘里亂從內起遠者自來此雖漢恩甚厚漢威甚

神而亦本州郡諸臣爲倡義於前也余因錄成義鹽水二侯附以謝功曹表其忠款無使安豐五義箸節涼州獨擅名於漢冊焉

劉昆注丹牟長丁恭高詡包咸傳論

後漢書儒林傳論曰建武以來尊事經學其風世篤人識君臣之綱家丹邪正之路雖桓靈以降國隙屢啓然權强之臣猶屈於鄙夫之議迹其衰微而多歷年所則褒勵學者之效篤矣至矣不循脊秋至乃比於弒逆此誠范氏探本之論也蓋西京自元成而後匡張孔馬諸

人號爲儒相並蒙阿諛之議至曲引經意以媚賊臣憸負漢家而王莽亦自受禮經起遂日益六藝之文以欺一世戲侮聖言酷於秦火是以諸儒各抱其圖籍匿迹山海間私相教授及光武猶在馬上首訪儒雅采求闕文於是耆舊諸賢彬彬盡出矩步中興之朝治易則有注丹范升尚書則有牟長桓榮杜林詩則有高詡包咸衛宏禮經則有劉昆劉茂春秋則有鄭玄鄭興並得保其舊文無所漏逸夫大聖垂教首重人倫諸儒篤於君臣之義明於去就之分學務其本無愧漢朝遂使六經

雇覓奉使呈

二續

十六

吉逸 纂取書籍之

戊辰冬日上海涵芬樓據宋淳熙刊本景印遠近翻刻必究

漢傷序 傷音宇 充反

漢傷者撫班史而為之攷當時之遺範標史氏之精語猶劖子為書其說甘炎得以傷稱也漢承秦後其制度大歸多因秦舊至武帝稍稍變革參三代之彌文而立為炎劉之成憲班孟堅作史事詳文贍加以潤色而顏師古集諸家之說又從而廣釋其義故西都二百年間典章儀物與夫官職名氏之辨郡國風俗之殊莫不粲然至縉紳獻納之言墨客歌頌之作亦班班可攷矣雖然固

之史士慮八十萬言學者驟而讀之不得其要領如入阿房建章之宮千門萬戶試叩以某所某物未必能縷數而指畫也故手取其事語文意相比併錄注家訓故分五十篇纂為一書意者漢家制度其存於今者披卷一閱則識其顛末詳其指義通若廢於後世者亦以炳著而不至湮沒古人言語之工因之備見大可以詳其事次可以玩其詞噫是書也雖無資於宿儒亦學者之魚兔筌蹄歟

紹興壬午六月朔括蒼林鉞序

文字 邘漢漢氏之東評者未之尚也

西都衆作班氏所著為稱首其源自周秦來故奧而古更馬融以下魏晉諸儒至唐顏師古始克發明其體為記述設故近事之傳古典之合縱橫變化無所不有讀者知其甚富亦知其奇非他書比也或類文或提事各自所求猶命駕游五都之肆而瓌貨弗勝識扱衽登藍田之山而珍異難悉致矣況片言隻字之立上稽經義下括史法讀之易過言之難盡者哉 汝功 頃下

漢傷愛其用力之周有益於學者茲守滁陽諸庫將槧板命工刊之以廣其傳夫學貴通伶類亦貴知本始得其一不遺其二由是而積以萬可也偉所聞不忘所自自是以推雖通古是書若采擷之為者究其心則無忽於學誠得一必舉其類苟有聞必探其本近可以熟一代之史考可以綜羣籍之文惟覽者留意焉

淳熙戊戌十二月十九日壽春魏 汝功 謹序

第一卷 稱制 三宮 羣僚 寶玄
第二卷 調補 按職 黜陟 庶尹
第三卷 執事 法比 獄訟 輔弼
第四卷 節信 禁闥 賢豪 將帥
第五卷 愚劣 訕信 支屬 鎮撫
第六卷 國士 支屬 貴寵 宗室
第七卷 宵顧 語次 級學 師友
第八卷 書教 締交 根著 交遊
第九卷 第室 次舍 糒醪 飲食
第十卷 五兵 搏戰 器械 射御
第十一卷 精祲 五樂 昆蟲 若干
第十二卷 貨寶 訾算 假設 雲烝
第十三卷 三服 車兩 鴻濛 匈匈
第十四卷 羣飛 羽族 建矦 羣獸
第十五卷 羣鱗 水族 河山 疆外
第十六卷 顯著 異時 宇内
第十七卷 蒸庶 佃作 禮祀

稱制 三宮 聲像

調補 稽職

稱制篇

稱制 高后紀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謹其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事故稱制 **稱孤** 田儋傳俱南面稱孤 師古曰孤寡也王者自稱曰孤蓋爲謙也 **陛下** 高帝紀大王一一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奏事至尊恐惶或失其所以逆尊之意也古今禮儀皆下陛下侍者執事皆此類 **朕** 高紀一一之以一一師古曰朕我也於尊卑上下共之者稱一一爲原曰一一皇考二王考獨以爲稱制從初稱之因而不改也 **縣官** 董仲舒傳一一非一一天子不得王是如淳曰一一謂天子家有王事一一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諱之一一也

如淳曰一一天子也 **鉅公** 郊祀志谷見一一野氏曰天子也張晏曰吉在天子稱一一之下 **車駕** 高紀一一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 **輦轂** 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轂 **下** 薛宣傳執憲一一師古曰吉在天子稱一一之下 **車** 相如傳犯一一之清塵應劭曰漢制大駕一一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音之欲反 **幸** 文紀十一甘泉如淳曰一一非也乃以爲清道灑塵謂之一一車駕至民臣以爲慢一一故曰一一 **趨** 文三王傳出稱一一入言一一師古曰一一者疾也一一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趨漢儀注孟冬蓋動左右傳蹕止人清道也 **傳警** 衣捨通傳百官執戟一一師古曰傳整而喝一一 **馳道** 成紀不數紀一一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然 **濬泊** 長楊賦一一大也 **昭曠** 鄒陽傳獨觀乎一一之道師古曰一一明也一一廣也也言天子有美德而及化一一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 **洪鴈** 按漢賦酺一一之德師古曰一一大也一一與暢同暢通也 **漸摩** 仲舒傳一一民以仁一一民以誼師古曰一一謂浸漬之也一一謂砥礪之也 **覆露** 嚴助傳一一萬民如天覆地載也一一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教者乃以爲清道灑塵謂之一一非也 **幸** 文紀十一甘泉如淳曰一一蓋也一一澤也 **穆清** 司馬遷傳於一一師古曰一一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及化一一也 **昭曠** 鄒陽傳獨觀乎一一之道師古曰一一明也一一廣也 **昭曠** 相如傳維一一文類曰一一明也 **泰阿** 梅福傳倒持一一授楚其柄師古曰一一安也 **授柄** 又授以一一師古曰以斗爲柄也斗身爲鬼

三宮篇

三宮 王嘉傳貢獻一一師古曰一一天子太后皇后也 **兩宮** 五行志一一親右家王氏皇后家通女君一一師古曰一一太后所居也 **中宮** 哀紀令毋如一一師古曰一一皇后之宮 **東宮** 劉向傳依一一之尊師古曰一一太后所居也 **朝** 灌夫傳一一延辨之如淳曰一一太后朝也 **永信中宮長信** 傳昭儀得共上本起居一一宣帝太后所居也 **東宮** 哀紀令毋如一一師古曰一一皇后之宮 **兩宮** 五行志一一親右家王氏皇后家通女君一一師古曰一一一宮之長 **冗官** 申屠嘉傳一一小吏師古曰一一一官之長 **主窾** 五行志一一親右家王氏皇后家通女君一一師古曰一一也孟康曰漢制一一皇太后太后家一一 **羣王** 眼王傳晉王一一之請照帝母弟稱羣王一一也師古曰羣音渠運反

羣僚篇

羣僚 甘泉賦命一一衆僚元紀一一大應千官嚴助傳一一銷百官也多言之耳 **官** 貢禹傳一一小吏師古曰一一一官之長 **冗官** 申屠嘉傳一一師古曰一一謂散事也如今之散一一冗從 秋一一事師古曰一一謂散職之閑王者也 **從官** 元紀令一一給事宮門馬中侍從者皆是也 **法從** 播雄傳每上甘泉常一一師古曰一一以吉一一帶一一耳一一旦從法耳也 **尊官** 杜業傳得一一師古曰一一高也 **外官** 楚元王傳一一宣帝太后家一一 **東** 五行志一一親右家王氏皇后家通女君一一 **師** 貢禹傳一一小吏師古曰一一一官之長 **冗官** 申屠嘉傳一一小吏師古曰一一一官之長

之也師古曰一州牧也一諸侯王相也守相 食貨志墾辟井之捷一一謂平其稅入輯濯 又一一如淳曰一士主用一又一行船者也姐曰一長曰一轉書集八一爲相而郡長君長 高紀懷王以沛公爲碭一一皐居守者一一也謂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主郡吏 晁錯傳及一一謂郡中也三輔 景紀一一承水加法令者應劭曰東北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一一師古曰轄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一一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東方朔一一之地盡可以爲苑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一一矣非此京兆馮翊扶風也司空 百官表作一一師古曰空穴也古人先居土室七爲穴以居人也太尉 又一一秦官應劭曰自上古人也太常 又一一王者崇敬宗廟故置此官一日一一王者旌表也日月爲王有大事則建以行者官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曰太常 漢之義也光祿勳 文部中令名一一高祖功臣表一一光者明也漢官衛尉 又一一掌宮門衛之兵師古曰胡廣云主衛宮殿門戶也一一秦官內備宿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若今之伏宿屋矣廷尉 又一一掌平獄訟一一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故謂之廷尉一一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爲號僕射 又謂著有一一也鄧通傳以罪紅爲一一師古曰主勝水其色赤故謂紅之郎皆著黃帽因号曰一一中大夫 高紀御史一一晉灼曰一一中論者 高后紀封一一張釋傳梁孝王以一一入朝天子以太后故與同車入宮殿門郎中令不止一一中令丞師古曰一一主近苑區駙紀耕于一一秦田應劭曰一一官者近署中郎 東方朔傳以父任爲一一郎中論六藝傳三輔決錄注一一郎中主車戶出入者也車騎將軍一一

傳以職事爲一一所貴師古曰太守之府**尚食**尚主飲食之官一一主天子物曰尚主丈書曰尚書**獻丞**張湯傳物舉太官一一陳湯傳注蘇林曰一一主貢獻物也**祝鮪祝鬯**貫山傳一一在前一一在後師古曰鮪音弋鬯音丑亮反**音監**又一一景武孟康曰一一監主樂人也**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尸侯**舊音式豫反**尸將**主侯射而關閉也**尸者**樊噲傳一一象神象也**通侯**高紀一一諸將皆爵通侯**徹侯**百官表二十一一師古曰一一通也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門侯**古曰一一主侯射而關閉也**尸者**樊噲傳一一象神象也**通侯**高紀一一諸將皆爵通侯**徹侯**百官表二十一一師古曰一一通也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關內侯**又爵十九一一師古曰一一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樂鄉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今本漏脫別表注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乘矣或者後傳寫之不審也**關內侯**又爵十九一一師古曰一一通也如淳曰呂氏春秋上開關者爲曰名通於天子也**武功爵**食貨志有司請置賞官名曰一一百增曰茂陵中書有一一式功賞官以寵戰士**七校**刑法志內增一一七水經騎射擊虎賁凡八校衛尉騎不常置故經言七也**五大夫**師古曰一一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一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樂鄉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今本漏脫別表注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乘矣或者後傳寫之不審也**五大夫**師古曰一一爵名也**賊捕掾**張敞傳一一者非有盜賊事**百**爵制傳四里一一連邑有假一一假庶曰一一師名也**直符史**王尊傳一一諸屬下師古曰一一若今之書主佐吏也**主吏**高紀蕭何爲一一主吏孟康曰一一功曹也**都吏**丈紀道一一循行如淳曰一一今督郵是也**從史**兒寬傳除爲一一師古曰一一者但又隨官僚不主文書也**舍人**高紀其一一隊候師古曰一一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上以爲私屬官號**伯正**王行志一一趙職師古曰伯讀曰霸正者長帥之稱**落長**王溫舒傳置伯一一以收司奸師古曰邑一一之率**假佐**又司隸辟一一奉部書自專蘇林曰胡公漢官一一**佐史之**一一**求盜**高紀令一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一一掌逐捕盜賊也**亭長**高紀爲泗上一一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事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守丞**陳勝傳獨一一與戰師古曰一一謂守亭之丞**守尉**高紀請縣一一師古曰一一者郡守之丞故曰一一**特將**高紀項梁益召一一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衛青傳爲一一者十五人師古曰一一謂獨別爲將而出征也**別將**高紀項羽爲一一師古曰一一謂小將別在他所者**亞將**陳平傳以一一末將高紀范增爲一一**末將**張良傳使韓王成爲一一**廐將**平傳爲一一廐度曰官名

中黃門百官表師古曰一一一一親幸人給事禁中者**閽尹**張湯傳一一之師師古曰其給事者主門戶也一一之內給事者曰主者閉門者尹正也**刑臣**五行志一一石顯用師古曰人侯廣傳度曰一一者被刑故爲備掖以衛之內臣之貴幸者**通侯**高紀一一諸將皆爵通侯師古曰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易列侯列者見序列也**徹侯**百官表二十一一師古曰一一通也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開內侯**又爵十九一一師古曰上開關爲曰名通於天子也**武功爵**食貨志有司請置賞官名曰一一百增曰茂陵中書有一一式功賞官以寵戰士**千夫**揚侯傳以一一爲吏五大夫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輸爲之師古曰所補子男孤卿大夫士也**七校**刑法志內增一一七水經騎射擊虎賁凡八校衛尉騎不常置故經言七也**五大夫**師古曰一一爵名也**賊捕掾**張敞傳使一一案驗師古曰一一主捕賊者**百**爵制傳四里一一連邑有假一一假庶曰一一師名也**陛者**五行志殿中郎吏一一謂執兵列於陛側**九賓**叔孫通傳大行設一一贊賓曰一一贊賓者九人也**音監**又一一景武孟康曰一一監主樂人也**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尸將**張良傳使韓王成爲一一**尸者**樊噲傳一一象神象也**尸侯**舊音式豫反**公乘**又八一一師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上造**又爵二一一師古曰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不更**又四不更師古曰言一預一卒之事**上閑輿**師古曰閑習也如淳曰呂氏春秋**公乘**又八一一師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上閑輿**師古曰閑習也如淳曰呂氏春秋**簪裊**師古曰一一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樂鄉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今本漏脫別表注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乘矣或者後傳寫之不審也**中黃門**百官表師古曰一一一一親幸人給事禁中者**閽尹**張湯傳一一之師師古曰其給事者主門戶也一一之內給事者曰主者閉門者尹正也**刑臣**五行志一一石顯用師古曰人侯廣傳度曰一一者被刑故爲備掖以衛之內臣之貴幸者**通侯**高紀一一諸將皆爵通侯師古曰通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易列侯列者見序列也**徹侯**百官表二十一一師古曰一一通也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開內侯**又爵十九一一師古曰一一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樂鄉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今本漏脫別表注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乘矣或者後傳寫之不審也**公乘**又八一一師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上閑輿**師古曰閑習也如淳曰呂氏春秋**爵卿**陳平傳賜一一張晏曰一一爵名**四千石**晉灼曰秦五傳連十餘城之守位一一一之重師古曰一一一千石其實不滿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準成數言之故曰一一**中二千石**晉灼曰秦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一百六十石準成數言之故曰一一**斗食**百官表一一一中者滿也一一一一

高紀未有一一李奇曰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行田宅** 高紀有功勞一一師古曰謂行酒之行猶付與也 **祿利** 轑固傳賛一一之路師古曰受爵一而獲其一

調補篇

調補 匡衡傳一一平原大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得調** 張釋之傳十年不一一 **疏爵** 漢有傳賁之張晏曰盡分也 **隨牒** 匡衡傳一一在遠方師古曰一一張晏曰不一一爲列一也師古曰署表也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 **署曹** 兒寬傳兼一一不習事不一一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 **分曹** 食貨志通一一正監一一師古曰曹輩也分輩而出也 **通籍** 元紀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使也 孟康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陳湯傳宜以時解除一一孟康曰一一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親相侍奚人** 張耳陳餘傳一一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地親及諸文皆一一長信宮師古曰一一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不出入也 **除吏** 高紀及壯一一應劭曰一一周補一一 **選吏** 薛不是得門下諸侯

事皆州郡一一師古曰一一州郡一一之最者乃得爲從事 **即拜** 宣紀一一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入奏膠傳一一膠爲諸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就酒泉而拜之不發入奏 **立拜** 韋玄成傳一一千秩傳一一千秩爲大鴻臚師古曰當其一一乳而拜之 **賢** 孔光傳已到侯即一一師古曰賢逸也逸而拜之一一者一一辭於衆也 **官使** 董仲舒傳出而一一其持也 **急使** 張良傳出兩人可一一 **延登** 五行志一一殿也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一一趣詣也 **總帥** 表沛公一一華俊 **總擊** 刑法志一一英雄 **顯賢** 前通傳一一達能 **塞賢路** 吳王傳蔽一一師古曰顯一一 **顧賢** 序賛祿勝一一養也謂引招賢人而養之 **貢薦** 匡衡傳並之多所一一 **舉最** 京房傳一一皆選師古曰以最而被舉故選爲他官也

辟薦 趙廣漢傳其一一待遇史幹勤甚一一薦之備師古曰一一謂安尉而薦達之 **勸駕** 高紀必身一一禹之文穎曰有賢者那守身自往勤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 **計偕** 武紀徵文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郡國守一一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今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 **舉最** 京房傳一一皆選師古曰以最而被舉故選爲他官也

桉職篇

桉職 孔光傳官爲一一如故師古曰爲官依書各行職務 **職辦** 朱博傳所一一 **備員** 中舒董傳爲丞相一一師古曰謂選也選以爲此官也

漢傳卷第一

而一之師古曰謂監領諸將養仕楚元王傳共一一於朝師古曰四子亦皆故仕於漢朝也都試雖傳以九月一一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一一課殿最也宴見公孫弘傳不肯一一師古曰不於朝庭顯辨論之廷爭王陵傳面折一一師古曰以開一時入一天子庭辯方事頗而一也微諫杜欽傳歎一一李奇曰一拾遺漢通傳一一表進之比諫貢山傳忠臣之宜紀稱會一一如淳曰春曰朝見也一從行薄從司馬遷傳得從上上雍宜紀稱會一一如淳曰春曰朝見也一從行李奇曰薄迫也迫雷從行也朝請漢舊儀曰諸侯王冬來朝一天子春乃遣之歸各以其時來朝也一一師古曰請音才性反侍閒李布傳一一乘吉師古曰待於天子閒暇時辦治之隙請閒欽曰請師古曰請容受之項當有所陳賜閒文紀贊一一師古曰閒容也猶今言中閒也請容受之項當有所陳不敢於衆顯論也受益傳贊一一師古曰欲因閒隙而言所白也告高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一一王年師古曰事嫌迹家持喪服之名古曰一由日事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一漢律吏二千石有子一有孫皆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復一一李奇曰復其身一一師古曰一

傳一一同心師古曰一一師古曰一一師古曰一一

執事　法比　獄豜

節信　禁闥

執事篇

執事　賈山傳——之大者也師古曰執謂法度也　執道　禮樂志諸侯——師古曰——言遵道循事行之依執職也　執述　封禪書——爽易易遵也師古曰爽易皆平也　同執　韋玄成傳四方——師古曰——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　約束　高紀待諸侯至而定——耳師古曰要亦約也　功緒　谷永傳引十年詔書以言語爲——又武帝即位明和親——　要束　高紀待諸侯至而定——耳師古曰要亦約也　功緒　谷永傳引十年詔書以言語爲——又武帝即位明和親——　同條　韋玄成傳四方——師古曰凡言條者——若今畫工未施采色者之矣　彌文　揚雄傳上——師古曰彌猶重之——師古曰錯仲舒傳帝王之道豈不————歟　誌章　敘傳——大也謂記——之大者　練制度　薛宣傳明習文法——師古曰——制謂法式也　行文　匡衡傳僅武——師古曰敏之——師古曰敏猶勉也　文致　董仲舒傳少於周室——而已師古曰——至極也　具文　宣紀計簿——而已師古曰雖有其文而實不副也　文武相配　刑法志——大略舉措

卷三　十五　徐璣

圖——師古曰錄猶數也言其詳悉　規摹　高紀——若今畫工未施采色者之矣　彌文　揚雄傳上——師古曰彌猶重之——師古曰錄仲舒傳帝王之道豈不————歟　誌章　敘傳——大也謂記——之大者　練制度　薛宣傳明習文法——師古曰——制謂法式也　行文　匡衡傳僅武——師古曰敏之——師古曰敏猶勉也　文致　董仲舒傳少於周室——而已師古曰——至極也　具文　宣紀計簿——而已師古曰雖有其文而實不副也　文武相配　刑法志——大略舉措

草具　禮樂志通——其儀制師古曰草謂創立其事——也　事叢　酷吏贊閻客——師古曰叢謂聚也　事核　司馬遷傳其——師古曰——核謂考實也　首事　陳勝傳楚——師古曰首——謂最先起兵也　既事　車千秋傳——不答師古曰既——謂事已成也　追已事　賈誼傳其——可報師古曰——已往之事也　創見　相如傳應期運而生——師古曰——謂前人所未知也　貫行　谷永傳以次——師古曰貫——猶言遂行之也　更益勿因　吳王濞傳首——師古曰——言改更其有故事勿因循也　決　賈誼傳首——師古曰——斷也言決斷之也　財擇　又唯陛下——師古曰財與裁同　六條　百官表——州師古曰漢官典職云刺

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鄭沿宽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勿
省一條謂宗室及右田宅踰制以殖貨利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
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侯濫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
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剽截先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訐並興
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豪
強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 **五餌**
貿誣傳施一一以餌單于師古曰要誣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
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高堂邃宇食飲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
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食飲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
榮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旁睨**和如傳大漠之北一一睨被也一音步各反 **扞蔽**項
古曰猶爲壽之蕃屏 **悖業**吳王傳病
傳請以國爲一一師古曰已解

法比篇

法比食貨志有腹非之一一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 **令甲**宣紀一一死者不可生
令乙令丙師古曰甲乙者
若今之第一第二篇也 **甲令**吳芮傳著于一一師古
曰甲者令篇之次也 **金布令**
名也其上有庶人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爲名 **三尺法**杜周傳不循
曰以一一竹簡書一律也 **苛法**高紀父老苦秦一一如淳曰苛細也音何
弄也 **骫法**淮南王傳一天下正一師古曰骫古委字骫猶曲也 **析律**宣紀一一貳端深法不平師
生端結以
出入人罪 **主令**文三王傳一一者於法令之條
也師古曰掣獄訟之要也書於諸
法一一以爲後式也掣音口計反 **文刻**嚴安傳刑
不可以
暴大府 **文惡**周陽由傳司馬安之一一
至容也言其 **文致**嚴延年傳按其獄皆一
文案整密也 **文繫**張仲舒傳受命於一一師古
曰牽於一一謂懼於文之法 **文母害**蕭何傳以一一
一爲帝主吏掾屬度曰爲人解過無文吏而不刻害也蘇
林曰無密若言無比也一曰容勝也無能勝一書之者音灼曰題爲傳至夫曰掾

獄豻篇

獄豻刑法志一一不平直貌曰獄岸
獄訟也師古曰詩云宜岸宜獄 **具獄**張湯傳一一移堂下問
古曰一爲治一之文成
正其罪而移見也于定國傳于公抱其一一哭
於府上師古曰一一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 **書獄**又遂使一一如淳曰
造獄王莽傳此經所謂一一者也師 **採獄**淮南王傳漢一其一
古曰非常刑名遊微戰之法 誤晏曰採菊其根原 **詔**
獄成紀罷上林一一師古曰漢舊儀云 **獄少反**食貨志杜周治丈
上林一一主治苑中禽獸言館事 一一之中師古曰一一之之法 **丈母害**蕭何傳以一一
惟師古曰惟謂懼於一一謂懼於丈之法 **園牆**司馬遷傳幽於一一獄也周禮囚之圜土
謂獄垣而出 **居室**董夫傳案一師古曰一

一署名也爲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蔡武傳繫保宮

請室 所謁得造一一而請奉應劭曰一一請罪之室一爰盎傳徵繫一一師古曰一一獄也

若盧 百官表一一少府屬官如淳曰藏兵器令曰一一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商傳丹等皆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一一附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

北軍 劉向傳章交公車人蒲一一如淳曰一一師古曰一一屯門內附

請應 一一詔召也

有逮 項籍傳梁嘗一一櫟陽一一

逮繫 刑法志詔獄一一長安師古曰應及書而往

盜械 高紀有罪當一一者皆頌繫師古曰遣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

公繫 一一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

頌繫 不見上如淳曰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繫而不入牢也刑法志景帝詔當鞫繫者一一之師古曰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拘格

錄囚 高紀一一徒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無罪之去者耳而近俗不曉其意乃改其文遂爲恩慮之慮失其源矣

置 不疑傳行縣一一徒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無罪之去者耳而近俗不曉其意乃改其文遂爲恩慮之慮失其源矣

對 劉向傳詣獄一一師古曰一一者立爲對辭耳

置辭 周勃傳勃不知一一辭以一也

傳證傳士或不肯一一師古曰一一師古曰一一辭以一也

抗對 一一立也一一貴獄之辭

辭驗 王夫人傳四十五人一一皆驗

考立 朱雲傳丞相部吏一一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

掠立 谷永傳多聚無辜一一道路師古曰一一皆服之一一其罪名

奏當 貼溫舒傳一一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

簿責 亞夫支一一亞夫如淳曰簿者主寫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

平反 劉德傳多所一一罪人蘇林曰反音幡幡罪人辭使從輕也

平亭 張湯傳一一決法平

驗 楊惲傳考問一一明白師古曰一一驗疑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爲讞疑奏之

左驗 張湯傳捕案湯一田信等李奇曰左證一也師古曰謂左之一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一右者考問也

獻 景紀諸獻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報一之師古曰一平讞也音魚列反

窮竟 田延年專治無事當一一師古曰一一盡辭師古曰今有司窮治盡其理

躡尋 文三王傳遷誤文三王傳遷誤一一盡辭師古曰一一躡謂也躡音來重反

抵讕 文三王傳一一抵讕匿也一一讕音來重反

株送 食貨志迫於文吏一一株謂根也微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一一徙師古曰株木根也送謂送詣獄也

身坐 張耳傳事敗捕一一

坐率 石奮傳一一坐罪而

一一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如率無罪坐爲父兄所率而非後加說近之

嬰罪 陳湯傳單于長一大罪坐爲父兄所率而非後加說近之

伏罪 元后傳非告長一一師古曰一一謂書罪陰狀未發者也

反除白罪 谷永傳一一一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

不測之罪 司馬遷傳今少卿抱一一師古曰不測謂深也

蒙辜 成紀百姓一一反除之師古曰蒙被也

抵死 文紀細民之愚無知一一法應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沈命 成宣傳作一一法應劭曰一一又也最殿匿盜賊者沒其一一也

誅夷 郊祀志下吏治一一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宗族

族夷 田儋傳敢動搖者夷一一師古曰一一言平除其族

族赤族 揚雄傳不知一跃將一吾之一也師古曰一一謂誅及其一也

赤族 古曰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一一

夷種 司馬遷傳今少卿抱一一師古曰不測謂深也

蒙辜 成紀百姓一一師古曰蒙被也

伏罪 一一師古曰服其罪

收帑 文紀除一一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

沈命 高紀賦斂者一一師古曰一一者取刑人於市與衆弃之

棄市 高紀一一師古曰棄之於市衆所共棄也

分 梁孝王傳薨伏質一一臣之願也師古曰一一謂身首分離也

抗剄 賈誼傳而一一之師古曰一一舉也一謂頸也頸者工巧反

梟 高紀一故秦王欵頭師古曰一縣首於木上

磔 景紀改一曰弃市勿復一師古曰一謂張其尸也弃市者殺之於市也一音竹客反

傳致 王尊傳一一爽文師古曰傳謂相付與也致謂送其事而引致於罪耳

屋 序傳辰一一景紀死罪欵師古曰一者屋下不露也師古曰一者屋刑謂重誅也音握駁吉屋下失其義也

腐 景紀死罪欵一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一木不生實

徇 高紀揚熊走新之以一師古曰一行示也言使人辨行徧示衆士以爲戒

梟 高紀一故秦王欵頭師古曰一縣首於木上

磔 景紀改一曰弃市勿復一師古曰一謂張其尸也弃市者殺之於市也一音竹客反

屋 序傳辰一一景紀死罪欵一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一木不生實

室 張湯傳下一一然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爲蠶室火以置之而耐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蠶室乃得以全固時爲一一耳

城旦舂 惠紀當爲一一者皆耐爲罪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與外役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鬼薪白粲 見上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一一坐擇米使正白爲一一皆三歲刑也許后傳父實漢坐論爲鬼薪

耐罪 高紀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曰輕不至于髡完其耐贖故曰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彫畫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耐謂頰旁毛也彡毛髮完也音所嚴反又先嚴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彫爲鬼薪則應氏之說是也

髡刑 文三王傳遷誤文三王傳遷誤一一以刑音灼曰弄轅書時作蠶薄師古曰音說近是矣蒯而無

正日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被相牽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言遞囚坐李陵被得罪也胥

靡 楚元王傳——之晉灼曰——相也——隨也師古曰隨而服役也故謂之——猶今之縛之——之師古曰縲謂以長繩係之也縲音先列反 纍紲 司馬遷傳幽於——師古曰——係也——長繩也 鉗鈦 陳咸傳脫——師古曰——在頸——在足皆以鐵為之——音其炎反——音事 鉗子 五行志漢——時故事——師古曰——鎖鉗從也 牢 見上

質鈇 楊雄傳徼以————制以——尤惡者則斬以——也徼——皆繩也——鉞刃也音膚刀鋸 刑法志中刑用——韋昭曰——髕刑——黥刑——剕刑 鉗鑿 刑法志其次用——師古曰鑿鑽去其骨也髕音頻忍反

箠令 又定——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藥反 箠楚 韓延壽傳民無——之憂師古曰——杖也——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 敲扑 過秦論——以鞭笞天下鄧展曰敲短杖也扑撻也師古曰敲音苦交反扑音普木反 榜笞 張耳傳——數千

師古撈謂捶擊之也音彭 刺擲 張耳傳——臭無完者應劭曰以鐵刺之又燒灼之 炮烙 谷永傳掊擊蓁棘——師古曰——對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為樂 反接 陳平傳嗜受賂即——也井挫也師古曰敲音苦交反扑音普木反 榜笞 張耳傳——數千

江充傳燒鐵——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之——鑱也——炙也 檻車 張耳傳——車而為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逸也 篾輿 又——前卑視泄公師古曰——者編竹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棘盛則夏臣皆以——舁之也篾音蔑

刻木 路溫舒傳——為吏期不對 削木 司馬遷傳——為吏議不對 解縣 陳湯傳宜以時——縣音玄 係縲 薛宣傳過人不以義而見——者與——人之罪鉤應劭曰以杖手歐擊人剔其皮膚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師古曰——音係——音力追反 痕痛 宣紀——徵中蘇林曰痕痛也因疲病也因疲病律名為痕如淳曰律因以

箠死 宣紀飢寒而死曰痕師古曰痕病是也此言因或以捶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痕音庚 變告 韓信傳有——信欲反師古曰非常之事曰變——者謂告非常之事 變事 張湯傳使人上——師古曰——告文奏事也 首匿 衡山

王傳奚動孝——喜師古曰為頻——而徵——之 舍匿 准南王傳及——者如——一而徵——之——匿也 罔阱 谷永傳內深——李奇曰——檻穽也——穽也 係縲 賈誼傳非有——之役因使以繫囚耳 係縲 賈誼傳非有——之役因使以繫囚耳 獄大為——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非其正而又多 次骨 枚乘傳——之痛師古曰——猶著也

誣 張湯傳舞文——師古曰誣謂也言不公平也 憯酷 董仲舒傳——之吏師古曰——慘也——毒也——酷也 鉗鈦 陳咸傳脫——師古曰——在頸——在足皆以鐵為之——音其炎反——音事 鉗子 五行志漢——時故事——師古曰——鉗鉗從也 牢 見上

言統御之 刑餘 高紀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 委命 過秦論——下吏 貴赦 文三王傳凡——師古曰貴寬免其罪 恩貸 王莽傳時有所寬以明——師古曰恩貸猶施也 不詳 食貨志——師古曰詳平也 亡命 張耳傳——遁外

節信篇

節信 高后紀——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 符節 高紀——師古曰——驗也——合也——蓋以竹為之 剖符 高紀——封功臣師古曰剖破也與

其合信而分授之也 銅虎符竹使符 文紀初與鄰守為——————產兵連使者至鄰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銅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

節 李廣傳——白擅李壽曰——少安之孰音之淳反揚雄傳所節非個 關傳 文紀除——無用——要 關傳 晉灼傳信也若今過

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繕寫分持其一出入——合之乃得通——也師古曰古者或用竹或用繒帛皆刻木為合符也 管籥 賈誼傳——守——師古曰——音俞——音以灼反 解縣 陳湯傳宜以時——縣音玄 係縲 薛宣傳過人不以義而見——者與——人之罪鉤應劭曰以杖手歐擊人剔其皮膚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師古曰——音俞——音力追反

徵幟 王莽傳珠——師古曰——通——表也前有九旒——之車 羽葆 衡山

取其羽飾車蓋之貌也幟之貌也幟音式志反 靈旗 禮樂志招搖——師古曰——畫招搖神於

旌 又拖一一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編以爲旌有似虹蜺之氣也 桃音兆 女教反 曲旃 田畯傳立一一如淳曰曲旃交龍爲旂 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也許慎云旃通帛 柄也許又 大人賦 雘丑虹以爲一張揖曰一蜺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 旃表士衆也 綢 古曰韜謂裹冒旌旗之竿也一音直流反 梢雲之旃 揚雄傳校獵賦立歷天之旃兮一一師古曰音所銜反 慘 又壬甸始以爲一兮張揖曰一蔬也師古曰音所銜反 金支 又一一秀華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蘇羽葆以黃一一師古曰一靡也一有 羽旗 韓延壽傳植一一師古曰一聚翟尾爲之亦今麾幢之類也 羽林 禮樂志燕樹一一蜜景音冥師古曰言旌旗樹羽林其盛若林森然衆多仰視高遠如蜜日之杳冥也 金支 又一一秀華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蘇羽葆以黃一一師古曰一靡也一有 翠旌 韓延壽傳植一一師古曰一聚翟尾爲之亦今麾幢之類也 幢棨 又達一一師古曰一麾也一有 豹尾 鄧雄傳在屬車閒一一中服虔曰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一一豹尾以前皆爲省中 左纛 高紀黃屋一一李斐曰纛毛羽幢也縣一一豹尾以前皆爲省中 左纛 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蓋邑曰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鬱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 翠鳳之旗 郊祀志路車一乘一一吳師古曰一車之飾者具也 被 郊祀志路車一乘一一吳師古曰一馬之飾者具也被音皮義反 玉虹 子虛賦六一一張揖曰六一一謂駕六馬以王飾其鑣勒有似一一師古曰一馬之疾若一也 六飛 爰盎傳劈一一如淳曰一馬之疾若一也 先景之乘 河東賦六一一景爲馬行連疾常在景前也 翠鳳之旗 又郊祀志路車一乘一一吳師古曰一車

游於一一之上晉灼曰堂五行志一一之內師古曰一一謂門屋也蕭薊也人臣至此加薊敬也 **燻** 音也蕭薊也人臣至此加薊敬也 **燻** 遼扈一一謂巖峻之廊也 **議牆**

已一說大陵曰阿童若於一上爲一西房宇或作旁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且壯阿房阿近也 阿城 東方朔傳舉籍一一以南師古曰一一本秦阿房宮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爲一一 博望苑 武五子傳上爲立一一一觀望也 承 盧石渠 施雠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一一閣三輔故事云一一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也 西清 子虛賦掌西箱清靜之處也 赤墀 梅福傳涉一一之塗應劭曰以丹漆地上也 青瑣 元后傳青一一者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 盧日卢廬 金日磾傳小妻翁一一師古曰殿中所止曰盧 明廬 嚴助傳君獻一一之一張晏云曰一一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 日盧 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重者 青瑣 高后紀一一者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 蒲 史丹傳頓首伏一一上 庭曰一一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一一 公車 東方朔傳侍詔一一師古曰一一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 內中 武紀甘泉宮一一產芝師古曰一一謂後庭之室也故云不見外人 省中 昭紀是公主共養一一伏儀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閣有禁非得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爲屬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一一師古曰省察也 法坐 梅福傳當戶關之一一師古曰一一正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 朝坐 成紀集未央宮殿中一一者坐服虔曰公卿以下才卧及一一會一一也師古曰一一正一之在宮殿中者也 蠲依 嚴助傳員下房 齋居 刑法志上幸宣室一一師古曰白與黑畫爲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龍文張於牖間則一一之中師古曰一一一言屋中之一一而坐事師古曰一一蝹蛸蠖濩 揚雄傳一一一之反一下兖反一烏郭反一飄舉反 殿檻 宋雲傳雲攀一一師古曰檻軒前檻也 宮極 天文志流星下燕萬載一一東去孛極棟也三輔閒名棟爲極或曰極屋梁也三輔閒名爲極或曰 作游 地理志秦一一者言爲宮室遊止之處也 旋題 又一一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椓椓甘泉賦排玉戶而颺一一丈李奇曰鍇門首也 金鋪 文紀作一一一更重立也 顧成廟 文紀先一一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意也 罘罳 宣紀金芝產文紀未央宮東闕一一災師古曰一一謂連闕曲閣也 銅池 宣紀金芝產以承露盤垣壞之處其形一一然一曰屏也罘音浮一一中師古曰一一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露盤高二丈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也張衡西京賦所謂一一者是也 尚方 尚書之顧命也一一知淳曰身存而

漢儀卷第二

國士 支屬 愚劣 詘信 賢豪

國士篇

國士 韓信傳一一無雙師古曰言一國之士也一家之奇一 **茂士** 朱邑傳一一師古曰茂美也 **天士** 李廣傳一一材技絕人天所生也師古曰言其自然 **後進** 張良傳天下一一經常為一一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言後輩也 **先進** 翟方進傳稍備朝常與方進同一一古曰常為一一家之奇一一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言後輩也 **後進生** 何武傳一一何知師古曰言佐學古曰常官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 **後進** 臣衛傳一一皆未久故謂之一一也 **鴻生鉅儒** 儒林傳一一校獵賦一一一一 **醇儒** 賈山傳不能為一一師古曰一者不雜也 **鄙生** 張良傳一一說我服虔曰鄙小人也師古曰音才垢反 **小生** 朱雲傳一一逆於相吏邪師古曰一一謂其

學後進言欲以我為吏乎張禹傳新學一一 **人豪** 張耳傳非一一也 **非庸人** 高不疑傳勝之知不疑一一一師古曰庸凡也 **承學** 董仲舒傳留意於一一之臣師古曰一者常也 **鼎士** 郡國傳武力一一師古曰一猶言小人也 **子大夫** 武紀此一一一之所瞻仰也師古曰一者人之嘉稱一一舉官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一一一也 **豎儒** 高紀一一竪童豎也 **腐儒** 黥布傳為天下安用一一師古曰言其既劣無智若腐一一 **人豪** 張耳傳非一一也 **非庸人** 高不疑傳勝之知不疑一一一師古曰庸者碌碌敗事無所堪任 **鄙儒** 師古曰鄙猶言鄙野兩粵傳近一一信讒臣師古曰一猶言小人也 **鼎士** 鄧陽傳武力一一師古曰一一舉士最之士也 **丈人** 疏廣傳王勳說君師古曰一一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 **游子** 高紀一一悲故鄉不承父母教命也 **賤子** 樓護傳邑居尊下稱一一上壽師古曰言以父權壓于公子 **公子** 貧薄傳宛孔氏有游閒一一之名師古曰一一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今言諸郎矣 **王孫** 龔勝傳一一師古曰一一言如公子也 **父師** 朱雲傳是所望於一一 **天師** 古紀一一范增如亭曰亞次也 **亞父** 高紀一一尊敬之次父備菅仲為仲父 **黃**

耆 師丹傳為國一一師古曰一一老人之稱也一一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一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 **遺老** 謝尚傳宗室一一 **使君** 王商傳一一顯稱生之辭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一一 **君侯** 圖屋貴傳一一師古曰列侯關內侯之尊稱焉一一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 **宗臣** 曹參贊為一代之一一師古曰言其所親信之臣 **壽人** 韋賢傳歷忘一一子長分財師古曰一一也 **稠人** 古曰家業世世相傳為時 **石人** 灌夫傳且帝寧能為一一耶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一一者謂常存不死也 **衡人** 蒯通傳一一一說之 **獲人** 揚雄傳一一古則匹石輕斤而不敢妄斷服虔曰一古之善舍之一一一一者謂常存不死也 **衡人** 蒯通傳一一一說之 **獲人** 揚雄傳一一古則匹石輕斤而不敢妄斷服虔曰一古之善捨也 **伍人** 尹賞傳亭長里正父老一一師古曰一一者各其同一之人也 **下人** 龔勝傳五家為伍一一 **殘人** 杜周傳誅滅國家毒痡之一一也 **疇人** 律歷志一一子長分散師古曰家業世世相傳為時 **信臣** 韓延壽傳一一師古曰一一服虔曰一一 **遺老** 謝尚傳宗室一一 **使君** 王商傳一一顯稱生之辭師古曰一一為使者故謂之一一 **君侯** 圖屋貴傳一一師古曰列侯關內侯之尊稱焉一一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 **宗臣** 曹參贊為一代之一一師古曰言其所親信之臣 **壽人** 韋賢傳歷忘一一子長分散師古曰一一也 **稠人** 古曰家業世世相傳為時 **耆** 師丹傳為國一一師古曰一一老人之稱也一一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一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 **遺老** 謝尚傳宗室一一 **使君** 王商傳一一顯稱生之辭師古曰一一為使者故謂之一一 **君侯** 圖屋貴傳一一師古曰列侯關內侯之尊稱焉一一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 **宗臣** 曹參贊為一代之一一師古曰言其所親信之臣 **壽人** 韋賢傳歷忘一一子長分散師古曰一一也 **稠人** 古曰家業世世相傳為時 **伍人** 尹賞傳亭長里正父老一一師古曰一一者各其同一之人也 **下人** 龔勝傳五家為伍一一 **殘人** 杜周傳誅滅國家毒痡之一一也 **衡人** 蒯通傳一一一說之 **獲人** 揚雄傳一一古則匹石輕斤而不敢妄斷服虔曰一古之善捨也 **石人** 灌夫傳且帝寧能為一一耶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一一者謂常存不死也 **疑塵** 石人 灌夫傳且帝寧能為一一耶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一一者謂常存不死也 **獲人** 揚雄傳一一古則匹石輕斤而不敢妄斷服虔曰一古之善捨也 **衡人** 蒯通傳一一一說之 **獲人** 揚雄傳一一古則匹石輕斤而不敢妄斷服虔曰一古之善捨也 **伍人** 尹賞傳亭長里正父老一一師古曰一一者各其同一之人也 **下人** 龔勝傳五家為伍一一 **殘人** 杜周傳誅滅國家毒痡之一一也 **疇人** 律歷志一一子長分散師古曰一一也 **稠人** 古曰家業世世相傳為時 **信臣** 韓延壽傳一一師古曰一一服虔曰一一 **遺老** 謝尚傳宗室一一 **使君**

荀 師丹傳為國一一師古曰一一老人之稱也一一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一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 **王前** 顯稱生之辭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一一 **天士** 李廣傳一一材技絕人天所生也師古曰言其自然 **君侯** 圖屋貴傳一一師古曰列侯關內侯之尊稱焉一一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 **宗臣** 曹參贊為一代之一一師古曰言其所親信之臣 **壽人** 韋賢傳歷忘一一子長分散師古曰一一也 **稠人** 古曰家業世世相傳為時 **伍人** 尹賞傳亭長里正父老一一師古曰一一者各其同一之人也 **下人** 龔勝傳五家為伍一一 **殘人** 杜周傳誅滅國家毒痡之一一也 **衡人** 蒯通傳一一一說之 **獲人** 揚雄傳一一古則匹石輕斤而不敢妄斷服虔曰一古之善捨也 **石人** 灌夫傳且帝寧能為一一耶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一一者謂常存不死也 **疑塵** 石人 灌夫傳且帝寧能為一一耶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一一者謂常存不死也 **獲人** 揚雄傳一一古則匹石輕斤而不敢妄斷服虔曰一古之善捨也 **衡人** 蒯通傳一一一說之 **獲人** 揚雄傳一一古則匹石輕斤而不敢妄斷服虔曰一古之善捨也 **伍人** 尹賞傳亭長里正父老一一師古曰一一者各其同一之人也 **下人** 龔勝傳五家為伍一一 **殘人** 杜周傳誅滅國家毒痡之一一也 **疇人** 律歷志一一子長分散師古曰一一也 **稠人** 古曰家業世世相傳為時 **信臣** 韓延壽傳一一師古曰一一服虔曰一一 **遺老** 謝尚傳宗室一一 **使君**

之誤許慎傳撰說文解字十五篇上之 **榜人** 子虛賦一一歌聲流喝張揖曰榜船人也流喝發聲也 **人子** 雲光傳謂僧生多一一師古曰言其貧而無德言其羽反 **名族** 項籍傳為一一 **翰林主人子墨客卿** 長楊賦羽一一以為一一傳師古曰翰毛所以為筆墨所以書也主人謂筆墨之所歸也子墨客卿謂文章之士也 **邑子** 尹賞傳一一師古曰一一同邑人之子也 **丈人** 疏廣傳王勳說君師古曰一一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 **惡子** 尹賞傳一一師古曰一一謂惡人之子也 **家人子** 雲光傳謂僧生多一一師古曰一一謂庶人之家子也 **宗室** 敘傳項籍傳為一一 **重客** 高紀聞令有一一 **揖客** 汲黯傳大將軍有一一 **執事** 鄭當時傳大將軍一一 **左右** 子虛賦以為一一師古曰一一侍從之人也 **里中子** 同里人之子也 **下輩** 灌夫罵座之一一師古曰一一言自謙卑之段也

曰一一下等之人也**下陳** 班倢仟賦元一一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高舂史** 管參傳居勝爲一一舂古曰爲吏之舂長也

隸臣 武五子傳閒閒之一一耳師古曰隸賤也**弄臣** 申屠嘉傳此晉臣也師古曰**生** 高紀以萬户封一一師古曰一一君驛之**嬖臣** 項籍傳中要謂愛幸也**先** 梅福傳非不忠也師古曰一一猶言先生也**家** 高紀呂公曰一一張晏曰古人相與言自稱僕也**主** 高紀以萬户封一一師古曰一一猶言泰時生也一曰一一謂於泰時一一也師古曰服說是也**僕** 陳王信傳陛下擢一一閭巷古曰一一自謂一一蔽也**孚** 五行志夷伯季氏之一一也師古曰一一信也**阜隸** 鼂向傳降爲一一師古曰一一卑賤之人也**三老五更** 賈山傳一一採薪之人師古曰一一草蔬也言執役者也附著於人也**鴐羌** 刈草也一一草蔬也言執役者也附著於人也**之餘** 婁敬傳奈何與一一一一萬夫下婁敬**卑隸** 司馬遷傳今已勢傳至于一一師古曰一一養馬者也一一之言著也**刀鋸** 高紀令一一聲近猶孟康曰一一令也**反虜** 吳王傳勒士大夫聲一一**婦人之仁** 項籍傳公卿言一一師古曰一一生也一一禮樂志養一一一一於辭慶皆美以一公爲三老兄大夫爲五更丞爵大夫**除之隸** 司馬遷傳今已勢形焉一一一一**蕭公** 高紀令一一聲近孟康曰一一令也**三老五更** 賈山傳奈何與一一一一萬夫下婁敬**之餘** 婁敬傳奈何與一一一一萬夫下婁敬**時令皆南公** 項籍傳一一稱曰服虔稱公**南公** 項籍傳一一稱曰服虔稱公**鄧先** 高紀令一一聲近孟康曰一一令也**孟卿** 孟喜傳父號一一**孟卿** 孟喜傳父號一一**魏倩** 朱邑傳陳平頃一一而後連師古曰倩士之美稱也韋氏便以爲無知之字非也**張楚** 陳勝傳勝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立五帝之若言公矣**張楚** 陳勝傳勝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立五帝之若言公矣

支屬篇

支屬 項籍傳諸項一一皆不誅**家屬** 平紀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部吏一一陳勝傳將相一一**五屬** 高紀令一一聲近孟康曰一一令也**三族** 高紀令一一聲近孟康曰一一令也**六親** 禮樂志一一和睦如淳曰一一謂父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宗家** 韋玄成傳賢門下典一一謂師古曰一一賢之同族也**宗禰** 韋玄成傳賢門下典一一謂師古曰一一賢之同族也**少從** 張騫傳其一一率進於天子師古曰漢時謂**少年** 鄧紀發三輔及郡國一一毛遂自相責耳**大猶** 叔孫通傳制言一一何也師古曰猶之人**惡** 東師古曰一一謂無賴子弟也**輩兒** 霍光傳一一猶言也一一輩也**兩雄** 鄭食其傳一一不俱立**若曹** 東方朔傳上以一一猶汝**養士臣** 東方朔傳一一志生翻死**末屬** 劉向傳同姓一一**重親** 惠張后傳欲爲一一**支親** 王莽傳班錄一一**睦親** 平紀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部吏一一皆不誅**家屬** 項籍傳諸項一一皆不誅**支屬** 項籍傳諸項一一皆不誅

論豈其一一耶師古曰一一猶言豈必耶 三綱 谷永傳勸一一之義師古曰一一君臣父子夫婦也 三族 高紀罪一一孝惠張后傳有一一之誅師古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骨肉 元紀一一相附人情所願也劉向傳得以一一備九卿之列師古曰一一謂親戚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甲乙之親師古曰一一猶言甲乙某人與己為親戚也 骸孽 王莽傳有一一之誅師古曰一一餘也一一者其黨中自及至誅者也一一幸得託一一師古曰謂以餘氣得託也 肺附 劉向傳得以一一備九卿列師古曰一一謂附肺相附著猶言心肺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一札一札於大材木也 託肺腑 王莽傳伏自推念得一一一一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 舅祖 反舅並同 外黨 師古曰一一應劭曰一一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祖已數是為八世則與晉武相同仍耳聞之也李斐曰一一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一一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梁孝王玄孫之子一一耳音仍又詢奴傳說握衍朐縣單于云為維單于一一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稱耳音聞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仍孫已而數是為八世則與晉武相同仍耳聞之也李斐曰一一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一一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梁孝王玄孫之子一一耳音仍又詢奴傳說握衍朐縣單于云為維單于一一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稱耳音聞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來孫之子為雲孫雲孫之子為礽礽已而數則錯也 從祖 劉澤傳高祖一一是弟師古曰吉同

曾祖一一而別也 從父 劉賈傳荊王劉賈高帝一一兄師古曰父之兄弟也 世父 王莽傳一一與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 察父於 谷永傳一一一一師古曰察明也 大父 鄭當時傳知友皆一一一一師古曰大父祖父也行音胡浪反 丈人行 孔光傳定陶王於帝一一師古曰行胡浪反 通翁 項籍傳尊欲亨一一師古曰一一亦汝也 通公 張良傳上曰一一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 大人 淮陽王欽傳王過一一若解李太后親平王之一一也師古曰一一祖母也 大母 文三王傳一一傅自稱其母也 民母 衛青傳一一之子皆奴畜之服虔曰一一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 假母 衛山王傳賤傷后一一師古曰一一繼母也一曰父之庶妻 諸母 高紀父老一一故人曰樂飲 昆弟飲 實是文傳因燕一一師古曰一一兄弟之旁妻 弟語 衛山王傳淮南王過一一一一除前陳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 手足戚 田儋傳田假於楚趙非一一昆弟之親不為百世禮也 同胞 東方朔傳一一之族無所

產子 平紀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士子而有孫若一一一一者得以為嗣師古曰一一兄弟也言本同祖一一而別 子昆弟 高五王傳高后一一一一者謂養昆弟之子為子者 畜之 高五王傳高后一一師古曰比之於子也 外孫 皇后傳一一為單于 論君 東方朔傳歸道一一師古曰一一猶言使汝時一一一一若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一一一一若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養其子女及其姊妹 孽孫 韓王信傳世韓王信之子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一一一一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一一一一若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養其子女及其姊妹 子行 孔光傳定陶王於帝一一師古曰行胡浪反 丈人行 蘇武傳漢天子我一一一一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 通公 項籍傳必欲亨一一師古曰一一亦汝也 通翁 張良傳上曰一一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 大人 淮陽王欽傳王過一一若解李太后親平王之一一也師古曰一一祖母也 大母 文三王傳一一傅自稱其母也師古曰言與一一之子皆奴畜之服虔曰一一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 假母 衛山王傳賤傷后一一師古曰一一繼母也一曰父之庶妻 諸母 高紀父老一一故人曰樂飲 昆弟飲 實是文傳因燕一一師古曰一一兄弟之旁妻 弟語 衛山王傳淮南王過一一一一除前陳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 手足戚 田儋傳田假於楚趙非一一昆弟之親不為百世禮也 同胞 東方朔傳一一之族無所

春香蘇林曰言親兄弟 尊章 賈山傳一一師古曰一一舅姑之稱也 先後 今關中俗婦子謂舅為一一郊祀志長陵女子曰乳死見神於一一一一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一一也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婣呼之為姻 婣婭 杜周傳一一一一之文則謂之姪己之女弟則謂之婣 丘嫂 楚元王傳一一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士女壻為丘壻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師古曰丈記在宇作巨丘巨皆大也張說得之 託肺腑 王莽傳伏自推念得一一一一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 舅祖 反舅並同 外黨 師古曰一一應劭曰一一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祖已數是為八世則與晉武相同仍耳聞之也李斐曰一一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一一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梁孝王玄孫之子一一耳音仍又詢奴傳說握衍朐縣單于云為維單于一一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稱耳音聞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雲孫雲孫之子為礽礽已而數則錯也 從祖 劉澤傳高祖一一是弟師古曰吉同 大姊 景王后傳帝下車立一一一一師古曰一一何藏之深也 子姓 衛將軍傳一一三年不能選擇為奴婢師古曰一一生也言同子禮若己所生 壻子 嚴助傳民待賈爵一一以養人作奴婢名為一一三年不能選擇為奴婢師古曰一一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賈子廣贅質也一說云一一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一一壻耳 所子 宣紀封賀一一鄭侯師古曰一一者言養弟子以為子 嗣子 淳子長傳紅陽侯立一一融師古曰一一謂姊長子當為嗣者也志一一亦在子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為一一 餘子 食貨志一一一一師古曰入錢一一之外在子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為一一 子舍 石奮傳入一一一一師古曰入錢一一之外在子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為一一 子同 石奮傳一一一一師古曰一一猶言共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

產子 平紀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士子而有孫若一一一一者得以為嗣師古曰一一兄弟也言本同祖一一而別 子昆弟 高五王傳高后一一師古曰比之於子也 外孫 皇后傳一一為單于 論君 東方朔傳歸道一一師古曰一一猶言使汝時一一一一若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一一一一若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養其子女及其姊妹 孽孫 韓王信傳世韓王信之子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一一一一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一一一一若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養其子女及其姊妹 畜之 高五王傳高后一一師古曰比之於子也 外婦 高五王傳高后一一師古曰一一猶言使汝時一一一一若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一一一一若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養其子女及其姊妹

師古曰一一謂妻子家爲也趙充國傳終不益以將其
一一師古曰一一謂妻子也一音力端反一音吉一用反種祠 郊祀志家人祠
古曰一一繼嗣所傳祠也無種 漢點傳六以此一一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實要傳則妻子一一矣師古曰言一一道一也唯類 周勃傳晉灼一一及子孫也無類 高紀改襄城無一一如淳曰嗇音稼穡及無種有活而嗇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爲無一一 無炊火 武五子傳趙氏一一言絕祀也良人 上官后傳內與父諸一一侍御皆亂師古曰一一言絕祀也免身 宣許后傳一一生師古曰一一之功臣之妻 侍兒 羌傳從史益私妾女一一文穎曰婢也傅婢 王吉傳出門凡百一一者謂傳相共承服任席之事一讀傳曰附謂近幸也衆嫭 禮樂志一一並繡音麗孟康曰嫭好也師古曰謂供神女樂並好麗也漂母 韓傳有一一哀之卑賤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漂音匹妙反里母 劉通傳一一非談說之士也里婦 又傳臣與里之諸婼 高紀母一文穎曰此州及漢中一音如字謂老妪爲一孟康曰一一老公負 高紀此非一一所知兒女子 高紀此非一一口不可用女曹兒 王陵傳一一人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嗤擊故曰一一也孩提 賈誼傳一一謂提撕之王莽傳一一言其新生未有識慧若也赤子 賈誼傳曲禮一一師古曰一一小兒也一說者小兒笑也納采 平王后傳一一者禮也不行 宣王后傳所當通決嫁 衆死亡之家人士家生奴也奴虜 項籍傳一一使之祭黥奴 息嬀刀間水取使之奴產子 陳勝傳徙人一一師古曰一一猶今俗呼產子也監奴 又傳先愛幸一一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奴虜 衛青傳李與主一一衛媼通者此皆言賤役之人家僮 衛青傳奉爲一一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廝役 張耳傳實客一一廝輿 王商傳大將軍風一一揚形爲瑰邪張耳傳有一一卒鮮林曰一取薪者也一養人者也師古曰廝音斯爲一一折薪者一主駕車養馬傳上亦介 宣許后傳廣漢重令一一師古曰更令人作婢而結婚姻房燕 霍后傳上亦龍之類一一內顧 楊惲傳史朝一一師古曰言思婦事也 林內 上官后傳皆阿意言宣一一對食 趙后傳中宮史曹宮宮婢道房與宮一一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一一甚相妬忌也宜子 谷永傳毋避一一如淳曰宮以一一乳王風上小妻弟以納後生子請張姊一一並緣音麗孟康曰姊好也師古曰謂供神女樂並好麗也漂母 韓傳有一一哀之卑賤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漂音匹妙反里母 劉通傳一一非談說之士也里婦 又傳臣與里之諸婼 高紀母一文穎曰此州及漢中一音如字謂老妪爲一孟康曰一一老公負 高紀此非一一所知兒女子 高紀此非一一口不可用女曹兒 王陵傳一一人之子師古曰一一小兒也一說者小兒笑也納采 平王后傳一一者禮也不行 宣王后傳所當通決嫁 衆死亡之家人士家生奴也奴虜 項籍傳一一使之祭黥奴 息嬀刀間水取使之奴產子 陳勝傳徙人一一師古曰一一猶今俗呼產子也監奴 又傳先愛幸一一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奴虜 衛青傳李與主一一衛媼通者此皆言賤役之人家僮 衛青傳奉爲一一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廝役 張耳傳實客一一廝輿 王商傳大將軍風一一揚形爲瑰邪張耳傳有一一卒鮮林曰一取薪者也一養人者也師古曰廝音斯爲一一折薪者一主駕車養馬傳上亦介 宣許后傳廣漢重令一一師古曰更令人作婢而結婚姻房燕 霍后傳上亦龍之類一一內顧 楊惲傳史朝一一師古曰言思婦事也 林內 上官后傳皆阿意言宣一一對食 趙后傳中宮史曹宮宮婢道房與宮一一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一一甚相妬忌也宜子 谷永傳毋避一一如淳曰宮以一一乳王風上小妻弟以納後

生子請張姊一一並緣音麗孟康曰姊好也師古曰謂供神女樂並好麗也漂母 韓傳有一一哀之卑賤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漂音匹妙反里母 劉通傳一一非談說之士也里婦 又傳臣與里之諸婼 高紀母一文穎曰此州及漢中一音如字謂老妪爲一孟康曰一一老公負 高紀此非一一所知兒女子 高紀此非一一口不可用女曹兒 王陵傳一一人之子師古曰一一小兒也一說者小兒笑也納采 平王后傳一一者禮也不行 宣王后傳所當通決嫁 衆死亡之家人士家生奴也奴虜 項籍傳一一使之祭黥奴 息嬀刀間水取使之奴產子 陳勝傳徙人一一師古曰一一猶今俗呼產子也監奴 又傳先愛幸一一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奴虜 衛青傳李與主一一衛媼通者此皆言賤役之人家僮 衛青傳奉爲一一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廝役 張耳傳實客一一廝輿 王商傳大將軍風一一揚形爲瑰邪張耳傳有一一卒鮮林曰一取薪者也一養人者也師古曰廝音斯爲一一折薪者一主駕車養馬傳上亦介 宣許后傳廣漢重令一一師古曰更令人作婢而結婚姻房燕 霍后傳上亦龍之類一一內顧 楊惲傳史朝一一師古曰言思婦事也 林內 上官后傳皆阿意言宣一一對食 趙后傳中宮史曹宮宮婢道房與宮一一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一一甚相妬忌也宜子 谷永傳毋避一一如淳曰宮以一一乳王風上小妻弟以納後

重 匈奴傳匈奴一一慓疾師古曰一一懷任也墮落也殞敗也音隤免乳 宣許后傳一一生師古曰一一爲產子也乳音人喻反就館 張騫傳博望侯一一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禄長拓跋一一如淳曰嗇音稼穡及無種有活而嗇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爲無一一 無炊火 武五子傳趙氏一一言絕祀也良人 上官后傳內與父諸一一侍御皆亂師古曰一一言絕祀也免身 宣許后傳一一之功臣勿舉 文三王傳懷子未一一師古曰不養也賢知其母 嚴延年傳東海莫不一一師古曰稱賢也析而不殊 武五子傳骨肉之親一一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臨親 劉澤傳國生子請張姊一一並緣音麗孟康曰姊好也師古曰謂供神女樂並好麗也漂母 韓傳有一一哀之卑賤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漂音匹妙反里母 劉通傳一一非談說之士也里婦 又傳臣與里之諸婼 高紀母一文穎曰此州及漢中一音如字謂老妪爲一孟康曰一一老公負 高紀此非一一所知兒女子 高紀此非一一口不可用女曹兒 王陵傳一一人之子師古曰一一小兒也一說者小兒笑也納采 平王后傳一一者禮也不行 宣王后傳所當通決嫁 衆死亡之家人士家生奴也奴虜 項籍傳一一使之祭黥奴 息嬀刀間水取使之奴產子 陳勝傳徙人一一師古曰一一猶今俗呼產子也監奴 又傳先愛幸一一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奴虜 衛青傳李與主一一衛媼通者此皆言賤役之人家僮 衛青傳奉爲一一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廝役 張耳傳實客一一廝輿 王商傳大將軍風一一揚形爲瑰邪張耳傳有一一卒鮮林曰一取薪者也一養人者也師古曰廝音斯爲一一折薪者一主駕車養馬傳上亦介 宣許后傳廣漢重令一一師古曰更令人作婢而結婚姻房燕 霍后傳上亦龍之類一一內顧 楊惲傳史朝一一師古曰言思婦事也 林內 上官后傳皆阿意言宣一一對食 趙后傳中宮史曹宮宮婢道房與宮一一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一一甚相妬忌也宜子 谷永傳毋避一一如淳曰宮以一一乳王風上小妻弟以納後

生子請張姊一一並緣音麗孟康曰姊好也師古曰謂供神女樂並好麗也漂母 韓傳有一一哀之卑賤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漂音匹妙反里母 劉通傳一一非談說之士也里婦 又傳臣與里之諸婼 高紀母一文穎曰此州及漢中一音如字謂老妪爲一孟康曰一一老公負 高紀此非一一所知兒女子 高紀此非一一口不可用女曹兒 王陵傳一一人之子師古曰一一小兒也一說者小兒笑也納采 平王后傳一一者禮也不行 宣王后傳所當通決嫁 衆死亡之家人士家生奴也奴虜 項籍傳一一使之祭黥奴 息嬀刀間水取使之奴產子 陳勝傳徙人一一師古曰一一猶今俗呼產子也監奴 又傳先愛幸一一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奴虜 衛青傳李與主一一衛媼通者此皆言賤役之人家僮 衛青傳奉爲一一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廝役 張耳傳實客一一廝輿 王商傳大將軍風一一揚形爲瑰邪張耳傳有一一卒鮮林曰一取薪者也一養人者也師古曰廝音斯爲一一折薪者一主駕車養馬傳上亦介 宣許后傳廣漢重令一一師古曰更令人作婢而結婚姻房燕 霍后傳上亦龍之類一一內顧 楊惲傳史朝一一師古曰言思婦事也 林內 上官后傳皆阿意言宣一一對食 趙后傳中宮史曹宮宮婢道房與宮一一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一一甚相妬忌也宜子 谷永傳毋避一一如淳曰宮以一一乳王風上小妻弟以納後

賢豪篇

賢豪 鄭食其傳一一不敢一一師古曰一者一者 豪英 又一一賈捐之用 英傷 游俠傳一一 雄俊 表內編一一又施紳一一 杜周傳國家一一之實臣 倩正 賈山傳求一一之士師古曰一一謂脩身正行者 若淑 相如傳問一一而不留應劭曰一猶也 若善 揚雄傳美一一之士師古曰一善也師古曰言行順善者無不昌大 若進 敘傳召爲縣長吏選一一操 精悍 嚴延年傳爲人一一師古曰一明而一趫也 精白 賈山傳求一一之士師古曰一一純潔也 精祥 禮樂志謹者 以爲一一 精 嚴延年傳爲人一一以承休德師古曰一一而已 淑進 敘傳召爲縣長吏選一一操 精悍 嚴延年傳爲人一一師古曰一明而一趫也 精白 賈山傳求一一之士師古曰一一純潔也 精祥 禮樂志謹者 以爲一一 精 嚴延年傳爲人一一以承休德師古曰一一而已 醇謹 石奮傳一一無他 醇謹 師古曰醇厚謹也 愿謹 郊祀志求一一師古曰一一謹善也 愿 嚴延年傳莫不一一以承休德師古曰一一而已 醇謹 師古曰醇厚謹也 愿謹 郊祀志求一一師古曰一一謹善也 陰重 周仁傳爲人一一不泄師古曰一一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意也 柔毅 趙充國傳一一剛強師古曰一一和順而能決一也 柔敦 幸孟一一 柔 嚴延年傳爲人一一剛強師古曰一一和順而能決一也 肖直 龍錯傳爲人一一敢厚師古曰和順 肖 日肖字與峭同峭謂嶄峻也 激印 王章傳不白一一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印讀曰仰仰頭爲健揚 角材 賈誼傳爲人一一師古曰一一異等應劭曰若其一一師古曰秀美也 角材 賈誼傳非掩一一而臣之雄傳一一萬乘之主如淳曰仲怒也師古曰仲讀曰仰 倜儻 朱買臣傳好一一大節師古曰一一也謂天子之財貨 砥節 王尊傳一一首公卿師古曰一一礪非者也 踔絕 孔光傳非有一一之能師古曰一一高遠也 倜儻 司馬遷傳今雖欲自一一師古曰一一言如卓之超絕也一一有方差精也 倜儻 朱買臣傳好一一大節師古曰一一也 倜儻 司馬遷傳今雖欲自一一師古曰一一高遠也 卓詭 劉輔傳其言必有一一切至書聖心師古曰一一高遠也 卓行 薛宣傳去病傳一一師古曰一一也 卓行 師古曰一一高遠也 卓詭 劉輔傳其言必有一一切至書聖心師古曰一一高遠也 卓 司馬遷傳今雖欲自一一師古曰一一高遠也 卓 薛宣傳去病傳一一師古曰一一也 踔絕 孔光傳非有一一之能師古曰一一 踔絕 師古曰一一猶非者也 踔絕 孔光傳非有一一之能師古曰一一 踔 王尊傳有一一師古曰一一 踔 王尊傳有一一師古曰一一 踔 王尊傳有一一

一一謂身埋而名立 **徼名** 揚雄傳不情慕隅以一一當世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宇或作激激發也 **割名** 又東方朔古曰割名於細君師古曰割截一其名 **釣名** 公孫弘傳欲以一一人也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 **不羈** 鄒陽傳一之士師古曰一一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也羈馬遷傳僕少負一一之才 **感槩** 一一者感意慕而立節操也郭解傳少時陰賊一一師古曰一一與絳同言絳銳之一布傳婢妾賤人一一而自殺師古曰一一謂感念屑狹為小節槩 **鑒氣** 趙廣漢傳志善為一一以得事情譬灼曰一一致也一開也使 **文肆** 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求其覺所由以開其術為疏也 **鉤鉅** 趙廣漢傳志善為一一以得事情譬灼曰一一致也一開也使 **文肆** 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求其覺所由以開其術為疏也 **質讎** 反發索初貶厥服弘何一一而一一者楚辭遠游乘龍之言也一一師古曰讎匹也一一一一師古曰謂名譽也言外則有美名美譽內古曰讎匹也音機 **浮英華湛道德** 賓戲一一之材 **委瑣** 相如傳豈將一一握齷 **握齷** 序贊一一見戚張晁曰齷音之角反一急促之貌師古曰齷音初角反 **么麼** 王命論況一一尚不及數子鄭氏曰麼音麻小也晉灼曰此音僊麼之麼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麼音麻 **骨鯁** 陳平傳項王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 **昭襫** 序贊一一見戚張晁曰襫音之角反一急促之貌師古曰鄭音是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麼音麻 **骨鯁** 陳平傳項王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 **昭襫** 序贊一一見戚張晁曰襫音之角反一急促之貌師古曰鄭音是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麼音麻 **骨鯁** 陳平傳項王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

愚劣篇

愚劣 谷永傳求等一一 **愚朽** 又奉得以一一之材 **委瑣** 相如傳豈將一一握齷 **握齷** 序贊一一見戚張晁曰齷音之角反一急促之貌師古曰齷音初角反 **么麼** 王命論況一一尚不及數子鄭氏曰麼音麻小也晉灼曰此音僊麼之麼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麼音麻 **骨鯁** 陳平傳項王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 **昭襫** 序贊一一見戚張晁曰襫音之角反一急促之貌師古曰鄭音是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麼音麻 **骨鯁** 陳平傳項王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

耶食其傳一一好荷禮應劭曰一一急促之貌師古曰齷音初角反 **么麼** 王命論況一一尚不及數子鄭氏曰麼音麻小也晉灼曰此音僊麼之麼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麼音麻 **骨鯁** 陳平傳項王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 **昭襫** 序贊一一見戚張晁曰襫音之角反一急促之貌師古曰鄭音是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麼音麻 **骨鯁** 陳平傳項王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

之貴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麼音麻 **么麼** 王命論況一一尚不及數子鄭氏曰麼音麻小也晉灼曰此音僊麼之麼也師古曰鄭音是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麼音麻 **骨鯁** 陳平傳項王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 **昭襫** 序贊一一見戚張晁曰襫音之角反一急促之貌師古曰鄭音是也么麼皆微小之稱也麼音麻 **骨鯁** 陳平傳項王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

莫可反膂備膂自音麻與此又不相合晉說失之 **僕遽** 息夫躬傳一一不足數師古曰一一凡短之貞也 **蓄縮** 又一一不可用師古曰一一謂去於事也 **憤弱** 不任職 **縮朒** 王行志曰一一謂去於事也 **憤弱** 不任職 **縮朒** 王行志曰一一謂去於事也 **憤弱** 不任職 **縮朒** 王行志曰一一謂去於事也

選耎 西南夷傳譯者一一師古曰一一不任事之貌也師古曰胸音女六反 **頑頓** 陳平傳士之一一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志閑舉一一知滯曰一一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 **遝頓** 翟方進傳一一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 **遝頓** 翟方進傳一一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 **遝頓** 翟方進傳

疲驁 石奮傳一一無以輔治 **罷驁** 司馬遷傳韓一一亦以自喻 **驁忯** 蘇武傳陵古曰領讀曰鈍 **驁下** 王陵傳陛下不知其一一師古曰猶凡馬之桀非駿者也故 **驁忯** 蘇武傳陵古曰領讀曰鈍 **驁下** 王陵傳陛下不知其一一師古曰猶凡馬之桀非駿者也故 **驁忯** 蘇武傳陵古曰領讀曰鈍 **驁下** 王陵傳陛下不知其一一師古曰猶凡馬之桀非駿者也故

號一一不及事師 **驁忯** 蘇武傳陵古曰領讀曰鈍 **驁下** 王陵傳陛下不知其一一師古曰猶凡馬之桀非駿者也故 **驁忯** 蘇武傳陵古曰領讀曰鈍 **驁下** 王陵傳陛下不知其一一師古曰猶凡馬之桀非駿者也故 **驁忯** 蘇武傳陵古曰領讀曰鈍 **驁下** 王陵傳陛下不知其一一師古曰猶凡馬之桀非駿者也故

下中 李廣傳為一一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一等之中 **儻蕩** 陳湯傳一一無行檢也蕩音 **下中** 李廣傳為一一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一等之中 **儻蕩** 陳湯傳一一無行檢也蕩音 **下中** 李廣傳為一一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一等之中 **儻蕩** 陳湯傳一一無行檢也蕩音

曰一一轉利之稱也一亂也一礙也言樊噲無智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 從橫 谷永傳假之武權一一亂政師古曰一子思孟反 跐弛 武紀一一之士師古曰跐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跐音土各反 通達 湯傳敘更數一一師古曰一亡也一放也謂亡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 婧謾 韓安國傳長書有一一師古曰一惑亂也一古情字一讀與慢同 解嫚 薛宣傳領職一一師古曰一讀曰懈一與慢同 誖謾 也一嫌污也一音布內反一與慢同 恐設 量錯傳群臣一一師古曰直爲一懼而爲誤一也 素詘 項籍傳趙高欲一一日久 嗌佉 反舌蠻夷發語之聲也一勇也 發舒 陳勝傳家貧一一師古曰一舒倉卒一一言解 慄悍 古曰一疾也一急也一意戾之貌也言戾急而暗昧則貪利 陰賊 曰一一者陰險賊害之意也 幽冥 劉歆傳一一而莫知其原師古曰一一猶暗昧也 澆淳 黃霸傳一一散樸師古曰不雜爲淳以水澆之則味雜薄 詭正 成帝紀一一師古曰一違也一違背正道 寄治 劉向傳行汙而一一 失序 武陳后傳妻妾一一師古曰言一乖違之義也 標末之 高紀項羽爲人一一勇也 發舒 陳勝傳家貧一一 嗌佉 反舌蠻夷發語之聲也

師古曰不拔一納不得一於天子也何武傳末嘗一師古曰嘗猶試也言不爲武所識拔也振拔九救一濟溢跨騰又一風雲柄用谷永傳永知鳳方見一師古曰是古用言任用之授以權也攝柄陳咸傳桑大夫一公卿之一師古曰又一一兼也中外也自職大子青在諸侯儋荷負也紆青拖紫朱紱色衍紫也拖曳也不一一朱丹其數師古曰青紫謂綬釋躊王褒傳一一而事青梁應劭曰辭此賊食釋此木場員蹟也師古曰躊即今之鞮耳蹟說是也蹟音居略反鼎貴賈捐之傳顧一一卿相之一如淳曰都居也不次又第以一一拘常一言超擢也登等王莽傳宗室有九勳一一之屬師古曰一一加也一進也孟晉曲通賦亭一一以追羣考服虔曰一勉也一進也市權元后傳莽發其一一諸外於常等也孟生貴田蚡傳一一甚師古曰一一尊高示貴寵也都位東方朔傳一一朝廷之榮易其據若市買乘權劉向傳一一藉勢之人席寵又連禄一本后之一師古曰席猶因也若人之坐於席也多效田蚡傳言事一一師古曰效謂見驗用前席賈誼傳文帝一一古曰漸促近誼一誼過誤之寵成許后傳備復宮女二人之寵取一一不篤師古曰纔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過庸徒幸傳一一若以勞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技拭朱博一一除蒙一一技術也倦游司馬相如傳長卿故一一倦疲也言疲厭學博多能也數奇李廣傳廣一一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師古曰言設會宗傳終更西還亦足以一厲砥之一厲砥石也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復蹏鄰下爲厩門又坐決免爲蹏蹏猶跨也蹏居宜反無階

匡衡傳但以一一朝廷之一師古曰階謂外次也振拔九救一濟溢跨騰又一一於天子也何武傳末嘗一一至敝師侯應一一風雲一柄用谷永傳永知鳳方見一一師古曰是古用言任用之授以權也攝柄陳咸傳桑大夫一一公卿之一師古曰攝猶儋荷負也紆青拖紫朱紱色衍紫也拖曳也不一一朱丹其數師古曰青紫謂綬釋躊王褒傳一一而事青梁應劭曰辭此賊食釋此木場員蹟也師古曰躊即今之鞮耳蹟說是也蹟音居略反鼎貴賈捐之傳顧一一卿相之一如淳曰都居也不次又第以一一拘常一言超擢也登等王莽傳宗室有九勳一一之屬師古曰一一加也一進也孟晉曲通賦亭一一以追羣考服虔曰一勉也一進也市權元后傳莽發其一一諸外於常等也孟生貴田蚡傳一一甚師古曰一一尊高示貴寵也都位東方朔傳一一朝廷之一師古曰一一尊高示貴寵也席寵又連禄一本后之一師古曰席猶因也若人之坐於席也多效田蚡傳言事一一師古曰效謂見驗用前席賈誼傳文帝一一古曰漸促近誼一誼過誤之寵成許后傳備復宮女二人之一師古曰誤謂非常人耳不能大厚也過庸徒幸傳一一若以勞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技拭朱博一一除蒙一一技術也倦游司馬相如傳長卿故一一倦疲也言疲厭學博多能也數奇李廣傳廣一一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師古曰言設會宗傳終更西還亦足以一厲砥之一厲砥石也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復蹏鄰下爲厩門又坐決免爲蹏蹏猶跨也蹏居宜反無階

匡衡傳但以一一朝廷之一師古曰階謂外次也振拔九救一濟溢跨騰又一一於天子也何武傳末嘗一一至敝師侯應一一風雲一柄用谷永傳永知鳳方見一一師古曰是古用言任用之授以權也攝柄陳咸傳桑大夫一一公卿之一師古曰攝猶儋荷負也紆青拖紫朱紱色衍紫也拖曳也不一一朱丹其數師古曰青紫謂綬釋躊王褒傳一一而事青梁應劭曰辭此賊食釋此木場員蹟也師古曰躊即今之鞮耳蹟說是也蹟音居略反鼎貴賈捐之傳顧一一卿相之一如淳曰都居也不次又第以一一拘常一言超擢也登等王莽傳宗室有九勳一一之屬師古曰一一加也一進也孟晉曲通賦亭一一以追羣考服虔曰一勉也一進也市權元后傳莽發其一一諸外於常等也孟生貴田蚡傳一一甚師古曰一一尊高示貴寵也都位東方朔傳一一朝廷之一師古曰一一尊高示貴寵也席寵又連禄一本后之一師古曰席猶因也若人之坐於席也多效田蚡傳言事一一師古曰效謂見驗用前席賈誼傳文帝一一古曰漸促近誼一誼過誤之寵成許后傳備復宮女二人之一師古曰誤謂非常人耳不能大厚也過庸徒幸傳一一若以勞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技拭朱博一一除蒙一一技術也倦游司馬相如傳長卿故一一倦疲也言疲厭學博多能也數奇李廣傳廣一一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師古曰言設會宗傳終更西還亦足以一厲砥之一厲砥石也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復蹏鄰下爲厩門又坐決免爲蹏蹏猶跨也蹏居宜反無階

匡衡傳但以一一朝廷之一師古曰階謂外次也振拔九救一濟溢跨騰又一一於天子也何武傳末嘗一一至敝師侯應一一風雲一柄用谷永傳永知鳳方見一一師古曰是古用言任用之授以權也攝柄陳咸傳桑大夫一一公卿之一師古曰攝猶儋荷負也紆青拖紫朱紱色衍紫也拖曳也不一一朱丹其數師古曰青紫謂綬釋躊王褒傳一一而事青梁應劭曰辭此賊食釋此木場員蹟也師古曰躊即今之鞮耳蹟說是也蹟音居略反鼎貴賈捐之傳顧一一卿相之一如淳曰都居也不次又第以一一拘常一言超擢也登等王莽傳宗室有九勳一一之屬師古曰一一加也一進也孟晉曲通賦亭一一以追羣考服虔曰一勉也一進也市權元后傳莽發其一一諸外於常等也孟生貴田蚡傳一一甚師古曰一一尊高示貴寵也都位東方朔傳一一朝廷之一師古曰一一尊高示貴寵也席寵又連禄一本后之一師古曰席猶因也若人之坐於席也多效田蚡傳言事一一師古曰效謂見驗用前席賈誼傳文帝一一古曰漸促近誼一誼過誤之寵成許后傳備復宮女二人之一師古曰誤謂非常人耳不能大厚也過庸徒幸傳一一若以勞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技拭朱博一一除蒙一一技術也倦游司馬相如傳長卿故一一倦疲也言疲厭學博多能也數奇李廣傳廣一一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師古曰言設會宗傳終更西還亦足以一厲砥之一厲砥石也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復蹏鄰下爲厩門又坐決免爲蹏蹏猶跨也蹏居宜反無階

匡衡傳但以一一朝廷之一師古曰階謂外次也振拔九救一濟溢跨騰又一一於天子也何武傳末嘗一一至敝師侯應一一風雲一柄用谷永傳永知鳳方見一一師古曰是古用言任用之授以權也攝柄陳咸傳桑大夫一一公卿之一師古曰攝猶儋荷負也紆青拖紫朱紱色衍紫也拖曳也不一一朱丹其數師古曰青紫謂綬釋躊王褒傳一一而事青梁應劭曰辭此賊食釋此木場員蹟也師古曰躊即今之鞮耳蹟說是也蹟音居略反鼎貴賈捐之傳顧一一卿相之一如淳曰都居也不次又第以一一拘常一言超擢也登等王莽傳宗室有九勳一一之屬師古曰一一加也一進也孟晉曲通賦亭一一以追羣考服虔曰一勉也一進也市權元后傳莽發其一一諸外於常等也孟生貴田蚡傳一一甚師古曰一一尊高示貴寵也都位東方朔傳一一朝廷之一師古曰一一尊高示貴寵也席寵又連禄一本后之一師古曰席猶因也若人之坐於席也多效田蚡傳言事一一師古曰效謂見驗用前席賈誼傳文帝一一古曰漸促近誼一誼過誤之寵成許后傳備復宮女二人之一師古曰誤謂非常人耳不能大厚也過庸徒幸傳一一若以勞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技拭朱博一一除蒙一一技術也倦游司馬相如傳長卿故一一倦疲也言疲厭學博多能也數奇李廣傳廣一一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師古曰言設會宗傳終更西還亦足以一厲砥之一厲砥石也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復蹏鄰下爲厩門又坐決免爲蹏蹏猶跨也蹏居宜反無階

漢隽卷第三

宵顙

刑法志人一天地之一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義與消同故屑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

精爽 郊祀志民之一一不貳師古曰爽明也五行志心之一一是謂弧眴眴目童子也 **童子** 過秦論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一一目之瞳也 **側目** 劉向傳皆一一於望之等 **仄目** 鼂錯傳公孫弘亦微一一而視師古曰言深懼之傳生也 **屬目** 蓋寬饒傳一一平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 **戴目** 貢山傳一一者言常處視有異志也 **目留** 高紀公門

圄一高祖師古曰不欲斜坐者膠言故動目而留之 **目送** 張良傳上一一之師古曰以目瞻之送其出也 **目盡** 梅福傳一一而歸師古曰盡猶注也 **目視** 李陵傳即一一陵師古曰以一相威動之令所謂眼語者也 **睒睒** 貢禹傳天下一一布起應劭曰睒睒暫見也 **睒睒視** 貢誼傳天下一一布起應劭曰睒睒暫見也 **拑視** 金日磾傳目不一一師古曰拑連也 **竝觀** 鄒陽傳公孫弘亦微一一以待命者 **悊耳** 息夫躬傳辯口一一師古曰苟一一聽者之一 **耳剽** 朱博傳亦猶一一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疾也 **耳熱** 楊惲傳酒後一一 **耳所夢** 景王后傳一一義者一一日待師古曰耳常所聞而記之也 **在長老耳** 成帝后傳近世之事話尚一一於一一之一 **長耳目** 楚元王傳贊一一一師古曰言常倡聽勿失度也 **爲耳目** 張耳傳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盖覘候也一一一言事者采博回視信之以一一一 **目駭耳** 甘泉賦事變物化一一一師古曰言震視驚也 **目指氣使** 貢禹傳家富貴足一一一師古曰動一以一指與

一以待命也 **盱衡** 王莽傳一一厲色盧南曰眉上曰衡一一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 **交睫** 師古曰睫目毛也一一謂睫相接 **伸眉** 師史傳可使一一於後穿也睫音接 **信眉** 司馬遷傳迹伏一一論列是非首一一無憂也 **清盧** 甘泉賦王女無所曉其一一节服虔曰盧眉上曰衡一一師古曰信讀曰伸 **倪眉** 揚雄傳將相不一一師古曰自高抗也倪低也 **眉憮** 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一一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撫音胡北方人謂媚好爲胡音蘇林曰憮音是 **抗首** 朱雲傳一一而瞽師古曰抗舉也 **抑首** 叔孫通傳諸侍坐殿上皆伏一一師古曰抑猶俯也 **面諛** 季布傳今會泰何以十萬衆擯行匈奴中一一師古曰諛謏也音臾又音遇 **面質** 王式傳一一之師古曰對一一證也 **面之** 項籍傳馬童面之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 **反脣** 食貨志令下有不便者不應微一一師古曰言深譏之也 **屬目** 蓋寬饒傳生也 **面質** 高紀公門

一以待命也 **盱衡** 王莽傳一一厲色盧南曰眉上曰衡一一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 **交睫** 師古曰睫目毛也一一謂睫相接 **伸眉** 師史傳可使一一於後穿也睫音接 **信眉** 司馬遷傳迹伏一一論列是非首一一無憂也 **清盧** 甘泉賦王女無所曉其一一节服虔曰盧眉上曰衡一一師古曰信讀曰伸 **倪眉** 揚雄傳將相不一一師古曰自高抗也倪低也 **眉憮** 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一一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撫音胡北方人謂媚好爲胡音蘇林曰憮音是 **抗首** 朱雲傳一一而瞽師古曰抗舉也 **抑首** 叔孫通傳諸侍坐殿上皆伏一一師古曰抑猶俯也 **面諛** 季布傳今會泰何以十萬衆擯行匈奴中一一師古曰諛謏也音臾又音遇 **面質** 王式傳一一之師古曰對一一證也 **面之** 項籍傳馬童面之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 **反脣** 食貨志令下有不便者不應微一一師古曰言深譏之也 **屬目** 蓋寬饒傳生也 **面質** 高紀公門 **腹非** 食貨志不入言而一一 **結髮** 李廣傳一一事匈奴

圄一高祖師古曰不欲斜坐者膠言故動目而留之 **目送** 張良傳上一一之師古曰以目瞻之送其出也 **目盡** 梅福傳一一而歸師古曰盡猶注也 **目視** 李陵傳即一一陵師古曰以一相威動之令所謂眼語者也 **睒睒** 貢禹傳天下一一布起應劭曰睒睒暫見也 **睒睒視** 貢誼傳天下一一布起應劭曰睒睒暫見也 **拑視** 金日磾傳目不一一師古曰拑連也 **竝觀** 鄒陽傳公孫弘亦微一一以待命者 **悊耳** 息夫躬傳辯口一一師古曰苟一一聽者之一 **耳剽** 朱博傳亦猶一一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疾也 **耳熱** 楊惲傳酒後一一 **耳所夢** 景王后傳一一義者一一日待師古曰耳常所聞而記之也 **在長老耳** 成帝后傳近世之事話尚一一於一一之一 **長耳目** 楚元王傳贊一一一師古曰言常倡聽勿失度也 **爲耳目** 張耳傳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盖覘候也一一一言事者采博回視信之以一一一 **目駭耳** 甘泉賦事變物化一一一師古曰言震視驚也 **目指氣使** 貢禹傳家富貴足一一一師古曰動一以一指與

語次

宵顙 刑法志人一天地之一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義與消同故屑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 **精爽** 郊祀志民之一一不貳師古曰爽明也五行志心之一一是謂弧眴眴目童子也 **童子** 過秦論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一一目之瞳也 **側目** 劉向傳皆一一於望之等 **仄目** 鼂錯傳公孫弘亦微一一而視師古曰言深懼之也 **屬目** 蓋寬饒傳生也 **戴目** 貢山傳一一者言常處視有異志也 **目留** 高紀公門

圄一高祖師古曰不欲斜坐者膠言故動目而留之 **目送** 張良傳上一一之師古曰以目瞻之送其出也 **目盡** 梅福傳一一而歸師古曰盡猶注也 **目視** 李陵傳即一一陵師古曰以一相威動之令所謂眼語者也 **睒睒** 貢禹傳天下一一布起應劭曰睒睒暫見也 **睒睒視** 貢誼傳天下一一布起應劭曰睒睒暫見也 **拑視** 金日磾傳目不一一師古曰拑連也 **竝觀** 鄒陽傳公孫弘亦微一一以待命者 **悊耳** 息夫躬傳辯口一一師古曰苟一一聽者之一 **耳剽** 朱博傳亦猶一一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疾也 **耳熱** 楊惲傳酒後一一 **耳所夢** 景王后傳一一義者一一日待師古曰耳常所聞而記之也 **在長老耳** 成帝后傳近世之事話尚一一於一一之一 **長耳目** 楚元王傳贊一一一師古曰言常倡聽勿失度也 **爲耳目** 張耳傳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盖覘候也一一一言事者采博回視信之以一一一 **目駭耳** 甘泉賦事變物化一一一師古曰言震視驚也 **目指氣使** 貢禹傳家富貴足一一一師古曰動一以一指與

書教

宵顙 刑法志人一天地之一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義與消同故屑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 **精爽** 郊祀志民之一一不貳師古曰爽明也五行志心之一一是謂弧眴眴目童子也 **童子** 過秦論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一一目之瞳也 **側目** 劉向傳皆一一於望之等 **仄目** 鼂錯傳公孫弘亦微一一而視師古曰言深懼之也 **屬目** 蓋寬饒傳生也 **戴目** 貢山傳一一者言常處視有異志也 **目留** 高紀公門

一以待命也 **盱衡** 王莽傳一一厲色盧南曰眉上曰衡一一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 **交睫** 師古曰睫目毛也一一謂睫相接 **伸眉** 師史傳可使一一於後穿也睫音接 **信眉** 司馬遷傳迹伏一一論列是非首一一無憂也 **清盧** 甘泉賦王女無所曉其一一节服虔曰盧眉上曰衡一一師古曰信讀曰伸 **倪眉** 揚雄傳將相不一一師古曰自高抗也倪低也 **眉憮** 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一一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撫音胡北方人謂媚好爲胡音蘇林曰憮音是 **抗首** 朱雲傳一一而瞽師古曰抗舉也 **抑首** 叔孫通傳諸侍坐殿上皆伏一一師古曰抑猶俯也 **面諛** 季布傳今會泰何以十萬衆擯行匈奴中一一師古曰諛謏也音臾又音遇 **面質** 王式傳一一之師古曰對一一證也 **面之** 項籍傳馬童面之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 **反脣** 食貨志令下有不便者不應微一一師古曰言深譏之也 **屬目** 蓋寬饒傳生也 **面質** 高紀公門 **腹非** 食貨志不入言而一一 **結髮** 李廣傳一一事匈奴

綴學

宵顙 刑法志人一天地之一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義與消同故屑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 **精爽** 郊祀志民之一一不貳師古曰爽明也五行志心之一一是謂弧眴眴目童子也 **童子** 過秦論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一一目之瞳也 **側目** 劉向傳皆一一於望之等 **仄目** 鼂錯傳公孫弘亦微一一而視師古曰言深懼之也 **屬目** 蓋寬饒傳生也 **戴目** 貢山傳一一者言常處視有異志也 **目留** 高紀公門

圄一高祖師古曰不欲斜坐者膠言故動目而留之 **目送** 張良傳上一一之師古曰以目瞻之送其出也 **目盡** 梅福傳一一而歸師古曰盡猶注也 **目視** 李陵傳即一一陵師古曰以一相威動之令所謂眼語者也 **睒睒** 貢禹傳天下一一布起應劭曰睒睒暫見也 **睒睒視** 貢誼傳天下一一布起應劭曰睒睒暫見也 **拑視** 金日磾傳目不一一師古曰拑連也 **竝觀** 鄒陽傳公孫弘亦微一一以待命者 **悊耳** 息夫躬傳辯口一一師古曰苟一一聽者之一 **耳剽** 朱博傳亦猶一一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疾也 **耳熱** 楊惲傳酒後一一 **耳所夢** 景王后傳一一義者一一日待師古曰耳常所聞而記之也 **在長老耳** 成帝后傳近世之事話尚一一於一一之一 **長耳目** 楚元王傳贊一一一師古曰言常倡聽勿失度也 **爲耳目** 張耳傳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盖覘候也一一一言事者采博回視信之以一一一 **目駭耳** 甘泉賦事變物化一一一師古曰言震視驚也 **目指氣使** 貢禹傳家富貴足一一一師古曰動一以一指與

締交

宵顙 刑法志人一天地之一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義與消同故屑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 **精爽** 郊祀志民之一一不貳師古曰爽明也五行志心之一一是謂弧眴眴目童子也 **童子** 過秦論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一一目之瞳也 **側目** 劉向傳皆一一於望之等 **仄目** 鼂錯傳公孫弘亦微一一而視師古曰言深懼之也 **屬目** 蓋寬饒傳生也 **戴目** 貢山傳一一者言常處視有異志也 **目留** 高紀公門

一以待命也 **盱衡** 王莽傳一一厲色盧南曰眉上曰衡一一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 **交睫** 師古曰睫目毛也一一謂睫相接 **伸眉** 師史傳可使一一於後穿也睫音接 **信眉** 司馬遷傳迹伏一一論列是非首一一無憂也 **清盧** 甘泉賦王女無所曉其一一节服虔曰盧眉上曰衡一一師古曰信讀曰伸 **倪眉** 揚雄傳將相不一一師古曰自高抗也倪低也 **眉憮** 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一一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撫音胡北方人謂媚好爲胡音蘇林曰憮音是 **抗首** 朱雲傳一一而瞽師古曰抗舉也 **抑首** 叔孫通傳諸侍坐殿上皆伏一一師古曰抑猶俯也 **面諛** 季布傳今會泰何以十萬衆擯行匈奴中一一師古曰諛謏也音臾又音遇 **面質** 王式傳一一之師古曰對一一證也 **面之** 項籍傳馬童面之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 **反脣** 食貨志令下有不便者不應微一一師古曰言深譏之也 **屬目** 蓋寬饒傳生也 **面質** 高紀公門 **腹非** 食貨志不入言而一一 **結髮** 李廣傳一一事匈奴

圄一高祖師古曰不欲斜坐者膠言故動目而留之 **目送** 張良傳上一一之師古曰以目瞻之送其出也 **目盡** 梅福傳一一而歸師古曰盡猶注也 **目視** 李陵傳即一一陵師古曰以一相威動之令所謂眼語者也 **睒睒** 貢禹傳天下一一布起應劭曰睒睒暫見也 **睒睒視** 貢誼傳天下一一布起應劭曰睒睒暫見也 **拑視** 金日磾傳目不一一師古曰拑連也 **竝觀** 鄒陽傳公孫弘亦微一一以待命者 **悊耳** 息夫躬傳辯口一一師古曰苟一一聽者之一 **耳剽** 朱博傳亦猶一一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疾也 **耳熱** 楊惲傳酒後一一 **耳所夢** 景王后傳一一義者一一日待師古曰耳常所聞而記之也 **在長老耳** 成帝后傳近世之事話尚一一於一一之一 **長耳目** 楚元王傳贊一一一師古曰言常倡聽勿失度也 **爲耳目** 張耳傳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盖覘候也一一一言事者采博回視信之以一一一 **目駭耳** 甘泉賦事變物化一一一師古曰言震視驚也 **目指氣使** 貢禹傳家富貴足一一一師古曰動一以一指與

不一絕亢 張耳傳乃仲絕亢而死師古曰亢者拘謂頸耳謂一也絕亢猶言絕吭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 併肩 倚一一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鼎反 翕肩 揣摩師古曰翕斂也謂斂之也 奮臂 張耳傳一一古手腕之字也一音尼又曰捥一游俠傳一一而游談者 掌握 轉信傳身居項一一中數矣 劾手 賈誼傳一一以目挖一游俠傳一一而游談者 掌握 轉信傳身居項一一中數矣 劾手 賈誼傳一一以衛仇人之鉤師古曰一一謂拱手也 接手飲 西域傳馬一一利也音弋舟反 交手 武五子傳諸侯一一事之一一師古曰一一謂拱手也 接手飲 西域傳馬一一利也音弋舟反 交手 武五子傳諸侯一一事之托國民一一師古曰自高山下臨之為一一 緣手盡 樓護傳方得一一不得 搖手 成帝紀亦一一 搖手 成帝紀亦一一 旦使妾一一 搖足 蕭何傳中一一千金原曰重一一則關西非陛下有 手指 貨殖傳曹一一千金原曰重有作務作務須一一故曰一一以別馬牛曉角也師古曰一一謂有巧伎損千則人百 措指 文三王傳爭門一一奮曰謂為門拳所笮 指撝 賈誼傳一二一一師古曰撝謂動而痛也 託足 賈山傳言不得不道法律事故也 還意 淮陽王欽傳不意大王一一反義師古曰還猶回也 託足 賈山傳言不得不道法律事故也 還意 淮陽王欽傳不意大王一一反義師古曰還猶回也 頌足 亦裡而一一為

王溫舒傳溫舒一一數 躡足 過秦論一一行伍之間 窺左足 皋夫射傳未有能一一而先處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 可蹻足待 高紀一一也音灼曰許博士蹻舉足小高也音矯 厥角稽首 表一一一應劭曰稽首至地也言一一 蹻足抗手 長楊賦莫不一一一一 旋踵 霍光傳今日之議不得一一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吳王傳一一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 還踵 晁錯傳則前死不一一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 重繭 幽通賦申一一旨存荊師古曰繭足下傷也 重繭 幽通賦申一一旨存荊師古曰繭足下傷起如繭也申包胥曾蹈重胝立於秦庭 股栗 杜周傳膺內一一師古曰言懼之甚故一戰一也 服膺 東方朔傳一一而不釋師古曰一一俯服其膺臆也 回腸 司馬遷傳一一古曰一一日而九回

三忘 張耳傳將軍瞑目一一 弓膽 師古曰一一言勇之甚 破膽 谷永傳臣求所以一一 肝膽 寒心師古曰言膽甚 披心腹墮肝膽 朔通傳臣願一一師古曰墮毀也 宅 辭陽傳剖心一一相信師古曰析分也 披心腹墮肝膽 朔通傳臣願一一師古曰墮毀也 宅心 序贊西土一一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 刻心 成帝紀元延二年一一衆德 洞心 子虛賦一一 忤心 伍被傳一一逆耳 忤心 伍被傳一一逆耳 甘心 郊祀志世主莫不一一焉師古曰一一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 甘心 張騫傳天子既好宛馬聞之一一師古曰一一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 委心 韓信傳僕一一歸計 悉心 哀紀其各一一勉帥百寮 琴心 相如傳以一一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 心儀 宣帝紀皆一一雀根軍文吏晉之從反 心儀 宣帝紀皆一一雀根軍文吏晉之從反 心誘 灌夫傳腹誹而一一 竦意 東方朔傳將一一而覽觀之師古曰一一謂拱手也 接手飲 西域傳馬一一利也音弋舟反 交手 武五子傳諸侯一一事之 直意 谷永傳有一一者師古曰直當也 展意 谷永傳一一猶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 屬意 元紀其一一陳朕過 中意 江充傳所言一一師古曰中當也 抒意 劉向傳一一趣引而泄之也 悉意 元紀其一一陳朕過 中意 江充傳所言一一師古曰中當也 抒意 劉向傳一一趣音食汝反 過意 公孫弘傳陛下一一卒佐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 覆意 朱博傳得盡一一君一一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道法律事故也 還意 淮陽王欽傳不意大王一一反義師古曰還猶回也 耦意 杜周傳連意而一一師古亦裡而一一為

曰耦合也 留志 匈奴傳單于一一天下大安 愿志 文紀一一師古曰愿謂稱意也言一一 留志 匈奴傳單于一一天下大安 愿志 文紀一一師古曰愿謂稱意也言仁恕之色形於外也 意象 李尋傳一一猶想師古曰象如一一 指意 陸賈傳皆一一 意象 李尋傳一一猶想師古曰象如一一 不自意 高紀一一先入關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吳王傳一一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 還踵 晁錯傳則前死不一一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 情素 淮南王傳一一妄行師古曰素本也言一一任情意所欲則行之 情素 淮南王傳一一妄行師古曰素本也言一一任情意所欲則行之 觸情 鄧陽傳見一一師古曰一一力感師古曰觸猶冒觸也 情見 韓信傳一一日見顏色也謂意所向也 情見 韓信傳一一日見顏色也謂意所向也 跡顏 見也 抒素 王褒傳歌不略陳愚而一一情一一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 紓體 賓戲一一衡門師古曰紓屈也 述見 食貨志謀反一一師古曰述猶重胝立於秦庭 股栗 杜周傳膺內一一力感師古曰一一師古曰言懼之甚故一戰一也 服膺 東方朔傳一一而不釋師古曰一一俯服其膺臆也 回腸 司馬遷傳一一古曰一一日而九回

一驗 忤心 谷永傳一一逆耳 忤心 谷永傳一一逆耳 甘心 郊祀志世主莫不一一焉師古曰一一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 甘心 張騫傳天子既好宛馬聞之一一師古曰一一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 委心 韓信傳僕一一歸計 悉心 哀紀其各一一勉帥百寮 琴心 相如傳以一一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 心儀 宣帝紀皆一一雀根軍文吏晉之從反 心儀 宣帝紀皆一一雀根軍文吏晉之從反 心誘 灌夫傳腹誹而一一 竦意 東方朔傳將一一而覽觀之師古曰一一謂拱手也 接手飲 西域傳馬一一利也音弋舟反 交手 武五子傳諸侯一一事之 直意 谷永傳有一一者師古曰直當也 展意 谷永傳一一猶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 屬意 元紀其一一陳朕過 中意 江充傳所言一一師古曰中當也 抒意 劉向傳一一趣引而泄之也 悉意 元紀其一一陳朕過 中意 江充傳所言一一師古曰中當也 抒意 劉向傳一一趣音食汝反 過意 公孫弘傳陛下一一卒佐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 覆意 朱博傳得盡一一君一一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道法律事故也 還意 淮陽王欽傳不意大王一一反義師古曰還猶回也 耦意 杜周傳連意而一一師古亦裡而一一為 意象 李尋傳一一猶想師古曰象如一一 指意 陸賈傳皆一一 不自意 高紀一一先入關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吳王傳一一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 還踵 晁錯傳則前死不一一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 情素 淮南王傳一一妄行師古曰素本也言一一任情意所欲則行之 情素 淮南王傳一一妄行師古曰素本也言一一任情意所欲則行之 觸情 鄧陽傳見一一師古曰一一力感師古曰觸猶冒觸也 情見 韓信傳一一日見顏色也謂意所向也 情見 韓信傳一一日見顏色也謂意所向也 跡顏 見也 抒素 王褒傳歌不略陳愚而一一情一一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 紓體 賓戲一一衡門師古曰紓屈也 述見 食貨志謀反一一師古曰述猶重胝立於秦庭 股栗 杜周傳膺內一一力感師古曰一一師古曰言懼之甚故一戰一也 服膺 東方朔傳一一而不釋師古曰一一俯服其膺臆也 回腸 司馬遷傳一一古曰一一日而九回

蓋覓饒傳用一一一臨不測之淵師古曰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 靡骨 元后傳當殺身一一師古曰靡碎也或曰靡骨 汗背 周勃傳一出洽一同馬遷未嘗不發以一一身一一霑衣也 速神 禮樂志靈已一一師古曰速數也 槩息 敕仔職每寤寐而一一寤師古曰一一言慷而歎息也 愓息 嚴延年傳案驗一一師古曰一一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 速息 敕史民 脅息 嚴延年傳案驗一一師古曰一一驅也息長揚賦不敢一一師古曰速數也 絲力 嚴助傳一一薄材師古曰一一絲弱也言其柔弱如絲 努力 翟方進傳一一師古曰一一盡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固反 疾力 高紀良將能出一一師古曰一一急速也一一謂力也 裂力 為諸生學問 貌侵 田蚡傳為人一一師古曰一一侵陵故曰侵短小也 作色 元紀宣帝一一師古曰作動色也 人色 李廣傳東上無一一師古曰曜也 菜色 元紀民有一一師古曰五穀不孰人但食菜故其顏色變易也 菜色 奉傳百姓一一師古曰人事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 痛於骨髓 韓信傳奉父兄怨此三人一一一一 怨入骨髓 子產賦一一一一一一被得口食菜色求救還復與接也 股 弁 嚴延年傳秉晉一一師古曰一一戒若一弁謂撫手也 隆準 高紀一一而龍顏 李斐曰準鼻也 跨下 韓信傳能出一一師古曰一一兩股之間 委辟 李斐傳為人長一一如淳曰脅下為辟音譬 委辟 似當是綏肩也師古曰委辟委曲之所歸古曰髀股脅也一一上此一一音義兩通 髖髀 賈誼傳一一之間一一音陸又音烏禾反 拊髀 馮唐傳一一上此一一音義兩通 膝席 灌夫傳獨故人避席俯伏一一曰一一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 踞 張耳傳高祖一一罵詈師古曰一一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 拱揖 終軍傳斯一一之耳 槃布傳一一而觀其戰勝師古曰一一槃布而坐觀成敗也 目兀前 賈誼傳一一驚師古曰一一驚貌瞿劬曰一一目也 俛 賈誼傳一一前也師古曰一一音面 黑子 高紀左股有七一一音弁動目而使之也 眴 項籍傳項王一一目也師古曰一一音面 眴 揚雄傳蔡澤辯一一而哎唐突 眴 項籍傳楚懷王一一之術李奇曰愚身有五色腹中有一一神五色存則不死一一存楚俗謂之語語者記也 五舍 郊祀志化色一一之術李奇曰愚身有五色腹中有一一神五色存則不死一一存則不死一一異氏一一脾性醫靜行仁申已主之脾性力行信茂發主之脾性堅 五性 異奇傳一一不相害 爨灼四異氏一一脾性醫靜行仁申已主之脾性力行信茂發主之脾性堅

堅行義乙庚主之脾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 習貫 賈誼傳一一如自然古曰一一謂其肌肉也 燕婉 李夫人傳妾不敬以一一自安也 速神 禮樂志靈已一一師古曰速數也 槩息 敕仔職每寤寐而一一寤師古曰一一言慷而歎息也 愓息 嚴延年傳案驗一一師古曰一一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 速息 敕史民 脅息 嚴延年傳案驗一一師古曰一一驅也息長揚賦不敢一一師古曰速數也 絲力 嚴助傳一一薄材師古曰一一絲弱也言其柔弱如絲 努力 翟方進傳一一師古曰一一盡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固反 疾力 高紀良將能出一一師古曰一一急速也一一謂力也 裂力 為諸生學問 貌侵 田蚡傳為人一一師古曰一一侵陵故曰侵短小也 作色 元紀宣帝一一師古曰作動色也 人色 李廣傳東上無一一師古曰曜也 菜色 元紀民有一一師古曰五穀不孰人但食菜故其顏色變易也 菜色 奉傳百姓一一師古曰人事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 痛於骨髓 韓信傳奉父兄怨此三人一一一一 怨入骨髓 子產賦一一一一一一被得口食菜色求救還復與接也 股 弁 嚴延年傳秉晉一一師古曰一一戒若一弁謂撫手也 隆準 高紀一一而龍顏 李斐曰準鼻也 跨下 韓信傳能出一一師古曰一一兩股之間 委辟 李斐傳為人長一一如淳曰脅下為辟音譬 委辟 似當是綏肩也師古曰委辟委曲之所歸古曰髀股脅也一一上此一一音義兩通 髖髀 賈誼傳一一之間一一音陸又音烏禾反 拊髀 馮唐傳一一上此一一音義兩通 膝席 灌夫傳獨故人避席俯伏一一曰一一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 踞 張耳傳高祖一一罵詈師古曰一一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 拱揖 終軍傳斯一一之耳 槃布傳一一而觀其戰勝師古曰一一槃布而坐觀成敗也 目兀前 賈誼傳一一驚師古曰一一驚貌瞿劬曰一一目也 俛 賈誼傳一一前也師古曰一一音面 黑子 高紀左股有七一一音弁動目而使之也 眴 項籍傳項王一一目也師古曰一一音面 眴 揚雄傳蔡澤辯一一而哎唐突 眴 項籍傳楚懷王一一之術李奇曰愚身有五色腹中有一一神五色存則不死一一存楚俗謂之語語者記也 五舍 郊祀志化色一一之術李奇曰愚身有五色腹中有一一神五色存則不死一一存則不死一一異氏一一脾性醫靜行仁申已主之脾性力行信茂發主之脾性堅 五性 異奇傳一一不相害 爨灼四異氏一一脾性醫靜行仁申已主之脾性力行信茂發主之脾性堅

師古曰說謂喊也一一呼暴 又舍人不勝痛一一師古曰一一暴音蒲木反 呼暴 音義皆同一曰暴白冤痛之聲也舍人猶痛 跨下 韓信傳乃手古暴今人猶其一一也晉灼曰暴音蒲木反 壹笑 薛宣傳一一相樂斯亦可矣應劭曰以宣往年謝及者不可追恕 壹笑 失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一一字象壹矣 壹笑 國曰壹矣此說非也師古曰一一謂一為數矣耳 嘻笑 灌夫傳夫起一一張一也 詼笑 東方朔傳師古曰一一戲也 股 孚容儀 匡衡傳情欲之感無一一一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者 雄妍 李夫人賦一一大惠晉灼曰言一一妍美也師古曰妍音研 逮者 韋賢傳年其一一師古曰一一及也一一者老 面雍樹馳 夏侯勝傳乘輿恐小兒墮樹面者以面背向陛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已面抱持之以馳故曰雍樹馳 魁岸 江充傳為人一一師古曰一一大也一一者有 魁梧 張良贊一一師古曰魁梧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捂音捂師古曰捂大欵也悟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音牙也 燕婉 李夫人傳妾不敬以一一自安也 審理 晁錯傳其人一一師古曰一一審亦習也 習貫 賈誼傳一一師古曰習慣也 介 晁錯傳為人一一師古曰一一堅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捂音捂師古曰捂大欵也悟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音牙

者莫若酒主臣 王陵傳平謝曰～～丈願曰使若酒灼曰～擊也～服也言其擊服恐怖之狀也漢書作慓悍 怖 朱博傳王卿得赦～～ 惴恐 審戎傳人皆～～師古曰惴栗也人人皆戰栗恐也 慙懼 朱博傳～～藏 威 毬相傳爲～～嚴蘇林曰讀音隈齊之齊言嚴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子詣反 不寒而栗 楊惲傳衆庶所～～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 重足 汲黯傳天下～～而立師古曰累積足也 重足一迹 義縱傳吏民～～～石顯傳公卿以下畏顯～～～ 語潛夫傳灌賢與程不識 附耳語 韓信傳蹕～～師古曰附～小～也 附耳 足因～～師古曰寒不行也 笳語 蔡～～燒書師古曰謂其口不聽妄言也 譫言 敘傳今日復聞～～師古曰～～譫言也 羨言 郊祀志大爲人長～～師古曰凡云音黨古曰善爲甘羨之言也 質言 張釋之傳具以～～如淳曰質誠也 墜言 鄧陽傳～～於吳蘇林曰墜猶失也 食言 匈奴傳約分明而不～～者終爲不信弗其前言如食而盡 誦言 高后紀未敢～～誅之鄧展曰～～公言也 訞言 司馬遷傳～～不經服虔曰～～妖言也 索言 成許皮傳侯自見～之師古曰索盡也言先各反 爽言 幽通賦抗～～以矯重也晉灼曰爽失據而倒也音徒浪反 鼓說 谷永傳～～奏天師文頴曰～拼擊也～棄劍也師古曰奏進也 鼓舌 王式傳陽醉～～師古曰～～謂決也 飲泣 賈捐之傳～～巷哭師古曰決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也 泣不下 呂后傳哭而～～師古曰泣謂決也 遘墜 王武傳陽醉～～師古曰遘失據而倒也音徒浪反 皺瘖 趙充國傳辭軍士寒手足～～文頴曰～拼擊也～棄劍也師古曰～～音不中道也 發矇 長楊賦今日～～廓然已朗矣 涔沫 李夫人賦～～憐牙睫爲日霑而爲之沫 沫 江充傳～～面下也師古曰～音呼內反 泣 司馬遷傳～～西面也言流血在面如霑頰沫音呼內反 飲泣 賈捐之傳～～師古曰～～謂決也 遘墜 王式傳陽醉～～師古曰遘失據而倒也音徒浪反 皺瘖 趙充國傳辭軍士寒手足～～文頴曰～拼擊也～棄劍也師古曰～～音不中道也 發矇 長楊賦今日～～廓然已朗矣 涔沫 李夫人賦～～憐牙睫爲日霑而爲之沫 沫 江充傳～～面下也師古曰～音呼內反 泣 司馬遷傳～～西面也言流血在面如霑頰沫音呼內反 飲泣 賈捐之傳～～師古曰～～謂決也 遘墜 王式傳陽醉～～師古曰遘失據而倒也音徒浪反 皺瘖 趙充國傳辭軍士寒手足～～文頴曰～拼擊也～棄劍也師古曰～～音不中道也 發矇 長楊賦今日～～廓然已朗矣 涔沫 李夫人賦～～憐牙睫爲日霑而爲之沫 沫 江充傳～～面下也師古曰～音呼內反 泣 司馬遷傳～～西面也言流血在面如霑頰沫音呼內反 飲泣 賈捐之傳～～師古曰～～謂決也 遘墜 王式傳陽醉～～師古曰遘失據而倒也音徒浪反 皺瘖 趙充國傳辭軍士寒手足～～文頴曰～拼擊也～棄劍也師古曰～～音不中道也

古曰～音軍～音竹足反 瘖噎 趙充國傳離霜露疾疫～～之患師古曰憔悴羸困寒～面～指者也 瘖 賈捐之傳～～師古曰～～謂不能起～者不忘規師古曰瘖瘂病非徒瘖也又音～～師古曰瘖瘂病也音人佳反 跋鑑 賈誼傳～～古踰字是下曰踰今所呼胸掌是也鑑古文頴曰～拼擊也～棄劍也師古曰～～謂決也 跋 賈誼傳～～夾字言足蹂反不可行也 穴匈 灌夫傳～～頭～ 支解 五行志鄧～～鄧子師古曰郁人戰鄧子～～而節解之謂解其四支斷其骨節 聾伏 項籍傳府中皆～～師古曰聾失氣也音章涉反 錯躬 元紀百姓愁苦靡所～～師古曰錯置也 傾城 李夫人傳絕世而獨立一顧～人～ 露索 藺相傳～～望之傳嘗見者～～師古曰索捲也露形體而捜也索山客反 縱觀 高紀～～素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 口尚乳臭 高紀是～～～師古曰乳臭言其年少

語次篇

語次 熹布傳從容～～ 宴語 趙充國傳～～師古曰閒～～謂共～也 參語 楊敞傳夫人與延年～～師古曰～～猶參預也

也不誰何者言不借問耳誰何過秦論陳利兵而一一卽古曰一一問之爲誰何人其義一也謹何貫誼傳在大一之城者卽古曰一一問也解何匡衡傳以開倫務一一者以示解也解何高紀今者一一卽古曰一一師古曰稱其德口不能容也橫被口語楊惲傳遭遇變故一一一一卽古曰橫音下孟反言人人殊晉書傳論傳以一一百數一一一一不謀同辭衆傳此卽古曰充忌也同聲師古曰一一而一一窮以辭辭部陽傳崔一一一一一一古曰不以海說而移心信舌一一三寸一一三寸舌張良傳今以一一爲帝者師也掉舌出一一師古曰三掉也杜口杜周傳結舌一一師古曰杜塞也閉口准南王傳辭穀以一一卽古曰如杜口辛甲有口諫皆無端結狀古一一也絕口又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一一難口舌爭張良傳此一一卽古曰一一也置齒牙間如一一一一切齒王莽傳言必一一誠切齒緩頰高紀一一仗說趙豹張良傳此一一徐言引譬喻也

綴學篇

綴學劉歆傳一之士游卿一一人使一一倍而應辦也素文王國幽通賦一一妙之一一師古曰一一素王之功也微言載文志仲足淺而一一春秋素王之文素功梅福傳據仲尼之一一師古曰一一素王之功也家業傳曰孔子素王道具劉歆傳炒一一日妙道義之真也道脗賈誼傳一味一之一師古曰脗肥也刺經郊祀志博士諸生一六一中作王制師古曰刺取之也枕經藉劉歆傳學者傳一一而一一實載徒樂訓故劉歆傳一師古曰故謂指趣也溫故成紀一一新師古曰一一厚也詞厚猶於一事也魯故藝文志詩一一二十五卷師古曰故傳爲詁字義與長也離騷司馬相如傳大一一者通其指義也今俗俚毛詩以訓大一一卷名曰一一一一遭也要而作一一師古曰一一近正也離騷司馬相如傳作一一賦師古曰一一遭也憂動曰一一一一離也牢愁揚雄傳牢落悟語以下至憭沙一一師古曰牢一一牢也牢一一愁而無聊也騷

駒 王式傳歌一一服虔曰逸詩篇今已亡歌之文聊
曰其辭云一一在西僕夫具存一一師古曰駒
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一一刑二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之謀
語隱諱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共
趙彼爲一歸此爲一戰國策名一一衛也
謂不正 都授 官方進傳候伺常大一一師古曰一一時師古
書一之不可勝言 文具 張釋之傳其激徙一一師古曰一一謂繕集諸事大講授也 大對 董仲舒傳不足以
師古曰一一對大奉一一師古曰一一者謂爲難問疑義
問也 射策 蕭望之傳以一一甲科爲郎師古曰一一者謂爲難問疑義
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郡國有
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
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深美 匡衡傳其
合會之 龔六 翟方進傳候伺常大一一師古曰一一謂總

知道也晉灼曰王肅注孔子家語說其將帥以禦寇盜繩墨道之也師古曰平準之名繩謂繩墨道也音于金反兄之一一師古曰一一無

清靜恬淡日不素教之也 **教敎亡素** 江充傳以一一一一無師古曰言素不教敎

締交篇

締交 過秦論合從一一師古曰締結也音大系反 **金石交** 師古曰猶金石堅固取其堅固之義也張耳傳相與爲一一師古曰

布衣交 盧綰傳待客如一一一 **刎頸交** 張耳傳一一一者之謂也一一者言託死生爲斷頸絕頭所願也刎音舞粉反 **一日之雅** 谷永傳每一一不欲爲地劍音舞粉反

張馬傳忽忘一一故也 **雅** 高紀曰一一素也易輕也師古曰一一素也 **素** 高紀一易結吏師古曰一一素也言非宿素之交 **雅素**

故 劉澤傳令呂氏一一 **雅遊** 張耳傳耳一一多爲人所稱譽也其父故使游交給英傑是以多爲人所稱譽也 **雅**

信 杜周傳無一一師古曰一一謂素相任信 **知友** 江充傳宗族一一多得其力者 **見客** 子虛賦先生又

斷頸絕頭所願也刎音舞粉反 **一日之雅** 谷永傳每一一不欲爲地劍音舞粉反 師古曰締素也言非宿素之交 **雅素**

張馬傳忽忘一一故也 **雅** 高紀曰一一素也易輕也師古曰一一素也 **素** 高紀一易結吏師古曰

師古曰一一故也 **雅** 游俠傳郭解雖一一而好施與不倦一一一者之謂也一一者言託死生爲斷頸絕頭所願也刎音舞粉反 **一日之雅** 谷永傳每一一不欲爲地劍音舞粉反

因也雅意素善之意**良苦**李陵傳少卿——師古曰言其誠善**彊食自愛**匡衡傳事新神近醫藥——**彊飯**武衛右傳——勉之師古曰——音其兩反——音扶晚反

緩急相護宣許后傳——止恩念憐疾——**彊起**地理志好——音其兩反——音扶晚反

護張湯傳貧昆弟——之尤厚師古曰——和通之令得其所也——謂保安之佑也張良傳頃公幸卒——太子師古曰以**黨友**急夫躬傳——謀議師古曰親——及朋——

死黨霍方進傳————師古曰——益——力於朋——也**亢禮**高紀尉公大夫以上令丞與——師古曰元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屈匿**猥稱**朱雲傳而事——師古曰猥曲也

趨和五行志與——者師古曰——承意以順也**媟黷**古曰比類也音亡葛反**同比**——師古曰——折而——也**分明之**佞幸傳得——師古曰著也——謂曰趣趣向也——音胡卧反

分明張湯傳——貴幸師古曰——拘也——拘濁也**推謝**張湯傳————師古曰分明——上有責即——義與傳上怒——含也包含在心以爲過也**銜之**

諂諛佞幸傳上有————師古曰——**陷匿**屋瓦傳——館舍也**猥曲**

詆娸投棄傳自——其文師古曰——戲也——謔也**醜詆**劉向傳——師古曰詆毀也**詆挫**董賢——

詆欺——師古曰——閉也閉**分棄**兩粵傳願與王——前惠——其人也**吐棄**李夫人傳——師古曰投棄之也**彊飯**武衛右傳——音其兩反——音扶晚反

譏毀地理志好——師古曰以——毀也——折也**訾毀**地理志好——師古曰以——毀也——折也**讒就**陳平傳平——之——音才用反**機陷**董賢傳——師古曰——發也——穿也

緩急刑法志——足以相——死又——非有益**詷譋**張湯傳貧昆弟——和通之令得其所也——謂保安之**黨**急夫躬傳——謀議師古曰親——及朋——**死黨**霍方進傳——師古曰——益——力於朋——也**亢禮**

對之——師古曰——承意以順也**責四面至**谷永傳天下之——也**責**賈山傳章下——師古曰——求也**詰責**賈山傳章下——師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質責**汲黯傳黯——湯於上前師古曰質

譴讓高紀因——羽師古曰——以辭相責也讓音才用反**辭數**陳勝傳自——乃置師古曰——**引繩排根**霍夫傳欲使夫————坐乎

排擯劉向傳——宗室**輔轢**淮南傳——師古曰——以揚我惡師古曰——**繩責**石慶傳——

排擯楊雄傳——淮陽蘇林曰——閒其兄**乘**禮樂志小人——**攝使**張耳傳——古曰攝謂引持之**涸女**陸賈傳母久——爲也師古曰

抵梧司馬——觸也——梧也**抵冒**——師古曰——觸冒也**抵罪**——師古曰——觸罪也**抵觸**——師古曰——觸也**抵**朱雲傳說————五鹿君師古曰柱觸也——音丁禮反又丑庾反

抵——師古曰——觸也——梧也**抵冒**——師古曰——觸冒也**抵罪**——師古曰——觸罪也**抵觸**——師古曰——觸也**抵**朱雲傳說————五鹿君師古曰柱觸也——音丁禮反又丑庾反

抵掌——師古曰——拊手也——音之石反**抵**——師古曰——拊手也——音之石反**抵**——師古曰——拊手也——音之石反**抵**——師古曰——拊手也——音之石反

**抵

洞穴也亂 秉閒 新陰傳一一閒謂師古曰閒隙也秉執也 併力 項籍傳與諸侯一一擊章邯 面約 吳王傳五那一一之 在亡 吳王傳不以一一疏屬輔師古曰一一猶言不在 蹉跌 朱博傳功曹趙一一 下風 鄧陽傳稱高一一之行師古曰言在一一 相然 張王傳一一信元 易與 項籍傳漢一一耳韓信傳如信為人一一耳李廣傳明房一一耳 斥臧不否 鄭當時傳不一一 姬人 蓋寬饒傳一一 相放 成許后傳豈一一師古曰放依也言有依倚也 漸靡 衛山王傳一一 顧金錢 季布傳數招權一一然師古曰靡隨從 相放 成許后傳豈一一師古曰放依也言有依倚也 漸靡 衛山王傳一一 顧金錢 季布傳數招權一一而謂招置從 塞責 項籍傳詐將軍以一一 塞望 高五王傳一天下之一一 頌禁 吳王傳一共一不一一 乖忤 成許后傳必生一一之患師古曰忤逆也 舛午膠戾 劉向傳朝臣一一一一 乖刺 劉向傳周天一一之心師古曰刺戾也言其乖戾也 眾讙 成帝紀一一 提空名 賈誼傳一一 追趨逐耆 鄧陽傳素無一一 追趨逐耆 鄧陽傳素無一一 事發相重 劉澤傳一一一一 官媚 翟方進傳一一 游媚 地理志一一 刷恥 武帝紀一一 根柢 楚元王傳一一 阿專 劉向傳不一一 何等不可 雋不疑傳夫人所言一一一一

古曰言志意不和合 乘閒 劉向傳厚天一一 乘刺 劉向傳厚天一一 塞責 項籍傳詐將軍以一一 塞望 高五王傳一天下之一一 頌禁 吳王傳一共一不一一 乖忤 成許后傳必生一一之患師古曰忤逆也 舛午膠戾 劉向傳朝臣一一一一 乖刺 劉向傳周天一一之心師古曰刺戾也言其乖戾也 眾讙 成帝紀一一 提空名 賈誼傳一一 追趨逐耆 鄧陽傳素無一一 追趨逐耆 鄧陽傳素無一一 事發相重 劉澤傳一一一一 官媚 翟方進傳一一 游媚 地理志一一 刷恥 武帝紀一一 根柢 楚元王傳一一 阿專 劉向傳不一一 何等不可 雋不疑傳夫人所言一一一一

顥蒼　異時　河山　疆外　宇內

顥蒼篇

顥蒼 賓戩超忽荒而蒼 ㄧㄧ師古曰顥顥天也 元氣顥汗故曰ㄧ其色蒼蒼故曰ㄧ天 **顥穹** 封禪書泰一ㄧㄧ師古曰 皆謂天也ㄧ言氣 **淳元** 幽通賦ㄧㄧ 藏汗也ㄧ言形穹隆也 淳元ㄧ天地之氣也淳音胡昆反 **天淵** 賓戩 塞於堪輿 藝文志ㄧㄧ金匱十四卷師古曰許慎云ㄧ天道ㄧ地道 也甘泉賦曰ㄧㄧ以壁壘兮張異曰ㄧㄧ天地總名也 **九天** 郊祀志ㄧㄧ巫祠ㄧㄧ師古曰ㄧㄧ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昊天 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 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 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 **九重** 禮樂志ㄧ

曰天有九重 **九閡** 又專精厲志道ㄧㄧ如淳曰閡亦限也限 重也謂九天之上也閡音改又音戈 **九門** 今俗 師古曰ㄧㄧ 九天之門 **三靈** 校獵賦上獲ㄧㄧ之況如淳曰ㄧㄧ日月星垂象之應也 **三光** 文紀上以累ㄧ ㄧㄧ日月星也 **三辰** 律歷志ㄧㄧ之會交奧孟康曰ㄧㄧ日月星也玉 行志說三出三已ㄧㄧ陳章昭曰若從寅至辰也 **泰階** 六符 藝文志ㄧㄧㄧㄧ一卷李奇曰三合謂之 觀色以知吉凶故曰ㄧ東方朝倩願陳ㄧㄧㄧㄧ孟康曰泰階三台 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ㄧㄧㄧㄧ經曰天階者天 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 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 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各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 階不平則五神之祀日布食之水潤不及稼穡不成冬雷夏雪百姓不寧故治 道貴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室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奢奢流閼也以孝武 日月星也 **三辰** 律歷志ㄧㄧㄧㄧ一卷李奇曰三合謂之 行志說三出三已ㄧㄧ陳章昭曰若從寅至辰也 **泰階** 三台 **重蜺** 又上如淳曰蜺雄謂之 虹雌爲ㄧ蜺爲ㄧ重或作虹蜺音五奚反 **宛虹** 子虛賦ㄧ 詞日爲鋪綽枝傷也 **虹蜺** 又上如淳曰蜺雄爲ㄧ蜺爲ㄧ 雄爲ㄧ蜺爲ㄧ重或作虹蜺音五奚反 **宛虹** 子虛賦ㄧ 拖於楯軒師古曰ㄧㄧ 屈曲之ㄧ也 **風伯雨師** 河東賦叱ㄧㄧ於南 北方呵ㄧㄧ於西代ㄧㄧ生師古曰ㄧ方之ㄧ謂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 南方曰景風西南曰凉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 **風** 京房傳已丑夜有ㄧㄧ盛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 後九十一日爲ㄧㄧ遷風暴風也風爲教令言正令遷也 **衝風** 韓 詩傳ㄧㄧ之褒不能起毛羽師古曰ㄧㄧ疾風之衝突者也 **飄拂** 河東賦風發ㄧ 日飄回風也次通反 **犇** 大人賦召ㄧㄧ 古曰ㄧㄧ疾風之衝突者也 **飄拂** 河東賦風發ㄧ 日飄回風也次通反 **犇** 大人賦涉ㄧㄧ 賦召ㄧㄧ 隨風伯刑雨師應劭曰 天神使也師古曰畢涉丁反 **豐隆** 大人賦涉ㄧ 如ㄧㄧㄧㄧ也 斗奉牛分度夜盡 ㄧㄧ師古曰吳無雲 至中山

異時篇

異時 食貨志一一算賦車師古曰一一言往時也 **曩時** 賈誼傳假設天下如一一久也謂昔一日師古曰一一往日也 **格澤** 又庚一一之氣如炎火飛黃白色起地二至天下大上銳建此氣爲長芒也師古曰一胡客反一大客反 **旬始** 又音一一氣如雄鷄見北斗杓一一以爲柃芒季音曰一一黙氣也天上 **黕** 又左玄冥而右一一芒張揮曰一一造化神名也楚辭招魂而見之咸曰水神也 **沆瀣** 又呼吸一一芒養朝霞食一一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爲六氣師古曰一胡朗反一音蟹 **列缺** 又貫一一之鉤景芒厥度曰一一天門也張揮曰陵陽子明經曰一一氣去地二千四百里 **膠葛** 楊雄傳贊一一師古曰一一上清之氣也 **青** 之光輝也晉灼曰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 **赤煒** 又一一平 **白煒** 又一一炎平 **玄煒** 又一一和乎 **揚眉** 瑳方進傳令捷一一服虔曰提攜提星一一揚其芒角也 **奮角** 又狼一一張晏曰狼一星一一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賊起 **高露** 晁錯傳一一降師古曰甘露凝如膏 **木介** 五行志今之長老名木米爲一一介者甲甲兵象也 **西顥** 禮樂志一一太義殺師古曰沆瀣東方氣 **沆碭** 禮樂志一一諸一一其止而反音蕩沆碭白貌也 **閶闔** 禮樂志游一一應劭曰一一天門 **玉臺** 又觀一一上帝之所居 **押** 之高有外上之者仰攀其橾可以捾天也 **捾象** 杜鄴傳以一一爲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喻人 **閉陽縱陰** 董仲舒傳求雨一諸一一其止而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 **蒙霜露沫風雨** 淮南王傳高帝一一師古曰沫亦類字也蒙冒也沫洗面也 **天閶地垠** 甘泉賦一一天門 曰天閶天門之閶也垠一一決竫一一閑師古曰一一藝林曰吸音吸吸動搖之吸師古曰吸音五合反 **天動地吸** 祝鮀賦一一 **天接地** 嚴助傳一一東方朔傳一一 **泰元媼神** 禮樂志惟一一尊一一春肇季奇曰媼神地也師古曰泰元天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 **隆天重地** 東方朔傳一一元無以奢貴 **參天貳地** 相如傳勤思乎一一一 **九垓八埏** 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泝一一孟康曰言徹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

無幾何 句如傳一一一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 **無幾** 原涉傳至官一一師古曰豈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衣 **幾何** 五行志其一一師古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十二月涉死贊說是也 **朏** 巖延年傳母欲拔延年一師古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十二月涉死贊說是也 **七始** 禮樂志一一舉始孟康曰天文志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一一者候之日 **三始** 孔光傳歲之朝日一一師古曰歲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 **四始** 鮑宣傳日餘於一一如淳曰正月一日

三朝 孔光傳歲之朝日一一師古曰歲之朝日之朝故曰一一 **一統** 律歷志八百一十分應為一章一一師古曰歲一統也 **六辰** 五行志蜺直而塞一一韋昭曰一一謂從卯至申 **五子** 律歷志曰有六甲辰有一一孟康曰凡八十一章歷一一孟康曰十九歲 **日暮** 主父偃傳一一施之師古曰暮年謂老也 **日入** 霍去病傳會一一師古曰言日欲沒也 **陽冒** 翼奉傳歷中甲庚律得一一張晏曰甲庚皆三陽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一一於西山 **日且入** 霍去病傳會一一師古曰言日欲沒也 **陽冒** 翼奉傳歷中甲庚律得一一張晏曰甲庚皆三陽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一一

三七 谷永傳涉一一之即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也 **三倪** 翟義傳免亂一一服虔曰倪會也謂漢以成一一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 **三統** 律歷志易九卦曰初入元百六一一孟康曰所三七二百一十歲 **陽九** 律歷志易九卦曰初入元百六一一孟康曰所謂一一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一一之厄 **蔀首** 律歷志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一之歲為一一

盛冬 武紀迫臨右北平一一師古曰秋盛陰用事之時 **隆冬** 武紀迫本冊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一一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 **正月** 高紀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實 **後九月** 文紀二年一一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一一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一一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經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末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一一而民未論如淳曰期音基也 **期有月** 武紀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蓋有餘月矣 **一月四**

十五日 食貨志一一得一一服虔曰一一之中又得夜半為十五日凡一一一也 **雨水** 又降婁初奎五度一一注令曰雨水一一 **驚蟄** 律歷志振注令曰驚蟄一一今曰清明 **穀雨** 又大梁初胃七度一一今曰清明 **清明** 又中昴八度一一今曰穀雨 **伏祠** 郊祀志作一一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王此乃有之歸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

十指 律歷志終六一一師古曰未平明之前 **先平明** 叔孫通傳一一師古曰平旦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實 **白晝** 賈誼傳一一師古曰一一即晝也 **宿夜** 文紀一一晝夜過 **半** 陳湯傳一一人衆城呼 **西征** 拜李夫一一賦起兮一一師古曰以日為喻故言一一上齊戒也 **景靡** 王褒傳忽如一一師古曰一一者如光景之徙靡也 **須臾** 韓信傳得一一少一一無死司馬遷一一之間 **須臾** 禮樂志神奄留臨一一傳卒卒無一一之間 **轉瀖** 王莽傳一一之間 **轉旋** 許后傳一一言須臾之間 **淹遠** 賈誼傳一一師古曰淹遲也 **迎日** 郊祀志一一推策匡衡曰日月物望 **勝日** 又巨一一如淳曰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也 **令日** 韋玄成傳未來而推之故曰一一師古曰一一善也謂吉一一也 **便時** 王后傳一一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 **昭時** 終軍傳五日一一令曰師古曰歷選吉日而合善時也 **靈辰** 甘泉賦歷吉日協一一師古曰明也 **標季** 谷永傳陽九之末一一孟康曰陽九之末

孚也 **窮宙** 幽通賦迺一一而達幽應劭曰往古來今曰宙聖人極古今通幽微也 **終今** 兩粵傳一一以來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一一以來也 **靡旃** 長楊賦曰來一一師古曰旃之言焉也 **白駒過隙** 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一一一一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張良傳如一一之一一師古曰言其速疾 **生平** 張耳傳一一猷上呼曰開耳餘賢 **平生** 王章傳一一猷上呼曰師古曰一一猶言少時也 **末路** 鄧陽傳聊猶末時也 **高** 蘇武傳陸下一一一一 **春秋富** 高五王傳皇帝一一一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言參惠王富於春秋 **春秋長** 劉澤傳太后一一師古曰言年老 **春秋** 張良傳如一一之一一 **億載** 長楊賦規一一帝業 **晚節** 田蚡傳灌夫一一張夫曰一一先時也 **白駒過隙** 師古曰書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張良傳如一一之一一師古曰一一猶言日月之行也 **終今** 兩粵傳一一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古曰一一中國之諸侯故云一一以來也 **廡旃** 長楊賦曰來一一師古曰旃之言焉也 **上方** 嚴助傳閩越王一一舉兵欲擊南越謂北與東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 **萬區** 地理志得百里之國一一故稱萬國 **八區** 揚雄傳威震八一一之外師古曰一一猶言八方也 **八紘** 又燭六合曰一一八方之綱維也 **八埏** 封禪書下許一一八方之外也師古曰埏音延 **八方** 相如傳一一之內師古曰四方四維謂之一一 **八荒** 遂奉一一之外師古曰一一猶言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 **六合** 相如傳一一之內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一一浮大海師古曰一一猶言六合也 **六幕** 揚雄傳大僕定有死罪數事一一師古曰一一猶言六合也 **四極** 又一一爰整師古曰一一四方極遠之處也 **四海之外四夷** 禮樂志包一一師古曰一一四方 **四鄰** 禮樂志包一一師古曰一一四方 **十二州** 地理志天下分絕為一一州制貢九州之外有并州幽州營州故曰一一一一水中可居者曰州洪水流大各就高陸人之所居凡十二處 **八鎮** 楚元王傳一一皆選賢知以為輔弼師古曰一一方鎮也 **四表** 蕭望之傳光祿一一師古曰一一四表謂四方之外也 **八埏** 封禪書下許一一八方之外也孟康曰埏地之八際也音徒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 **八方** 相如傳一一之內師古曰四方四維謂之一一 **八荒** 遂奉一一之外師古曰荒忽極遠之地也 **六合** 相如傳一一之內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一一浮大海師古曰一一猶言六合也 **六幕** 揚雄傳大僕定有死罪數事一一師古曰一一猶言六合也 **四極** 又一一爰整師古曰一一四方極遠之處也 **四海之外四夷

地一窮里趙廣漢傳會一一空舍師古曰一一里中之捨也恩處鑿里晁錯傳一劉宅里所張良傳父去一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戚里石奮傳一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焉一一陵里又徙居一一師古曰茂一邑中之一五陵原涉傳諸豪及長安一一諸為冢塚者皆歸慕之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一一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一一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縣道文紀詔令或一或一有蠻夷曰道鄙小縣韓安國傳即以將一一師古曰一一言在外一之一也下縣文翁傳招一一子弟師古曰一一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國邑百官表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鄉聚平紀一一日庠一日序師古曰聚小於鄉五行志而壞一一民舍市井貨殖傳商相與語財利於一一師古曰凡言一一者一交易之處一共汲之所故據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為市其義非也接比地理志吳與楚一一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接次也比音頻寐反地比食貨志從一一調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頻寐反同

壤孫寶傳幸一土一接壤武紀兩國一一之害師古曰一一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壤反還也縣隔高紀帶河阻山一一千里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一一絕千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天下於秦一一千里也師古曰李說得之要害西南夷傳調發積一一處師古曰一一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醜地項籍傳盡王故王於一一師古曰醜惡也易地鼂錯傳平原一一師古曰易亦平也地著食貨志理一一為本師古曰一一謂安土也音直略反土著張騫傳其俗一一師古曰一一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客土成紀一一流惡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為一一也康衢賈誼鼂錯傳氏曰五達曰一四達曰一孔道西域傳辭在西南不當一一師古曰一一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閒道高紀從一一走軍師古曰閒一一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棧道又燒絕一一師古曰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復道又從一一上如淳曰複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甬道又築一一蜀河應劭曰恐敵鈔輕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子午道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璋通一一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異也湯沐邑高紀以沛為朕一一師古曰凡言一一者皆謂以其賦稅供為沐之具也采地刑法

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二為牝故火為水妃今通于午以協之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宣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其為一一韓信傳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一一微路也路陂禮樂志一一師古曰一一路傍陂也

閭閻表一一偏於戎狄師古曰一一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一一里門也一里中門也閭左食貨志發一一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會盂後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發之立錐張良傳無一一之地容車之地鄒陽傳梁王嘱一一之邪也四通五達鄒陽傳此一一一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清地理志吳與楚一一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居中央為五晉灼曰一一即交一而一如淳曰宇也並為戰國晉何傳語曰一一其稱甚美孟康曰言地之四通其分離之意天漢晉何傳語曰一一其稱甚美孟康曰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臣瓚曰流俗語曰一一

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全晉地理志自一一時新秦食貨志從貧民充之故號一一新豐地理志一一秦曰驪邑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從豐民以實之故號一一是名也新豐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豐從豐民以實之故號一一閩高紀今以為一一王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虫音許屈反粵一為本師古曰一一謂安土也音直略反土著張騫傳其俗一一師古曰一一者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客丘地理志一一謂一頓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會稽司馬遷傳上一一師古曰一一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一一馬邑地理志一一師古曰晉太康地記云秦將定北異之因依以築北假元紀一一田官晉灼曰一一地名盟津地理志一一師古曰盟津曰孟津都道所湊處通名為一一又燒絕一一師古曰即閣也今謂之閣道復道又從一一上如淳曰複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甬道又築一一蜀河應劭曰恐敵鈔輕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子午道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璋通一一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異也湯沐邑高紀以沛為朕一一師古曰凡言一一者皆謂以其賦稅供為沐之具也采地刑法

河山篇

河山之陽 司馬遷傳耕牧——邊——張揖曰——下濕曰——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 **山陽陰道** 郊祀志上——師古曰——從——下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被山帶河** 婁敬傳秦地——————挾彀賦——————薄索蛟螭師古曰巖水岸巖巖之處也綺曲岸也鉅依反 **四隕山** 項籍傳因——————康曰四下墮也 **祁連山** 霍去病傳至——師古曰——聚之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祁音上夷反 **三嵎** 校彀賦虎豹——————師古曰——即天嵎也 **九疑** 武紀望祀虞舜于——師古曰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襄氏賓旭記古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接陽嶺 **五領** 張耳傳治有——之戾師古曰——山 **南陽山** 梁孝王傳因——————師古曰——下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祁** 校彀賦——————薄索蛟螭師古曰巖水岸巖巖之處也綺曲岸也鉅依反 **採巖排碕** 項籍傳因——————孟康曰四下墮也

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揭陽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是也 **上領** 溝洫志開大河——晉灼曰——山頭也 **山阯** 郊祀志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師古曰阯者山之基足音止 **瀕山** 兼并志——連綿——長楊賦列萬——騎於—— **陂山** 又——通道師古曰——言以山爲邊界也 **巖突** 子虛賦——洞房師古曰於巖穴底爲室若竈突然 **堆埼** 子虛賦激——張揖曰埼曲岸頭也師古曰堆高阜也埼音巨依反 **林莽** 長楊賦羅千乘於——師古曰草平曰莽 **山陵** 悼李賦釋輿馬於——晉灼曰——山陵也 **巖穴** 子虛賦——洞房師古曰於巖穴底爲室若竈突然 **堆埼** 子虛賦激——張揖曰埼曲岸頭也師古曰堆高阜也埼音巨依反 **林莽** 長楊賦羅千乘於——師古曰草平曰莽 **薄** 甘泉賦列新雉於——師古曰草叢生曰薄 **介丘** 相如傳以登——服虔曰——大也——山也言登太山封禪 **夷峻** 子虛賦——筭堂師古曰——平也山之高聚者峻言平山而築堂於其上峻音千公反 **郊藪** 公孫弘傳麟鳳在——師古曰邑外謂之——澤無水曰—— **郊** 汲黯傳淮陽楚地之——師古曰——郊交道衝要之處也 **崇藪實澤** 五行志不——古崇聚也藪謂澤之無水者實宍也 **衍沃原隰** 貨殖傳辨其土地川澤丘陵——————之匿師古曰——謂地延者也沃水之所

灌注也廣平曰——師古曰采官也國官良地故曰——說者不曉——之義因謂菜地古以種菜非也 **比地** 天文志作——有大星曰俯垣老人晉灼曰——下濕曰—— **溪谷** 子虛賦揭——渫——張揖曰——水注川曰——注溪曰—— **汙澤** 溝洫志塞瓠子原爲——師古曰——圳枝也 **潢洿** 食貨志塞川原爲——師古曰——停水也洿音烏一胡反 **經川** 地理傳——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 **洪原** 相如傳乃——————古曰停水曰汙音一胡反 **皇波** 子虛賦——————瀾——長——師古曰——常流之水也 **游波** 溝洫志左右——————又騷超軼絕——晉灼曰——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 **潰出** 地理志——之戾師古曰——之戾師古曰——山 **隃州** 哀二世賦臨曲江之——引師古曰曲岸頭曰隃隃即祠字耳言臨曲岸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江隃音踰反 **八藪** 屬職傳——鄭司農有大陸寒有楊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文紀山崩大水——師古曰——上游曰—— **八川** 子虛賦瀁——分流師古曰揚有海陽有圃田 **九川** 子虛賦瀁——滌音午——滌音午 **九淵** 貢疆傳——之神龍兮躯古曰——九旋之川言至深也 **九河** 地理志——頻履屆胡蘇簡東鉤盤鬲津吳目——之間於舜冀州之內言非也——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錦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有非王渭也 **四瀆** 郊祀志——視諸侯師古曰江河淮濟爲——言其深也 **枕江** 屬職傳北——大——師古曰枕臨也 **波河** 西域傳季南山北——師古曰——禹河 **六輔** 異姓諸侯王表——東河南河內也師古曰非也海經志云冀州——————————————

巖 又一一衛撝師古曰扒反堅也 臨坻 又一一淮北音步結反 坻坻音遲 跳沫 又亂波一一卽古曰言水波急馳而白沫跳起洶湧然也 貢郭 東平傳家乃一一塞巷師古曰貢謂倚也 壟上 陳勝傳輟耕之一一師古曰一一謂田中之高處 雕上 武紀立后土祠于汾陰一一起如人居雕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鄜音與荓同故鄉人呼荓音如誰故轉而爲雕字耳故漢舊儀云荓上 江皐 賈山傳一一河瀕李奇曰皐水邊淤地也 岸脅 五行志一一蘇林曰脅者以其形高著一一江潭 反騷曰一一而沚記芳縣井眉 陳遵傳居一之一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 海瀕 灌夫志引洛水至一一下師古曰一一南山之瀕也亦猶山領象人之頸頷 商顏 灌夫志引洛水至一一南山之顏也亦猶山領象人之頸頷 海瀕 高不疑傳一一 水隤 又久不反弓一一堅師古曰下流曰隤 水維 古曰一一水之綱維也 水門 又爲石隄多張一一如淳曰一一通水流不爲害也 限激 溝洫志爲石一一師古曰激者壅水使之有所向也限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

水 釀渠 溝洫志通一二一以引其河益東南溉鄭白之舊田 康曰一決也師古曰一音山支反 石菑 溝洫志隄禁竹木一一師古曰一一若今言菑之然後以土就填之耳音側其反 捷 又資粟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爲一一如淳曰一一截竹塞水決之口絙絙布薪捷之水稍弱薄乃下水工以一一之有石以石爲之師古曰一音其偃反 金隄 子虛賦上一一師古一一言水之隄塞堅如金也 金城湯池 潮過傳皆爲一一全以喻堅湯喻滂熱不可近也詳慎云 浙江 項籍傳東游會稽度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徒駭 溝洫志九河之名有一一 陽曲 地理志一一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一一 上游 項籍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一一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海或作流師古曰滿即流也匈奴傳或言匈奴從一一來降人服虔曰滿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一一也師古曰一一亦據高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 碣石 武紀至一一文穎曰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然特立之兒也 榛 甘泉賦登一一而北天門兮 昆鄰 扶風鄠東延一一師古曰昆明上邊也 鄠衍

郊祀志夢黃蛇其口止於一一李奇曰一平也廣平曰一 鼎湖 陸高龜也終南詩曰宛在水中郊祀志河溢一一師古曰一水旁地廣平曰一言水況溢自鼎及陸 溢陸 石奮傳河水一一漫也師古曰高平曰一 陸海 地理志秦地號繡一一師古曰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一一東方朔傳所謂天下一一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一一也 膏腴 地理志爲九州一一統古田腴之下肥曰腴故取諸云 陂池 溝洫志河垂西一一如此 陂陁 踏侯王表一一河洛之間塵勃曰一者狹也言一一不安也師古曰一一者跛躓也 陂中 趙充國傳遣騎候四望一一有虜師古曰山阿而夾水曰阪四塞阪也一一古房字 陂陁 貨殖傳通渠一一於敝亂一一之間 迫 於僻反 陂池 刑法志其生民一一師古曰陂地小也陁險固也 陂陁 周亞夫傳必置間人於一一之間 徑易 溝洫志至河三百餘里一一師古曰徑直也易音弋豉反 徑遠 食貨志商賈倍一一師古曰一道也徭音羊茹反 折 子盧賦崇一一流一一 馬鹵 溝洫志終古一一吉曰一即斥一也謂鹹鹵之地 澤鹵 主父偃傳不生三穀師古曰一地多湿一而鹹一 沈斥 刑法志滕山川一一師古曰謂居近水之下也一一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一一謂水岸曲而有藤衼也 句廉 趙充國傳入鮮其宿一一師古曰壖餘也宮一一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壖音而緣反 廟壝 孟卿傳內史府君太上一一中師古曰壝者內垣之外溝也 谷汲 地理志山居一一 亭居 西域傳其水一一冬夏不增減 桃華水 溝洫志引雨水川谷水汗一一盛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華盛桃方華時說有雨水故謂之一一一而幹時傳云三月一一一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言此易主故曰易 疆易 食貨志民 苑囿園 高紀故秦一一一張晏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園所以

種植開墾一一師古曰濱制等畫要勑別之圖 **胡苑** 張良傳此有一一之劍一師古曰此胡苑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食獸之苑 **溝洫** 志耕廣四尺深四尺洫廣深倍於溝 **甗辟** 山也在三原縣西北一音義一一又音兵列五 **解谷** 律曆志取竹之一一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孔解脫無溝節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 **瀘** 相如傳一一溝以行水一師古曰一一分也一溝也 **沈** 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其災還音力堅反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一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 **決滆** 子雲賦過乎一一之盛觀一師古曰一一即吳以海水朝夕爲池也 **環城** 陳湯傳四面一一師古曰環繞也音患 **東崖** 息兀躬傳狂夫嗥於一一師古曰地下顓也音丈閏反 **北隙** 地理志一一鳥九夫餘如淳曰一際也一師古曰一至也 **朝夕之池** 故秦傳不如一一一蘇林曰 **臨厠** 劉向傳一一辰星一師古曰一側注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一近霸城通乎一一之盛觀焉 **溢溢** 子虛賦通乎一一之盛觀焉 **決滆** 司馬相如傳一一所謂大荒之野也 **崩陁** 劉向傳山安一一師古曰陁下也音田 **西邸** 溝洫志中使一一皮服師古曰此古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 **一** 師古曰地理志一一鳥九夫餘如淳曰一際也一師古曰一至也 **北隙** 地理志一一鳥九夫餘如淳曰一際也 **朝夕之池** 故秦傳不如一一一蘇林曰 **東崖** 息兀躬傳狂夫嗥於一一師古曰句

盧匈奴傳匈奴父子同——卧師古曰——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要也關音於——一郭張湯傳君——閒師古曰——郭謂塞上要險之連反氏音支——一郭又西遣山——師古曰桑登也登而守之被邊韓王信傳國——爲邊地之雄豪滇池西南夷傳至——方三百里師古曰華陽國志云滇池狀如倒池故曰——弱水西域傳敕——師古曰——猶帶也雄邊敘傳以財——支有——師古曰以多財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榆塞衛青傳——舊——閒風大人賦登——而望禁兮張揖曰——山在崑崙閒之中師古曰閒音決

漢傷卷第六

蒸庶 佃作 穰苴 司馬 五樂

蒸庶篇

蒸庶 武紀勸元元厲一師古曰蒸衆也 **元元** 見上又文紀以全天下一一之民師古曰一一善意也 **黎烝** 相如傳黎寤一一師古曰一一衆庶也 **品庶** 賈誼傳一一每生師古曰一一猶庶品也 **黎元** 谷永傳天下一一成安家樂業 **江淮** 過秦論一一之人亡浮于淮泗以南 **氓隸** 子虛賦以一一之民師古曰氓古文萌字萌民也 **氓隸** 司馬相如傳一一不爲叛者縱音莫幹反 **民萌** 劉向傳一一何以勸勉師古曰一一以導不足師古曰一一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編列** 相如傳一一閭編户也 **編户** 高紀爲一一民師古曰一一者言列次名籍也 **齊民** 食貨志亂一一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一一晉令言平民矣 **衰民** 食貨志邑一一師古曰衰損也 **敎民** 食貨志邑亡一一師古曰敎謂迭心也 **末民** 又信言實而一一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 **浮食** 長楊賦一一末流食奇之不安 **黔首** 秦紀文志愚一一師古曰秦謂人爲之 **懷生** 相如傳一一之類沿濡浸潤也 **白徒** 鄒陽傳吳一一之衆師古曰一一言素非軍旅之人若言白丁矣 **丁壯** 高紀一一苦軍旅 **謠俗** 韓延壽傳人人問以一一古曰一一謂閭里歌謠以教善惡也 **流庸** 哀紀一一者東師古曰冗散失其事業也 **流冗** 成紀關東一一之民師古曰一一言貴功庸也 **庸保** 秦紀一一之中師古曰一一可安信也皆賃作者也 **庸作** 臣衡傳家貧一一以供資用師古曰一一言賣功庸爲人作役而受顧也 **賣庸** 鼂布傳一一於齊哀悼之十

佃作篇

佃作 韓安國傳方一一時師古曰佃治田也 **畋田**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時三畋歲代更故通一一畤一斛以上師古曰畋謂墾也 **緡田** 又一一之收稅一一不爲叛者縱音莫幹反 **代田** 又一一師古曰代易也 **名田** 又限田一一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 **轅田** 地理志孝公制一一盎歷田三年更上易居古制也 **易田**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易下田再易爲中田一一易上田不易中田雖遇災害收恒不減是也稼更歲更關更於也 **草田** 車千秋傳一一者不墾闢也 **休民** 食貨志商君開一一之門以勸耕戰 **息耗** 董仲舒傳察天下之一一師古曰一一生也一一盡也 **贏縮** 貨殖傳一一貿易之利 **贏縮** 司馬相如傳一一之中師古曰一一貴賤也 **賈功** 鼂布傳一一於齊師古曰一一言賣功庸爲人作役而受顧也 **賣庸** 鼂布傳一一於齊 **貴賤**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作**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糴**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糶**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賣**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買**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出**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入**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斂**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發**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取**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與**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予**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收**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散**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舍**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捨**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貸**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借**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假**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賒**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賃**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賦**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稅**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租**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賈**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賈** 食貨志石稷始一一之時 **貴賈

芟去複下水溢之草宛 師古曰概摑 ㄧ者言多生子孫也概音莫 種食 高五王傳深耕ㄧㄧ師古曰概摑 ㄧㄧㄧㄧ 穉種也ㄧㄧ未入師古曰ㄧ者五穀之種 禾耨 食貨志教民耕耨 文紀ㄧㄧ應劭曰ㄧㄧ之官 也ㄧ者所以爲粮食也種音之勇反 古 來手耕曲木也耨柔端木 所以施金也耨耘田也 輓犂 食貨志教民相與庸 ㄧㄧ師古曰ㄧ引也 力本 董仲舒傳ㄧㄧ 任賢師古曰ㄧㄧ謂勤 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生產 高紀不事家人ㄧㄧ作業 傭耕 陳勝傳與人ㄧㄧ 師古曰ㄧㄧ謂受 其雇直而爲之 元紀ㄧㄧ貧民師古 耕言賣功傭也 振業 元紀ㄧㄧ救民師古 日ㄧ起之令有作ㄧ 處業 溝洫志遣便者ㄧ ㄧㄧ謂安處之 ㄧ振贍之師古曰 便得其居業 非業 元紀勞於ㄧ 志冀ㄧㄧ師古曰 ㄧㄧ之作師古 ㄧㄧ八方之神 方明 律歷志祀先王于 也以木爲之四 玄下 大折 郊祀志塵誰於大折草昭曰 ㄧㄧ降于郡 種之經歲乃 耡故云ㄧㄧ 嘉穀玄稷 宣紀ㄧㄧ 國服崇曰玄稷黑粟也 子穀秬黍 志黃 律歷志以ㄧㄧㄧㄧ中者師古 曰子穀雌言穀子耳秬即黑黍 戎叔 天文志風西北ㄧㄧ 郊祀志今ㄧㄧ未報師古曰嗛少意也 康曰ㄧㄧ胡豆也爲成也 穀嗛 言穀賤尚少未獲豐年也嗛音苦簟反 祖飢 食貨志黎民ㄧㄧ 孟康曰祖始也 比登 郊祀志歲ㄧㄧ師 古曰年穀頻熟也 穰歲 循吏傳ㄧㄧ餘潩南師 古曰年穀頻熟也 穰祀 穰文志ㄧㄧ天文 師古曰禳除災也 經祠 又古天子 所云 禱款 相如傳ㄧㄧ云 文穎曰ㄧ告也ㄧ 廟宇 郊祀志作洞陽五帝ㄧ同ㄧ師古曰宇謂屋之 也 祝宗 又使先 聖之後 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ㄧ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 者以爲ㄧ師古曰ㄧ謂主祭之讀祝者ㄧ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非宗伯及大 宗也 巫先 又荊巫祠ㄧㄧ旋摩之屬師古曰ㄧㄧ巫之最先者也 覡巫 師古曰覡音下狄反 祓 又在男曰ㄧ在女曰ㄧ 祓除ㄧㄧ應劭曰ㄧㄧ之官 祝 文紀除ㄧㄧ 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祓也 腠祭 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腠謂 聯續而祭也音竹 食 郊祀志其下四方地爲ㄧㄧ 苟反食讀曰似 天文禮 武紀備ㄧㄧ文頴曰禮祭也臣瓚曰此牟初 文從故曰備ㄧㄧㄧ也師古曰 封禪 律歷志祀先王于ㄧㄧ孟康曰ㄧㄧ者神明之 朝日夕月即ㄧㄧㄧ之謂也 朝日夕月即ㄧㄧㄧ之謂也 封禪 郊祀志祭泰畤於甘泉此祭天於大禮也祭天則天 ㄧ師古曰ㄧ引也 力本 董仲舒傳ㄧㄧ 任賢師古曰ㄧㄧ也師古曰 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生產 高紀不事家人ㄧㄧ作業 傭耕 陳勝傳與人ㄧㄧ 師古曰ㄧㄧ謂受 其雇直而爲之 元紀ㄧㄧ貧民師古 耕言賣功傭也 振業 元紀ㄧㄧ救民師古 日ㄧ起之令有作ㄧ 處業 溝洫志遣便者ㄧ ㄧㄧ謂安處之 ㄧ振贍之師古曰 便得其居業 非業 元紀勞於ㄧ 志冀ㄧㄧ師古曰 ㄧㄧ之作師古 ㄧㄧ八方之神 方明 律歷志祀先王于ㄧㄧ孟康曰ㄧㄧ者神明之 種之經歲乃 耡故云ㄧㄧ 嘉穀玄稷 宣紀ㄧㄧㄧㄧ降于郡 國服崇曰玄稷黑粟也 子穀秬黍 志黃 律歷志以ㄧㄧㄧㄧ中者師古 曰子穀雌言穀子耳秬即黑黍 戎叔 天文志風西北ㄧㄧ 郊祀志今ㄧㄧ未報師古曰嗛少意也 康曰ㄧㄧ胡豆也爲成也 穀嗛 言穀賤尚少未獲豐年也嗛音苦簟反 祖飢 食貨志黎民ㄧㄧ 孟康曰祖始也 比登 郊祀志歲ㄧㄧ師古 曰年穀頻熟也 穰歲 循吏傳ㄧㄧ餘潩南師 古曰年穀頻熟也 穰祀 穰文志ㄧㄧ天文 師古曰禳除災也 經祠 又古天子 所云 禱款 相如傳ㄧㄧ云 文穎曰ㄧ告也ㄧ 廟宇 郊祀志作洞陽五帝ㄧ同ㄧ師古曰宇謂屋之 也 祝宗 又使先 聖之後 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ㄧ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 者以爲ㄧ師古曰ㄧ謂主祭之讀祝者ㄧ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非宗伯及大 宗也 巫先 又荊巫祠ㄧㄧ旋摩之屬師古曰ㄧㄧ巫之最先者也 覡巫 師古曰覡音下狄反 祓 又在男曰ㄧ在女曰ㄧ 祓除ㄧㄧ應劭曰ㄧㄧ之官 祝 文紀除ㄧㄧ 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祓也 腠祭 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腠謂 聯續而祭也音竹 食 郊祀志其下四方地爲ㄧㄧ 苟反食讀曰似 天文禮 武紀備ㄧㄧ文頴曰禮祭也臣瓚曰此牟初 文從故曰備ㄧㄧㄧ也師古曰 封禪 律歷志祀先王于ㄧㄧ孟康曰ㄧㄧ者神明之 朝日夕月即ㄧㄧㄧ之謂也 朝日夕月即ㄧㄧㄧ之謂也 封禪 郊祀志祭泰畤於甘泉此祭天於大禮也祭天則天 ㄧ師古曰ㄧ引也 力本 董仲舒傳ㄧㄧ 任賢師古曰ㄧㄧ也師古曰 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生產 高紀不事家人ㄧㄧ作業 傭耕 陳勝傳與人ㄧㄧ 師古曰ㄧㄧ謂受 其雇直而爲之 元紀ㄧㄧ貧民師古 耕言賣功傭也 振業 元紀ㄧㄧ救民師古 日ㄧ起之令有作ㄧ 處業 溝洫志遣便者ㄧ ㄧㄧ謂安處之 ㄧ振贍之師古曰 便得其居業 非業 元紀勞於ㄧ 志冀ㄧㄧ師古曰 ㄧㄧ之作師古 ㄧㄧ八方之神 方明 律歷志祀先王于ㄧㄧ孟康曰ㄧㄧ者神明之 種之經歲乃 耡故云ㄧㄧ 嘉穀玄稷 宣紀ㄧㄧㄧㄧ降于郡 國服崇曰玄稷黑粟也 子穀秬黍 志黃 律歷志以ㄧㄧㄧㄧ中者師古 曰子穀雌言穀子耳秬即黑黍 戎叔 天文志風西北ㄧㄧ 郊祀志今ㄧㄧ未報師古曰嗛少意也 康曰ㄧㄧ胡豆也爲成也 穀嗛 言穀賤尚少未獲豐年也嗛音苦簟反 祖飢 食貨志黎民ㄧㄧ 孟康曰祖始也 比登

穰祀篇

穰祀 藝文志ㄧㄧ天文 師古曰禳除災也 經祠 又古天子 所云 禱款 相如傳ㄧㄧ云 文穎曰ㄧ告也ㄧ 廟宇 郊祀志作洞陽五帝ㄧ同ㄧ師古曰宇謂屋之 也 祝宗 又使先 聖之後 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ㄧ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 者以爲ㄧ師古曰ㄧ謂主祭之讀祝者ㄧ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非宗伯及大 宗也 巫先 又荊巫祠ㄧㄧ旋摩之屬師古曰ㄧㄧ巫之最先者也 覡巫 師古曰覡音下狄反 祓 又在男曰ㄧ在女曰ㄧ 祓除ㄧㄧ應劭曰ㄧㄧ之官 祝 文紀除ㄧㄧ 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祓也 腠祭 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腠謂 聯續而祭也音竹 食 郊祀志其下四方地爲ㄧㄧ 苟反食讀曰似 天文禮 武紀備ㄧㄧ文頴曰禮祭也臣瓚曰此牟初 文從故曰備ㄧㄧㄧ也師古曰 封禪 律歷志祀先王于ㄧㄧ孟康曰ㄧㄧ者神明之 朝日夕月即ㄧㄧㄧ之謂也 朝日夕月即ㄧㄧㄧ之謂也 封禪 郊祀志祭泰畤於甘泉此祭天於大禮也祭天則天 ㄧ師古曰ㄧ引也 力本 董仲舒傳ㄧㄧ 任賢師古曰ㄧㄧ也師古曰 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生產 高紀不事家人ㄧㄧ作業 傭耕 陳勝傳與人ㄧㄧ 師古曰ㄧㄧ謂受 其雇直而爲之 元紀ㄧㄧ貧民師古 耕言賣功傭也 振業 元紀ㄧㄧ救民師古 日ㄧ起之令有作ㄧ 處業 溝洫志遣便者ㄧ ㄧㄧ謂安處之 ㄧ振贍之師古曰 便得其居業 非業 元紀勞於ㄧ 志冀ㄧㄧ師古曰 ㄧㄧ之作師古 ㄧㄧ八方之神 方明 律歷志祀先王于ㄧㄧ孟康曰ㄧㄧ者神明之 種之經歲乃 耡故云ㄧㄧ 嘉穀玄稷 宣紀ㄧㄧㄧㄧ降于郡 國服崇曰玄稷黑粟也 子穀秬黍 志黃 律歷志以ㄧㄧㄧㄧ中者師古 曰子穀雌言穀子耳秬即黑黍 戎叔 天文志風西北ㄧㄧ 郊祀志今ㄧㄧ未報師古曰嗛少意也 康曰ㄧㄧ胡豆也爲成也 穀嗛 言穀賤尚少未獲豐年也嗛音苦簟反 祖飢 食貨志黎民ㄧㄧ 孟康曰祖始也 比登 郊祀志歲ㄧㄧ師古 曰年穀頻熟也 穰歲 循吏傳ㄧㄧ餘潩南師 古曰年穀頻熟也 穰祀 穰文志ㄧㄧ天文 師古曰禳除災也 經祠 又古天子 所云 禱款 相如傳ㄧㄧ云 文穎曰ㄧ告也ㄧ 廟宇 郊祀志作洞陽五帝ㄧ同ㄧ師古曰宇謂屋之 也 祝宗 又使先 聖之後 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ㄧ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 者以爲ㄧ師古曰ㄧ謂主祭之讀祝者ㄧ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非宗伯及大 宗也 巫先 又荊巫祠ㄧㄧ旋摩之屬師古曰ㄧㄧ巫之最先者也 覡巫 師古曰覡音下狄反 祓 又在男曰ㄧ在女曰ㄧ 祓除ㄧㄧ應劭曰ㄧㄧ之官 祝 文紀除ㄧㄧ 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祓也 腠祭 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腠謂 聯續而祭也音竹 食 郊祀志其下四方地爲ㄧㄧ 苟反食讀曰似 天文禮 武紀備ㄧㄧ文頴曰禮祭也臣瓚曰此牟初 文從故曰備ㄧㄧㄧ也師古曰 封禪 律歷志祀先王于ㄧㄧ孟康曰ㄧㄧ者神明之 朝日夕月即ㄧㄧㄧ之謂也 朝日夕月即ㄧㄧㄧ之謂也 封禪 郊祀志祭泰畤於甘泉此祭天於大禮也祭天則天 ㄧ師古曰ㄧ引也 力本 董仲舒傳ㄧㄧ 任賢師古曰ㄧㄧ也師古曰 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生產 高紀不事家人ㄧㄧ作業 傭耕 陳勝傳與人ㄧㄧ 師古曰ㄧㄧ謂受 其雇直而爲之 元紀ㄧㄧ貧民師古 耕言賣功傭也 振業 元紀ㄧㄧ救民師古 日ㄧ起之令有作ㄧ 處業 溝洫志遣便者ㄧ ㄧㄧ謂安處之 ㄧ振贍之師古曰 便得其居業 非業 元紀勞於ㄧ 志冀ㄧㄧ師古曰 ㄧㄧ之作師古 ㄧㄧ八方之神 方明 律歷志祀先王于ㄧㄧ孟康曰ㄧㄧ者神明之 種之經歲乃 耡故云ㄧㄧ 嘉穀玄稷 宣紀ㄧㄧㄧㄧ降于郡 國服崇曰玄稷黑粟也 子穀秬黍 志黃 律歷志以ㄧㄧㄧㄧ中者師古 曰子穀雌言穀子耳秬即黑黍 戎叔 天文志風西北ㄧㄧ 郊祀志今ㄧㄧ未報師古曰嗛少意也 康曰ㄧㄧ胡豆也爲成也 穀嗛 言穀賤尚少未獲豐年也嗛音苦簟反 祖飢 食貨志黎民ㄧㄧ 孟康曰祖始也 比登

郊祀志歲ㄧㄧ師古 曰年穀頻熟也 穰歲 循吏傳ㄧㄧ餘潩南師 古曰年穀頻熟也 穰祀 穰文志ㄧㄧ天文 師古曰禳除災也 經祠 又古天子 所云 禱款 相如傳ㄧㄧ云 文穎曰ㄧ告也ㄧ 廟宇 郊祀志作洞陽五帝ㄧ同ㄧ師古曰宇謂屋之 也 祝宗 又使先 聖之後 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ㄧ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 者以爲ㄧ師古曰ㄧ謂主祭之讀祝者ㄧ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非宗伯及大 宗也 巫先 又荊巫祠ㄧㄧ旋摩之屬師古曰ㄧㄧ巫之最先者也 覡巫 師古曰覡音下狄反 祓 又在男曰ㄧ在女曰ㄧ 祓除ㄧㄧ應劭曰ㄧㄧ之官 祝 文紀除ㄧㄧ 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祓也 腠祭 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腠謂 聯續而祭也音竹 食 郊祀志其下四方地爲ㄧㄧ 苟反食讀曰似 天文禮 武紀備ㄧㄧ文頴曰禮祭也臣瓚曰此牟初 文從故曰備ㄧㄧㄧ也師古曰 封禪 律歷志祀先王于ㄧㄧ孟康曰ㄧㄧ者神明之 朝日夕月即ㄧㄧㄧ之謂也 朝日夕月即ㄧㄧㄧ之謂也 封禪 郊祀志祭泰畤於甘泉此祭天於大禮也祭天則天 ㄧ師古曰ㄧ引也 力本 董仲舒傳ㄧㄧ 任賢師古曰ㄧㄧ也師古曰 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 生產 高紀不事家人ㄧㄧ作業 傭耕 陳勝傳與人ㄧㄧ 師古曰ㄧㄧ謂受 其雇直而爲之 元紀ㄧㄧ貧民師古 耕言賣功傭也 振業 元紀ㄧㄧ救民師古 日ㄧ起之令有作ㄧ 處業 溝洫志遣便者ㄧ ㄧㄧ謂安處之 ㄧ振贍之師古曰 便得其居業 非業 元紀勞於ㄧ 志冀ㄧㄧ師古曰 ㄧㄧ之作師古 ㄧㄧ八方之神 方明 律歷志祀先王于ㄧㄧ孟康曰ㄧㄧ者神明之 種之經歲乃 耡故云ㄧㄧ 嘉穀玄稷 宣紀ㄧㄧㄧㄧ降于郡 國服崇曰玄稷黑粟也 子穀秬黍 志黃 律歷志以ㄧㄧㄧㄧ中者師古 曰子穀雌言穀子耳秬即黑黍 戎叔 天文志風西北ㄧㄧ 郊祀志今ㄧㄧ未報師古曰嗛少意也 康曰ㄧㄧ胡豆也爲成也 穀嗛 言穀賤尚少未獲豐年也嗛音苦簟反 祖飢 食貨志黎民ㄧㄧ 孟康曰祖始也 比登

權火 郊祀志通一一如淳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缺其一時薦饗宜知早晏故以火爲之 **燔瘞** 終軍傳奉一一節度也 **燔瘞** 又炟祌一一師古曰一一於郊宮師古曰一祭天也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藏之 **酌地** 儀禮傳即飲酒一一也酌昔來外反 **祝延** 又皆一一之師古曰一一祝之使長年也祝音之受反 **枌榆社** 郊志高祖禱豐一一鄭氏曰枌榆鄉名也社在枌榆鄉名也枌音扮白榆也 **社** 社仕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爲社神因立名也榆音弋朱反 **公社** 郊祀志今縣爲一一李奇曰猶官社也 **青社** 武五子傳受社一一孟曼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 **族人炊** 郊祀志晉巫祠東君室中君一一之屬師古曰一一古主炊母之行也炊謂饋爨也 **禖祝** 禮記月令祀於高禖高禖求子之神也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 **蹄林** 匈奴傳一一滋曰才師古曰呼音胡反呼隆盛意 **開右** 谷永傳天所一一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 **協氣** 相如傳一一應說而至有常期也 **佻正** 又一一薄曰佻讀曰偷偷薄也 **禖祝** 禮樂志一一之一一應說而至有常期也 **佻正** 又一一薄曰佻讀曰偷偷薄也 **休嘉砰隱** 禮樂志一一嘉吉臨以昌和一一來享 **燭耀** 宣紀神光一一齊言 **曼壽** 禮樂志傳一一師古曰曼延也 **天幸** 賈誼傳得天所一一幸也 **徼幸** 伍被傳不可以一一師古曰一一要也一一望之指也 **倚異** 谷永傳一一乎政事師古曰倚使也 **託**

精禬 匡衡傳天人之際一一有以相遘李奇曰禬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禬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鴆反 **禬** 趙王彭祖傳不好治宮室一一師古曰禬厭也 **祥** 作數准南子曰測人鬼越人厭一一祥李奇曰卜兆曰一外曰一 **宴娭** 祖祭志神來一一師古曰娭戲也言燕樂神來宴戲聽此樂也娭音許其反 **嘉禦** 宣紀上帝垂恩一一海內承福師古曰厭讀曰饜 **嘉生** 郊祀志神降之一一師古曰一一謂來歸也 **嘉祥** 五行志一一外曰一一貌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一一有以相遘李奇曰禬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禬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鴆反 **禬** 趙王彭祖傳不好治宮室一一師古曰禬厭也 **祥** 作數准南子曰測人鬼越人厭一一祥李奇曰卜兆曰一外曰一 **宴娭** 祖祭志神來一一師古曰娭戲也言燕樂神來宴戲聽此樂也娭音許其反 **嘉禦** 宣紀上帝垂恩一一海內承福師古曰厭讀曰饜 **嘉生** 郊祀志神降之一一師古曰一一謂來歸也

五樂篇

五樂 郊祀志卷五帝一一師古曰一一張晏則軍軍皇則肇牢牢夏則敦牧則晨也 **鏗鎗** 禮樂志但能紀其一一故

舞師古曰叫一金石之聲也一音止新反一音初庚反 **鍾虡** 郊祀志一一鉤人師古曰虡神獸名也縣鐘之木刻飾爲之因名曰虡也 **洪鐘** 將出別權黃鉞之鐘左五鎛皆應入則撞楚突之鐘右五鎛皆應 **琱** 河東賦曰一一師古曰洪大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左右五鎛天子高紀上云一鄧展曰一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一師古曰今一形似瑟 **磬** 禮樂志一一金鼓師古曰一美玉名以爲一也 **筑** 而大頭細頸也 **洞簫** 元紀贊吹一一如淳曰簫之最底者一一給事師古曰一古曰一一以樂哀有若樂人也 **理絲竹** 張揖傳後堂一一師古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 **倚瑟** 張揖曰倚猶依一也師古曰一一覓弦如淳曰一一而歌李奇曰聲氣依一一也師古曰一即今之以歌合曲也 **鳴籟** 張揖曰簫管也 **楚歌** 高紀漢四面皆一一應劭曰一一鷄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一一爲楚人之歌猶言吳歈越吟耳若以鷄鳴爲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鷄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爲作楚歌豈亦鷄鳴時乎 **度曲** 元紀自一一被歌聲應劭曰自關一作斷一一終更授其次謂之一一西京賦云一一未終委起雪飛張衡舞賦云一一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八師古一一如荀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 **刓節** 又孤

言各到德曰一一兼行整法曰塞白乘伍五五格不得行故云一師古曰即今戰之隊也 **義嗇之下置諸物令雞卜** 郊祀志尊祠一一李奇曰一一射之故云一一 **雞卜** 師古曰一骨一兆卜 **別著** 東方朔傳上書使諸一一布卦傳漏筭一一應劭曰一一百莖共一蓍 **露著** 張揚傳一一正火處立法嚴慶曰一法易一於星宿下明日乃用吉得天氣也師古曰若今之占候者所用也 **土炭** 天文志冬至短極景一一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古曰一一冬時刻一一而增晝過均冬至而陽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候鍾律權一一冬至陽氣至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

貨寶　訾算　器械

三服　車兩

貨寶篇

貨寶 食貨志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又一於利者以其利於民也流行如一也 **布帛** 又布於布泉於帛如淳曰布泉於帛如淳曰布泉於帛如淳曰

三千是謫戍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逆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謂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田便住一歲一更諸不出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徙屯邊一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也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邊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收事 宣紀三輔民就賤者且母一一師古曰收謂租賦卒謂役使 **算事** 又且勿一一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徭役 **傳** 高紀中老弱未一者悉詣軍服虔曰一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一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一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一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 **復租稅** 高紀一勿一一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 **口錢** 昭紀令郡國毋斂今年一一文顏曰比時有一出斂一今省租賦卒謂役使又今一未有一哀或多賦以父禹反師古曰程法式也 **食租衣稅** 食貨志縣官當一一一西匕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頭會箕斂** 張耳傳一一一一脫處曰更到其家人頭數數出賦以箕斂之 **獻程** 昭紀令郡國毋獻金銀犬馬及它畜獨以供宗廟祠祀及天子自用而已一出斂一今省租賦卒謂役使 **貢輸** 食貨志賦入一一應劭曰貢上所求索也輸委輸京師也 **租芻** 藩惠志內史稍田一一重師古曰一一以供芻稾也芻音側留反 **平賈** 又治河卒非受一一者為其外縣六月蘇林曰一一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一一也如淳曰律說一一月得錢二千師古曰賈音古 **外縣** 又卒治河者為著一一大月孟康曰一一成邊也 **移長度** 楊惲傳悼隴山郎一一一歲之調度也師古曰言遠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 **任罷** 賈山傳百姓一一師古曰一一也 **五均** 食貨志語有一一

中下之等也 **水衡錢** 宣紀以一一一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曰水衡典上林苑屬官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工作當仰給司農今出一一一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顧山錢** 平紀天下女徒已論歸家一一一月三百如淳曰於山伐木聽使入一顧功直故謂之顧山師古曰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復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為此愚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 **政於婦人** **禁錢** 賈捐之傳以少府一一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一一 **推酤** 武紀初一酒一止曰推者步渡橋兩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彷是也禁閉其事擅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推因立名焉酤音工護反彷音酌 **打會** 王莽傳使使即縣為賈人一一事明四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就諸縣而專一賈人之一若今和市矣推音吐會音工外反 **宰推** 翟方進傳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一一為奸利者師古曰推專也一一者言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 **公儲** 校尉賦閒禁兵散一一 **私府** 路溫舒傳近屬陽一一師古曰一物所聚也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一一 **中府** 東方朔傳令一一師古曰一藏金帛之所也音它奔反又音帑 **倉府** 武紀卜式西匕師古曰表音於既反 **頭會箕斂** 張耳傳一一一一脫處曰更到其家人頭數數出賦以箕斂之 **租芻** 藩惠志內史稍田一一重師古曰一以供芻稾也芻音側留反 **倉廩** 昭紀縣所藏也廩穀所振入也 **倉庾** 天文志胃南衆星曰一一如淳曰倉粟積為庾 **倉積** 一一師古曰一在野曰一 **發輦** 馮奉世傳再三一一則聽曰煩費如淳曰輦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輦車而餉音而隴反 **漕輓** 晁錯傳一一之費於傳河渭一一天下 **輸將** 晁錯傳一一千里不絕師古曰輓引也 **流輸** 鄒陽傳轉粟一一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 **方輸** 枚乘傳一一錯出師古曰方輓而輸 **轉道** 趙充國傳勇竝出絕一一師古曰一一運糧之道也 **飛芻輓粟** 主父偃傳一一一師古曰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曰一一也 **放鑄** 食貨志使民一一師古曰一一 **縉錢** 武紀初算一一李奇曰縉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師古曰縉音子刃反告其私鑄 **告緡** 又楊可一一徧天下師古曰揚可謂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 **臧縉** 食貨志一一千萬張湯傳安世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一一以百萬數張晏曰縉盛也還官不簿也 **錢通** 張湯傳始湯為小吏與一一師古曰與田甲為據對 **九則** 序傳高下一一九州土田上中下之等也 **水衡錢** 宣紀以一一一為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曰水衡典上林苑屬官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工作當仰給司農今出一一一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顧山錢** 平紀天下女徒已論歸家一一一月三百如淳曰於山伐木聽使入一顧功直故謂之顧山師古曰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復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為此愚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 **政於婦人** **禁錢** 賈捐之傳以少府一一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一一 **推酤** 武紀初一酒一止曰推者步渡橋兩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彷是也禁閉其事擅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推因立名焉酤音工護反彷音酌 **打會** 王莽傳使使即縣為賈人一一事明四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推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就諸縣而專一賈人之一若今和市矣推音吐會音工外反 **宰推** 翟方進傳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一一為奸利者師古曰推專也一一者言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罪 **公儲** 校尉賦閒禁兵散一一 **私府** 路溫舒傳近屬陽一一師古曰一物所聚也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一一 **中府** 東方朔傳令一一師古曰一藏金帛之所也音它奔反又音帑 **倉府** 武紀卜式

之一師古曰借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

顧租 食貨志武帝使天下公得以…師古曰…謂雇賃之直或租其本…交曰…謂雇賃之直或租其本

所輸賦物不足償其僦運…

賃之費也僦音子就反

共偫 按攷證偫積…師古曰共讀曰供…

棄貣 食貨志…師古曰…

乾沒 張湯傳始爲小吏…服虔曰…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

貣 音他得反

更賦 地理志…師古曰…

富羨 貨殖傳任氏…者數世師古曰言不足償功直也

富埒 食貨志…師古曰埒等也

高訾 地理志…師古曰…

温厚 張敞傳居皆…師古曰…

減省 元紀太僕…

庸財 帶師古曰庸賃也

牟利 食貨志…

閉糴 王莽傳…

騰踴 食貨志物…

賈踊 食貨志…

貸 食貨志…師古曰…

起責 谷永傳爲人…

折券 託其名代之爲主放與它人…

棄責 高紀帝…

商賈 食貨志…

畜賈 又…

百賈 王莽傳…

貣進 陳遵傳故…

主辦 項籍傳…

主進 高紀…

貶賣 貴爲傳市井…

駔儈 貨殖傳子貸…

器械 宣紀工匠…

什器儲偫 平紀天下吏民…

索衣食 東方朔傳…

傾家 陳萬年傳賂遺外…

發取 成許后傳亦…

器械篇

什器 王莽傳官司…

閉器 五行志…

飲器 張騫傳…

炊食器 淮南王傳…

杯器 地理志…

鬻器 王莽傳官司…

都鬲 又…

賴簋 食貨志物…

痛騰 食貨志物…

羽觴 班倢伃…

玉卮 高紀上…

服匿 蘇武傳…

康瓠 貢禹傳市…

駔儈 貨殖傳子貸…

一謂之輒 **儋石** 前通傳中一一之祿者關鄉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爲一受二斛晉灼曰一斗石也師古曰儋者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揚雄 **篹贏** 章賢傳遺子黃金滿一不如一經如淳曰一竹器受三四斗公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一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一笭也揚雄傳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筲爲一然則篹籮之屬是也今書本或假篹爲之耳 **窐** 一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 **牢盆** 食貨志因官器作鹽鐵官與一一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領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盆鹽盛盆也 **鉛鉼** 趙廣漢傳教吏一一蘇林曰一音項如淳曰項受投書孟康曰一竹筒也如今官受書事師古曰一魚網也形如仰籠盖四維而舉之音曾 **罕罔** 子虛賦一一殫山師古曰罕畢網也詩雉罹于罗罗字或作罟或假或借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罕音同 **窶數** 東方朔傳是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漉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一一者今關中俗亦呼爲寄生非爲萬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朝云著樹爲寄生盆下爲一一揚惲傳鳧雁不容充衛一一也盆下之物有候食氣故鳧衛之四股鐵鉤非所衡也揚惲宗傳師古曰一音其羽反一音山羽反 **溥洎** 周勃傳以織一一爲生蘇林曰一一名一月令曰具曲植

師古曰許慎去其一一爲一也 **剖劂** 甘泉賦般倕棄其一一也師古曰一曲鑿也劂音厥 **五量** 律歷志制器一一張晏曰準律歷志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一一者矣 **旁庞** 又連上其波周銅方尺而圜其外一有一焉師古曰庞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 **笹笹** 賈誼傳刀筆一一師古曰一一所以盛書 **篾紈** 趙后傳解一一盛書囊形若今之筆牀耳紈素也 **封** 宣許后傳滿一篋一一師古曰一緘束篋也音工咸反 **碓春** 楚元王傳使并曰一一於市晉灼曰高舡舉件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爲木幷而手舂即今所謂步曰者耳非一一也 **洒削** 貨殖傳質氏以一一而鼎食師古曰削謂刀劒室也謂人有刀劒削故惡者主爲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一先禮反一先召反 **版築** 點布傳身負一一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 **便面** 張敞傳白以一一捐馬師古曰一一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一一亦曰弁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圜即古之一一也音頻面反 **莩面** 見上王莽傳後常覆雲母一一即便面是扇之類也 **琫玚** 王莽傳璋一孟康曰璋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一下

三服篇

三服 元紀羅齊——官季世文曰齊國皆有——之官春獻冠幘缺爲首服凡三師古曰縰所以束髮也縰音山尔反即今之方目漆也皆素今之縞也輕綃今之輕漆也 元服 服紀帝加——師古曰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其下汲冢傳序云上正——是知謂冠爲——竹皮冠 高紀曰——爲——應劭曰以竹皮作冠今鶡尾冠是也韋昭曰竹皮筠也今南夷取竹皮時綴以爲飾師古曰竹皮箨皮謂箨上所解之葦耳非竹筠也 仄注冠 五行志邑王賀遣治——師古曰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非法冠及高山也 駿鬳冠 使李傳郎侍中皆——貝帶師古曰以——毛羽爲——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今俗呼爲山鷄其實非也 柱後惠文 張敞傳嘗以——彈治之耳著——以纏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廌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廌爲名耳師古曰纏即今方目紗也山韻反卷去權反 戴縰 楊雄傳——垂緌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縰讀與樊噲同噲音山韻反 皮弁素績 平王后傳副筥——以鹿皮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縫縁師古曰——以下四十九人賜——師古曰縰讀與樊噲同噲音山韻反 飛翮纓 江充傳冠——之——服虔曰以鳥羽作——謂如蟬翼者也 禪纚 又冠——步搖服——緩也臣瓚曰——之——謂如蟬翼者也 禪縰 廢日冠——以縰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廌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廌爲名耳師古曰縰即今方目紗也山韻反卷去權反 紗穀 又衣——禪衣師古曰——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爲——縞者爲——禪衣 又師古曰——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禪音蟬 曲裾 又——後垂交輸張晏曰——者如婦人衣也 交輸 又少澤曰——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裹衣縫裾鉤連貫之謂之交輸也 袿 列傳著也——即今之褾——也 袿襳 又師古曰——者如婦人衣也 短褐 貧賤傳貧者——自結固也 毳 東方朔傳董君綠幘傳——師古曰——即今之褐——也 毳衣 又師古曰——編枲衣也褐音竭 貫頭衣 南蠻傳取鳥羽——廁論師古曰——不加上冠 黃纈 五行志成帝微行從人皆白衣——師古曰——黃色也——以黃絲爲九用組——纈也以黃絲爲九用組繫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 朱紱 韋賢傳賜衣——師古曰——朱紱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詩頌之紱——者近是朝——孟康曰——若今赤韋蔽膝也 袨服 鄭崇傳——表裏之小裾若今汗衫也 韜胷 韓安國傳——師古曰——胷臆也 袒幘 又上蘇林曰論音掀貴通解周官太論行清也孟康曰——行清——中衣裸袒者也東南人謂整束空中如曹謂之論袒灼曰今世語反門小袖衫褊侯論師古曰——者近身

自著一一師古曰即今之袜也
邪幅橫纏故以名云袜音之客反 起一衣 襜衾其傳襲況一一師古曰一一登堂師古曰一一著衣也 更衣 淮
傳坐乃起一一師古曰凡久坐者皆起一一以其寒疾或變也 摳衣 王式傳一一謂以手內摩之令離地
朱雲傳一一登堂師古曰 摳衣下之裳音子私反 撫衿 鄧陽傳案 斂衽 張良傳楚心一一而
足一一 斂衽 朝師古曰社衣襟也 玉 玉藻
一一師古曰識社衣之長帶也鳴謂佩 玉 玉藻
環以為節形若今革帶矣 革帶 賈山傳布衣之人也一 革鞜 長楊賦一一不事師
古曰鞜革履音雖 革鳥 東方朔傳一一帛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倫率也 革 一一師
古曰靴曰革生曰革 履綦 雉隼傳一一起迎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 躧履 倚不疑傳勝之一一起迎師
古曰履小履一一者 跣躧 地理志秦俗嫌作一 躧 王莽傳出履一二寸師古曰其形收頭句音巨俱反 履 王莽傳一一
飾也出履一二寸師古曰其形收頭句音巨俱反 履空 鮑宣傳眾喜以為寒也 獨 一一者言其輕寒如露非謂獨立也
蒨 子虛賦曳一一之襳襳 之襳襳 禮器曰一一一萬絲也 繒練 王莽傳太后宜且衣一一師古
曰繒帛練熟曰一一一萬絲也 繒練 王莽傳太后宜且衣一一師古曰無文者 綦組 景紀
錦繡一一害女紅應劭曰組者今綬 綺穀 高紀賈人毋得
錄牒是也臣瓚曰許慎云一赤一也 氷紈 純麗 地理志秦俗嫌作一 綺繡一一之物師
古曰氷謂布帛之細其色鮮絜如氷 綺穀 高紀賈人毋得
者也穀素也 紈精好也麗華麗也 綺穀紡罰 衣篇 綈 師古曰一一師古曰綺文蹙也即今之細綾也紡
為布及疏也罰織毛若今氈及氍毹之類也罰音居例反 阿錫 晉繁表異
曰一一細緒也 魯縞 韓安國傳殖貲之業力不能入一一師古曰縞
一一細布也 紵縞 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九為輕細故以取喻也 紵縞
子虛賦繡一一師古曰一一織紵也 綴衣 王莽傳一一二匹重桑曰綴八
也一一舞支也今之所謂素者也 綴衣 王莽傳一一二匹重桑曰綴八
十縷也師古曰最厚之布也其價最 苧 古所謂皮弁素積者即謂此積也雙音騖 佩韓 世經
古曰苧麻屬一一白疊也師古曰最厚之布也其價最 苧 古所謂皮弁素積者即謂此積也雙音騖 佩韓 世經
一一以白恩師古曰韓柱衣之帶飾 繆飾 平王后傳令孫建世子一一猶
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帶而戒之 衿 丈音襟一曰一一也 纓 王莽傳世可侯一一袞冕衣裳師
古曰此數謂襞積而為之 緑韍 古曰一一也音紱 蔽膝 玉藻

車兩篇

車兩 貨殖傳牛一千一師古曰一一乘曰一一兩之謂若言其車數輛兩而稱 緑車 金日磾傳使持車
曰幸一一常置左右以待召幸故曰幸 乘輿車 載送衛尉舍 蓬 王莽傳太子
之龍之也晉灼曰漫泥一一名生莽車太子有子秉以梁 藩車 傳吏
一一師古曰一一坐乘之車也後 安車 張良傳賜安車駟馬師古曰一一坐乘之車也後
車之有屏蔽者 安車 漢興服志云公列侯一一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 輜車 張良傳賜載一一
車蓋倚鹿較者畫左鹿武車之前兩旁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 輜車 師古曰一一衣車也 軺
車 食貨志算一一師古曰一一小一也音弋昭反 式車 亞夫傳天子為動改容一一師古曰
一一立乘兵車也 戲車 翁主傳以一一為戲師古曰一一猶樓車也 戲車 翁主傳以一一為戲師古曰
以禮殺人一一傳子孫師古曰一一猶樓車也 豵餘 平王后傳令孫建世子一一猶
一一其所賜安一以示榮寵之數也一一豵牡曰一一牝曰一一豵餘謂小豕也 屬車 劉屈氂傳載五乘一一
大又音聚一曰一一旨一一也 緑韍 王莽傳立可侯一一袞冕衣裳師
古曰此數謂襞積而為之 襜褕 王莽傳出

之車**輕獵車** 宣紀太僕以一車 不衣也李奇曰輜輕車也師古曰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 **小馬車** 霍光傳召皇太后御一一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厩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廣柳車** 季布傳置一一中服虔曰東都謂廣轀車爲一一一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陸穹也言約曰周禮說衣翣柳飾棺也衆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陸穹所謂車拳者耳非此之謂也 **皇車** 張良傳下一馬一一光統天地師古曰皇大也 **輕車** 平紀在所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我車則稱車右其餘則曰一一騎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校獵賦樊噲以車騎功多故特言車數非謂以車載物而遂利者 **扶轂** 扶謂以車載物而遂利者 **輜輪** 古曰一一車聲也輜一也 **車幽輯** 校獵賦一一一一師古曰一一以蒲裹輪 **蒲輪** 枚乘傳以安車一一一一徹乘 **驂乘** 元紀令宋昌一一師古曰一一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 **轂擊** 匈奴傳辯者一一於外師古曰一一言使車交馳其一相一也 **乘傳** 高紀一一謂以車載物而遂利者 **扶轂** 扶謂

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一一一馬二馬爲郵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騎傳音張戀反 **趣駕** 朱傳傳告外一一師古曰趣讀曰促 **接軫** 相如傳差夫一一師古曰言車轂相接也 **發軔** 河東賦訖一一於平盈芳脈處曰軔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 **按轡** 亞夫傳天子乃一一徐行 **馮軾** 鄒陽傳一一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憑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士一一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 **銜枻** 相如傳時有一一之變張揖曰一馬勒銜也師古曰一一能御銜也 **轍跡** 賈誼傳其一一可見臣瓚曰伍子胥書有一一以載千戈因謂之一一也師古曰以楫船之例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 **方** 也師古曰車跡曰轍

音步千反 **輓輅** 婁敬傳脫一一蘇林曰輅一木橫轅車前又步丁反 **軒** 武衛又步千反 **軒中** 武衛一一得幸師古曰軒謂車上小一一前有曲與軒車即今車之施幔者 **乘堅策肥** 食貨志一一一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堅謂好車也 **冠蓋** 高帝師古曰駱驛道使者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陸穹也言約曰周禮說衣翣柳飾棺也衆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陸穹所謂車拳者耳非此之謂也 **皇** 張良傳下一馬一一 **一封軺傳** 平紀在所禮樂志一一如淳曰漢儀人衆當乘傳及發驛騎者皆持八五寸木傳信封以爲驗一一一一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驛騎者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各鑄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也郭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輕車而乘傳 **立軺併馬** 又四輔公卿大夫傳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一一一一服虔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軺音謠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師古曰併音步浪反 **輿轎** 陳勝傳一一服虔曰今竹輿車也江東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卿山領也不通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非所依據 **廐置** 田儋傳王尸鄉一一臣瓚曰一一謂置馬以傳驛者 **騎置** 張良傳下一馬一一 **一封軺傳** 平紀在所禮樂志一一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驛騎者皆持八

第室　次舍　五兵　搏戰　備醮

第室篇

第室　高紀賜大一一孟康曰第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廣夏**　王吉傳一一之下師古曰一一大屋也　**殿**　霍光傳一一及民室屋師古曰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　**府寺**　元紀敗衆一一師古曰一一甲：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一耳非止天子宮中　**官室**　高紀賜大一一孟康曰第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廣夏**　王吉傳一一之下師古曰一一大屋也　**殿**　霍光傳一一及民室屋師古曰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　**府寺**　元紀敗衆一一師古曰一一甲

第　夏侯嬰傳賜嬰一一第一師古曰一一第謂公主之宅　**傍舍**　高紀萬從一一來一一者近地開之第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　**廣夏**　王吉傳一一之下師古曰一一大屋也　**殿**　霍光傳一一及民室屋師古曰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　**府寺**　元紀敗衆一一師古曰一一甲

室　食貨志餘于亦在于一一師古曰幼童皆當受業　**官亭**　薛宣傳一一民舍　**中都官**　宣紀一一徙師古曰一一京師諸官府也　**鄉官**　黃霸傳師古曰一一者鄉所治處也　**都亭**　相如傳往舍一一師古曰臨邛所治一之一　**延中**　高紀一一吏師古曰一一郡府廷之中延音定　**鄉亭**　五行志河南一一訛爲今之鄉官兵　**街郵**　五行志河南一一訛爲古曰郵謂行書之舍　**丘亭**　元紀戊一一師古曰郵謂行書之舍文紀五一賦之師古曰郵四馬宿之舍若今驛舍名一郵亭也古所謂亭也　**郵亭**　元紀戊一一門師古曰門謂闕者也　**闕外**　馮唐傳一以一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橛爲闕師古曰音牛列反　**闕**　也

屋　建元以來常有白氣出東方狀如屋一一言其點雲狀若雲也　**房櫳**　又一一蓋今人言舍巷舍也　**除舍**　越王劉建傳自行迎一一師古曰至一一迎之謂初所至之舍也禁賓傳更爲一一師古曰除謂修飾增除也　**邑屋**　郭解傳居一一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里宅**　原涉傳入一一散師古曰一一舍也　**里區謁舍**　食貨志一一一一一一者各自占所爲如

室　食貨志餘于亦在于一一師古曰幼童皆當受業　**官亭**　薛宣傳一一民舍　**中都官**　宣紀一一徙師古曰一一京師諸官府也　**鄉官**　黃霸傳師古曰一一者鄉所治處也　**都亭**　相如傳往舍一一師古曰臨邛所治一之一　**延中**　高紀一一吏師古曰一一郡府廷之中延音定　**鄉亭**　五行志河南一一訛爲今之鄉官兵　**街郵**　五行志河南一一訛爲古曰郵謂行書之舍　**丘亭**　元紀戊一一師古曰一一門師古曰門謂闕者也　**闕門**　陳勝傳一一中衛師古曰一一者今謂庭門之外也　**闕外**　馮唐傳一以一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橛爲闕師古曰音牛列反

卷八

屋　建元以來常有白氣出東方狀如屋一一言其點雲狀若雲也　**房櫳**　又一一蓋今人言舍巷舍也　**除舍**　越王劉建傳自行迎一一師古曰至一一迎之謂初所至之舍也禁賓傳更爲一一師古曰除謂修飾增除也　**邑屋**　郭解傳居一一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里宅**　原涉傳入一一散師古曰一一舍也　**里區謁舍**　食貨志一一一一一一者各自占所爲如

室　食貨志餘于亦在于一一師古曰幼童皆當受業　**官亭**　薛宣傳一一民舍　**中都官**　宣紀一一徙師古曰一一京師諸官府也　**鄉官**　黃霸傳師古曰一一者鄉所治處也　**都亭**　相如傳往舍一一師古曰臨邛所治一之一　**延中**　高紀一一吏師古曰一一郡府廷之中延音定　**鄉亭**　五行志河南一一訛爲今之鄉官兵　**街郵**　五行志河南一一訛爲古曰郵謂行書之舍　**丘亭**　元紀戊一一師古曰一一門師古曰門謂闕者也　**闕門**　陳勝傳一一中衛師古曰一一者今謂庭門之外也　**闕外**　馮唐傳一以一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橛爲闕師古曰音牛列反

屋　建元以來常有白氣出東方狀如屋一一言其點雲狀若雲也　**房櫳**　又一一蓋今人言舍巷舍也　**除舍**　越王劉建傳自行迎一一師古曰至一一迎之謂初所至之舍也禁賓傳更爲一一師古曰除謂修飾增除也　**邑屋**　郭解傳居一一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里宅**　原涉傳入一一散師古曰一一舍也　**里區謁舍**　食貨志一一一一一一者各自占所爲如

室　食貨志餘于亦在于一一師古曰幼童皆當受業　**官亭**　薛宣傳一一民舍　**中都官**　宣紀一一徙師古曰一一京師諸官府也　**鄉官**　黃霸傳師古曰一一者鄉所治處也　**都亭**　相如傳往舍一一師古曰臨邛所治一之一　**延中**　高紀一一吏師古曰一一郡府廷之中延音定　**鄉亭**　五行志河南一一訛爲今之鄉官兵　**街郵**　五行志河南一一訛爲古曰郵謂行書之舍　**丘亭**　元紀戊一一師古曰一一門師古曰門謂闕者也　**闕門**　陳勝傳一一中衛師古曰一一者今謂庭門之外也　**闕外**　馮唐傳一以一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橛爲闕師古曰音牛列反

屋　建元以來常有白氣出東方狀如屋一一言其點雲狀若雲也　**房櫳**　又一一蓋今人言舍巷舍也　**除舍**　越王劉建傳自行迎一一師古曰至一一迎之謂初所至之舍也禁賓傳更爲一一師古曰除謂修飾增除也　**邑屋**　郭解傳居一一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里宅**　原涉傳入一一散師古曰一一舍也　**里區謁舍**　食貨志一一一一一一者各自占所爲如

室　食貨志餘于亦在于一一師古曰幼童皆當受業　**官亭**　薛宣傳一一民舍　**中都官**　宣紀一一徙師古曰一一京師諸官府也　**鄉官**　黃霸傳師古曰一一者鄉所治處也　**都亭**　相如傳往舍一一師古曰臨邛所治一之一　**延中**　高紀一一吏師古曰一一郡府廷之中延音定　**鄉亭**　五行志河南一一訛爲今之鄉官兵　**街郵**　五行志河南一一訛爲古曰郵謂行書之舍　**丘亭**　元紀戊一一師古曰一一門師古曰門謂闕者也　**闕門**　陳勝傳一一中衛師古曰一一者今謂庭門之外也　**闕外**　馮唐傳一以一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橛爲闕師古曰音牛列反

屋　建元以來常有白氣出東方狀如屋一一言其點雲狀若雲也　**房櫳**　又一一蓋今人言舍巷舍也　**除舍**　越王劉建傳自行迎一一師古曰至一一迎之謂初所至之舍也禁賓傳更爲一一師古曰除謂修飾增除也　**邑屋**　郭解傳居一一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　**里宅**　原涉傳入一一散師古曰一一舍也　**里區謁舍**　食貨志一一一一一一者各自占所爲如

室　食貨志餘于亦在于一一師古曰幼童皆當受業　**官亭**　薛宣傳一一民舍　**中都官**　宣紀一一徙師古曰一一京師諸官府也　**鄉官**　黃霸傳師古曰一一者鄉所治處也　**都亭**　相如傳往舍一一師古曰臨邛所治一之一　**延中**　高紀一一吏師古曰一一郡府廷之中延音定　**鄉亭**　五行志河南一一訛爲今之鄉官兵　**街郵**　五行志河南一一訛爲古曰郵謂行書之舍　**丘亭**　元紀戊一一師古曰一一門師古曰門謂闕者也　**闕門**　陳勝傳一一中衛師古曰一一者今謂庭門之外也　**闕外**　馮唐傳一以一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橛爲闕師古曰音牛列反

阜者亦於兵車之上爲拒以望敵也熊羣聲相近本一物也

康曰瓦甕爲窓也 **切沓冒** 趙岐孟子注：限也。一其頭也沓者它合反 **鉦苔** 衣紀考元廟殿門銅龜此——鳴如淳曰門——師古曰——門之——作盧花之形

師古曰門之——所以銜環者也銷音普胡反 **垂堂** 爰盎傳千金之子不——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別自愛也——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 **騎衡** 又百金之子不——如淳曰——倚也——據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 **開** 又寺門——

盧 食貨志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以賣師古曰盧者賣酒之區以其一邊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爲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 **臺** 尹翁歸傳缺音水草——

溥令文君——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爲盧以居濁氣四處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爲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 **臺** 尹翁歸傳缺音水草——

樹 五行志飾——師古曰——有室曰—— **令辟君** ——乾肉也——音零——音避歷反 **柎** 又寺門——

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禁士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六枝貫柱四出名曰——表縣所治夾兩邊各——隊宋之假言——舞如和令相謂之和表師古曰即——摩表也 **辟土帶缸** 越后傳——往往爲黃金——服虔曰缸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玉飾之也師古曰——壁之橫木畜出如

行 地理志——天下師古曰旁行謂四出而行之 **行計** 陳平傳未至軍——師古曰——謂於道中且計也 **微行** 成紀上始爲——出張晏曰於後門出從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白衣袒幘單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爲故曰—— **行前** 高紀令——

郤行 高紀迎門——師古曰——退而——也 **循行** 文紀遣都吏——如淳曰律說都吏令督郵是也師古曰行音下孟反 **旁** 石奮傳君其——師古曰遠家 **業行** 袁敞傳兵不——已—— **平行** 李廣利傳——至宛城師古曰——言無滯難 **通行** 高紀足下——無所累 **留行** 鄧陽傳兵不——安國傳必不——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

所 張敞傳使使者即——師古曰就其所居處而召之 **反舍** 敘傳述其一面——師古曰還其所居也 **反室** 師古曰還其所居也 **次舍** 吳王傳治——古曰——息止之處也 **頓舍** 李廣傳就善水草——師古曰——止也——息也 **休舍** 高紀欲止宮——師古曰舍息也於敵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 **次所** 陳勝傳令廣之——師古曰廣所次舍處也 **家在** 之子別自愛也——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 **壹** 元后傳千金之子不——師古曰言富人

闡 賓戲及昔君之門閭宛先聖之宮室兵衛門謂之闡宮中門謂之闈宮中巷謂之壺又——悤趨 **閒燥** 丙吉傳宜——處師古曰閒寂淨之處也燥高爽也 **壹** 衣紀考元廟殿

隱屏 食貨志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帶之執各——而鑄作 **閨** 賓戲及昔君之門閭宛先聖之宮室兵衛門謂之闡宮中門謂之閨宮中巷謂之壺又——悤趨

押音押習之押師古曰
一一言相因而至也 寖尋 郊祀志上始巡幸郡縣一一於
賦一一 往來 跳驅 劍津傳遂一一 跳 高紀羽圍成皐漢王一史記作逃晉
灼曰一猶出意也師古曰音徒彫反 狂
趫 大人賦勝而一一張揖曰
趫奔走也師古曰音驍 橫厲 陳湯傳一一烏孫
師古曰厲度也 厭留 西域傳
一甚衆師古曰一一言其 成紀 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壹口五國
前後辭厭不相違反也 苛留 成紀羽圍成皐漢王一史記作逃晉
大人賦糾摻叫奔踏以一一 号張揖 阮關者多一一師古曰苛細刻也 駿路
曰駿善也下著道也師古曰駿音看 佼路 校獵賦駢衍一一師古曰佼次
反 北首 薛宣傳一一燕路師古 至質 田廣明傳不一一引軍空還尽
曰首謂越向也或究反 愛曰質所期處也匈奴傳皆一
一而還師古曰質 信也謂所期處 涉濟 霍去病傳一鈞者一君延張晏曰淺曰一踩曰
一師古曰一謂人馬涉度也一謂以身捍也 夷逸 地理志謂廣仲一一師古曰
一一言竄於夷而逍遙逸也 亡邸 張耳傳一一父客
師古曰邸歸也 避宅 內門 三陵傳謝病免一一師古曰杜塞
征給傳有吏事一一師古曰 也閉塞其門也杜字本作杜音同
一一謂不居其家皆匿夷而 杜門

門者主父偃傳賓客不我一一師
古曰一一謂內之於門中也 屏居 賈誼傳一一師古曰
介居河北師古曰介隔也 家居 田蚡傳進名士一一者晉
灼曰滯在里巷未仕也 族居 子虛賦一一趙岑
師古曰族聚也 間處 賈誼傳舜一一而不朝師
古曰一一猶言私處也 比至 高紀白度一一皆亡之
師古曰比者必寐反 還鄉 高紀連兵一一師古曰鄉謂
曰謂還鄉閭值言反鄉內猶也 轉鄉 李夫人傳夫人逐一一歿殺而不復言
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哀也 三反 呂后傳使者一一師古曰反
還也三還猶今言三四也 再反 陳勝傳使者一一師古曰反
謂田還也 資聚 武紀縣鄉即賜母一一如淳曰贊會也師古
李夏貸利停代宅一一師古 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
古曰一一猶今言兩迴上 接堵 高紀吏民皆一一如故應劭
張良傳君安得一一而卧 曰按校次第堵牆也師古曰
高祀 高紀足下一一而王千里 安枕 黥布傳陛下
言不遑 偽也 安堵 黥布傳陛下 宴游 賈山傳大臣不得與
一一師古安息曰宴 驅旅 張耳
一一衆也 暴露 項籍傳一一於野 區薄 王吉傳冬則為風寒之所一一
一一露也 陵厲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蠱食桂故味辛而積之以蚤食

追也 單外 何並傳家閒一一師古曰一
一言在郊郭之外而單盡 潛行而去也 闖出 汲黯傳以為一一卿物應劭曰闖
妄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闖也 宿留 郊祀志一一當坐者
所須待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救 逗遛 元后傳長樂一一師古曰逗音住又音豆
反李尋傳弁須更之間一一皆言

糒醪篇

糒醪 李廣傳持一一遺廣師古曰一
一乾飯也一汁滓酒也糒音備 一肉卮酒 張禹傳不一一一相對飲
古曰一一食果實之 豆之肉 漿酒霍肉 鮑宣傳使奴從賓客一一劉德曰視酒如
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菽之也 玉
食 陳咸傳奢侈一一師 疏 地理志一一食果實之
古曰美食如玉也 古曰疏菜也 糲梁 司馬遷傳一一
一粗米也張晏曰一斗 之食服虔曰一
粟七分不為糲音賚 糲食 成許后傳妾誇布服一一孟康曰糲粗米也 五鼎食 主父
偃傳
大夫生不一一一張晏曰一一一趙妾
半菽食之言善也 絕甘 司馬遷傳與士大夫一一分少師古曰自
一一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 膳 王莽傳後太
也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 官之一一 膳宰 宣紀其令
太官損一
末椒置塩蒜頓 之暴使燥是也 魚羔 揚惲傳烹羊一
酒一 大蔵 亞夫傳召亞夫賜食獨
置一一師古曰蔵大醬缸 糠覈 陳平傳亦食一一耳盂底
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 糠覈 陳平傳亦食一一耳盂底
灼曰粟音糾京師 人謂盧屑為糾頭 脫粟 公孫弘傳一一飯師古曰
才一一而已不精鑿也 半菽 項籍傳羊食
士卒食豉菜半之 腊毒 五行志厚味實一一師古
曰一火也味厚者為一火 芍醬 西南夷傳南粤食
菱蜀一一晉灼曰
初音矩劉德曰芍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為珍
味也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
亢辛不酢 桂醬 南粤傳一一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事以獻
師古曰此蠱食桂故味辛而積之以蚤食

之寫也 **爆**張教切一一乾酪也以爲酪母燒之壞也 **咽**烏賢切長楊賦焫一一其養生之具也師古曰一音黎又音來戈反 **重酪**匈奴傳不如一一之便荚師古曰重乳汁也音竹用反字本作澄 **截**食貨志一一灰炭師古曰截酢漿也音才代反 **馬酒**禮樂志給大官胹一一李奇曰以一乳爲一一搥胹乃成也師古曰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 **醴**楚元王傳常爲穆生設一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二宿而熟不齊之故呼一一也 **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一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一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一金也師古曰三重醲酵酒味厚故以爲宗廟一音直救反 **醇**醪爰盎傳買二石一一師古曰一者不雜言其醲也一汁滓合之酒也 **美祿**食貨志酒者天之一一平當傳賜一一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穬即粟也中尊者宜爲黍不當言穬且作酒自有澆酵之異爲上中下耳非必穬粟之米 **上尊酒**叔孫通傳置一一師古曰一一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 **食酒**于定國傳定國一一至數石不亂師古曰一一謂能多飲若鯨吞酒猶云食言爲今流俗言本韓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 **使酒**

李布傳一一難近應劭曰一一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露洽而使氣也 **縱酒**田儋傳一一師古曰一一放也放意而飲 **被酒**高紀高祖一一師古曰一一者爲酒所加被音皮義反 **中酒**樊噲傳既饗一一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離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 **貰酒**高紀常從王媼武負一一師古曰貰賒也音式夜反 **佐酒**高紀召故人父老子弟一一應劭曰助行酒 **竟酒**高紀一一後師古曰竟畢也言爲雍麗之畢龍半在謂之闌 **酒闌**高紀一一謂飲酒者半罷也師古曰言因酒露洽而使氣也 **亡酒**高五王傳酌有一人醉一一師古曰避酒而逃亡 **酒失**霍去傳數以一一過丞相師古曰言因一有一得罪過於丞相 **鴆酒**高五王傳酌兩卮一一置前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反巵**又自起一一師古曰反音幡 **銜盃**司馬遷傳未嘗一一酒杯 **引滿舉白**敘傳皆一一飲盡之狀 **弧弓**韓安國傳一一紲狐師古曰弧木弓也 **烏號**子虛賦左一一之雕弓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柘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故曰一一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援持龍額拔愃黃帝弓百下拖弓而號故名弓一一之勁者伏儀曰服虔曰一一也 **夏服**又右一一師古曰二說皆有據也 **霑醉**陳勝傳一一時師古曰霑

五兵篇

五兵百官表敘以一一師古曰一一謂弓矢殳矛戈戟 **弧弓**韓安國傳一一紲狐師古曰以木曰一以角曰一 **烏**

弱箭服也故曰一一師古曰一一即今之步叉也 **天狼威弧** 河東賦彊一一之一一曾姚之一一以木板作如楯師古曰有狼弧之星也 **昭弓** 師古曰晉音一一山桑之有點文者也木弓曰一 **桑弧蓬矢** 王行於女童晉曰一一郊祀志一一一一桑獲壇下一一草似荻而細織之爲一也其音基厲音一筆反 **射干** 韓延壽傳被甲一一師古曰一一即今之步叉也一說一一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 **白羽** 文穎曰引弓盡一一用白鵰也一說一望敵之樸也 **鏃矢** 滕東王寄傳作兵車一一一一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 **連弩** 李陵傳發一一箭或爲連以一一羽箭故言一一 **遊弩** 晁錯傳一一往來一一張晏曰三十弩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秦音去權反又音卷 **蹶張** 吾丘壽王傳十賊一一百吏不敢前張晏曰一音鄴師古曰引蒲曰彊 **黃** 李廣傳以一一射其裨將服虔曰黃旗也晉灼曰黃肩弩也師古曰讀者乃以拳擊之拳大鑿矣黃則弧矣拳弓也師古曰讀者乃以拳擊之拳大鑿矣黃則弧矣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 **引強** 周勃傳發一一弓弩官也益原曰如今挽強一一服虔曰能一一師古曰說是也 **蹶張** 申屠嘉傳以材官一一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彊弩張之故曰一一司馬遷傳張一一

黃 李廣傳以一一射其裨將服虔曰黃旗也晉灼曰黃肩弩也師古曰黃肩即黃門也一其大者也 **弋工拳** 司馬遷傳張一一冒白刃李奇曰拳披也 **金鼓** 晁錯傳與一一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缸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 **抱鼓** 叔孫通傳賛一一石立合一一石立利如秉芒也 **芒刃** 賈誼傳一一不頓者師古曰一一謂刃之一一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 **按甲** 韓信傳一一休兵一一卷甲之黑色也 **秘介** 序傳一一免胄師古曰一一甲也 **櫓** 劉屈氂傳以一一牛車爲一一師古曰一一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蔽也 **鏦** 吳王濞傳使人一一殺吳王孟康曰方言載一一用鉤也一說一一望敵之樸也 **矛鉦** 晁錯傳一一無刃服虔曰一一矛戟擣之音斐一一師古曰一一謂以矛戟擣之音斐江反 **兵木** 東方朔傳一一如一一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 **玄甲** 霍去病傳發屬國一一軍舒古曰一一謂甲之黑色也 **鞮鍪** 韓延壽傳被甲一一師古曰一一即兜鍪也一音丁奚反一音莫侯反 **渠荅** 又布一一蘇林曰一一鐵疾藜也 **矛鉦** 晁錯傳一一無刃服虔曰一一矛戟擣之音斐江反 **兵木** 東方朔傳一一無刃服虔曰一一矛戟擣之音斐江反 **艾旗** 項籍傳斬將一一師古曰艾音刈 **偃旗** 高紀韋昭夜引軍從他道還一一幟 **揭竿** 過秦論一一爲旗師古曰揭音竭謂竪之也今謂之者爲負揭之揭非也 **抗旌** 終軍傳要一一之士二十餘萬師古曰抗舉也 **搴旗** 衛青傳斬一一者數矣李奇曰搴拔也一王之儀師古曰一一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缸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 **枹鼓** 叔孫通傳賛一一石立合一一石立利如秉芒也 **金鼓** 晁錯傳與一一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缸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 **搴旗** 衛青傳斬一一者數矣李奇曰搴拔也一王之儀師古曰一一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缸也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也 **艾旗** 項籍傳斬將一一師古曰艾音刈 **偃旗** 高紀韋昭夜引軍從他道還一一幟 **揭竿** 過秦論一一爲旗師古曰揭音竭謂竪之也今謂之者爲負揭之揭非也 **抗旌** 終軍傳要一一之士二十餘萬師古曰抗舉也 **銜枚

軍一一則別爲一一師古曰一一使別領之一一師古曰一一揚威白虎合騎之一一師古曰一一使別領幡耳不名一一也**置校** 陳湯傳丞一一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一一此等語一名以爲威聲也**適卒** 鄭食其傳今一一分守宛縣是師古曰應讀曰謫謂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戍也**適戍** 之來師古曰適讀曰謫謂謫戍也**材官** 高紀發巴蜀一一應劭曰一一有材力者張晏曰一一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陣塞也師古曰非也謂攻其壁壘之一一入水教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荊有甘蠅者楚之善射者也蛟繞有兹非拔實劒赴江剸兩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後世以爲勇力之官兹音相近許慎云伏便利也便利繕緻以弋鳧爲故曰一一詩曰社拾掇伏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焉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一一**荅頭軍** 陳勝傳呂臣爲荅頭軍服虔曰荅頭謂伏音次一一荅頭特起應傳一一諸將師古曰拍音普丐反一一荅頭亦冒之號以相別也**累六軍** 項籍傳諸侯將入關皆屬焉一一而一置**部署** 高紀一一古曰分一一行陳師古曰蟻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一一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一一也**將吏** 張耳傳校尉一一以下皆師古曰一一之一一**部曲** 李廣傳廣行無部曲所一一諸將師古曰一一漢書百官志云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一一也**將吏** 張耳傳校尉一一以下皆師古曰一一之一一**部曲** 李廣傳廣行無部曲所一一諸將師古曰一一漢書百官志云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一一也**將吏** 張耳傳校尉一一以下皆師古曰一一之一一

傳寬傳爲代相國一一師古曰時代國嘗有北兵以備邊寇寬爲代相兼一此一兵也**諸校** 韓信傳一一如淳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渠率** 吳王濞傳爲一一師古曰渠大也率所以導達也言諸各致其所獲也**隊率** 申屠嘉傳爲一一師古曰一一之一一**敦騎** 馬唐傳一一萬三千匹師古曰敦雅與頓反一一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車騎** 惠紀發一一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車騎** 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也**木騎** 趙充國傳爲遊擊將軍一一師古曰一一遠郡發奔命者**木樵** 趙充國傳爲遊擊將軍一一師古曰一一遠郡發奔命者**刀斗** 李廣傳不擊一一自衛至廣傳不擊一一自衛孟康曰一一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一一蘇林曰形如銚無緣師古曰鐎音譙溫器也銚音遙也**烽燧** 賈誼傳斥候望一一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火以反銷即銚也音遙**烽燧** 高土禮禮上作指表柮上作指表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望其煙曰燧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赤白囊** 丙吉傳驛騎持

古曰筆謂馬繮也**刀斗** 李廣傳不擊一一自衛孟康曰一一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一一蘇林曰形如銚無緣師古曰鐎音譙溫器也銚音遙也**烽燧** 賈誼傳斥候望一一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火以反銷即銚也音遙**烽燧** 高土禮禮上作指表柮上作指表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望其煙曰燧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赤白囊** 丙吉傳驛騎持

戲下 韓信傳屠一一無所知名一一師古曰況在麾一之下也**莫府** 李廣傳一一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一一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起大莫大克權帝就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一一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一一者以軍幕爲義言宇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矣**前垣** 鄭商傳一一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墻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非也謂攻其壁壘之一一**轅門** 項籍傳諸侯將入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一一張晏曰軍行**行間** 吳王傳一一戰自陣蔽如城門外女垣也**行間** 侯司馬師古曰在行伍間**京觀** 霍去病傳有一一以懲强惡師古曰一一高丘也一謂如闕形也**被堅執銳** 高紀展親一一師古曰一一謂甲冑也一謂利兵也**服刀** 西域傳兵有矛一一劒甲劉德曰一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普丐反音陛**鉤鐔** 張良傳韓延壽傳鑄作刀劒一一師古曰一亦兵器也似劒而曲所以鉤殺人也一劒喉也又曰鐔似劒而小臣音潘又音尋**偃蓮** 張良傳故號一一偃蓮特起應傳一一蓋頭特起應劭曰言與衆異也**部曲** 李廣傳廣行無部曲所一一諸將師古曰一一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一一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一一也**將吏** 張耳傳校尉一一以下皆師古曰一一之一一

戲下 韓信傳屠一一無所知名一一師古曰況在麾一之下也**莫府** 李廣傳一一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一一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起大莫大克權帝就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一一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一一者以軍幕爲義言宇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大於義乖矣**前垣** 鄭商傳一一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墻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非也謂攻其壁壘之一一**轅門** 項籍傳諸侯將入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一一張晏曰軍行**行間** 吳王傳一一戰自陣蔽如城門外女垣也**行間** 侯司馬師古曰在行伍間**京觀** 霍去病傳有一一以懲强惡師古曰一一高丘也一謂如闕形也**被堅執銳** 高紀展親一一師古曰一一謂甲冑也一謂利兵也**服刀** 西域傳兵有矛一一劒甲劉德曰一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普丐反音陛**鉤鐔** 張良傳韓延壽傳鑄作刀劒一一師古曰一亦兵器也似劒而曲所以鉤殺人也一劒喉也又曰鐔似劒而小臣音潘又音尋**偃蓮** 張良傳故號一一偃蓮特起應劭曰言與衆異也**部曲** 李廣傳廣行無部曲所一一諸將師古曰一一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一一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今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一一也**將吏** 張耳傳校尉一一以下皆師古曰一一之一一

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閑校以養馬耳故呼爲名也非以猥馬故稱校人羽獵 揚雄傳其十二月一服虔曰士負羽 春蒐秋獮 主父偃傳天子大惟一一師古曰春爲陽中其行木也秋冬殺氣索也取不孕者 校聯 趙充國傳一一不絕師古曰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猶應殺氣也 校 爲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攻守六厩成校蓋用關械閑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連閑禽獸也今云一一不絕言無空相次

搏戰篇

搏戰 李陵傳陵一一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 搏戰 衛青傳一一擊戰 徒戰 項籍傳願爲諸軍一一 挑戰 高紀即漢王發一一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一一撓挑音他歷反撓音乃了反 殊死戰 敢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撓音他歷反撓音乃了反 陷陳 鄭商傳一再一得以破布軍 圍陳 韓信傳軍皆一一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 陷堅 灌夫傳戰常一一項籍傳爲一一外圍師古曰一一四周爲之也外圍謂兵刃皆在外也 折衝 李廣傳本強則精神一一師古曰一一言有敵衝突爲害則能折

挫之 衝擊 食貨志有勇力者聚徒一而一一師古曰衝橫也 衝行 韓安國傳一一紀師古曰衝猶橫也 梟俊 陳湯傳一一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徇地 孟康曰徇略也 拔之 高紀攻稍一一者破城邑而取之言一一沛師古曰一一謂破取城邑詐殺其人如一一六畜然 襲 又食其就一一也 麾城擲邑 長楊賦一一一下將降旗李奇曰揮麾也 略地 高紀陳涉遣武臣一一趙一師古曰凡言一一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 徇地 孟康曰徇略也 奪便 鄧禹傳其傳自一一利也 事刃 灌夫傳不承一一於公之 挫跖 王莽傳一一之勞 漂鹵 過秦論流血一一師古曰一一漂也一一鹵楯也其血可以浮楯言殺人多也 鹵掠 高紀項羽一一財物 爭鋒 張良傳慎毋與楚一一 發 師古曰一一字本作跡言若一一之也 發 師古曰一一音意曾反師古曰一一字本從金虔聲轉寫訛耳一一謂若營食也 蒙矢石 叔孫通傳漢王方一一 推鋒 吳王濞傳此年少一一可耳 爭鋒 張良傳慎毋與楚一一 合刃 竈錯傳臨戰一一師古曰一一謂交兵 血刃 吳王濞傳兵可毋一一而俱罷師古曰一一 天兵四臨 長楊賦一一一幽都先加 回戈邪指 又一一一南越相攻 一敗塗地 高紀今置將不善一一一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 肝腦塗地 婁敬傳使天下之民一一一一 暴骸 婁敬傳一中野 暴骨 路溫舒傳腐一一方外 被創 蕭何傳曹參身

一七十一 劓痍 季布傳一一奉千碎發曷國勞力 師古曰痍傷也 刖梨 長楊賦一一奉天威 師古曰梨與犁同謂剔析也 鉏瘢 又充一一若盂康曰瘢者盂康曰瘢者馬滯創私反 師古曰鉏瘢瘢痕也師古曰鉏音士咨反瘢音蒲官反 舜命 張紀段熲馬賈卿一一擊益州 應劭曰開命奔走故謂之奔命 爲從 項籍傳奚擇侯一一孟康曰南北一一東西爲從 後距 西域傳爲烏師一一師古曰一一者居後以拒敵 中覆 衛青傳不從一一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 特起 陳勝傳奮迅等 異軍蒼頭一一 師古曰 散地 黥布傳自戰其地爲一一 師古曰 傳諸侯一一休息賀師古曰勑敕也謂各敕其所獲 戰逐 食貨志專欲與漢用船傳軍無一一之一 師古曰言行逐水草便利故云一一也 橫草功 衛青霍去病一一 孟康曰水一 枏一 也 請命 劉通傳爲百姓一一 師古曰上奏漢之戰國士卒不死亡故云一一 武鑫 息夫躬傳一一 猪兵 武節 相如傳一一 疾則上耳 極武 陸賈傳夫差智伯一一而亡 右武 公孫弘傳守成上文達通一一 師古曰一一亦上也禍亂時 威稜 李廣傳一一 愼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猶猶勤也 廟勝 趙充國傳誠非素定一一之冊 師古曰一一謂謀於一堂而一一敵也 席勝 劉通傳秦利一一 師古曰一一因也若人之在席上 腦幕沙髓余吾 長楊賦一一一一一一 師古曰一一塗一一地一入一一水言其大破死亡積古髓字 砰轟破穹廬 師古曰穹廬穹隆帳也轟轟匈奴車也 機變 韓信傳所謂一一之師古曰言奇

義農　不諱　根著

昆蟲　若干

義農篇

義農　賓武基置於一一與神鼎一師古曰一即泰昊伏羲氏**黃唐**　又規度於一一之烈**泰帝**　郊祀之蚤國韋昭曰一疥高宗也一周宣王也**阿衡**　霍光傳禁雖周公一一何以加此師古曰一一伊尹官號也一倚也一平也言天子前倚平下取平**老嚴**　敘傳贊一一之術師古曰一一老子也一莊周也**由夷**　司馬遷傳行若一一應劭曰一一許由伯夷也**商傭**　張良傳顧弃人間事欲從一一子游耳師古曰一一文學師古曰一子夏一子游**僑松**　王褒傳贊雖周公一一赤松子皆仙人也

松　張良傳願弃人間事欲從一一子游耳師古曰一一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胥原**　王莽傳校一一之許應劭曰子一爲一也一卿士也**彭胥**　於定反鮑宣傳贊一一之不祭改**湘纍**　反騷一一楚王也又吾恐一一之不祭改**陽子**　子盧反一一楚辯士也秦攀公臣**諸賁**　淮南王傳音一一之勇應劭曰吳尊之勇士也**諸稽郢**　名陽**賁育**　孟一夏一皆古勇士也**孟賁**　賓載一一衛士一一也**鄒隨**　賓載一一之珍**牙曠**　賓載一一古曰一伯牙也一師曠也**班輸**　賓載一一推巧於斧斤師古曰一一即魯公輸班也一說一魯班也與公一氏爲二人也古樂府云雖能君此琴公輸與魯班**鄒普**　賓載一一於無根孟康曰桑桑昏和也一名滿也**師曠**　研桑　賓載一一心計於無根孟康曰研研計也亦曰計然**計然**　臣瓚傳范蠡一一者范蠡師之一一者所一而一也師古曰計然句踐之

猶資是女之疑貴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一得也一子瑜反一烏佳反**五三**　校覆賦遲遲一一師古曰一帝一王相如傳一一六經載籍之傳師古曰一五帝也一三皇也**三聖**　表周監二代一一制法師古曰一一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功日表湯法一一師古曰一一謂堯舜禹三人也**五伯**　表適成彊於一一師古曰伯讀曰霸文諸侯王表褒則一一扶其弱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秦繆公臣**陽子**　子盧反一一楚辯士一一秦及六國也**三王**　相如傳一一之起劉德曰詩云包有一一之勇應劭曰吳尊**七雄**　賓載一一秦及六國也**三**　序贊一一之起劉德曰詩云包有一一之勇應劭曰吳尊**五**　相如傳上一一師古曰成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登三**　相如傳下一一師古曰登於三王之上

不諱篇

不諱　丙吉傳君即有一一師古曰一一言死不可復諱也**不可言**　元后傳將軍病如有一一師古曰一一謂死也不欲斥言直也**眚病**　馮昭儀傳王未滿歲有一一師古曰一一者先蠶所苦言當復聞有姓一名一者所一而一也師古曰眚病句讀之一一者所一而一也師古曰眚病句讀之

災害之害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爲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古精柄解舍孟說是也害音胡葛反字不作害傷義耳

病力 汲黯傳令一一師古曰力謂甚也 **錮疾** 賈誼傳坐爲一一師古曰一一謂在身中不顯於外 **疾稍侵** 史丹傳上一一堅久之疾 **內病** 吳王濞傳身有

張晏曰請問也 **侍疾** 宣許后傳告諸醫一一無狀者 **瘉瘨** 京紀即位一一未年衰劇並淳曰憂音瘐謂憂病而足不能相過曰瘨師古曰瘨亦痺病也音人作反痺音必寐反踠蹉者謂名醫見晉令踠音烏管反蹉音七何反 **瘥瘳** 魏文帝令一一方師古曰小兒病也瘳音充制反 **臨候** 李夫人傳病篤上自一一焉氏一一武帝師古曰一一木頭守內向故曰一一 **剌治** 淳于衍師古曰一一謂針之 **乳醫** 霍光傳使一一淳于衍師古曰一一視產乳之疾也乳音而樹反 **案脉** 王嘉傳醫一一師古曰案脉謂切診也 **萬金良藥** 灌夫傳適有一一一一師古曰一一貴也金宇或作全言得之者多生全也 **亡恙** 賈誼傳六七公者皆一一師古曰無恙無憂病也 **菀祕** 郊祀志劉更生獻淮南枕中鴻寶一一之方師古曰一一者祕術之充囿

也 **踑仆** 賈誼傳誠恐一旦一一氣竭師古曰・音頸蹷頭也一音赴仆頓也 **物故** 蘇武傳前以降及一一師古曰一一謂死也言其同於鬼一而一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穿鑿以改物爲勿非也 **分死** 又自一一已一一又卖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暍死** 武紀大旱民多一一如淳曰中熱而一一也音謁師古曰中熱而一一守之一一也 **繆死** 趙后傳即自一一師古曰繆絞也音居虯反 **死無處所** 陳湯傳使士逃分寬一一一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

身無處所 揚雄傳自令一一 **詠襚** 景紀大鴻臚奏益一一策光祿大夫弔一一柯賜師泉曰臨音力禁反 **哀臨** 高紀一一三日師古曰襚送也古曰詠者述累德行之大音力水反應劭曰賜諡及哀策詠文衣服曰襚祠飲食也車馬曰贈 **祝** 朱建傳奉百金一師古曰贈終者衣被曰一音式苒反 **斬縗** 霍光傳典喪服一一師古曰一一行服三年也師古曰一一倚猶至地而爲之無稽杜 **櫬** 高紀令士卒從軍死者爲一服虔曰一一音初覲反成紀給一一葬埋師古曰從軍死者以櫬 **槥車** 韓安國傳一一相望於道言其多也 送致其喪載一之一一謂小棺

根著篇

馬塡溝壑 公孫弘傳恐一一一一終無以報德塞責 **不殊** 淮南王傳太子自刑一一晉灼曰一一死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 **先狗** 田延年傳

根著 竝錯傳：：之徒師古曰有一一地者著音直略反 根荄 禮樂志一一以遂師古曰草一曰一 蓬蒿 式五子傳頭如一一師古曰草叢生曰蓬 草菅 賈誼傳棍殺人若艾一然師古曰菅茅也 蔓莠 景紀攻地一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麏一曰草牛曰一深曰一 枯槁 禮樂志一一復產師古曰一一老物反 莊蘁 貨殖傳山不一一師古曰莊古槎字槎邪斫木也蘁亂斬之也槎士牙反蘁五葛反 杪顛 子虛賦徑踰一一師古曰杪一一古曰一一 技上婦也 垂頴 禮樂志舍秀一一師古曰蘁末曰頴 連抱 子虛賦大一一師古曰一一者言非一人所抱 蟠 不毛 西南夷傳一一之地師古曰一一言草木不生也 蓂蕤 司馬遷傳一一之蓂師古曰一一草似蓬也一豆葉也 果蓏 貨殖傳它一一千種師古曰上曰一也蓏音來果反 果采 貨殖傳一一謂於山野采取果實也 菜茹 食貨志一一有生曰一後變師古曰一取蔬也 蔬菜 食貨志瓜瓠一一應劭曰木實曰一草實曰一張晏曰有核曰蓏曰菜曰蔬皆木上曰一地食之菜也 樵蘇 韓信傳一一取薪也一取草也 朱榮 子虛賦發紅華垂一一 離支 又音去奇 諸柘 子虛賦一一張揖曰一一甘柘也 巴且 又一一大顙曰一一草一名一蕉卽古支字余反 鮮支 又一一黃礫師古曰一一茲米也 夫容 又外發一一應劭曰一一蓮華也 雕胡 又東觀一一張揖曰一一蔣也 都荔 禮樂志一一蓮芳師古曰一一良薑一皆有芬芳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也因以名古 剛柏 董賢傳內爲便房一一廁一也 新雉 甘泉賦列一一研善外蔽者也因以爲蔽名師古曰昆獸名也曉研者謂山形如覆而能外之也曉卽古踃字耳研音五見反蔽音必袂反 仁頻 子虛賦一一即賓根也頻字或作賓字 茈薑 又一一叢荷如淳曰一一蓮上莖也師古曰薑之蔥白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薑音紫 結縷 又布一一師古曰一一葽生著地之蔓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一一今俗呼鼓箏草兩匆童對植者也 昆蹏 百官表一一令丞應劭曰一一監長丞如淳曰一一野馬也師古曰一一出北海中其狀如馬非野馬也 昆蟲 成紀草木一一咸得其所師古曰昆衆也一一二虫爲蚰讀與昆同謂蟲之總名而義並通而鄭康成以一一爲明蟲失之矣虫音許尾反 應龍 大人賦駕一一象輿之蜺晻委麗芳文顥曰有翼曰一一蒼其神妙者也 擾龍 高紀貴聖畢中賽也夫人之色微以待風也 椓 五行志持一一如淳曰一一椓斡也師古曰一一音竹角又音側角反

昆蟲篇

昆蟲 成紀草木一一咸得其所師古曰昆衆也一一二虫爲蚰讀與昆同謂蟲之總名而義並通而鄭康成以一一爲明蟲失之矣虫音許尾反 蠛蠓 大人賦駕一一象輿之蜺晻委麗芳文顥曰有翼曰一一蒼其神妙者也 蠭 禮樂志舍秀一一師古曰一一古蜂字 蜚 禮樂志一一復產師古曰一一 蜚蠊 禮樂志一一復產師古曰一一 蠭 禮樂志一一復產師古曰一一 蠭 禮樂志一一復產師古曰一一 蠭

傷死以減武備也 **駪駒** 郊祀志牲用一一師古曰食貨志曰天子不能一一純也書謂 **騂馬** 騂赤馬黑鬣尾也一一師古曰騂不雜也純一色之一謂四馬皆色也 **傳馬** 服虔曰驛馬一張晏曰一一乘馬也 **龍媒** 又天馬徠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耳 **龍** 龍之類令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効也師古曰華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 **簡雲** 又一浮一蘇林曰一音曙言天馬上騰浮一也 **遺風** 子虛賦曙言天馬之有威儀者也 **泛駕** 武紀一一之馬一張揖曰一一千里馬也 **泛駕** 反覆駕者言馬有過氣而不循軌轍也 **奉璽** 反一一音大系反一音決統音詭 **亭母馬** 郎紅龍天下一一及馬有關應劭曰弧馬或一一而致千里師古曰疑踶也一者業之則奔立則踶人也踶音徒計反 **家馬** 表一一令丞對師古曰一一者帝數代何欢再舉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一養一一欲令其繁孳 **宛** 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燕享軍國所須故謂之一一也 **牭馬** 表武帝更名家馬為一一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酌酒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馬以草連為夾兜受數斗盛馬乳牭取其上肥因名曰一一師古曰牭音徒孔反 **羅騎** 貢山傳從車一一孟康曰良馬也 **超踰** 王褒傳一一者擲而不騎故曰一一 **牸牝** 食貨志乘一一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 **震鱗** 曲通賦一一蒼子夏庭芳應劭曰易一為龍一蓋之長也 **巽羽** 又一一者擲而不騎故曰一一 **駝** 子虛賦駒駼一一師古曰一一者言其可負橐囊而駝物故以名云也一音灼曰駒駼也音工豆反音說是也 **駒牛** 朱家傳乘不過一一音灼曰駒駼也一一小牛也師古曰駒童挽也音工豆反音說是也 **駼角** 貨殖傳牛千一一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駼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 **駼噱** 師古曰案口也噱與口共千則為馬二百也 **韓盧** 嚴延年傳一一之取兎也上觀下獲應劭曰一一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 **檡** 五行志一一皆 **雞** 鳴師古曰一一雄也 **天寶** 校獵賦一一應劭曰一一寶貴也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膏蘇其曰嗅音工聊反貴音扶味反 **豪豬** 長楊賦一一一名希狸也自為牝牡者也豪一一連纍 **羝羊** 郊祀志黃牛一一師古曰一一牡一一也

五畜 地理志晉冯古馬與虎民有一一師古曰牛羊騵犬 **騵** 黑紀郡國或秘隱無所某表 **騵馬** 貝一一師古曰騵不雜也純一色之一謂四馬騵色也 **騵** 白喙一一師古曰騵赤馬黑喙尾也 **傳馬** 服虔曰一一驛馬也 **龍友** 禮樂志一為一師古曰一一可為之類令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効也 **龍秋** 又飛一一蘇林曰一一音蹙蹙之多如天一一也 **神爵** 宣紀一一集解徐廣曰一一一名鳳凰 **鳳凰** 王紀一一一名鳳凰一名鸑鷟一名鵷雛一名發陽一名竦丹一名瑞鳥一名鶽鶋一名鶺鴒一名鶴鵝一名鶬鴰一名鸛鵝一名鸐鵝一名鸐鵝一名鸐

守宮 東方朔傳豎一一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矢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一一今俗呼爲辟宮辟亦奸禦之義耳蟲豕 五行志一一之類謂之蓼蟲 古曰有足謂之一無足謂之一蠆 司馬遷傳與一一何異師古曰一一蠆蛄也一蚍蜉也皆蟲之微小者 蜚蠊 五行志有一有一師古曰一一蛄弧即今所謂一一水聲也蠊音煩 蓬蟲萬蟲 蝝通傳不如一一之類 致蠹師古曰蠹蝎也 螟螣 五行志一一之類 師古曰一食苗葉之蟲也螣音徒得反 蝮若蟲 揚雄傳一一手則斬手應劭曰一一名虺一蝮也說文皆以爲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應若士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蝮音火各反 夭胎 禮樂志施及少長曰一在孕曰一一師古曰一一天音烏老反 捷鬢 子虛賦一一掉尾振鰭奮翼師古曰一一舉也一魚背上鬣也捷音鉗言反 政行

啄息 公孫弘傳一一一一師古曰一一啄音竹角反一一食也息謂有口能息者也 巢居穴處 異奉傳猶一一知禽知南師古曰一一 飛肉 中山王傳羽翮一一師古曰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 角捲題 一一鳥觜之屬一一狐狸之類也 注 枚乘傳賊使一一一一師古曰捨猶刺也題額也言衆獸迫急以角搶地以額注地搶音千羊反 決眦 子虛賦中分一一師古曰決即夬夬音古穴反一一裂也眦音才賜反 周阯 高紀秦得一一齊得十二師古曰秦得一一者二万人諸侯百萬人也齊得一一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万人也 數十百 宣紀毋得以春夏一一捽 摘巢 宣紀毋得以春夏一一探 遥噱 枚乘賦一一奔走倦極皆一張一吐舌於縱一一師古曰噱音仡狄反 踶陁 長楊賦帥軍一一師古曰一一跨足雙之也音才恚反 周阯 揚雄傳以門爲一一李奇曰陛邊禽獸圖陳也 儲胥 長楊賦木雍檻柴以爲一一服虔曰一一猶言存餘也師古曰一一峙也一須也言有儲蓄以待所須 芟牧 溝洫志民一一其中師古曰一一謂收芟草及牧畜產於其中 橫厲 息夫躬傳慶筮一一師古曰厲疾飛也 昆鳴 枚乘賦一一師古曰昆同也 骼齕 陳湯傳捶一一埋一一應劭曰禽獸之骨曰一一骼大也鳥鼠之骨曰一一齕可惡也匡衡奏說是也一工客反一才賜反一一齧也 窮究 枚乘賦三軍茫然一一閑與孟康曰究行也言三軍之盛窮閑舍軟使不得逸滿也 文甲 西域傳貢明珠一一如師古曰允音淫 若干篇

若干 食貨志或用輕錢百加一一師古曰一一且數數之言也千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賈亡一順也一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 一切 平紀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一滿秩如真師古曰一一者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一 萬分一 張釋之傳有一一如一一 分 谷永傳不能裹揚一一師古曰一一之一又報塞一一 萬 張耳傳一一一一相全師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勝秦 二 高紀士卒墮指者一一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 什二三 地理志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不過一一然量其富居一一 什 食貨志或新秦民之田見稅一一師古曰田租師古曰一一 什三 什六 食貨志蕭何定律令三章之約曰一一抵罪 什四 成紀被災一一以上母收田畝所收十損其四 什五 食貨志亡令飾詐諸利以巧一一 什七 霍去病傳師率減一一師古曰師古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 什八 刑法志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一一師古曰言匈奴之師一減其一也 什一 趙充國傳初是充國計者什一一一 什伯 師古曰地十倍於秦秦百倍於秦 百二十 高紀秦得一一齊得十二師古曰秦得一一者二万人諸侯百萬人也齊得一一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万人也 數十百 項籍傳擊殺一一一師古曰一一一者八九十乃至百也灌夫傳食客日一一一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 數十 食貨志費一一一一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 鉅萬十數 食貨志費各以一一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 鉅萬 食貨志費直一一一一師古曰萬萬億也 大萬 劉向傳功費一一百餘應劭曰一一億也 萬萬數 成紀有青蠅一一師古曰言其極多雖欲以萬數計之而不可得故云一一 無萬數 趙后傳孝成皇帝至一一於衆目一一 以萬鍾計 貨殖傳橘千一一師古曰一一不論斗斛千萬之數等率萬鍾而計之著其

錢多也 **數千枚** 宜許后傳有索可以綑人者一一 **使十輩** 婁敬傳一者一一來 **一流** 食貨志宋提銀重八兩爲一一師古曰宋提縣名 **一均** 食貨志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一準開一廛以賈 **秋豪** 高紀一一無所敢取文穎曰豪秋刃成好舉盛而言也 **豪氂** 律歷志度長短者不失一一孟康曰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通足論小非言其盈 **豪芒** 賈誼鉄論惡於一一之內師古曰一一耳 **豪氂** 文三王傳一一爲一 **毛氂** 陽傳塵埃死如一一之內師古曰一一豪毛也 **忽微** 律歷志度長短者不失一一劉徽曰一禾芒也一蚪十一一師古曰忽音眇其字從禾微也 **秒忽** 序謄六述計一一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 **空積** 律歷志積有一一若鄭氏分一寸爲數十一一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十黍爲一銖師古曰黍音來戈反亦音秦絀之黍 **圭撮** 律歷志權輕重者不失少者不失一城十一師古曰八尺曰一一丈人申臂之一尋也 **半兩** 食貨志黃金以一一爲名 **錢貫** 食貨志錢皆具有者一一而貫師古曰本宜千錢止得五百也貫讀曰慣 **倍** 食貨志貴賤之一一相什伯 **常** 賈誼傳彼一一之汙瀆乎應劭曰八尺曰一信舉曰一 **仞** 食貨志石

稱 食貨志士者取一一之息如淳曰取一價二爲一一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鉄者也 **幾所** 疏廣傳金餘尚有一一師古曰一一猶言幾許其多也 **無隄** 東方朔傳一一東方朔傳一日之舉不足以足一一之費師古曰隄限也無限若言不訾也 **用五** 武紀數一一張晏曰濮擇立德立數五故一一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侯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三阸** 郊祀志壇一一三重壇也 **谷量** 貨殖傳一一牛馬師古曰言其數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殫記** 長楊賦不可一一也不可盡記言其多也 **户知** 韓信傳關中民一一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 **無愚智皆知** 項籍傳天之士秦一一之 **度長絜大** 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一一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音徒各反絜音下結反 **一二其詳** 長楊賦僕嘗倦談不能一一 **亡雙** 河東賦參天地而獨立兮原盤盤其一一海內一一 **少** 吾丘壽王傳天下一一 **寡二** 吾丘壽王傳 **雙** 景紀既不敏弗能一一師古曰一一盡知之 **勝識**

漢儒卷第九

假設

鴻濛

假設篇

假設 賈誼傳一一陛下居齊相之處 **藉弟** 陳勝傳一一令毋斬屬慶曰藉猶借也弟使也應劭曰弟次也蘇林曰藉假事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音諸言弟者甚衆弟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亡之則音如弟矣鄭食其外戚傳所云弟者皆謂但耳義非且也 **地忍** 丙吉傳西曹一一之李奇曰地由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亦聲之急也 **但已** 王莽傳不可一一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 **但賒** 食貨志一一志以所入貢一一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發與之不取息利也 **大抵** 賈誼傳一一皆冠帶古曰一一猶言大略 **大氏無** 一百二十五 三兩

慮 食貨志一一一一皆貸金錢多者千萬少者百萬以上各以其物自占慮其財物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馮奉世傳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一一舉凡之言也無小計慮而大計也 **大歸** 王莽傳一一當代漢有天下也 **大要** 陳咸傳一一舉成綱紀也師古曰一一大歸

卷十

若 高紀一一那降者封萬戶師古曰一一者詩及之辭也 **蓋** 郊祀志一一若最爲符師古曰一一者詩及之辭 **顧** 高紀有功者一一不得師古曰一一發語辭也 **訪** 高五王傳一一以民氏故如淳曰！猶方也 **藉** 江都易王非傳一一秦以爲驗志一一秦以爲驗 **云** 郊祀志文公獲若石師古曰一一語辭也 **猥曰** 律歷志壽王一一師古曰猥曲也 **亂曰** 李夫人傳一一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 **重曰** 揚雄傳一一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直用反 **詳曰** 詳音祥

傳一一李奇曰詳皆也張晏曰詳離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詳音祥 **亡謂** 高紀甚一一也師古曰一一者失於一一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 **亡何** 夏侯勝傳一一說王毋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 **何僊** 侯嘉傳又一一也師古曰僊古仙字 **不適** 黃霸傳發騎士前地軍馬一一士孟康曰開西人謂補滿爲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 **不鮮** 百官力拙也

邳彤志其方盡多一一無驗也 **勿猥** 董仲舒傳一一勿并師古曰猥猶也欲其一三號理而言之 **所倚** 武帝后傳主見一一美人師古曰倚儲也倚音丈紀反 **胥靡** 揚雄傳一一爲宰張晏曰一相也相如傳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一一無也言相師以無爲作宰者也 **甚設** 李廣利傳畫糧兵芻一一師古曰施張甚具也 **甚都** 相如傳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一一張揖曰一得一士之節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師古曰都閑美之稱也張說近之詩洵美且都又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韋言都邑大夫之遠矣 **甚苦** 谷永傳由賊一一師古曰苦勞苦也 **甚悉** 鄭崇傳朕一一爲師古曰悉愍也音息六反 **訖息** 谷永傳災異一一師古曰訖止也 **解已** 郊祀志無一一時 **不勝原** 東方朔傳一一可一一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 **勉旃** 揚雄傳一一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 **多之** 灌夫傳士以此一一師古曰多猶重也張耳傳上多足下默布傳多其材 **佑之** 高五王傳以爲帥而一一師古曰佑助也 **數之** 張耳傳耳一一 **置之** 王夫人傳劉演曰毋一一師古曰一一猶言任聽之 **戚之** 相如傳夏后氏一一 **司之** 高五王傳以爲帥而一一師古曰一一者察視之 **名之** 孟喜傳爲一一師古曰一一者承取其名云爾

嗥 外戚贊一一鑒世行事 **猗與** 武紀一一偉哉美也偉大也 **盛哉鑠乎** 河東賦一一越不可載已 **噫乎** 溝洫志燒薪條古一一師古曰更改也 **更之** 食貨志悉已蜀租賦不足一一師古曰更償也雖悉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 **蹶然** 陸賈傳佗迺一一起坐貌 **昕然** 子虛賦一一而笑師古曰昕笑貌也音許斤反 **悵然** 谷永傳士大夫一一失望 **愕然** 張良傳良一一師古曰愕驚貌 **憫然** 文紀一一念外人之有非孟康曰憫音下板反 **悽然** 薄姬傳漢古曰悽悲貌 **愔然** 淮陽王欽傳寡人一一不知所姬 **歙然** 匡衡傳學士一一歸仁師古曰歙音翕 **塊然** 陳萬傳排妒有功使漢一一師古曰一一獨處之意如土塊也 **蕭然** 食貨志江淮之間一一煩費矣師古曰一一猶翛然勞之貌 **靡然** 又燕齊之間一一發動傳移風 **霍然** 大人賦一一雲消 **攝然** 林傳天下學士一一歸風

蔽助傳天下——絶俗離世師古曰——高遠之意也 較然 孔光傳——甚明師古曰較明貌 眇然 王褒傳——甘泉賦——陽開晉灼曰眇眇遠貌也師古曰眇音妙 眇然 董仲舒傳子大夫——爲舉首張晏曰題目也師古曰——盛服貌也詩曰褒如充耳 嘿然 韓信傳皆——陽愿孟康曰嘿音撝不精明也師古曰音許既反 迫爾 賓戲主人——而時文府反 以否 李夫人傳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狀定是夫人——

雲烝篇

雲烝 賈誼傳——而降 雲施 禮樂志——猶民師古曰言施物平施其澤如雲也 雲徹 匈奴傳——席卷 雲起 食貨志盜鑄如——而師古曰言其多 雲會 枚乘傳天下——駭——師古曰言其 雲擾 敘傳天下——師古曰言盜賊擾亂如雲而起 雲撓 相如傳窮隆——師古曰言水急撓音女教反 雲布霧散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雲之風由也 雲合 通泰論天下——猶民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也 雲徹 匈奴傳——席卷 雲起 食貨志盜鑄如——而師古曰言其多 雲會 枚乘傳天下——駭——師古曰言 雲擾 敘傳天下——師古曰言 雲布霧散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也 逢涌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逢迎也涌言如泉之涌也 雲徹 匈奴傳——席卷 雲起 食貨志盜鑄如——而師古曰言其多 雲會 枚乘傳天下——駭——師古曰言 雲擾 敘傳天下——師古曰言 雲布霧散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也 逢涌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逢迎也涌言如泉之涌也 出 東方朔傳夔詐——莫能窮者 鋒起 谷永傳災——異—— 陵夷 成紀帝王之道日以——師古曰——丘陵也 雲徹 匈奴傳——席卷 雲起 食貨志盜鑄如——而師古曰言其多 雲會 枚乘傳天下——駭——師古曰言 雲擾 敘傳天下——師古曰言 雲布霧散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也 逢涌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逢迎也涌言如泉之涌也 出 東方朔傳夔詐——莫能窮者 鋒起 谷永傳災——異—— 陵夷 成紀帝王之道日以——師古曰——丘陵也 瓦解 東方朔傳輔弼之臣——越元國傳屬且叛—— 瓦合 鄒陽傳起——

——其勢師古曰各於其勢自——句奴傳——雲散徐樂傳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 萌生 王吉傳許偽——師古曰——古其字通 萌起 主父偃傳逆節——師古曰萌之初生 萌牙 劉歆傳神始——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 麻沸 王莽傳江湖海澤——盜賊未盡破——師古曰——紛紜師古曰言起者如亂麻也 麻起 王莽傳三輔盜賊——師古曰——言如亂麻而沸湧 麻合 通泰論——天下來——南行 麻沸 賈誼傳——師古曰言其衆多 雲徹 匈奴傳——席卷 雲起 食貨志盜鑄如——而師古曰言其多 雲會 枚乘傳天下——駭——師古曰言 雲擾 敘傳天下——師古曰言 雲布霧散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也 逢涌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逢迎也涌言如泉之涌也 出 東方朔傳夔詐——莫能窮者 鋒起 谷永傳災——異—— 陵夷 成紀帝王之道日以——師古曰——丘陵也 瓦解 東方朔傳輔弼之臣——越元國傳屬且叛—— 瓦合 鄒陽傳起——

雲擾 長楊賦乘輿——師古曰——擾音 天旋 校獵賦壁——師古曰若——之——如——之——言其盛且疾也 景駭嚮震 賓戲其餘——師古曰言其驚駭之甚若雷震也 景從 又贔屭而——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也 嚮應 過秦論天下雲合——師古曰嚮讀曰響言如響之應聲也 景嚮 任被傳下之——應上猶—— 煙起 序傳勝廣——師古曰煙音必遥反言勝初起 雲徹 匈奴傳——席卷 雲起 食貨志盜鑄如——而師古曰言其多 雲會 枚乘傳天下——駭——師古曰言 雲擾 敘傳天下——師古曰言 雲布霧散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也 逢涌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逢迎也涌言如泉之涌也 出 東方朔傳夔詐——莫能窮者 鋒起 谷永傳災——異—— 陵夷 成紀帝王之道日以——師古曰——丘陵也 瓦解 東方朔傳輔弼之臣——越元國傳屬且叛—— 瓦合 鄒陽傳起——

——其勢師古曰各於其勢自——句奴傳——雲散徐樂傳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 萌生 王吉傳許偽——師古曰——古其字通 萌起 主父偃傳逆節——師古曰萌之初生 萌牙 劉歆傳神始——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 麻沸 王莽傳江湖海澤——盜賊未盡破——師古曰——紛紜師古曰言起者如亂麻也 麻起 王莽傳三輔盜賊——師古曰——言如亂麻而沸湧 麻合 通泰論——天下來——南行 麻沸 賈誼傳——師古曰言其衆多 雲徹 匈奴傳——席卷 雲起 食貨志盜鑄如——而師古曰言其多 雲會 枚乘傳天下——駭——師古曰言 雲擾 敘傳天下——師古曰言 雲布霧散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也 逢涌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逢迎也涌言如泉之涌也 出 東方朔傳夔詐——莫能窮者 鋒起 谷永傳災——異—— 陵夷 成紀帝王之道日以——師古曰——丘陵也 瓦解 東方朔傳輔弼之臣——越元國傳屬且叛—— 瓦合 鄒陽傳起——

——孟康曰言夏屋褒巧通爲雲氣水波相隨貌也 眇然 王褒傳——高遠之意也 較然 孔光傳——較明貌師古曰較音皎 雲擾 長楊賦乘輿——師古曰——擾音 天旋 校獵賦壁——師古曰若——之——如——之——言其盛且疾也 景駭嚮震 賓戲其餘——師古曰言其驚駭之甚若雷震也 景從 又贔屭而——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也 嚮應 過秦論天下雲合——師古曰嚮讀曰響言如響之應聲也 景嚮 任被傳下之——應上猶—— 煙起 序傳勝廣——師古曰煙音必遥反言勝初起 雲徹 匈奴傳——席卷 雲起 食貨志盜鑄如——而師古曰言其多 雲會 枚乘傳天下——駭——師古曰言 雲擾 敘傳天下——師古曰言 雲布霧散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也 逢涌 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原泉師古曰逢迎也涌言如泉之涌也 出 東方朔傳夔詐——莫能窮者 鋒起 谷永傳災——異—— 陵夷 成紀帝王之道日以——師古曰——丘陵也 瓦解 東方朔傳輔弼之臣——越元國傳屬且叛—— 瓦合 鄒陽傳起——

建瓴篇

建瓴 高紀稽瞢居高屋之上下一一水也如溥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傾瓴水直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 轉圜 梅福傳天下之士雲合雷動一一如湯武之舉 轉圜 師古曰圜古環字 轉圜 梅福傳不能得月氏一一師古曰一

龍襄 叔孫通傳此特群盜一一一 龍襄 叔孫通傳雲起一一師古曰襄駕也 龍戰虎爭 賓戩一一而一一 鱗集 劉向傳一一於朝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 機駭蓬轂 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 折衝 朱雲傳朱一其一 掎亢 婁敬傳一其一師古曰掎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下郎反 收電 揚雄傳至如一一一師古曰言布列 鱗萃 子虛賦葛亮一一而一一 鱗萃 端一一師古曰一 魚頡鳥 校獵賦一一布列猶以一一之一 攢聚則如魚一之一攢聚則如一之聚一攢音纂 附驥 樊噲贊一一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虻爲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 附翼 序贊一一俱起師古曰一 以雖爲 揚雄傳縱傳縱以一一一一 附翼 喻言知將且則鼓擊其翼而鳴也 侵漁 宣紀一一百姓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師古曰漁者言漁獵也 侵牟 景紀一一萬民李奇曰牟食苗蟲也一一食民比之蜂賊也 貪狼 董仲舒傳以一一爲俗師古曰狼性貪故謂貪爲一也 飛燕 趙后傳孝歌舞號曰一一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 唅利 高紀說秦將一以一師古曰唅者本謂含唅耳音徒敢反以食餧人令其唅食音則改變從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 糾墨 貢誼傳一一諸侯奪也謂奪其利便也師古曰糾繩也墨黑也一應劭曰禍福相爲表裏如糾繩之相附會也臣瓚曰一絞也一索也師古曰瓚音是 帶劑 嚴安傳一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劑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一在一旁附著之義也 要領 張騫傳不能得月氏一一師古曰一

衣要也丨衣領也凡持衣若則執丨之矣丨言乱不能得[illegible]

爲丁公師古曰焚燒小光之燭也 一纏係千鈞 救要得以一之重任一之重 一簣障江河 王嘉薛宣武嘉區區以一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矣 衣錦夜行 項籍傳富貴不歸故鄉如一師古曰言富貴不歸故鄉如一一之土困區區以一一師古曰莫織草爲器所以盛土困不能一塞一是以其身沈沒也 黃音匪 衣敝故鄉如一一一 狐白裘反衣 匡衡傳是有一一之一而一一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爲裘而齊其白差取厚而溫也衣於既反 局趣轅下駒 灌夫傳一一或一一一應劭曰駒者爲轅下局趣臧小之貌也張晏曰使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爲車不以牝馬小雅黃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 門外可設爵羅 鄭當時傳及慶一一一一鄭氏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 扰席上過師 趙充國傳從一一一師古曰扰安也扰音而小反 安於覆盂 東方朔傳一一一一師古曰言不可傾搖 羔犢觸軒虎狼 鄒陽傳是以一一之敵也 腐肉之間 鄒陽傳一一一之一也師古曰螻蟻之一一之一也必不留行矣 紲韓盧而責獲 王莽傳還將父先謂而後動是猶一一且一一 彊弩射潰癰 韓安國傳發猶以一一一之一一一一

又敕莊留反一一一師古曰一一皆聲響衆盛也一匹人反一普萌反一力莖反一口耕反 **聿皇** 又武勇一一師古曰一一疾急貌也 **蹴踧** 又一一謹慎師古曰一高平曰蹴音子六反 **焯爍** 又王石一一師古曰一一盛也爍音式藥反 **嶜** 鉗克一仕金反一牛林反 **砰磕** 高平曰磕音口盍反一擊聲音義與彌同 **蒙茸陸梁** 甘泉賦飛一一走一一皆灼曰雜亂走者一一而跳也 **柴虎參差** 又駢羅列布錯以雜沓也一一一一師古曰一一一一不齊貌也柴初佳反虎音采參初林反 **慘纚** 又變喜貌一一幸師古曰一一音踊竦如淳曰一一上下桌多皃 **紆譎** 又起一一之清盈孟康曰一一曲折也 **凌競** 又敢閩閩而入一一師古曰一一者言寒凉戰栗之趣蔵鉅陵反 **慘慄** 又下陰沴以一一节師古曰一一亦寒凉之意也慄猶栗字又來質反 **駮騭** 又崇丘陵之一一节蘇林曰一一音巨我師古曰一一高大狀也 **嶙峋** 又鹿音采參初林反 **慘纚** 又變喜貌一一幸師古曰一一音踊竦如淳曰一一上下桌多皃 **紆譎** 又起一一之清盈孟康曰一一曲折也 **凌競** 又敢閩閩而入一一師古曰一一者言寒凉戰栗之趣蔵鉅陵反 **駮騭** 又崇丘陵之一一节蘇林曰一一音巨我師古曰一一高大狀也 **嶙峋** 又鹿

瑞 又璧馬帛之一一應劭曰一一音耑灼曰一一音揣師古曰一一文穎 **攕攘** 又寒涼之意也慄猶栗字又來質反 **駮騭** 又崇丘陵之一一节蘇林曰一一音巨我師古曰一一高大狀也 **嶙峋** 又鹿音采參初林反 **慘纚** 又變喜貌一一幸師古曰一一音踊竦如淳曰一一上下桌多皃 **紆譎** 又起一一之清盈孟康曰一一曲折也 **凌競** 又敢閩閩而入一一師古曰一一者言寒凉戰栗之趣蔵鉅陵反 **駮騭** 又崇丘陵之一一节蘇林曰一一音巨我師古曰一一高大狀也 **嶙峋** 又鹿

嶜嵯 又峙言一一師古曰一一初林反 **岭嶜嶙峋** 又一一一一深遠皃一一峻急貌一一一一丈英反 **巃嵸** 又盛貌一一一一高峻貌一一一一丈角反 **嵯峨** 又一一不平皃一口何反 **嶢嶫** 又陵高貌一一一一不齊貌一一一一不齊皃也 **嶜嵯** 又峙言一一師古曰一一初林反 **岭嶜嶙峋** 又一一一一深遠皃一一峻急貌一一一一丈英反 **巃嵸** 又盛貌一一一一高峻貌一一一一丈角反 **嵯峨** 又一一不平皃一口何反 **嶢嶫** 又陵高貌一一一一不齊貌一一一一不齊皃也

嶜嵯 又峙言一一師古曰一一初林反 **岭嶜嶙峋** 又一一一一深遠皃一一峻急貌一一一一丈英反 **巃嵸** 又盛貌一一一一高峻貌一一一一丈角反 **嵯峨** 又一一不平皃一口何反 **嶢嶫** 又陵高貌一一一一不齊貌一一一一不齊皃也

蠶純古曰宛旨蛇澤音善又象夷婉俾於西清婉僤見上寂漻又一一無聲師古曰言長流時徐佪又安翔一一徘徊郭璞曰皆高峻貌也巃嵸又巖也一一郭璞曰巃嵸猶嵯峨也一一上天知厥衆折頸一音魚晚反一音巖嵸山也郭璞曰一音摠一音倚呀又一一谿間郭璞曰洞谷之形容也一音呼含反一音呼加反虎又一一一一旋還乎後宮郭璞曰莊音虎張揖曰一一參差也一一不齊也郭璞曰柴音差鼓動之聲也一一師古曰一音劉一音利蔵薆又一一閱澤郭璞曰一一猶布露也發越又郁郁菲菲香氣射散也咇茀又睦愛一一師古曰皆芳香意也一音步必反一音勃軋茀又緩紛一一孟康曰一一緻密也師古曰茀音勿蔭槮又實葉一一張揖曰蔭槮猶森森師古曰蔭音於禁反一音森攏又一一一一旋還乎後宮郭璞曰莊音虎張揖曰一一參差也一一不齊也郭璞曰柴音差劉莅又一一布寫師古曰莅音涖攏摧又一一一一旋還乎後宮郭璞曰莊音虎張揖曰一一參差也一一不齊也郭璞曰柴音差崛奇又推卷一一張揖曰一一衣張起也一一山也郭璞曰一音揭一音倚巃嵸山也郭璞曰一音摠一音倚

蠕庚也發音步高反閒砢又坑擠一一師古曰一一排也一音口賀反一音烏可反一音來可反幡繯又蓋美一一師古曰一一繯繞也一音力尔反一音詭攏也一音山尔反前茅又約束一一郭璞曰一一前部也一一以梁倚張蓄森師古曰前又音山交反猗柅又一一牽引也一一郭璞曰一一猶阿那也一音於氏反一音婢氏反消搖又一一逍遙一一平裹羊頭申也婧音婧夫人賦低卬一一翩幡又一一翩翾一一師古曰一一翩翾猶翻翻也一音孚袁反一音孚煩反一一翩翾又經營一一師古曰一一鼓聲也一音託郎反一音福闉茇又築實基一一師古曰一一闉茇猶言築壘以自固也一音因一音扶鬱橈又一一一一容以戲羅芳張揖曰一一橈曲貌也一音女教反一音奴教繚繞又一一一一容以戲羅芳張揖曰一一繚繞縈繞相纏結也繚音力弔反一音了繞音人少反一音饒

谷師古曰言襞積文理疏身所著或褰縐委曲如谿谷也的皪又明月珠子一一江慶師古曰皪音歷一一光皃也喔咿又一一笑聲也一音於角反一音於革反一音於駕反一音於計反一音於戟反一音於劇反一音於逆反一音於筆反一音於悉反一音於栗反一音於結反一音於力反一音於六

故其形一一師古曰一一言盛想也師 **誇誚** 又一一來麻揚雄傳誇者一一師古曰誚大也 **連娟** 神女賦一一以修嫭兮師古曰一一嫭閑也娟音一全反 **佳俠** 又一一曲光孟康一一嫭閑也娟音一全反 **佳俠** 又一一師古曰一一猶佳麗也 **相羊** 又推切眇之一一猶逍疵也 **悁悗** 又一一不言師古曰一一悁悗猶忽忘之意也 **淒淚** 又秋氣悽以一一寒涼之意也淚音戾 **妙麗** 李夫人傳貴妙麗兮師古曰一一善舞 **燕婉** 夫人傳妾不敢以一一見卑順貌婉音於阮反 **蜵蜎** 又騰有周氏之一一言周氏親連也師古曰一一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師古曰一一蜵蜎猶蜿蜒也 **蜵蜎** 又騰有周氏之一一言

相難而累清悼李夫人賦芳一以彌章師古曰一一重積也**猥大**賈山傳無不一一皆斷於横**纖微**成許后傳一一細密之間未必可同**希旨**劉向傳吴有小大一一師古曰承**營亂**禮樂志一一言不絶**閒闌**耳目師古曰閒習也闌猶回繞也**撓亂**息夫躬傳一一圖案師古曰撓高反**貿亂**董仲舒傳長安中一一師古曰貿亂也言人衆之多也貿音人喜反**壙**易也**壯麗**息夫躬傳一一盛也言人衆之多也貿音人喜反**壙**容貌一一**浩穰**張敞傳盛暑之一一師古曰浩穰猶言皓嘈喪精也**撓亂**息夫躬傳一一圖案師古曰撓高反**貿亂**董仲舒傳長安中一一師古曰一大也**壙**

畜貨殖傳瘉於一一師古曰一一空也一盡也**勤敝**韓信傳一一疲恐未安之意也正音征**駱驛**又一一道路師古曰一一猶言絡繹相屬也**鬱煜**王褒傳盛暑之一一師古曰一一熱氣也一温也音於六反**悽愴**又王褒之**嘔喻**又一一受之應劭曰一一和悦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崔隤**廣川王傳曰一一時不振也師古曰崔音徂回反一音盧回反一音盧到反**流**

畜曰蜷細也畜父玄也**匱竭**成紀天下一一師古曰一一盡也**勤敝**韓信傳一一疲也**勞倦**平當傳舉奏剩吏三千石一一有意者師古曰一一者以恩招倦也一音盧到反一音盧代反**流**

連叙傳式號式謣大雅所以一一也師古曰一一言作詩之人嗟歎而泣涕也而説者乃以一一爲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一一不謂厉王流之人**獻歎**張良傳戚夫人一一流涕師古曰一一音蹙一音稀又許氣反**阿邑**酷吏傳張湯以知一一意指深刻爲忠師古曰如蘇氏之説邑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顔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憤薄**司馬相如傳一一迫也師古曰薄音蒲各反**鬱悼**元紀深惟一一師古曰一一猶拂鬱也**決鬱**息夫躬傳一一不通之意也**鬱**玄靈一一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

惻怛文紀爲之一一不安師古曰一一痛也一悵也怛音丁曷反**於邑**中山王傳爲之一一煩氣鬱一一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一音烏合反一音烏朗反一音於黠反**控揣**又急然後知人何足一一如淳曰一引也一音團**惶漠**又真人一一師古曰一安也一静也**蒂芥**又細故一一師古曰一小鯁也音丑芥反**丁寧**谷永傳以一一陛下師古曰一一謂再三告示也音奴經反一音乃定反**蒲蘭**又一一誣天師古曰一一謂數罔也

懇怛文紀爲之一一不安師古曰一一痛也一悵也怛音丁曷反**於邑**中山王傳爲之一一煩氣鬱一一短氣貌一音烏合反**控揣**又急然後知人何足一一如淳曰一引也一音團**忼慨**高紀一一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浪反慨音苦愛反**謹譁**叔孫通傳論一一失度一一喧囂也譁音呼瓜反**縱吏**衛山王傳日夜一一如淳曰吏讀曰蓩一一謂猶勉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一一謂猶勉也**咕囁**灌夫傳一一耳語也囁音之涉反**翔實**西域傳道里遠近一一矣師古曰翔與詳同**苟簡**董仲舒傳一一顓爲自恣

灼四方一一道樂師古曰一一猶亂也**閔免**又一一道樂師古曰一一猶勉也**廣肜**又一一嘗表師古曰肜大也**慘怛**元紀一一於心師古曰一痛也一悼也**嘆謼**息夫躬傳狂夫一一於東崖師古曰一一卒也**盬惡**又吝嗇不堅牢也**煜曄**賈誼一一其間者師古曰一一光貌一音于及反一音下申反煜又音育**優繇**又陸子語以興鄭氏曰一一不仕也述元紀一一往來師古曰无直師古曰一一謂寬容也**俳佪**高后紀一一徘徊不進之意**遁逃**過秦論一一而不敢進師古曰一一謂疑懼而卻退也**遵循**趙后傳一一圍繞**轉移**文三王傳不得一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舜典分北三苗**惴億**又箕鷹一一師古曰一一憤怒之貌惴音之睡反**辟易**項籍傳一一數里師古曰一一驚惡言跋扈也**龍言服**古曰讒譖言之**震讋**張湯傳群臣一一師古曰一一動也一失氣也**擲龍言**霍去病傳一一者弗取

匈匈 高紀天下｜｜師古曰｜｜喧擾之意

匈匈籥籥

籥籥 又心常｜｜師古曰｜｜不滿足也

籥音於兆反 葬信傳居常｜｜師古曰

｜｜志不滿也音於兆反 眇眇 文紀以｜｜之身師古曰｜｜猶言細末也 比比 哀紀郡國｜｜地動師古曰｜｜猶言頻頻也

稍稍 禮樂志｜｜制作｜｜增辭 粥粥 又｜｜音送晉灼曰｜｜微弱師古曰｜｜音弋六反 眇眇 又｜｜蘇林曰｜｜音窈師古曰｜｜幽靜也 馮馮 又挂羊｜｜翼翼師古曰｜｜盛滿也 磑磑 又英秀｜｜即孟康曰｜｜

崇積也師古曰｜｜音五回反 裔裔 又先以兩般｜｜師古曰｜｜飛流之貌也 嘿嘿 又

坐｜｜師古曰｜｜豐厚之貌也音烏感反 翔翔 又雲舞｜｜ 漢漢 又迂迂｜｜從高前屢稱

千反 沇沇 又｜｜四塞孟康曰沇音充 容容 又旌｜｜師古曰｜｜流行之貌也

本字兼方連傳何持｜｜之計無忠周世師古曰｜｜蘧來上下也校猥賊沈沈｜｜ 翊翊 又升閒｜｜小國藩臣師古曰｜｜小貌也 翼翼 刑法志｜｜常恐天下

又天付嘉為｜｜之禮哉師古曰｜｜謂小也 鰓鰓 之一合而軋已物 鰓鰓 又天下｜｜

曰鰓鰓懼貌｜｜古｜｜ 諤諤 又動動｜｜師古曰｜｜正貌也

東口為｜｜ 濈濈 ｜｜志求之｜｜師古曰｜｜和也書湯 睢睢 仰目視貌也書

舜也 濈濈 之物之充也書湯 睢睢 二行志萬衆｜｜仰目視貌也書

呼惠反 察察 五行志不敢｜｜言曰不敢｜｜明言之 累累 又中國諸侯｜｜

累累 石顯傳印何｜｜師古曰｜｜重積也力追反 繹繹 五行志墨說｜｜光采貌 斷斷

志洙泗之間｜｜如也師古曰｜｜分辨之意也音牛巾反 董董 地理志饒事

斤反劉向傳朝臣｜｜不可師古曰｜｜殷懃之意也 出黃金銖｜｜

｜｜應劭曰｜｜少也 期期 周昌付臣｜｜不奉詔師古 沈沈 陳勝傳

師古曰｜｜讀曰僅 曰以口吃故每重言｜｜ 涉之

為王｜｜者應劭曰｜｜官 期期 辯信傳言語｜｜師古曰

重深遠之貌沈音長含反 姁姁 ｜｜和好皃也音許于反 鬱鬱 又

能｜｜又居此乎 狠狠 劉向傳｜｜數奸死士之誅 惓惓 又｜｜之義師古

佞請與柴同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司馬遷傳拳拳之忠 錄錄 蕭嘗贊｜｜猶庸庸言在凡庶之中也師古曰｜｜望之傳不肯｜｜ 錄錄 曰｜｜

意也 縹縹 又風｜｜其高遊方師古曰｜｜輕舉皃也 喋喋 張釋之傳

師古曰｜｜謂循常也 蹏蹄 申屠嘉傳｜｜廉謹師古曰

｜｜特豎之皃言初角反 訢訢 石

傳僮僕｜｜如此師古曰此訢讀與閒閒同謹敬之貌也賈山傳天下皆｜｜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 默默 賈誼傳子嗤｜

事｜｜如此師古曰｜｜猶紛吩此 紛紛 相如傳｜｜｜｜揚雄成帝 眇

眇忽忽 又｜｜若神之髣髴 滉滉 又閬平｜｜郭璞曰水白光貌也 真真 又柴

扈扈 又煌煌 嫮嫮 又采掩｜｜師古曰｜｜采盛貌也音於圓反 倥倥 又廣深山之

｜｜古擭字師古曰｜｜通貌 眩眩 又｜｜猶猛盲庸曰｜｜和也張揖曰眩音昊 唯唯 否否 司馬遷傳太史

公曰｜｜謹｜｜ 懇懇 又勤勤｜｜師古曰｜｜至誠也 卒卒 又｜｜猶

師古曰一一之意也音

其寡廉芳師古曰一一空虛也從從又風一一而疾從芳師古曰一一前進之意也音並龐龐河東郡縣一一西來遷芳師古曰一一雲起皃彰彰校獵賦新弊一一師古曰盛也秋秋又一一義德讓君子之遺風師古曰一一言有風采也慴慴王溫舒傳居它一一不辯師古曰一一衣裳貌也音石顯傳貶駿一一邪師古曰一一長貌佔佔句奴傳顏無嗛嗛一一師古曰一一漢人且嘗思念無爲嗛嗛一一耳佔音昌沾反

攀攀李夫人傳上所以一一顏念我者師古曰攀音力全反又諸曰應姍姍又倫何一一其來遲師古曰一一行皃音仙岑岑宣訢后傳我頭一一也師古曰一一痛悶之意灼灼成訢后傳參敗一一若遝遝光澤之貌音徒見反事事王莽傳一一皦遷物物又一一市曰曷曷大夫卒一一引領而歎師古曰一一猶切切勞作之貌也曄曄敘傳世宗古曰一一也

嶢嶢又拔也一一音堯非斐反猶去衣出也陸陸又一一者繼師古曰逵也音芳非反總總揔揔芳師古曰一一聚皃也炳炳又乘景炎之一一師古曰一一光盛皃閬閬又開達皃也音苦浪反

嚚嚚佞傳內大臣有申伯之忠一一一小心長忌師古曰一一讙譁也一一專謹也洞音動動之欲反汲汲揚雄傳不一一汲汲於富貴師古曰一一急速之義如井汲之爲也隆隆又一一者繼師古曰一一豐盛也非斐反猶去衣出也閱閱又開達皃也音苦浪反

獄獄米雲傳五年一一師古曰一一長訟之意也音牛玉反肛肛楊雄傳一一者承必之意也音丁浪反

嘵嘵恚小之皃也音孚表反嗷嗷宣傳程姬一一之恩師古曰一一衆口也音牛刀反

嘵嘵汪衡傳一一不自安洞洞猶悃愊也罪過茲甚也

號號唐尚梅福傳毋若火始一一師古曰一一呼號之聲也音胡刀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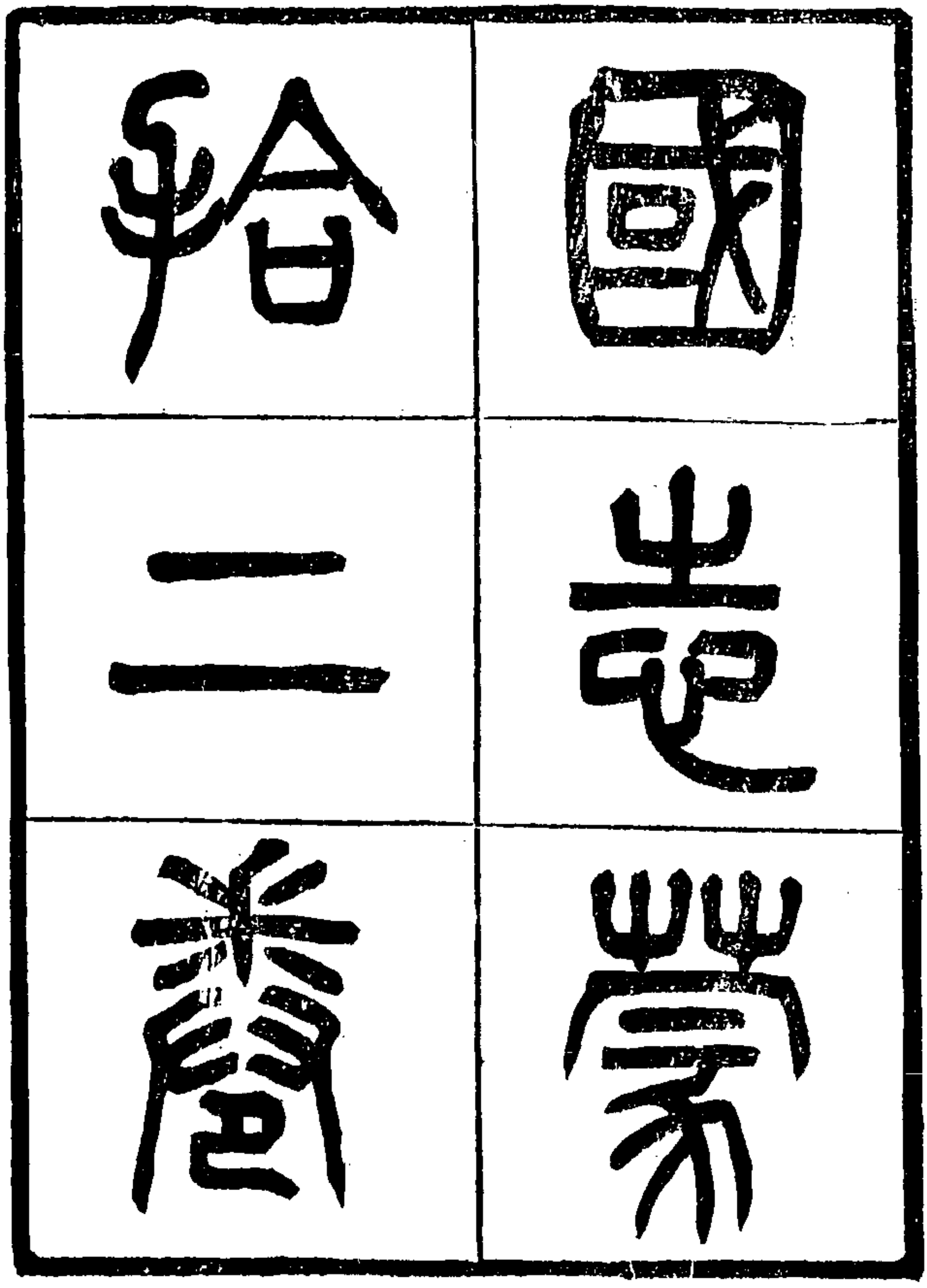
毳毳鮑宣傳程姬一一盛皃也音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古曰毳音氷猶蒙蒙也如淳曰譴怠之皃也

咢咢韋賢傳一一誦夫如淳曰一一言聲師古曰一一音胡直言也

之皃也音胡化反汲汲揚雄傳不一一汲汲於富貴師古曰一一急速之義如井汲之爲也音居立反

亹亹古曰一一盛皃也弋救反妧妧又一一好皃也討萬傳好人提提音義同耳往往吳王傳募人金錢在天下者一一而有師古曰言無所不至也咸宣傳復聚黨阻山川一一而羣劫如淳曰一一而聚者百有餘戎

懷懷師古曰一一安一一古之文學師之皃也音胡乖反



國志蒙拾序

承祚三國志與班范二書昔人稱爲三史裴氏注增廣異聞又勝顏李二家洵學者之山淵也吾鄉杭侍御兩漢蒙拾一書久爲藝苑鴻祕未有輯及陳書者友人吳江郭祥伯仿其例爲國志蒙拾二卷兼收裴注其已見班范二書者概不纂入愼而不漏該而不侈實與杭書相頡頏因鈔付梓人俾並兩漢蒙拾以傳未始非屬筆者采伐漁獵之一助焉稱國志者本于裴氏表語云

嘉慶乙亥冬十月錢塘陳鴻壽

吳江郭　麐鈔撮　貴池劉世珩校刊

魏書武帝紀第一

敗面喁口　注曹瞞傳乃陽敗面喁口

五色棒　注曹瞞傳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

棒

田官　注魏書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

交戟爻頸　注世語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爻頸

而前

管窺虎　注魏書令曰諭者之言一似管窺虎歟

民亡椎冰　初討譚時民亡椎冰臣松之以爲討譚時

川渠冰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役而亡

開延不勤　注魏書令曰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

延不勤之咎邪

少履清爽　注先賢行狀曰徐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

清爽

所見凡愚　泥水自蔽　當州　注魏武故事自以本

非嚴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之人所見凡愚　欲秋

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庶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　據

有當州

四目兩口　注魏書汝欲觀書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

目兩口但多知耳

昏作　穡入昏作注盤庚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鄭元

云昏勉也

墨筆　注魏書袁等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巳

成之業高枕墨筆拱揖羣后

懷黃　注魏書佩紫懷黃葢以百數

名號侯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注今之虛封葢自此始

乘之　注魏書十月都試車馬幸長水南門會五營士

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

窟棲　注獻帝傳詔屠其窟棲

文帝紀第二

犁牛之駁　注王令曰犁牛之駁似虎莠之幼似禾

積蠱　注又有積蠱大穴天子之宮今蝗蟲見應之也

高巢　注婁兒未可託于高巢餘糧未可以宿于田畝

延年杖　注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

爽言　注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

望煙　注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

項發口縱　注執事未覩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

支也

手臂　注宿聞展善有手臂膕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

白刃

持複　注子少曉持複自謂無對

曠大　若加之曠大之度

明帝紀第三
游步　注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
快人　注卿鄉里乃有衛曹快人
日朘　注焉得不使中正日朘傾邪滋多乎
女尚書　注魏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
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
不善成　注魏氏春秋其五有形而不善成
穿方舉土　衣冠了烏　注魏畧今陛下既尊羣臣顯
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于小人而使穿
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衣冠了烏毀國之光以
崇無益

登女　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神所下命爲登女當營
衛帝室
三少帝紀第四
青頭雞　注世語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
頭雞者鴨也
窶乏　注頒撰魏晉世語窶乏全無宮商
儒林丈人　文穎先生　注傅暢晉諸公贊裴秀爲儒
林丈人王沈爲文籍先生
追鋒車　注帝性急以司馬望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
卒五人
后妃傳第五
女博士　注魏書汝嘗智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
耶
董卓二袁劉表傳第六
巨牆　百官披荆棘依巨牆間
韓馥車　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韓馥車
鶴望　注憤踴鶴望
後定　注使綦毋闓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半英雄　注曰廱統爲半英雄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拳捷　布拳捷避之注拳力也
赤菟　布有良馬曰赤菟注曹瞞傳時人語曰人中呂
布馬中赤菟
叵信　是兒最叵信者
陷冰丸　注欲作陷冰丸沈河令賊不得渡
干雲　注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亂命不可知
撫弦搦矢　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
降年夙隕　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洪
烈志不立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治正推平　注英雄記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
樸
治宮錢　注魏書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

助治宮錢

塗汚　注九州春秋妄造逆謀欲塗汚忠臣耶

緹帛　注吳書年十四猶緹帛爲幡乘竹馬而戲

陰消　初恭病陰消爲閹人

蘭石　注魏書生有蘭石之委少含愷弟之訓

改案爲橧　注伐薪制挺改案爲橧

義米肉　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賓義米肉

懸于義舍

緬匿　注典畧駰曜教民緬匿法

諸夏侯曹傳第九

嬴形　荒語　示以嬴形　注魏末傳錮覩其詞狀如

荒語

佳人　注魏氏春秋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猥耳

浮華友　注魏畧魏氏與李勝爲浮華友

崖柴　注魏畧于時誘書謂蜜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

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邳丁也默者爽小

字也

屠蘇　注魏畧應事前屠蘇壞

粉白　注魏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緬緬紛紛　緬緬紛紛未閒整齊

匠宰　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驟

游光　注魏畧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槃李

豐兄弟如游光

格量弘濟　元格量弘濟臨漸東市顏色不變

相印　注魏氏春秋允善相印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借面　注漢衡傳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

客

蒸燭　注攸謝之爲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

均質則異焉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同手　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

俄然　四海俄然莫有固志

君所　自從君所言無告我意也　案此同二疏傳宜

從丈人所

張甲李乙　注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

優之效也

元責　不任扶與進路以塞元責

澡灑　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

刻象　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

儁遒　寘禮儁遒以廣緝熙

揚歷　同符唐虞優賢揚歷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

謂揚其所歷試魏都賦曰優賢著于揚歷也

客作　注佩則出爲人客作

祝劒　注祝劒祝劒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
胖羊更殺其殺懇邪

鳥情　注曉知星歷風角爲鳥情

崔毛徐何那鮑司馬傳第十二

嬪翳捐褶　唯世子嬪翳捐褶以塞衆望

耳非佳語　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

幘籠　注人得琰書以裘幘籠

高明　注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平案此當時長者呼

皁幼之稱

十鳳同穴　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鳳同穴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凶赫　注海內凶赫罪一由繇

五熟釜　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

嫉媚　注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愛我者一何可愛憎
我者一何可憎願念孫權了更嫉媚

化屍爲人　此卽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

華獨坐　注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一櫪　注獨與老母共乘一櫪流矢始交便棄櫪就俘

秔米飯　注太祖請同會喟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
三不肯　注舊俗民訪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
也

稱諾　注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
大應稱諾

泰溫　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

隱切　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隱隱切

朱墨　注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又無傳其朱墨
者

單家　注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于郡中而夏
爲單家

相所書　注左氏直相所書耳不足精意也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人脯　注昱畧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

諶詷　以謹愼爲麁疏以諶詷爲賢能

地獄　兵人洲中是爲自納地獄危亡之道也

賢妙　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末齒且
悉分出

英博　注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匿年　損年　監試者以其身體狀大疑卽匿年又損
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

駿吏　注文帝詔曰辭悌駿吏王思卻嘉純吏也

三不肯　注舊俗民訪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
也

稱諾　注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
大應稱諾

笑來　注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

制嫈　注乃發憤生瘦欲令醫制之太祖惜遣忠恐其不活敎謝主薄吾問十人割瘦九人死

營豆　注沛課民益畜乾椹收營豆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掊　侍中傅巽掊則曰不謂卿也

不中功曹　注嘗嫌其潤達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幾窴云不中功曹中何東太守也

草馬　課民畜牸牛草馬

生人婦　注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

山死　皆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

賦衣　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

伊尹　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

寺門

阿九　注而康獨緣妃嬌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

平水　注皆豫敕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

刻心著地　注若不見亮使人刻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

拓落大才　注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

體長婦人　注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姊姑　注婦姑位不定

過所　欲詣洛者爲封過所

血誠　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

樓犁　注隆到敎作樓犁又敎衍溉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好將　靈後遂爲好將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麗閻傳第十八

杆斗　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

虎癡　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

牙門旗　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

等人　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

下流之愛　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于黃壤也

放臂　注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

無陰兒　注息又救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

楊阿若　注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彫勵　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

胡顏　忍恬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禽息鳥視　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圄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爽而不離　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

踶踶　至使蚌蛤浮翔于淮泗踶踶讙譁于林木案謂吳蜀也

王衛二劉傳傳第二十一

通侻　表以榮額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

泯沒　微言旣沒六籍泯玷

以微乾沒　注以微乾沒乎臣松之愚謂乾宜讀爲干燥之干蓋謂有所微射不計干燥之與沈沒而爲之

桓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爲翅　求進兵爲翅

修櫓橫楯　兵書云修櫓橫楯三月乃成

拔奇　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律

士亡法　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

四窗八達　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窗八達之前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顯笮　高祖每在顯笮二俱恭順臣道益彰

醬幀　窶馬　注倣明樊子昭于醬幀之肆擢郭子瑜窶馬之吏

顧採　拔育　注莫不賴劭顧採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

卽沒　注壽爲奴魄天爲卽沒

屍視　注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

薄乘車　注其始之官乘薄乘飯車黃牸牛布被裳不開　何待下之不開乎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舉錢　汝頗舉人錢不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白地　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

鯁輔　是則具臣非鯁輔也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投射　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中聖人　趙達問以曹事遝曰中聖人

謙實　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

違伐　注與其所誠自相違伐

王毋卽諸葛鄧鍾傳第二十八

朱虎　注白馬素羈西南騩其誰乘者朱虎騎

折筒　注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故也

棺釘　注試索棺釘以視太傅意

老龐　注老龐旣負使君又滅我族

喉轄　注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

沛者　句驪沛者名得來臣松之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

不耐　刋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

對換　乃令譎倫對換

烏衣　艾身被烏衣手執耒耜

目論　此蓋古人所謂目論者也

方伎傳第二十九

蹄足　並利蹄足以當導引

巨闕　巨闕胸臧鉞下五六寸

巨怪　注故粗舉其巨怪者

快雨　竟成快雨

治鬼　但恐至太山治鬼不能治生人耳

三甲三王　我額上無生骨服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王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句決　注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

東牆　注地宜青黍東牆

遺逝　其餘遺逝皆降

端牛　注端牛角爲弓世謂之角端者也

異面　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

幘溝溲　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名幘溝溲者句鼉名城也

折風　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

壻屋　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

貊弓　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

舞天　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

蘇塗　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又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

阿殘　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名我爲阿

禰頭　兒生便以石壓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

絳地　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爲地應爲綈

貲財　注貲財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貲

天玉石　注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

魯廷　注魯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

國志蒙拾卷上終

吳江郭　嶧鈔撮
貴池劉世珩校刊

蜀書劉二牧傳第一

至止　注故號曰至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

叟兵　送叟兵三百人

明雌亭侯　注許負河內溫縣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

先主傳第二

馬柳　鮮綏繫其頸著馬柳

丈人　注於獻帝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

上國者　摛實　注異徐生之摛實

關張馬黃趙傳第六

護前　亮知羽護前

髯　羽美須髯故亮謂之髯

貉子　注貉子敢爾

面鼻　注面鼻叟

龐統法正傳第七

崇邁　而可以崇邁世教

重齒牙　注觀其重齒牙樹頰頷吐脣吻自非文休敢遠讜　注矜此過言自紹遠讜

明比　是明比也

索生　將各索生求濟門戶

延視　注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

劉翁　注然則燕昭亦非豈惟劉翁又三嗣主傳注劉翁因險飾智

人流　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子時荆楚謂之高俊

許糜孫簡伊秦傳八

脫別　注豈意脫別三十餘年

幹翮　而幹翮非所長

蜀科　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

後主傳第三

格人　格人率正

諸葛亮傳第五

結昵　注備性好結昵

葛生　注葛生行已豈其然哉

巷幔　注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令妄出巷幔

上岸　注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

英霸　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

寫誠　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

奇雅　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

無身　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跼涉中原抗衡

冠冒　觀嚴文章冠冒天下

革子成　猶耻革子成之誤注案今諺語作棘子成

小草　顧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

剡兒坪　注生於石紐其地名剡兒坪見世帝紀

祇車　三皇乘祇車出谷口

歡交　共爲歡交

直百錢　注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

尊兄　尊兄應期貲世注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

鱗甲　爲我說正方腹中有鱗甲

劉彭廖李劉魏楊傳第十

老革　老革荒悖注革猶兵也蒙罵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

分子　分子之厚誰復過此注蒙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後書稱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倪失　倪失老語

部分　部分如流趣捨罔滯

趨妻　卒非趨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

落度　處世豈當落度如此耶

霍王向張楊費傳第十一

談啁　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杜周杜許孟來尹李譙郗傳第十二

季興　以隆季興之功

儒林校尉　署儒林校尉

潞涿君　乃署曰潞涿君

三史　尤銳意三史

讙咋　光嘗譊譊讙咋

執慎將軍　後以敏爲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

魚縣　注或魚縣鳥篤

流競　注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

赫憮　要夷庚之赫憮

篳路　管闚篳路

形埒　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

鬼茭　人形其躬鬼茭其領

秦牙　秦牙沉思于殊形注蓋九方觀其精秦牙察其形

拊髀　齊棘拊髀以濟文注凡作雞鳴必先拊髀以效雞之拊翼也

黃李呂馬王張傳第十三

憞　憞無武將之體

通厚　蜀郡何祇名爲通厚

鄧張宗楊傳第十五
掞張　丁玄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一國惟有鄧芝
長兒　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
注疏　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
歌興　文王歌德武王歌興
雙德　舜雙德
粗强　鎮南粗强
隻役　單夫隻役隕命于軍
吳書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小憨　注惟孫堅小憨頗能用人
猲兒　注常呼猲兒難與爭鋒也
仙人鏵　注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畫之名仙人鏵

吳主傳第二
義悲　仁感　注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
長鳴雞　注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門鴨長鳴雞
鼯子裘　注文帝報使致鼯子裘光明鑑曜馬
未祖辰臘　注權推五德之運以爲土行用未祖辰臘
長安　注權于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
班闌耳　步中童謡曰黃金車班闌耳閶昌門出天子
不豔　信言不豔
前卻　注近爲鼠子所前卻令人氣湧如山
義作　諸將及州郡皆義作
白虎仁　鄱陽言白虎仁注瑜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
紡績　又有一婢名紡績
三嗣主傳第三
木奴　注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
四轉五復　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
竈窶柜蔑　立子霣爲太子注太子名霣霣音如湖灣之灣字酋酋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窶窶音如兕觥之觥字觩觩音如元嚞首之嚞次子名柜柜音如弄弄音如元嚞首之嚞次子名蔑不典之音
草莽之莽字盪盪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蔑蔑音如衰衣下寬大之衰字獘獘音如有所擁持之擁
無況　注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
察戰　使察戰到交阯調孔雀大豬注察戰吳官名今楊都有察戰巷
手工　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
彈曲　注俶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科司不法案疑吳時司直屬官之名
侍芝郎　遂以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
青巾　注沈瑩傾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
流柿　注王濬治船于蜀吾彥取其流柿以示孫皓

夷庚　注旋皇與於夷庚
懿網　注雖釀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文選尤本作絪
劉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尺木　注出敎曰龍欲騰翥先堦尺木
樓勞　賊於屯裏緣樓上行罟以手持樓勞
宗室傳第六
南岳逸民　注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
射虎車　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閒不置蓋
庶幾之流　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
屑吻　注少游學有屑吻
奢淫　注豈此奢淫之書所能迴駐哉
笮　以操笮其頭
被髮載車　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
奢綺　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
張嚴程闞薛傳第八
雨頭　正月乙未權敕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言辭粲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
單刀　但諸將軍單刀俱會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蒙衝　蒙衝鬬艦乃以干數
阿蒙　注非復吳下阿蒙
單複　注今與爲對當有單複
薄落　假樓　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
賒酤　居貧好賒酤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
妄語兒　注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
彫摩　美寶爲質彫摩益光
柳卯　注古柳卯同字
疏節　注自恨疏節骨體不媚
遯薪　注野無遺薪斯之爲懿
國賢　注敎問國賢思覩盛美
異字　注造作異字千名以上
化盜　注漁則化盜居則讓鄰

柳朱瞿素　注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刦賊死不虧行

末齒　注世之取士曾不招耒齒于邱園索長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

舊齒　虞翻舊齒名盛

鬱生　注績于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

頭角　腹背　豔所進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

解煩兵　特以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

目語　目語心計不宣脣齒

蒸仍　紉懷憂震灼啟事蒸仍乞未罪堅

佥蒙　佥蒙狼狽

下髮　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

翼星　臣聞翼心爲變發惑作妖童謠之言生于天心

赫咤　賢良憤惋智士赫咤

格業　有大丈夫格業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

黃龍大牙　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

吳範劉惔趙達傳第十八

頭乘尾除　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
相語
恨逋恨峻　注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
峻
諸葛縢二孫濮陽傳第十九
長檢　使人牽一疊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
鶡父　注鳥名鶡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鶡父
十思　注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
乘犇　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爲警戒
凡萃　注守職下縣編名凡萃

脂燭　窮日盡明繼以脂燭
徙基　至或賭及衣物徙基易行
枯基　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基三百孰與萬
人之將
精殫　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殫
七升　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
灌取盡
芒鞋　曾無芒鞋有以上報
洞記　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記
雀息　抱怖雀息乞垂哀省
吶吃　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
終身徒　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
忡悵　臣不勝忡悵之情
胸背　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難
鎒介　至如他餘鎒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

擬更正漢書昭烈皇帝本紀

長洲黃中堅震孫著

陳氏爲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斥漢爲蜀蓋晉承魏而彼身爲晉臣不得不然耳後之君子宜有定論矣故習彥威鑿其端於前而朱夫子正其統於後千載而下咸以爲允然終以陳志備史書之一讀者臧焉歟謝季連氏始爲季漢書然但正其名號而其餘大抵仍襲遺文無所折衷閒嘗少論其大略而才疎年遠未敢從事於斧鉞

渺然一思釐訂之者屢矣

之故急於帝魏遂等昭烈於孝昇而斥之且曰不可無蔵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故不得不取其年號以紀事非尊此而抑彼是其心仍有所不安而遷就其說以見無甚關於輕重皆所謂遁詞也溫公平日教人以誠爲主而於此頗欲以私見欵後

世吾見其誠之未至也

昭烈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言此家必出貴人昭烈少時與宗中諸

按史臣敘昭烈世系首言景帝子中山靖王勝勝子涿縣陸城亭侯貞貞生沛侯昌昌生魏縣丞充充生涿郡范令父宏仕州郡

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敬謂曰汝勿妄語滅我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遊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嘗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耶元起曰吾宗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璜亦與昭烈深相結贊年長昭烈以兄事之性不甚好讀書喜音樂狗馬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顧則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結交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昭烈由是得以合徒衆解人鬬劇羽泳人張飛皆從焉靈帝元和末黃巾賊起州郡各舉義兵昭烈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烈求謁不通怒直入縛督郵杖之二百解綬係其頸著馬柳棄官亡命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昭烈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會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少帝爲宏農王而立獻帝京師大亂於是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起兵討卓衆各數萬推袁紹爲盟主昭烈亦起軍應之時獻帝初平元年正月也

凡國家大事天下大勢宜於本紀提明以見其事之所由起陳志以魏爲正故於魏紀今特正之

三月董卓劫天子遷都長安卓悉屯畢圭苑盡焚洛陽宮室及民居是時卓兵强紹等莫敢先進還相攻奪高唐亦爲賊所破昭烈遂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昭烈爲別部司馬二年使爲青州刺史田楷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昭烈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告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三年北海相孔融爲賊管亥所圍使東萊太史慈來求救弓兵三千破走之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昭烈屯高唐與單經陶

謙共逼紹紹與兗州牧曹操會擊皆爲所破是歲司
徒王允誅董卓夷其三族卓將李傕郭汜等反攻京
師殺允而擅朝政
王者燭與於未卽位之前史臣敘事有不必規規
於編年者然如高如光不過三五年間遂正位號
今昭烈崎嶇至三十年之久又其事多瑣碎繁複
不相連綴不得不編年以紀之而陳志多所不詳
頗恨其體不清乃攷之獻紀魏紀及劉袁呂諸人
列傳掇其事迹而係以歲時雖事隔千載豈敢謂

一一吻合然大致秩然矣
四年曹操攻徐州州牧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昭烈
昭淮陰相持經月術結好於呂布布乘虛襲下邳
烈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袁術來攻昭烈拒之於

下邳守將曹豹反迎布布虜昭烈妻子昭烈轉軍海
西求和於布布還昭烈遣關羽守下邳而
自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楊奉韓暹寇徐揚閒昭
烈邀擊盡斬之是歲曹操迎天子遷都許自爲司空
百官總已以聽
昭烈之於操猶高帝之於項羽光武之於王莽也
雖成敗不同而其爭衡之勢帝賊之辨則同故操

之僭竊始末不得不詳書於冊而孫氏他日亦相與角立故亦並見焉然皆附見於事後而未嘗直書者何也別獻紀也或謂秦本紀以一國之史而偏及天下之事雖直書庸何傷不知秦雖僅一侯國而實自用其年號今以獻帝之年號紀者所以紀昭烈也其時事則於昭烈何與焉故紀者所以紀昭烈也其附見者所以見當日之情形而亦以帝制予昭烈也要之於獻紀不相獵也

二年春呂布復來攻昭烈兵敗時袁術僭號曹操討之昭烈乃走操軍操厚遇待表爲豫州牧益以兵及糧使東擊布操是歲表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三年布復合於術使其將高順來攻操遣夏侯惇救昭烈爲順所敗復虜昭烈妻子送於布冬操自擊布昭烈與操共圍布於下邳十二月布將執布以降操欲釋之昭烈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遂斬之昭烈復得妻子從操歸許程昱謂操曰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盍早圖之操不聽表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入則同席焉是歲李

催伏誅夷三族四年袁術欲北就袁紹操令昭烈督朱靈路招要擊之未至而術死昭烈之未出也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受天子衣帶中密詔俾與昭烈共討操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偏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謀之而未發操嘗與昭烈曾食從容語昭烈曰今天下英雄獨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知操忌其能值雷震佯失匕箸徐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此乎操由是以爲不足忌遣東避術俄而操用郭嘉言使人追昭烈於是靈等還而昭烈遂據下邳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討操有衆數萬人屯沛東海昌慮等郡縣多背操歸昭烈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操遣劉岱王忠擊昭烈昭烈拒卻之謂岱曰使汝百輩來無如我何操自來未可知耳

此大事也而本志敘此事似若有所隱而未盡者其於雷震失匕箸之事本不相合而扭於一處文義頗覺散懈今稍爲連屬之○又按魏志昭烈殺車冑起兵討操在四年承等見殺在五年正月本

志則先書承等事覺伏誅而後書昭烈讓下邳一
人之筆而彼此互異今以綱目改從魏志○志敘
此事兩言謀未發而中閒無端及天下英雄等語
竊疑承等力弱謀疎而操機警且兵多將勇事必
難濟當時王子服猶慮之豈昭烈而不見及此乎
吾意昭烈必欲於外圖之而使承等爲內應又恐
操之疑之也故佯爲腐語而使之不疑彼其得以
東出卽所謂與承等謀者其語劉岱等曰使操自
來未可知耳或欲使操出而承等於中取事未可
知惜乎其言之不詳也若謂已有成謀適遇見使
故不得發則方操之使人追昭烈何不還就舊約
而顧匆匆舉兵討操乎

五年春正月承等謀洩操族滅承等而自率衆來攻
昭烈與衆敗績操厲昭烈妻子并擒關羽以歸昭烈
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步騎迎昭
烈昭烈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紿紿遣將道路奉迎
大會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亦求足爲失也昭烈在
會昭烈起兵乃分兵守官渡而急擊昭烈曰劉備人
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
不動也至是操還官渡與紹相拒汝南黃巾劉辟等
應紿紿遣昭烈將兵助辟略許下關羽自操軍亡歸
操遣曹仁擊昭烈昭烈還紿軍知紿意忌無成陰欲
離紿乃說紿南連荊州牧劉表紿復遣昭烈將本兵
至汝南招賊帥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操遣蔡陽來擊
昭烈與戰殺之是歲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六年操
既破紿還遂南擊昭烈昭烈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
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
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雖厚相結而心疑之不能
用也八年操伐表軍西平表使昭烈拒夏侯惇于葉
於博望久之昭烈設伏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爲伏
兵所破操亦以袁譚兄弟相攻求救北還自此操遂
破滅袁氏自領冀州牧十二年操北征三郡烏桓昭
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既而悔之曰不用君言失此
大會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亦求足爲失也昭烈在
雲所失亡士卒亦稍稍來集初操已進軍黎陽伐紿

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故昭烈曰吾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人不乘騎髀裏肉生日月如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訪士于州人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吏豈知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爲誰則諸葛亮龐統也徐庶亦言諸葛孔明臥龍也且曰將軍宜枉駕就見之於是昭烈親詣亮凡三往乃得見既與語昭烈大悅恨得之晚情好日隆亮遂委贊焉十三年八月操自爲丞相南伐表會表卒少子琮代立遣使乞降於操而不敢告昭烈時昭烈屯樊聞琮降操軍至宛始知之遂將其衆行過襄陽諸葛亮勸昭烈攻琮以取荊州昭烈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過辭表墓涕泣而去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操軍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我我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昭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人衆輜重盡失昭烈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昭烈欲結好於孫權與兵拒操會權遣魯肅來見昭烈喜即遣諸葛亮偕肅詣權結盟權乃定合從之計使周瑜程普等率水軍數萬與昭烈并力及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盡焚其舟昭烈亦引兵從陸上進追至南郡操僅得遁歸其士卒多疾疫死者大半昭烈表琦爲荊州刺史自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太守金旋韓玄趙範劉度皆降盧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附十四年劉琦卒孫權表昭烈領荊州牧治公安昭烈亦表權行車騎將軍徐州牧權頗畏昭烈乃進妹以固好昭烈入吳見權權禮意備極綢繆然妹剛猛有諸兄風婢百人皆執兵侍立昭烈每入心常懍懍焉十五年孫權遣使來約共取蜀昭烈意欲自有之不欲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機於操使得乘其隙非長計也劉州主

薄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
卽事去矣但今可贊成其計而自以新據諸郡未可
輕動爲辭吳必不敢越我而自取蜀如此進退觀釁
可以收吳蜀之利昭烈從之於是使關羽屯江陵張
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而昭烈自住枝陵

獻帝春秋載權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
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義於
天下也此語寒儉迂腐不足采說果如是於權亦
何有殷觀之計善哉綱目頗合此而取彼殆不尚
權謀而尚信義之意然而失其衡矣

入益州至洛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昭
烈便可於會所襲璋龐統亦曰此機不可失也昭烈
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

孔明勸昭烈攻琮以取荊州張松等說昭烈於會
襲璋此皆智士乘機制勝之策設曹操當此當不
待其詞之畢矣而昭烈皆不從豈徒曰吾不忍而
已故亦事勢有當然者耳古方其在荊州也曹操大
軍垂至而昭烈倉猝無備雖得荊州未必能固守
徒負不義之名於天下故有所不爲也取蜀固其

素志然初入人國而濟襲執其主則貪暴之聲馳
聞四方而人心必不悅服不若俟其釁端而後伐
之則在我爲有辭又可以耀吾威武鎮彼反側雖
有一時之勞而自此州境帖然其所得已多矣於
此見霸王之大略固非欲速見小者所能及也
璋推昭烈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昭烈亦推璋行鎮
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還成都增昭烈兵使討曾又
令督白水軍昭烈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貲貨甚
盛北到葭萌未即攻曾先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孫權
聞昭烈西上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世子禪去張飛
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十七年曹操伐孫權權請
昭烈還救昭烈遣使告璋曰孫氏與孤本唇齒國今
曹操東侵孫氏請救義不可不往又樂進在青泥闕
羽兵弱恐不能拒今不往救則操必轉侵州界其憂
有甚於曾曾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益萬兵
及貲糧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昭烈因
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勞瘁今積財吝
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釁端以此開焉張松與昭
烈及法正書曰大事垂立奈何失此而去松兄廣漢
太守肅懼禍及已以白璋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
將文移勿復關通昭烈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
懷黃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質詰將并士卒妻
子與黃忠卓膺進據涪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
等拒昭烈於涪皆敗走退保綿竹是歲孫權徙治建
業十八年璋復遣其將吳懿來拒戰懿敗詣軍降又
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亦率衆降昭烈軍益振乃分
遣諸將徇下屬縣召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
軍師中郎將龐統中流矢卒是歲曹操自立爲魏公
加九錫十九年夏雒城破璋將張任死之遂進圍成
都數十日璋出降昭烈遷之公安盡還其財物成都
殷盛豐樂昭烈入城置酒大饗士卒府庫金帛分賜
將士昭烈乃兼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心膂法正爲
輔漢將軍張飛馬超等爲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爲賓
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
等又璋之姻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風

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兢勑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是歲曹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昭烈言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引兵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會聞曹操將攻漢中昭烈乃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使黃權將兵迎魯而魯已降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侵巴界昭烈使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亭破郃等飛收兵還南鄭昭烈亦還成都二十一年蜀中無事曹操自進爵爲王二十二年昭烈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操遣其將曹洪拒之是歲孫權降於操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二十三年昭烈攻郃等不克下書急發益州兵以益軍諸葛亮表楊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秋七月操自來擊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爲所沒昭烈次於平陽關九月操還長安是歲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二十四年春正月昭烈自平陽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魏將夏侯淵引兵爭其地昭烈命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及操所署益州刺史趙容等張郃還三月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昭烈曰操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軍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兵衛甚盛將軍趙雲將數十騎突前奮擊大敗之相持積月魏軍多亡操乃引還昭烈遂有漢中遣將軍孟達攻房陵殺其太守又遣中郎劉封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操以耽爲征北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

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遐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睹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海內臣等每懼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靡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疚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息肩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實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令社稷之難急

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謀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僚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隕身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王還治成都立子禪爲王太子拔牙門將魏延爲都督鎮漢川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爲前將軍遣費詩卽授羽印綬張飛馬超黃忠趙雲等皆進位有差從成都至白水關起館舍築亭障四百餘區八月前將軍鷹揚羽取襄陽殺其將龐德擒于禁於樊冬十月曹操帥師救樊羽撤圍退孫權使呂蒙襲殺羽取荊州蒙尋死權稱臣於操上書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二十五年益州將軍孟達以上庸叛降魏是年春正月曹操還至洛陽卒子丕襲位冬十月丕僭稱皇帝改年黃初廢漢帝爲山陽公

章武元年蜀中傳言天子遇害王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嗣是所在並言祥瑞日月相屬故議郎

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按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元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

爲異瑞又二十一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在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睹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

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昔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剋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閒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啟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卽帝位以繁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王乃命有司築壇於成都武擔之南四月丙午卽皇帝位燔燎告天禋於六宗祝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厤數無疆曩者王莽簒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祿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翦

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荅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墜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於是建元爲章武大赦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社稷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子禪爲皇太子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是月晦日食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初帝忿權之襲殺關羽將東征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死子丕篡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孫權遣使請和不許權乃遣陸遜督諸軍拒守屯巫八月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九月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吳將李異等破之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來請兵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帝還軍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帝將進軍猇亭鎮北將軍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自率諸將由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連營七百餘里又遣侍中馬良由佷山通武陵慰安五谿蠻夷賜以金帛咸相響應夏六月有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十餘丈後十餘日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帝自猇亭至秭歸收散卒由步道還魚復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乎改魚復縣曰永安八月司徒許靖卒將軍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其衆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朕負權權不負朕也待之如初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改元黃武拒魏遣使來求和帝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是月晦日食十一月曹丕自將伐吳十二月帝不豫漢嘉太守黃元

聞之舉兵拒境叛
三年春正月魏師攻吳濡須及江陵皆不克引還二
月丞相亮至自成都三月黃元寇臨邛遣將軍陳智
討之元軍敗順流下江爲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
之夏四月帝疾大漸命丞相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
李嚴爲副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濟
大業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能君可自取亮涕泣曰
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敕太
子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
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復何所恨但以卿兄弟爲
念射君到說卿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是吾復何憂
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
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又呼魯王永與
語曰吾亡之後汝兄弟與丞相共事事之當如事父
癸巳崩於永安宮年六十有三初蜀人李意其世傳
爲文帝時人帝欲伐吳遣人迎意其問以吉凶意其
不荅但求紙筆畫作兵馬器械數十副已便一一手
裂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遂去帝不懌至是始
知爲軍破帝崩之兆云丞相亮表於太子曰伏惟大
行皇帝邁仁樹德覆幬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
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願惟遺
詔事遵太宗動容損益百僚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
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
臣亮親受敕戒震威神靈不敢有違遵臣請宣下奉行
五月奉梓宮還成都太子襲位謚曰昭烈皇帝秋八
月葬惠陵
論曰昭烈崎嶇青徐荆豫聞所爲不成所圖不遂地

奪於呂布兵挫於曹操妻子被虜脫身跳免者屢矣
然海內賢豪莫不服其雄略稱爲人傑雖老瞞橫視
一世亦以天下英雄許之何哉蓋帝有知人之明而
務以得人心爲本其行事必依于仁義利有所不取
害有所不避是以智勇傾心而士民懷德此其度量
宏偉固非魏操吳權所能及其萬一矣然終於僅有
一隅者非必其才之不逮也亦其所遇有不幸焉古
之帝王崛起而就大業未有不先據勢勝之地內自
固其基圖而後可以征伐四方者高帝之關中光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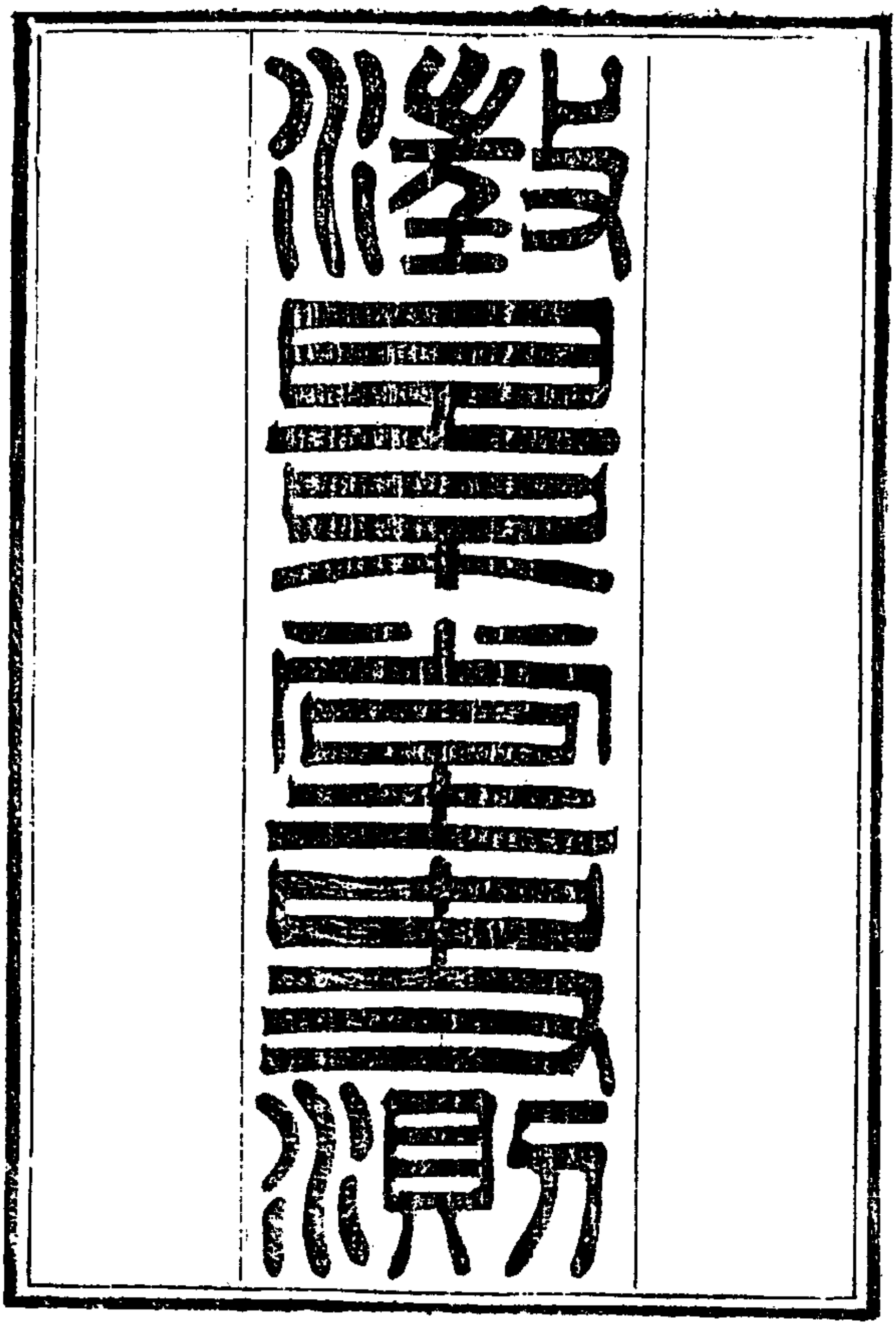
之河內是也漢之末造操以姦奄餘蔭早佩虎符盜有兗州後遂迎天子都許得挾天子以令諸侯已得爭先處勝之道孫權承父兄之業而獨擅江東之利長江足以限戎馬之足魚鹽足以充軍國之需植根亦復深固而帝方宛轉下僚受人驅策徐州本四戰之地難以立國乃前得徐州而守臣內叛強敵外臨曾不得旦夕安寢至於北投紿南投表栖栖皇皇厝足無所然後謀臣進說東資荊州而西取巴蜀蓋亦出於不得已而非其素志矣蘇子由言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譬猶兩虎相鬬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斃迹其過洎天之寇而終成三分鼎足之業非運世有本固未易及此也惜乎征吳之役復諫違卜以致喪師辱國而身亦繼以亡殆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歟然而能託國孔明敕其子事之如父故孔明得以行其志而延漢祚者四十餘年知人得士之效豈不亦遠哉

施覺庵曰盲左腐遷不免范甯劉知幾指摘故史家論識習衡陽而外寥寥今古未見其比陳承祚

擬更季漢書昭烈皇帝本紀跋

明新都謝季連季漢書最爲精核其正論答問二十五篇雄辨高談尤屬宇宙間有數文字惜昭烈帝本紀尚多闕略震孫先生爰爲更定詞嚴義正元郛陵川所謂奮昭烈之幽光祛操丕之鬼蜮者良可不媿幸未長夏余得之於蓄齋二集中因鈔入別編蓋與謝氏之書雅稱合璧云壬申孟秋震澤楊復吉識

孫 揆嘉肇初校宇



澈景堂史測十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施鴻撰鴻字則威邵武人康熙中由歲貢生官至奉天府經歷是編取通鑑中自晉至隋事蹟各爲託論共一百七十七則其專取晉宋以下六代者自序云歲在甲辰署篆羅源未攜書籍借得溫公通鑑自晉至隋數十册日夜讀之因而有所論議則亦偶然劄記也

史何測史者治天下之書也以文人測天下事如深閨女兒遥說長安壯麗雖極鋪張揚厲終不親切沈慶之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治天下恠與白面書生謀之烏可哉古之善治天下者如人之作家米鹽薪水取諸豫而不窘急也如農之服田布種耘籽當於時而不先後也其大要只是因時順理而已自湯武以來未之有易也今使我荷戈被甲驅馬陷陣則不能然而虛實强弱因勢乘便則固可能也使我析秋毫言利事算無遺策則不能然而相宜利導亦既惟是因時順理非有異術奇智則安在文人之不可測治乎哉然何以不測秦漢以來而必自兩晉而宋齊而梁陳隋也曰此我之私嗜也居常以爲三代以後賢者舉事多不出古人而學十得五舉一遺三多不快人意自石趙劉宋拓跋諸君任臆而行無所師法而其英謀獨運過事不失見時不疑無拘牽離覩之苦卻自然暗合古人五經之表復自有人我於諸君信之矣我嘗讀之矣性本懶

也讀之而奮厲性本拘也讀之而曠達性本濡緩也讀之而決烈清言文雅之後忽然有此一段雄爽轟烈世界亦天運人事自然之理勢乎歲在甲辰署篆羅源縣庠未攜書籍日長無事從友人借得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自晉至隋數十册日夕讀之閱綴取其行事以意測之於私心不能無當不因而有所論議久而成帙亦有通鑑所不錄追念平昔所記憶者亦附鄙見入帙雖不敢云因時順理優于治術亦庶幾揣摩事勢不悖於理或可參爲治之末議小補于時書成次男綸取而註之已而遷松江婁邑丞季男綍又因剞劂之便刊之非敢曰傳世蓋數載苦心不忍自沒亦欲就正于先生君子如制義贅疣之刻云爾時康熙八年春王正月也

傳

施鴻字則威一字燕笑邵武界首人家貧好讀書老而彌篤既入仕猶日手一編不釋家藏近萬卷皆手自讎校朱墨塗乙經數過而義訓所在鈎貫疏析不沿襲近世經生家言爲人眞率無欺然性狂雅自負其才學或與人談說古今事理時一露其豪邁之氣嘗採春秋范少伯以下至唐宋士之負奇氣者爲十狂論以自寄其懷康熙初由歲貢生起家連江訓導積資升婁縣丞七年遷 盛京奉天府經歷加 盛京爲我

太祖龍興地威德久洽曹務多閒諸僚吏率優游觴詠以自娛而經歷尤號爲散官以故鴻益得肆力於詩古文或時及其士人稽覽山川風土人物及先代用兵之機宜得失興之所至一發於詩時大京尹蒯垣梁公重其名待之不以屬禮偶於冰地墜馬折其脛遂跛不能履公以百金購眞藥療之且三顧其署慰藉甚至同時參幕府者皆以爲榮而鴻顧自以老病不堪無復祿仕意遂力乞休致始鴻佐婁時頗與江南諸名士相倡和故所至公卿延譽既而道經舊治士民皆喜得復見鴻遂欣然有買田陽羨意獨

以先人塋域不容捨去乃復鬻鴻先後歷仕途垂二十年而貧困如故至不能葬其母有張公栴港者吾郡賢守也憫其困以三十金賻之始克舉喪安窀穸焉鴻於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史所著史測十四卷文廟紀事一卷閩溪紀畧一卷遼陽志邵武志稿若干卷其他所著詩古文合前後都爲一集名宦遊稿八卷今所見僅史測十四卷是華亭布衣吳日千所序侍御王農山評已經改定重刻者或云宦遊稿亦刻成四卷以赴遼限急并史測板俱留質沈某家後雖歸竟不克贖云同邑後學陳堯俞迪光甫撰

澹景堂史測目錄

第一卷 西晉一 凡十一章
第二卷 西晉二 凡十一章
第三卷 東晉一 凡十二章
第四卷 東晉二 凡十七章
第五卷 東晉三 凡二十章
第六卷 宋一 凡十二章
第七卷 宋二 凡十四章
第八卷 齊一 凡八章
第九卷

梁一凡十六章
第十卷
梁二凡十四章
第十一卷
梁三凡十章
第十二卷
陳一凡十章
第十三卷
陳二凡十二章
第十四卷
隋一凡十章通計一百七十七章

邵武施　鴻則威著
同邑徐　榦小勿校刊

西晉一

事親者晨昏不違啜粟飲水盡其歡選進甘脆致其敬此人子之至樂也士君子之制行也可以數悔惟事親則無立名離親遠適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慟哭幅血亦何爲乎人子當隨分樂親遠學求仕其誤多矣　悲哉于哀孝子而志士者也忠士不可奪故三徵七辟不就也不西向而坐悲號涕泣以終其身不能以孝樂而以孝悲之數傳之後猶不免陵替之患而況不擇賢愚錫之土田假以事權大藩強封半於天下又無重臣爲之彈壓安得不速亂也而且虛慕上古動遵殷周齊干攸欲防劉元海越者皆外託匡正之名而中懷不測此手足之暴厲者也中樞懶懶安足以御之乎且夫以周公之聖選親賢而樹也荀勗馮紞之徒亦肺腑之癰疽也當時宗室如倫冏顒則是喟然元首也賈氏一蠹腹心弱不足以運之手足聽其指使苟手足壯旺元首腹心焉能無病矣惠帝一萎元首尊而腹心強則

也范粲之忠也亦然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其子喬二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粲以忠苦其子則以孝樂矣忠臣孝子聚於一門可敬也夫

立一世之制者周一世之畧者也故古政雖善而不可以治今時古法雖美而不可以周世畧智者不取焉武帝首受魏禪排羣議取江東可不謂英斷之主乎而創制立法多依古義苟且自文何其慕善而無經畧也夫魏氏禁錮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就課何如也盍天下初定創制立法所急者知謀耳何曾云

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山濤言州郡武備不宜去帝曰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剌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夫以信懷人與韜戢干戈皆盛德事也然而功德不同時勢亦異三代盛德之事蔽爲晉室亂亡之端是故寬宥大臣非恕也青麻代紵非儉也裕納直言而不能用非從諫也不過依古義以自文慕善而無經畧也　漢大司農孟光問太子璿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祕書郎御正正對以奉親虔恭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就問欲知其權畧知謀耳　何曾云

宗室儕於匹夫有孤立之憂而無藩垣之助帝懲其失於

每侍帝語不論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豈非習咫尺之義忽遠大之圖乎故吾以爲武帝非創業者也宣王以雄驁之姿經營圖度幾三十年景文世濟其謀魏之天下已爲晉有矣武帝特承其會耳其文弱迂疎只守文猶不可況於創法立制乎然則晉祚之不遽斬也幸也

將欲立身行道匡弼時主則必爲伊周矣不然峭行孤往或傲然不屑于世則必爲夷惠矣未有頹乎中處游移世變而能以貞節自立者也異哉司馬孚之遺令也曰不伊不周不夷不惠考晉武之受禪也孚執帝手流涕歔欷不

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俄而爲安平王矣俄而爲太宰都督中外矣純臣固如是乎當景文廢立之際君臣之分未定也不以此時辭爵位入深山與人家國視廢君立君不聞義形于色徒流涕悲哀如婦人女子然當時無非之者而景文亦不敢逼豈非巧於居閒者乎史稱之爲忠愼則吾不知矣

治天下者相治其內將治其外然必內治而後治外也杜預有將畧武帝使之取江南此治外也羊祜之賢何不使之治內當時內政果修乎抑別用賢乎不然何以棄之於外也於是吳江下帝心侈內政不修江南武功爲患矣然則山濤欲置吳爲外患得乎晉吳爲敵久矣孫皓無道有必亡之勢豈有釋而不取自貽伊戚者取之是也以進取之事委杜預足矣使羊祜治內以經理時政綱紀既立惠帝雖愚憑藉舊業未必如后日之亂也羊祜有言取吳之后方頻聖慮此亦治內之言也而帝方選後宮恣遊宴謂天下已平無足慮者嗣主雖愚帝之貽謀亦未臧也夫

武帝詔杜預爲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于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微密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其文可謂至密然失于苛細以遽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宜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公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預之所言卽今之計典但彼以六載今以三年耳然吾以爲欲明黜陟必先審優劣如漢文倘富庶

則以休息愛養爲優漢武尙攻伐則以趣賢辦集爲優所
優不同不可不審也夫上之所優下之所趨也苟優非所
優上者獎之爲功而下實苦其刻剝法愈明而害愈深矣
可不愼乎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君且不御況於貴戚乎所云繼韓盧
而責之獲也周處爲御史中丞嘗以法按劾梁王肜齊萬
年圍涇陽詔以處爲建威將軍以討之時梁王肜爲都督
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
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萬年屯梁山肜使

處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爲國取恥肜逼遣
之自旦至莫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賦詩力戰而
死則不獨御之且陷之矣夫以周處之才節使當一面賢
于劉琨王浚也宗社不暇惜而汲汲于修怨肜不足責矣

讓矣懼禍貪位不爲宗社之計而徼幸末亂欲以優游其
身其氣不如也式乾之廢不能强諫力爭徒以一二語塞
責其氣不如也至于劉卞之策雖不可行然不思所以保
護之道而坐待其來司馬雅之言雖不可從然不思所以
應變之方而束手以觀此則雖有才智氣餒而不可用束
手無策待死而已使茂先當日者能遁禍福死生于度外
貫后可事則事之必不可事則以權宜行之相時而動未
必不濟乃既不能諫矣又不能自引去此豈其智不及才
不逮哉氣不足也韋忠謂其華而不實桑公之事武后也雖其才智足以勝

蓋有以窺其微矣重功名依名義有貪戀權位之心而無忠誠濟國之實是故賈后廢太子武后亦廢太子也茂先爭而梁公不爭也賈后廢太后武后亦廢太廟也茂先爭而梁公不爭也梁公以誠濟國故不必襲諫諍之名茂先以名義自文故勉爲匡正之跡卒之梁公有匡復之功茂先則身受其禍豈非謀國之心不誠故其氣不足氣不足故其才智亦無所施與故吾于茂先而益歎狄梁公之不可及也

貧其才志匡世難以成都王穎有時望可與立功因留事之而鹿苑一敗鶴唳不聞身死讒人之手悲夫裴頠薦韋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不起謂人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常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及我況褒裳而就之哉韋忠之於張裴可謂知人察變矣

齊王冏倡義討趙有功于社稷使能聽曹攄王豹之言不失爲勳戚成都王頴推讓齊王有重望于天下使能終用盧志之言不失爲賢王然而二王皆不克終何也外則率義而動內則包藏禍心功業甫就而器量已盈豈智有不及哉忠不足也

民非盜也撫之則爲民迫之則爲盜羅尚驅遣流民李特因之而起山簡杜蕤以兵促發流民王如因之爲亂所謂迫之則爲盜也荊州流民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劉弘給其田糧擢其賢良隨資敘用流民遂安所謂撫之則爲民也民豈有好亂者哉

知人難也用人尤難能知之又能用之斯可以爲大臣矣劉弘之用陶侃是也弘遺侃討陳敏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隋郡內史扈懷言于弘曰侃居大郡統强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此弘之知侃也侃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以爲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弘所以推誠任侃者弘之用侃也人之有才能如艸木之有英華苟有識者必知之侃之賢萬嗣知之楊晫又知之不獨弘也居可疑之地而不疑有可貳之跡而不貳推心委任而責成功此非弘不能矣何也知人者不惟其才也知其才而不知其人不可用也王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羊暨謂祜曰濬爲人

赤太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祐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此知其人者也然不濟其所欲則不可用侃非其人也使以用濬者用侃侃不爲用矣故曰用人之難者非用人之難也知其人而知所以用之之難也弘惟知侃深故能用之一弘惟知所以用侃故推誠而不失弘之用侃乃弘之知侃也故嘗以爲西晉之方州無有如劉弘之賢者使弘當河閒成都之任率諸王以匡帝室桓文之勳可立也當時不以鄴下關中之地付之乃使之專督江漢雖威行南服洛陽有變不能得其力用之非其地也使更有如弘者用弘則必能奠安方夏匡復舊物豈有懷愍之禍哉史稱弘敘功銓德隨才授任謀事有成則曰其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其忠誠謙益如是眞用人者也

忠孝廉節人之所勉也凡人之情莫不惡檢束而樂放縱好安逸而厭勤勞古之聖人以忠孝廉節之行原于天性因人心之良而教之於是天下之人不敢不勉檢束勤勞以求于無過君臣以立父子以定五倫百行以敦天下所以不壞者聖人維持之也自何晏祖述老莊天下士大夫

以忠節爲迂腐以浮誕爲清高如稱子之去嚴師而親逸友也歡欣鼓舞而樂從之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于是輕蔑禮法弛廢職業王衍風流之首不能以清言抗石氏囚首厚顏首勸稱尊名節禮義掃地無餘矣夫居其職者爲其事盡其力者奏其功禹治水稷播穀皋陶明刑古之聖人孜孜汲汲不少懈也故能垂功於後世今也偃蹇倨肆不親職業無忠恪之小心砥礪之實力事安得成而功安得立然而流風成俗轉相波

行天下之士不復以禮節自勵綜理爲能網紀廢隳而國不亡者未有也蓋嘗以爲西晉之亡者有二一則諸王爭權自相屠滅無夾輔之忠一則士大夫酣飲放逸不恤國事無匡救之實雖無劉石之雄國且不立況於羣雄競起乎陳頹卞壼當官幹實之士也然皆不合世俗不能救當世之波流清言之習中於士大夫者已深也吾又怪今之君子力詆程朱爲迂腐謂其空言誤國與晉人無異然程朱之迂腐晉人之藥石也檢束勤勞使人心凜然名義綱常之大閑至今猶賴之豈得與晉人同譏乎特其義理之

弘博作用之寬大不及聖人耳而猥以道學與清言同譏不亦過乎

士君子之處亂世也全節難濟時尤難有全節而不能濟時者矣然不求全節而能濟時者吾仍于之節何也陳敏據江東州內豪傑皆維縶惟賀循朱誕不與焉可不謂全節之士乎然而討陳敏定江東者則周玘紀瞻顧榮之如約束有素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以顧丹陽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衆孤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衆遂潰去江東名家如此孟子所云爲政不可得罪于巨室者正謂此也　方周玘紀瞻顧榮之屈節

于敏也人皆譏之然微此三人者則敏之禍未有艾也周
玘紀瞻之於敏猶未爲敏用也顧榮則始終周旋于敏矣
故討敏之功榮實首之何也敏疑諸名士終不爲已用欲
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
東雖經石氷之亂人物尚全榮嘗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
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
散帶芥之嫌塞讒諂之口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
不濟也敏納其言乃不誅諸名士夫敏之所欲誅者卽後
日與榮起兵討敏者也使非榮有以中敏之心而釋敏之

疑則諸人已僇矣何敏之能討東漢中常侍張讓葬父于
潁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深恥之惟陳寔往弔焉
後誅黨人以寔故多所全宥夫矜一身之節惜一日之名
以與一時之賢人名士駢首就僇執若少貶焉不惟全其
身且以全吾之親友朋輩也此陳寔顧榮之意也而榮者
不惟全其親友朋輩且合吾之親友朋輩以誅敏而定江
東此其智識豈區區矜惜名節者所可及乎敏遣甘卓討
錢廣堅甲精兵悉與之榮慮敏疑己故往就敏敏曰卿當
受之世龍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暹節本朝
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北邊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
吾自爽難爲效報書意度雄爽此必張賓爲之遣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
四出鎮衛豈得就我耶榮遂出與周玘共說甘卓遂與甘

謝而絕之晉之不振世龍知之矣豈以母故臣晉乎然當日琨質王氏則奈何項羽欲以太公下漢高不爲之下也吾知世龍之必出於此也琨畏世龍之强也必不害于氏雖若棄之實全之矣宋人歲時遣使請檄欽而竟不返者國威不振也國威振不求而返矣此難與俗儒言

劉琨殺令狐盛其母責之曰汝不能羈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殺一士人何足爲輕重而劉母責之深也魏騰忤孫伯符將殺之吳夫人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當優禮賢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

今殺之則人皆叛汝此卽劉母之意也然伯符在江東尊賢禮士豪傑歸之其欲殺魏騰一時之忿耳吳夫人欲其捨過錄功其事又在駕馭之上若琨之專除勝已違則忌王浚近則殺令狐豪傑解體不爲之用安望其捨過錄功乎此成敗之所以不同也

天下大勢在於西北石世龍謀保江漢張賓以爲不可者非不善也然使世龍據江漢元帝將安往厥後世龍都鄴江漢偏安不足以控制西北也賓後勸世龍北還據鄴謀復中原者知琨之忠也世龍擒荀晞王彌以書賀之曰公獲荀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及也

太傅越召盧志爲軍諮祭酒又欲召劉輿或曰輿猶臧也近則污人輿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

軍國之務悉以委之盧志忠而有謀劉輿亦唐臼之儔也越可謂得人矣然志事越不聞建一策輿勸越誅王延繆播等以此大失人望非才之難用才之難也使能用之則志爲忠臣輿爲智士矣

劉琨立國于荊莽之閒招撫流遺以瘡殘之餘處强敵之肘腋此亦人所難者然非世龍敵也琨知結猗盧以討世龍而不知襲襄國以救王浚此最失策者也世龍欲襲王浚畏琨爲後患纂嚴不發張賓曰琨與浚雖同爲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乃遣使奉牋送質於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喜而信之世龍懸兵襲浚犯其所忌不復顧畏者知琨之忠也世龍擒荀晞王彌以書賀之曰公獲荀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

足定也世龍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也必矣後彌與劉瑞相持請救於世龍世龍未之許張賓曰公嘗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引兵擊瑞斬之彌喜以世龍親已不復疑也世龍遂殺彌彌之書猶世龍之牋也彌不能用之於世龍世龍能用之于琨世龍之于彌猶琨之於浚也世龍能救彌以殺彌琨不能襲襄國以救浚則智畧之相去遠也唐周重有言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見利不失遇時不疑惟世龍能之

劉允明曜入長安馮翊太守索琳安夷護軍麴允安定太守賈疋與雍州刺史麴特扶風太守梁綜等起兵敗漢兵于黃臣又擊破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于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翕然響應閻鼎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未幾彭天護攻殺賈疋閻鼎與梁綜爭權鼎殺綜索琳麴允等攻鼎于是賈閻繼死關中之勢遂衰史測曰甚哉權勢之於人也親戚猶不能相下況同事者乎然事鑒不遠悶顓頊已相屠以盡而梁索麴閻之徒始以義合未幾遂以利爭何貪冒而不悟也向使閻索諸公終始以義協心濟國據關中以令天下事未可知顧乃爭尋尺之利棄可就之功身與國俱豈不惜哉

建興初以南陽王保琅邪王睿分陝督師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保宜帥秦涼雍梁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睿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建興此詔詞直義正宜天下響應也然而晉愍非光武之才南陽琅邪無周召之忠安可以空言聳天下乎當是時人望之所歸者琅邪也琅邪初至建業即以王導爲謀主推心信恆每事皆焉導說琅邪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孫伯符策謂孫仲謀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兩陳之閒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舉江東以恢中原惟伯符能之琅邪之治江東猶未能如仲謀也況爲伯符乎

天下之事獨仁不可以濟也必以義斷之使威行而法立而後仁可用也麴允性仁厚無威斷平時經理且不可況濟亂乎漢劉貢有言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麴允不能以義治衆諸將驕恣而上卒離怨則仁亦不足以附衆矣仁義固不可以偏爲者也爵位所以鼓舞豪傑者也允喜

以爵位悅人當時如新平太守竺恢等皆領征鎮仗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爵位不足以勸矣以故政令不行而諸將驕恣恩不逮下士卒離怨焉得不敗乎建興興復諸臣惟麴允一人始終徇義然仁而不武才不足以濟其忠雖以身死之亦匹夫之諒也

邵武施　鴻則威著
同邑徐　斡小勿校刊

東晉

陳頠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浮競黜黜互相波扇加有老莊之俗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頠又以此旨言之元帝皆不能用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頠之言亦非英毅有爲者不能也元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王導矣以寬緩佐之安能用申韓振宿弊乎

卑辭之旨也何以不用晉之綱紀凌遲久矣一旦整頓之大抵元帝之政綱維不振每事因循當時以爲清靜史測以爲因循惟建武開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史以入穀多少爲殿最諸軍各自佃作卽以爲稟差有勸農訓兵之意事事如此江東之委靡可以振矣

征南軍師戴邈上疏請興學校以爲世道久喪禮俗日敝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崇儒以勵風俗又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元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則以爲迂濶而邈以新俗化當時儒術不明不以爲鄙俗則以新俗化誠以禮義名檢異詹一則曰以勵風化一則曰以新俗化誠以禮義名檢國之綱維所以建功立事者也反西臺之失開整勵之功必也其在斯乎劉石慕容起於荒裔皆馬上經營以武功立國而劉允明曜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教者擇儒臣以教之石世龍作崇仁里以處衣冠士族慕容車騎亦作東橫以平原劉讚爲祭酒使世子皝與諸王同受業彼皆知晉業之所以不振者風流盛而儒術衰也今之君子不親儒術之大全乃以近日辭華博辯有虛文而無實用遂大相誤厲以爲儒者無用也亦未知儒術者也

元帝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樂當時疑義皆取決焉漢光武都洛陽以時無典故亦徵侯霸爲尚書令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此皆儒生之有用者也今所稱儒者不過以文辭耳豈得與侯霸賀循等同語乎宜

世之輕詆之也

古今以來處積弱之勢而能奮其落落難合之志者祖士雅逖宗汝霖澤而已彼其才畧誠足以濟之非憤然一往也何則元帝高宗皆以喪敗之餘媮安江左而當時輔相又皆庸庸怯懦之流而士雅之渡江也所將不過百餘家給千人廩布三千疋耳士雅募二千餘人出蘆洲入譙城移鎮雍丘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汝霖初到開封樓櫓盡廢盜賊縱橫敵騎屯留河上金鼓相聞人情恟恟汝霖據形勢立壘壁沿河鱗次爲連珠砦京陝諸路之兵皆受節制

當此之時幾欲龍驤虎視包括中原而敵人方盛釁隙未鬨經營甫就資志而殁二人之功業所以不就者非其志大而才不足也而或者曰當時事勢已不可爲二人雖不死其功未必能遂也嗟夫天下事勢何常之有彊者可弱弱者固可強也彼二人者既能以區區之衆獨當強敵之遺隙艱難不能展其用深可惜也其僚佐如虞悝虞望鄧騫劉翼易雄桓雄韓階武延諸人皆奇士矛遭主簿鄧騫說梁州刺史甘卓使討王敦卓參軍李梁說卓案兵待變如實融保河西故事騫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囂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

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且爲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騫之言大義侃侃利害悚動如此雖廿卓不能用然丞之知人使能於此可見矣厥後虞悝諸人或戰死或闔門守義或毀服從囚皆慷慨有烈士風云

蘇峻在歷陽王導欲苞容之庾亮不可乃徵之峻遂反人皆咎亮而與導吾以爲皆非也亮之失失在躁導之失失在庸皆非能謀國者也何也蘇峻不臣之跡已彰徵亦反不徵亦反特有遲速耳亮之言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制矣亮之言是也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亦不聞有長算遠畧以制之也偷安目前而已故曰導之失失在庸導爲政每主於苞容不知蘇峻之驕溢勢必決裂非可用其苞容者也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導以默驍勇難制卽以爲江州刺史然而默以詭計賊帥而據其州人心不習士卒未附陶侃討之不旋踵此可以苞容者也峻有平錢鳳之功威望頗著士卒精强其勢去郭默遠甚陶侃溫嶠竭其智力僅乃克之數年之後勢益張而謀益合且不可復

於其後故吾以爲導與亮皆非也而人多咎亮而與導吾故表而出之使知謀國者不可以輕躁而無謀亦不可以庸庸而養亂也

王敦爲亂王彬正色折之而王導之雍容跡涉于觀望蘇峻爲亂溫嶠灑淚赴之而陶侃之推遷跡類於懟君原其始末侃以不與遺詔爲恥不免憤憤之心及其戎服登舟子喪不臨晝夜兼道臣節猶在也導於周戴之死其懟已甚劉刁之恨不能一日忘非能任眞推分也及後欲褒周札以爲與周戴同例則欲蓋彌彰矣是則導之懟君於侃

人者卽所以譏導也導輔相三世綱紀不立號令典刑不行內則無以懾奸外則無以威敵然終導之世有內亂而無外寇者非其鎭靜之功也方是時劉石相持不遑南畧史稱王導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豈非以江東微弱導以安靜鎭之猶之病者元氣已衰以靜攝調養之而已不宜復以藥物剝落之也無近效而有遠功故曰歲計有餘然江東之病不獨元氣之衰也王敦死錢鳳繼之蘇峻又繼之譬之元氣已衰而大癰暴下又交伐之治病者急則治其標此亦治標之時也導於此時不聞有匡救之策消弭之畧陶侃溫嶠定禍亂而導讓其功郗鑒孔坦定廟策

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鎭之以靜羣情自安此則導之弘致遠識君子有取乎爾其他則非吾所知也嗚呼若導者太平之雅望非匡亂之才也

晉遣侍御史俞歸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大將軍涼州刺
史重華欲稱王使沈猛私於歸曰主公奕世忠臣今曾不
如鮮卑何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嘗者莫
如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
夷蓄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
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上以貴公
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之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所可比哉
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爲王若
帥河右之衆東平劉石修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

加之乎重華乃止西涼累世不失藩禮義雖可嘉然亦臣
子之分也況劉石未平律以春秋討賊之義雖引咎可也
俞歸之言義甚嚴正而詞不迫切聽者自然愧服擇使可
謂得人矣
恢復大義也非大畧不濟非大忠亦不濟庾翼經畧中原
殷浩連年北伐此以恢復自任者也然皆喜功名慕大義
根本未立而徼倖大舉徒喪資實耳此無畧者也桓溫伐
秦至灞水伐燕至枋頭皆有戰伐之功然不過欲立威名
以專制朝廷非眞有恢復之志也以故遷延不進失利而

序可以得國而不爲者季札子滅也力可以得國而不爲者姚弋仲也嗟夫求人子三代之後如弋仲者蓋亦難矣哉方石氏之亂也弋仲以雄才夙望握兵于外當此之時外藉匡救之名陰爲規取之計石氏之業可唾手而至而弋仲心如金石終始無貳雖得國不爲也且非獨弋仲而

已其子若襄若萇皆人傑也其才皆可以得國假令弋仲有私志終守臣節陰以貽其子奚不可者而弋仲臨終誡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爲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國無主我死汝宜急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毋爲不義也弋仲匪惟不貪心于已並欲其子世守之是再以國讓也以視魏武司馬宣王其心事何如乎夫有不義之心者心利其主之亂而已無得閒也彼夫啟後趙之亂者非季龍乎己奪其姪而有之卒也人亦奪其子也而弋仲謂季龍曰弋仲嘗謂大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耶是時蒲洪與弋仲同爲石氏重臣而洪視季龍所爲竟無一言者洪蓋陰有異志也弋仲此時有可取之力又有可乘之隙而不以爲利執節秉義侃侃而言之其心跡可以並明日月比潔秋霜也嗟夫求人于三代之後如弋仲者蓋亦難矣哉或曰一國大業也石氏既不能有矣弋仲不取必有取之者蓋亦輔石氏以滅冉閔全後趙之宗社義不更烈乎曰不然也是時冉閔之勢已張燕人又眈眈其側而石氏之燼餘亦無可輔者弋仲雖有心其如力不能何然當是時燕方盛也弋仲不命其子歸燕而命其子歸晉者

知大義之在晉也能知天下之大義又命其子無爲不義嗚呼若弋仲者所謂義烈丈夫者非耶

調和諸將所以濟國也然非賢者不能殷浩不能和輯桓溫經營分表連年喪敗孔嚴謂浩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鑰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懽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孔嚴之言善矣然浩非其人也藺能屈廉而藺實能用廉平能交勃而平實能用勃浩雖與溫齊名而溫實輕浩溫能用浩浩不能用溫也

姚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及屯歷陽以燕秦方

强未可北伐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襄進能料敵退
能修備古之良將也不惟可捍禦淮北亦可藉以驅除中
原殷浩在壽春惡其强盛激而去之是自去一良將矣淺
衷寡謀虛名誤國浩之罪可贖乎入見其人清談于霄出
謝萬眞其流也浩與桓溫相疑貳王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
觀其政刑賞淆亂殷浩
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搆隙浩不能用也內失溫而外失
襄庸妄甚矣

燕主儁 徵乙逸爲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
數十騎服飾甚麗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又深責之

璋猶不悛逸常憂其敗而璋更被擢任逸嘆曰吾少自修
立克已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爲奢縱而更居清
顯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璋怙侈滅義門戶衰
矣逸不憂門戶之衰而憂時世之變此老成深識遠慮從
大處起見也

竹頭木屑皆有綜理此亦何與于賢者而史家備書之何
也勤勞小心經世之本也謝萬矜豪傲物不屑世事朝命
以爲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
處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也使之處廊
廟適以長浮誕耳萬兄安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邊將
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撫也安慮萬不免自隊帥
以下無不躬造厚相親託安之計慮周密如此故卒能匡
扶晉室內消桓溫之變外破苻秦之師也義之又遺萬書
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
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
善矣羲之此書識局與謝安不殊亦經世人也誓墓不出
窮名山泛滄海卒以樂死吾甚爲晉惜此人才耳

王猛領京兆尹數旬之閒權豪貴戚殺僇刑免者二十餘
人姦猾屏氣路不拾遺秦王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
法也慕容恪爲政官屬朝臣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
敘不令失倫唯以此爲貶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或有
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耶二公寬嚴不同而
皆能致治然惟有德者人不忍犯審能爲恪則爲之不能
爲恪則亹爲猛爲恪而不能紀綱縱弛政刑不立未有不
亂者矣然猛之入鄴也號令嚴明軍無私犯而法簡政寬
燕民各安其業亦非徒任刑威也法嚴而不繁政寬而不

弛所以爲善

慕容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李廣郭子儀亦如是然廣數出無功滍水之戰李光弼治軍嚴故在亂能整子儀喪失殆甚甚矣寬之難用也而恪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故未嘗負敗然則恪非寬也但不擾耳賢于李郭矣

宋混涼人疾甚張玄靚欲以其子林宗繼混執政混曰林宗幼弱未堪大任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

使之非英主不能玄靚能之乎然自知儒緩而策勵之此古人佩弦之意也不然則求人以輔所不足耳混未及此

稱耳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儒者紓緩多失事機策勵而也未幾張邕惡澄專政起兵攻殺之

初梁琛使秦守禮不撓又盛稱燕之美秦王堅入鄴謂琛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可謂智乎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然非有一至之心者不能保忠孝之始終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臣不忍爲也此所謂愚不可及也愚者蹈道而行智者見幾而作然愚忠無補必知謀乃濟耳甯武子保身濟君其作用正在知愚之閒桓溫之才可繼祖逖郗超之智不下溫嶠但志節不同耳王敦欲爲亂憚周訪祖逖不敢動桓溫欲爲逆而王坦之謝安王彪之輔衛之卒不得發夫爲人臣而使大奸畏之而不敢動欲發而不得發此眞大臣也然而周訪祖逖其勢足以制王敦而坦之安等其勢不足以制桓溫則爲坦之三人者尤難何也周訪據敦上流素有圖敦之心敦不敢動也祖逖之威望世龍猶憚之況王敦乎且夫桓溫之雄畧又非敦比也苻健慕容暐且畏之矣坦之安彪之三人者非有强兵重勢也雍容坐論于廟廊之閒此足以制桓溫乎然而三人所以制之者非其勢也義也氣也簡文欲以天下與桓溫非欲與之也勢不敢不與也而坦之侃侃不屈秉義而爭之其義聲已足以懾服奸權矣簡文死羣臣懼溫未敢立孝武也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彪之不惟以大義立孝武且以大義處桓溫溫卽心銜之不容復有所言也甚矣彪之之善處溫也然當時安何以無一言彼三人者同功一體坦之彪之已辨矣

安又何言然而正色秉義坦之彪之所能爲者也雅量鎮物坦之彪之所不能者也孝武立溫來朝人情恟恟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是時桓溫之謀緩而氣平矣溫蓋有所憚於中也夫取果者取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旦晚旬日之閒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溫固知之矣立功河朔遷受九錫本欲待其熟而取之枋頭之敗初意不遂乃欲不待其熟而取之不待其熟而取之溫惟恐人心之不附也故不能不心折于坦之彪之之大義意消子謝安之雍容也歟夫雍容則不亂不亂則有以待之彼三人者同心而立于朝桓溫安得不忌而畏之歟然則幸而溫死耳非有出人意表行事者也不過剛明清簡善惡著白而已史紀其功則曰放棄尸素顯擢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有何新奇可喜故曰王道平平

王猛癯疾秦王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賤天地之德開關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歿之命籍獻遺歎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方聲教光乎六律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平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猛此疏竟是周召誥誡之書非後世智計之臣所及也此疏不知者以爲泛套其實當時切要之言當時所慮者秦主驕侈之志耳猛死而秦毛益侈兵疲民困而秦亡矣猛臨死又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歿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讎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苻秦之亡竟不出此數語以秦主與猛之相得要以臨歿之諄諄卒不能用甚矣驕侈之爲患也能格秦主之驕侈則功業可保矣

晉人雅尚風流謝尚殷浩之徒此非風流也風流如謝安乃眞風流也處大奸而風流如故也處大奸而風流如故也其處大奸者吾已論之矣處大寇者何苻秦入寇都人震恐謝元入問計於安安夸然答曰已刖有旨既而寂然趣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棋賭墅安棋劣於元是日元懼遂爲敵手游陟至夜乃還安非不以兵事爲意者蓋是時人情恟懼故以雅量鎮之也然何以能破敵也安知元又知苻秦也苻氏違衆而來人無鬬心鮮卑西羌又陰伺其隙此必敗者也謝元有文武才畧郗超稱其使才雖屐履閒亦得其任敵中望其部伍嚴整謂爲勁敵此必勝者也以必勝之將當必敗之寇處分既定而勝算在目矣安在淝水之捷始知之乎宋景德初契丹寇澶州寇準固請車駕過河眞宗使大視準何爲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謳歡呼眞宗笑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卒與契丹定盟而還蓋宋之所恃者寇準也晉之所恃者謝安也準方畧不定不敢爲飲博安方畧不定不敢爲圍棋賭墅安蓋定不敢爲飲博耶安方畧不定不敢爲圍棋賭墅安蓋早計之矣孔北海爲袁譚所攻自若至夏戰士纔餘數百人流矢交集北海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此亦雅量也而北海城陷妻子爲虜所謂負其高氣而日理甚疎雅量矣爲乎安石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故能談笑御敵

眞風流名士非北海所及也不然大敵在前遊談不暇以風流誤國事此謝萬王澄之所爲者而安爲之乎然則元何以懼也安之閒閒而能整宰相之度元之懼懼而能謀爲將之道也妙伎所以自娛也以之娛人豈士君子所爲哉晉人則不然妙伎娛人以爲放達而不知耻也謝仁祖之舞阮干里之琴往往爲人作之而不辭夫作之而不辭者豈眞有以自負哉放誕成風漫然爲之也以吾所聞則又有異者夫以伎娛人與一言相通問其爲輕重何如乎而桓叔夏伊之于王徽之輕以伎娛人而重以言相問者何也徽之使人謂叔夏曰聞君善笛試爲我一弄徽之于叔夏竟以優伶使之而叔夏不辭也乃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上車去卒不交一言夫徽之固倨矣而叔夏者始問其名也則爲之弄笛既見其人也則默然而去彼以爲此王濛謝萬之流耳何足與言然則叔夏之胸中眼中眞不見有徽之矣其倨其恭聽彼自爲之吾卿以三弄徽窺之耳不然豈其輕以伎娛人而伶優自遇乎故叔夏之笛皆有爲爲之也謝安石功名既盛會稽王道子忌之遂相搆扇已而武帝召叔夏讌安石侍坐帝命叔夏吹笛叔夏一弄後卽放笛

請以箏歌歌曰周公相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
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當此之時雖有忠直不避
之士侃侃爲安石言之未必有此風概也其聲動武帝者
何如乎卽其微中妙釋若與優孟無異而爽氣英發各有
所爲豈漫然哉嗟夫弄笛撫箏奏伎于君友之前旁若無
人者晉人以爲風流也放達也而其深心妙用則固非晉
人之所能也詩曰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
組

謝安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王導爲政清靜亦不爲小
察之意然紀綱弛頓矣媿煦豪强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
當時不堪其弘也太元初詔舉文武良將安以兄子元應
之而元才不負也安以劉牢之不可獨任旣而牢之以亂
終以王味之不宜專城已而味之以貪敗此知人之識也
導以望族舉羊鑒而鑒不效矣以劉胤帥江州而胤不效
矣桓景語巧則親愛之趙胤賈寧多不法則委任之其失
非惟不知人也安以王國寶邪諂惡其爲人抑而不用國
寶安之增坦之之子也安不私國寶其肯私桓景趙胤輩
乎安文雅有餘疑于機鑒不足而處置三桓彼此無怨溷

水之戰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王導無是也史以謝安比王
導而以爲文雅過之豈獨文雅已哉
蕭容農在龍城自以安逸願時代還展竭微效上表曰生
無餘力沒無遺恨臣之志也二語千古忠臣做不透然不
可無此志

徽景堂史測 卷之四 十三 邵武徐氏刊

范甯爲豫章太守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愼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實乃蠹漁之所資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并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愼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免此乎史測曰徐邈可謂知治矣夫以察爲明勢必寄耳目於小人而小人不可用也曷若信任君子乎選綱紀擇公方平心而處爲政之道不過如此

琅琊王道子驕恣武帝惡之而遇於太后不忍廢乃以王恭殷仲堪等任內外以防之甚矣武帝之失計也爲天下者不以私害公太后之寵道子私恩也天下甚重顧私恩而亂天下可乎晉之天下宣元之天下非武帝所得專也以太后之故私道子以道子之故亂天下所全者小而所失者大矣且太后之意不過富貴道子而已非欲使之亂天下也爲武帝者涕泣而告太后曰道子亂天下以太后故不敢廢然天下亂勢必危宗社宗社危道子焉往是寵之適以禍之也不若廢其朝權以一大郡奉之可以無失富貴而天下少安毋子兄弟可長保也太后未必不聽也

最善處母子閒然計不出此而引外臣以制之以外臣制骨肉事已不順矣使恭與仲堪能制道子與晉陽之甲而誅之太后安之乎不忍紓兄之臂使人要之路而劫之何以異於是

古者用兵有用其思者有用其怒者山東士卒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此用其思者也漢高是也越人與吳人相惡如同舟遇風相救如左右手此用其怒者也句踐是也思者在東而我用之于東則我用之矣思者在東而我用之於西則敵反用之故夫思者我可用敵亦可用者

也怒則惟我得用之能用其怒者未有不勝者也魏攻中山中山之人怒矣惜夫燕人之不能用也魏道武攻中山數月燕主及慕容隆慕容農等謀去中山保龍城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人皆魏人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踴躍欲與魏戰今聞主上北還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之以與魏戰死不恨大王幸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兵奉迎大駕亦不失爲忠臣也農拒之與燕主等去中山中山無主民恐魏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爲戰拒守者又數月夫中山之怒甚矣燕主不能乘其怒而用之道武不知避其怒而守之也不能撫結別部大人沒根使叛降燕沒根以燕人攻之皆非智也故我謂魏之取燕幸也魏非能取之也燕主惟知魏之强而不知魏之疲夫魏之出師經年矣取并州取常山信都如振槁也獨於中山不能下何也攻其怒也且燕亦知魏人之思歸乎頓兵經年諸部離散士馬死喪不惟中山之怒可用魏人之思亦可用也不能用其怒又不能用其思甚矣燕人之失計也是時高陽王隆言于寶曰涉翅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凶勢沮朋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可破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持重不決將士氣喪日益困敝日久變生難欲用之不可得矣于是慕容農有異志力沮其策不用强敵在外內難復起骨肉乖離欲不亡得乎陶謙死魏武欲遂取徐州荀彧曰徐州

襲道武幾得之二也軍中大疫死者什五六道武不恤而虐使之三也魏有三失燕有三勝魏以三失而勝燕以三勝而亡吾故曰魏之取燕幸也魏非能取之也

太和以後北土諸雄立國稱帝不過擁十餘城統萬餘戶耳然其謀臣智士往往有之其人才足自立也南燕王德據滑臺土無十城衆不過一萬後滑臺叛附於魏燕王欲攻之韓範曰向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範之策善矣然自立基本尚未有指實潘聰曰滑臺四

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或欲攻據彭城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疑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資三河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于世久矣辟閭渾昔爲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踵于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此則數一數二言之彼有人焉未可輕也

天下之人非一人之智所可防也燕王盛自矜聰察多所猜忌臣下纖芥之嫌必先事誅之由是宗親勳舊人人自危左將軍慕容國前將軍段幾等先後謀亂弒燕王防人者人亦防之也是故古之王者以誠信待人不以智計防物

隆安以來朝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元雖欲釐整而科條煩密史謂元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卒無所施行此所以科條煩密也衆莫之從劉穆欲廢錢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劉德興裕以身範物先以威外百官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以身範物先以威禁自是整頓之才然斟酌時宜隨方矯正當時無劉穆之德興未必能也他日德興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正謂此耳

桓元事事以詐然元之詐詐而愚者也其事類王莽而勢力不及莽故其敗也尤速最可嗤者元以前世皆有隱士賦於已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紿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爲著作郎使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又劉德輿入建康元西走於

潯陽道上自作起居注敘討劉德輿事自謂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覃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時事西涼公李暠手令曰吾莅事五年事任公平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聖人之學不過如此李公豈其然

後秦使尚書郎韋宗覘南涼南涼主秃髮氏名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知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英識曠眼然涼主非其人也石世龍乃可當此耳

人子事親必正其家人而後吾親可得而事也傳云宜爾

室家父母其順蓋富貴之女未有不驕其夫家者後人德薄正之最難今人結姻高門反以爲榮以此敗德虧行者多矣讀史得焦華事錄之以爲事親者法南安焦華遺之子也華至孝西秦王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饋非所願也秦王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强卿人子知此孝思過半矣

劉德興事無大小必諮劉穆之秦王興欲救南燕遣使於德興德興不謀穆之謂秦使曰我克燕之後息軍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穆之尤德興不謀于已遽以此語怒敵德興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密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以穆之之知而不解兵機不爲不知以德興之信任穆之而不以兵機相語知固有及不及也臨機制勝料敵設奇穆之不如德興斟酌時宜隨事矯正德興不如穆之也自知審而知人明君不欺其臣臣不疑其君不惟機畧明鑒遠過穆之而推誠洞達亦庶幾主驅策知勇者固大知大勇者也

慕威有紀不可過也遇小人尤不可過北燕王高雲以雛班桃仁爲爪牙專點禁衛賞賜不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猶有怨憾遂弒王于東堂此寵過其分也若苛刻無恩則又不可然則如之何莊以處已則威行恕以體物則恩著畏威感恩則怨憾不生自無非分之望矣

君父之讎大義也不得不報小小費隙終身不忘此小丈夫之事非君子之雅度也索邈晉人爲梁州刺史初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相迎邈無慍色待之彌厚退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讐姜顯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若索公者可謂君子矣

劉德輿不解音樂殷仲文曰好之自解德輿曰正恐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夫以德輿之知畧何難解此彼有大志不遑此耳解則好之一語不惟耳聰亦是舌慧古來有勤儉

英雄無聾瞶英雄也

劉德輿遣王弘諷朝廷求九錫劉穆之以議不由已愧懼發病踰年而卒甚矣穆之之不量主也德輿獎拔人才如王元謨王華等皆識之於稠人下隸中儲之遺後人不輕棄也至於穆之知任尤深必不以小嫌芥意昔董昭議魏武宜加九錫荀文若守正而死穆之附結德輿惟恐失之者也百年遺土已得之而復失之使三秦父老擁馬首而均死也不如文若遠矣

劉德輿懸軍萬里克復長安而卒不能守人皆咎其志以爲欲急歸以成篡也而吾以爲當時之勢亦不得不歸何者江南僻遠不足以控關中然關中之勢亦不足以制江南也使德輿不歸猝有意外之變王弘徐羨之諸人足以應之乎德輿先伐南燕盧循乘虛襲建康何無忌等不能禦也使德輿不歸建康不守矣故德輿誠不得不歸也德輿固一日不能忘篡者德輿即不篡能不歸乎然德輿之所以失者不在急歸江南而在不能決計都洛陽也何者洛陽天下之中也雖無險可恃然其聲勢與天下接左引青齊右帶關中是時青齊已爲晉土則洛陽所統居江北三分之二矣其勢猶不足以彈壓江南控服西北乎且夫洛陽晉之舊都也園陵寢廟在焉不可棄也而當時議者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昔盤庚遷殷民弗悅也盤庚違衆而行之何則成大計者不顧衆議也燕烈祖遷於鄴魏孝武遷於洛陽皆排決衆議獨斷而爲之雄斷如德輿遷都大計乃沮於庸夫之一言此吾之所扼腕者也百年遺土已得之而復失之使三秦父老擁馬首而流涕惜夫

劉德輿東還使王鎮惡沈田子等留關中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衛瓘故也初田子與鎮惡爭功不平

遂承德與意謀殺之義眞與王脩以田子春毅又殺之二人死而赫連入關中矣鎭惡雖有功入關盜秦府庫不可勝紀有才而無志者也德輿不以關中委之忌而殺之過矣徒使關中失一良將鎭惡自河入渭趨長安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旣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秦主所將尙數萬人鎭惡謂士卒曰吾屬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膽躍爭進大破之其勇畧如此

以拒赫連事未可知也

殷景仁學不爲文口不談義至于國典朝儀舊章紀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齊王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博議引證八座丞郎無能異者此眞國家文獻也宋祖云宰相須用讀書人正謂此耳然宰相之學最有用者如漢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此眞濟時之學非儒臣高引古先不達時宜者也其學識又居殷景仁

王儉之右案論法博聞多能曰憲魏相後論憲侯眞憲哉

激景堂史測 卷之五 二部武徐氏刊

宋一

君子之爲政也數其紀綱而已未聞以纖密者也交州刺史杜慧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吏民畏而愛之乃至城門夜開道不拾遺安在纖密之不可爲政乎竊意纖密非繁碎也韓延壽爲頻川定儀品修禮容習射御治城郭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其始若繁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蓋其意在于整飭耳非繁碎也黃霸因其跡而大治然亦未鹽靡密初若繁碎而外寬內明得吏士心杜慧度之纖密其韓黃之遺意乎若苛察細瑣鮮不擾亂者也然則杜慧度之纖密也韓延壽之約晳明也黃霸之聰明識事也居官之要曰愼曰勤勤愼之于繁碎其必有辨矣

劉湛自弱年卽有宰相之情博涉書史不爲文章不喜談議諸葛武侯在荆州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爲精熟武侯獨觀其大略每晨起從容嘗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古人讀書所以益身心長智識非如後人記誦文字也觀其大略不過取古人行事証佐自己胸中直是智識進退古人非艸艸忽畧也劉湛博涉書史則艸艸忽畧輕蔑古人矣石廣元等務爲精熟銖銖效法然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亦其精熟之功學者那得如武侯必欲益身心長智識寧爲石廣元等之精熟不爲劉湛之博涉李賢從師受業畧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譏其不精賢曰夫人各有志賢豈能强學待問領徒授業耶唯當粗聞教義補已不足至于忠孝之道實銘之於心矣李賢聞教義以補已不足是眞實讀書人今人雖朝夕咿唔極其精熟未必能補不足也讀書者雖不能如武侯當以李賢爲法

處大事而不亂全在膽智膽以用智以堅膽缺一不可也文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鍊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所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勇卽膽也晦有智而無膽雖指麾處分曲盡其宜聞道濟來上遂惶懼無計乎日之智爲往初晦謀廢營陽王召道濟以其謀告之遂邀同宿道濟就寢便熟晦悚動不得眠此可見其膽也蔡廓不拜吏部知徐傳之不終也後廓謂傳亮曰營陽王

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日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于世何可得耶徐傳之敗卒由于此廓之識度不徒方梗蜀素矣

君可議乎臣而議君罪之大者也不幸而受顧託之重嗣王不惠臣而不任此議君之罪也者則自愛而危社稷也負先王之命也萬不得已而任此議君之罪也者臣則不能自愛也愛社稷也愛先王之命也臣不自愛而愛社稷愛先王之命故其公忠無私之心朝野共白之嗚呼伊周而下豈復有此臣乎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者何如也當

營陽王之居喪也不聞有匡救之言拱手而視其所爲一若纔終遽謀廢立古人所不得已而爲之者彼若利而爲之此豈至誠體國者乎文帝素有令望以賢立之可也又使邢安泰就弒營陽王又遣人殺廬陵王義眞其慮患備禍之私不已過乎且夫廢立者臣子之大變雖以公忠無私之心爲社稷爲先帝而爲之猶慮其不可居也彼三人者乃以爲富貴身家之私圖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羨之與亮秉權於中而謝晦據上流以爲可以制朝廷爲自全之計不知挾震主之威擁甲兵之重雖無王莽孔嶲子之構文帝能安之乎故三人之所以爲自全之計者乃所以自斃者也然則將如之何以禮奉營陽王而不廢義眞文帝既立三人稽首于前請廢立之罪然後堅釋大權歸政文帝角巾優游聊以卒歲或可以免乎然吾于謝晦猶有責焉晦以太子多狎羣小言于武帝曰陛下春秋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材武帝曰廬陵何如晦曰德輕于材非人主也然當日何以不舉文帝啟其端而不竟其緒使後日爲此紛紛哉嗟夫羨之與亮其才智雅不如晦然而晦者才智雖有餘而忠誠不足則三人一也

訊獄者以術不若以誠如趙廣漢爲鉤距以得事情此彊力能吏殊無矜恤之意民弗感也惟文帝誠義恭書云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無以詹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也虛懷博盡無以喜怒加人一片詳審俱從惻怛中出不惟使死者無怨且令生者知感眞仁人之言也又云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此正擇善而從之作用不盡人情則善何由得聞然今所慮者又在佐史因緣

為奸耳故必選用佐史而後可

魏以陸俟為懷荒鎮將未幾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還言于魏主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魏主驚立召俟問之對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為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高車不亦宜乎而靈運之死又不以此也元嘉之初徐羨之傅亮

知上下之禮陸俟何不以禮示之馬超常呼先主字關羽請殺之先主不可張飛請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并杖刀立直超見之大驚嘆曰吾今乃知其所以敗也然超君子也心知慕義故以禮示之諸莫弗荒外愚頑難以禮馴勢必以法先之以威繼之以禮此陸俟之本意也能終用之則效矣

古今遊人吾推謝靈運為第一以其有遊懷又有遊力何謂力伐木開徑從者數百人百姓驚擾以為山賊遊人無此力也何謂懷出郭遊行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以此屢得罪而終不改士大夫無此懷也故古今遊人吾斷以靈運為第一其力足以窮極幽險開闢奧嶼其懷足以陵轢卿相跆藉貴勢他人於山水如麋鹿之性不得山林神澤則不悅靈運之於山水則如海上神仙必得層風閬苑而居之尋常巒壑不足顧也然縱情山水脫畧世務必文士隱逸之流如靈運者以散官遊寄為可也而靈運恃才放傲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栖霞騎雲之客而傲忽朝賢睥睨執政似與初懷大異矣其殺身也不亦宜乎而靈運之死又不以此也元嘉之初徐羨之傅亮

輩疾之不死也而王曇首殷景仁輩疾之又不死靈運之死以縱遊不以傲慢也彼其高風流韻卓出人表身且不顧又何足以動其心乎彼蓋自負其高疎之性凌蔑徐傅王殷以為不足為非欲與之爭權勢也一縱遊之初懷也而好事者或以其懷抱不測有不欲臣宋之意此則不然廬陵王義真曰靈運空疎讀破蔔卷不免空疎廬陵可為妙眼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賞此言真靈運知己也嗟夫名上風流靈運有焉經綸志節概未之聞也

劉湛憤殷景仁位遇踰己謀為傾黜諸僚屬潛相約結無

敢過殷氏之門惟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閒皆得
其歡心而密輸忠于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
銜命往來湛不疑也兩姑之閒難爲婦炳之周旋其閒兩
俱無猜非柔慧者不能也而史稱炳之彊急輕淺後爲吏
部好詬詈賓客豈非得志驕矜喪其故智乎不然何前後
之異也予嘗觀正直者多戇柔慧者多術柔慧之人裨益
不少不可與便佞者同譏也唐李晉王性嚴急左右小有
過輒死無敢違忤惟盡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
從者晉王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晉王常釋之

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爲喻晉王信愛之寓事晉王小心恭
順如養虎調馬使之媚己徐收匡益之功豈戇直無術身
與事敗者所可及也
久任良法也然貪殘之吏去之唯恐不速則奈何文帝勤
而爲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考爲斷吏不苟免民
有所係此久任之效也然史稱其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
弛則非徒久任也擇人而任也漢宣厲精爲治以太守吏
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
其教化然其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以質
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貪殘之吏能一日容
乎大抵法雖良不能無弊去其弊而可矣不可以其弊而
咎法之不善也漢宣擇任守相綜核名實故不肖者不容
於時賢能得以展布文帝亦然故江南之治首推元嘉云
甚矣哉權勢之際也雖骨肉之親猶不能平況衆人乎惜
夫義康有戚戚之懷而不知自遠于權勢也夫嫌隙生于
疑似釁端起于猜防此知者之所懼而汲汲然引避之不
暇也必不得已而處危疑之地則敬慎小心務爲可安以
自全噫亦危矣義康之于文帝誼非不親而情非不篤也

帝有疾義康盡心營奉或連夕不寐其恭愛如是帝亦委
心任之此其君臣昆弟閒豈復有閒乎然其所以起釁於
後而不可挽者權勢使之然也夫以周公之聖有叔父之
尊而當制作之權猶不免于疑謗義康雖才不如周公之
聖也兄弟雖親未若叔父之尊也而義康勢傾遠近朝野
輻輳四方進獻必以上品薦義康以次者供御此其勢能
使帝安之乎兄弟雖云至親君臣之分不可踰也義康權
勢逼人主而府僚傾朝廷此甚非人臣之節也非所以安
主上保功名之道也不然以義康之才尚能以道自將謙

退恭謹而歸美于上其兄弟終始之閒必無可議者矣惜夫義康之不知此也西漢霍氏之禍張敞以爲輔臣專政權柄太重君臣之分不明宜罷侯就第使霍氏世世無所患苦帝知劉班之驅煽不早裁抑之使至于敗吾故並論之使世之人主知以義方誨養其子弟弗過寵之使有伐枝傷樹之譏而爲人臣者愼勿貪戀權勢以取禍敗也

彭城王義康出鎭豫章文帝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義康後徙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觀此益知史之不可不讀也然當時亦無以此告之者韓安國曰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紜至此然則其失豈獨義康哉

宋二

民雖至頑未有不可懷者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閒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爲邨落戶口殷盛及道產卒未幾羣蠻大動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嗟夫使道產之後更有如道產者猶不復動矣不選良吏以安之而窮其兵力

以爲不可懷也彼道產者獨何人哉

善用其才者也天下之事非才不濟然往往以有用之才反爲敗亂之資者非才之爲患而自恃其才之爲患也如孔熙先者非耶何以言之文帝愛才之主也未敗之先何不以淮南厲王之事告之使之推遠權勢以全功名乎而乃坐視其敗後復以邪謀累之也熙先蓋不忍憤憤之心自恃其才以爲可以得志而故爲報効之言以依附於名義也非其質也

王僧達聰警能文而跌宕不拘自負才地怏怏失望遂以殺身才人輕狂取禍往往如此若王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而器量沈深不以才能高人非有取禍之道元凶之難君子悲之矣

詩云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惟寧

宗子維城晉室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此
大邦維屏也以荆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皆在焉此大師維
垣也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常使大將居之此价人維藩
也封建諸王出鎮大州此宗子維城也晉人經制頗爲近
古宋祖受禪因之不革至孝武不知修德而翦滅宗枝則
城壞矣惡三州强大乃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
稽分荆襄江豫州之六郡置郢州治江夏由是荆揚虛耗
而藩屏垣翰皆壞矣此安危大計宋之廷臣無能及者已
而大傅義恭又議使郢州治巴陵何尙之乃曰夏口在荆
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要津浦大容舫於事爲
便尙之此言確中要害惜也不爭于分州而爭于移治藩
垣屏翰皆壞矣獨守夏口何爲乎

論諫者與諷而少直諷猶術也術猶不如誠也魏高宗濬
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不作書于衆中諫之而于
私室屏處諫者不欲彰父之惡也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如
高允者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于朕所不堪者朕知其過
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高允一片忠誠匪獨激訐者不
能亦諷諭者所不及也可爲諫法

天子之職論一相而已可擇宰相不可疑宰相武帝親覽
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寄託山陰戴法興
戴明寶帝之舊人魯郡巢尙之人士之末涉猥文史爲帝
所知凡選授誅賞大處分皆與法興尙之參懷內外雜事
多委明寶而法興等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大明武帝之政
愈亂矣

顧顗之令山陰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
事猶不舉顗之盡日垂簾門階閒寂江秉之亦爲山陰以
簡御煩常得無事其餘雖復刑政修舉而未能簡事顗之
舉大綱則上不擾而下安矣若虛務清遠庶事委積豈得
謂簡乎史載顗之刺湘州以政績稱秉之令建康爲政嚴
察此非王敬宏不省文案以簡澹處事者也

秉之處劇邑而能簡者非不以事務經懷也不尙苛察務
處事接物之理平心自得之若恃才使氣則躁急不暇擇
矣山陰張岱爲徐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諮議參軍行府州
國事後臨海王子頊爲廣州豫章王子尙爲揚州晉安王
子勛爲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
共事專舉而情不相失或謂岱曰主上既幼執事多門而

每能輯和公私云何至此徵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處心端平待物以禮則情不相失而事舉矣此平心處物不以才氣用事者也（處心端平待物以禮一語終身用之不盡）國之大計惟兵與農而農者兵之本也魏世祖燾北伐柔然西滅夏南禦宋師於是魏之南鄙大水民多餓死時方崇武功未遑內恤世祖於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受賞戰士賜復尚書令劉絜曰自頃戎馬廣駕所在克殄皆蒙優恤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

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宏覆育乃復境內租賦然終世征戰不息國賦虛耗重以宗愛之變朝野楚楚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以復安史測曰劉絜是眞忠臣高宗是眞孝子正直所以立身知識所以濟難然必正直自處而後以知識將之不然不能濟也廢帝初立袁顗爲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遂衰顗懼求出爲雍州臨海王子頊爲荆州以蔡興宗爲長史興宗辭不行袁顗曰朝廷情勢人所共知今出居陝西有事可以立桓文之功今得閒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興宗以疎遠自免不惟智慮過人抑亦操履有素顗以保護昏狂階寵衰而後以外出求免卒也不死於內而死於外者躁而無守也利害趨避之際人以躁與宗以靜人以巧興宗以正處無道之世正而不愚斯君子之高致也

蔡興宗立朝人稱爲強直以吾觀之其識慮老成見事深遠能以禮義自處明哲有道君子也非強直也然以其事昭也晉安世祖之穆也逆之與順誠無以辨非若孝武之討元凶劭也然國亂朝危宜以長君定社稷鄧琬張悅者小人也使晉安之事得遂則主幼權分兵難互起不知所底矣興宗不以普天同叛四方雲合爲憂而以事平之後爲患其明見遠識灼乎事後吾故曰哲於事明帝然猶有疑者孝武之誅竟陵王誕也誅反者也建安王休仁有大功於明帝無罪而殺之興宗不聞出一言也竟陵死則曰陛下今日當涕泣行誅豈非興宗直於事孝武不能不少

貶於明帝與朋嘗考之興宗以泰始三年出刺荊州休仁之死非遠臣責也誕之死興宗爲侍中啟沃匡救其職也守職而言謂之直是故范義死則歛而葬之周勰死則請與之朋侃侃直諒曾不少回何獨於明帝而撓其生平乎可言而不言是謂失職不可言而言是謂侵官興宗固有以處此矣且也彼事孝武又事廢帝以廢帝之狂暴誅僇如夷而與宗屢言廢立而不之避也何獨於休仁之死而避之吾故曰興宗之立朝也皆有道也皆歸於明哲也非彊直也

魏世祖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脇在位橫于閭里長吏皆降心待之貪縱如故顯祖弘勤而爲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汚于是牧守有以廉潔稱者獎拔廉節所以止貪也世祖不知此而開告訐之門告訐不足以懲貪汚也而上下相蒙徒長淩蔑之風故爲治貴識大體

魏顯祖神主祔太廟有司奏廟中執事之官請依故事賜爵祕書令程駿上書言自古建侯裂地或以親賢或因功伐未聞以神主祔廟而受封者也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爲長世之法乎太后馮善而從之謂羣臣曰凡議事當依古典正言豈得但修故事史測曰人臣修故事此趙充國所謂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唐元和間宦官劉光琦奏遣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裴珀李絳以爲煩擾光琦稱舊例憲宗曰例是則從之苟爲非是奈何不改此卽所謂故事也朝廷舉動後世以爲例而不省者以便其私可不愼哉可不愼哉

嗟夫成敗豈足以論人乎袁粲死世皆悲其志而惜其無經時之畧余以爲不然袁粲之敗天也粲之事盡矣何也

蕭紹伯之才畧蓋天授也腹心爪牙分布內外智謀無所用之而粲欲以孤忠撐持萬死不避此豈匹夫之節也古所謂殺身成仁粲之謂矣且粲亦非蕭條散落不關世務者也桂陽之亂劉勔敗死宮省恇懼粲慷慨語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衆情離沮粲受先帝之託不能綏靖請與諸君同死被甲上馬將驅之于是陳顯達等出兵力戰賊以平殄粲之力也沈攸之兵下郢紹伯自往詣粲粲辭不見謂袁達曰彼若以主幼時艱劫我入臺將何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紹伯果召褚淵與之連席共事粲遂與劉韞

等定謀觀此則史所謂不肯當事物情不接者亦未盡然
也當攸之起于上流王繼黃回之徒與紹伯異藉外勢以
結內援此其時也少濡緩之敗則人心益懼姦黨益
固事不可爲矣所以汲汲焉圖之者其畧豈疎哉使劉
韞卜伯興等率宿衛之士直於內黃回等將兵于外合內
外以攻紹伯謀未嘗不密也謀泄而死天也於矣乎何尤
嗟夫成敗果不可以論人也

徽景堂史測卷之七

邵武施　鴻則威著
同邑徐　幹小勿校刊

齊一

處方州之任安靜不擾無功可上者非無功也亂矣而治之人因以爲功民不亂而吏無功安之而已李崇爲兗州刺史克土舊多劫盜崇命郵置一鼓樓皆縣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郵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莫不擒獲當時諸州皆效之此除亂以爲功也崇爲荆州刺史時巴氏擾亂勅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刺史致怨邊人失和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此所謂民不亂而吏無功也治亂者事勞而績著使民不亂者事不費而功成事勞而績著人多效之事不費而功成人多忘之李崇因事爲治固宜不同然百里擒獲固不如一詔宣慰之无賢也

邵武徐氏刊

宋自孝建以來政網弛紊簿籍訛謬高帝詔黃門郎虞玩之等更加檢定玩之表言元嘉中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宜以元嘉三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僇若有虛昧州縣同科嗣是世祖卽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外監侗文度又啟上籍卻者遠戍於是民愁怨不安多逃亡者富陽民唐寓之因以爲亂漢宣帝曰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黃籍賦民之紀擇守令而任之使之因時順俗漸爲釐革則弊可清矣設官置史斷法求罪彼奸弊既多懼罪者衆勢必激成禍亂黃霸有言治道去其太甚者耳宮多法密皆致寇之由也

邵武徐氏刊

魏無鄉黨之法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秘書令李沖建議立三長以賦民時方春作太尉丕以爲有事之月比校戶口民必勞怨請緩至冬行之沖曰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調課之月令知賦役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於是詔行之民始皆愁苦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齊州

刺史韓麒麟表言古者入粟與斬敵同科力田與孝弟均賞哲王之政九稔儲積往年比校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奉畧無入倉雖于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無所取濟可增益租穀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李沖以民作之月校比戶籍韓麒麟請增益租穀似乎皆病民者然不於調課時檢校則不知均賦之益而法不易行不益租穀則無以備兵凶而法不可久此皆審人情量物理有識有用者也若太尉丕之言古之常談耳不暇知耳當時天位之曠旬有二日矣太子新自洛來卽

位奴遽軍國大權未及收攬也彭城宿事重任久係人心其危險之勢不待智者而知之彭城獨不知乎然而彭城而僅如他人之謀國也者彭城不容不知之彭城而不僅如他人之謀國也者彭城焉得而知之方高祖之殂也彭城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而矯情出入聲色不異其深憂慮患較之視疾治軍之時有倍難者矣魯陽踐阼外兵既遠主位甫定方是時也如釋重負喘汗未息雖東宮官屬疑之兄咸陽王疑之彭城自不知也豈以咸陽之非不得以私亂之也君子之立身可以決矣

魏高祖殂于穀塘原彭城王勰秘不發喪遣人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乃發喪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咸陽王禧至魯陽留城外以察其變久之乃入謂勰曰此行不惟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險夷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史測曰彭城可謂忠矣其不知艱難者眞不知也咸陽自以其私疑彭城遂謂其恨已而言之其實不然也彭城之不知非其智不能知不暇知耳當時天位之曠旬有二日矣太子新自洛來卽

專一志慮以誠濟國不然將趨避嫌疑之不遑又何能於
危疑之際不動聲色使中外晏然變亂不生乎孔子所謂
其愚不可及者非愚也誠也彭城可謂誠矣蓋嘗論之人
之投隙乘時以竊國命者必貪冒競躁者也彭城雅有清
規松竹爲心白雪比潔權勢爵位雅非所戀特以高祖之
付託不得遂其素懷居常惘惘恆以此爲恨又何利乎得
國而爲之而當時之人多不達其志是鳳凰已翔乎寥廓
而羅者猶視乎藪澤也悲夫吾又怪以彭城之賢而不免
於高肇之手彼高肇固不足責而世宗無日月之明既不

容其遂物外之懷又不能明其婁菲之謗信姦戚而殺賢
王昏庸之失可勝道哉
東昏侯疑雍州刺史蕭叔達衍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
山陽將兵之官就蕭頴胄兵襲襄陽叔達知之遣參軍王
天虎詣江陵偏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頴胄
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叔達復令天虎賫書與頴胄
及其弟頴達天虎既行叔達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
爲上近遣天虎往荆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
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曰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

古之取天下者地有所必爭蕭叔達之爭漢口是也爭漢
口則必爭魯山房僧寄之守魯山爭漢口也然魯山與郢
城爲犄角郢城亦以魯山爲聲援故欲爭漢口必爭魯山
欲爭魯山必攻郢城者勢也其必爭漢口者何也諸將欲
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叔達曰漢口不淵一里箭道
交至僧寄以重兵固守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不若
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荆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
通漢沔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

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哉盡漢口實荆雍之咽
喉也魯山不下則漢口必沮故當時所爭者惟魯山耳然
而郢城魯山之勢合則魯山不可拔故又使張惠紹等遊
過江中絕郢魯之信使此取魯山之要著也形勢要害叔
達籌之熟矣以故達眾決策親築城漢口以守魯山凡六
月而郢城魯山相繼降下不惟西陽武昌自然風靡即江
州尋陽亦聽聲欵附破竹之勢成而席卷之形見矣以此
乘勢直指雖有韓白不能爲建康謀而況刁勅之徒哉而
當時諸將猶欲頓兵夏口徘徊不進不亦怯乎然而所難
者不難在乘勝下建康而難在決策守魯山也叔達舉事
之初其英略如此厥後信朱异納侯景昏懦已甚曾庸夫
之不如亦獨何哉

荆雍據建康上流江南之門戶也蕭叔達下建康江南州
鎮碁立孤存荆雍之閒更爲虛弱鎮南將軍元英請襲襄
沔收三楚之地斷岷蜀之道可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
爲一車騎大將軍源懷亦請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
彼事克濟豈惟後圖之艱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去建
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乘舟藉水候忽而至未

邵武施　鴻則威著
同邑徐　幹小勿校刊

梁一

蕭憺爲荆州刺史自以年少居重任謂佐史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于是人人得盡意憺憑藉世資出守大州自常情言之傲物凌人所不免也而憺也開心導引不惟無裙屐之習且有集思廣益之風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詩不云乎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昔曹參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治齊者諸儒人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乃請蓋公決之人人盡意必監別是非衷於至當也不然必取決賢者如曹參之於蓋公也不然多端而寡要好謀而無決此袁紹之所以敗也

晉欒鍼之言勇也曰以衆整又曰以暇馮道根戍阜陵始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此是其整處城未畢黨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步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遂引去此是其暇處惟其能整是以能暇也其後王僧辨守江陵侯景攻之僧辨假旗鼓安若無人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噪矢石雨下景卒死者甚衆僧辨又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披甲在城下督戰僧辨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皆是先事修防非徒以雜量空膽僥倖一時也

後世佔榷之法亦有公私義利之別太公管仲煮海通商興桑孔咸陽輩起念原自不同迂儒不辨乃欲一切棄之失經理之宜矣甄琛請弛鹽禁彭城王勰尚書邢巒以爲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古之善治民者役養生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陵其飲啄乃是芻狗萬物何以君爲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予彼皆非爲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大官之膳羞給後宮之服玩既利不在已則彼我一也又高陽王雍言什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乎公私兩宜耳甄琛啟鹽禁乃爲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障禁偪于官司取予自由貴賤在口楊侃表言鹽池天守之均贍以禮昔高祖置鹽官而加典護非興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如高陽所言障禁偪于官司取予自由貴

賤在口所謂由利亂俗者也　觀此則知以山海之利委之於民意非不善也然利歸姦富於貧民既無與而國家空失其利苟經理有方既以便民又以佐國此裁成輔相之道非桑孔輩所及也

寬者多縱簡者易弛自古病之矣此非能寬簡者也魏源懷性寬簡不善煩碎巡行北邊劾千祚按元尼須不以婚灰貸也則寬而不縱矣又行邊至雲中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及糧儲積伏之宜犬牙相救之勢表上之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

勢相接分兵要害勸農積粟則簡而不弛矣懷常曰貴人當畢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谷斤不平鑿削不密非屋之病也今之爲寬簡者非縱則弛是爲屋而楹棟基壁之不立也若源懷者眞能寬簡者也

師克在和古之制也事權不一則不和曹景宗與韋叔位望不相下武帝遣二人救鍾離豫勅景宗曰韋叔卿之鄉宜善敬之景宗見叔禮甚謹帝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兩雄不並栖曹韋并將敗道也帝亦知之故欲調和之然韋叔賢者徹帝敕之必能和景宗吾於其告捷知之矣諸將爭先告捷叔獨後此叔所以能和不以一敕之故也

韋叔能執謙節賢矣然敘功者有國之典豈得以其謙抑而揜之西魏蔡祐每戰常爲士卒先諸將皆爭功祐獨無所言宇文公歎曰承先日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此公平禮讓君臣兩得之矣

心計之精者如馮道根對壘築城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城立此法甚奇而不嘗用若斛律金韋孝寬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則料敵設防無虛算矣

聞之先師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甚矣權之難也夫禮者所以制事者也義者所以權禮者也古之君子以義權禮則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魏崔光與于忠等迎肅宗詡可不謂之知禮者乎宣武殂肅宗幼非高后出也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旦顯又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抑何草草也夫卽位必告天地告祖宗百官六師內外咸白禮也父死而母在焉有子爲天子而母不知者嗟夫其亦權之當時之事勢乎高氏旣

殺皇子昌矣彭城王死中外益惡之蕭宗與高氏素無恩也必也援立非分以樹私恩而塞眾望當此之時蕭宗不急立必見廢矣光之智蓋足以知此也是故汲汲然棄常禮而定大位非臨事知權者能加是乎夫人之怙恃權位者未有不思保其權位者也夫既以結怨於人矣非我子而立之將不利於己魏之先有爲之者馮太后是也馮太后欲廢高祖而立咸陽王禧乃閉高祖于空室以肅宗之幼而高后不得爲馮太后者光之力也且當是時高肇握兵于外廣平王懷觀望於內其事勢尤危也不以此時定天位握大權則肘腋之閒蕭牆之外禍且不測安能於衰杖之中奪權奸之膽而使之不敢動乎嗚呼若崔光者可與權者也故吾謂崔光之立幼主漢之霍光也漢武知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付以少子使行周公之事宣武知崔光之賢使傅太子且命太子拜之吾既服崔光之能權又嘉宣武之知人也

法令久弛巧僞日多一旦檢覈之則人情驚懼故當整釐其法不當重覈其弊也魏人多竊冒軍功尚書左丞盧同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局奏案吏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即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暨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此整釐其法也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籍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此重覈其弊也尚書令任城王澄以爲法忌頻苛治貴清約若有冒勳妄階止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豈有移一省之案尋兩紀之事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任城之言深識治體非與匡相撓也使當時果用匡言事未可知也而匡以此憤恚遂相攻訐若匡者好直不好學者也

計國之用量民之力取之而不病者王者之制也損之則病國益之則病民魏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以薄賦民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麻故鼓舞供調此高祖之制不可增損者也自後所稅絹布浸復長濶百姓嗟怨遽罷綿麻此益之則病民也後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此損之則病國也當時張普惠琉陳其弊又言宰輔不尋其本在于幅廣度長旋罷旋復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臣其竊之也何則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羣

臣受俸人求長潤厚重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
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尺稱嚴法禁則太和之政復矣普
惠之言循源救弊皆從國計民生起見彼輕於罷綿麻而
不敢正稱尺者便其私也不計國用不量民力豈其見不
及此哉忠不足也
立法所以救弊也而救弊之法又不能無弊則在人有以
善之崔亮爲吏部以其時人多員少銓注不行乃奏爲格
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所以通壅滯之路開叙
進之門也而薛淑以爲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

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則停年之法不又救五而失
十乎夫通變責之人循守付之法停年非徒以救壅滯也
淳風既不可期矣古所謂立賢無方登用不次者今或以
爲冒進躐階之漸由是請謁公行奔競成習則停年之法
所以疏壅滯亦所以杜僥倖也然而智愚同進功能不辨
薛淑之言不爲無當苟能曲盡物理以停年之法待天下
之中人以薦拔之法優天下之賢俊又嚴其糾劾以去天
下之不肖使不肖者不得冒濫於其中賢俊亦得自拔于
資格之外兩相救而不窮存乎其人耳
愚又謂以停解日月爲斷者任法者也大臣不必可任故
任法能一任夫法不以請屬移亦清謹之臣也必也知人
善使誠人之器用則不任法而任人如諸葛武侯之用人
楊洪爲犍爲太守李嚴所辟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
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爲廣漢
太守者可必人人能之乎不停解月日可能也知人如武
侯不可學也魏之大選知名者數人而互有得失齊世宗
澄少年高朗所蔽者疏袁淑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
風流辨洽取士失于浮華則甚矣知人之難也有其人則
任人而不任法苟非其人能循守夫法亦不至有冒進躐
階之弊故法爲中人設非爲賢者設也

梁初惟揚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裸
以穀帛交易武帝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別鑄無肉郭
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女錢交易禁之不能止普通四年
乃罷銅錢鑄鐵錢民盻以鍊錢易得並皆私鑄雖刑獄不
能禁也史測曰錢法之撓撓于私鑄私鑄之起由于錢輕
自古皆然魏高道穆表云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
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

雖多姦鑄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
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
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
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
刑廣設也武帝不揣其本而以鍰易之錢愈輕而法愈不
行矣愚又以爲金銀穀帛褐用交易民之所便上亦寶之
故上下流通也若下之所便非上之所取則不能無病唐
自定兩稅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
書楊於陵以爲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從民便也

然錢與穀帛輕重隨時不能一定此亦利於豐不利於歉
故古王於荒歉之年別有蠲免之詔也今天下銀錢褐行
而稅課一以銀日以少而民閭轉鬻穀帛輸且再倍若
令隨輸穀帛卽以穀帛給軍國旣便于民則樂輸而用足
豈非救時之政耶至於行錢之法亦令天下得以錢輸課
則不嚴而行矣
愚信以懷人人多悅之然當事者期于有濟非以悅人爲
事也魏秦隴閒寇起將佐以城民勇勁反者皆其族類請
收其器械刺史魏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陣撫之足以爲用
急之則腹背爲患乃召城民慰諭之旣而漸分其父兄子
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此以智術防之不徒以
恩信也源子恭討卻鐵忽至河州嚴勒州郡及諸軍無得
犯民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恩威使知悔懼不
旬月而降此以恩信懷之也然懷之而不效則兵威足以
制之不然恩信豈足恃乎有文事者有武備不可偏廢也
求人而有才小人之才也可以事人不可以謀國徐統機
辯彊力終日治事畧無休息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
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

小數此所以爲小人之才也元順曰刀筆小才只堪供几
案之用耳
愚嘗謂弭盜之法選良將不如擇守宰良將緝盜於已成
良宰弭盜於未萌也守宰輕刑薄斂省役勸農百姓安業
盜賊何自而發一方用兵天下騷動財用耗竭夫婦辛苦
盜雖過而民已傷矣善夫魏辛雄之言也曰華夷之民相
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
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雋
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

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有稱職者補
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
申强暴自息矣

邵武施　鴻則威著
同邑徐　韓小勿校刊

明於小而不明於大者爾朱榮也其不如高王宇文公遠甚善取物者辭之而置之若不欲取者至可取而取之則其取之也固高王宇文公之取魏是也魏之事勢本屬爾朱榮榮不取高王宇文公乃從而取之高王宇文公之取魏也榮與之也榮與之非榮能與之也智不足也使榮能取之則其勳業又非高王宇文公之比矣何以言之當正光之季也肅宗闇弱太后淫亂鄭儼徐紇之徒傾壞天下已又酖肅宗選未言之兒而立之是以魏子榮也榮不取當時孰能取之者高王宇文公方在榮卵翼之中也使當日者敬宗無幕下之辱朝士無河陰之慘奉辭討罪傾心以事新君天下孰得而違之數年之後適當魏祚之衰也榮即欲以臣節終勢且不得辭也此與高王之逐主宇文公之酖君其勳業何如乎榮惟汲汲然不得其可取而取之作威殺戮欲以勢劫天下偪強兩載閒身死業墜爲天下笑不知取之過也時高王亦勸榮稱帝王亦不知取與此王之不忠于榮也王謀已則緩之于子謀榮則汲汲然不能待王蓋不欲榮取之而故亂之冀已得閒而取之而榮不悟是榮之智不如王也宇文公與王智識不相上下故終身不取而得之于子要皆榮與之也使榮能取之則高王宇文公終事爾朱氏矣何魏之能取雖然榮不可輕也以七千之騎當葛榮百萬之衆部分井井應手而破其畧誠有過人者至于散遣餘黨處分機速咸得其宜用侯淵用爾朱天光分配衆寡能得其力其駕馭驅策豈在高王安定公下哉吾故曰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

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以黃河之深廣也魏楊侃曰多爲桴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不知所防矣

万俟醜奴侵擾關中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奈何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言之榮悅以爾朱天光爲將以岳與侯莫陳悅副之關中百二之地天下莫強焉田肯說漢高曰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榮意亦如

是然何以不卽遣天光也天光未必能定關中也岳破醜奴北走天光始至岐破醜奴者岳也使非岳天光未必能入關中矣岳知榮雖遣已而心疑之故請爾朱氏爲殿其後天光將東出岳說天光鎭關中以定根本分遣銳師與衆將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榮之疑岳者此也薛孝通亦說岳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然天光不能用而岳用之宇文遂以造周形勢由人不可恃也雖親子弟何益哉

宜君所以爲國也高王之立君也爲魏乎如其爲魏也必擇賢者而立之高王廢節閔而立孝武非立賢也崔悛之謀曰廣陵旣爲爾朱所立若爲天子王師何名義舉嗟夫以節閔之賢不幸爲爾朱所立高王誠爲魏社稷計也不可廢也當時諸王未有賢如節閔者也且節閔之于爾朱未嘗以其立已而德之也處强逆之閒獨能以分義自持邢子才作赦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也帝曰永安手剪强臣非爲失德史忤龍陽文義降爾朱故爾朱得入洛也爾朱欲封二人帝曰于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夫以節閔之賢假以數年事權稍立必有討罪之舉矣魯豎牛殺叔孫穆子而立昭子昭子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畢莫大焉必殺之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夫以叔孫昭子之賢不幸爲賊臣所立仲尼猶與之則崔悛之不與節閔非春秋之旨矣高王以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故以私廢之非以崔悛之言也然則高王之立君非爲魏也不然以節閔之賢而高王輔之魏不復興乎然憑以爲節閔之廢非高氏之利也以節閔之賢斛斯之讒閒得以入孝武而不得以入節閔也孝武立而讒閒行焉高王有逐主之名矣不又使天下之忠臣義士復以疾爾朱者疾高王乎且夫孝武圖高王則必依宇文者勢也挾天子以都關中者宇文之雅謀也高王一旦以天子與之孝武入而關中之勢成矣故曰節閔之廢也非高氏之利也使高王能事節閔興復魏室則宇文將稽服之不暇安能倔强關中乎惜高王未及此也

宇文公以軍旅未息夷民勞弊令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此經濟之學也非博通者不能宇文非博通者也而能用人之博通故曰帝王之學與學士異

識性彊敏自是有川之才狂宕而不可用者禰衡也文采辯博用之于辭章者王粲也不能盡其才者也如陳元康能夜中閱書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高王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唐邕練習軍書自督將以下勞効本末及四方軍士強弱多寡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靡不諳悉或手廷中簡閱雖數千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臨事敏給如此乃爲有用之才

太臣使于四方不專以博物敏辭也道兩主之歡以折衝禦侮而已邵武徐氏刊

禮而弭兵爭故兩國賴之子產聘晉辨實沈臺駘之神所謂遇物能名非誇博也梁魏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詰衡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至鄴下爲之傾動貴戚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文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此不過以風流相競耳武帝謖前沾沾文吏而高氏亦爲之流風所漸及于河洛矣

鄴中文武在位多貪汚杜弼請治之高王曰弼來吾語汝天下貪汚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蕭翁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紀綱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宇文士子盡奔江東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高王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王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百姓者是也王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閒弼戰慄流汗高王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忘魂失膽諸勳人身冒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人多以高王知權宜捨小過而成大功愚以爲亦未有呂子衡範其人耳孫伯符初入曲阿子衡言于伯符曰今將軍事業日大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伯符曰子衡既士大夫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乎子衡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辟如同舟涉海一事不牢俱受其害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伯符笑無以答子衡出便釋構着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督伯符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當時羣雄紛爭江南猶未定也伯符子衡獨不爲

人情夫留討而士大夫皆樂爲致死者以伯符潤達雄爽善任人非由假借以法紀也高王失馭使敖曹彭樂輩恃勇驕恣法紀不立焉得謂之權宜乎亦是無如何耳唐李晉王親兵皆沙陀槊槦嘉儉暴戾莊宗以爲言晉王曰此輩正自難高王從吾攻戰數十年比都藏空虛賣馬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皆散去矣此亦高王之見也其後莊宗得天下兒郎寒冷遮馬邀求養成驕兵之漸得非此語誤之耶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何敬容獨勤簿領曰旰不休爲時俗所嗤鄙宰相當舉綱維勤簿領者非體也然時俗嗤之豈必知治體者乎清言之俗變爲文義文義興而風俗敬容見嗤矣皇太子於元圃自講老莊敬容語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相尚元虛遂使中原淪陷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敬容不以文義優游其識慮乃如此朱異文華敏洽而阿諛納賂欺罔人主侯景之亂朱异爲之文義之與清言其禍國一也

丞相宇文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講習此法最善今學中考試皆虛文也

乎時所習不可施之于政事若分遣諸生春夏歷事各衙門秋冬入學講習若春夏講學中者則以秋冬歷事迭相更代使於歷事時以政事發明其所學兩相質校以事學通曉臨事能行者方許出身此猶勝于虛文取士也

守邊者安之而已敵來則有以待之貪功開釁者皆自便其私非爲公家忠計也宇文測守汾州爲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求魏人數來寇鈔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爲設酒肴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汾晉之閒遂通慶弔此所謂謀大計者不爭小利也何謂大計樂遜有言高氏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辟如暮劫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舍小謀大不宜貪利邊陲觀樂遜之言益知測之深于謀國然非公忠忘私者不及此耳

策士之治富國強兵而已宇文之治魏也不曰強兵而曰強國不曰富國而曰富民何也強國與強兵不同富民與富國異術也強兵者簡卒伍教攻戰而已強國則必朝廷精明上下整勵也富國者厚斂積聚而已富民則必閭里雍容官民交足也今歷考其法一曰清心所以善風俗也化心清則思慮和而事理平二曰敦教化所以端治本也

興則民俗淳厚而禍亂靜三曰勤勸課省三時以盡地利
四曰畧資蔭察志行以擢賢良五曰矜愚蒙懲奸猾以息
獄訟六曰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固愚拙以均
賦役以此訓習百司課督令長此眞愛人如慈父訓人如
嚴師者也史稱文帝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恒以返風俗復
古始爲心知言哉知言哉

高王知人亦善用人獨不能用李元忠李元忠者用高王
而不爲高王用者也李元忠之用高王也妙在于用酒人
皆以酒客目之不知其用高王也其始迎高王也乘露車

載素箏濁酒王以爲酒客弗見也引入觴再行慷慨論天
下事若叱之又若嘲之王以爲趙郡醉矣弗之奇也是不
知元忠也王欲用爲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
臺閣是亦不知元忠也能使高王父子皆不之知是其用
王而不爲王用者也當其時能討爾朱氏者必高王也合
殷冀以圖滄瀛幽定討爾朱之大計也大計一定則王必
能滅爾朱而元忠之事遂矣夫然後可以飲酒可以自娛
超然于侍中僕射之外不以物務干懷以酒客終不亦善
乎晉時諸名士飲酒放誕能如元忠否孫騰司馬子如王之布素交也

功自恃驕恣貪冒而不知退卒也幽囚桎梏孥于兒寧之
手此孰與於元忠之麴糵自全者乎吾讀史得兩人焉曰
陶潛以酒全其節者也曰阮籍以酒全其身者也若夫顧
榮之避司馬冏李白之叱高力士皆用酒者也惟元忠所
用者大彼元忠者眞酒客也

紀綱正于上風俗清于下者此端已之治也無所作致而
人自爲正吾獨怪夫文襄之欲爲政而所以正人者先不
正也其不正者何也魏自正光以後政刑縱弛在位多貪
污高澄以崔暹爲御史中尉以宋遊道爲尚書左丞謂之
威勢諸公在坐令暹後至通名高視徐步兩人挈褐而入
分庭對揖不讓而出其氣勢如是豈不能肅紀綱整貪污
乎未幾而高隆之誣宋遊道有無君之言侯景之叛諸將
以爲禍由於暹不自悔其貪污之罪且紛紛修怨也然則
綱紀果能正乎已不正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夫文襄之
不正者無論暹懷刺以通琅邪公主其作媚如是非能當
官正色者也彼所爲彈劾不避者是以直爲媚也西漢谷
永專攻成帝以黨王氏崔暹彈劾權貴以媚文襄皆外假

公直之名以行其傾巧之術者也而乃藉以威權作爲氣勢欲使之革貪汚之俗造廉潔之風不亦難乎此崔暹所以終不免于高隆之司馬子如之惡也夫按此篇前後稱文襄者三中間猶備高澄恐有一誤

邵武施　鴻則威著
同邑徐　緜小勿校刊

梁三

武帝溺于佛氏捨身佛寺起建浮圖舉朝不敢言惟荀濟
倔强貢氣上書言之帝欲殺之固也賀琛啟陳四事雖曰
觸實亦未敢言佛事也帝怒而責之何哉貢才文過以爲
臣下莫已及也今觀琛之所啟唯末言省事息費謂興造
有非急者宜停省以休民似微言寺塔諸費餘三事則時

救時之切務也其一以爲天下戶口減落郡不堪州之控
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唯事徵斂民不堪命各務
流移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
每有一使所屬騷擾驚囷守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榮黠長
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此今之府州縣
所望于上官之體恤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所以貪殘貢
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聚如丘陵
列殺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閒裁取
充嗄所費事等丌山爲歡只有俄頃其餘淫侈著之凡百
習以成俗日見滋甚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夫失節之
嗟亦民所自患止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爲之此今日之
縉紳士民所宜節省者也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
勤勞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既得伏奏帷扆便
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怨惟務吹毛求疵擘
肌分理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
其威福巧避滋甚長弊增姦此今日之朝臣上事建言者
所宜審戒者也嗚呼愚已受人之徽言欲以爲當事告矣

東魏諸將以侯景之叛由于崔暹文襄欲殺暹陳元康曰
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
無辜虧廢刑典何以爲國此眞宰相之言自古綱紀不立
而能爲國者未之有也暹以法繩諸將故欲藉景以去之
而殺二崔暹不足以服侯景彭樂紹宗之徒反以此輕朝
廷不復可制將來之侯景愈多矣故爲國者必以綱紀爲
務也

侯景渡采石其策出于王偉厥後景軍乏食僞和以取東
府米者偉也援軍盤桓違盟以破臺城者偉也偉固奇士

不以策用魏而以策亂梁豈非宰相失人乎策景之必亂者蕭介也知高氏之閒景者傅岐也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謂天下無士歟

侯景啟陳梁武十失援引古昔譏刺時政皆切中獘會當時廷臣無能言之者冝臣不言而景言之梁之所以敗也敢曰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祆怪爲嘉祲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鐫印朝章鄙褻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爲血讐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

浮圖百度靡費使百姓饑餒羊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惟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躭吐言止于輕薄賦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爲孫姪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此必出于王偉之手

納叛非仁也武帝之納侯景也不惟不仁且不智夫以景之奸狡擁河南之地徘徊梁魏之閒不擾關中必亂江南此不待智者而知也爲帝計者當豫敕邊疆嚴爲守備下詔諭之曰天下之惡一也汝既叛魏中心難保納叛藏寇

之嫌斷獄囚則涕泣不忍作浮山堰則驅百萬生靈食魚
體而不恤身衣布衣木棉皂帳至起十三層浮圖窮極土
木而不以爲費豈非溺惑不明情懷悖謬故輕重大小倒
亂而不知審與史稱其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
射聲律草隸圍棋無不精妙嗚呼若武帝者以爲文士則
有餘使之宰制天下未見其可也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此
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泰爲之其後功參佐命
望實俱重者亦居之凡八人曰宇文泰元欣李弼李虎獨
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材力

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兵
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
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
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史測曰此府兵之始也世之言兵
者莫不以府兵爲善矣無事則耕于野有事則命將出師
還則兵散于府將歸于衞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兵之患
此其善者也又以兵皆土著則顧戀田園恐累宗族難主
之嫌斷獄囚則涕泣不忍作浮山堰則驅百萬生靈食魚
體而不恤身衣布衣木棉皂帳至起十三層浮圖窮極土
木而不以爲費豈非溺惑不明情懷悖謬故輕重大小倒
亂而不知審與史稱其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卜筮騎
射聲律草隸圍棋無不精妙嗚呼若武帝者以爲文士則
有餘使之宰制天下未見其可也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此
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泰爲之其後功參佐命
望實俱重者亦居之凡八人曰宇文泰元欣李弼李虎獨
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材力

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兵
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
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
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史測曰此府兵之始也世之言兵
者莫不以府兵爲善矣無事則耕于野有事則命將出師
還則兵散于府將歸于衞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兵之患
此其善者也又以兵皆土著則顧戀田園恐累宗族難主

爾耕耘收穫之事勞苦而疾力足以鍊其筋力稍暇則與
之馳逐于高山廣野閒搏擊猛獸射殺貙虎既以室家田
宅消其囂然喜亂之心又以隊伍擊刺作其奮然勇敢之
氣府兵之法所以爲善乎開元天寶以後府兵寖以貧弱
死亡不補器械耗散則訓練之法不講矣戍邊者每爲邊
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則將帥之選非人矣承平日久
議者皆謂中國之兵可銷于是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
官父兄不齒而府兵之法廢矣名籍雖存不復知以選將
訓練爲事而議者徒以省餉易制爲善必也省餉而易制
侯景之亂衣冠舊族猛士勳豪多偷生苟免不能自全惟
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力田畜穀時江東饑
亂餓死者多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廩糧全濟甚衆
又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此則臣子之大義
春秋討賊之舉自悉達倡之非徒雄據一方苟全而已也
周迪亦據臨川農桑輸賦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絕糧
者皆仰以取給陳氏受命悉達濟江自歸而迪趑趄顧望
卒以殺身周迪一艮剌史也天命有在而不知歸惜夫　蓋舉事于亂世既爲當

時所指名持此而不知歸未有能終者也晉永嘉之亂汾
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不仕劉石以劉石之強暴而
薛氏義不爲屈及苻氏以禮聘薛疆拜鎮東將軍薛氏自
是世有功名乾然于喪亂之中相時擇主卒以令終田疇
也李顯甫也汾陰之薛氏扶風之魯悉達也皆智者也
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吾不知元帝所讀何書也君父之難
急子水火元帝知之乎臺城之圍何以遷延不下也月夷
于臧之義元帝知之乎河東武陵之爭何以極其痛酷不
少寬假也父子兄弟人之天性也詩書六藝倫物之宗也
此而不知猶得謂之讀書乎元帝所講者老子也老子之
書豈教人屠戮兄弟殺子滅姪乎元帝非惟不能讀舜禹
湯文周孔之書亦不能讀老莊之書矣老莊之書以清淨
寂滅爲主其視君國之責爲累身束縛之具乃元帝貪冒
帝位不顧兄弟叔姪少有嫌疑必圖殺之而後已老莊之
道固如是乎蓋元帝始終一殘賊猜忍之人耳又昏愚無
識武帝死則忌簡文簡文死則忌豫章王棟兄弟以至賢
如蕭循則忌其逼忠如王琳則忌其彊中心惶惑惟恐人
之奪己也武陵東下至使方士畫版爲像親釘支體以厭

之稍有智者爲之乎元帝自謂我韶于文士亦惟是工詞賦勤呻吟而已詩書大義豈能知之予故論之使知元帝之敗也非讀譬之罪也

高王歡安定公宇文泰皆霸者也跡其行事高王誦安定公正非安定之遂能正也所遇有幸不幸焉高王之圖爾朱氏也其事誦矣已遂執魏柄而逐其君高王亦終身恨之安定執言以討侯莫陳悅遂承賀拔氏之業據關中以迎天子義甚正也然使高王與安定易地而處高王可爲安定而安定可爲高王何也爾朱氏之惡極矣高王雖誦亦義也爾朱兆遷敬宗於晉陽高王率騎東邀之其與兆書也詞甚正使王爲安定也亦必能迎孝武也安定如果正也何以酖孝武又廢主欽也吾故曰高王可爲安定安定可爲高王二人者皆誦也其才力知畧皆不相下夫以拓跋氏之衰淹淹寄命于臣下當此之時果有人焉忠順不失此周文之事非强有力者所得爭也而彼二人者不過欲以名義相脅從是故安定迎君高王亦立主東西分據此以彼爲國賊彼亦以此爲亂臣此又挾天子令諸侯之變局也有王者起功罪不其均乎然而二人之心跡則有

閒矣大約高王深密安定濶大高王慮周防遠用心雖詭而外託於正安定舉動不沾沾自護而反得光明二人之所爲雖不能相遠而其處心積慮則居然安定正而高王誦也且夫安定蓋亦有志爲治者也舉任蘇綽終始無閒有古王用賢之風作府兵立法制其所設施皆依倣三代此自漢以下人君所不能者非獨高王也然則高王與安定其才力知畧不相下而安定之質較爲近道者也

殺王僧辯者陳興國霸先也而使興國得殺之者僧辯自爲之曷自爲之也元帝死其于方智立序也僧辯與興國爭之不得也其立之矣已懼齊師廢方智而立淵明興國率騎東邀之其與兆書是自以罪名授興國也臨戎制勝僧辯與諸將皆不如興國也僧辯何不與興國拒齊師斃之橫敗死遂啟淵明而納之又別使奉表于齊齊與王氏之交合則興國之交疎疎則疑疑則圖之必至之勢也即僧辯無疎興國之心而興國之疑必出于此也又況僧辯者興國之所忌也爲忌之也興國之欲代梁也非一日也已與僧辯協心誅侯景天下之望不歸己則歸僧辯矣僧辯死則梁無可忌者故亟亟然執言以圖之也又況僧辯者不惟授之以罪名而

又委之以事機乎曷委之以事機也時傳齊人入寇未審也僧辯遽遣江旰告與國與國因留江旰而潛師襲之人以爲江旰徵之也不疑也故僧辯亦不爲備也不然舉兵而人疑之僧辯且備之矣事未可知也然則與國殺僧辯謂其與齊人圖己者詐也僧辯無是也獨惜僧辯者不知陳氏之忌己也既啟之以援納之疑又委之以可乘之機于是梁輿南渡齊師北返而石頭之師入矣

令狐整資兼文武豐州刺史席固梁之降將也雖爲豐州不遵周制周人欲代固而難其人乃以整權鎮豐州整廣布恩威傾心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于是除整豐州徙固爲湖州整遷豐州于武當旬日之間城府周備遷者如歸撫衆則數月之間化洽州府移州旬日之間城府周制一方故其才畧足以有爲今則上下相臨舉動牽制雖有整者安能計日奏績哉

天下之惡一也然有昏愚而爲惡者焉有英雄而爲惡者焉昏愚而爲惡爲惡焉而已英雄而爲惡英雄之分固在也故其爲善有力其爲惡亦有力齊文宣洋者非耶當文宣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坦於任使此非爲惡者也卽其破于終其功業豈中主所可及哉而文宣自恃其才以英雄之膽決而肆志焉以爲天壤閒事何不可自我爲之而斤斤腐守也是故弟可殺也母可違也朝士大臣可戮辱也以至鞭撻親王上烝下淫古之所謂禽獸之行盜賊之酷者彼直以爲弄酒戲謔之事耳嗟夫若文宣者以英雄而爲惡者也極情盡意不復有一毫顧忌夫以獻武歎之雄畧猶自託于忠謹此英雄小心也文宣所以不終者有英雄之大力而無其小心于是齊之禍亂兆於此矣然能信任楊遵彥用法嚴明臣下無敢叛者此自英分之固然吾獨惜其嗜酒淫縱有英雄之姿而用之爲惡也至世祖湛者既無文宣之雄才而襲其狂淫此昏愚而爲惡者也未可與文宣同語也

作不順而施不恕者衆之所怒也其不死于不義者幾希濟南王幼沖楊愔鄭頤等受遺詔輔政愔等以二王位地親逼謀出之于外二王謀于尚書省大會百僚伏家僮執楊愔等殺之嗟夫常山雖親貴人臣也執其君之宰相而殺之而謂義者爲之乎常山執愔等唐突入雲龍門開府成休盧抽刃呵之入至昭陽殿武衛娥永樂叩刀仰視當英雄天子眞英雄天子也苟能自束其狂淫之性以勤勵

是時二王之不死閒不容髮也豈非作不順而施不恕乎
臨海王宗伯之立也劉師知受遺詔輔政師知以安成王
頊地望權勢爲朝野所屬謀出之使殷不害矯詔謂安成
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安成欲出記室毛喜曰此
必非太后之意須臾聞奏安成乃稱疾召劉師知留之與
語使毛喜先入言之太后與臨海王皆不知也安成乃艸
敕請書殺師知於獄常山當時何不出此婁太后久有立
常山之心悟之謀悟自爲之太后濟南王皆不知也常山
不請于濟南王固無君不請于婁太后又無母矣當時王

睎覩不與謀而賀拔仁斛律光等皆不知大義不能匡正
其失不如毛喜遠矣
漢陸生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有變而權
不分惜夫楊惜有經綸之才而不知此也方濟南王之立
也楊惜爲相平秦王歸彥爲將楊惜欲遣二王吾意其必
交懽歸彥而引之同謀也況歸彥與惜同被遺詔者也濟
南將發晉陽惜宣敕留從駕五千兵於晉陽以備非常歸
彥不知也歸彥總知禁衞留兵而使之不知于是疑貳遂
起而將相不和矣歸彥乃盡以疎忌之跡告二王雖歸彥
有言二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然所謂雜之以

吏治者謂當時風尚耳非人主躬親之也肅宗不識大體身親吏職則又漢唐之不如矣此豈宜爲君者乎

孝昭卽位演帝問時務于盧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强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并吞者此失于不用强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鎭于平陽與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之上不足爲我敵所資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疎城高謀反方欲收執何更如是耶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尙多

發毛喜簡士馬配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安成驚曰子高受委前朝名爲仗順若收之恐不卽授首或能爲人患使推心安誘使不自疑伺閒圖之一壯士之力耳安成然之旣而仲舉之子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于高謀人告其謀反安成在尙書省因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于高入省遂執之并郁皆死此所謂事不再舉者也不然以斐倖用事朝政漸紊於是齊人椎冰以備周兵之逼矣强弱在人豈可恃乎

安成王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其直兵恃勢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上見陵章服嚴肅爲斂容正坐陵讀奏版時安成在殿上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安成下殿朝廷肅然愚意文帝稱之欽容蓋由陵德望有素耳不然區區章服安能悚動人主乎

知者之爲謀也事不再舉也其未發也揚揚如不知及其發之使人不覺也毛喜之圖韓子高是也右衛將軍韓于高鎭領軍府在建康士馬最盛與到仲舉共謀安成事未

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己以行事何憂懼乎紀平徵爲金部侍郎蓋安于義者人亦安之也懼生疑疑生釁鮮有能全者矣

天下之變發于外者易制而起于中者難全敵國之相攻寇盜之侵掠此發于外者也古之人嘗有以禦之矣惟夫骨肉之閒蕭牆之內倉卒而起此非大智大勇臨事不亂者未足以與于此也何則當大敵大寇之臨也事勢雖迫然其覆滅之也惟力是視故其力專而志一若夫骨肉之親不幸而內變極力以求勝焉則人倫之慘上干天和雖勝之不祥也況事出於一時乎如斛律光之處琅邪王儼

也可謂大智大勇臨事不亂者也方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帥京畿軍士三千餘屯千秋門欲并殺陸令萱穆提婆等其專殺之罪雖不得辭然令萱提婆奸邪亂政齊廷之人孰不欲甘心焉琅邪既都督京畿兵則京畿軍士素服屬之非烏合者也夫以天子之弟用服屬之兵以取衆怒之奸邪其事有不就者乎爲齊主計下詔曰朕之不明誤聽用提婆等混亂朝政朕實有罪朕今自殺之不煩琅邪力稽服之不暇矣而齊主昏迷不悟自帥宿衛步騎授甲將出戰計此時帝果出則必戰必不能勝也令萱等朝死則齊主夕爲濟南矣此事勢之必然者也即使幸而勝保護奸邪而使其躬喋血于禁門死而有知何以見先人于地下乎吾故曰變起于中者難全也而光入見謂帝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諺云双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先呼曰大家來儼徒果駭散光就謂琅邪曰天子弟殺一夫何所苦執其手强引以前請于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復爾願寬其罪當日齊主兄弟所以得全者光之力也然則光曷不乘斯時敢帝殺令萱提婆乎曰不然帝如能殺令萱提婆也光已先請之矣寧俟琅邪稱兵乎帝必不能殺令萱提婆故欲親與琅邪角當此之時使光以二人爲請其與琅邪之舉相去幾何即帝懼而殺二人君臣不相安勢必相危齊之亂可坐而待也光不爲也自是齊主昏迷日甚光雖能全琅邪于稱兵之日已而令萱等謀殺之光不能全也非惟不能全琅邪且不能全其身家也非智不足所遇之主非也

張雕以寒微致位大臣欲立效以報國省宮掖不急之費禁約左右驕縱之臣數讜切謇要獻替帷幄齊主深倚仗之雕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倖皆側目由是韓長鸞等譖其反殺之從來君子受制于小人以其氣高而防疎也況於雕乎薰猶不同器而處雖平心下之猶不能免

也卒之小人密君子疎不惟忘身亦且禍國此亦君子之過也

語有之忠臣不事二君此臣子之大義也然亦有國難流播更事二君而執節不移者其志雖不遂未可以成敗論也若王琳者非耶江陵既陷國破君死王琳不能死又奉表于齊欵附于魏夫魏固梁之讎也琳以齊爲援國奉表通之可也欵于魏非忘讎乎然而琳之欵魏也志在請世祖之柩也世祖之柩歸而琳與魏絕矣琳於魏無復讎之義而亟亟于陳氏者何也或曰憚魏之強也然魏雖強不強于陳也而猶悉達且制其中流而琳卒亟亟于陳氏者

以舍魏而亟亟于陳氏也魏人雖殺世祖梁之宗社猶未亡也陳氏篡而梁始亡矣吾意琳亟亟于陳氏者欲復梁之宗社也宗社復而後興復仇之師也至不得已乃請齊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遂奉莊出屯濡須以問罪于陳此琳之素志也既而兵勢日衰土地日削又不得已而奔齊非琳志也且欲用齊以報陳然則琳之于梁可謂至矣欵于魏臣于齊寔終身爲梁也以至野叟收其血茅智勝等送其柩知與不知無不服其忠義者此豈私恩小惠所可致哉愚獨惜以琳之忠義嶔嵚磊落百折曾不少回特以功業不就故後世罕稱之者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沒而不稱悲夫

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于孔奐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以輔儲宮太子乃自言于帝奐復奏曰江總文華之士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

於總如臣所見宜選敦重之士以居輔導之職夫以叔寶之淫泆雖有敦重之才未必能正也況附之以江總乎愚觀文華之士類多輕脫毀禮敗俗爲害不小在近世尤甚不以學問爲本而專事浮僞强效風流鄙程朱爲迂腐疾禮法爲桎梏放言高論無所顧忌少年無識相慕成風此愚于明季所親見者也衰亂之象兆于士風矣撫今追昔不禁三復於孔尚書之言

鄧公尉遲迥起兵討丞相楊堅楊相以韋孝寬爲元帥及衆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討之孝寬長史李詢密啟云梁

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迥饟金軍中懾懾人情大異楊相深憂之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舊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乘異後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

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畧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動則能制之矣德林可謂智矣非惟明于事理處之亦不亂使張皇易將軍中疑懼必有他變矣然智以防亂不若誠以待人人有醬尉遲敬德于唐太宗者太宗召入臥內賜之以金曰丈夫意氣相期耳必欲去者以此金爲贈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敬德感泣遂無二心王者推心置腹能使敵人歸心況士彥等方猶豫間乎德林雖知不及此也

韋孝寬爲將所經畧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孝寬豈故爲不測乎幾事貴密智者自知之若衆人雖語之不喻也非獨孝寬古名將皆然非獨爲將子產治鄭初不顧輿人之誦故君子爲政先定其規模而堅持之徇所爲者辟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孰能弛之其子人改度誤大計矣

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制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及威兼度支尚書乃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考西魏賦法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荒凶札則不徵其賦是於取民有制之中猶存用一緩二之意也而綽猶欲後人弛之也蓋古人藏富于民其制賦也量入以爲出當綽之時東西分爭不免量出以爲入矣然後人習爲故然驕奢淫侈

費且不計而賦日加又奚有于荒札不徵之制乎元耶律
楚材定賦法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
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仁人君子之用心如此
善爲政者文武互用張弛以宜然必以仁惠爲先譬之治
生仁惠梁肉也可以長年滋養者擊斷藥石也可以理病
而不可以常服梁彥光爲岐州刺史有惠政隋主下詔褒
美之久之徙相州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及居相
部如岐州法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惟工商樂戶
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與謠訟目彥光爲著帽飴隋主聞

之免彥光官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請復爲相州許之豪
猾聞彥光再來皆喘之彥光至發摘姦伏有若神明豪猾
潛竄閭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
黜怠及舉秀才祖道于郊以財物資之于是風化大變吏
民感悅無復訟者彥光治相州正如王渙之治洛陽外行
猛政內懷慈仁非好爲擊斷者故政成而民安也不然如
趙廣漢強壯果敢莫爲持難雖威制豪強而終以此敗故
爲政必以仁惠爲先也

李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且讓之曰非
丈夫素業也雄曰自古文武不備不能成功業雖雖不
敏願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愚謂文
武經界不在區區騎射也但我輩讀書不可守章句耳古
人觀其大畧乃不守章句之意今之士大夫當知此
梁魏以來各務恢拓疆宇幅增置州郡以示統馭之廣州
郡雖多戶口日耗至隋楊尚希乃極言其害日竊見當今
郡縣倍多于古或地無百里數縣并置或戶不滿千二郡
分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數減民少官多

士羊九牧今存要去閒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
則易得賢良隋主從之能諸郡爲州設官以爲民也官多
民擾固爲害官不擇人尤爲害也詳尚希之言併郡矣選
官尤亟也

晉宋以來文章華麗體尚輕薄梁陳諸君多溺之齊周二
祖起自行伍不喜詞華文疏皆尚質實隋主更疾之司馬
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時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魏
之三祖曹氏父子孫也崇尚文辭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
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
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

朝廷據茲擢士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卯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于義黃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言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辭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貢由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爲用也隋之君臣當詞波汩沒之時猶能黜浮巧返質厚如此今之文人學士日爲勦竊取他人之朽腐割無根之故實詢其原委茫不知對雖古人之華豔且不能知而況崇雅素返質寔乎閒取魏史中一事以爲作文之法元英克義陽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采直爲之列陳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唐武宗命李德裕請委學士武宗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爲之凡文詞能盡人意則達矣繁文縟節無爲也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爲龔貴嬪侍兒陳主見而悅之得幸生太子深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慧敏有神采進止詳華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映左右引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美陳主怠于政事百司奏啟並因宦者蔡倚隱囊置張貴妃于膝上決之蔡脫兒李善度進請陳主侵沒其得賑者惟近郭力能自致之民耳鄉遂之遠安能李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閒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不惟儀容絕世且才識明敏如此眞尤物也然使遇聖明之主則敏慧可以備遺忘引薦可以進賢淑轉妖爲祥何必非內助乎中書舍人白之流世有明主未嘗不可用也高阿那肱事文宣則致死以破敵事後主則賣主以求生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用貪用詐亦視其主何如耳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閒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詔郡縣置義倉此備荒良法也無羅本之費而有凶荒之備然檢校不得其人蠹耗百端漸不可詰雖屢經舉行而卒無成效也（青苗社倉之法其弊皆由于此）夫賑賙饑以當厄爲惠若出濡緩不及事矣隋之義倉取之于民無多而置倉于當社民之得食旦夕之閒耳後世義倉多置于州郡一遇凶饑有司未必以時請也即以時請矣比及報可委吏放出交移反覆給散艱難更胥又爲侵沒其得賑者惟近郭力能自致之民耳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之外就升斗之活哉此又司民牧者所當念

九邵武徐氏刊

邵武施　鴻則威著
同邑徐　榦小勿校刊

隋一

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當盡時四海全盛而寶常卜其將亡眞妙達鍾律者也然寶常所造樂器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而鄭譯演鼜茲之琵琶何妥賁胡音之函丈蘇夔倚藉父勢牛弘依阿人主擬託附會强成新樂則是抑夔曠而進延涓也卞璞

不御碱砆登筵世事類然能不爲之三歎

楊素與高熲共掌朝政素性疎辨高下在心朝臣之內熲所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于熲至于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然才藝風調小人之技也傲而輕忌而不任人而熲竭誠盡節引進貞良使帝能用之則臣濟補益必得其用而無如文帝之不用也當太子勇之廢也熲爭之曰長幼有序不可廢也獨孤后知熲不可奪遂譖而去之高熲去而楊素進由是勇廢而廣立隋遂以亡矣蓋文帝聰察自用猜忌多疑乃至舉朝無可信之人纖悉欲決之于已而其最失則在廢立之際棄高熲而任楊素也不然以文帝之勤儉使能信任賢臣當時富强之業傳之于勇雖不能如文景之賢必不至如煬帝之亂也史氏原其失以爲任智數不悅學嗟夫帝王固不可不學乎

之才之不可用也如此

亡隋者煬帝　廣也而使煬帝得以亡隋者文帝也文帝五

學則治理明而不自恃是故湯學於伊尹武王學于箕子
未聞聰察自用而可以爲治者也文帝不學故不知爲治
之道才如李德林賢如高熲皆中棄之不復用廢立不明
竟以亡國雖曰煬帝之淫侈爲之而寔文帝之自爲之也
趙綽薛胄同時爲大理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
法情與法非有二也而法不勝情故善用法者必原情
用人不從中制之則人得盡力而功可成如李景者能用
人者也漢王諒反代州總管李景拒之戰士不過數千城
池崩毀是時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并驍勇善戰儀同三

司侯莫陳父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關
預惟在閤持重時撫循而已然景寔知三人可任故任之
非徒然任之也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愼絕倫然
俊爽有餘跡似輕薄時多以此疑之惟牛弘深識其眞推
心委任隋之選舉得人於斯爲最惟其知之故任之也故
任人必自知人始
隋煬帝席開皇之富盛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也遊觀
文物則宇文愷何稠等盡其能兵威遠畧則裴矩長孫晟
等竭其慮加龍舟四重浮景水殿以至行殿行城皆奇麗

精巧古所未有以此騷動天下遂以亡國史備載其事以
爲戒今特論其奇麗之尤者大業元年五月築西苑周二
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蓬萊方丈瀛洲諸山出水百
餘尺臺觀殿閣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注
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
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綵爲華隨色渝則
易以新者常加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去冰而布
之帝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
上奏之愚觀陳後主臨春結綺諸閣可謂麗矣未若蓬萊
方丈山出水百餘尺之奇也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奇
花異卉可謂華矣未若緣渠十六院門皆臨渠之清也女
學士猗客賦詩贈答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可謂盛矣
未若月夜數千騎奏清夜遊曲之爲都也煬帝之才情固
非陳後主所及風流文藻無不佳妙特不能爲君耳
吏部尚書牛弘嘗從容問旅騎尉劉炫曰魏齊之時令史
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郡
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
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繼芥之跡皆

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史測曰古人委任責成兩者交行故寬而不失長官自辟其僚刑訟計簿各自爲政寬其文法而委任之唯是三載考成稽其政績採其風謠善者舉之舉一大吏而庶司府史以次治罪也當時不惟政淸事擧且皆忠實任事後世文法詳密舉動拘牽爲吏者苟且塞責而已按牘則事事辦整考實則語語虛張卒也上下相蒙善否淆亂寬與密胥失矣唐吏部侍郎魏元同上言銓選之弊以爲伯禹之命曰愼簡

乃僚及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五府謂太傅太尉將軍辟召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人士之衆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拔簿書以察行藉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有愚闇阿私之弊乎沈既濟亦欲使六品以下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觀于二公之言事理灼然矣有志爲治者其思所以更張之

如長吏虐使其父兄其子弟有不聲其財力以赴之乎今之長吏知奉上而不知恤下疾之如寇讎稅之如豺虎民力能應則應之力不能應奸巧僞遁無所不至矣雖讎下不能供上也亦獨何哉若德深者子產以上人古之循良也趙廣漢黃霸諸君不及也

唐太宗以英武取天下雄謀獨運往無不克而當時事勢太宗有未及者高祖輒先得之非僅仰成太宗者也太宗

意在關中其謀曰吾襲慶勝之威撫歸服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耳太宗恐歲月淹久關中得以成謀修備則人心離沮而高祖則以卑辭推奬李密使爲我塞成皐之道綴東都之兵專意西征無有後顧昔漢高使酈生反淮南以綴項羽張子房遺羽書使之東面擊齊計亦如是故入關之策太宗決之于前而高祖善之於後不獨此也劉文靜勸高祖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高祖謂劉文靜曰北來士馬供應寔爲繁難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數百人之外

無所用之方舉事之初所以最急者士馬也高祖不以目前之急貽事後之憂其深思遠慮劉文靜輩所不知也觀于肅代石晉之事則知高祖之識度不可及

力同者角智太宗李密皆以入關爲上策其智同也已而太宗決計入關李密疑畏而不進斷與不斷而成敗遂分夫李密之不敢入關者畏洛陽之議其後也密不入關而趨洛陽是爲太宗拒洛陽也太宗獨不畏李密之議其後乎況晉陽又有武周突厥之患高祖欲旋師而太宗策之曰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舉劉武周雖遠利太原豈能近忘馬邑本與大義當入咸陽以號令天下今遽旋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作賊耳遂決計入長安且夫王者之舉事也得其大計而已雖有小利害不惜也漢唐取天下其大計皆在關中漢高不以屢敗而改圖太宗不以晉陽而變計此帝王之大畧也李密始以入關之策說楊元感而不能從柴孝和之計西襲長安此其狐疑之不足以定天下也或曰李密之不入關中者非畏東都之議其後畏江都之衆也徐洪客勸密沿流直指江都而密不能用此密之失計也曰不然是時文武六師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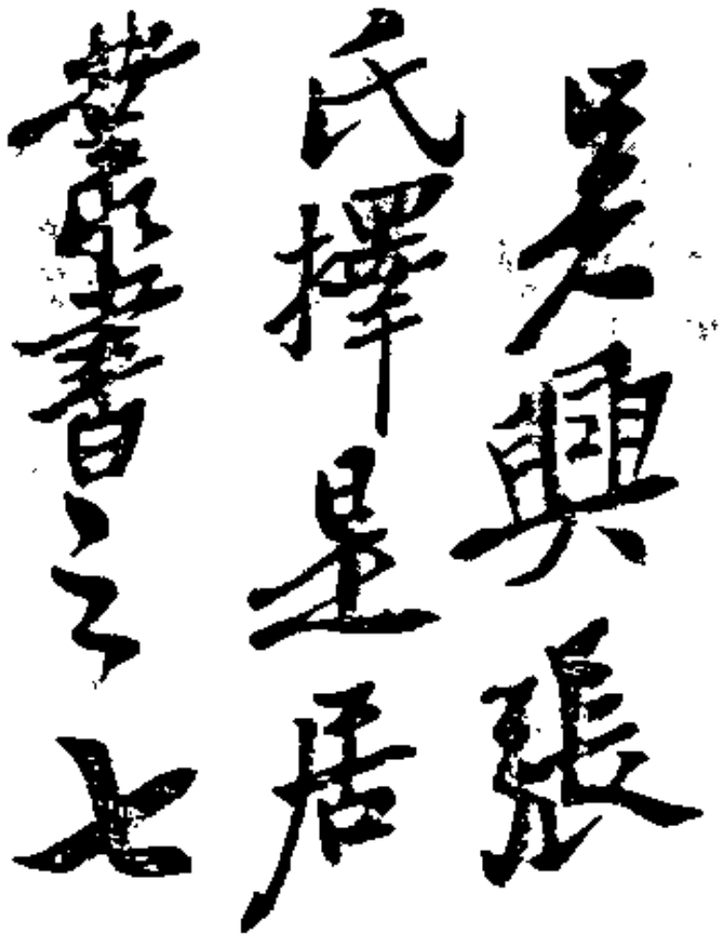
在江都密不能取洛陽況江都乎使密取江都關中以兵下之密不能抗也且密能強于項羽乎密取江都則必弒煬帝自立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此項羽之所以亡也故密之失計不在不取江都而在不入關中也太宗之入關中不復以江都爲慮者知煬帝之必不免也煬帝必死于亂賊之手已據形勝之地執大義以號令天下其孰不我從故李密項羽皆雄于一時而皆以不能取關中而敗項羽不足論李密知之而不能決甚矣狐疑之不足以定天下也

吾邑施則威先生學識過人讀書得閒尤邃於史嘗評論通鑑爲史測十四卷筆氣疎快類呂東萊博議而持論平正絕不矜才使氣又不作迂闊語先生長子綸字中撰者爲之注互相發明可以開拓讀者心胸噫夫以先生之學之識使得手斧柯專方面其所設施必有可觀乃沈伏下僚貧病以殁向無著作以垂天壤不且與草木同腐哉才人不遇古今同慨是書原刻久佚乾隆庚寅重刊於婁縣經王農山侍御評定今原刻書不可見侍御所改定有當與否蔑由知之評語則惟論文章波折無關學識蓋未涉

史測堂奧者今概刪去不復刻光緒丁亥十月邵武徐幹識

據曝書亭藏本開雕

秦嘉謨校刊



鄱陽洪　邁

本紀

卿謂可爾便當是真可爾　北府人情云何

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據蒲

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　勢接於已踐之

機　盛流皆不與相知　二溟卷波

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詳之云何卒

爾使答　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　遂其由

來以身許國之志　草間求活　分徹見力

却人閑語凡平生於長氏所不盡者皆與及之

半家俱西　當於古人中求耳　每事詢仰所

不盡者命耳　寄性命以過日　寢忝今授出

藩入輔　鋒無前對　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小

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　以臺見隊給之拜與

賢彥申家所懷　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未嘗

吹篪執管便韻

列傳第一　后妃

後宮通尹　登耀紫闈　遥酸紫蓋耿泣素軒

特乞雲雨微垂灑潤　自不宜輕造詣

儀發椒闈　恩加典外　發筵抽席　殘餘飲

食詰辦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　弄琴畫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

聲影裁聞少婉奔迸　吞言咽理無敢論訴

情寄所鍾惟在一子　外舍家寒乞　不知今

設遂能剛正如此　官便應作孝子　夜步月而

御道邊那得此草屋　表淑星樞　柔光照世

軼秀天嬪

傳第二　劉穆之　王弘

急須一府主簿　起出陌頭屬與信會

倉卒之際當畧無見踰者　顧公小寢留意

稟分有在　一毫不盡豈容如此　內外咨稟

盈階滿室　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

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　言談賞笑引日

亘時　旦輒爲十人饌　客止十人以還

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

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耜有微分偷數

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吏民及丈書不可得

閭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　家內婦女

使氣尚人　蔭籍高華人品冗末　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　右衛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　參伍時望　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東處朝廷不爲多士府資單刻　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　志輸短效　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

旨反從北來　力人桂興　請以事見免靈運所宜　以侯還散輩中　醴泉毖涌　懿華宗之冠冑　分河山之珪組繼文武之龜鼎　此之易了不俟明識　當有何心塵撓聖聽　便蓋訴其本懷避賢謝拙高邁總錄　仰延優旨　降死補兵　士庶天隔　有奴罪奴無奴輸贖　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　超然簡獨永絕塵粃比門接棟小以爲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往也　在家自隨力所能堪　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　箕踞大坐

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　不以憂喜見色顏工爽甚觀戲常若未解　徐公曉萬里安異同　比表披陳辭誠俱盡　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　卿小兒才名仕宦當遠輸於兄然保家宇不樂外出　須幾人自送　悟高鳥以風逝惜落景之懷東　西景逝不留

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　自入閤內參審穆之死問　幼宗豈有上理　千帆俱舉萬棹遄征自以父亡道側情事異人　同被齒盼懿華宗之冠冑　分河山之珪組繼文武之龜韋　偉哉橫海鯨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　身觸盛旨

若賊知吾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下赴也　東從舊將　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　求還西迎家　強辨有口機勿孤此授　百姓競送義粟　公以十歲兒付吾等　立身方雅無所推先諸盛流並容之卿那得此副急淚　我尒日自哭亡妾耳痛與牛杖　進止甚有容狀

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
耳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 應機務速不在巧
遲 正須一夫力耳主公會世人傑何煩多問
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事將
如何 此自委穆之及卿耳 道中可得言晤
黎爲百果之宗 不相容接 吾等並已員外
郎矣 移我遠客 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
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

下官敢不高賛 君何得見識 久闕南信殊
當憂邑 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
不忍彼此不盡

貧薄無由得乳人 雖共事少時志好不協
公坐而已 令我那驃騎何 即目所忝已爲
優渥 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論資語
事正可爲員外常侍耳 晉室方蜀賊宜平六合一宜
非爲不爾也 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
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

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 不覺披盡
盡禮著歡 豈可以一塗限 吾忝西任
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 避盈居損
阿壽故爲不負我也

不治崖檢 不容以兵刃相向 緣崖牽百丈
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
已竭 齊斧停柯 佳牛好馬 不忍問家消
息

差爲征民充乙士 大丈夫鬱鬱三石柰何充
馬士 立爲義隊當爲蜀子虜耳
早規去就 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
人 卿州故爲多士 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
舉也 臨岸置陳 劣容足指 劉下邳頻再
來必當有意 詣府州要職 頓兵一周
冤今自送 今當以火平之 此是天子
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 我雖田舍老公
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

於聽望不足　盛藩　服親不得相臨
鼎命有在　富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
富貴時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爲得免不
此名計也　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
本不相禁　扇張同異　英雄邁於兩獻
豐恩慈訓　連牧　爲文多鄙言累句

傳十二 庾悅 王誕 謝景仁 袁湛 褚叔度
貧約過常　身久躓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
人何處不可爲適　身今年未得子鷲豈能以
殘炙見惠　符攝嚴峻　情味不淺
愈於停此空移歲月　公私非計　輕身單下
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郎　我與欲客共
食豈當不得待竟　此名公孫也　爲異常之
交我見謝道兒未嘗足　汝便是兩世無渭陽
之情　天光反輝　此皆益土前事　陸無完
雉遡誠南凱延首東雲　彼自是蔡家佳兒何
關人事

傳十三 張茂度 庾炳之 謝玄明
以事用見知　近有都信　名位本同一旦爲

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
冗管　歷觀今古而未有衆過籍籍受貨數百
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也　政有佳驢耳
索嫁女具及祠器　在尚書中令奴酤鄰酒利
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　謝方明可謂名家
駒直置便自是臺鼎人無論復有才用
無迹可尋　不豫榮伍　臣小兒時便見世中
有此文

傳十四 孔季恭 羊玄保 沈璞 庾炳之
緣湖居民魚鴨爲業　富户温房　窮身寒室

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憶羊玄保　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　吾處世無才能正圖作大老子耳

餘粮栖岳

傳十五 臧燾 徐廣

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　左史述言右官書事

傳十六 謝贈 孔琳之

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　吾家素以退爲業　臣本素士　志用凡近　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　啓體幸全歸骨山足

年世推移民與事習　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

傳十七 蔡廓

英輔　齊王本次自尊　自應在大司馬前

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

故宜共參同異　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

與人共計議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

有所資須悉訖典者請馬　知須夏服計給事

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

有異凡童　送錢伍拾萬以補宅直

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　每至官晴常在勝朋

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　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 初兼常侍　欲爲美選　率衛相去唯阿之間　晚達微人　謹依選體　辭擇適情若請益州雅違成命　昔歲餘愆　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爲少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謂應美用乃更恨少　年時未老　門下無人此是名選　隱未出端還爲矛盾　素門平進

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比者所行人倫道盡　公家口子弟耳禍百往代　事至故當抱忠以沒耳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比日思一開寫　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　我便無如此何　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耶家好不終　年位未尊

南朝史精語卷第二

鄱陽洪邁

傳十八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宋書二

後來秀令　惟覺即時逢人耳　姿貌不異常日　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曜卿也無田何由得食　亦寢何用食爲　其標寄如此　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　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姪　每以約言服之　領會機賞言約理要　韻語　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阿客博而無檢　靈運小兒　一錢尺布出入皆有文

簿　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常以他語亂之　志在素官別以餘語酬之　還戲責　天下事宜有裁衷譬喻物江海以爲廉耳　分多共少不至有之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索也

傳十九 張暢 何偃 江智淵

臨時更爲諸宜　取米穀定最　失米最　米簿常遲面寫　要須見我大小知我老少觀我爲人相去步武不得致盡　今當南飲江湖以

傳二十 范泰 王准之 荀伯子

蔡謨耳　若虜馬得遂飲江便爲無復天道風儀華潤　孝孫之議實有可尋　州端別駕曲得時譽　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　恐不宜有此戲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　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　王元太一流人也　公之友愛即心遇厚　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　拙於爲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徒墜天施無情自處　深存降挹

哲藩　詣江左舊事　王氏青箱學　卿唯解
彈事耳　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
人天下便治矣　爲後代佳史　西省郎管司詔誥
羣臣家有憤事聽徒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
坐去郡長敬遂免官　英輔保興　沈重不
華　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
足數也　總併急六十日
傳二十一　武三王
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十間是公
家屋宅　平世史部郎才　性情所得未能忘

言於悟賞　剔毋觔函道以施已觔
裁量不盡與　情事猶昨　願違成規
豈無尊卿賢輔　諸弟　今既分張言集未日
友接佳流　性之所滯具欲必行意所不在從
物回改此最弊事念自裁抑　今粗疎十數事
汝別時可省也　細碎復非筆可盡此外一不
須復有求取　唯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
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
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　下日及夜自有餘閑
殊當未有次第　訊簿　以黃陵物物不服以

威加人人不厭　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
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　地居枝昵
年衰意塞無所知解　地居宗重　素拙書上
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名　此非唯傷事業
亦自賴性命　此自是司節之物但嗜者不能
立志裁割耳　飲穩食少　一門無此酣法汝
於何得之　爲元統都督
傳二十二　羊欣張敷　王徽
此職本用寒人　不以高卑見色　望蔡見羊
欣遂易衣改席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

自非尋省近視不妄行詣　張敷應西當令相
載　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船載之道
中可得言晤　性不耐雜　我冀聲汝有益但
更甚耳　君欲高數山公而綿絡累紙本不容尚書虎爪
汝類餘彥　所以綿絡累紙本不容尚書虎爪
板也　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　自知壽不得長
自是家門舊風　當局都迷　豈見吾近者
諸殘邪　吾少學作文　晚節如小進
語勢所至　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
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嚴穴人　作人不阿諛

遂至中書郎　此足以闔棺矣　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　稍學諂詐　親戚滿城府似不肯瞎瞎奉牋記彫琢文章　日日望弟來吾既惡勞不得多語　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

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　往來者見牀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　作一段意氣　不解處即日借問　不好詣人　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　兼望諸賢共相哀體　力作此答　賜以名著　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

音顏髮鬢觸事歷然　共營林澤以送餘年

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

傳二十三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不欲人在已前　以少主仰待耳　不爲飾讓得官即拜　情事異人　謂已力用不盡

宰相頗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若但如民門戶何寄　應須白虎幡銀字棨　豈有欲見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　神州詎合卧治

傳二十四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直是我家衰耳　位遇本不踰已　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因愚習惰久妨清序

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　爲王右軍所勸割飲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數呼高祖併之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　格佞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頃日願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　不憂西不時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孀母何言邪　曲嫌細忌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　餘懼未息

傳二十五　杜驥　申恬

晚渡北人朝廷常以傖燕遇之雖寢人才可施每爲清塗所隔　履行所統究其形宜

傳二十六　王敬弘　何尚之

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爲桓氏賛婿　並以事外相期　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　讀之政自不解　矜臣西夕　特蒙眷齒　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　正熟不堪相見卿可且去　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若值汲黯辛

毗必將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默耳

雪滌素懷　浦大容舫

傳二十七　謝靈運

我乃生瑣瑣那得生靈運　望新晴於落日起

明光於躋月　風流憲今水增瀾　朝廷惟於

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拍許　每有一詩至都邑

貴賤莫不競寫　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

旋　往渚還汀謂四面有水　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

之易闌　注心南雲北人　阿連才悟如此而尊

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

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

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得道應須慧業丈

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前有浮聲後須切響

先士茂製

傳二十八　義康　義宣

每意所想便覺心中痛裂　形味並劣　今

年甘殊有佳者　意好晚衰　採拾景仁短長

虛造異同　弟子有還理不　羊玄保欲還未

審以誰爲會稽　恨公不讀數百卷書

信賜相係　後乘之靈龜

敬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

爲汝耳　年時一輩　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

暴苦　此司空諸郎並能爲諸君得當責

無爲使人動相評論也

傳二十九　劉湛　范曇

弱年便有宰世情　臑酒炙車螯　公當今不

宜有此設　旦甚寒一盌酒亦何傷

頃朝臣零落相係　今世宰相何

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

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

散不夕不出　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

早晚慮其當去北入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

亦知無復全地　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

善正見兪日　故爲拙行以物輸之

素有閨庭論議　人作犬豕相遇　求解晚隙

復敦徃好　恨始意不果　與范本情不薄中

間相失傍人爲之耳　瞻幹可施　一階兩級

自然必至　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

望風吐欵　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

不作賊　墜崖之木事絶升躋覆盆之水理乖
收汲　惜哉埋如此人
棗膏昏鈍甲煎淺俗　妍今不來勝人多也
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意於藻義靈
其旨韻移其意　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
也　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　其中合者往
往不減過秦篇　非但不愧之而已
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
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　紘外之意虛嚮之音
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　筝
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　衣服竟歲未嘗
有塵點
傳三十　索淑
此非凡兒　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
出內層禁游息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
以不邪之故而貧閨天下寔有昧夫嗟金者哉
傳三十一　徐湛之　江湛　王僧綽
今日有一頓飽飯　兒女近情不識大體
恨婚意未申　言少意多旨深文淺
風亭月觀吹臺琴室　牛饑可與飲

都陽洪邁

傳三十四 臧質 魯爽 沈攸之

尺牘便敏　納面首生口　有實力三千

行訓杖　事中宜然　優榮溢寵　生與舊俱

七緯告慶　麗中使酒不辦及卿　唱空聲

本無廟之姿　尊寵賤履　漁陽墨騎浴鐵

爲羣　枉臣　惡熟舉成　仰移節蓋改臨荊

部史漢事多所諳憶　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

年讀書　便是相書誤耳　州從事輒與府録

事杖

傳三十五 王僧達 顏竣

於楊削橘覩鬬鴨　一危不可卒安

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　寢寵　仰感沈恩

傾銘浮寵　收嚴斂分　反耕之日糧藥有寄

麗有田入　暴於世談　鴻慶　竣得臣筆躍

得臣酒　顏竣嗔而與人官　禁錮二月息未近萬斛

官　於官無解於乏　謝莊笑而不與人

曲相哀撫　僞請東牧以卜天旨

傳三十六 袁粲 王玄謨

彼國敬傳詔謂爲天子邊人　此乃貧家好食
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宗軍人慣啖麤食
氣槩高亮　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
聊復爲笑伸卿眉頭　老慳　粟聚充夏飧
老傖

傳三十七　柳元景　顏師伯　沈慶之

貴王　汝等怨王澤不洽請命無所今並爲虜
盡力便是本無善心　此親將軍所見
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　民人崩憤若無天
地　想聞今問悲慶無常　詖繁氣易哀叫數
力易竭　我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
朝廷不能除之即可自板　卿在省年月久比
當相論　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
仰累　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
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
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卿在左右
久偏解我意　朽老筋骨盡徒步還南蕭
辭榮此聖世　每農桑遽月或時無人
我每遊履田園有時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
成二　更相守五十日

傳四十一　劉秀之　顏琛　顏愷之

纘宣累徽　賣惡歸上　吳音不變
卿乃復以忠義笑人　不宜曲通小情

風節過峻　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
心迹清全　我常不許汝出責　民間與汝交
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
逆妻成敗　席義枕仁　運之所集物莫其枯
均心於天　定終之命等數相關
傳四十二 周朗 沈懷文
歲增恩價　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議則
笑亦廣　不覺是義軒後也　桑長二尺圍以
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　不以羊追狼瓣捕
鼠　武人意氣特易崩沮　收實連櫝集服累

笥是爲櫝帶實笥著衣　一袖之大足斷爲兩
一裾之長可分爲二　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
已睥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
揚境而宅兗民　帝子來宮人誰謂賤何必列
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　延妹滿室
傳四十三 宋越 吳喜 黃回
本爲南陽次門　佛狸未死未憂不得諮議參
軍　故有勝人處　本三五門出身
閻誦略皆上口　遇病不堪隨　諸人紛紛皆
是不別才耳　從西還大舶小艑爰及草舫錢

米布絹無舡不滿　或在幔屋中眠
年雖少宿老　爲同堂輩從乞東名縣
世間無喜何所虧損　遠尋初功一資散石以
全身　快射手
傳四十四 鄧琬 袁顗 孔覬
第數居三　身南土寒士　理必萬克
黃閣是吾徒事耳　心與事痛　賊入我肝臟
裏何由得活舸舸各進不復相關
遭離命會　人地本殊　毀擲先基
醉日居多　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

十九日醒　何至還東作賈客邪　不辦有路
糧　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
行意耳
傳四十五 謝莊 王秉文
藍田出玉豈虛也哉　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
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豈苟欲恩閑辭事邪
舍之所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
已不能不重　都不能復議外出　此當付之
來生耳　此便是志願永畢　收聲吞聲
人之四體會有盈虛　人經此職便成貴塗

伏須神筆　一往之苦不足爲深困
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　職次正可比中
書令耳　穢朝點列　此非審事外間不容都
不關　多是其周旋門生輩　俾閤心若爲耳
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　人情向衆淡淡然平
復不改常　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
一寸之舌亦瘁於踐蹈　縱意於處安
凌霄羽翮　我在高書中久
傳四十六　殷孝祖　劉勔
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

身與事滅名隨操遠
傳四十七　蕭惠開　蕭琛
人間宜相緝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耳介恥見作
凡人　未有彈科　兒手不幸與周朗屈理
應如此　共事不厚　豈可爲張悅作西門客
邪　遣人歷觔訊　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
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至辭不華盛復多白
傳四十八　薛安都
夢天開　小子無宜遭殃往與乎甚快　服音
言論與寒細不異　與腹心壯騎斷後
逃命草間　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
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
傳四十九　袁粲
顏不堪設可與賤孫婚耳　人情向粲淡淡然平
性疎懶無所營尚　泛識其大歸　席門常掩
三十遶繩通　一圖飲狂泉　辭色哀壯
居負南郭　門無雜客　談客丈士所見不遇
一兩人
傳五十　劉四王

府州丈案及臣史不諱有無之有　邵陵王友
傳五十一　孝義
昭被圖篆　爲人作匠取載夫價　虛中竟日
義不獨飽　要須日莫作畢受直歸家
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　參歲過寒而建安
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　由來不謁官長自此
以後乃脩民敬　秋年之貺頗貧乏典
欽風撫事嘆慨滿懷　會稽貴重望計級舉成
族出身不減秘著　會土高門　並有門行行
蓑歌　皐之所舉實鍾貧民　儉月

尊老在東不辨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
籍年已滿　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
宜覆
傳五十二　良吏
追陋前規　郡領銀民三百戶　九綜刑網三
端府職　一生不侮閨室　在郡作書案一枚
南東名地　門地　年高官下　卿若不求自
得也
傳五十三　隱逸
貞隱　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　面恨瘦

瘦患即除　栖止飲谷　老疾俱至名山恐難
遍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　不救所病
身不可遺餘累宜絕　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不
官與殷風馬不接　亦自不得得亦不賣魚　若
遣一介有以相存　共爲人外之遊
僕著之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也　履
三五尺　綿定奇温
傳五十四　良侍
隨事俯仰　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
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　於尚書中覓
子了今史　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
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　我不能爲五斗米
折腰向鄉里小人　齎酒具於半道要里邀之
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　稍就取酒
出宅邊菊叢中坐　我醉欲眠君可去
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壽夭永無外
請　自量爲已必貽俗患　少年來好書偶愛
閑靜閉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見樹木交蔭時
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　五六月北窗下卧遇
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意淺識陋日月
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共父之人

逸虬撓雲　翼豪俊立　我布衣草菜之人少
長謹畝何枉軒冕之客　惜此筍欲令成林更
有佳者相與　分身上衣　淵匠師
及今耄未至憒憒不及頓尚可厲志於所期
家事大小一勿見關　招隱館　爲妻買繒綵
三五尺　綿定奇温
傳五十四　良侍
隨事俯仰　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
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　於尚書中覓
子了今史　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

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　使家人謹録鈐牡
官參時望門伍豪族　遷位轉榮莫非超荷
人有餉絹二百疋權
道迄名　無所少　解吏名
傳五十五 袁盎
騎行竊步　吳人正有所營伎　鮮里常馬背
中領上生活
傳五十六 吐谷渾
作阿干之歌鮮卑呼兒爲阿干　獻四角羊
傳五十七 夷蠻

信還願垂音告　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
潤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最
爲殊勝 天竺上 宋帝表　望不空反　情敬浮末
甲第顯宅　窟有屈膝四輩而簡體二親稽顙
耆臘而直體萬乘　北行求郢西征索越
利欲日去滂白自生　鬪場禪師窮東安談議
林 鬪場東安二寺名　生行死徑
傳五十八 氐胡
羊腸蟠道三十六回　四千户荒州
若茄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

應閤婢　通辭乞位　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
生寒熱也　淹霆緩電　殊當恨晚　未審猶
能竭一職自效不　太子求富貴更是一理
非復思慮所及　歲無復幾 十二月日 年内何必遲
傳六十 自序
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耳　屈賢子共事
非以吏職嬰之也　宗中千里駒　恐但凶命
先盡不得以覺齊斧耳　吾不可頓無二人
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　沈邵人身不惡吾與

林子周旋異常　稱意才難得　神意閑審
今日之授意在不薄勿以國官乘清塗爲罔罔
也　鄉常有速藻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 旨作
或瓣甲有以知乙或驗東而西事自顯　宮賦
恐於選體如不多耳　收集得二千精手
其中有福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
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　離析有時音旨無日
年位在前　共事甚美　貧薄理盡
與人共事皆爲深交　爰動天情

南朝史精語卷第四十三　宋書四

鄱陽洪　邁

志　律曆

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　知之者欲敬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　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黃帝臣　名謚凋威　今術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也

禮志　四至八

天父　大簋元龜　蝸蝘之族　兄日姊月　取民妻六人爲蠶母　末進後生　多膏腴美辭　與其過慶寧過而立也　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　糞土臣　某曹關某事云云被令儀宜如是謹爲牋如左　文書如千里驛行　皇太子墨令銀字桼傳令信　招魂續魄　家傳禮來久　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旅所天　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叙人子情耶　玉右光祿　樟宮太子妃　山陵妃薨處　多作浮辭自衛　咸蒙抽飾　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者便成公贈卿者雖起一事合成三愆　贈公拜表女君同　使成卿　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　拜黃閤將有日月　皇皇帝天皇皇后地　濟世飛聲　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精緯上靈動殖下瑞　使吾汗出流足　霑凝生關煙起成宮　誕育寀蕃　春釋寒冬請氷天柱山禱　諸假印綬而官不給囊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　播笏而垂紳帶搢紳　朝服肩上有紫生袷裏緣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漢代以盛奏事負荷以行　平乘舫

爲漢雅樂郎　於文武爲斌　懼其局而不知弘也　神絃（宗廟登哥）　北音（始有娀氏）　南音（塗山氏）　東音（孔甲破斧之哥）　西音　爲曼聲長哥一里老幼喜躍於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慙也　阿子汝聞不　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　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爾　副誠吹　亘地稱皇靈哭作主　高燎煬晨　月御案節星驅扶輪　參映夕駟照晨

桐始華　柔風舞暄光遲　凱風扇朱辰　漢拂幌月悽檐　潔火夕照　六瑚貢室八羽　鳳參差龍已汴　神之車歸清都旋庭寂玉殿　華庭　外光四瀛　化浮八瀛　慶雲承披　瓊芳后　臨薰八荒　虛　矛俞弩俞劒俞（前哥俞兒哥）　弩爲遠兵　天基累崇　神鉦一震　庭萬八羽　酎珍充庭　華漢浮天　登瑞紫宵　太后　天樞凝燿地紐儼煇　但當愛氣壽萬年　常願主人增年與天相守　鴛鴦七十二雁列　自成行　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　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　出入烏東西　其名紛紜

短歌微吟不能長　別日何易會日難　寄書浮雲往不還　涕零雨面　去日苦多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熊羆對我蹲虎豺交道　嗁　麒無所宿棲　人馬同時飢　斧米持作　糜　小復前行　衆賓滿歸　初鴻依浦　芝草翻翻　自惜袖短內手知寒　月沒參橫　北斗闌干　歡日尚少戚日苦多　羔中無斗儲桁上無懸衣　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綃　綺爲下羣紫綺爲上襦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劒　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　使君自有

婦羅數自有夫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　四十專城居　冉冉府中趨　炙肥牛　請呼心所歡　淚下不自知　能羆窟棲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騏驎老伏櫪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壯心未已　男兒居世各當努力　奇舞名誰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天曉月移　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心中念故人淚墮　不能止　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　文錢百億萬　皇母（哥后）　路人向酸鼻何況

骨肉情　此酒亦真酒　辨女解父命何況健
少年　風弭雨停　清歌流響繞鳳梁
四緯駢光　醴液涵祉　花雪表年
甘液再呈　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
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絶　旦暮有横流波
悲風正酸　炎精缺　鳴雷鼓抗電麾
龍金其鱗烏赤其色　停瀾發微波
翠顙陵冬秀　雲衣雨帶　發源幽岫
天文志　十三至十六　南史四　五
地中高而四隕　雞子幕殼　小兵
天市一名天子祺　有逐相　關梁當澁
江道亦不艱難　此後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
徵也
符瑞志　十七至十九
其雄自歌其雌自舞　與天相副　蓳脯
麻英　黄英　榮光出河　仲辛　過末舡過日
月之旁　蒿宮　以手捫天天體蕩蕩正青
善酒　空穴無主奇入中　寄宇　女子獨立又爲
雙　奴字　小諱　小名　壯鳴曰逝聖朮鳴曰歸和
春鳴曰扶幼夏鳴田養綏麟　驚立而駕鵞思
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晝
長　龍馬者仁馬也　威香　卉木表靈山澤
効寶　河祇開俟清之源　承乏槐鉉
員神方祇　相杵成謳　詩　盛宋　浪井　不鑿而成
威粻　器物名生于殷前　神鼎　花雪降公卿作花雪
詩竷也
五行志　二十至二十四　南史四　六
史體將虧　筋不束體　露卯　履齒違上者
陰卯　履齒不徹者　謝靈運每出入自扶接者數人民
間謠曰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
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
額　自操束大急　相尚用胡粧貊盤及爲羌
煑貊炙　空菜北庭以爲園圃　良田百頃不
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　姜維報母送當歸書
上桑打椹　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
揚州白馬牽旒旐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
公還揚州白馬牽旒蘇　盌食下湖荇不食上
湖蓴　升平不滿斗　白馬紫游韁

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　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洒　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　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抱　征鍾落地（征鍾至鐵之物）官家養盧化成荻　奉以名州　東風忽如起為天下雄　廷尉訊堂　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　自謂當一再宿耳　自覺去家正炊頃　在門上求通　州郡志（二十五至二十八）

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百官志（二十九至三十）

回百巧改曆不算　其高以弩仰射不至　有蒼頭字宜祿至漢丞相府每有所關白到閤輒傳呼宜祿　太尉府東曹主二千石長史遷移事　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除拜則為參軍事府板則為行參軍　小號將軍　二臺奏劾亦如之　禁止身不得入殿省　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　五尚書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坐　通中枕　以丹朱色地

天子所服五時衣以賜尚書令僕　丞郎月賜赤筦大筆一雙瑜糜墨一九　上朝及下禁斷行人　丞郎見尚書呼曰明時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　朝晡詣都坐朝　特聽掌御唾壺　黃門郎顧處也　禁門曰黃闥　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奉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大著作　中丞止車執板揖而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而已　舉劾官品第六以上　以法律當其是非　旦夕遣問起居　不得刺尚書事月令師一人主時節祠祀　律令師一人平律

簿主記史　學通行修經中博士　文中御史材任輔三輔縣令　郡歲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階簿　游徼主姦非　或此縣有而彼縣無　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五百字本為伍百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　漢官中有伯使主為諸官驅使辟路於道伯中故言伯使

烏程張鈞衡石銘居藏書寫本圖

烏程張鈞衡石銘據舊寫本開

都陽洪　邁

齊書一

本紀

惟當見彊待之耳　諸卿闇於見事

以人凡獲全　中堂舊是置兵地　因索筆下

議並注同　常日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

上流膂議退還所聞　廢省羽翼　身是蕭平

南　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　龍驤赤赤馬封將

軍　名宦不達　欲以將途自奮　龍淵太阿

汝知我者　將數百精手　步屧白楊郊野間

此人謂彼知顧到門求通　昨飲酒無偶聊相

要耳　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　今日廻可

一門同盡　君肉中詎有血　古墟曩隧時有

湮移深松茂草或致刊薙　宦謀霜照

卿煙玉露　咸以六終六受大亢位也

犯鄉論清議　主衣中似有王介導

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奄便周忌小祥

雖末節不中而始誠可録　時流事往

克日小會　罪應入重　商颸館世呼爲九日

臺　和價余民米　情由俗淡　年秩隆重禄力

殊薄　玩府　思食蒸魚菜　不如作市邊屠

酤富兒百倍　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

汝未　驅使寒人不得用四輻繖　作事不可

在人後　自夜達曉猶不副速　何世天子無

要人但阿儂貧主惡耳　作女兒子臥未熟

儲元太子

禮志

祕書省能書弟子　奏盛樂　一賓不容兩主

麵起餅　茗糊炙魚　干魚五頭　功臣配饗

坐板與尚書召板相似　寅與亥合

設臥騎倒騎顛騎之戲

樂志

亘地稱王罄天作主　日月宣華　瑞液福酒
回欒轉翠　倪天炳月嬪光紫宵　洽外瀛瑞
中縣　參映夕駟昭晨　桐始鼓　昭星夜景
非雲曉慶　漢世歌篇皆舞事立文並多八句
然後轉韻傅玄改韻頗數更傷簡節之美
瓊源浚照　神室太廟室　儀形宙外
辰儀聳躔宵衛浮鑾儀仗　奄有八寅

州郡志

京輦神皋　江之壯濶處　十家五落各自星
處　尉佗遺基亦有霸迹　水與天際
地居形要邊帶湔沔　樓櫓高危瞰臨沔漢北
接宛洛平塗直至跨對樊沔爲鄀郢北門
富有貴王臨境

百官志

山濤以意辨人不在位次
晏乞一片金乃啓轉爲金紫　以立意官爲議
主　小門下洽事黃門侍郎　領護軍凡爲中小輕同
一官也　任遐爲光祿就王

輿服志

三代姓音古無前記載音配尚起自叟容齊伏叟容
平冕黑介幘今謂平天冠　白玄珠珠
天衣衮衣　北方人呼晉家爲白板天子無傳國璽
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筆　百官執手板
令僕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檟皮裹之名曰
笏　肩上紫袷裏名曰契裹世呼爲紫荷
太官宰人服離支衣
五行志

黃鵠嘆黃口小鳥　江口始傳種消黎識者云當有
姓蕭而來者
列傳第一　皇后
上數游幸諸苑囿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
置鍾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鍾聲早起裝飾
傳第二　文惠太子長懋
賛援京師而候望形勢　傍開門列脩竹內施高
障造游墻數百閒　割無已之悼損既往之傷
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
傳第三　豫章文獻王
以偏憂去官　後來佳器　停府州儀送物

自庾亮以來荊楚無復如此美政　以穀過賤
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　叨授臺首
位居鼎右　常恐命不勝恩　事中恐不得從
所陳　損公侵民一皆乙却　儀刀捉刀
俠轂白直格置三百許人　吾識及以來未見
吾有所聞豈容不敕汝知令物致議耶
陛下留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間節
謝其厚薄　無生閒縫　此自常理外聲乃云
起臣在華林輒捉御刀因此更嚴　作小眠齋
皆補接爲辦要是樫柏之華一時新淨

照體臣心　試學營覓以自贍　連年惡疾餘
顧影單回無事畜聚唯逐手爲樂耳
何意爲作煩長啓事　畢汝一世　凡諸普敕
此意可尋當不關汝一人也　幸可不爾
少陳心款　蚊蟻何足爲憂　吾政恨其不辦
火耳　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　今夜行無
使爲尉司所呵也　京輩之內皆屬臣州
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　古來言願陛下壽
偕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臣實願陛下極
壽百年亦足矣　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

百於事亦濟　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徒術官
泉閉藏府　政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耳
三日施靈唯干飯酒脯檳榔而已　事事甚多
不復甲乙　荊州還資　閭閻鄙人名不入第
候酬今昔便是以禮許人　辭作碑
傳第四褚淵　王儉

謙退居心　此誠此旨久著言外　造席舒衿
揮翰緒意　了其不可理無固執　登爵槐鼎
秉平隨牒取此非叨　終無全地　非蕭公無
以了此　相與不肯我安得辭　褚淵能遲行

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不容均之凡僚
江左以來無單拜録者有司疑立優策
臣亦不謂文案之　閒都無微解至於品裁
臧否特所未閑　辭銓　識不副意　張子布更覺
非奇也　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　款言彰
於侍接　秋葉辭條　盛年已老孫孺巾冠
必希天照　清猷自遠　貴士素資皆由門慶
平流進取坐至公卿

傳第五　柳世隆　張瓌

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　卿昔以虎威之號爲

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絕公也

門禍獲申　內端戎禁將軍　太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　殆欲不可復識　使去金城三十文政佳耳　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要應有處送死　善彈琴世稱都公雙璟爲士品第一　十往五往常坐一處　以百口一擔出手得盧　有子千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　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年淺位輕

傳第六　垣崇祖　張敬兒

參騎偵騎　守郭築壍是吾不諫之策也增給軍儀　韓白何可不與衆異　政恐奔走殺之不盡耳　關參虜消息　世閒流言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　心誠不實公知其欲何所作　竟不慼意　自是以來與足下言面殆絕　脫枉一告未常不對紙流涕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　地籍實爲膏腴人品並居時望　人倫頓盡　復何情顏當與足捧海澆螢

傳第八　劉懷珍　李安民　王玄載

北州舊姓門附殷積　卿不應乃作景素佐才舊所寄今徵卿參二衛直　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　蕭君局量堂堂實應負人此絹

內未多資　疑論不止　非唯衛新亦以迎故
無容越當茅土　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
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　以勳誠見
親　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鄙鄙
之勢無所致辭也　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
覽　帳中物亦復隨人寢興　位待如舊
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
傳第九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垣榮祖
可謂四凶之五　張妃房唯碧綃紋幬三齊茵
席　桃花米飯　槐羹胡麪蟬紫傳輝

物議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黙慙人
當遣一佳將直入　續命田　敷倒　我已知汝
立身復欲見汝立官　始免禍坑　伺察聲論
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
計可立　此是已籠之鳥耳　卿策沈攸之雖
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　高嘯閑軒
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　相去千里閒以江
山　出蕃不與臺輔別入國不與公卿游
故伸貧贈　月澈河明　此於天下可不負歉
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

自可拍手笑殺　孝武之行足致餘殃
大踣馬在近急便作計　降北
便恐即有叩臺門者

南朝史精語卷第五
傳第十　呂安國　全景文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欣有文授　將軍爲　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
常侍
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　應有所須勿致難
也吾見呂安國疾狀自不宜勞且脚中既恒惡
扶人至吾前於禮望殊成有虧吾難救之其人
甚諱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復須扶人
依例入幸勿牽勉　君等皆方伯人
小事不足難　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勳耳若不

南朝史精語卷第六
鄱陽洪邁

烏程張鈞衡石銘捃舊寫本開

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　乞加神位上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隆級爲　餉周公阿杜

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　軍人扶淮步下　卿著貂蟬何如塊鏊

此貂蟬從塊鏊中出耳　政恐得輿襲求書輪車

傳第十一　戴僧靜　垣康　曹虎

巴東王年少長史捉之大急　我今夕欲一處作適　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

身形黑壯　真健物也　就太祖求州

故欲仰覓明公耳　機勇兩缺

傳第十二　江謐　荀伯玉

杖督五十牽勞百日　不得競等華儕

非起疾　賞廁河山任忝出入　覘忖時旨

身列朝流宜蒙兼帶　希幸災故　令伯玉看

宅知家事　蔽官耳目　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命　小却以南兗州處之

傳第十三　王琨　張岱　補姪何戴　王延之　玩錫

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

王儉爲宰相屬王琨用東海郡迎吏琨謂信人

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

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

親貧須養　與典籤共事事舉而情得

一心可以事百君　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

少耳　資官已多　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美錦不宜濫裁　恕爲人我所悉　若以家貧

賜祿此所不論　家業漸減　使淵作中書郎

而死不當是一名士　君身清立

若帖以驍游亦不爲少　朝野之情人懷彼此

有旱暵　致餉下都輸與朝士同例

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

王或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常充兼假

傳第十四　王僧虔　張緒

身家諱與蘇子高同　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　便當回舟謝職
用拙筆書　王氏分支居烏衣者位官微減
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
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
去耳　一門雖謝文通乃禾武達　蟬腹龜腸
飢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
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
爲史偃所奪二子勳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
富相奪則分受不如　位宦亦不後物
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

通塞雖異猶忝氣類　常階舊途　處遇小優
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　足下積屈一朝超升
政自小難　百罹六極造化罕比　百口轉命
李希小祿　沐食侯　或是府主情味
尚書能以郎見轉不　若使日得五升祿
藝妙者位優　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
起長梁齋制度小過　天然勝羊欣工夫少於
欣　弟書遂不減吾　爭書如騎驟駸駸恒欲
驊騮前　小兒輩賤家鷄皆擧逸少書筆力驚
異　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
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
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　恨少媚好謝
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　膏粱年少
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　汝開老子卷頭
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乎叔何所說而便盛
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表令命汝言
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端可復言
未嘗看邪　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
解即輸賭矣　世中比例舉眼是　王家門中
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　或有身經三公蔑

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
弟聲名異　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
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耶
茂栢窟知子弟毀譽事　蕭然直視不以經懷
有正始遺風　人地兼美　一生不解作詣
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
度能過之不耳　南士由來少居此職
儉年少或不盡憶　言精理奧見宗一時何年
叔所不解易中七事　緒以位尊我以德貴
緒　此是身家州鄉　風流頓盡　平世之良

傳第十五 劉休 沈冲 庾果之 王諡

今漕臧有關吾賢居右丞已覺今粟可積
著已二十年貪士竟不辦易 訛黑斜銳莫斷
以芒接之 晨 爲性不懶情而倦怠自來耳目
本聰明而聾憒轉積 脚不支身喘不續氣
荷澤於天飛之運 不謀巧官 言論不相饒
方鑿投阜菱於地 卿鄉俗惡 卿儀曹才也
特人呼孔遏何憲爲王儉三公 自塵榮南憲
星晷交春謬聞弱奏効無空月 忽憚世誚

便應辭之事始 情哀貌苦 塗炭不可見
名譽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三人 我三兒皆
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 食有韭葅滄韭
生韮 誰謂庾郎貪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呼王儉府入芙蓉池 要是意向如此
今亦應須如我輩人 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

美姿制 圍慕州都大中正
傳第十六 高祖十二王
作短句詩謝靈運體 見汝十二字諸兒作中
最爲優者 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
阿五常日不爾 凡放六箭五破一皮
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以宅易州 除江州上求其宅
斗贏不能取路 我與向人亦復何異
科中菸葉鮭魚而已 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
言淚俱下
傳第十七 謝超宗 劉繡
超宗殊有鳳毛 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扇動來二十年矣 佛出亦無如何
我今日政應爲司驢 作馬 仕近情權務先諂
狎人裁踈黜亟便訴賤 疑閻臺賢每窮說舌

白從 白直 小人不悉盡羅縷請憫
詈辭犯實 超宗品第未入簡奏 中丞彈文言甚宦官
憑威昇榮因慈倚任 作如此舉止羞見面人
不能殺衰劉安得免寒士 驢汝好爲之如汝
人才皆已令僕 言語闌逸 此是卿家行不
足乃無關佗人 事殆是百分不一
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譬
嘗 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道則應有
傳第十八 劉悛 虞悰 胡諧之
主甲 性不耐酒 強進一升便已迷醉

才調流贍善納文游　愛妓陳玉珠
得早青瓜　意眄良厚　問訊不修民故
深顧往旨　羸削改貌　攝衣履修父友之故
敢不以實仰答　拜　褊米栅　求諸飲食方　上醉後体不快
悰乃獻醒酒飡一方而已　風形瓌潤
江左有幾侍中　當令有二　密量上所用人
傳第十九　蕭景先　蕭頴胄
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
醜猥數人皆不似事　妓妾　可以明月佛女桂
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豔華奉東宮
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啟官乞足　更隨宜買
粗猥奴婢充使　頴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
美　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
下方黃鐵　埋金土中　望岱瞻河　功臣　兼存宗寄
豐沛之閒貴人滿市
傳第二十　劉璷　璷　陸澄
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　人謂此是劉
尹時樹　方直乃爾學自過人　上意欲以鳳
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

博士便即後授　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
郎而拜豈本心哉　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
保彭城丞耳　性拙人閒不習仕進
量已審分不敢期榮　衣裳容髮有足駭者
上下年尊益不願居次廢晨昏也
帶帖薄祿　亦無能偃蹇爲高　游詣故人唯
一門生持胡牀隨後　阿稱便是今世曾子
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　應刃落俎膳夫之
事　留目觀岸上女子　同舟入東
向束帶未竟　以意立議　積前後罰一日拜
受千杖　受假　俱無歸罪事狀　憚罰自解
霸季之貴　桓溫弟　儁神清識能言玄遠
出巾箱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
讀易三年不解文義　陸公書廚也
儒宗勝達
傳第二十一　武十七王
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
飛下嚴符　徵村切里俄頃十催　酒酤肉飲
即許附申　善立勝事　夏月客至爲設瓜飲
圍桑品屋以准貲課　買本一千加子七百

俱稟人靈獨絕溫飽　檐陛深嚴事隔涼署
賦食行水　蕭倡　勿得執如風過耳
既已降勅旨便應方便答塞　今政當受殺人
罪耳　君是身家舊人

傳第二十二　張融　周顒

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融殊貧當序以仕祿
融出爲封溪令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
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
宿渚經波　海　東西無里南北如天
分渾始地判氣初天　茫茫蓍蓍　峯勢縱橫
岫形參錯　巖照春而自華　夜滴深霧
岫戶荃蓋　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

霜暑路豐　喬體壯脊　魚　蜷蟠蝟蝟綺貝繡
螺　落輕雨之依依　浪相薄而起千狀波獨
湧乎驚萬窓　明藕移玉清連代金
帳春霞於秀瀨　滄風斂聲　瀾文復動
琳岫珥岑　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
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　家貧願祿
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
所以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進不辨貴
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　此人不可無一不
可有二奇愛之言　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
新　詣何戢誤通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
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
乃去　陸處無屋舟居非水　車舡於岸上住
朝臣賀衆瑞　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
神解過人　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
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　何至因循寄
人籬下　昔嗜僧言多肆法辯　文體英絕
名集爲玉海　但閑用險何如耳　宮商不紫
發口成句　妙聲中絕　能深得斯趣者本無
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　貧道捉塵尾來四十

年　辭韻如流　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周妻何肉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　性命之於
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　雜服如家人天如
客遇日客勞在家日多　晨鳧夜鯉不能不取
備屠門　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
傳二十三　王晏　蕭坦之　蕭諶　江柘
藉晏熟官多歷通官　平頭憲事已行矣
清幹有餘然不詣百氏　以事際須晏而心相
疑斥　與賓客語好屏人請閒　諶於太祖於
絕服族子　見炊飯熟推以與人　謝廷相報
傳二十四　江數　何昌寓　謝蕃　王思遠
政可極此　炊飯已熟合甑與人　王主人亦
復不遠　是君傳語來去　豈能坐聽祖父政
應作餘計耳　家亦貧　馬何用看
但已煮鵝不須復此　舅殊無渭陽之情
騎馬致遠
傳二十四　江數　何昌寓　謝蕃　王思遠
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肩嗣所寄　先通旨意
唯數一人　江數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
鼻中惡　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
不悉斯事者　不假潤曲言也　當更聽後旨
名兒爲風月景山水　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
君巢窟在何處　身家太傅　此中唯宜飲酒
口　專以長酣爲事　當今誰能爲五言詩
謙肫得父膏腴詩　爲備箄總訪求素對
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
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既去
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掃其坐處　卿可數詣王
卿
思遠
傳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秀
徐卿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　實托清勝
正當角巾丄園待罪家卷耳　不顯同異
門世爲將　恐不終尊身　緣有此慮故令卿
決之耳　風采稜岸　頗以門戶裁之
經爲其郡　諱稱將門　沈文秀不能作伎兒
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　南士無僕射
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問右執法有人未
王晏戲文秀爲吳興僕射　阿父年六十爲貢
外僕射　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
作破鬼面
傳二十六　宗室

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好吏事稱為分明　星速急下　故嘗有故　豐城本資向輕贈以班臺如為小過

傳二十七　王秀之　陸慧曉　王　慧　蔡　約　顧憲之　蕭惠基

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　時人謂王晉平恐當求歸為太守請代　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未嘗詣一朝貴　王瓚之今便是朝隱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為後代一丘土

薦我寸長開君尺短　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寶足下薦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　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顯

為之　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江左來少例也　我之不得仰及猶鴈之不及鳳　以為名答　蔡氏故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　陸慧曉年踰三十婦文領選始作尚書郎　便是未有前例

不以禮處人　未嘗卿士大夫　貴人不可卻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任己獨行　六十之年不能復諧鄙

今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更當拂衣而

退　略計年長百萬　經埭煩牛　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　一緒裁萌千聲互起互會稽打鼓送邨吳興步擔令史　賞悅不能已赤松思遲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圍棋　能棊人借路求容

傳二十八　王融　謝朓

父官不通　春庚秋蟀　參名盛列

短才見序　冒不嫌之鄙　甚奇憚之

襲侯印詎便可解　衰胡餘噍　五十之年久踰其半　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

鄧禹笑人　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

過超非分之位　名器雙假

儻歸艎於春渚　官未及讓　接虜語辭

遂成惡俗恐此有乖讓意　近世小官不讓謝吏部今受超階

讓別有意　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素論於茲而盡

傳二十九　袁彖　孔稚圭　劉繪

坐過用祿錢免　中有一好書囚　五禮裂而復縫　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閣下自有二驥繪之言吐又頗挫有風氣　經無論潤色未易但

得我語亦難矣

傳三十 王奐 張沖

久妨清敘 黎是百果之宗查何敢比

傳三十一 文明諸王

有廢疾不堪出入閒 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

傳三十二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富貴亦可辦耳 虜不夜圍人城 倘楚善戰以死易勳而見枉奪 夫豈不懷將以事割自爲蔥地 具卿冤切之懷 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於松樹下飲酒賦詩 意謁與謝朓相次 郡陽洲有死賊萬人

傳三十三 文學

身昔爲州職詣謝領軍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 雲橫廣階闥霜深高殿寒 妃挽 摘句嗟賞 久居官不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 東觀祭酒 不樂武位

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倉渡妨我輩塗轍 王令文章大進 何如我未進

正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我與卿俱起一老

嫗何足相誇 皆后族 猶覺我爲優

攝性情懈嬾事皮膚 虽有諺言朝生暮孫

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 紆青拖紫名爲蛤魚 蛤麻

我詩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 此膽何如

普喚文士 筆傑 宜以才賜列 坐共清階

當相論以禄 以氣類相推轂 沈約等文皆

用宮商 世呼爲永明體 沈謝文章

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木中來

前有浮聲後有切響 好人譏彈 古今文人多

之談操末續顛之說 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

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 王粲初征他文

未能稱是 遲速天懸工拙壤隔 意盼殊常

漆器題爲日字 彼有自當見還 籍素爲基

永升天閣 進所撰書 世傳譜學放言落紙氣韻天

成 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

麗藻 文章殊愚凡舊 得名未盛

傳三十四 良政

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滿 山陰東土大縣難

爲長官 諸傳有治縣譜 作縣唯日食一升

飯　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　皇帝飛棋
只食有餘幸不煩此　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
無清吏也　不能光益上府　裴昭明罷郡還
遂無宅我不詣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卿廣州刺史才也
傳三十五 高逸
從白雲游舊矣　比談討芝桂借訪薛蘿若已
窺煙液臨滄洲矣　小涼欲有講事
學者廢蓼莪篇　山谷臣 隱士自稱　鴻飛天首積
遠難亮越人以為胡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
南史七　九
常一耳　魚次第來取食　遺以菘叔夜酒杯
徐景山酒鎗　遇酒輒醉交游晏樂不隔也
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　退不凝心出
累竹翹書格　謬傷海鳥橫斤山木
世傳五斗米道　薛蘿起扑　呼來即來遣去
便去飾渾沌以蛾眉　擿出尚書滯義
山多龍鬚柏　著禮捃遺　轉暗成明梯愚入
聖 釋氏
傳三十六 孝義
土氣寒酷　須我還當為汝上頭　自賣為十
夫客不以露寢見色　恐不得同入此舉
人笑褚公至今齒冷　食菜不食公心以其有生
意也　江祕有族人同名世謂祕為孝江祕
傳三十七 佯臣
以閱書題令答遠近書疏　寒官
下名　我亦不復能別　亦當致小狼狽
人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
奪其鮭菜 躬官坐罪　為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
學士不堪治國為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
此輩五百人
南史七　十
傳三十八 魏虜
三公貴人通謂之羊眞　臂上有封侯志
江南多好臣　吹脣沸地
傳三十九 蠻夷
蠻封應在解倒　銜命上華　正以衣冠致隔
世傳五斗米道　薛蘿起扑　呼來即來遣去
頭上定是何物　覩趾天廷　滄路肅澄
賜不垂責　天不容載　表獻簡絕
豈有師子坐而安大鼠　款列忠到
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
傳四十 苟苟 氐羌

大業天固　此人不帝堪行出使　事中政應
且加恩耳　祕閣圖書例不外出

南朝史精語卷第七
烏程張鈞衡石銘摭舊寫本開

南朝史精語卷第八　梁書一

鄱陽洪　邁

本紀

時流名輩　深相器異　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　分日帖敕　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　心戰為上　是馳兩空函定一州也以南康置人手中　此豈歲寒之計當面曉王茂曹景也　漢口不關一里箭道交至　西陽武昌取便得耳　借鎮軍靜鎮之耳　前途攻取但以見付

傳第一　后妃

夙肩名輩　自可隨流平進　椒風煖兮猶昔　蘭殿幽而不陽

傳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用張鏡之舉樂弃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　我比更無餘病　改常饌為小食　儀天比峻　筆不停紙　壯思泉流清章雲委　簡反請日筮合龜貞　久知此事嗟其晚耳

傳第三　曹景宗　柳慶遠

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

州里勝流　騎快馬如龍　拓弓絃作霹靂聲

箭如餓鴻叫平澤中逐輒數肋射之

甜如甘露漿　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

此樂使人忘死　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

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誤稱下官　臘月於宅中使作野虐逐除

江河長不過三月　閒杜惲求州綱

傳第四　夏侯詳　鄧元起

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　貪賤家兒忽得富貴

傳第五　張弘策　鄭紹叔　呂僧珍

與高祖年相埒　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

祥　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

爲圖測皆在目中　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

是殆以此誤朝廷　但當速反葱肆耳　參任臺槐

後當不見減　使人節其哭　卿有貴相

傳第六　韋叡

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　絹滿十間屋

為將當有怯時　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他

日

傳第七　范雲　沈約

卿定可兒　閑其恒相賣弄　吾平生嬾起是

卿所悉　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

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　卿明早將休文更

來　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

望得小祿傍此東歸　人世膠加　往志宿心

復成乖爽　禮年云至　總此涸竭歸之暮年

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

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　後差不及前差後

劇必甚前劇　革帶常應務孔　以手握臂率

計月小半分　編霜茨菁寒茅　郊居

纖縮楚以成門　石衣海髮　陸卉則紫鑿綠

旆天菁山韭鴈齒糜舌牛脣蔗首　秋鷺寒鶫

修鷁短鳧　風臺累翼月樹重栖　千櫨健蝶

百拱相持　駕雌霓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

紅荷曉舒　月籠連於池竹　妓師

願累清談　呼道士奏赤章　此公護前不讓

即羞死　懷情不盡　昔昔詞人畏予載而不

傳第八　江淹　任昉

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
局影疑嚴側身扃林禁　豫三五淺伎之末
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今君日可謂近世
獨步　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　咳唾成恩
眄睞成飾　素交盡列交興　寒谷成暄
聲未遒於雲閣　談交　同病相憐
顏冉龍翰鳳鶵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
卿雲黼黻江漢　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

遒文麗藻
傳第九　謝朏　覽
賢子足稱神童　眞吾家千金　使稱疾欲取
傭人　正應容之度外耳　吾不能作主者吏
但能作太守耳　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俸以卿禄
傳第十　王亮　張稷
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
預奉恩留　多爲山水游　舊臨幸供具皆酬
太官饌直

傳十一　王珍國　馬仙琕　張齊
還裝輕素　晚代將家子夢有如珍國者少矣
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
仙琕初名仙婢以婢名不典乃以王代女
傳十二　馮道根
怯防勇戰　能走馬步地計足以賦功
攻斷連橋　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
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　馮道根所在能使朗
廷不復憶有一州
傳十三　宗史　劉坦　樂藹
皆時選也　西土位望　堪事吏　可以爲百
城表　割宅爲寺　此三人者楚之鎮也
傳十四　劉季連　陳伯之
父時故吏　會當屬人何須苦惜　君稍幸多
一擔何苦　偷稻　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
若無成入魏何處減作河南郡　人身不惡遽
便應空手受困　非假僕一二談此也
高臺未傾愛妾尚在　莫春三月江南草長雜
花生樹羣鶯亂飛
傳十五　王僧　王志　王份　張充　王姿　王暕　王泰　劉悱　蕭揖　江蒨

吾宗不衰寄之此子　謂爲書聖　馬蕃諸聖
臣太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籍殿下姻婿爲門
戶　勢門上品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
以位號　與物多隔　不取自當得賜
每願其居選官　比有北信不　近忘墳柏
王錫張纘比閒所聞　左手臂鷹右手牽狗
一身兩役無乃勞乎　東士比無所執
若得以棲賓客瞻　驚塵巖窦日壯海達天
歲路未彊　巧越猛心妙臻羊體　琴
非華冑所悅　江清資歷應居選部

傳十六十七　太祖諸王

清有眼患又不悉人物
乃可無我　久司神甸　求堅舡以爲齋舫
褊心受之　旱毋　所臨大旱　仰眠牀上看屋梁而
著書　以籌略自命　乘平肩輿

傳十八　蕭景

諸縣有疑者可就永盆令決　蕭監州符火
孀汝手何敢留之　久居顯禁徒穢黃槐
解巾臨郡事不爲薄

傳十九　周捨　徐勉

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毀及語　若吾忘後亦
是傳中一事　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妙盡時譽　灰釘已具　申其望生之冀
殊可議其人人定使郎攝次　正欲穿池種地
少寄情賞　既失西廂不復方幅
其中所須猶爲不少鑪鞴挽不至又不可中塗
而輟　造宅　華樓迴榭　蓋是鞏勢所至耳
凡爲人長殊復不易　求數刻之暫樂
不宜復勞家閒細務

傳二十　范岫　傅昭　蕭琛　陸杲

當問范長頭　此兒人情不凡必成佳器
英妙禮山東　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
斯在豈得非名賢　不以篇什自命
憤王　項羽　呼爲宗老　少壯三好音律書酒
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　拜日入坐
丞郎並到上省交禮　何敢以罪人屬南司
陸泉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

傳二十一　陸倕　殷鈞　到洽　明山賓　陸襄

暗寫五行志　心照情交
兼資文武　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潛
君非直名人乃亦

諸到可謂才子　此之嗟惜更復何論
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
之寶理當惻愴　屬有今信　玥金拖紫
今送薄助　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
發無容不相語　不謂長往眇成曠日追憶談
緒皆爲悲端　山癗　宜微自遣割
復忝今慈　實由亭造　與府司馬換廨居
鬬既罷讎共車

傳二十二　裴遠　之横　夏侯亶　韋放

居身方正　貴富必依百幅被　夏侯湛於卿
疏近　卿儕人好不辯族從　簾爲夏侯妓衣
爲郡有四盡　丈夫生世如輕塵棲弱草
有族勢請姻

傳二十三　高祖三王

諸君心事與我不同

南朝史精語卷第九　　都陽洪　邁　校

傳二十四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爲文　我願解身上
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　摛年老又愛泉
石意在一郡　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
之　勿以故意見期　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
憒憒耳

傳二十五　袁昂

直是陳國賤男子耳　恩降絶望之辰慶集寒

烏程張鈞衡石銘摭舊寫本開

心之日
傳二十六 陳慶之
權柄一去動轉聽人
傳二十七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吾欲遺子孫著不在越裝 獨在僚端
悲如霰委 淚若綆縻 依隱易農所志不過
鐘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 筆淚俱下
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爲之者今以
相處足爲卿譽 雀鼠耗 壯哉雀鼠
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便申伯季

第一官當用第一人 皮裏晉書
直寫文詞不加篇題 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
署 僕常恐人呼爲覓 知音者希真賞殆絶
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 能壓強韻
晚來名家唯見玉筍獨步 遇見瞥觀皆即疏
記後重省覽歡興彌深 幼年讀五經皆七八
十遍 七葉之中人人有集
傳二十八 張績
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 秘書郎讀 四部書
喉舌之任已恨其晚 年出三十不復詣人

吾不能對何故容殘客 矯心飾貌酷非所閑
不喜俗人與之共事 山參差而辨旦
風琴瑟以鳴松 下名柑於曲榭 豎檣上水
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
傳三十九 蕭子恪 子範 子顯 子雲
卿不應不讀此書 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
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 汝比見北第諸郎
不 老少異詞盛衰殊日雖佩服還羞年鬢

嘗聞異人聞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
神韻峻舉宗中佳器 每有制作時寡思功須
韻 王筠本自舊手 規摹子故多歷年所
傳三十 孔休源 江革
其自來不以力構 虛聲易遠 同用十五劇
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
自晉宋起注誦略上品 孔獨誦能誦記前事
以十歲充委卿 賻第一材一具 手割半氈
與革克臥具 豈可作底突 我通不受餉不
容獨當故人筐篚
傳三十一 朱异 賀琛
天下惟有文義綦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

覽事下議　須臾之閒諸事便了　鄱陽王遂
不許國家有一客　升紫霄之丹地
上殿不下有賀雅　容止都雅　曲室密房之
事少或中前得意
傳三十三　楊華　羊侃
中云何可知　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樂
能作驚軍騎　作楊白華歌辭　北人雖謂臣
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　本上南人留北南歸　我牀非閩
人所坐竟不前之　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
計此一子　開門揖盜　反要帖地銜得席上
玉磬　南史九　四
傳三十四　到溉　劉顯　劉之遴　許懋
置酒敘生平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
手於蓋　劉郎可謂差人　山雲輕重
遂拔義春　淮陰毅毅杖劍周章　經史笥
傳三十五　王規　王承　褚翔　蕭介　褚球　劉璆　劉繒
今茲寒孟　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
有大小王東陽　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
我門中久無此職　必非歲暮之臣
臺佐加貂　司徒長史　此兒吾家之明珠
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　犬齧行路覽噬家
人　外表澠清　三筆六詩　臧厥
傳三十六
擲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　臧厥既亡此
事便無可付
傳三十七　韋粲
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　今日何情飲酒
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
傳三十八　諸王
即日聖御年尊　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
終得與魚鳥同游則去人閒如脫屣耳　五
嘗夢爲魚因化爲鳥
傳三十九　王僧辯
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止餘景身
鵬舟千艘　棹手　庭中玉樹掌内明珠
傳四十　杜龕
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　爲木郡每以法
繩其宗門
傳四十一　孝行
聲盡則係之以泣　神識明秀足稱家童

異哉王尹何量豹之薄乎　因父置名一何甚辱

傳四十二　儒林

師心獨學　好竒喜高論不爲士友所安

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帶　生形之謝

便應豁然都盡　張甲李乙之情寄玉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　嗚財赴僧磚趨佛

圭撮涉於貪友希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

歡意暢於容髮　孫不從父而服其慈

氣骨似我　心中微悲無有佗意　爲送故主

簿　官以人而清　京師文體儒鈍

爭爲闡緩　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

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

水遂同大傳　吐言天拔　亦成佳手

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工爲五言詩　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

並爲名製　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

醉　郊居以後無復此作　酒非卿所好而爲

酒尉之職政爲不慿古人耳　步兵

器所憂者壽　不能久事隱靖　此兒非常

雄州擢秀　五言居文辭之

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　意深則辭躓意浮則

文散　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

漢妾辭宮　霜閨淚盡　終淪平鈍

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

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

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　周興嗣若無

疾苐中當至御史中丞　文體清拔有古氣

寄人廡下　靡顏膩理　緒言餘論

芝殘蕙焚　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

同秋草　郎官轉侍御史世謂爲南奔

不得醉而還　與車前三騶對飲　席落英於

自咀　服心勝口　田家作苦　老使形疎

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　鳥鳴山更幽當時

以爲文外獨絕　人中虎豹　生毛羽

人中林壑之趣多與事奏飛日暮塗殫此心往矣

句韻之閒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　題郊居賦

並爲名製　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

醉　郊居以後無復此作　酒非卿所好而爲

酒尉之職政爲不慿古人耳　步兵

器所憂者壽　不能久事隱靖　此兒非常

雄州擢秀　五言居文辭之

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　經目所覩殆無再
問　兄子孤幼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
之（史沐讓其子事晏嬰官與兄之子）
傳四十五（處士）
徐景山酒鑑　大山小山（兄弟隱稱）　檀弓兩卷皆
言物始　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
容得有宦情　比腰脚大惡　年登祖壽
作別山詩　特愛松風

傳四十六（止足）
二家辭理等　號醅酒為顧建康　吾進不及
達退無所矯　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
孫　甚有吏節　婆娑人世
傳四十七（良吏）
沈瑀必不汪汝鞾汝　不願處際會　朕使卿智
不使卿力　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恨詞）
識見所到足達此旨　井寒水　自縣為近畿
大郡　卿能得我一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
傳四十八（諸夷）
今奉薄獻願垂哀受　著種種衣猶如天服
幘薄婁（高麗受衣幘處專婁音訛也）

傳四十九（四王）
去膺懸窈窕來響足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
章臺（雙鳴曲）　悲落葉落葉何時還風昔共根本
傳五十（侯景）
無復一相開　各自軍府何忽隸人
尊王平昔見與比肩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
相司徒鴈行而已　苑五岳池四海
與高王一種人　掘尾狗子山家小兒

南朝史精語卷第九

烏程張鈞衡石銘據舊寫本開

南朝史精語卷第十　陳書一

本紀

高臺禹佐　奐丁一無所預　青州義主　都陽洪邁

傳第一　后妃

曲有王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傳第二　周文育　侯安都

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槩耳　足錢便可誰望公侯　單舸艦兵不逆風　自古豈有被

傳第三　吳明徹

代天子　不收其拙

崇麾廣賦　加督州增邑

傳第四　周鐵虎

營魂易遠　仰陪墀寢　配享

傳第五　韋昭達

乘平虜大艦　何以償夢

傳第六　沈恪

恪事輕事蕭家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

傳第八　宗王

金門旦啓玉輿曉蹕

傳第十　蔡景歷　劉師知

三河辨客改哀樂於須臾　舊時拜官在午後

特令早拜　鳴玉紆青輿平吉不異

侍靈之人

傳十一　王勱　表楹

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　居處率素傍無交往

傳十三　沈炯　虞荔　弟寄

茂陵玉椀宛出人間　兄弟相長　兩家侍養

餘臣一人　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　一郎君姓虞必當無智　文字不辨豈得非愚　瑞雨頌　吾豈買名求仕　吾命有所懸

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勢　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垂敝　氣力綿微餘陰無幾　所以暫屈卿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　或言譬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

傳十五　張種　孔奐　蕭引

東南貴秀宜居左執　時難學府　孔沈二士今且借公　太守身居美禄何爲不能辦此但

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　始與那忽
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都陽王後　江有都陸
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文華不少　此字筆勢
翩翩似鳥之欲飛　亦宜小爲身計　吾之立
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
過解職耳
傳十七 王瑒
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
耳　供御囚
傳十八 周弘正　袁憲
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　東人勸東謂爲非
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　三
已堪見代爲博士矣　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
策生　袁家故爲有人
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
傳二十 徐陵
大僕射小僕射 二袁
天上石麒麟　今日之勢當由徐常侍來
貞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
何可猶作舊意　每有好官缺輒意羊玄保
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
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　始與那忽
以爲聰慧之相　大手筆皆陵草之
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
傳二十一 江總　姚察
喜園詔遍樂樹扶疎　未嘗逢迎一物
多有側篇　弓爲史佐 小著　名下定無虛士
蕭子雲作禪碧詩姚察用蕭韻述懷僕製詩亦須
非分相干咸以理遣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
棄本
傳二十三 宗元饒　毛喜　蔡徵
就渚飲魚　終不爲官用　當乞一小郡勿令
見人事耳　不能退素自業
傳二十四 陸瓊　傅縡
歲月過淹　階次小踰　明月在天衆水咸見
清風至林羣籟畢響　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
臣心不可改
傳二十五 魯廣達
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傳二十六 孝行
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謝公家傳

至孝　采拾空薄累致清階　改所居清苦里爲孝家里

傳二十七 儒林

測囚 鞫也 測立時久非人所堪　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九君不久貧寒　堪捉此者獨張譏耳

沈生可謂意聖人 爲文立成 府兼記室幾人　猶當少於

傳二十八 文學

清文贍筆 史　此府兼記室幾人　猶當少於

宮中學士　夕郎之餘 給事黃門　風神韶蕩

言不寫意　尋宗討本　爲撰史著士

帝鄉舊戚恩由瞚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

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　負地矜才

傳二十九

苟且百心　志貌常違言迹不副　挼繩破篋

襟懷信實

傳第二　吏民及文書不可得　今本作吏民及文書互在
便益訴其本懷　今本作便宜語其本懷
傳第三　卿小兒才名仕宦當遠輸於兄　今本作位宦
傳第五　痛與牛杖　今本作打牛
傳第十　寇今自送　今本作況乃自送
此是天子鼓角　今本作太子
傳十六　啟體二句下　應次以秘書早亡二句　再次以我觚忤宰相二句　再次以年世推移二句
傳十七　欲爲美選　應在唯阿之間下
辭擇適情　應在雅違成命之下
年時未老　今本年字已缺
傳十八　阿客博而無檢　應在實有名家韻之下
南朝史精語卷二
傳十九　張暢已見張邵傳此傳複出然宋本已如是矣
傳二十二　語勢所至　應在抑揚則流澹無味下
傳二十一　性之所滯具欲心行　今本具作其
傳二十七　得遭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今本作文人斷句語氣不合得遭須慧業不必文人
傳二十八　常日非苦二條　應在無爲使人動相評論也之下
傳二十九　苦思便憒悶　今本作憒悶
傳三十四　州從事輒與府錄事杖　今本作鞭
傳三十六　粟粱充夏飧　應在老倦之下
傳三十九　名工細巧　今本作納功
傳五十三　僕諮之已敗今家中覓新者　今本敗作改新作所誤
傳六十　非以史職嬰之也　毛本非字作曇丁
共事甚美　毛本作兵事誤
南朝史精語卷四
樂志　庭蔦八羽　今本作庭舞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　今本作音時
南朝史精語卷五
本紀　常日乃可屈曲相從　今本作常曰
忌食蒸魚菜　當在今得用汝末一條下
樂志　回樂轉翠　今本作回鑾轉翠
州郡志　尉佗遺基　今本作餘基
百官志　山濤以意辨人不在位次　今本不字下空三格

以立意官爲議主　今本作立意者
領護軍凡爲中小同一官也　蓋合中領軍中護軍而言
傳第三
停府州儀送物　今本作迎物
無生閒縫　應在因此更嚴下
畢汝一世　當在不關汝一人也下
唯干飯酒脯　今本作唯子飯酒脯
傳第四
不容均之凡僚　當在有司疑立優策下
必希天照　今本作天昭
傳第九
張妃房唯碧綃紋幬　今本作房帷
月澈河明　今本作月徹
傳第十三
頓加常侍聖旨　聖旨攴寫誤
常以嬋冕不宜過多　今本作毋以
傳第十五
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　當在以芒接之條下
爲性不懶怠而倦怠頓來　今本作自來誤
傳第二十
留舟觀岸上女子　當在同舟八東之下
南朝史精語卷七
傳第二十二
嚴照春而月華　今本作昭春
傳第二十四
先通旨意　今本作音意
傳第二十五
門世以下　今本缺十二行　下恐不終葺身緣有此
慮故令卿決之耳　均見南史徐孝嗣傳容齋所見本
尚不缺
傳二十七
未嘗卿士大夫　今本作輕　下同
傳三十
槩是百菓之宗查何敢比　今本作及
傳三十七
爲細作金銀庫吏局匠　應在此葺五百人一條之下
一劉系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　今本作唯持誤
南朝史精語卷八
本紀
借鎮軍靜持之耳　今本作恃鎮軍
傳第三
誤薦下官　當在作野虜逐除之下
傳第八
天菁山韭　今本作天著
南朝史精語卷九
傳三十八
舉手懼觸條　應在因化爲鳥之下
傳四十一
旬中當至御史中丞　今本作旬日
南朝史精語卷十
傳第三
崇麾廣賦　今本作崇摩
傳二十
以爲聰慧之相　今本作惠
南朝史精語十卷宋洪邁撰此書見
載邁所撰史記法語六卷經子法語二十四卷蓋摘
經子新額字句以備程式之用禮記禮運孟子有
子莊子列子宋藝文志又有西漢法語東漢精語三
國志精語晉書精語唐書精語入類事類亦見明文

淵閣書目宙字號盖自經子至前漢皆曰法語自後
漢至唐書皆曰精語此本有秀水朱十潛采堂圖書
爲曝書亭舊藏署名南朝史精語仍取宋齊梁陳諸
書未用延壽之作孤本流傳無別本可校因取汲古
本各書校之方知此本之佳宋書各志今本在紀傳
之閒此書則在紀傳之後攷沈約各志上承三國兩
晉非爲卯金一朝固如五代史志刊於傳後可見宋
時官書如此攷劉知幾史通曰舊史以表志之帙分
於紀傳之閒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
循今北監版魏書志在列傳後與史通合是其顯證
而宋書則移其次第列於紀傳之閒觀遷所序猶從
古本知幾之言不妄百官志山濤以意辨人不在位
次今本缺在位次三字徐孝嗣傳門世以下恐不終
尊身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耳今本從門字以下缺
十三行此兩語均見南史徐孝嗣傳容齋所見宋書

札

均不脫其餘訛錯凡六十二事有傳寫錯誤者有本
書異文者彙著於此爲讀南朝史者之一助焉寫本
精雅原出天水撫而刊之頗足說目光緒乙巳十月
江陰繆荃孫跋

王

大業拾遺記

唐　顧師古

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得將征之。爭車輦借。指血染袂。帝遣不留。因歌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朕色在。離別只今年。車駕既行。師徒百萬。前驅大橋未就。則命雲屯將軍麻叔謀浮河入洧堤。使勝巨艦。叔謀御命甚酷。以鐵脚木鼉。試於洧河之夫不忠。除伍死。氷下。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來。即止。其說言最人皆若是。帝離都旬日。嗥宋何妥所進。車前隻輪高廣。踈釘爲刃。後隻輪庫下。以柔檜爲之。使滑勁不滯。使牛御馮。車名自都抵汴郡。日進御女車。車橋垂紗綃。糊雜綴片玉鳴鈴。行搖玲瑞。以混車中笑語。冀左右不聞也。長安貢御車女宮。實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髮黛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蔕抑螫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即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偕臨春閣。試東郭姚紫竜鬚書小研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未

爭兩花。枝幹殊翠。類通草。無刺。葉圓長薄。其香氣猿芬馥。或惹襟袖。移日不散。嗅之令人不多睡。帝令實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韶虞世南草征遼指揮諸書。敕於帝側。實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殁常謂僊生節於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實兒。方昭前事。然多愁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酷雖黃半未成。垂肩揮袖太慈生。緣愁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聖行。上大悅。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艗。綵帆綵纜。銅鴈飛舟。前爲舞瀛。瀛上垂蔽日旛。旛間雜飾翠羽。下爲重臺。臺周繞朱欄。欄間隔綺疏。疏間施珠簾。簾間鏤綵成雙鳳。朝夕捲舒。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雙槳夾可百人。不能遶。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雙槳夾岸可百人。帝强爲之。操艗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金機。號爲殿脚女。一日帝將登龍舸。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羣嬪相知。麗華捧時。顧然不悅。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幽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普盡長娥眉。帝色不自禁。即鑒召絳仙。將拜婕妤。遘侲絳仙下嫁爲玉工萬群妻。故不克諧。帝震異聽。擢爲龍舟首檝。號曰煙嵐夫人。由是殿脚女爭效爲長娥眉。司宮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娥綠。螺子黛出波斯國。每顆侲十金。後徵賦不足。雜以銅黛給之。獨絳仙得賜螺黛不絕。帝每

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顧內謁者云。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絳仙。眞可療飢矣。因吟持機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羣輕機。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千聲唱之。皆越溪進耀光綾。綾紋突起。有光彩。越人乘橫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蠶繰之。繰絲女夜夢神人告之。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野蠭卽江淹文集中璧魚所化也。絲緣爲寢。必有奇文。繡成。果符所夢。故進之。帝獨賜司花女泊絳仙。它姬莫預。實妃悲妬不懌。由是二姬稍稍不得親幸。帝嘗將遊蕩宮。偶觀宮婢縫麗者。縫縫最蕭妃不敢迎帝。且將以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乃明之日。簡人無賴是橫波。爲染隆顱簇小餓。幸得兩儂作成夢。不關儂住意如何。帝自達廣陵。宮中多效吳音。因有儂語也。帝嘗湎遊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遊吳公宅。幾褰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倘喚帝爲殿下。後主戴車紗皂幘。青綃襖長褶。綠綿純緣紫紋方平履。捧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女迴美。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姚紫竜鬚書小研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未

終。見綽搶虎雕青驅車擁萬甲直來衝入殊煞風景。以至今日。俄以綠文湖海畫酌紅梁新勝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白後主。辭以拋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依旦。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寵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誦詩十數篇。帝不記之。獨愛小窗時及寄侍兒碧玉詩。小窗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寄碧玉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愿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關儂。會有關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强爲之。操觚曰。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捧時。顧然不悅。後主問帝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遨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邪。使人快快不悅。帝忽悟叱之云。何今日尚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邪。隨叱聲恍然不見。

帝嘗月觀。烟景清朗。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簾幙不開。左右方鑿。帝凭妃肩

說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賣詞。宮婢衣帶爲薔薇所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見腰肢纖弱。意爲寶兒有私。帝搜單衣。亟行擒之。乃宮婢稚娘也。迴入寢殿。蕭妃謂笑不知止。帝因曰。往年私幸宴娘時。情態正如此。此時雖有性命不復惜矣。後得月寶被伊作意態不徹。是時儂心不滅。今復對蕭娘情態。曾效對孝緯爲雜憶詩。常念與妃。妃記之否。蕭妃承間即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又云憶起時投錢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曉。笑動上林中。除却司晨鳥。聽之否嗟云。日月遒逝。今來已是幾年事矣。妃因言聞說方外寮盜不少。幸帝圖之。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帝嘗幸昭明文選樓。車駕未至。先命宮娥數千人昇樓。迎侍。微風東來。宮娥衣被風緣道迫肩項。帝睹之色荒。愈熾。因此乃建迷樓。擇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輕羅單縠。倚檻望之。勢若飛舉。又熟名香於四隅。烟氣霏霏。常若朝霧未散。謂爲神仙境。不我多也。樓上張四寶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妝。每寢衣帳各異製。帝自遠處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歌吹齊發。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捉雙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嘗密訊俊娥曰。帝體不舒。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畏威進言。妾從帝自都城來。見帝嘗在何妃車。行高下不等。女態自搖。帝就搖怡悅。妾今承皇后恩德。侍寢帳下。私效車中之態。以安帝耳。非他媚也。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强半爲多情。又云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裡生。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殿脚女自至廣陵。悉命備月觀行宮。由是絳仙等亦不得覩侍寢。殿有郎將自瓜州宣事迴。進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黃門以一雙鵾騎賜絳仙。遇馬急搖。絳仙拜賜不然。因附紅箋小簡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龍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省章不悅。顧黃門曰。絳仙如何來辭。怨之深也。黃門懼拜而言曰。適走馬搖動。及月觀。果已離解。不復連理。帝意不解。因言曰。絳不仙。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也。亦何謝左貴嬪乎。帝於宮中嘗小會。爲拆字令。取左右離合之意。時杳娘侍側。帝曰。我取杳字爲十八日。杳娘復解羅字爲四維。帝顧蕭妃曰。爾能拆脫字乎。不能。當醉一盃。妃徐曰。移左豈居右。豈非淵字乎。時人望多歸唐公。帝聞之不悅。乃言吾不知此事豈爲非聖人邪。於是奸讒起於內。盜賊攻於外。直閣裴虔通虎賁郎將司馬德勤等。引左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宮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即宣詔云。門下寒暑迭用。所以成歲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勞逸也。故士子有遊息之談。農夫有休勞之節。咨爾髦衆。服役甚勤。執勞無怠。埃壒溢於爪髮。蝨虱結於兜鍪。脫甚憫之。俾爾休番。從便憩戲。無煩方朔滑稽之請。而從衛士遞上之文。朕於侍從之間。可謂恩矣。可依前件事是有焚草之變。

右大業拾遺記者上元縣南朝故都梁建瓦棺寺閣閣南隅有雙閣閉之忘記歲月。會昌中詔拆孕圖因開之。得筍筆千餘頭。中藏書一帙。雖皆隨手塵書而文字可紀者。乃隋書遺稿也。中有生白藤紙數幅。題南部烟花錄。僧志徹得之。及焚。釋氏緣經。僧人惜其香軸。爭取紙屑。拆去視軸。皆有蠻郡文忠顏公名愿云手寫是錄。即前之筍筆可不舉而知也。志徹得錄前事及取隋書校之。多隱文特有符會。而事頗簡脫。豈不以國初將相爭以王道輔政。顏公不欲華廁前迹。因而削乎。今堯風已遠。得事斯駕。獨惜斯文湮沒不得爲詞人才子談柄。故編云。大業拾遺記本文缺落凡十七八。悉而補之矣。

舊唐書疑義自識

咸豐甲寅夏臥病江村中讀舊唐書筆之於册積久成卷亦一人之見而已若乃為歐九小宋諸公揚其瀾而噓其燄則僕何所媚焉錢塘張道誠

舊唐書疑義目錄

第一卷
高祖本紀
太宗本紀
高宗本紀
則天本紀
玄宗本紀
肅宗本紀
代宗本紀
德宗本紀
憲宗本紀
穆宗本紀
敬宗本紀
文宗本紀
武宗本紀
宣宗本紀
懿宗本紀
各帝紀書日食缺略

第二卷
禮儀志
音樂志
天文志
天文志補
五行志補
地理志
第三卷
高宗廢后王氏傳
玄宗楊貴妃傳
張易之傳
許敬宗傳
姚崇傳
張柬傳
劉子玄傳
杜鴻漸傳
高適傳
裴冕傳
嚴武傳
王縉傳
楊朝晟傳
第五琦傳
李師古傳
李泌傳
李憩傳
沈傳師傳
白居易傳
畢誠傳
賈至傳
賀知章傳
蕭穎士傳
第四卷
中興
仍襲舊史文
列傳體例未協
宋思禮傳疑

高祖本紀

武德二年失書六月宜書於癸亥尚書右僕射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上三年失書八月宜書於丙申突厥殺劉武周於白道上

太宗本紀

貞觀七年失書三月宜書於丁卯雨土上又失書四月宜書於癸巳李靖風奏十四年失書七月宜書於己未幹州野雹成上十七年失書二月宜書於戊申詔圖畫勳臣於凌煙閣上

貞觀二十二年五月使方士那羅邇娑婆於金飆門造延年之藥又天竺國傳是時就其國得方士那羅邇娑婆昧自言壽二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飆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效後放還本國然此僅言服藥不效而已而李乎李藩對曰文皇帝服胡僧長生藥遂致暴疾不救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誠哉是言也　郝處俊傳有胡僧盧伽阿逸多受部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脩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昧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苑大潮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論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虜法遂不行龜鑑如是惟陛下深察

高宗本紀

永淳二年七月己丑以後十一月以前但書干支如甲辰己丑己巳庚戌而不紀月

則天本紀

則天不宜立本紀夫人而知之也吳兢國史之謬當時史官沈既濟已奏議非之乃劉氏於易代後殊不更正何耶新書既作紀復摭瑣事立武后傳體例亦非也厥後通鑑綱目帝在房陵之書實自既濟啓之

長安三年書秋七月殺金吾大將軍唐休璟按休璟傳休璟於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此書殺何也然以璟作景豈別一人歟

玄宗本紀

開元十年六月己巳增置京師太廟爲九室後
孝和皇帝卽中宗神主以就正廟十一年四月丙
辰遷祔中宗神主於太廟紀載雖有詳略實一
事也

張嘉貞貶刺台州本紀在開元十二年七月而
嘉貞傳坐與王守一交往左轉台州刺史乃在
十三年傳云開元十一年出爲蒲州刺史明年
明年坐與王守一交往左轉台州刺史判都督史
刺史凡再云明年則是十三年矣然守一獲罪
在十一年傳中再書之明年乃衍文也

二十九年正月制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
子列子文子每年準明經例考試今本文字下
譌增中字

天寶五載正月韋堅貶括蒼太守柊地理志括
州天寶元年改爲縉雲郡宜書縉雲若括蒼則
郡之屬縣耳堅傳貶縉雲太守

大寶十四載十一月誉始寧太守羅希奭以停
止張博濟決杖而死吉溫自繫於獄按吉溫傳
十三載貶澧陽長史明年溫又坐贓七千匹及
奪人口馬姦穢事發貶端州高要尉溫至嶺外
遷延不進依於張博濟止於始安郡八月遣大
理司直蔣沈鞫之溫死於獄中博濟及始安太
守羅希奭死於州門又云溫九月死始安十一
月祿山起兵作亂人謂與溫報讎本紀於十三
載十月書貶吉溫爲澧陽郡長史而其再貶高
要逗遛始安之事脫去不書故使讀者幾不知
溫死何地之獄矣且傳言溫以九月死紀作十
一月豈從奏報緩耶惟溫傳秖言死獄而紀云
但書敕云貶海東郡海康尉而傳爲詳羅希奭
事不書敕讀史以參觀乃通其曲折也又始安
紀昜爲陳玄禮之誅楊國忠也本紀以爲先奏而後誅
本紀丙申次馬嵬驛諸衞頓軍不進龍武大將
軍陳玄禮奏曰逆胡指闕以誅國忠爲名然中
外羣情不無嫌怨今國步艱阻乘輿震蕩陛下
宜徇羣情爲社稷大計國忠之徒可置之於法
而楊貴妃傳及韋見素傳皆云密啓太子傳禁
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見素
傳翌日次馬嵬驛軍士不得食流言不遜龍武
將軍陳玄禮懼其亂乃與飛龍家李護國謀於皇太子請誅國忠以息士心至國忠

傳則僅書玄禮乘眾憤行誅而已國忠傳翌日至馬嵬軍士飢而憤怒龍武將軍陳玄禮懼亂先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制剝庶朝野怨咨以至此禍若不誅之以謝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眾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也當時情事迫促豈遑陳奏謀於儲宮理或有之本紀所書蓋史臣爲玄禮節理責擅之罪也

肅宗本紀

上元二年朔節甚多如制其年號但稱元年去上元之號其以今北庭潞儀隰等州行營本管節度觀察等事移鎮絳州云云其以今下脫文不知更作何語而移鎮絳州者亦未審爲誰

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叛襲破遂州殺刺史嗣虢王巨東川節度使李奐戰敗奔成都五月乙未劍南節度使崔光遠率師與李奐擊敗段子璋於綿州擒子璋殺之綿州平本紀之文如此而朱鶴齡註杜甫詩引本紀則云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襲東川節度使李奐於綿州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爲黃龍府晉百官五月成都尹崔光遠率

花驚定攻拔綿州斬子璋較原書爲詳然何以互異至此

代宗本紀

大歷五年五月庚辰書貶禮儀使禮部尚書裴士淹爲處州刺史按是時括州未改名處州大歷八年甲子御史大夫李栖筠彈吏部侍郎徐浩上失書二月又夏四月戊申乾陵雙鵲銜泥補殿至九月戊子朱泚封懷寧郡王凡三百九十八字錯簡在九年其夏四月戊申下接五品以上各上封事言政得失其懷寧郡王下接己丑夜太白入太微而已丑上原有是歲大有年五字按此書已見本年之尾此處乃重書衍文宜刪去此五字噫舊書本脫略復爲鈔胥竄其章第讀者能勉校勘之勞耶按雙鵲補殿事又載五行志作九年之夏四月應冠於壬申令狐彰卒之上按天文志云九年四月乙亥月臨軒讎丁丑月入

太微紀乃於丁丑上冠四月非也四月下失書五月宜書於庚戌上失書六月宜書於己卯上脫南斗上

紀書帝以開元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於東都上陽宮大歷十四年五月辛酉崩按開元十四年丙寅至大歷十四年己未計五十四年而諸帝紀於帝崩均書享壽若干此紀獨闕故後之作鑑者誤云帝壽五十三然吳后傳亦云開元此下本有二字乃衍文十三年玄宗幸忠王第宗初封也即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

緒中明年生代宗皇帝則帝壽實五十四也

德宗本紀

興元元年五月癸未嶽州李兼黔南元全柔桂管盧嶽加御史大夫嶽加中丞按通鑑興元元年正月李希烈使其將襲鄂州刺史李兼兼大破之上以兼爲鄂岳沔都團練使攻團練使治鄂州此嶽州當作鄂州不得以岳鄂兼銜隨書之也兼及新書俱無傳權德輿傳云貞元初復爲江西觀察使李兼判官唐會要云贈刑部尚書李兼生窟郎句又盧嶽既加御史大夫不得降加中丞此嶽或別一人當有脫誤

貞元元年失書八月宜書於癸未橫海軍使子詔上二年失書六月宜書於甲滄州刺史程日華卒上失書八月宜書於戊午唐朝臣爲單于大都護上三年失書二月宜書於庚辰廊坊節度使李泌卒上四年失書二月以京官俸薄上本宜書於癸巳以太子左庶子楊悅爲桂管觀察使上失書寅地震上失書四月宜書於癸巳以太子左庶子楊悅爲桂管觀察使上失書五月宜書於丁巳右龍武統軍張伯儀卒上宜書於甲寅以宣歙觀察使上失書八月宜書於戊午以鄜坊節度使上失書十四年失書六月

宗正儲位在其年四月與紀小異

元和元年十一月乙巳乙誤作己戊申戊誤作甲十二月庚申朔庚誤作丙二年正月辛卯朔誤作酉乙卯乙誤作己七月戊子錄配享功臣之後狄仁傑桓玄範爲右拾遺按仁傑下脫族曾孫兼謨爲左拾遺九字兼謨傳憲宗玄範當作彥範按彥範傳末不載後人不知所脫何人佗若崔玄暐孫元方爲監察御史玄暐傳子璩璩子渙自有傳無元方也又敬暉孫元亮袁

恕己孫德師相次敘用敬暉傳有曾孫元膺無元亮袁恕己傳有曾孫德文無德師

三年三月庚子以定平鎮兵馬使朱仁侀爲四鎮北庭涇原等州節度使四月癸丑賜朱仁侀名忠亮按朱忠亮傳云本名士明則與紀全別也侀字書不載疑侀字之譌侀集韻音朋說文輔也仁侀者或輔仁義耶

元和三年末書是歲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東道旱下即書夏四月丙子朔失書元和四年正月二月三月事此脫簡也

元和五年十二月以前御史中丞呂元膺爲鄜州刺史鄜黃岳沔靳安黃等州觀察使黃字蓋衍永貞元年失書十一月宜書於己巳祔睿眞皇后神主於太廟上元和七年失書七月宜書於乙丑以兵部員外郎王涯知制誥上十年失書四月宜書於辛亥盜焚失書五月宜書於丙寅幽州劉總加平章事上末朔上十一年失書十一月上又十三年三月辛亥詔百司職田多少不均爲弊日久宜令逐司各收職田草粟都數自長官以下除留守至銀臺待罪請獻德棣二州兼入管內租稅自長官以下詔文不備脫簡甚多其除留守上下缺略尤甚不復知爲何人若夫王銀臺待罪之文則知爲王承宗敕承宗傳云元和十三年三月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將石汎等詣闕請命令於客舍安置又獻德棣二州圖印兼請入管內租稅除補官吏又此處失書四月宜書於壬戌前東都留守訃孟容辛上

穆宗本紀

元和十五年六月丁丑書安南都護桂仲武奏
誅賊首楊清收復安南府八月甲戌又書安南
都護桂仲武斬叛將楊清首以獻收復安南府
長慶二年正月甲寅以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
度支按卿字下脫張平叔三字二月追州刺史
橫海軍節度使王日簡賜姓名全略州字下原
脫刺史橫海軍五字誤者以成元三字三年六
月誤作十月

敬宗本紀

長慶四年二月癸卯卯誤作未八月丁丑朔丑
誤酉十二月封李程彭城郡公城誤厚
寶歷元年失書二月宜書於辛丑江西觀察使
酉朔誤作壬申七月癸卯朔癸卯誤作未乙巳巳
誤作酉閏七月壬申朔申誤作午二年八月丁
丑夜月犯輿鬼按是月爲丙申朔是無丁丑也
九月乙丑朔乙誤作丁壬辰辰誤作申
於鄧州特置武昌軍額寵僧孺也牛僧孺傳敘
牛公是時政出近倖僧孺數表去位帝爲於鄧
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與紀同

文宗本紀

太和四年正月以尚書左丞杜元穎檢校戶部
尚書充武昌軍節度使鄂岳觀察使按紀於次年八月書武昌軍節度使元穎
卒杜元穎實元穎之誤蓋杜元穎未嘗鎮武昌
及尚書左丞也
太和九年七月癸亥貶侍御史李甘爲封州司
馬八月甲申以左神策軍大將軍趙儋爲鄜坊
節度使敕杜牧李甘詩云太和八年歲庚午九年訓注極
虓虎又云時崔杜夜月直五庚午歲庚午歲

七日喧喧皆傳言明年相登注予時與和鼎官班各持斧和鼎顧予云我死有處所當廷裂詔書退立須臾鼎俎又云適爲命鄜將原注趙儋除昨鄜坊節度使止之傳者誤明日詔書下諸斥南荒去據此則甘裂詔書之語在二十七日庚午授趙儋鄜坊節度在二十八日辛未貶甘封州在二十九日壬申紀所書先後悉誤也李甘傳無趙儋授節度一事第云注亦求入中書甘唱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茲叨

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甘封州司馬至新書甘傳始載之又甘之貶通鑑亦作癸亥蓋從紀而誤

太和元年失書二月宜書於丙申復置雨鎮六軍原逐五月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上失書十月宜書於癸丑充州二年失書七月宜書於甲辰州二年失書三月宜書於庚申以劍南三川節度使上常參官議討王庭湊可否上三年失書八月宜書於辛亥擢博何進滔秦準上五年失書三月宜書於庚子詔貶宋申錫爲太子右庶子上八年九月己酉潮已誤作乙又失書十月宜書於辛巳幽州節度使上忠武軍原注趙儋除昨鄜坊節度使止又七月甲辰朔東川節度使楊嗣復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西川節度使上九月壬戌朔宜書於辰誤作申開成二年失書三月宜書於庚申以劍南西川節度使上又七月甲辰朔宜書於庚子詔貶宋申錫爲太子右庶子上

武宗本紀

開成五年二月太常卿崔鄲戶部尚書判度支崔珙並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按文宗紀開成四年七月甲寅已書以大中大夫守太常卿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鄲可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五年所書必誤也新書宰相表又鄲使紀亦不載又鄲傳於入相下云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則五年二月疑加中書銜時於會昌元年十一月罷相出爲劍南西川節度

宣宗本紀

會昌六年四月以中散大夫大理卿馬植爲金紫光祿大夫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馬植本官同

平章事大中二年三月以禮部尚書鹽鐵轉運使馬植同平章事按植不再相何用兩書及植傳由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戶部侍郎領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則植實以會昌六年六月入相而大中二年三月兼禮部銜耳書法宜如傳中所書乃明晰近馮氏杜樊川詩注以爲舊紀誤以相此紀在大中三年四月新書紀表俱作三月又植由戶部相而新書紀表俱作刑部各不同大中三年正月丙寅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

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詔太僕卿陸耽往諭旨仍令鹽武節度使朱叔明（新書作李欽）邠寧節度使張景緒各出本道兵馬應接其來六月邠寧張君緒奏今月十三日收復蕭關又八月制曰仍待季榮叔明李玭君緒各回戈到鎮云云一人而名字互異如此又咁蒋傳論恐熱作尙恐熱秦作泰俱誤（新唐書吐蕃傳作張君緒新舊唐書玄宗紀作張君緒）

大中五年十二月書宗正卿李文舉貶睦州刺史復於七年正月以文舉之書爲多事矣（嚴州府志李文舉大中六年任據此則七年之書爲文舉之書）年守睦州刺史時村牧知制誥爲制詞曰大中六年尺律令人情出於中爾尚情有不可亦法無本條正議大夫權知宗正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李文舉宗室子孫初以地進累居官次皆著能名是以取自遠藩屬族次第昭穆惟此二者爾之職焉今則狂盜公然侵犯陵寢毀損之罪已坐守令責帥之義固難矜覓紿於分憂足以補過可持節睦州諸軍事守睦州刺史散官勳封賜如故仍驛赴任新書宗室世系表文舉太宗子紀王慎之後陝府兵曹參軍審之子

舊唐書疑義 卷一 十六

懿宗本紀

大中十三年十月以河中節度使畢誠爲宣武節度使按宣宗紀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以昭義節度使畢誠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則河中當作河東也誠鎮河中在罷相後耳

各帝紀書日蝕缺略

日月交蝕變之大者也帝紀宜詳書以示警然以天文志校之則皆有失書者如高祖紀武德四年閏三月癸八月丙戌朔六年貞觀元年十二月壬寅朔太宗紀貞觀九年正月庚戌朔

年閏正月丁卯朔　高宗紀麟德二年閏三月癸酉朔上元二年九月壬寅朔調露二年四月乙巳朔永淳元年十一月庚申朔則天紀惟載長安二年九月乙丑朔及三年三月壬戌朔而已餘如垂拱二年二月辛未朔四年六月丁亥朔天授二年四月壬寅朔如意元年四月丙申朔長壽二年九月丁亥朔延載元年九月壬午朔證聖元年二月己酉朔聖曆三年五月乙酉朔俱不書　玄宗紀開元三年七月庚辰朔六年五月乙丑朔二年十二月癸酉朔天寶五載五月壬子朔　睿宗紀太極元年二月丁卯朔　穆宗紀長慶三年九月壬子朔　武宗紀會昌三年二月庚申朔四年二月甲寅朔五年七月丙午朔　宣宗紀會昌六年十二月戊辰朔俱不書會昌以後官失其職自宣宗紀

書大中二年五月己未朔日有蝕之直至哀帝天祐元年復見書法哀帝紀天祐元年十月辛卯朔日有蝕之在哀帝三年四月甲申朔日有蝕之在胄十二度其中宣懿僖昭四朝六十年間缺略過甚豈唐政不綱海宇僛擾太史測算而不報耶

舊唐書疑義卷一終

禮儀志

志云舊儀太宗之廟則司空梁國公房玄齡尚書右僕射萊國公杜如晦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配饗乃其下又云天寶六載太廟配饗功臣太宗室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萊公从已從祀何又云加然爾時加配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四室共十一人萊公實在數內則前所

書誤也志云高祖室加裴寂劉文靜太宗室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室加褚遂良高季輔劉仁軌中宗室加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等十一人

音樂志

陳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爲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又太宗曰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按通典云齊將亡也爲伴侶行路難聞之莫不悲泣則行路難亦樂府名與太宗三曲俱存語合玉樹後庭花一曲也伴侶志二曲也行路難三曲也本襲通典文而脫一難字行路便與聞之相屬至通鑑唐紀云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云云而以太宗語爲二曲具存則襲志文也

天文志

志之書日蝕也始於武德元年終於會昌六年其後六十餘年闕而不載豈爲完書況尚有失書者耶如貞觀八年五月辛未朔龍朔元年五月甲子晦大歷十四年十二月晦皆各見本紀

日蝕卷中則天時書長壽三年九月壬午朔又長壽三年一節刪去又聖歷三年五月乙酉朔又書久視元年五月己酉朔按則天改元延載元年九月壬午朔按則天改元延載在長壽三年五月本卽一年也九月當改元後宜將久視元年一節刪去又聖歷三年五月乙酉朔按久視之元乃聖歷三年也朔日尚未改號宜將久視元年一節刪去

又大歷四年正月十五日甲午日蝕應作甲申是月庚午朔至十五當甲申代宗本紀作甲申十三年甲戌有司奏合蝕不食甲戌上脫去八月二字按本紀是年八月甲戌朔十

四年二月丙寅朔按正月朔爲壬寅則丙寅當
正月之二十五日此必有誤
又元和三年七月癸巳朔應作辛巳若癸巳朔
八月庚申正當七月之二十八日矣憲宗本紀作辛巳長慶元年七月乙
丑夜按是月爲乙未朔無乙丑
又開成二年庚寅朔當食陰雲不見庚寅上脫
去十二月三字
志與帝紀互異皆如開元九年五月乙巳朔日
食玄宗紀作九月十二年閏十二月壬辰朔紀

作丙辰十七年十月丙午朔紀作十一月壬申朔大歷
年閏十一月壬午朔紀作十一月壬申朔大歷十三
三年八月壬戌火去太白四寸代宗紀作熒惑
犯太微垣十年九月甲午月臨房紀作月暈熒
惑犯昴五車參東井等星
長慶元年鎮州軍亂殺其帥田弘正王廷湊按
王字上脫去立字
天文志補
天文志舊書一往缺略就諸帝紀中所載補諸
其已見本志者不書
太宗紀貞觀二十三年三月是月日赤無光
高宗紀龍朔三年八月癸卯彗星見於左攝提
總章三年二月癸丑日色如赭咸亨五年六
月壬寅太白入東井上元二年正月甲寅熒惑
犯房三月丁未日色如赭儀鳳二年八月乙巳
太白犯軒轅閣十一月戊寅熒惑犯鉤鈐調露
二年五月癸未熒惑犯輿鬼永淳元年是春日
色如赭二年某月庚戌熒惑入輿鬼犯質星

中宗紀景龍三年三月庚申日赤紫色無光六
月癸丑太白晝見於東井八月有星孛於紫宮
玄宗紀開元四年六月庚辰月蝕既十二年七
月壬申月蝕既十四年十二月己未日色赤如
赭二十五年六月壬戌熒惑犯房至心星越度
而過二十七年七月辛丑熒惑犯南斗
肅宗紀乾元二年正月癸未夜月掩歲星二月
壬子望月蝕既百官請加皇后張氏尊號曰翊
聖上以月蝕陰德不修而止上元元年五月癸

丑是夜月掩昴二年二月辛未夜月有蝕之旣
代宗紀大歷三年八月壬戌熒惑犯太微垣七
年二月甲寅鎭星臨太微六月戊戌朔有司言
日蝕陰雲不見八年九月己丑夜太白入太微
十年九月月昴熒惑犯昴五半參東井等星
德宗紀貞元三年閏五月壬戌日有黑暈自辰
及申方散戊寅枉矢墜於虛危是月太白晝見
凡四十餘日四年六月癸卯熒惑退行入羽林
六年三月甲子以旱日色如血無光閏四月庚

申太白辰星聚東井
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己酉是夜太白犯
昴
憲宗紀永貞元年十二月丙申月犯畢己酉歲
星犯太微西垣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夜月掩歲
星六年四月己卯月近房六月丁亥太白近右
執法七年五月癸亥熒惑近太微右執法六月
己亥月近南斗魁第四星八年八月甲午太白
近軒轅十年十二月壬寅夜太白犯鎭星十一
年二月丙辰月掩心三月己丑月近鎭星五月
丁卯辰歲二宿合於東井六月甲辰是夜月掩
心後星十一月戊寅夜月犯歲戊子夜火土合
於虛危十二年正月乙酉夜星見而雨三月丁
丑月犯心後星十三年五月乙未月近心後星
八月甲戌太白近左執法丁丑木金水三宿聚
於軫九月甲辰熒惑近哭星十月甲子是夜月
近昴十四年四月乙卯太白順行近東井七月
乙酉夜月掩心大星十五年正月此月七日以
後晝常陰晦微雨雪夜則晴明凡十七日方澄
穆宗紀長慶二年四月丁亥是夜東北有流星
光彩燭地殷殷有聲出天市垣至鄧位滅
敬宗紀長慶四年八月丁亥火入東井寶歷元
年三月戊辰夜有流星長三丈出紫微入濁滅
七月癸卯朔熒惑犯右執法二年八月月與
文宗紀太和元年正月庚午是夜月掩畢大星
鬼

五月丙戌夜熒惑犯右執法二年七月甲辰是
夜彗西出攝提南長二尺四年六月辛未夜自
一更至五更大小星流旁午觀者不能數八年
八月庚寅太白犯熒惑九年六月庚寅夜月掩
歲星開成三年五月庚午月犯天心大星四年
九月丁酉夜月掩東井第三星
武宗紀會昌元年七月彗復出室壁之間四年
二月戊午夜太白犯鎮星五年九月火星犯上
將六年二月丁丑是夜月犯畢大星相去三寸

丁亥夜月色少光至一更一點犯熒惑相去四
寸後良久其光熾地在軫七度丙申夜月掩牛
南星又犯歲星辛丑夜東北流星如桃色赤其
光燭地尾迹入大角西流穿紫微垣
宣宗紀大中十一年八月是月熒惑犯東井九
月乙未彗出於房初度長三尺
懿宗紀咸通九年七月戊戌白虹橫亙西方十
一月丁酉戌時妖星初出如匹練亙空化爲雲
没在楚分十年十二月勅荆南節度使杜悰據

司天奏有小孛星氣經歷分野恐有外夷兵水
之患緣邊藩鎮最要隄防宜訓習師徒增築城
堡凡關制置具事以聞
僖宗紀中和二年七月丙午夜西北方赤氣如
絳虹竟天十月西北方無雲而雷名天狗墜光
暗二年四月庚戌朔是夜熒惑犯月角五月是
孛於箕尾歷北斗攝提十月壬辰夜白虹見西
方
昭宗紀光化二年是春有白氣竟天如練自西
南徹東北而旋有燕卒之敗天復四年四月乙
巳上御光政門大赦制曰抑又太一游處併集
六宮罰星熒惑久纏東井玄象薦災於秦分地
形垂過於洛陽按太一熒惑之變史官宜大書
於册乃僅見此制蓋朱全忠劫遷洛陽諱人之失職
哀帝紀天祐元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在心
初度十一月癸酉午時日有黃白暈旁有青赤
紐二年四月己丑朔甲辰夜彗起北河貫文昌
其長三丈在西北方辛亥以彗孛禱見德音放

京畿軍鎮諸司禁囚常赦不原外罪無輕重遞減一等限三日內疏理聞奏壬子勅朕以沖幼克嗣丕基業業兢兢勤恭夕惕彗星謫見罪在朕躬雖已降赦文特行恩宥起今月二十四日後避正殿減常膳以明思過付所司戊午勅朕以上天謫見避殿責躬不宜朔會朝正殿其五月一日朝會宜權停序五月己未朔以星變不視朝勅曰天文變見合事祈禳宜於太清宮置黃籙道場三司支給齋料乙酉夜西北彗星長六七十丈自軒轅大角及天市西垣光輝猛怒其長竟天乙亥司天奏旬朔以前星文變見仰觀垂象特軫聖慈自今月八日夜以後連遇陰雨測候不得至十三日夜一更三點天色暫晴景緯分明妖星不見於碧虛災沴潛消於天漢者勅曰上天謫見下土震驚致風夜之沈憂恐生靈之多難不居正殿盡輟常羞益務齋虔以申禳禱果致玄宥覆佑孛彗消除豈罪己之感通免貽人於災沴式觀陳奏深慰誠懷三年四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在胃十二度

五行志補

舊書五行志缺略尤多今仍天文志補例按諸帝紀散見之文補諸

高祖紀武德二年九月乙未京師地震十二月壬子大風拔木三年二月丁酉京師西南地有聲如山崩

太宗紀貞觀元年是夏山東諸州大旱令所在賑卹無出今年租賦八月是月關東及河南隴右沿邊諸州霜害稼是歲關中饑至有鬻男女者二年五月大雨雹八月是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飢三年六月戊寅以旱親錄囚徒遣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祈雨於名山大川己卯大風折木四年正月癸巳武德殿北院火七年三月丁卯雨土八月山東河南三十州大水遣使賑卹八年七月山東河南淮南大水遣使賑卹十年是歲關內河東疾病命醫療藥療之十一年四月甲子震乾元殿前槐樹十三年自去冬不雨至

於五月是歲滁州言野蠶食槲葉成繭大如柰其色綠凡六千五百七十石十四年六月乙酉大風拔木七月己未滁州野蠶成繭凡收八千三百石十七年秋七月庚辰京師訛言云上遣捕取人心肝以祠天狗遞相驚悚上遣使徧加宣諭乃餘乃止二十一年八月壬戌詔以河北大水停封禪二十三年三月自去冬不雨至於此月己未乃雨

高宗紀貞觀二十三年是冬無雪永徽元年七月丙寅以旱親錄囚徒是歲雍絳同等九州旱蝗齊定等十六州水二年十月辛卯晉州地震十一月戊辰定襄地震三年正月癸亥以去秋至於是月不雨上遊正殿五年五月丁丑夜大雨水漲暴溢漂溺麟游縣居人及當番衛士死者三千餘人六月癸丑蒲州汾陰縣暴雨漂溺居人漫壞廬舍丙寅河北諸州大水七月辛巳有小鳥如雀生大鳥如鳩於萬年宮皇帝舊宅大雨道路不通京師米價暴貴出倉粟糶之九月乙酉潞州大水毀天津橋十一月丙子淄州高苑縣吳文威妻魏氏一產四男三見青顯慶元年九月庚辰括州海水泛溢壞安固永嘉二縣損四千餘家六年二月乙未以益綿二州皆言龍見改元龍朔龍朔三年十月丙申絳州麟見於介山丙午含元殿前麟趾見十一月雨木冰是冬無雪麟德二年六月鄜州大水壞城邑乾封二年正月丁丑以去冬至是月無雨雪避正殿總章二年六月冀州大水漂壞居人廬舍數千家並遣使賑給七月劍南益漲擣茂陵邛雅縣翼淮始簡資榮隆果梓普遂等一十九州旱百姓乏絕總三十六萬七千六百九十戶遣司珍大夫路厲行存問賑貸是冬無雪三年二月戊申以旱親錄囚徒祈禱名山大川咸亨元年四月雍州大雨雹八月丙寅以久旱避正殿減膳十月癸酉大雪平地三尺餘行賜帛紿棺木是歲天下四十餘州旱及霜蟲百六年三月嘉州辛道讓妻一產四男八月先暴

姓飢乏關中尤甚昭令任往諸州逐食仍轉江南租米以賑給之二年四月大風折木六月丁亥以旱親錄囚徒秋九月地震四年七月辛巳婺州暴雨水泛溢漂溺居民六百家詔令賑給八月己酉大風毀太廟鴟吻上元三年八月青齊等州海泛溢又大雨漂溺居人五千家遣使賑卹之十一月壬申以陳州言鳳凰見於宛邱改上元三年曰儀鳳元年二年正月庚辰京師地震四月以河南河北旱遣使賑給是冬無雪

三年四月丁亥朔以旱避正殿癸丑涇州獻三小兒連心異體年四歲十一月乙未昏霧四塞連夜不解永隆元年九月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遣使賑卹溺死者官給棺櫬其家賜帛七段二年閏七月丙寅雍州大風害稼米價騰踊八月丁卯朔河南河北大水許遣水處往江淮以南就食永淳元年是春關內旱六月關中初雨麥苗勝損後旱京兆岐隴蝗食苗並盡加以民多疫癘死者枕藉於路詔所在官司埋瘞丁丑

京師人相食寇盜縱橫是秋山東大水民飢十月甲子京師地震

則天紀垂拱元年是夏大旱如意元年七月大雨溢水泛溢漂流人民五千餘家遣使巡問賑貸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以天下大旱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極言時政得失久視元年是夏大旱中宗紀神龍元年四月同官縣大雨雹燕雀多死漂溺居人四百家遣使賑給六月丁巳河北十七州大水漂沒人居二年三月乙巳黃霧四塞十二月丙戌以京師亢旱減膳徹樂河北水大飢是冬牛大疫三年正月丙辰以旱親錄囚徒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眾河北河南大旱景龍元年十二月丁丑京師雨土二年七月辛卯台州地震三年正月丁卯黃霧四塞四年三月庚申京師雨冰井水溢

睿宗紀垂拱元年六月甲辰景雲見景雲二年八月乙卯詔以興聖寺是高祖舊宅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重生大赦天下三年正月甲戌

并汾絳三州地震壞人廬舍
玄宗紀開元二年正月關中自去秋至於是月不雨人多飢乏二月己酉以旱親錄囚徒三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飛則蔽景下則食苗稼聲如風雨是冬無雪四年二月以關中旱遣使祈雨於驪山應時澍雨六月辛未京師及陝三州大風拔木十二月乙卯其夜定陵寢殿災五年正月癸卯太廟屋壞移神主於太極殿戊辰昏霧四塞六年六月甲申瀘水暴漲壞人廬舍溺

殺千餘人七年七月丙辰制以亢陽日久上親錄囚徒九年七月丙辰揚潤等州暴風發屋拔木漂損公私舫一千餘隻是冬無雪十年八月丙申博棣等州黃河隄破漂損田稼十一年十一月是月自京師至於山東淮南大雪平地三尺餘十四年是秋蘇同常福四州漂壞廬舍稻禾偃折又霖雨月餘道途阻滯是秋河北博洛等二十四州言雨水害稼天寶元年六月庚寅武功山水暴漲壞人廬舍溺死數百人是冬無冰二年是冬無雪三載三月庚午以久雨降死從流徒以下原之十七年四月丁亥大風震電螣田山崩八月丙寅越州大水漂壞廨宇及居人廬舍十月癸未睦州獻竹實是冬無雪十九年六月乙酉大風拔木二十一年四月丁巳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陸象先卿部尚書杜暹等七人往諸道宣慰賑給是歲關中久雨害稼京師饑詔出太倉米二百萬石給之二十二年四月丁未汾州鼎皇山下江水中得寶鼎五月關中大風拔木同州尤甚二十三年

言番禾縣天寶山有醴泉涌出嶺石化爲瑞遶
遠近貧乏者取以給食四載八月是月河南睢
陽淮陽譙等八郡大水六載自五月不雨至秋
七月乙酉以旱命宰相臺侍府縣錄囚載
三月乙酉大同殿柱產玉芝有神光照殿八載
六月大同殿又產玉芝一莖九載三月時久旱
停封西岳五月庚寅以旱錄囚徒十載是秋霖
雨積旬牆屋多壞西京尤甚十一載六月戊子
東京大風拔樹發屋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

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十三載
二月甲申楊國忠受冊天雨黃土霑於朝服八
月丁亥以久雨左相許國公陳希烈爲太子太
師罷知政事
肅宗紀至德二載三月癸亥河西自去冬地震
至是方止癸酉不止詔疏理刑獄
甲戌方止乾元二年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
祈雨
代宗紀寶應元年八月己酉朔自七月不雨至

此月癸丑方雨是歲江東大疫死者過半廣德
二年九月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一千
文蝗食田是秋蝗食田殆盡關輔尤甚米斗千
錢永泰元年正月癸巳朔是日雪盈尺是春大
旱京師米貴斛至萬錢六月自春無雷至此月
甲申大風而雷七月以久旱遣近臣錄囚庚子
雨時久旱京師米斗一千四百他穀稱是二年
正月丁巳朔大雪平地二尺六月自春旱至此
月庚子始雨是冬無雪大應二年八月辛卯潭

衡水災是秋河東河南淮南浙江東西福建等
道五十五州奏水災三年五月癸酉是日地震
四年正月甲戌大風乙亥大雪平地盈尺五月
丙戌京師地震六年八月夏旱至此月己未始
雨自八月連雨害秋稼是歲春旱米斛至萬錢
七年五月乙酉雨雹大風折樹十二月癸酉大
雪八年是冬無雪九年七月癸亥是秋大雨十一月戊戌大雪平地盈尺十二

年七月戊子夜暴澍雨平地水深盈尺溝渠漲
溢壞坊民千二百家十二年正月京師旱分命
祈禱六月癸巳時小旱上齋居祈禱八月乙巳
以久雨宥常參是秋宋亳陳滑等州水
德宗紀建中元年四月己亥地震九月己卯雷
二年正月自去年十月無雪至甲申方雨雪三
年六月甲子京師地震七月自五月不雨甲辰
始雨八月江淮訛言有毛人捕人食其心人情
大恐九月己亥夜有猛獸入宣陽里傷二人詰

朝獲之四年四月甲子京師地震生黃白毛長
尺餘五月辛巳夜京師地震乙巳滑濮二州黃
河清九月戊寅龍見於汝州之城南興元元年
是秋蝗蝗蝗蔽野草木無遺貞元元年正月戊戌
大風雪寒去秋蝗蝗冬旱至是雪寒甚民飢凍
死者踣於路二月辛卯大雨四月江陵度支院
失火燒租賦錢穀百餘萬時關東大饑賦調不
入由是國用益窘關中饑民蒸蝗蟲而食之七
月庚子大風拔樹二年二月乙丑鹿入含元

衛士執之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於茲日飢
民侯夏麥將登又此霖潦人心甚恐米斛復千
錢貞元三年五月是月東都河南江陵汴州揚
州大水漂民廬舍閏五月戊午陝虢李泌獻瑞
麥一莖五穗四年三月中書省梧樹有鵲以泥
爲巢五年五月戊辰朱州麥一莖九歧者百餘
本六年正月戊申大雪四月甲辰大風雷是夏
淮南浙東西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疫死
者衆七年三月關輔牛疫死十亡五六上遣中

使以諸道兩稅錢買牛散給饑民無牛者四月
汴州獻白烏十一月己酉潭州獻赤烏十二年
十月壬戌詔以京畿旱放租稅十二月己未大
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環王國所獻犀牛甚珍
愛之是冬亦死十三年正月東都尚書省火四
月乙丑大雪十四年六月乙巳以旱儉出太倉
粟賑貸是夏熱甚十五年四月丁丑以久旱令
陰陽人法術祈雨七月鄭滑大水十七年十月
甲戌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十八年

正月戊午朔大雨雪罷朝賀七月庚辰蔡申光
三州春水夏旱賜帛五萬段米十萬石鹽三千
石十九年六月自正月至是未雨分命祈禱山
川八月乙未大雨霖二十年二月庚戌大雷靈
雨雹七月癸酉朔大雨雹
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七月丙辰關東蝗食田
稼
憲宗紀永貞元年八月庚戌荊南獻龜二九月
丙子勅申光蔡陳許雨道比遭亢旱宜加賑卹

十月久雨京師鹽貴出庫鹽二萬石糶以惠民
十一月潤滁揚楚湖杭睦江等州旱辛巳宣撫
和郴鄂岳婺衡等州旱元和元年五月陳許蔡等州旱大風拔樹二年六月蔡
州水平地深七八尺三年是秋京師大雨是歲
淮南江南江西湖南山南東道旱四年七月丁
未潤南暴水壞廬舍二百餘戶溺死六百人命
府司賑給十一月癸卯朔浙西蘇潤常州旱詔
賑米二萬石五年三月甲子大風折木七年正
月壬辰詔以去秋旱歉賑京畿粟三十萬石三
月庚午以旱勅諸司疏決繫囚六月鎮州甲仗
庫一十三間兵仗都盡王承宗常蓄叛謀至是
始懼天罰兇氣稍奪仍殺三庫吏百餘人八年
三月辛未以久旱親於禁中求雨是夜澍雨霈
足十月丙申以大雪放朝人有凍踣者雀鼠多
死十一月京畿水旱霜損田三萬八千頃九年
正月乙卯大霧而雪三月丁卯暝霜殺桑四月
是月旱穀貴十一年八月戊申容州奏颶風海

水毀州城十二月京畿水害田潤常湖衢陳許
大水十二年四月甲戌潤南雨雹中人有死者
七月河北水災邢沼尤甚平地或深二丈是歲
河南河北水十四年二月以鎮冀水災賜玉承
宗綾絹萬匹
穆宗紀元和十五年正月戊辰晨是夜地震三月
戊辰夜大風雹七月自五月不雨至此月壬子
始雨八月己卯同州雨雪害秋稼九月宋州大
水損田六千頃滄景水損田長慶二年正月己

酉是日大風霾甲寅青州奏海溢二百里五月
隴山有異獸如猴腰尾皆長毛青赤兩猛驚鬼
蕃人則躍而食之遇漢人則否六月乙丑大風
震電隆太廟鴟吻蝟御史臺樹七月陳許蔡等
州水八月浙東處州大水溺居民三年正月丁
巳朔大風昏霧覓日三月丁巳日晡晚後有賊
入通化門闕死者一人傷者六人
敬宗紀長慶四年六月辛巳勅以霖雨命疏決
京城三囚己巳浙西水壞太湖隄水入州郭漂
民廬舍七月己酉睦州青溪等六縣大雨山谷
發洪水泛溢漂城郭廬舍乙丑鄜曹濮雨水溢
壞城郭廬舍甲戌襄均復等州漢江溢漂民廬
舍八月甲寅陳許蔡鄜曹濮等州水害秋稼十
一月蘇潭湖岳吉彬等七州水傷稼寶歷元
年七月乙巳鄜坊水壞廬舍丁卯奉天縣水壞
廬舍九月丁酉華州暴水傷稼是歲淮南浙西
宣襄鄂潭湖南等州旱傷稼
文宗紀太和元年六月甲寅以旱放繫囚十二

月丙申河中絳平奏虞鄉縣有白虎入靈峯觀
二年六月陳州水害秋稼八月壬戌京畿奉先
等十七縣水三年八月辛酉京畿奉先等九縣
畢損田宋亳水害稼四年五月丁丑以旱命京
城諸司疏理繫囚己卯通化南北二門鎖不可
開鑰又如有持之者上令鐵工破鎖時日已及
辰矣八月丙辰鄜州水溺居民三百餘家太原
柳公綽奏雲代蔚三州山谷間石化爲麵人取
食之九月戊寅舒州太湖宿松望江三縣水溺

南浙江東西道荆襄鄂岳南東川並水害稼請
蠲秋租是冬京師大雨雪六年正月乙未朔以
八雪廢元會二月戊寅蘇湖二州水賑米三十
二萬石以本州常平義倉斛斗給五月壬子浙
西丁公著奏杭州八縣災疫賑米十萬石七年
七月己酉以旱命京城諸司疏決繫囚甲寅以
旱徙市十月癸未朔揚州江都等七縣水害稼
辛酉潤常蘇湖四州水害稼八年正月癸酉揚
楚舒廬壽滁和七州去年水損田四萬餘頃五

月飛龍神駒中廐火六月甲午以旱詔諸司疏
決繫囚七月戊午奉先美原櫟陽等縣雨損夏
麥十月陝州江西旱無稼壬辰河南府鄧州同
州揚州並奏旱蟲傷損秋稼淮南雨浙黔中水
爲災民戶流亡京師物價暴貴十一月辛亥襄
州水損田壬子滁州奏清源等三縣四月雨至
六月諸山發洪水漂溺戶萬三千八百十二月
昭成寺火九年十月京兆河南雨雹旱開成元
年閏五月丙戌烏集唐安寺逾月方散十月己
酉揚州江都七縣水旱損田二年六月魏博潞
淄青滄德兗海河南府等州並奏蝗害稼鄜
州奏蝗得雨自死七月乙酉以蝗旱詔諸司疏
決繫囚三年正月癸未大雪八月甲午山南東
道諸州大水田稼漂盡魏博六州蝗食秋苗並
盡四年四月壬戌有麏出太廟五月天平魏博
易州等管內蝗食秋稼六月丁丑襄陽山竹結
實其米可食七月庚辰朔西蜀水害稼滄景淄
青大水十二月乙卯乾陵火

武宗紀會昌元年六月有黃鷺鳥集於禁苑七
月關東大蝗害稼襲鄆江左大水三年六月西
內神龍寺災六年二月癸酉以時雨慰侯赦囚
以旱停上巳曲江賜宴
宣宗紀大中三年六月癸未五色雲見於京師
五年是歲淮南大饑八年春正月陝州黃河清
三月以旱疏決繫囚四十一年是歲舒州吳塘壩
有眾禽成巢闕七尺高七丈而水禽山鳥鷹隼
燕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喙皆

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爲甘蕉

懿宗紀咸通二年二月鄭滑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李福奏屬郡潁州去年夏大雨沈邱汝陰潁上等縣平地水深一丈田稼屋宇淹沒皆盡乞蠲租賦從之三年夏淮南河南蝗旱民饑兩年四月是月東都許汝徐泗等州大水傷稼六年正月丁未河中晉絳地大震廬舍壞仆傷人九年是歲江淮蝗食稼大旱十四年三月庚午詔兩街僧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是日天雨黃

土徧地

僖宗紀咸通十四年八月河南大水自七月雨不止至釋服後方霽十二月雷震乾符二年十二月雷電三年三月奉天鎮上言金龍晝見自河昇天九月某州自六月地震至七月未止壓傷人頗衆廣明元年四月甲申朔大雨雹大風拔兩京街樹十二三東都長夏門內古槐十拔七八宮殿鴟吻皆落中和元年四月辛酉大風天雨土二年七月丙午賊將尙讓攻宜君縣雨雪盈尺甚寒城兵凍死者十二三九月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溝洫漲溢光啓二年五月荆南襄陽偏旱米斗三十千人多相食是冬苦寒九穊積雪兵人之夜寒測尤劇民庶剩剝之後僵凍而死蔽路

昭宗紀天復四年四月甲辰車駕由徽安門入是日大風雨上跬步不辨物色日暝稍止天祐元年五月己巳全忠辭赴大梁宴於崇勳殿是日雨甚哀二年五月丙戌潁州汝陰縣人彭文晏產三男八月戊子洛苑使奏穀水屯地內嘉禾合潁三年九月是月積陰霖雨不止差官禜祷門

禹貢書疑義卷二終

高宗廢后王氏傳

王皇后及蕭淑妃爲武后截去手足投酒甕中死傳中敘次甚明而傳乃先有武昭儀令人縊殺之文何自爲矛盾也

玄宗楊貴妃傳

楊妃傳前半書其再從兄銛及錡並不敘入國忠後乃忽書曰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

姊妹五家扈從其間必有脫文宜如國忠傳之敘明乃可也國忠傳太眞妃即國忠從祖妹也

張易之傳

則天淫亂事本紀不書惟聖歷二年書爲寵臣張易之及其弟昌宗置控鶴府官員及贊中穢褻皇居而已頗稍簡潔張易之傳不知據何野史稿本公然入載如昌宗啓天后云云又天后介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云云其語直與世所傳控鶴秘記相似煙媒

錢唐張

穢褻烏可入正史邪又許懷義傳亦多穢褻語

許敬宗傳

許敬宗傳云杭州新城人許遠傳云杭州鹽官人也世仕江左曾祖高陽公敬宗龍朔中宰相自有傳按敬宗卒於咸亨三年新城隸縣始於永淳在敬宗身後凡史書籍貫各從其人所生之時門有更名不得追改以徵實也況新城實分高陽而置敬宗並非高陽夙居何可冒此新名棄伊故鄉且敬宗生於隨代時餘杭郡祇有錢塘高陽餘杭三縣其後武德七年以鹽官省入錢塘敬宗以鹽官之人注錢塘之縣貞觀四年復分錢塘置鹽官宜書鹽官人而遠傳亦符合矣又按敬宗長子昂以無行烝繼室爲敬宗奏流嶺表昂子彥伯官終太子舍人而遠以忠烈著可爲蓋棺之定論乎

姚崇傳

姚崇傳云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

可制以人事外議咸以爲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今猶可復請公思之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鄧叔放殺蛇其福乃降逍宣王賢也恨用其犬孔某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蝗蟲極盛驅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擬餓殺此事崇已面經奏定訖請公勿復爲言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關懷愼既庶事曲從竟亦不敢逆崇之意而五行志云帝曰殺蟲太多有傷和氣公其思之崇曰若救人殺蟲致禍臣所甘心豈有君臣措語全無改易者自宜以此傳爲正

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按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疏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至頃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未即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當量力而行然後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罕見政不知其優劣近閱國張公漫錄中載其數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予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于年之下猶如面語新書所載則頓截晦澀事既往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爲宋一代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殊科絕懸如此宋人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於左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爲開府儀同三司兼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梁國公食實封三百戶（按舊本刺史升格所引未知何時刻去）未改郡名及官名宜作同州刺史上護軍（按舊本脫）車駕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爲開府太守（按舊本脫）時漸而元崇至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故問卿可

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禮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逆密佞倖之徒冒犯憲網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畢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爲之臣請除租庸

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眞觀皆費鉅萬蠹生靈凡諸寺觀宮殿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亦觀之即心不安而況敢爲之者哉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俘得罪出是諫臣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申宮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

爲患臣請書之史册永爲商鑒作萬世師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心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於燕公下燕公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柴薇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揉居首坐天下稱賢相焉右舊唐書

文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崇固蹙帝意卽陽不豫帝怪之崇曰臣願以十事奏陛下度不可行臣敢不盡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亦爲之更相用事盡以賄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任出閨人之口臣願宮壺不與政可乎先朝褒舞士班序荒雜臣願租賦外貢悉歸內藏君臣之間壅以忠敬罪自是諍臣沮撓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大臣寵幸皆鈇鉞加之以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營金仙玉眞觀費鉅萬計悉正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申宮釋非閹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右新唐書

按新書文本可不錄以升庵所校並載此文故注附之按今崇傳僅書先天二年玄宗講武在新豐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無論脫去十事一節卽其敘講武召崇數語與升庵所引全異不知何故

張垍傳

垍傳云垍與陳希烈爲賊宰相垍死於賊中而刑法志乃云於大理寺獄賜自盡然垍兄均臨刑而免則垍何至死獄哉

劉子玄傳

劉子玄傳子秩論喪紀制度加籩豆許私鑄錢改制國學事則志並無有也惟開元二十二年許私鑄錢議載食貨志

杜鴻漸傳

傳云永泰元年十月劍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節度使郭英乂據成都自稱留後邛州衙將李昌夔等與節度使瀘州衙將楊子琳劍州衙將李昌巙等共討旰明年以旰爲劍南西川行軍司馬柏貞節爲邛州刺史楊子琳爲瀘州刺史各罷兵又史臣論曰且旰南拒貞節北敗獻誠按代宗紀則云邛州柏茂林瀘州楊子琳劍南李昌巙皆起兵討旰二年二月以邛州刺史柏茂琳充邛南防禦使八月以邛南防禦使邛州刺史柏茂林爲邛南節度使又崔寧傳云旰率兵攻成都英乂出兵於城西門分柏茂林爲前軍郭英靜爲左軍郭嘉琳爲後軍與旰戰茂琳等軍潰據此則貞節卽茂琳也不知何故改名如崔旰者初時太子賓客崔沔戶部郎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劉秩等皆建議以爲請依舊禮不可改易而民

言旰耳其後新書不知互名之故於杜鴻漸傳亦書貞節而崔寧傳則兼書之如二人以致注杜甫詩者黃鶴以柏都督俗以貞節茂林爲兄弟則謬之謬矣

高適傳

適傳云李輔國惡適敢言短於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中亂出爲蜀州刺史遷彭州然適實自彭移蜀史誤也按適集有春酒歌云前年持節將楚兵去年留司在東京今年復拜

二千石盛夏五月西南行彭門劍閣蜀山裏昨逢軍人助余我是適以乾元元年五月領刺彭之命也又適謝上彭州刺史表云始拜宮允今刻落俸以今月七日到所部上乾又房琯蜀州先主廟碑云州將高適建末言公頃自彭遷蜀又柳芳唐歷云適乾元初刺彭上元初牧蜀新書亦未駁正

裴冕傳

傳云永泰元年與裴遵慶等並集賢待制代宗

求舊拜冕兼御史大夫充護山陵使冕以俾臣李輔國擅盛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曜術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使判官烜坐貶施州刺史數月移澧州刺史復徵爲左僕射攝代宗紀寶應元年九月丙申右僕射山陵使裴冕貶施州刺史二年三月玄宗肅宗歸祔山陵廣德二年二月戊寅以澧州刺史裴冕爲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充東都河南江南淮南轉運使明年爲永泰元年自寶應至永泰相距凡四年山陵告竣久矣則永泰乃寶應之誤然裴遵慶傳亦云永泰元年與裴冕等並於集賢院待制代宗紀云永泰元年三月壬辰朔詔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並集賢院待詔則集賢之命實在永泰初元又按冕本傳自澧州徵爲左僕射下有云元載秉政載爲新平縣尉王鉷辟在巡內冕常引之載頗德冕會宰臣杜鴻漸卒載遂舉冕代之拜職未盈月卒大歷四年十二月也與代宗紀符則集賢待制正在澧州召還拜左僕射之

後代杜鴻漸柄政之前此永泰至待制十四字乃元載秉政以上之文而錯簡於此遂致轇轕

嚴武傳

武傳云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顧自矜太由爲綿州刺史按房琯傳乾元元年六月詔曰與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爲交結輕肆言談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琯可邠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則武謫巴州非謫綿州也且巴州有武光福寺楠木歌碑題曰衛尉少卿

兼御史嚴武杜甫有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詩其衛尉少卿即琯傳所云散官封也後黃鶴注杜詩乃僞撰一事實云武自巴遷綿則謬之謬矣新書武傳直書曰坐房琯事貶巴州刺史較明晰

王縉傳

王縉傳云貶括州刺史移處州刺史按縉於大歷十二年時尚稱括州至十四年德宗踐阼改括州爲處州德宗本紀大歷十四年閏五月核德宗冊述以嫌名改志書代宗諱故德宗本紀於大歷十四年六月壬戌書處州刺史王縉本屬一州何移之有

楊朝晟傳

楊朝晟傳已列於七十二卷復列於九十四卷今取兩傳較之於左

前傳云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也初在朔方爲步軍先鋒常有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於涇州斬獲生擒居多授驃騎大將軍稍遷右先鋒兵馬使後李納寇徐州從馬燧討田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上在奉天李懷光自山東赴難以朝晟爲右廂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及懷光反於河中朝晟被脅在軍上幸梁洋韓游瓌退於邠寧懷光以鄜在邠寧迫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役務昕懼難作乃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潛發歸於懷光時朝晟父懷寶爲

游環將田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環卽日使懷寶奉表聞奏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除游環卽命使間謀至河中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矣懷光遂縶之及諸軍進圍河中韓游瓌營於長春宮懷寶身戴伐及懷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朝晟用爲游環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爲閒府賓客御史中丞異姓王榮於軍中後詔徵游環宿衛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代之韓游環初在汝州及代以兵戍鄜州道中有裴滿者屢劫朝使游環以叱蕃犯塞自將兵戍鄜州及代以兵戍鄜州道中有裴滿者屢劫朝使游環以叱蕃犯塞自將

防秋移軍寧州遘疾來年正月卒

按前傳朝晟誅叛卒一節後傳蔑易之以其文簡而略

移入同卷韓游瓌傳云自寧州卒叛吐蕃入寇

游瓌自卒眾戍寧州四年七月除將軍震獻甫

代游瓌不俟獻甫至又不告眾知乃輕騎夜出

歸朝將卒素驕聞獻甫嚴急因其無帥縱兵大

掠具圖監軍楊明義節請奏范希朝爲帥都虞

候楊朝晟初逃難郊外翌日聞請希朝乃復入

城與軍眾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叛卒稍安朝

晟乃將諸將密謀晨率甲兵而出召叛卒告曰

前請者不獲張向書來昨日已入邠州汝等謀

叛皆當死吾不盡殺誰爲賊首各言之以罪歸

之餘悉不問於眾中唱二百餘人立斬之軍城

方定又二傳互有詳略如張獻甫奏加朝晟御

史大夫及朝晟免喪至京卒年月宜從前傳如擧

於軍中前傳誤榮爲營便不可解然後傳及城

方渠之對前傳多脫文宜從後傳他日有刊是

書者補後傳使完而刪去前傳可也

第五琦傳

第五琦之爲和糴使本傳以爲玄宗所命而食

貨志乃云肅宗初其互異如此今以傳志文勘

之傳云令琦奏事至蜀中琦得謁見奏言方今

之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

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須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

聖慮玄宗大喜即日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

庸使尋拜殿中侍御史尋加山南等五道度支

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遷司金郎中兼御史中

丞使如故其所云至蜀以玄宗在蜀也若志云

肅宗初第五琦始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分置

和糴使市輕貨以救軍食遂拜監察御史爲之

使則琦又似見肅宗矣

李師古傳

李師古傳云其有任使於外者皆留其妻子或

謀歸款於朝事泄族其家眾畏死而不敢異圖

至師道傳又云自正己至師道編有鄆曹等十

二州六十年矣懼眾不附已皆用嚴法制之大

將持兵鎮於外者皆質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朔
事泄其家無少長皆殺之以故能劫其眾父子
兄弟相傳焉按師古師道皆正己之孫納之子
雖各自爲傳皆附於正已傳後何尺幅之中重
見疊出於此

李泌傳

舊書薄泌甚至其傳敘泌云泌頗有讜直之風
而談神仙詭道或云嘗與赤松子王喬安期誤
門游處故爲代所輕雖詭道求容不爲時君所

重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誕之士及建中末
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說上稍以時日
禁忌爲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
至大用時論不以爲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
足可稱復引顧況讀嘯傳於襲蔡州惡惡請充獻禁人
頗貽譏訾又憑敘其奏號州惡惡請充獻禁人
開採及攻誅戍邊逃卒奏罷拾遺補闕官諸事
而其誦黃臺之詩白建寧冤死以保廣平儲位
者乃散見諸王傳中在承天皇帝倓傳建寧郡王也至史臣

總論直以狂妄浮薄譏之史臣曰泌見可進而
辨之士居相位而談神乃見狂妄誤諸之歟其於泌何有忮心也古
人羞與哙等伍如泌者乃與王嘯崔造關播同
卷可乎哉新書之作不爲無功

李憕傳

傳書元和十一年用兵討蔡州吳元濟其獲賊
將李祐以稷麥於張柴誘致之則十二年四月
矣憲宗紀元和十二年五月癸巳李祐而傳乃漏書
總安敗賊於吳房獲賊將李祐而傳乃漏書
十二年又傳書十一年十二月吳秀琳以文成

棚兵三千降而憲宗紀在十二年三月癸未亦
不符又傳言十二年十月十日夜入蔡州次日
擒吳元濟而憲宗紀書十月己卯憕率師入蔡
州執吳元濟以獻則二十三日也其獻俘入京
之日歟新唐書憕傳於襲蔡州下注云於時元
年四月壬寅吏部侍郎沈傳師卒元乃九字之
誤也

沈傳師傳

傳云太和元年卒年五十九按文宗紀太和九

誦又傳師傳中述其父既濟事蹟爲多宜立既濟傳而以傳師及子詢附之乃以既濟附傳傳師何也

白居易傳

白居易傳云長慶元年十一月與賈餗陳岵爲考策官又云七月除杭州刺史按七月上失書二年或書明年則文義方明非讀穆宗本紀則此七月不知何年矣穆宗本紀長慶二年七月爲杭州刺史壬寅出中書舍人白居易

此作工部亦誤傳又云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按宣宗紀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以昭義軍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畢誠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又云期年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畢誠爲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朱寀觀察等使又云其年入爲戶部尚書領度支月餘改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鄭宗紀咸通二年九月以前兵部侍郎判度支畢誠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又云累遷中書侍郎兵部尚書以其本官同平章事出鎮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於鎮懿宗紀咸通四年十一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畢誠檢校吏部尚書河中尹晉絳慈隰節度使按誠爲刑部侍郎在宣宗大中二年八月至四年八月居是職者爲魏謩紀刑部侍郎御史中丞魏謩云五年四月爲劉瑑紀刑部劉瑑奏云則誠已擢他官特紀傳均失書至邠寧授節當暮白敏中在大中七年致宣宗紀大中三年邠寧鎮爲張君緒五年五月有白敏中充邠寧節度觀察等州觀察使又兵部侍郎

觀察東面招討党項等使之文則党項叛已久不俟至大中末明矣敎中傳云宣宗五年罷相出爲邠寧節度招撫党項部制置等使其下卽相云七年進位特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等使則誠也其移鎭澤路河東皆尙在舊敏中當在是時也

大中末而以懿宗召對爲宣宗誠是也至其入相舊傳旣鶻突無確實年月可指紀以爲咸通二年九月新書表在四月且云罷爲兵部尙書亦各不同又通鑑大中六年六月壬辰以畢誠爲刑部侍郎癸酉除邠寧節度使與紀傳又異

考異云舊傳懿宗召問邊事今從實錄

賈至傳

杜甫有送賈閣老出汝州詩傳乃佚至刺汝事新書亦失載惟於肅宗紀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師潰相州時云汝州刺史賈至奔於襄鄧舊書肅宗紀是年五月云以汝州刺史劉展爲滑州刺史則展正代至者也又新書傳云坐小法貶岳州司馬杜甫有寄岳州賈司馬六丈詩吳纘糾繆以爲至坐棄汝州故此傳於至爲傳位

册文後接書寶應二年爲向書左丞中間疑有脫漏

賀知章傳

賀德仁傳云越州山陰人知章傳云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族孫何不符也或以爲宗支外徙親屬兩蕃理亦宜之顧會稽永興之種頗乖籍注攷越州於天寶元年改名會稽郡屬縣永興亦於是年改名蕭山志地理者明注不紊若從舊號則宜曰越州永興如就新稱則宜曰會稽永興

又知章傳云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以詞俊秀名揚於上京朝萬止山陰卽越之士文選國秀搜玉二集俱作萬齊融賀朝舊書誤也孫逖有酬萬八賀九雲門下歸溪中作詩正此二人又李頎有寄萬齊融詩

蕭穎士傳

蕭穎士傳已別列文苑傳復附見韋述傳後二
傳文苑爲詳然不載終揚府功曹語
本韋述傳云蕭穎士者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
第聰雋過人富詞學有名
於時
當開元中天下承平人物駢集如賈曾席豫張
垍韋述輩皆有盛名而引爲談客穎士皆與之
名欲拔用之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考功員
外郎孫逖稱之於是搢紳多譽之李林甫采其
乃召見時穎士窩居廣陵母喪廬於墓側而詣京
朝
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緦麻

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慙乃爲伐櫻桃賦以
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瓊質因木枝而自庇洎枝
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冀而或薦豈相
冀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警絕
倫嘗與李華陸據同游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
側古碑穎士一閱便能誦之華再閱據三閱方
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
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
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夷若此終以譎傲褊忿困

元初終於揚府功曹

授官旋即駁落乾

中興

唐人以中宗光復舊物稱爲中興史中如蔣王惲傳惲子休道道子揔揔子趙王福傳中興封嗣通王趙紀王愼傳愼子五人並垂拱中並遇害家屬徙嶺南中興初追復官爵曹王明傳有二子俊縗垂拱中並遇害中興初封餘子爲嗣曹王所言中興皆指中宗也乃復稱後唐爲中興殊覺蒙混且失限斷如哀帝本紀中興之初方備禮改卜遇國北明宗時就故陵置園邑有司請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中書覆奏少帝行事不合稱宗存諱而已知證者亦以宣景之證非宜今崔嘏傳子鉉仍中興王只取末謚載之於紀鄭傳及虞卿傳俱加尚書令之號實虞卿尚書令之居室中廬汝弼傳盧氏兩六卿方鎮相繼而未有居輔相者至中興王蠙嗣業子文紀仕至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王蠙傳子機中興仕至兵部尚書豆盧琢傳琢弟瓚瓌子光胤中興仕至宰輔趙隱傳子格入蜀王建僭號用爲宰相中興平蜀張濬傳濬子格後仕僞梁不數顧氏日知錄云懿宗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兒任圖攜又王處直傳歲歸於莊宗克用殺雲中防禦使段文楚據雲中自稱防禦

仍襲舊史文

書中襲舊史文不及改正處頗多其稱大唐地理志大唐武德初復析珠國初如國初置九門郡又和州隋爲歷陽郡國初復爲郡州又蜂州改爲應州攻州牢州已上國初置州各關一人掌志隋文置左右虞候府各一人掌序壝國初亦爲左右虞候國朝如故實陸贄傳吉甫尤精國朝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國史邵傳父楫筠國史有傳蘇弁傳會叔祖良前天后朝宰相國史有傳前錄前實錄也國家如職官志國家定令諸曹侍郎降爲垂拱初兩京置常平署又隋始置十二衛大將軍國家因之又左右驍衛所領名豹

朝國家去朔字曰號衛府又北齊置領軍府後因之煬帝改爲衛率府隋置此官國家因之又改爲領軍衛又隋始置左右監門府國家因之又改爲左右監門率府隋置此官國家因之又改爲衛率又太子左右監門率府隋置此官國家因之又改爲勳衛又太子左右衛率府隋置此官國家因之又改爲親王府傳一人漢官有王傅太傅魏晉後惟置師保一員皇朝如職官志皇家左右藏局又改爲皇朝肅城門局又改爲皇朝因之又改爲肅城門郎皇朝因之又改爲

徵爲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貞祥表其門閭蕭宗就加散騎常侍賜號玄靖先生名在逸人傳今隱逸傳亦無有

其虛張傳目而無傳者不僅武平一楊播也姚

李吉甫傳云父栖筠國史有傳李德裕傳云祖父自有傳德裕爲吉甫子祖郎栖筠也而栖筠

實無傳又王績傳云兄通自有傳乃附見其孫

勃傳中亦並不列傳也

李巨川導韓建殺十六宅諸王及定州行營將

李筠舊書乃列於文苑絕無貶辭何也新書列

山堂考索云舊史以良吏次宦者後以忠義次

酷吏後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陳子昂之諫

詩劉賁之切直而概之以文苑是棄大行而取

小節也

宋思禮傳疑

毛奇齡蕭山縣志刊誤云唐宋思禮字過庭廣

平人祖昉永州刺史父顧戶部員外郎思禮少

以事繼母徐梁聞孝補永興主簿會大旱井池

涸母宿有羸疾非泉水不甘食思禮憂惶禱於

天忽有泉出庭下味甘而寒日不乏汲見者歎

異縣尉柳冕爲文刻之石其後義烏駱賓王以

言事得罪調臨海丞過蕭山感之作靈泉頌載

集中而自注云宋思禮舊唐書有傳又靈泉條

下云在縣署西主簿廨中此唐主簿宋思禮孝

感泉也思禮母羸疾以大旱水涸渴思泉水甫

祝天而泉出於其地其尉柳冕爲題石勒之事

見舊唐書及駱丞集靈泉頌中但舊唐書云補

蕭縣主簿蕭屬徐州遂有疑非吾地者惟駱丞

頌中有此地城控刻溪地臨禹穴語而注者曰

禹穴刻溪皆在紹興會稽縣則正屬吾地且頌

又云某出貸荒隅塗經勝壤正以此時賓王謫

臨海丞在台州道經余邑故余邑東門稱達台

門可據也是其所云蕭縣者係蕭山之誤固不

待言特余謂蕭山亦非是者據頌稱思禮調露

二年來佐百里調露高宗年號改吾邑永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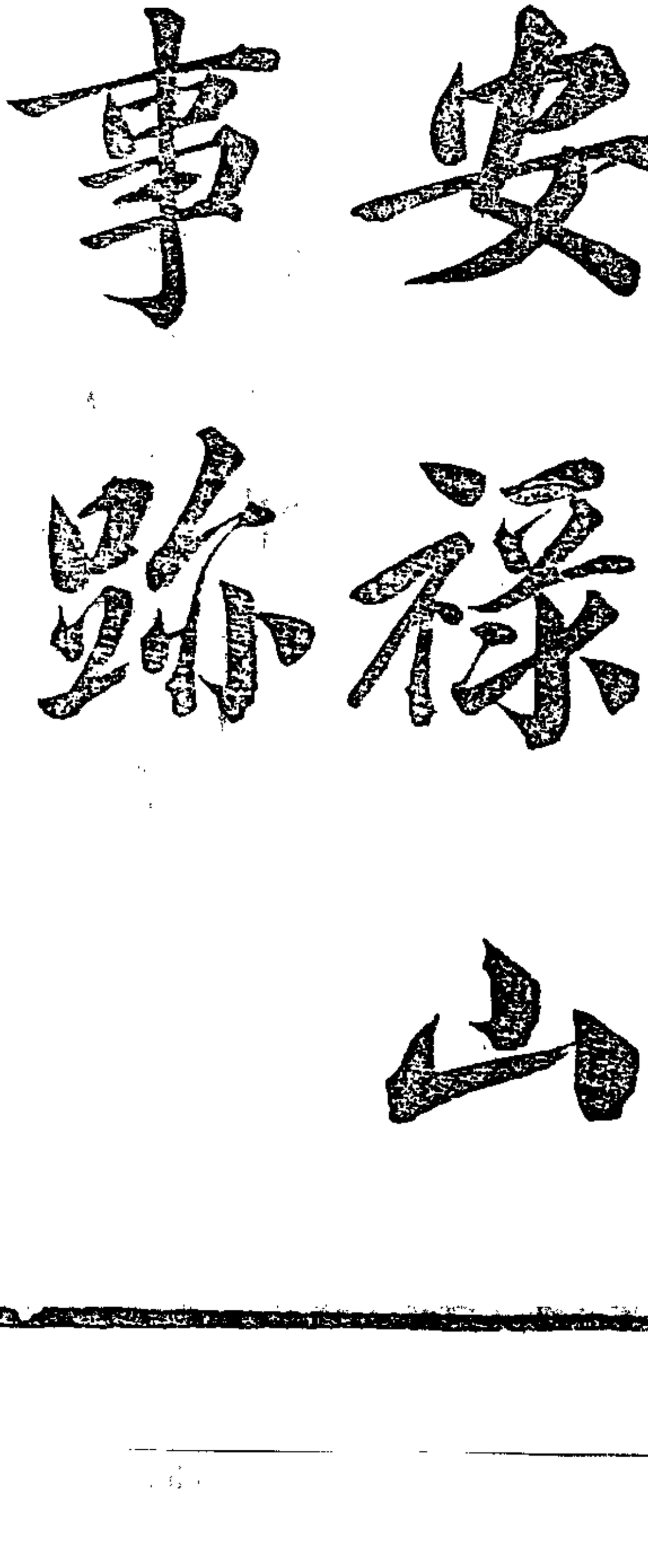
名在調露前及天寶改名蕭山則在調露之後

且賓王本傳於高宗朝由武功主簿調入長安至武后朝惡其言事調臨海丞則當赴臨海時正武后未亡玄宗未興之際此時安得有天寶所改之蕭山也後檢文苑英華知頌文有蕭尉柳冕英華作前尉且注云前集誤作蕭始悟集中蕭字乃前字之誤而作舊唐書者無學竟稱蕭縣以致徐州吾邑各認其爲名而皆非也案西河是說攷辨鑿鑿乃今舊書並無有宋思禮傳豈脫逸邪抑西河妄邪

舊唐書刻本

今所傳舊唐書乃明嘉靖中刻於吳郡者前有餘姚聞人詮及東吳耄生楊循吉二序詮序云詮謬司文學徧歷輔畿爰校六經兼讎諸史始知漢晉以迄宋元皆有監本司成甬川張公掌奉旨校勘總爲二十一史刊證謬譌粲然明備惟劉氏唐書鬱絕不傳無所考覓積集再期酷志刊復苦無善本莫可繼志窮惟古人有云層臺雲構所缺過乎棫樸爲山覆高不終跬乎一簣惘惘哉言益用惶怵乃旁謀學屬博訪諸司間禮儒賢以探往籍更歷三載竟莫有成末復弭節姑蘇窮搜力索吳令朱子遂得列傳於光祿張公昆湖賀予隱得紀志於宇溪公遺籍俱出宋時模板前月之間三美璧合然則是書復傳問人詮之力也當時助以成書者則撫軍石江歐陽氏蘇郡別駕鍾氏太守王氏巡按西郭陳氏提學平山馮氏而蘇郡學司訓嘉興沈桐則獨任讎校者也可爲勤矣然譌脫昏亂不勝嚴塵葉閻騶豈非參語

雷雨悟署



宣統三年十一月
長沙葉氏刻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爲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羣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

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不獲長幼並殺之祿山爲人藏匿得免

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爲神遂命名軋犖山焉

突厥呼鬬戰神爲軋犖山

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

史思明令僞史官穆一譔祿山墓誌云祖諱逸偃與此不同

開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將軍安道買男孝節并波注男思順文貞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爲嵐州別駕收之祿山年十餘歲貞節與其兄孝節相攜而至遂與祿山及思順並爲兄弟乃冒姓安氏

案郭汾陽請雪安思順表云本姓康亦不具本末

名祿山焉長而奸賊賤忽多智計善揣人情解九蕃語爲諸蕃互市牙郎張守珪爲范陽節度使祿山盜羊姦發追捕至欲棒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言貌乃釋之留軍前驅使遂與史思明同爲捉生將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麾下三五騎生

擒契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每益以兵擒賊必倍後爲守珪偏將所向無不摧靡守珪遂養爲子以軍功加員外左騎衞將軍充衙前討擊使開元二十一年守珪令祿山奏事中書令張九齡見之謂侍中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胡也二十四年祿山爲平盧將軍討契丹失利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㊀宗惜其勇銳一作驍勇但令免官白衣展效九齡又執奏請誅之㊀宗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臆斷祿山難制耶竟不誅之

㊀宗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遣中使至曲江祭酹其墓詰辭刻於白石山崖壁中至建中元年十一月五日德

宗以九齡先睹未明追贈司徒

二十八年爲平盧軍兵馬使二十九年三月九日加特進時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詔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貞復以金帛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祿山之美遂授營州節督充平盧軍節度使知左廂兵馬使度支營田水利陸運使副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順化州刺史王仁經授以偉略㊀宗始親信之天寶元年正月六日分平盧別爲節度以祿山爲左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柳城郡太守持節充平盧軍攝御史大夫管內採訪處置等使二載入朝奏對稱旨因是㊀宗賞重之加驃騎大將軍三載三月授范陽長史充范陽節度河北

採訪使平盧節度餘如故是月祿山出鎮柳中書門下三品已下正員外郎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於鴻臚亭子祖餞

是時祿山奏云去年七月內部生紫方蠭食禾苗臣焚香告天曰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誠其蠭請使消化放告必應時有羣鳥食其蠭其鳥赤頭而背色伏請宣付史館又其時選人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也不辨菽麥假手爲判中甲科時有下第者爲劄令以事白祿山祿山恩寵漸盛得見無時具奏之㊀宗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一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㊀宗大

怒出吏部侍郎宋遙爲武當太守倚淮陽太守敕庭闈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士子皆爲戲笑焉

四載奚契丹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祿山方邀兩蕃肆其侵掠奚等始貳於我

祿山又奏臣昨討契丹軍次北平郡夢見先朝名將李勣李靖於臣求食乃令立廟兼伸禱祈薦奠之日神室梁生芝草一本十莖狀如珊瑚盤盞臣當重寄誓殄東夷人神協從靈芝瑞應伏請宣付史館以彰幽贊之功

從之祿山恃恩寵縱虛妄以取媚於㊀宗皆此之類也

五載吏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表薦祿山公直無私嚴正奉法

利貞推美於前建侯表進於後

六載正月二十四日加兼御史大夫右相李林甫素與祿山交通復屢言於㊀宗由是特加寵遇

㊀宗初卽位用郭元振薛胡張嘉貞張說杜暹蕭嵩李適之咸以大將直登三事李林甫旣陷適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爲將以固其權嘗奏於㊀宗曰以陛下之雄才國家富强而蕃之未滅者由文吏爲將而怯懦不勝武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卽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生時氣雄小養馬上長習陳敵此天性也陛下撫而將之使其必死則夷狄不足圖也㊀宗大悅首用祿山卒爲戎首林甫之罪也初王鉷承恩亞於林甫而

敬畏其威事之彌謹祿山恃恩嘗見林甫白事怠而不恭林甫欲示以威佯語他事命左右白王大夫鉷至鞠躬如也祿山不覺自失鉷語遜謹而祿山遜恭自此還遞相維林甫危害肅宗告祿山思作難約令其子引兵來援天寶十年林甫死後楊國忠納祿山遣嚴莊領阿布私下降兵三十三人告林甫與阿布私潛通結爲父子至十二載詔奪林甫官爵同凡庶殯掩連累之者五六十人迹其行事不得不爾

㊀宗春秋漸高託祿山心膂之任祿山每探其旨常因內宴承歡奏云臣蕃戎賤臣受主寵榮過甚臣無異材爲陛下用願以此身爲陛下死㊀宗不對私甚憐之因命皇太

子見之祿山見太子不拜左右曰何爲不拜祿山曰臣蕃人不識朝儀不知太子是何官㊁宗曰是儲君朕百歲之後傳位於太子祿山曰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當萬死左右令拜祿山乃拜㊁宗尤嘉其純誠時貴妃太眞寵冠六宮祿山遂請爲養兒每對見先拜太眞㊁宗問之奏曰蕃人先母後父耳㊁宗大悅祿山恩寵寖深上前應對雜以諧謔而貴妃常在座詔楊氏三夫人約爲兄弟由是祿山心動

及動兵聞馬嵬之事不覺數歎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他腸亦可知也

六載加御史大夫封兩妻康氏段氏並爲國夫人祿山嘗

令麾下將劉駱谷在京伺察朝廷旨意動靜皆並代爲牋表便隨所要而通之御史中丞楊國忠中外敬憚每祿山登降扶翼之右丞相李林甫專宰相柄威權莫二見祿山於政事堂引坐與語時屬冬寒脫己袍披覆之其爲承恩見重也如此晚年益肥腹垂過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㊁宗戲之曰朕適兒卿腹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㊁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風嘗夜晏祿山祿山醉臥化爲一黑豬而龍首左右遽言之㊁宗曰豬龍也無能爲者祿山乘驛駟詣闕每驛中聞築臺以換馬（詣之大夫不然馬輒死驛家市祿山乘馬以換馬臺）五石上袋試之能馱者乃高價市焉飼以候祿山鞍前

更連置一小鞍以承其腹祿山肉疾轉甚富貴之已極每朝常經龍尾道未嘗不南北睥睨久而方進卽凶逆之萌常在心矣祿山舊宅在道政坊㊁宗以其陋隘更於親仁坊選寬爽之地出御庫錢更造宅焉

今親仁坊東南隅㊁元觀卽其地也

敕所司窮極華麗不限財物堂隍院子重複窈窱匝帀詰曲窗牖綺疏高臺曲池宛若天造幃帳幔幕充牣其中

九載祿山獻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宅㊁宗賜銀平脫破方八角花鳥藥屏帳一具方圓一丈七尺金銅鉸具銀鑿鏤銀鏁二具色絲縚一百副夾頡羅頂額織成錦簾二領各紫綃簾金銅鉤分錯色絲縚貼白檀香牀兩

張各長一丈闊六尺并水蔥夾貼綠錦緣白平紬背席二領縟茸毛毯合銀平脫帳一具方一丈三尺金銅鉸具縚綾頡夾帶碧綾口旗色絲縚百副貼文牙牀二張各長一丈闊三尺水蔥夾貼席紅錦緣白平紬背紅異文縟方縟褥紫紬牀帳兼黃金瑤光等並全兩內帳設續賜青羅金鸞緋花鳥子女立馬雞袍袴等屏風六合紅瑞錦褥四領二色綾褥八領瑞錦屏兩領龍鬚夾貼席一十四領貼文柏牀一十四張白檀香木細繩牀二

張縟草敦子三十箇

至於廚廄之內亦以金銀飾其器

又賜金平脫五斗飯甕二口銀平脫五斗淘飯魁二銀

絲織成等筐銀織笊籬各一金銀具食藏二雫碎之物
不可勝數
雖宮中服御殆不及也㊀宗嘗御勤政樓於御座東開爲
設一大金雞帳前置一榻坐之卷去其簾以示榮寵每於
樓下宴會百僚在座祿山或撥去御簾而出
肅宗諭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之禮陛下寵之太甚必
將騎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骨狀怪異欲以此厭勝之
耳
七載六月賜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封柳城郡開國公詔
曰用奇材者必拔於常倫立茂績者亦超於彝典驃騎大
將軍兼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御史大夫范陽郡

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持節范陽節度經略度支營
田副大使知節度兼平盧節度使度支營田陸運押兩蕃
渤海黑水四府經略處置及平盧河北轉運幷管內採訪
等使上柱國柳城縣開國伯安祿山河嶽誕寶雄武生材
萬里長城鎮清邊裔中權決勝暗合孫吳自授以元戎升
之憲府一心之節遹亮七擒之策益章內實軍資豐財以
潤國外威戎落稽顙以輸誠加以忠竭私誠無隱疇之舊
典宜誓山河長平之封式崇井賦可柳城郡開國公仍賜
實封三百戶并賜鐵券餘如故是月又加祿山父贈使持
節魏郡諸軍事魏郡太守延偃夙稱幹略素懷節義仁而
有勇志已慕於韶鈐忠以立身名早雄於沙漠克生令㊁

禍心乃能運彼深謀果稟渠帥風塵攸靜邊朔底㊂不示
殊恩孰彰茂績疆場式遏且殊衛霍之功土宇斯開宜踐
韓彭之秩可封東平郡王仍賜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九載
八月二日又加北道採訪處置等使
命壽王瑁書告身并裝金平脫函瑞錦標鈿軸令內常
侍郭全羽送焉
天長節祿山進山石功德及幡花香爐等命於大同殿安
置朝夕禮謁焉
優詔褒美兼賜祿山寶鈿鏡一面并金平脫匣寶枕承
露囊金花盤等亦令郭全羽送之酬其忠孝之意也
又進玉石天尊一鋪請於道場所安置㊃宗命置於內殿

天尊并侍坐眞人玉女神天丁力士六樂童子及師子
辟邪香爐玉案三十六事
是秋祿山將入朝乃令於温泉爲祿山造宅
祿山將至之日宣賜什物米麪柴炭之屬萬計
又賜永穆公主池亭以爲遊宴之地祿山既移居親仁坊
又賜永穆(霤)園充使院今司天臺是其地也祿山將及戲水楊國忠兄
弟虢國姊妹並至新豐以來會焉飛蓋蔭野車騎雲屯所
止之處皆御賜膳水陸畢備至温泉賜浴將士並賜食賜錢(玄)宗
計日幸望春宮以待十六日獻俘八千人於觀風樓下賜
莊宅各一所雜彩綾羅金銀器物及聲音子等
龜茲一部雞婁鼓指鼓腰鼓笛簫篳篥等七人將士亦

各頒賜賜祿山金鞁花大銀胡餅四大銀魁二併蓋金
花大銀盤四雜色綾羅三千尺判中殿中御侍史楊(玄)
章三人緋衣各一對及絹綵等將士大將軍楊歸順等
一百九十三人衣各一副并絹綵等
又賜契丹生女口大小五十人考課之日上考祿山又自
獻金銀器物婢及駱馬等
金窯細胡瓶二銀平脫胡平牀子二紅羅褥子一婢十
人細馬十匹打毬士生馬三十匹駱駝十頭骨鞍轡三
十具韉黃綾鞍褓三十條鈔尾大馬纓十箇又進鹿尾
醬鹿尾骨等
祿山同列皆尚食供饌其餘頒賜品味備極水陸(玄)宗每
食一味稍珍美必令賜與中貴相望於道
又嘗遣祿山酥眞符寶與并窯臺及音聲寶車牛十繖
蓋并小山花果藥雜樹小獅子白象各二兼藥食等一
一牙盤令內謁除大賓宣賜祿山以爲奇觀焉
又賜永穆公主池亭以爲遊宴之地祿山既移居親仁坊
進表求降墨敕請宰相至席宴會是日(玄)宗欲於樓下打
毬遂停打毬命宰相赴焉(玄)宗每於苑中鷹鸇所獲鮮禽
多走馬宣令賜嘗王鉷楊國忠選勝燕樂必賜梨園教坊
音樂貴妃姊妹亦多在會中駕幸温泉必令扈從賜馬賜
衣香囊珍寶不知紀極祿山時染小疾王人御醫重疊復
至煎和湯藥皆在禁中先許祿山於簪內上谷郡起五鑪

鑄錢時又進錢樣一千貫文召祿山男慶緒及女壻歸義
王李獻誠祿山養兒王守忠安忠臣等赴闕到日並賜衣
服玉腰帶錦綵等仍令尚食供其冬久無雪至十二月
十四日乃雪祿山表賀焉(玄)宗批答兼口號以賜之曰臘
月忻三日嘉平安四鄰預知天下稔先爲物華春其見重
如此十載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日先日賜諸器物衣服太
眞亦厚加賞遺
(玄)宗賜金花大銀盆二金花銀雙綠平二金鍍銀盌
二金平脫酒海一并蓋金平脫杓一小馬腦盤二金平
脫大蓋四次蓋四金平脫大腦盤一玉腰帶一并金魚
袋一及平脫匣一紫細綾衣十副內三副錦襖子并半

臂每副四事熟錦細綾[illegible]三十六具太眞賜金平脫
裝一具內漆半花鏡一玉合子二玳瑁刮舌篦耳篦各
一銅鏁子各一犀角梳篦刷子一骨觔合子三金鈹銀
盒子二金平脫盒子四碧羅帊子一紅羅繡帊子二紫
羅枕一琖一金平脫鐵面枕一幷平脫鎖子一紅羅繡
帊子二銀沙羅一銀鋺椀一紫衣二副內一副錦每衣
計四事件
其日又賜陸海諸物皆盛以金銀器並賜焉
所賜祿山食物香藥皆以金銀器盛之其器並賜前後
又不可勝計也
後三日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繃子繃祿山令內人以綵

輿舁之歡呼動地㊀宗使人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
日洗兒洗了又繃祿山是以歡笑㊀宗就觀之大悅因加
賞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樂而罷自是宮中皆呼祿山
爲祿兒不禁其出入又爲河東節度二月二日遂加雲中
太守兼充河東節度採訪使餘如故
祿山奏請戶部侍郎吉溫知留後事大理寺張通儒爲
留後判官雲中之事一委吉溫祿山甚重之
祿山母祖母皆賜國夫人男慶宗慶緒慶恩慶和慶餘慶
則慶光慶喜慶福慶長慶[illegible]等一十一男皆是㊀宗賜名
慶宗爲衛尉少卿慶緒爲鴻臚少卿兼廣陽郡太守慶宗
加秘書少監又尚榮義郡主改太僕卿祿山恃此日增驕

恣嘗以襲時不拜肅宗之嫌慮㊀宗年高國中事變遂包
藏禍心將生逆節乃於范陽築雄武城外示禦寇內貯兵
器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蕃人健兒爲曳落河八千餘人爲假
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餘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給皆感恩
竭誠一以當百又畜單于護眞大馬習戰鬬者數萬疋牛
羊五萬餘頭總三道以節制
天寶元年除平盧節度使三年兼范陽節度使十年兼
河東節度使
刑賞在己於是張通儒李廷望平冽李史魚獨孤問俗等
在幕下高尚掌奏記嚴莊主簿書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
牛庭玠向潤容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

乾眞等爲將帥潛於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計
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牀燒香列珍寶令百胡
侍左右羣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祿山盛陳牲牢諸巫擊
鼓歌舞至暮而散遂令羣胡於諸道潛市羅帛及造綵紫
袍金銀魚袋腰帶等百萬計將爲叛逆之資已八九年矣
又每歲獻俘虜牛羊駝馬不絕於路珍禽奇獸珠寶異物
貢無虛月所過郡縣疲於遞運人不聊生祿山性殘忍多
姦謀常誘熟蕃奚契丹因會酒中賞毒殺之動數十人
斬大首領面以獻捷是年秋祿山大舉兵討契丹使人謂
奚曰今契丹背盟我將討之汝豈無助乎奚遂以驍騎二
千從之祿山使爲鄉導行至土護眞河誓衆曰兵法疾雷

不及掩耳今久雨復去賊尚遠若倍道趨程賊必不虞我至破賊必矣遂晝夜兼行三百餘里契丹不爲備至大駭亂矣祿山使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意欲生擒以歸是時屬雨甚弓弩盡溼弛而不可張大將何思德請曰兵志遠來倍道疲頓用之力必不足不如少憩張其勢必脅之不夾攻殺傷略相當矣中祿山鞍橋弭俱棄簪履亦墜獨以麾下二十騎走上山蒼黃陷於坑中男慶緒麾下將孫孝哲扶出之又戰數十里會夜追騎解遂投平盧城平盧

騎將史定方領精兵三千赴之契丹知救至遂解圍而去祿山方得脫十一載三月祿山引蕃奚步騎二十萬直入契丹以報去秋之役朔方節度副使奉信王阿布思率同羅數萬以會之布思與祿山不協遂擁眾歸漠北

初布思白節使張暐請不行不受乃劫太倉庫而去祿山乃屯兵不進哥舒翰與祿山並來朝㊀宗使內侍高力士及貴人迎於京城東

使射生官供解鹿取血煮其腸謂之熱洛河以賜之爲翰好之故也

翰母尉遲氏于闐女也祿山以思順常銜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爾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頗同何得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拜以其不忘本也敢不同心焉祿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罵翰曰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力士目翰翰乃止

初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情甚不睦及翰守潼關主天下兵權遂肆其志以報怨誣思順與祿山潛通僞令人遺書於關門擒之以獻思順與弟太僕卿元眞並伏誅天下冤之思順與祿山少狎及思順入奏言祿山必反㊀宗以其先奏不坐至是乃誅之

十一月十七日祿山遣其男范陽節度副使鴻臚卿同正兼廣陽太守慶緒奚契丹及同羅阿布思等爲默啜所破請降附天阿布思者九姓首領也開元初

寶元年朝京師㊀宗甚禮焉布思美容貌多才略代爲蕃首祿山恃寵布思不爲之下祿山因請爲將共討契丹慮其見害乃率其部以叛後爲回鶻所破祿山誘其部落降之自是祿山精兵無敵於天下其男女一萬口送於京師㊀宗御勤政樓執以獻以丁壯一千遞於屬川餘並歸祿山布思敗後投於葛邏祿葉護規畏懼不敢受擒之送於北庭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樓下斬之省衛文武官往觀之具五刑前時所獻者蓋此部落也

生口三千人金銀錦罽駝奚車布於闕下婦人皆以衣文錦飾以羲須盛陳列以爲壯㊀宗大悅授慶緒特進鴻臚

卿張樂以會將士

安祿山事迹卷上

十三載正月四日祿山大覲於行在乃見於禁中賜錦綵綢寶鉅萬

時諸宗覩其兇逆之狀已露言於㊁宗㊁宗不納諸宗恐宗廟顛覆乃至誠祈一夢是夜夢故內侍胡普昇等二人昇一紫鞍覆黃帕自天而下至於諸宗前一素板丹書文字甚多所記者唯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命福祿不虧及見㊁宗涕泣而言曰臣本胡人陛下不次擢用累居節制恩出常人楊國忠妒嫉欲謀害臣臣死無日矣

李林甫陰使多智見祿山必揣知其情僞遂畏服之楊國忠性慓而祿山視之蔑如也至是國忠言其必反奏請追之祿山以㊁宗不疑促駕朝見以故㊁宗益信祿山爲忠不信國忠之言

九日加祿山尚書左僕射賜實封通前一千戶與一子三品官一子五品官奴婢十房各莊宅一所二十四日又加開府苑內營田五方隴右羣牧都使度支營田等使以御史中丞吉溫爲之副（溫加武部侍郎爲之副使）二十六日又加兼知總監事祿山奏前後破奚契丹部落及討招九姓十二姓等應立功將士其跳蕩第一第二功並請不拘付中書門下批擬其跳蕩功請超二資第二功請依資進功其告身仍望付本官爲好書寫送付臣軍前制曰可以是超授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三（一作二）千餘人

祿山歸范陽㊁宗御望春亭送別脫御服以賜之祿山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復留之遂疾驅出闕至洪門順流而下所至郡縣船夫持牽板繩立於岸上以待至則牽之而日行三四百里三月一日祿山將拜官也㊁宗以宰相處之命太常卿翰林學士張垍草詔既而楊國忠諫曰祿山不識文字命之爲相恐四夷輕中國乃止將行也㊁宗謂曰祿山喜乎對曰恨不得宰相頗怏怏楊國忠曰此張垍所洩也㊁宗大怒黜垍瀘谿郡司馬

初垍贊相禮儀雍容㊁宗翌日謂垍曰朕罷希烈以卿

代之垍曰不敢貴妃在座遂告國忠叛之因以爲恨祿山既至范陽憂不自安始決計稱兵向闕自是或言祿山反者㊁宗縛送祿山以是道路相目無敢言者

奏還者告祿山反乃囚於商州將送之遇祿山起兵乃放之

十四載五月祿山遣副將何千年奏表陳事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以代漢將遣中使袁思藝宣付中書門下卽日進畫便寫告身付千年宰相楊國忠韋見素相謂曰流言祿山蓄不臣之心今又請蕃將以代漢將其反明矣乃請見陳事既見未對㊁宗先告曰卿等疑祿山反國忠等遽走階下垂涕具陳祿山反狀國忠以祿山表留於上前而出

俄又令袁思藝宣旨此一度姑容之朕徐爲圖耳國忠等乃奉詔及國忠見無不懇論其事國忠曰臣盡得一計可鎭其難伏望以祿山帶左僕射平章事追赴朝廷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翙爲河東節度使上許草制未行

或云請不以蕃將代漢將論祿山反狀及請追祿山赴闕並是韋見素之意國忠曾無預焉仍語見素曰祿山出自寒微位居眾上時所忌疾成疑似耳見素曰公若實爲此見社稷危矣將至上前懇論其事見素約以事如未諧請公繼之國忠都無一言俯僂而退見素卻到中書嗚咽流涕此非他也國忠要祿山先反以明己之先見耳

上潛遣中使輔璆琳送甘子於范陽私候其狀璆琳受賂而還固稱無他其制遂寢初璆琳未還之時上引宰相對常置白麻於座前及還上謂宰臣曰祿山必無二心其制朕已焚矣後祿山數詐稱破奚契丹所獲駝馬牛不可勝紀國忠因令門客蹇昂何盈以求祿山陰事命京兆尹李峴開捕其宅得孥起妄告李方來等皆令侍御史鄭昂之陰推劾潛縊殺於御史臺又貶吉溫爲澧陽長史

溫天官侍郎之猶子也連按大獄犴法附邪以出人命者凡十餘年性巧詆忍而不忌失意者必引而陷之其欲膠固雖王公大人立可漠視也初蕭炅爲河南

閑廐引之副使內俟朝庭國忠遂忌之及其貶也㊀宗命高力士於朝堂宣慰百官曰吉溫兇忍之人也自伯父已來世爲酷吏朕任人不明比刑濫悉溫所爲今爲卿等除酷吏卿其悅乎羣臣皆蹈舞拜謝無何安祿山上表以理且言國忠讒疾之狀㊀宗方寵於將相故兩存之初祿山擁兵跋扈逆亂未發而以法制之國忠反激而怒之利其疾動以取信於㊀宗十四載正月九日丁卯吉溫又坐贓七千疋及逼士人女爲妾重貶端谿縣令尋杖死於獄中

以激怒祿山幸其速反㊀宗竟不之覺慶宗尚榮義郡主供奉在京密報其父祿山聞之怒命嚴莊上表以自理且

陳國忠罪狀二十餘事㊁宗懼其生變遂歸過於京弁李
峴(峴或作零)陵太守以安之六月㊁宗使黜陟使分行郡縣給事中
裴士淹恐懼不敢歸祿山乃見之
祿山自歸范陽逆狀漸露懼朝廷誅之使者將至輒稱
疾不迎嚴介士於前後成備而後見之士淹之至也亦
如之令武士引入無復人臣之禮士淹宣旨而退
七月祿山又請獻馬三千疋鞍轡百副每疋牽馬夫二人
令蕃將二十二人部送載物長行車三百乘每乘夫三人
河南尹達奚珣奏祿山所進鞍馬不少又自將兵來復與
甲杖庫同行臣所未會伏望特敕祿山所進馬宮給人夫
不煩本軍遠勞將健所進車馬令待至冬卽先後遙遠計

嗇矣㊁宗稍悟
或云因此撲殺輔璆琳非爲託祭龍堂不虞也
乃遣中使馮承威齎璽書召祿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故令
召卿至十月朕御於華淸宮兼宣如達奚珣之策祿山聞
命曰馬不進亦得十月灼然入京承威復命奏泣曰臣幾
不得生還祿山聞臣宣先奏旨踞牀上不起但云聖人安
穩遽令左右送臣於別館居數日然後得免難十一月九
日祿山起兵反以同羅契丹室韋曳落河兼范陽平盧河
東幽薊之衆號爲父子軍馬步相兼十萬鼓行而西以誅
楊國忠爲名
十五日聞於行在㊁宗召宰相等謀國忠多自得之色
笑曰今反者獨祿山耳三軍左右皆不欲也旬日必斬
之來降不如此陛下發兵討之仗大義誅暴逆可不血
刃而定矣大臣以下相顧失色上竟不悟以至於敗
唯與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尙

嚴莊者本至太僕卿後勸祿山反與高尙同力贊助及
祿山末年恐事主不測遂與左右李豬兒同害祿山遂
宣僞敕立安慶緒爲皇太子慶緒兄事莊每事必先問
之後慶緒弃相州軍事蹙遂令妻薛氏假稱永王弟十
一女詣懷鎭時退將李建將請歸順及見元帥代宗及
汾陽告之遂云是嚴莊妻薛氏恐在道留滯不達故假
稱永王女今嚴莊已背慶緒見在獲嘉若許歸投請給
鐵券在前軍如可招者隨名以付之與汾陽議曰若嚴
莊招到則餘黨可招特許奏聞必大用便將鐵券兼賜
衣差官領妻薛氏招莊仍差衙前魏羽奉狀奏聞便令
莊及妻乘傳詣闕到京之明日除司農卿高尙幽州雍
奴人也本名不危多才學常歎息謂汝南周鉉曰不危
不得生還祿山聞臣宣先奏旨踞牀上不起但云聖人安
㊁當舉事不終而不能咬草根以求活州里之間甚得
文章之名後改名尙天寶初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舉尙
高蹈不仕送錢三萬并寓書於中官將軍吳懷實以託
之其年策試弟四等授右領將軍倉曹後懷實引見高
力士置之門下令子師之無何託安祿山奏爲平盧軍
掌書記祿山由是益親之遂與莊等共解圖讖祿山疑

懼勸其謀反累奏爲屯田員外郎乃隨祿山陷東都僞
授中書侍郎僞赦書制敕並尚爲之毀諱本朝所不忍
聞及慶緒至相州嚴莊所掌機務並尚代之仍拜侍郎
及史思明救相州而殺慶緒兄弟尚與孫孝哲同日遇
害孝哲本契丹部人也母美容色爲祿山所通因茲狎
近身長七尺勇健多謀及事祿山出入臥內甚見親信
祿山常因對見宮門俟㊀宗之召衣紐無故斷落祿山
驚忙不知所爲孝哲探懷內取鍼綫爲祿山綴之祿山
轉憐之常侍祿山皆先意曲言必嘉悅又善於女工裁
縫不稱其身也天寶中官至大將軍祿山潛逆爲殿中
監充閑廐使衣馬奢侈性殘賊中外畏之於西監安守

忠張通儒田虔貞等攻長安皆受制於孝哲殺王妃數
十人楊國忠高力士之掌及素與祿山不叶者必殺之
以鐵棒揭腦蓋而死血流於地

祿山專制河朔已來七年餘蘊蓄奸謀潛行恩惠東至
靺鞨北及匈奴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國之柄十得二
三行軍用兵皆在掌握蕃人歸降者以恩煦之不伏者
以勁兵討之生得者皆釋而待錫以衣資賞之妻妾前
後節度使招懷夷狄皆重譯告喻夷夏之意因而往往
不傳祿山悉解九夷之語躬自撫慰曲宣威惠夷人朝
爲俘囚暮爲戰士莫不樂輸死節而況幽薊之士乎及
狼顧負恩其所由來者漸矣

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尹楊光翽送之
賊將高邈僞進射生手二十人光翽輕騎出迎遂爲所
執送詣祿山太原奏光翽被擒并東受降城奏祿山反
特收人望使嚴莊報之曰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利主㊁邦
循爲留後薊縣耆壽李克諫祿山以舉兵無名必敗祿山
諸公勿怪翌日至城北辭其祖考墳墓遂發以節度使賈

移牒陳其罪狀末云光顏今已就擒國忠豈能更久其日陰風慘慘觀者寒心至鉅鹿郡欲宿祿山忽驚曰我名祿非所宜宿也移營至沙河縣博陵太守張萬頃猷漢高祖不宿柏人頌王子牒至云黃河水見底冰結成橋祿山多載草木於河中并以長索繫破船大樹礙凌一

宿而冰合

丁卯陷靈昌郡庚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荔非守瑜等首至尋陷滎陽傳太守崔無詖首至祿山是行也人以爲敗不旋踵及頃告捷人皆失望十二日封常清戰敗西走保陝州

初常清自安西至上問東討方略常清大言上悅遂除

京城誅慶宗清河誅崔文廣平誅郭自卿常山擒何千年高邈博陵誅口誠河間誅杜睦一時皆以其地歸順河北驛路再絕河南諸郡防禦固備哥舒翰擁兵守潼關又令王思禮至陝州見賊將爲御史中丞盧奕首至平原太守顏眞卿留其首斬其使者哭而瘞之

顏杲卿又以常山歸順

聚徒兵故殺賊將李欽湊於土門以應郭子儀燕南豪傑殺賊以地歸順者凡七郡

并縛賊副使何千年高邈送詣行在

杲卿本以材幹祿山奏爲常山太守及杲卿爲長史袁履謙前眞定令賈深內邱丞張通幽密謀背之時賊將傾覆於赤壁未嘗一舉而成大事者今四面兵馬雖多皆募新軍烏合之眾未經行陣堡壘非勁銳之卒不足爲我

敵縱大事不成猶可效袁本初以數萬之眾據守河北之地亦足過十年五歲耳莊尚皆佐命元勳何以遽斥絕之使諸將聞之心不動搖乎祿山喜曰阿法之言是也吾已絕之奈何乾眞曰但喚取慰勞之其心必安因詔尚等飲燕酣樂祿山自唱傾盃樂與尚送酒待之如初（阿法乾眞小字也）祿山雖盜據河朔百姓怨其殘暴所在叛去累其兵力不能進尺寸之地乃遣其黨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五千攻常山顏杲卿力屈而城陷

初杲卿使男泉明及張通幽賫深獻捷且求救於太原王承業通幽獻計於承業承業亦心害其功逗遛其子久而方遣仍以所得賊將以爲己功是以承業等駈加官爵故杲卿屈焉

思明執杲卿及袁履謙送於祿山怒縛於洛水橋柱杲卿詬罵之聲至死不絕履謙性剛狷詬賊尤甚賊怒之先截其舌履謙以血噴賊面遂臠割之路人皆不忍視常山既陷鄴郡廣平鉅鹿上谷博陵文案魏郡信都等一十郡復爲賊守

十五年六月八日郭子儀李光弼二軍東出敗史思明之眾於嘉山思明躍馬潼關失守二將旋師燕趙之間賊復屠之

十五載正月乙卯朔祿山遣東都耆老緇黃勸進遂僞卽帝位國曰大燕自稱雄武皇帝

祿山起逆之初童謠云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一貫錢燕者祿山國號重言燕者史思明亦稱天子天上女安宇也鋪曰氈者祿山入洛陽之日大雪盈尺氈上一貫錢者言祿山只得一千日祿山云纔入洛陽瑞雪盈尺盧言一作顏上祿山詩曰象曰雲雷屯大君理經綸馬上取天下雪中朝海神

改元曰聖武元年置丞相已下官封其子慶緒爲王以達奚珣爲侍中張通儒爲尚書

初汾陽收東都後差人送僞朝士陳希烈等三百五十餘人赴京兼奏表請從寬恕以招來者三表上皇以朝已與朝陽款曲行禮朝陽引之密語抽佩刀斬之遂宣僞詔數循罪逆并斬超並傳首東郡戮及妻子以平盧持節度支副向潤客所覺潛令送赦書使韓朝陽告之庚寅朝陽自洛陽致祿山意旨將畢命入別館循不虞朝陽之害呂知誨節一作爲留後亦爲本軍所殺又加潤客右散騎常侍代之殺皇支范陽府掾李戒等四人沒其妻子五月癸巳韓澄井大通丹大華劉子英罪當大辟陳希烈張均門契丹兩蕃數出北山口至於范陽俘劫牛馬子女止城下用之郭納許彥高並賜自盡許房宇文班盧自勵達於累日城中唯留後羸兵數千不敵潤客等計無所出遂以□蕭克濟陳□柳芳李彥先何昌裔郝處俊崔肅等流樂人戴竿索者爲趫捷可用授兵出戰至城北清水河大敗爲奚羯所戮唯三數人伏草莽間獲免於徼外勿茵帝曰珣摯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摯一等囚於所司太師房琯曰張均欲往賊所望五陵涕泣而其樂人本㊀宗所賜皆非人間之伎轉相教習得五百

餘人或一人肩一作扇符首戴□二十四人戴竿長百餘尺至於竿杪人騰擲如猿狖飛鳥之勢觀爲奇絶累日不憚觀者汗流目眩於是此輩殫矣虜未至前月餘日童謠云舊來誇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日裏清水洶邊見契丹初聞莫悟至是而應之

六月八日乙酉哥舒翰出兵潼關爲蔡山將崔乾祐所敗

十四日辛卯潼關失守

初翰守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國忠爲名公若留二萬人守潼關悉以餘兵誅國忠此漢誅晁錯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許之未發或泄其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衆雖多而

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從之遂遣劍南軍將李福德劉光庭分部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霸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焉翰慮爲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於潼關乃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國忠語其子暄曰吾死無日矣翰自是心不自安人謂諸將以潼關三百餘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楊國忠以翰持兵未決慮於已不利欲其速戰數奏促之賊將崔乾祐叩關數請戰國忠與翰既不協因言翰逗遛不進㊀宗數使進兵出關翰遂領馬步十五萬與賊將崔乾祐會初翰造氈車以氈蒙其車以馬駕之畫以龍虎之狀五色相宣復以金銀飾其畫獸之目及爪將衝戰馬因驚駭從而攢戈矢逐之賊知其計積薪芻於隘路候氈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駕馬奔駭燒氈車及薪芻煙燄昏黑兩軍不相辨我軍謂賊在煙燄之中遂集弓弩併射之賊軍抽退日昳方覺無賊我衆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拒黃河南抵石岸排蹴前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柴揚塵以同羅胥險之騎直透黃河橫截我軍敗績沈河死者十有二三翰在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勢於時搬糧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遂將船百餘隻到河南岸爭渡者不可勝紀每滿卽沈如是沈者數十渡餘軍散走入南關先時於關門旁穿二道塹關二丈餘及師敗之際前後奔

競人馬枕藉入坑須臾塹滿兵士踐人馬之上方得入關陣之旣敗也乾祐白旗引左右馳突往來我軍視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逼之須臾又見與乾祐鬬黃旗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然不知所在後昭陵奏是日靈宮石人馬汗流其日朝在靈寶縣西洪溜澗與崔乾祐相逼翰兵馬多乾祐不過萬人爲撒星陣十五爲一旗或密或疎或前或卻官軍見之皆大笑焉乾祐又以陌刀五千人列於陣後令其軍曰進則十五有生退則死在旋踵故其兵一一自戰乾祐忽驚金鼓卷旗狀似退官軍益怠忽馳而進勢若雷霆官軍失勢遂爲所薄是月東風吼地飛沙漲

天煙塵相合野中舊積諸草賊皆焚之煙燄徹天昏黑
如夜旗號之色人皆莫辨賊乘風便趨我軍煙塵之中
拱手而皆受戮
初翰至潼關風疾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政事委行軍
田良邱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全無鬬志及出
師未陣而潰爲麾下蕃將火拔歸仁執降於祿山
軍敗後翰自首陽山西渡入潼關津驛關門不守王思
禮收合餘軍更欲戰歸仁語翰曰賊勢逼相公且宜西
行避之以圖去就翰上馬出驛歸仁帥諸將叩馬請降
祿山後畫異圖事將未晚翰曰逆胡猖狂猋然一勝天
下之兵計相續至羯胡之首期懸旦暮歸仁曰賊在咫

尺更欲徵兵則我之命已掛賊戈矣翰欲下馬遂以毛
繩於馬腹下連縛其腳控轡出驛翰怒握鞭自築其喉
又被奪卻鞭攏馬就乾祐送於洛陽
祿山曰汝常輕我今日何如翰俯伏稱肉眼豈知陛下遂
至此陛下爲撥亂之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
在河南魯炅在南陽但留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
山大喜遂署翰爲司空令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皆讓翰
不死節祿山知事不遂閉翰於苑中而害之辛卯之夕平
安火不至㊀宗懼焉十五日壬辰聞於朝廷㊀宗召百官
問計國忠以爲幸蜀便
先是國忠樂於蜀地爲自全之計自天下乏兵頗置腹

心於梁益間卒行其志或曰非國忠之計解之在後監
察御史請出御庫金帛召募壯士率六軍一戰以拒之
識者壯其志而又拙其謀初㊀宗覽龜茲曲名部見北
洛背代深惡之謂樂工李龜年曰何忽音樂爲如此不
祥之名遂令諸曲悉改故名及聞祿山反龜年曰曲名
先兆果不虛矣開元天寶中人間多於宮調中奏突厥
神亦爲祿山之應國初盛傳武媚娘曲而則天僭竊之
事應之則先兆豈可測哉

十六日癸卯㊀宗幸蜀

鑾駕自延秋門出百官尚未知明日亦□有來朝者已
而宮嬪亂出驢馬入殿輦運庫物上過渭橋後楊國忠

令燒斷其路上知之使高力士走馬至橋止之曰今百
姓蒼惶各求生路何得斷絕令力士撲滅了來上止望
賢宮從官告飢乃命殺馬拆行宮木煮肉遺之入宮憩
於樹下惘然有棄海內之思高力士覺之遂抱上足嗚
咽上曰朕之作后無負黎元今朔胡負恩宗廟失守竟
無一人勤王者朕負宗社敢不自勉唯爾知我更復何
言卽使中官入縣宣告咸陽官吏百姓更無一人至者
午時上猶未餐良久有村叟來獻蜜麪上對之慘然既
而尚食令人昇御膳至分散從官發至金城宿是夜王
思禮自潼關至奏哥舒翰敗沒之狀十八日至馬嵬從
官韋見素及男諤楊國忠及男暄魏方進及男元向等

六人入驛起居纔出有吐蕃二十餘騎接國忠曰某等異域蕃人來遇國難請示歸路國忠方與語眾軍傳介曰楊國忠與吐蕃同反魏方進亦連一時帶甲圍驛國忠曰祿山已爲梟獍逼迫君父汝等更相倣傚邪眾軍曰爾是逆賊更道何人騎士張小敬先射國忠落馬便即梟首屠割其屍魏方進及兩男吐蕃同時遇害見素爲亂兵所傷腦血塗地曰莫損韋相公父子乃得免上令壽王以藥封瘡兵猶圍驛不散王召從官唯見素父子二人上策杖躡履自出驛門令各收軍軍人不應行在都虞候陳㊀禮領諸將三十餘人帶仗奏曰國忠父子既誅太眞不合供奉上曰賊即當處置乃迴步入驛

倚迴久之不進韋諤極言乃引步前行高力士乃請先入見太眞具述事勢太眞曰今日之事實所甘心容禮佛遂縊於佛堂舁置驛庭中令㊀禮等觀之㊀禮等免胄謝焉軍人乃悅然議鑾駕所詣上意欲幸蜀中中使常清以國忠久在劒南恐其中連謀生意不如幸太原百姓望幸多時地安可駐中官郭師太謀幸朔方曰彼蕃漢雜處父子成章自來地名忠孝中官駱休詳詰幸隴西曰姑臧一部曾王五涼土厚地殷實堪巡幸各陳所見都十餘輩上皆不可顧謂力士曰卿意如何力士曰太原雖近地與賊連先屬祿山人心難測朔方近塞全是蕃戎教之甚難不達人意西涼地遠沙塞蕭條大

駕巡幸人馬不少既無備擬立見樓煌劒南雖小土富人強表裏山河內外險固以臣所見幸蜀爲宜上然之卽日幸蜀皇太子爲百姓所留尋幸靈武

十七日甲午陷西京初祿山不虞㊀宗南幸故進兵緩也於是祿山僞官屬等全虜府庫兵甲文物圖籍宜春雲韶犀象舞馬按庭後宮皆沒焉

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制犀象聖掠舞馬遷入洛陽復散於北向時之盛埽地矣肅宗克復方散求於人間復歸於京師十得二三祿山至東都既爲僭逆嘗令設樂祿山揣幽燕戎王蕃胡酋長多未之見乃誑曰自吾得天下犀象自南海奔來見吾必拜

舞禽鳥尚知天命所歸況於人乎則四海安得不從我於是令左右領象至則瞪目忿怒略無舞者祿山大慙懷怒命置於穽井中以烈火燒使力憊俾壯士乘高而投之洞達胷腋流血數石舊人樂工見之無不掩泣祿山尤致意於樂工求訪頗切不旬日間獲梨園弟子數百人羣賊皆相與大會於凝碧池宴僞官數十人陳御庫珍寶羅列前後樂既作梨園弟子皆不覺歔欷相視泣下羣賊露刃持滿以脅之而悲不自勝樂工雷海清者投樂器於地西向慟哭賊乃縛海清於戲馬臺支解以示樂人聞之者無不傷痛時王維亦在賊中初於菩提佛寺聞之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

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維開元初進士及第事母崔氏以孝聞累官給事中祿山陷長安維在賊中佯狂失音久之賊重其名追赴洛陽僞受給事中至德二年冬收東京陷賊官三等定罪時弟縉爲刑部侍郎抗表請以官爵贖兄之罪上元元年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後爲尚書右丞營別業於輞川朝散之後常獨坐焚香妻亡後三十年孤居一室便絕塵累及臨終之際縉在鳳翔作別縉書及平生故人勸以修習捨筆而終

祿山竊據河洛令張通儒居守安守忠總兵以鎮西京於時二京全陷

至德元年九月賊黨孫孝哲害霍國長公主永王妃及駙馬楊駙等八十人又害皇孫二十餘人並刳其心以祭安慶宗慶宗以祿山起兵之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腰斬於長安并母康氏等五人榮義公主亦賜死焉自後安忍殺不附己者王侯將相扈從入蜀者子孫兄弟雖在襁孩之中皆不免於刑戮遂深居高拱殘虐自恣其大將等亦不可得而見之皆因嚴莊以白事其酷如狼虎雖曰腹心齊爲仇敵矣先是百姓因亂爲盜忽入倉庫祿山既收西京怒之大索長安三日而後止雖私財必皆取之又令府縣推按連引支證日以句餘徵剝搜捕爲事雖刀之末無不徵之百姓騷然所在叛矣間諜

國反覆十數度至於城邑爲墟而人心不改及聞肅宗治兵於靈武人心益堅矣祿山先患眼疾日加昏昧殆不見物又性轉嚴酷事不如意即加箠撻左右給侍微過便行斧鉞特寵段氏常欲以段氏所生慶恩代長子慶緒爲嗣慶緒每懼見廢嚴莊亦慮祿山眼疾轉甚恐宮中事變之後將不利遂夜與慶緒及祿山左右閹豎李豬兒等同謀莊謂慶緒曰殿下間大義滅親乎臣子之間事不得已而爲者不可失也慶緒小胡性又枯懦憂懼之際遂應之曰兒之所爲敢不從命又謂豬兒曰汝事皇帝鞭笞(箠)可數乎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二年正月五日遂相與謀殺祿山嚴莊慶緒執兵立於帳外豬兒執大刀直入帳下以刀

斬其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眼無所見牀頭常著佩刀始覺難作捫刀不得但以手撼帳竿大呼云賊由嚴莊須臾腹已數斗血流出掘牀下地以氈裹其屍埋之戒宮中勿令泄莊明日宣言於外稱祿山疾亟爲詔立慶緒爲皇太子軍國事大小並決之於慶緒僞卽位尊祿山爲太上皇慶緒常兄事嚴莊每事必咨之

豬兒契丹之降口也年十歲餘事祿山頗謹宮刑之時流血數斗殆死數日方蘇幼時祿山最信之祿山腹大每著衣服令三四人擎腹豬兒頭戴之始得繫衣帶㊀宗賜祿山華清宮浴豬兒得入宮與祿山解著衣裳然祿山性殘暴鞭撻豬兒最多遂有割腹之禍

祿山以天寶十四年乙未十一月反至德二年丁酉正月被殺僭竊三年年五十五

至德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敗賊將安守忠等於香積寺汾陽領軍從城南赴東都二十八日元帥代宗皇帝入城安撫百姓十月六日又收東都安慶緒空東都遁於河朔十月二十三日大駕還京其日上皇發成都慶緒之奔也步軍不滿三千馬軍才三四百至新鄭知嚴莊投國家諸將當時心動阿史那承慶部落及李立節安守忠李歸仁等散投恆趙范陽只有張通儒崔乾祐等兩三人時來衙前參至衛州則無人輒見及至湯陰分散過半縱未去者亦止泊相遠慶緒知人心移改不詢問至相州離散略盡疲卒纔一千騎士三百而已至滏陽縣界時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屯軍大呼云賊由嚴莊須臾滏陽慶緒處必死地謂諸弟曰一種是死不如刀頭取決遂與慶和等三人領家童數百設奇計大破官軍光弼大潰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營相去四五里知光弼敗前到取來月八日再收洛陽諸賊知河東喪師逆心又固受其招誘以十月悉到相州慶緒改相州爲安成府大赦境內改年曰天和委薛嵩訓練新舊衆三萬餘馬

軍六千已上旬日之中僞將蔡希德以其衆自高平至田承嗣自潁川至武令珣自唐至道塗復及六萬明年六月十四日汾陽自上都赴軍領士馬十六萬至衛州城下而慶緒以馬步十萬來逆戰數合皆敗慶和恃以弓矢獨自出陣射官軍中箭棄鎗墜馬就擒慶緒大敗遇夜走歸相州汾陽遂收諸道兵馬薛兼訓董秦等二十一萬衆於相州西南三十里下營十一月五日慶緒以五萬衆列陣於愁思岡賊衆大敗殺二萬餘人遂至城下四面穿濠圍之慶緒以殘傷出戰多至摧敗卻入城守史思明本爲慶緒北鎮幽薊及慶緒京陝西敗洛陽奔北思明殺烏承恩卻背國家慶緒危急頻使求救於思

明思明乃引軍來援兒徒旣出燕州乾元二年思明於
魏州僭稱燕王年號順天全軍屯於楚王橋使李歸仁
以精兵一萬尋山向北汾陽以救賜刀授軍平明引
軍躡賊賊亦駐軍相持至暮三合歸仁大敗擒僞洛州
節度使張令暉兵馬使范秀嚴流血積屍塡谿溢谷歸
仁乃歸滻陽招取敗卒思明聞之大懼汾陽以諸將欲
襲思明謀議不同汾陽與李廣琛同謀引安陽河水浸
城遂築隔渠而浸城中無復出路餓死者衆思
明遂領兵來助殺我防堰官健決我隄堰又破衛尉縣
燒糧車五十乘驅卻牛萬頭官健走脫者一半已來二
月已未慶緒城中易子而食屑朽木淘馬糞飼馬官軍

以道路懸絶往來甚艱汾陽與光弼所謀不協遂列大
陣於鄴縣南十里韓陵山東潼水上官軍初勝生擒殺
傷甚衆思明於困敗之中忽生奇計官軍大敗日蕩風
起塵埃晝昏城下諸軍望見迴軍以爲賊徒大至一時
皆潰資糧器械並棄汾陽行二三里駐馬以待師與諸
將結四面陣當路而迴官軍四分損一思明引全軍赴
相州慶緒使人三十里外將赭黃衣以送思明申誠請
冊思明曰不用衣服卽當相見慶緒與弟五人渡安陽
河十里來逆見思明欲下馬思明止之迴馬讓行慶緒
從焉當時分配安置僞刑部尚書孫孝哲侍中高尚兵
部尚書崔乾祐大將已下九人並在毬場祗候參賀思

明過後九人一時處斬思明休卒於合河之陽思明旣
下馬慶緒兄弟□前東西而立數慶緒凡數百言末云
因何殺阿爺奪職掌曳慶緒西面縱殺之諸弟四人並
斬初慶緒未敗時讖云渡河野狐尾獨速明年死在十
八日又云胡絶其後死在合河口至是而驗當解一作時
思明將壬或謀殺思明而附慶緒蓋懷祿山舊恩事臨
發慶緒降衆人皆恨之慶緒官健六千餘人大半餓不
行立並令安太清等養育之數內三千三百人是隨從
慶緒者亦殺之食後方移入城自是祿山之種類殲矣
慶緒自至德二年殺祿山自立至乾元二年已亥爲史思
明所殺其後併於思明思明復稱大燕以祿山爲僞燕今

僞史官□稷一撰祿山慶緒墓誌而祿山不得其屍與妻
康氏並招魂而葬所謂哀后者也識祿山曰光烈皇帝降慶緒爲
進剌王其墓誌敘述兇逆語非典實所紀亦無可取故略
也

史思明營州雜種胡也本名窣干㊀宗改爲思明瘦小
少髭鬚深目鳶肩性剛急與祿山同鄉生較祿山先一
日思明歲夜生祿山歲日生及長相親俱以騎勇聞解
六蕃語同爲互郎以欠官錢走入奚詐爲漢使得免後
誘殺奚節度使張守珪以思明殺奚功奏授折衝與祿
山同爲捉生將去無不捷累拜大將軍及祿山叛逆遂
爲祿山攻劫郡縣所向無敵始自一卒至平州刺史收

河朔戮力驅至崇秩畏威懷德雖死無二後慶緒殺祿
山而賜思明姓安氏改名榮國封鴈川王思明自已懷
計而常懼賊將蔡希德無何朝義殺希德而思明喜形
於色尋以八百騎眾舉河北降封歸義王范陽節度使
明年改乾元元年戊戌肅宗使烏承恩爲思明副思明
殺之復及諸將圍慶緒於相州思明乃來援初懼我軍
之救會蕭華以魏州來歸順詔河南節度使李光遠代
蕭華思明乘其初到以子擊光遠光遠舡身南渡明年
即元年己亥正月一日也思明於魏州自立爲燕王年
號順天引兵救相州官軍敗績九節度使引退思明頓
兵於合河口慶緒兄弟至皆殺之併其眾迴至薊城集

僚屬誇衒克捷自爲天假智略人亦以爲然乃立宗廟
社稷謚祖考爲皇帝以妻辛氏爲皇后次子朝興爲皇
太子長子朝義爲懷王諸子皆爲王以禮招魂葬祿山
置侍中尚書令等官立臺省無曹局遞爲檢討之所識
者笑之以范陽爲周京洛陽爲燕京命洛陽爲周京長安爲秦京置
日華等門署衙門樓爲聽政樓節度廳爲紫微殿又令
其妻爲親蠶之禮於薊城東郊以官屬妻爲命婦燕羯
之地不聞此禮看者填街塞路燕薊間軍士都不識京
官名品見稱黃門侍郎者曰黃門何得有髭鬚皆此類
也其年八月又總兵南來九月又收大梁陷我洛陽東
洛佛事皆送幽州以舊宅爲龍興寺而崇飾之思明本

不識文字忽然好吟詩每就一章必驛宣示皆可絕倒
嘗欲以櫻桃賜其子朝義及周贊以彩牋敕左右書之
曰櫻桃一籠子半赤一半黃一半與周贊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贊
小吏龍譚進曰請改爲一半與周贊一半與懷王則聲
韻相協思明曰韻是何物豈可以我兒在周贊之下又
題石榴詩曰三月四月紅花裏五月六月瓶子裏作刀
割破六七千箇赤男女郡國傳寫置之郵亭子朝興本
牧羊胡雛忽奄有十州之地恣爲不法人不聊生萬姓
嗷嗷皆望官軍之至上元二年辛丑官軍於邙山敗績
光弼奔聞喜思明使其子朝義爲先鋒自爲後殿朝義
至永(一本作甯)郡西使鐵騎先鋒至姜子嶺爲官軍所敗朝義

屢進兵皆挫衄思明大怒朝義與諸將並欲按軍令朝
義惶懼不自安思明居驛令心腹曹將軍擊刁斗防衛
甚嚴朝義將駱悅蔡文景與朝義曰王於姜子嶺失律
今日害王王何不自謀悅等與王死無日矣因言廢立
之事曹將軍亦願爲之欲喚共謀大事如何朝義曰勿
驚動聖人善爲之計使許叔冀男季常以其命命曹將
軍至駱悅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怨恐禍及己乃
不敢拒其夜領朝義下數百人釋甲詣驛思明侍衛怪
其有異懼曹將軍遂不敢動思明夢覺據牀惆悵思明
性好伶人寢食必置左右伶人以其殘忍皆怨之因問
其故思明曰吾向夢見小沙上群鹿吾逐鹿一本無吾逐鹿三字

及水遂見鹿死水乾言畢如廁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
水者命也祿與命俱盡矣俄頃駱悅以兵入問思明所
在未及對以匕首揕殺數人因指如廁思明知事變踰
牆至馬廐鞫馬將乘之悅等索見之使麾下周子俊射
中其髀落馬思明問悅等曰是何人作難悅曰懷王命
思明曰我朝來語錯合招此事然汝廢我太疾何不待
我收長安終歸汝事今雖廢我汝必不成因急呼朝義
小名者三曰莫殺我我不惜死恐汝有殺父之名因罵
曹將軍此胡殺我我負汝何事而行此逆乎悅等叱左
右擒思明赴柳泉驛乃迴見朝義朝義曰莫驚聖人否
悅曰無之周贊許叔冀軍在邙山朝義發許季常往報

贊於簾下坐見季常聞說驚倒朝義乃領兵迴周贊許
叔冀與季常赴之恐贊貳於己令駱悅等歡迎之殺於
柳泉驛恐眾心未定遂矯朝義之命以帛縊殺思明氈
裹其屍駱駝馳到東都朝義僭逆自立號顯聖朝義思
明之孽子也既殺思明復使張通儒誅朝興等以通儒
爲燕京留守尋爲高鞠仁所殺又與蕃將阿思那承慶
相害承慶不敵而奔潞縣鞠仁令城中殺胡者重賞於
是羯胡盡殪小兒擲於空中以戈承之高鼻類胡而濫
死者甚眾以鞠仁爲燕京兵馬使五月以僞太常卿李
懷仙爲御史大夫范陽節度使復殺鞠仁衙門自春至
夏相殺者凡四五加懷仙兵部尚書隴西郡王寶應元

年葬思明於良鄉東北崗是月王師克復洛陽朝義敗
走渡河保魏州河北相繼歸順朝義又加懷仙侍中走
至莫州疑懷仙不入前城取道北走將投奚十二月李
懷仙以范陽歸順誘殺朝義於城東面其首使騎將徐
濟馳獻於闕下朝廷嘉之拜懷仙太傅檢校侍中兼兵
部尚書封武都郡王仍爲幽州節度使薊門遂㊀思明
以乾元二年己亥三月殺安慶緒僭王至史朝義寶應
元年十二月爲李懷仙所殺首尾四年
安史二兇羯相繼亂於范陽安祿山以天寶十四載乙未
十一月犯順史思明男朝義至寶應元年壬寅十二月爲
李懷仙所殺二胡共擾中原凡八年幽燕始平

安祿山事迹三卷署華陰尉姚汝能撰汝能始末陳
振孫書錄解題云里居未詳則在宋時已無可考矣
是書上卷序祿山始生至㊁宗寵遇起長安三年盡
天寶十二載中卷序天寶十三四載祿山構亂事下
卷序祿山僭號被殺並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事下
盡寶應元年分綱列目兼有論議較正史紀述頗詳
據通鑑考異與幸蜀記天寶亂離記河洛春秋薊門
紀亂等書相出入今諸書不存獨此書尚爲完帙洵
屬可寶此本出於知不足齋鮑氏訛謬滿紙從友人
章碩卿處假得秦敦夫石研齋鈔本校正大字（秦本無小字分卷亦不合）惜小字僅据新舊唐書通鑑采者校過未能

一一復舊也光緒甲辰十月江陰繆荃孫跋

安祿山事迹卷下

卷上一頁十行　安波注　舊唐書安祿山傳作安波至

一頁十八行　解九蕃語　新唐書安祿山傳作六蕃本書卷中祿山悉解九夷之語則以九蕃爲得其實

二頁十六行　營州節督　舊新兩書均作都督通鑑同

又十七行　四府經略　據新書經略下有使字通鑑同

九頁十一至十四行　貴妃以繡綳子綳祿山　通鑑考異引事迹作以錦繡綳縛祿山

十二頁三行　以綵輿輿之歡呼動地　考異引事迹作養爲己子

四行　爲假子　考異作極歡

十二頁三行　祿兒極樂而罷　考異引事迹作養爲己子

四行　貴妃與祿山作生日　考異作極歡

校記

十二頁九行　李廷望　舊新兩書均作廷堅通鑑作望

十四頁一行　野狐向窟嗥拜以其不忘本也　通鑑唐紀三十三引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爲其忘本故也與此所引相反　舊書哥舒翰傳與通鑑同

卷中三頁十八行　得李起安岱李方來等　考異引祿山事迹作李起　通鑑作李超

五頁十四行　馮神威　考異引事迹作承威今據改通鑑作神威者從玄宗幸蜀記也亦見考異

五頁小字八頁十九行　居牀上不起　通鑑作踞床微起

注按祿山十一月始反而事迹云九月取光翽誤也其九月九日甲午縛太原尹楊光翽送之　胡

九頁七行　傳張介然荔非元瑜等首至　考異引祿山事迹作庚午陷陳留郡傳張介然云云守瑜又作守瑜

卷下二頁十二行　向潤客　唐書同通鑑作牛潤客

三頁二十二行至四頁十行　晝戰之日及牙將充又縱口火焚驚走據太平御覽三百二十三引唐書改爲晝獸之目及爪將衝縱火焚之駕馬共十四字御覽此引唐書舊新兩書均不載而與事迹所言文字脗合雖小有損益歧誤無大出入如北拔古岸疑莫能定伺羅爲同羅之誤餘無異同定爲事迹原文而御覽失其標題御覽前載引用書目檢無此書因附書於後校錄之家可以參觀焉

校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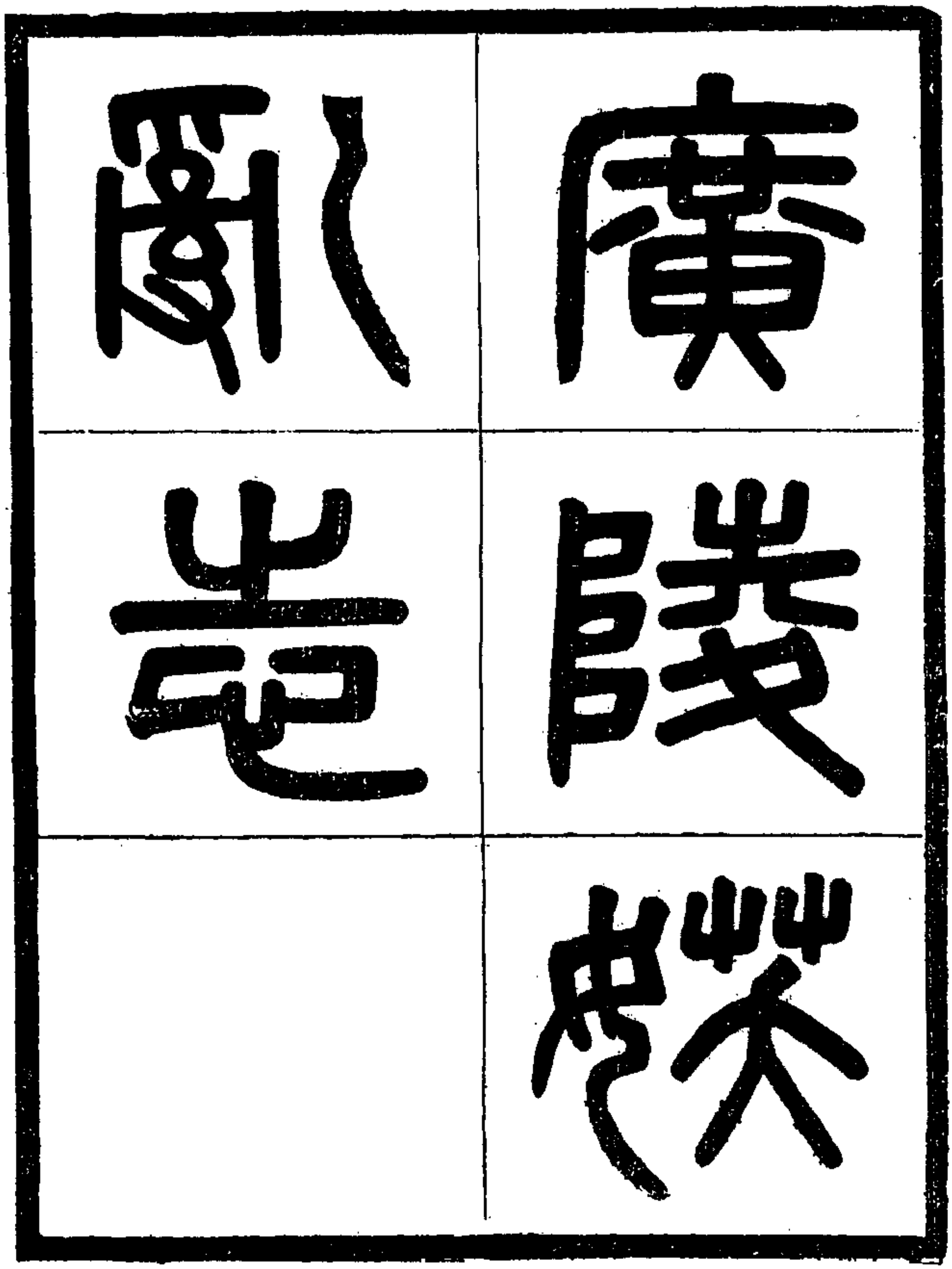
曰安祿山之亂哥舒翰領兵馬步十五萬賊將崔乾祐會戰初哥舒翰造氈車以氈蒙其車以車駕之畫以龍虎之狀五色相宣以金銀飾其畫獸之目及爪將衝戰馬因其驚駭擬從而掎角攢戈矢而逐之賊知其計積薪芻於隘路候氈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駕馬奔駭燒氈車薪芻煙燄昏黑兩軍不相辨我師謂賊軍在煙燄中遂集弓弩併力射之賊軍抽退盡日矢盡方覺無賊我師眾從關門六七十里路狹北拔黃河南抵古岸排蹴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柴揚塵以伺羅諸兵習險直透黃河古岸橫截我師我師敗績沈河而死十有

二三

又曰潼關之戰哥舒翰在河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勢於時有盤糧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可得遂令將船百餘隻到南岸渡人舟中之指可掬登船爭渡者不可勝數每滿卽沈如是登船沈者數千渡餘軍盡散走還入關

十八頁五行 騎將徐濟 舊書僕固懷恩傳作徐有濟乃懷仙妻弟

校記



廣陵妖亂志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為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謂駢曰高眞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眞氣稍虧靈呪遂絕駢聞之以為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寘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祓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饋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壅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旁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謂磻溪眞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秦穆公駢馬皆云上仙遣來為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率皆類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為冥助遂修崇之迴廊曲室妝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跨河為迎仙樓其斤斧之聲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扃鑰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窗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乙聞燒盡降眞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往來每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紜略無愧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萃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廳庭燒之又以五綵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尙未(衛)謐勞淮海寫儀型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劍綠兩行殿柚拂眉青韋郎年少耽閒事案上休看太白經駢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井刻石頌美州人采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等因大行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濛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揚子院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賞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旁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樂迎入碧雲亭至三橋擁閙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數字貼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楊子有一村嫗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眾竟自壞墉而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案執之閒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軹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更肯為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應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為此戲手足生疏然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於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兔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梯

重肉矣乃躬帶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又有黃勝者亦用之黨也納五百金賂於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閒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爾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鹽吏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俯仰許之勝至鹽數月遂匣一銅七首獻於駢用之稽首曰此非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時賓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災郭邑之閒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爇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虺近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宸

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棻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驚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陪幢節同歸眞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駝翼中設機棬人或逼之翬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闊有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鍊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由居月諸竟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瑱以貨茗爲業往來於淮浙閒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鍾之地富商大賈動逾百萬瑱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簟匿家與奴婢等居數歲瑱卒於家乾符初羣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歸仁駢急

之歲餘通於鄭仁室爲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朱弘徹弘徹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考召之術弘徹既死用之復客於廣陵遂毀巾布褐用符藥以易衣食歲餘遂相劉公節制淮左有聲道眞法者速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鎭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衒通於客坎遁月不召詣渤海移鎭用之固請戎服遂署右職厚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鼐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獲舊將有梁纘陳珙馮稷晉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問知愧恥自是賄賂公行徐意日熾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有覆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乃樹置私黨覘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迹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險狡兇狠者得百許人厚其官俸備以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閒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責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冀己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高駢鑿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

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於碧鷄亭妖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傑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良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千萬綺其兇邪陰狡用之蔽如也有大貴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謂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卽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老幼匍道路觀者莫不僉然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盛每一踡痛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惟與殷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卽吮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人次謹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鬬殷輒磔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類此高漵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殷性躁虐知揚子院來爾月官吏數十人鞭背始半光啟二年僞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授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既縛人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焯撮其鬢髮頃刻都盡獄具刑於下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子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於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噶殷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過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既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有兩儒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爲鬻人剜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蜂

吳堯卿者家於廣陵初傭保於逆旅善書記因出入府庭遂聞於縉紳始爲鹽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皆心記口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高駢因罫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罫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子院兼榷雜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責賤苟有歧路縱斷養輩必斂裾以金玉餌之微似失勢雖素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如此權責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庶官省三數年閒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鐇知兩使務局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陷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易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儈人所殺棄屍衢中其妻以紙絮裹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遊上閻羅大王時人以爲笑端

子讀溫公通鑑載高千里爲張呂迷惑事則甚疑之以爲千里本才士且有將略乃受左道愚弄不異童兒豈耄年喪志而然耶及考他書始知是記出於羅隱憑臆嘗不禮於千里作此快之其間增飾之詞固自不免溫公乃信之不疑如李繁鄴侯家傳詞多虛美則又盡載無遺其揚右相冰山之說亦閒天遺事之僞也人謂史遷好奇恐司馬公亦未免耶

逸文

初黃巢將蹂踐淮甸委師鐸爲先鋒攻齊天長累日不克師鐸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師鐸遂降渤海（通鑑二百五十三）

廣明元年七月黃巢自采石北度直抵天長時城內士庶諸鎭俱十餘萬皆良將勁兵議者有狂寇奔犯關防之患悉願盡力死戰用之慮其立功之後侵奪已權謂渤海曰黃巢起於羣盜遂至橫行所在雄藩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然可知令公既統强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損滅名則大事去矣渤海深以爲然竟不議出軍巢遂至北焉初巢寇廣陵也江東諸侯以渤海屯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江海一通逃耳固可掉折鎩而擒之及聞安然度淮由是方鎭莫不解體（上同）

周曰伏承走馬已及奔牛奔牛堰名在常州西今附齎一瓶葛粉十斤以充道途所要蓋諷其齋粉也三月使院致看花宴駢有與諸從事詩其末句云人閒無限傷心事不得樽前折一枝蓋亡滅之讖也及爲秦彥幽辱計口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遂及於難廣記

六月癸卯朔秦彥命鄭漢章守諸門（通鑑二百五十七）

四月癸未朔甲申儔陷揚州（同上）

唐高駢嘗誨諸子曰汝輩善自爲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四板片中以累於汝也及遭舉師鐸之難與諸甥姪同坎而瘞焉惟駢以舊氈苞之果符所言後呂用之伏謀有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許身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爲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爲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廣記百八十二）

三

自五月十三日出東塘至九月十六日歸府九十餘日（通鑑二百四十）

禳雉雊之變也（通鑑二百五十四）

中和三年高駢差梁纘知和州纘以孫端窺伺和州已久不如因而與之以責其效駢强之既行果爲端所敗及歸和州尋陷於端（通鑑二百五十七）

唐光啟三年中書令高駢鎭淮海有蝗行而不飛自郭西淨濛緣城入于城聚於道院驅除不止松竹之屬一宿如翦幡幢燈畫像皆齧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啖食九月中暴雨方霽溝瀆闇忽有小魚其大如指蓋雨魚也

占有兵喪至十月有大星夜墮於延和閣前聲若奔雷逆光祿響洞照一庭自十一月至明年二月昏霧不解或曰下謀上之兆是時粒食騰貴殆逾十倍寒僵雨仆

張守一者滄景田里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計自言能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後貧弊不能自存乃負一柳箧鬻粉黛以貿衣食流轉江淮間呂用之以妖妄見遇遂來廣陵客於蠡勝門下久不得志遂捨勝去用之間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誠期物何患無知已倘能與用之同卽富貴之事當共圖之由是爲用之所薦高駢見其鄙樸常以眞仙待之及得志雖僭侈不及用之貪冒之心特甚二都建爲左鎭鄆軍使累轉檢校左僕射其禮敬次於用之每話道對酌自旦及暮不能自捨誕惑之計與用之常相裹裹以致數年其事不洩光啟二年僞朝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閩川奏守一事未受而敗及從楊行密入城又請爲諸將合太還拜康知柔者本鄭昌圖家吏昌圖判戶部以知柔爲發運使院胥伍諷嘗得罪於知柔縶之楊行密入城諷遂發

知采贓罪二十餘事至是諷及知采俱繫於軍候獄知采素與守一善曰願入財以贖罪守一卽白於楊公公以守一知采泊諷事跡皆不可原遂命就獄殺之（廣百記八十九）

有豫章民周迪貨利於廣陵其妻偕焉遇師鐸之亂不能去至是迪饑將絕妻曰兵荒若是必不相全君親老家遠不可與妾俱死願見鬻於屠民則君歸裝濟矣迪從之以所得之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羣譁不信遂與迪往其處驗焉至則見首已在於肉案聚觀者莫不歎異竟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廣百記七十二）

廣陵妖亂志新唐藝文志作郭廷誨撰直齋書錄解題作鄭延晦經籍考引陳氏又作鄭廷誨說郛又以爲羅隱諸書各異所記高駢呂用之畢師鐸事通鑑頗取之說郛只存四篇羅昭諫集同又輯廣記中四條通鑑注六條增入略存梗概光緒甲辰四月江陰繆荃孫跋

三國志卷編者

年傳

三唐傳國編年序

史之難言雖大儒不免似是而非之感文中子修元經以劉
諸家黍畧而歸其統於後魏北周司馬公修通鑑帝曹魏而
寇蜀帝朱梁而寇河東邵康節修皇極經世書建成元吉作
亂秦王世民誅之其事皆關乎君臣父子之大其書皆並乎
日星河嶽之久而其持議舛迕如此三君子且然況於下此
者乎歐陽正統論與秦而不與東晉不與後漢其謂秦討不
廢夏殷之統未可以始皇而廢秦歐陽之說是也至謂隱帝
及瑯琊位非嗣君正非繼世而欲與昭成並黜則已失之其
大謬者尤在於進梁而黜晉黜南唐夫夷晉於五代夷南唐
于十國可也進陽山篡逆之人而加於赫宗之賜姓憲宗之
裔之上而曰劉智遠與朱全忠特小異而大同歐陽氏不其
昏甚矣乎予友吳山實淵沈嗜古而于史學尤深嘗下帷劉

伯宗家盡取諸史濡首而研究之作史疏若干篇網羅百代
于胸洞若觀火余為驚怖縮舌復依春秋之旨作三唐傳國
編年馳以示余而索序其所繫天祐之十九年則正統之唐
也起同光訖清泰譜之曰後唐起昇元訖開寶譜之曰南唐
當南唐去帝號稱國主統固未嘗絕也故雖歷周宋正朔而
猶以南唐繫焉至入汴而後絕而不書嗚呼其義精其例確
矣編成山實為之說曰莊宗雖族本朱邪然冒姓實出朝廷
之賜其改元而建唐高祖太宗懿昭四廟並祔七廟則已紀
夏配天矣李昇固屬憲宗第八子之裔玄元皇帝者老聃高
實故業復十一於千百矣誰曰偏據不正乎山實可謂昕於
君臣父子之大義而其書遂足與日星河嶽並垂矣夫神堯
以一旅崛起誅元兇楊廣而錄隋之子嬰其得天下甚正傳
十四世歷二百九十年而遽絕之孰與夫傳二十帝歷三百

四十二年而徐絕之之為厚也且夫一方一郡一邑之足以
聚人心尤甚於天下其載之曰則以不祧尊
史於一方一郡一邑之崎嶇顛沛奉九鼎猶縣一絲乃欲以
未能混一而遽絕之也能無悖於春秋之旨乎平山實以忠孝仁厚
晰於大義者矣孟子曰不知其人論其世山實誠可謂
立心[redacted]其論確而爲此也豈特泫然於神堯之
覬哉山實別有三譜本姚叔祥而正其所未安以宣帝
續南正統而以銑繼之迄於唐一洗昔賢之舛訛余謂山實
晰於春秋之大義此又其一端矣豫章陳弘緒誤
興滅繼絕者仁人之用心也黜邪存正者志士之本懷也吳
子斯編兩得之矣嘗概論前代如漢光武而下即晉元宋高
猶能崎嶇艱難以延厥祚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唐取天下
于隋出民水火得統甚正而太宗又經文振武坐致太平乃

其後外爲藩鎮跋扈內有宦豎專恣忽焉不能再振能不動
志士仁人之太息邪自三唐編年出而唐亡而復存矣於戲
唐可以復存則後之如唐者不如唐者其存亡繼續之際不
大彰明較著也哉安福康范生誤
古今人必有見於經而後有辨於史以春秋之法定史惟考
亭綱目有然即涑水編亦不盡爾也廬陵五代史較諸史爲
中乎條理然是史記法而非春秋法池陽山實氏爲三唐傳
國編年一書蓋以後唐繼唐而以南唐續之本春秋微權衍
李唐姓系謂唐之傳也固如是將以正涑水之失廬陵之差
而並以定綱目之義倒戈亦考古之特見者矣然以賜姓之
書遂足與日星河嶽並垂矣夫神堯
以一旅崛起誅元兇楊廣而錄隋之子嬰其得天下甚正傳
纘之說在是或一道也夫宛平汪元綏誤
天下之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時也載其亂而整齊之者史也

志五代者孰不曰梁唐晉漢周或者以朱邪之稱唐比於元海之稱漢而吳子曰否以其時考之則唐亡而未亡也以其人論之有六年及乎滅梁而後自立是則唐亡而未亡也以其人論之克用之報蜀人也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存勗之稱帝也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之廟漆朱友貞之首而爲唐復讐君子猶有取焉春秋之義有以其近正而存之者齊人殲於遂遂未亡也由存勗以存唐援昇以續唐義取乎不亡唐而裁亂之書出焉正統之權尊矣立乎七國猶猶爲史法所予而忠義之心奮矣正統之權尊矣立乎七百歲之下而進退七百歲以前之人主其說不迂其旨不悖吳子其良史哉其與歐陽之進梁爲正司馬之以開平紀元固不得不異也已舊京王演識

齊人滅遂在莊十五年齊人殲于遂在十七年楚滅陳在

昭八年陳災在明年少時讀綱鑑每恨朱梁以窮極兇暴之盜賊我民多行無禮於家其始終一大不仁人也作史者編爲一代石晉借兵叛主稱臣稱子于強國苓壽生靈至三四十年先王之罪人也亦稱一代恆思有以正之顧才識疏淺無所考證今讀吳山賓先生三唐傳國編年尋繹久之快然于心益嘗朱溫篡時唐已矣而天祐甲子猶在太原以唐臣奉唐朔其和之故事也唐未亡也梁不得稱代梁滅存勗稱帝改元同光唐至是亡矣然號仍唐廟仍唐唐失之于其子若孫者猶得享于其臣唐之名尚未亡也名存而實斯歸之矣及後唐復亡其明年南唐禪南唐仙李盤根以唐裔接唐統唐于昔未亡其名者今則聿然又興矣唐又興則晉不得稱代漢與周亦俱不得稱代如是名斯正言斯順矣何後之人皆蒙

然相安而不以爲異乎吾故於三唐傳國編年固謂其可以扶持名教表裏經術爲天地開所必傳之書所必不可少之書者此也或以後唐賜姓爲疑而不知先生晰之詳矣今夫人有大難其家破其子孫散亡不可知其奴僕皆幸主禍羣出爭虛惟恐弗得而其中獨有一人懷故主恩不惜財力爲之雪恥且奉其祖父祖祀之不敢自立門戶因曰是嘗以子孫待我我安忍不以子孫報之庶其許我乎乃特謂其祖若父或陰怨而恫之曰何不待我于孫即旁觀者于事定後爲其子若孫謀亦從而甚之曰彼不待子子其絕之云云者何以異此先生所爲詳晰而辨疑也嘗考魏晉三代以來人臣有大功于國者九錫禪文及其君之身而遂篡之假使克用當朱溫稱帝之日而亦與之並帝又使莊宗于滅梁之後即廢唐宗廟反其姓而自建國亦無不可者天下後世未遂以

爲罪也然莊宗之父子不爾也因賜姓之恩惓惓于既亡之主而不忍改其國廢其祀斯其心亦至矣故編後唐以傳唐者所以慰忠臣孝子之心也史之變道之權也備之不容已者也或又疑南唐禪楊吳之位帝號僅二十年其復去元自貶用周宋朔國易地偏不得稱統蓄南唐雖禪位自吳其土地人民則祖宗之故業也守祖宗故業于十一之中傳三主歷三十九年仁厚慈祥有及人之德無失道之君何以不得稱統江左右六朝蓄基幅員一二千里以視漢之巴蜀則爲內以較宋之崖山則爲大何以不得稱統若因其小弱偏據而遂屏之是丞相亮眞可云入寇而石敬瑭單爲應天順人者矣故編南唐以繼唐者史之正道之經也理之至順者也近盩都魏叔子有三統論曰正統曰偏統曰竊統亦予後唐以偏統言其行事近正而未能混一故偏之且抑北宋爲竊統

言其乘勢徼幸欺孤寡負顧託失人臣大義故竊之論嚴矣然則味叔子之論以合先生之意愚意南唐戊午以後丙子以前雖降號國主不紀元猶宜正書國主某年而傍書顯德建隆乾德開寶于下丙子入汴以後乃得大書宋號以見夫失人臣之大義者雖以開國忠厚之宋祖猶不肯遽以統許之苟知人臣之大義者雖以賜姓之莊宗猶得以統歸之朗君臣之義著矣此春秋之旨也先生入山不出著述等身閒作此書用心尤篤益開古今未敢開之言見古今未能見之理毋怪乎疑者之紛紛也閩中後學陳元鍾謹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一

答張小山重論三唐傳國編年書

札至屬友人在座草草奉報未悉所云以不立宗室之克也荒謬如何足下致疑於三唐編年耶明以父子兵志可知以自則舜夏之明宗何必依唐今舉之以繫唐恐唐太宗豪不忍受且舉昌泰牛晉相況尤為不類賜疑為天下所共見後世自知其為簡系云云是誤疑編年之以承乘耶為李唐帝系也又謂知誥偽撰未為興復此為責備知誥不能為少康光武則可耳而載以論史則泥是誤疑編年之以割據為唐統系也又謂東漢再興未聞新并十八年中有劉氏以接之云云是誤疑編年之於唐絕而張續也願非於此書已發明其意不得不就來教一更白之夫人不幸而生三代之後其變而從權者非得已也權而不失其為正乃可以行權春秋桓六年子同生於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於桓十八年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聖人詞微正為系不可亂明莊公之為桓公子耳非豈以克用存勗之可圖為李唐帝系乎哉又豈以呂秦牛晉相況遂可亂李唐帝系乎哉貞克用父子不立宗室自是正論時五代而欲其為周召共和可得乎如可得也當不成其為五代矣莊宗雖代言五代而分別之則不若存空名而近於正者之為愈也乃朱耶而賜姓奉唐紀年終矣何必不存唐乃梁亡而存勗始自稱帝何必不沿唐乃明宗而承於莊宗未改號矣何必不依唐且南唐再遵甲子有遵何必中間加畀浞之四十年至葬之十八年而況知誥自不失其為唐帝統系者乎故於南唐予其傳統傳統者傳系也統不拘於興地之廣狹系不拘於宗子之大小者變也於後唐予其得國不得統傳姓不傳宗者亦變也變之使受主姓生家雖而四出莫知所之僕

自成宋猶不忘故主之祀即故主在冥漠中曰是猶然吾嘗曰之故臣也非曰吾子孫也何必太宗之不忍受故不通夫變則不知所以行權不知行權則併不知所以守正也此春秋之法也若以誅意言志古今君臣父子之間志之不可問者獨朱郛哉獨朱郛哉惟足下折衷之其毋疑非頓首

復答張小山論三唐編年書

足下致疑於三唐編年亦既曉然明告之矣而於心仍不安未之見信又復裁及且曰念先生傾蓋如故之恩故不忍自外以待采擇不敢執爲定見傳曰事師無犯無隱又曰責善朋友之道先生於某有良師益友之分正不妨疑難相質非操戈入室者比也非敢不盡愚見以析其義

曰即以紀年論之克用父子奉天復年號謂之存唐可也至梁貞元四年莊宗稱帝改元其明年梁亡同光癸未以後則

皆朱郛之年天成丙戌以後則皆巍佶烈之年清泰甲午以後又皆從珂之年合之四主實分三姓十三年中甲子有連唐統已絕欲勿疑得乎愚固謂莊宗未改唐也明宗廢帝始終後唐未改也以明宗願天早生聖人一語足下既許其可自成一代即不自成一代亦豈不可求李氏之宗室而立之以自成其賢乃不以此責明宗而獨以此責莊宗乎縱曰明宗身蒙後唐去唐已遠可寬此責然因後唐以及唐春秋不責備賢者乎以其時權之國國分裂宗藩散失變換姓氏益不可易得矣後唐雖三姓使明宗而毀存勗所立之唐七廟紀年可絕也又所廢帝而毀存勗所立之唐七廟紀年可絕也卒之祀未絕矣紀年可絕乎左氏曰周胙胡公滿姓曰嬀封諸陳使祀虞帝繼守將在齊無論滿爲虞後姜不爲虞後存祀其所嘉者矣故以後人而祀其先者正也以故臣而祀

其故主者權也則後唐之祀唐權不可乎至謂貞明爲貞元又忘貞明之改龍德年數差移偶未細核此其小者也

曰設 仔勗不稱帝梁亡之後當求李氏子孫立之不然退處藩位仍奉天復紀年以待宗室如知誥輩之興可也持論甚正愚固謂存勗爲父復讐即爲君復讐父讐子不可不復君讐則人人得而復之者也況存勗之兩全其爲君父者乎春秋大復讐復讐者可以其國予即有他惡亦在所可諱不然齊襄通魯桓夫人又殺魯桓大惡矣及至滅紀何猶以復遠祖讐賢之諱不書滅乎故當存勗未復讐奉紀年已有以待之既復讐而懸懸乎不可必之宗室待何時乎不然諸藩各自帝時存勗又豈不能以自帝邪亦讐之主僕然受主姓主以尊貴蒙難微矣僕自力致尊貴如其主非攘其主而取之者不必以其尊貴致於主未始不可聽其自尊貴也即不

必蒙姓而可仍其號以世世勿絕又況存勗之爲祀主復讐而取者乎

曰存勗既稱帝改元矣編年者猶以賜姓代爲解釋猶以仍唐國號立唐七廟代爲解釋彼春秋莒人滅鄫莒人何嘗不仍鄫之國稱何嘗不奉鄫之五廟即鄫子又何嘗不以莒人爲吾子若孫哉聖人特大書曰滅存勗之稱後唐何以異此愚固謂春秋之例毀其宗廟曰滅穀梁曰鄫立莒甥爲後滅不自知公羊曰莒將滅鄫故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而聖人歸滅於莒胡氏則以莒之爲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故舍鄫而罪莒其罪莒者莒陰竊也陰竊以欺人於天下後世陽自冒爲鄫後鄫亦陽後之故神不歆其祀存勗之於唐雖賜姓以天子貴在懿宗未

嘗即子之也與鄫之後莒異唐之祀已絕復立明告之天下後世以故臣奉故主也與莒之陰竊異若謂呂秦牛晉爲千古曖昧不白之案不應引以相擬則如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之類如叔孫穆子生子豎牛於庚宗婦之關伯比子穀於菟之類皆曖昧難言顧可引以爲解經例乎

曰南唐雖稱宗室即以中興許之未免太過愚固謂就唐言唐是亦刱也無故業而起者謂之刱晉元宋高非可同語若以偏安不爲興復則是巴蜀之一隅不得稱劉漢東遷之不及小國不得稱姬周崖山之未亡不得稱趙宋俱無論矣其可乎故以南唐之時猶不失其爲刱也

曰後唐既自正其統矣豈猶得曰代唐傳國愚固謂後唐傳國耳彼雖稱帝未自以爲正統也即自以爲正統亦不予也

正統云者史家論定之詞也然則何以予其傳國楚熊通自立爲武王春秋楚敗蔡入蔡伐鄭則黜而書荊刺其猾夏來聘則進書荊人嘉其慕義伐鄭則仍書楚人見其浸强來聘則進書楚子重其國爵均之稱人有褒詞不予其稱王未嘗不予其傳國也予其傳國非即予其稱王也況後唐之傳國已無天子而空奉天子視楚之有天子不奉天子而自王者不有別乎夫楚且傳國矣後唐何嫌乎

曰既曰非宗又何必藉其傳姓愚固謂其傳姓者傳君之賜而不忘也有同姓而宗非者有異姓而宗是者有不安於其姓而改改而復仍其故者有改而卒以不復者而賜姓則不皆盡承其宗朱邾之姓李非猶夫拓跋之改姓元而中國之而卒復其拓跋也非猶夫高開道等之奉賜姓國亡而即忘之也何必朱邾之不傳姓乎曰朱邾非行權之人以朱邾之

年接唐非行權之事譬之升堂從大門入者經也門圮路塞從旁門入者權也究之堂如故主人亦如故乃爲不失其正存勗爲門外漢矣愚固謂存勗以李氏門外漢而不忘其故主也若使堂如故主人如故僅一門牆傾圮土石塞路從旁門入仍不失其固有又安所需門外漢存空名爲哉夫唐社而既屋矣如春秋之亳社災矣不得上達而如故矣割立分據幾不知有唐矣門安在乎堂安在乎堂之主人安在乎苟空名猶可以見唐可以見唐即猶不失其正而僅見之門外漢也何必不權以予之乎

曰桓文雖挾天子未嘗自爲天子故可以空名予之存勗則改物改元實見諸行事不徒誅其意志已也愚固謂存勗時無天子故改物改元立其七廟使無故天子而故天子之空名猶存誅意所以防微於未然存名所以挽救於已去也時

至春秋桓文之挾天子尚有天子在矣使其自爲天子而聖人顧予之乎惟有天子如無天子故不得已而予桓文不然桓非受命之伯以諸侯而主天下是無君也不然以臣召君而天王下勞是實行天子之事幾於改物也聖人豈不黜之而權予之乎又使桓文而處於存勗時則亦未有不自爲天子者矣誅意又不惟存勗也

曰世有盛衰時有正變而君臣父子之閒聖人必不肯分毫假借愚固謂時至五代不復得爲其和也而非謂君臣父子之閒肯以假借何也從時論世春秋亦然其書曰天王出居於鄭其書曰周公出於晉其書曰公孫於齊其書曰公居於鄆世之既衰時之既變雖尊周如聖人聖人亦不得不漸見乎貶惟世之既衰時之既變五霸爲三王之罪人三王於春秋責五霸爲戰國諸侯爲五霸之罪人而不能責三王之罪人以朱邾之

國以此推之從時論世而謂五代有能行其和者乎猶謂五代不應以空名予後唐乎

曰若欲憫高祖太宗之業一旦遠亡不得已編其年以接知誥於三唐中謂存勗爲假唐可也然而無此史法愚固謂朱邪之爲義如義帝之爲人所僞亦然矣故如後世假譽亦稱義譽則以五霸之假雖見譏於孟氏而推予於孔子夫豈謂遂無此史法乎

曰天命既去雖聖人無可如何而猶惓惓於二百八十九年既絕之唐其志之所寄可不謂悲哉可不謂悲哉愚固謂此未爲不知言者也何敢自謾何敢謾人恐疑編年者不惟足下因復如所教而一一白之以聽之天下後世可乎非頓首

答陳孝受論臣僕書

辱教論三唐傳國編年僕承主姓四字示後則不雅示前則

不願莊宗以賜姓不殄唐家宗社意竟謂唐子孫耳因其名而予之雖不當譜序支派亦足以起發忠臣義士之心作史自有權變論史自有同心不必其別爲名也別爲名則愈滋擬議唐明周世假子宗承人無異說矣是說也誠見之高哉愚以爲此不過取譬云爾足下固貴臣而賤僕乎故謂臣爲君臣僕爲主僕臣爲事僕役耳秦漢間多稱主臣矣若尊人而自卑也古臣僕有連稱爲文者箕子曰我罔爲臣僕是臣無分於僕也冏命曰僕臣正是臣以僕官貴也且左傳申無宇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是臣皆賤詞僕雖賤猶臣輩也賁誓曰臣妾逋逃是役之賤者男爲人臣女爲人妾也則臣僕通稱猶之朕我通稱堯自稱朕稱我舜自稱朕稱予禹非如後世之專以爲天子自稱朕于帝臬陶可自稱朕于禹非如後世之專以爲天子

稱也自春秋賜姓而後世乃有賜以天子之國姓者他無論即以晉王克用賜符存姓李名存審已復曰符存審王晏球爲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夏魯奇亦以爲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奇乃序與奇皆各復爲王爲夏以爾時同克用受賜天子姓者且皆復其故惟克用之後始終於唐明宗假子夫亦何嫌是僕承主姓即臣承君姓豈必臣貴而僕賤乎今人多稱僕曰義男義男者假子也是無殊於養趙高之養義女唐休璟之爲其子娶賀蘭尚宮義女亦無殊於楚項羽之尊懷王爲義帝南唐烈祖之尊徐溫爲義祖情無真假名本正大使克用父子尚在臣僕通稱亦豈有自諱而不願受者乎此予非之所爲取譬若重耳出亡行者爲羈紲之僕子犯曰臣負羈紲由此以觀僕何如其人也故更一白之

答陳孝受 元鍾郎趙客 遂論三唐編年書

孝受執魏叔子偏統例以例後唐例宋而謂於南唐戊午後丙子前雖降號國主不紀元猶宜正書國主某年而旁書顯德建隆乾德開寶於下丙子入汴以後乃得大書宋號云云是欲特書國主之年也趙客亦謂綱鑑纂要於南唐戊午猶分書年號於甲子下每事輒加一宋字於綱至乙亥南唐平其年始特書宋太祖開寶八年不以後蜀南漢南平之已滅而故先之不以北漢之尚存而故遲之若以唐之終爲始也可爲三唐編年證據云云是欲以南唐宋並書無遽大書宋也見之所及誠皆不苟則又不得不詳明之矣以後世之人定前古之史或予之或奪之豈無同心豈無正論豈無刻貫紀年者所可爲予奪者也予其所已紀年而予所當予奪所當奪可也予奪可也予其所未紀年自不肯居而強以年子之可乎哉元宗自戊午交泰元年紀四月耳夏五已奉周顯德五年其

明年己未未嘗以去交奉而仍自稱二年或稱十七年也庚申又奉宋建隆元年矣亦未嘗以去交奉而仍自稱三年或稱十八年也迨後主煜辛酉則奉宋建隆二年以迄於癸酉稱十三年以迄於開寶六年矣初未嘗自紀元以絕於癸酉稱十三年也且甲戌亦已奉宋開寶七年矣至開十月自下令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而乙亥歲以仍之嘗是時自紀年亡不自紀年亦已不去宋紀年亦亡去宋紀年矣亡去宋紀年而已之爲美也不自紀年亦已爲善自紀年建元而已之爲美也元宗後主夫豈有見于此耶爲其其實于周宋之紀年者于其始不予其終即又於其終不予而復不予之以正其始始不予其終即又於其終不予而復不得不予之以正其始爲耳而以宋列於周後以列於南唐後者並書非大書也歸大書而實以並書不必半書周與宋至丙子入汴乃大書宋也于後序之所云並周宋於南唐矣編年爲三唐以存唐之春秋爲魯史以存周魯元年上冠之以周年而下列諸國附載也亦可並書使元宗後主自紀元而別奉周宋何必涼張實不用晉元江東年號而猶稱愍帝之建興何必如祚於晉穆永和十年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何必張玄靚復稱晉建興四十三年後又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平紀年又何必如李昪之建元庚子竇建德之建元丁丑無不可以自紀年者可自紀年而不紀年其孰從而予之又孰從而書之夫漢獻之延康固出自曹丕而爲漢紀年之然猶當特存空名以予漢不然豈其已自號年而後人可爲奪而削之者乎願以非論元宗後主苟得圖存先祀即此奉周奉宋或亦所可安而無如其辛不能也故書戊午奉並以周顯德五者是年先交泰元而後顯德五交泰之年元宗之十六年也而其後以顯德之紀年矣以建隆之紀年紀年矣辛酉書建隆二者後主之元年不自紀元而即如建隆之二年而二年二年即紀元益有而無元矣而其後以可推書廣順改元於周太祖者附于元宗保大之十二年也書顯德改元于周世宗者附于元宗保大之九年也書顯德改元于周世宗者附于元宗保大之十二年也書建隆乾德開寶改元于宋太祖者附于南唐之甲子也甲戌去開寶矣乙亥無開寶矣而仍書開寶者非予宋也以後主原奉開寶不得已而自去之不書無以著後主之紀年而去併無以著宋之過也而只如後主存甲乙之歲次以終唐而無七年八年之號故不書

三唐傳國編年卷一

貴池吳非新立

三唐傳國圖

名者聖人不輕假人者也假其名稍近於正者姑予焉此春秋之大法也矧夫名與實併有之者乎唐自哀帝天祐四年丁卯梁建元開平夾晉王並梁立國始以梁劫天子遷都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迄梁滅唐復稱天祐四年至十九年壬午是爲梁三之龍德二年明年癸未乃即帝位號後唐改元同光立廟太原合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正其始矣而名存焉若曰吾猶奉唐也史書唐人竊傳國寶歸於唐以視封天子爲濟陰王者有閒耶無閒耶莊宗族系溯其先出朱耶明宗廢帝皆養子冒姓本於懿宗之賜故立高祖已下四廟不忘唐也然則唐亡而未亡矣蜀稱天復七年吳稱天祐十五年而止耳亦遂改元不得與晉同其終也廢帝崩丙申晉以立而吳即以丁酉禪南唐李昇爲憲宗裔與唐之祖伯陽爲玄元皇帝同非賜姓等也舉高曾之故業復十一於千百閒夫誰曰僞據者不正乎乃作帝系圖者必先梁於唐且置南唐不與列矣余故更爲之圖繫晉於唐繫唐於天祐所以存哀帝也存唐晉志也次後唐次南唐迄宋而以諸國之不屬唐者附焉在唐爲梁吳蜀南漢而楚吳越閩南平屬梁在後唐爲吳蜀南漢吳越閩後蜀晉漢東漢周而楚南平爲晉漢周屬假空名而不沒其實故不予梁晉漢周也余非敢謂春秋是法哉論史者或於彼善於此之說有取焉

唐 起癸未盡丙申 後唐 起丁酉盡庚申 南唐 起丁酉盡庚申

晉 起丁卯稱唐紀年壬午 楚 起丁卯稱唐紀年

梁 起壬午盡丁卯 南平 起戊寅前稱唐紀年 吳 起丁酉禪稱唐紀年

楚 起丁卯稱梁紀年 吳越 起戊寅稱梁紀年 閩 起癸巳前稱唐紀年

南平 起丁酉稱梁紀年 閩 起癸亥稱梁紀年 後蜀 起甲午稱唐紀年

南漢 起乙酉滅於唐

吳越 起丙戌前稱唐紀年

晉 起丙申

南漢

吳越

閩 丙午滅於南唐

後蜀

晉 盡丙午

楚 稱晉紀年

南平 稱晉紀年

漢 起丁未盡庚戌

楚 稱漢紀年辛亥臣於南唐

南平 稱漢紀年

東漢 起辛亥

周 起辛亥盡己未

楚 稱周紀年

南平 稱周紀年

三史合攷 新五代史 卷一

十國年譜

嗚呼建元紀年未有僭亂於唐末者也歐陽公十國世家年譜見其概矣歐陽主五代起梁開平丁卯盡周顯德己未一本薛史而獨以東漢不屈於周爲異於九國此夫所謂筆削者耶使李克用不破黃巢合巢之餘何難自帝顧至散爲人用并亦儼然國矣惡知大齊之金統不並書於譜乎蓋嘗梁遷唐於洛陽時晉岐楚蜀吳五王皆欲討梁梁憚夫果其舉以討也固義舉欲存其爲梁可得乎改元天祐梁爲之晉之始稱天復而卒以稱天祐者不以唐空名予梁也余因從唐論世斷自晉奉天祐丁卯存其名於後主丙子入汴著其實而諸國之後先附於下莫可考者闕焉嗚呼交泰戊午以往亦不復有二年而南唐之國貶矣然猶未至遽絕也故更續之作三唐諸國年譜契丹以外不附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唐	昭宗 李克用 天祐四	五 哀帝 存勗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吳	楊渥 天祐四	隆演 立	二	三	四						
梁	太祖 開平	二	三	四	乾化	二	三	末帝 立	四	貞明	五
蜀	王建 天復	七	武成	二	三	永平	二	三	四	通正	天漢 乾亨
南漢	劉隱 開平	襲立	乾化	貞明							
楚	馬殷 開平	乾化	貞明								
吳越	錢鏐 開平	王審知 開平	乾化	貞明							
南平	高季興 開平	乾化	貞明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後唐	莊宗 同光二	三	天成二	三	四	長興	二	三	四	應順 清泰	二
晉	高祖 天福	二	三	四	五	六	出帝 重貴	開運	二	三	天福
後蜀	孟知祥 廣政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南漢	劉龔 乾亨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大有		
楚	馬希範 天策	立	二	三	四	五	六	天福	七	八	九
吳越	錢元瓘 天寶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南平	高從誨 光化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後唐	莊宗 同光二	三	天成二	三	四	長興	二	三	四	應順 清泰	二
晉	高祖 天福	二	三	四	五	六	出帝 重貴	開運	二	三	天福
後蜀	孟知祥 廣政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南漢	劉龔 乾亨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大有		
楚	馬希範 天策	立	二	三	四	五	六	天福	七	八	九
吳越	錢元瓘 天寶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南平	高從誨 光化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後唐	莊宗 同光二	三	天成二	三	四	長興	二	三	四	應順 清泰	二
晉	高祖 天福	二	三	四	五	六	出帝 重貴	開運	二	三	天福
後蜀	孟知祥 廣政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南漢	劉龔 乾亨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大有		
楚	馬希範 天策	立	二	三	四	五	六	天福	七	八	九
吳越	錢元瓘 天寶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南平	高從誨 光化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乙丙	丁戊	己庚	辛
巳午	未申	酉戌	亥

甲	癸壬	辛庚	己戊	丁丙	申
辰	卯寅	丑子	亥戌	酉申	三

三四	五	六	七八	九	二	保元 大宗	四五六	昇元 祖元	二三	南唐 烈祖	三
											二
二三	天福	十	十三	十四	譜	開運	七	帝出	八	天福	高祖 三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	四	三	二	四	廣珍	三
三	四	五	六	七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光天	九
		希廣立	乾祐	希導立		開運						天福	
			徵立		五			佐立					
德二	三	四	晉	立			六天	七天	義	德	五	建以	政	四	三	二	陞	延	二	通文	立	祐天	二
			乾祐	保融	立		開運																

乙甲	癸壬	辛	庚	己戊	戊
丑子	亥戌	酉	申	未午	午

丁	丙	乙	甲	癸壬	壬
巳	辰	卯	寅	丑子	子

三	乾德	二	乾德	太祖	三	建隆	後蜀主	二	建隆	宋太祖	五	交泰	顯德	四	顯德	五	周太祖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天會	鈞立	十
八	國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大寶立	承	九	
						保立	權			建隆						建周	立行
國乾立繼						立保建											
滅德 沖						勗隆											

十	顯德	五	十	顯德	四	十	顯德	三	十	顯宗	世	二	十	周世宗	顯德	元	十	廣順	二	十	廣順	一	十	廣順	二	周太祖
十	鈞立	承	九			八			七			六			五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一十														
			周建	行立					王立	劉	遂	顯	德	進立	王	言	數	馬金	陵	趙	廣	順	遷	頊			

丙子

非譜年至南唐戊午庚申開而三歎焉益無盛而不衰無存而不亡亦無亂而不治矣豈獨唐宋相際然乎哉願天早生聖人乃僅聞之明宗一語耳當是時世亂久矣亂不極則聖人不生也存治法於亂國求小正於大不正之中故升吳於梁續東漢於漢並周宋於南唐著烈祖元宗後主三號焉餘皆一仍舊文覽者亦可識盛衰存亡治亂之故云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一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乾德四 乾德五 太祖開寶元 開寶二 開寶三 開寶四 開寶五 開寶六 開寶七 開寶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編立繼恩 編立繼元廣 二 三 四 五 六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三唐編年

或曰烈祖中興正矣是固當上承昭哀者也朱耶系族不宜濫嗣仙李窟虛無統之世如夏少康四十載漢光武十八年詎不可耶或曰朱梁立唐三廟石晉立唐高祖太宗廟且并莊宗明宗愍帝廟爲五而褻之以蜀亦且貌玄元洎唐諸帝朝謁焉豈惟後唐或曰明宗以盧質建議爲少帝立廟上謚號矣爾時猶以輝王立於賊臣弒於賊臣而亡國復去廟號又不惟朱耶系族得嗣仙李也夫輝王固不幸而爲賊臣立尋爲賊臣弒已爾昭宣光烈嘉謚非所宜顧可并其廟號去之乎莊宗之不以天祐予梁與夫稱少帝而不以哀帝之謚予梁者蓋惡乎其爲梁甚矣自古無不亡之國少帝非可歸

罪而況其後猶未盡絕耶故使朱耶故使朱耶而不賜以國姓也則已朱耶而國姓本於賜賜姓爲春秋所貴斯立廟亦不忘其先者雖高開道安抱玉張寶臣猶阿光進等皆蒙賜國姓而其後皆已忘唐不得與同自不得與朱梁石晉王蜀之廟朝同日語也此猶秦始皇帝之承莊襄晉元帝之纘懷愍雖以呂代嬴以牛代馬史氏不能爲之諱名則仍其故耳初太宗葬高祖營獻陵於京兆唐朱里也論者以朱梁篡立即唐朱之驗而里者李也即莊宗再造之徵在符讖猶或云然吾不敢謂莊宗中興比於烈祖苟可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矣歐陽公曰天下惡梁已久後唐以來無不偶梁者故不沒其實以著其罪非立圖譜爲綱編年爲目南唐並晉漢周則南唐正朱梁亟自帝李晉號唐以滅梁爲君復讐則李晉不失爲正即謂之傳國不傳統傳姓不傳宗虛承昭哀以待烈祖可也若

曰如少康光武以弄界新莽中閒故竄虛無統唐則朱梁當之矣

唐晉

丁卯天祐四年

春正月　夏四月梁朱溫更所賜名全忠爲晃即皇帝位封天子爲濟陰王改元開平升汴州爲開封府建東都　五月梁攻我潞州遣周德威救潞州戰敗之　以唐天復七年復稱唐天祐四年　秋九月蜀王建即皇帝位　冬十月是歲梁拜王審知中書令封閩王馬殷兼侍中中書令封楚王加劉隱檢校太尉兼侍中封錢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拜高季興節度使

戊辰天祐五年

春正月晉王李克用薨子存勗即晉王位於太原　葬晉王於雁門　蜀改元武成　梁弒其君濟陰王葬於曹州謚哀帝　二月晉王叔父李克寧謀反晉王執而誅之　夏五月攻梁戰於夾城敗之　梁立唐三廟　吳徐溫張顥遣盜紀祥執其君楊渥益弒之弟楊隆演立　六月梁攻岐及岐人戰於莫谷敗之　吳周本攻蘇州敗績　蜀以遂王宗懿爲皇太子加尊號　秋九月蜀王建岐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　梁以唐大安我遣周德威攻梁晉州敗之於神山　冬十月梁以唐相楊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是歲梁加劉隱兼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加高季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十州

己巳天祐六年

春二月延州高萬興叛於岐降梁　夏六月梁劉知俊叛附於岐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之於蒙

阬　吳徐知誥從養父徐溫滅於昇州自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治戰艦於昇　秋七月梁楊虔附於蜀　冬十二月梁康懷英攻岐　十一月梁康懷英及劉知俊戰於昇平敗績

是歲蜀須永昌曆　梁加劉陽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南平王

庚午天祐七年

春正月朔梁始用樂　夏五月吳授徐知誥昇州副使知州事　秋八月及岐人攻梁夏州　楊師厚攻岐　蜀有龍五十見洵陽水中　冬十一月梁遣王景仁攻趙趙王鎔來乞師王遂救趙　北平王處直來附　十二月蜀大赦改明年爲永平元年

辛未天祐八年

春正月敗梁王景仁於柏鄉　燕劉守光聲言助梁王乃旋師　三月梁進封劉隱南海王隱薨弟龔（原名巖）立　夏五月朔梁大赦改元乾化　秋七月王會趙王鎔於承天軍　八月劉守光稱帝於燕　冬十月梁大閱於魏東郊

是歲梁加吳越王錢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行營都統

壬申天祐九年

春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劉守光求救於梁梁攻趙屠棗疆李存審擊走之　蜀尚食使歐陽柔治田令孜故第得唐傳國璽以獻　夏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君晃自立殺博王友文　秋八月梁朱友謙以河中叛於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陽臣於梁而陰附晉　冬十月

是歲吳徐知誥副柴再用平宣州李遇有功遷昇州刺史

梁冊尊錢鏐尚父　燕幽州參軍馮道來奔

癸酉天祐十年

春正月梁友珪改元鳳曆　二月梁均王友貞趣袁象先等討友珪伏誅友貞即皇帝位於東都（即大梁）復稱乾化三年三月梁主友貞更名鍠　夏五月梁楊師厚取我滄州　秋七月蜀太子元膺（宗儼更名）殺太子少保唐龔　冬燕劉守光請降王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破之

是歲梁王彥章攻吳壽春徐溫敗之於霍邱　梁封劉巖南海王　加錢鏐天下兵馬都元帥

甲戌天祐十一年

春殺燕王劉守光於太原用其父仁恭於雁門之墓　趙王鎔北平王處直奉冊推王爲尚書令始建行臺　夏四月秋七月攻梁邢州戰於張公橋敗績　冬十月

是歲吳楊隆演取虔州加徐知誥檢校司徒始城昇州

吳越錢鏐浮海貢於梁

乙亥天祐十二年

春梁天雄軍亂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來附　夏六月朔王入魏州誅其亂首張彥　王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　秋七月取滄州　梁劉鄩圍王王左射軍石敬瑭擊敗之以王還　八月梁復滄州　我軍與梁劉鄩對壘於莘　冬十月梁康王友孜反伏誅　十一月梁改元貞明　岐耀州温昭圖叛於梁

是歲梁主鍠更名瑱

丙子天祐十三年

春擊梁劉鄩於故元城大敗之　攻梁衛州降其刺史靳昭　夏四月克梁洛州　六月梁

張溫來降　秋圍梁邢州降其節度使閻寶　梁張鈞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遂取之　梁貝州人殺守將張源德以城降　冬十月蜀大赦改元通正　十二月蜀改明年爲天漢元年國號漢

丁丑天祐十四年

春正月　夏五月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吳昇州城成徐溫徙治以養子徐知誥爲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　秋八月南海劉龔即皇帝位國號大越改元乾亨追謚隱襄皇帝　冬梁謝彥章軍於楊劉　攻楊劉王自負芻以壇墅遂破之　蜀大赦改明年爲光天元年復國號蜀

戊寅天祐十五年

春正月與梁相拒於楊劉梁謝彥章決河水以隔之　夏四月吳徐知誥爲淮南節度副使　六月吳徐知誥以潤州兵渡江定亂遂爲淮南節度副使　六月渡水擊彥章破其四砦　蜀王建薨太子衍立改明年爲乾德元年建廟號高祖曰永陵　秋八月大閱於魏合軍於麻家渡　梁謝彥章軍於行臺　大越劉龔改國號漢　冬十二月朔梁賀瓌殺其將謝彥章　及梁賀瓌戰於胡柳敗績周德威死之梁軍暮休於土山石敬瑭從李嗣源復擊敗之

是歲梁張守進叛來附

己卯天祐十六年

春正月軍於德勝王兼領盧龍軍節度使　夏南漢冊越國夫人馬氏爲皇后南城不克　蜀加尊號　吳楊隆演即吳王位改元武義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追尊行密爲太祖澄爲烈宗　秋七月　冬十月廣德勝北城　十二月敗梁軍於河南濮陽

庚辰天祐十七年

春南漢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　夏梁朱瑾聶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來附梁以劉鄩討之　李存審敗梁劉鄩於同州　吳隆演薨弟溥立　秋七月吳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　冬十月

辛巳天祐十八年

春正月魏州僧傅真來獻唐受命寶一　趙將張文禮弒其君鎔來請命　三月以文禮爲鎮州兵馬留後　吳改元順義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軍節度使李嗣昭橫海軍節度使李存審義武軍節度使王處直安國軍節度使李嗣源鎮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請王即皇帝位王三辭　夏五月朔梁改元龍德　秋八月遣趙王鎔故將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張文禮於鎮州建瑭取趙州文禮卒其子處瑾閉城堅守　九月建瑭戰死　冬十月李嗣源敗梁戴思遠於戚城　王處直叛附於契丹其子都幽處直以來附　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

壬午天祐十九年

春正月敗契丹於新城追奔至於幽州　三月閻寶敗於鎮州以李嗣昭代之　夏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　秋八月梁段凝攻衛州執刺史李存儒　九月存進敗鎮人於東垣戰死　冬十月李存審克鎮州　王兼領成德軍節度使　十一月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

三唐傳國編年卷二終

後唐

癸未同光元年

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於梁其麾下郭威從之　夏四月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國號唐　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爲樞密使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鎮州爲北都　閏四月追尊祖考立廟於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　李嗣源率偏將石敬瑭劉知遠及梁王彥章戰於德勝敗績李嗣源率偏將石敬瑭劉知遠及梁王彥章戰於德勝敗績

六月及梁王彥章戰於新鄭敗之　盧程罷　秋八月梁人克澤州守將襄約死之　梁段凝先鋒康延孝叛來降

九月李嗣源及梁王彥章戰於遞坊敗之　冬十月如鄆州以襲梁　敗王彥章於中都以死取之　取曹州　梁王瑱崩滅之　梁敬翔自殺　貶鄭玨爲萊州司戶參軍蕭頃登州司戶參軍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　十一月復北都爲鎮州太原爲北都　復汴州爲宣武軍　尚書左丞趙光胤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　復永平軍爲西都　十二月李繼韜伏誅其弟繼達殺其兄繼儔於潞州　畋於伊闕南平高季興入朝還鎮

是歲蜀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朝之　以孟知祥爲太尹　賜錢鏐玉冊金印

甲申同光二年

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鎮進暖殿物　求唐宦者　新

羅國王金朴英及其泉州節度使王逢規皆遣使者來　渤海國王大諲譔使大禹謨來　李嚴奉使自蜀還獻策伐蜀

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於太廟朝獻於太微宮　享於太廟　二月朔有事於南郊大赦　羣臣上尊號　立劉氏爲皇后　三月立仗軍士等功臣　工部郎中李途爲檢視唐諸帝陵使　潞州將楊立反　夏五月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　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　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　李嗣源克潞州　六月楊立伏誅　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　秋九月置水於城門以禳熒惑　幸郭崇韜第　冬十一月畋於伊闕　十二月及皇后幸張全義第

乙酉同光三年

是歲岐王李茂貞降封秦王尋卒

春正月如東京東京毀即位壇爲鞠場　二月聚鞠於新場　射雁於王莽河　射雁於北郊　射鴨於郭泊　南漢白龍見南宮改元白龍更劉巖名爲劉龔以應之

以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　三月寒食望祭於西郊　至自東京　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東都　黜李從珂爲突騎指揮使　夏四月及皇后幸郭崇韜朱漢賓第　趙光胤罷

六月宗正卿李紓爲昭宗少帝（哀帝梁諡也）改上園陵使　秋八月殺河南令羅貫　九月魏王繼岌爲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以伐蜀　射雁於尖山　冬十月突吐渾突厥皆遣使者來　十一月高麗遣使者來　蜀王衍命其學士李昊草表來降　郭崇韜殺王宗弼及其弟宗渥宗訓滅其族　十二月閻王審知薨子延翰立延翰弟延鈞同延稟執延翰殺之延鈞自立更名鏻拜鏻節度使稟加檢校

太師中書令封閩王　閏十二月楚馬殷表求致仕慰勞之
　敗於白沙　封弟存美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
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是歲以孟知祥爲成都尹　封高季興南平王　讖改葬
　少帝曹太后崩不果
丙戌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
春正月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二子於蜀　契丹使梅老
鞋里來　殺其弟睦王存乂及河中護國軍節度使李繼麟
滅其族　沙州曹義金遣使者來　回鶻阿咄欲遣使者來
　殺李繼麟之將史武薛敬容周唐殷楊師太王景來仁白
奉國皆滅其族　李嗣源入朝　二月鄴都軍將趙在禮反
於貝州陷鄴都武寧軍節度使李紹榮討之　邢州軍將趙
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真討之　戊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

討趙在禮　三月趙太伏誅　李嗣源反　博州守將翟建
自稱刺史　殺王衍滅其族　如汴州　次滎澤　龍驤指
揮使姚彥溫以前鋒軍叛降於李嗣源嗣源入汴州　帝未
至六州自萬勝而還　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　吳以左
僕射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　夏四月朔
莊宗皇帝週弒崩　李嗣源入洛陽監國朝羣臣於興聖宮
　拜石敬瑭保義軍節度使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　殺
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　左驍衛大將軍孔循爲樞密使
始與於西宮嗣源即皇帝位於樞前易斬衰以衮冕　魏王
繼岌薨　大赦改元　五月朔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
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趙在禮爲義成軍節
度使　六月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
逖　諫伏誅　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　秋七月安重

誨殺殿直馬延於御史臺門　貶豆盧革爲辰州刺史韋說
敘州刺史　流革於陵州說於合州　齊州進士韓熙載自
具行止歸於吳　八月朔陝州磁石縣民高存妻一產三男
子　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　閔稼於冷泉宮
契丹寇邊　平盧軍節度使霍彥威殺其登州刺史王公
　冬十月契丹使汲骨餒來告阿保機哀廢朝三日
丁亥天成二年
春正月朔更名亶　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
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朔新羅使張芬
來　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監李嚴　殺景州刺
史郭從謙　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以伐荊
南　伶人郭從謙伏誅族滅之　三月朔幸會節園羣臣買

宴　盧臺軍亂殺其將烏震　新羅使林彥來　夏四月盧
臺軍將龍晅等伏誅　六月任圜罷　秋七月隨州刺史西
方鄴取夔忠萬三州　殺豆盧革韋說　冬十月如汴州石
敬瑭從　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馮彥
超死之　守殷自殺　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　吳大丞相
徐溫卒子知誥爲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　十一月吳
楊溥始即皇帝位改元乾貞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
演宣皇帝徐知誥入朝留爲左統軍悉奪其兵以徐知誥爲
太尉兼侍中出鎮金陵　十二月朔於東郊　追尊祖考廟
諡立廟於應州
　是歲南平高季興臣於吳吳冊之爲秦王　馬殷請建行
臺封楚王
戊子天成三年

春正月契丹陷平州　二月孔循罷　三月朔御札求直言
　鄭珏罷　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　西方鄴克歸州　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爲樞
密使　夏四月石敬瑭徙鎮天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
唐尹　范延光罷　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遣歸德軍節度
使王宴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五月契丹禿餒入於定州
　右衛上將軍趙敬怡爲樞密使　封回鶻可汗王仁裕爲
順化可汗　秋七月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　八月廬龍節
度使趙德鈞執契丹首領惕隱赫邏　慶州防禦使賈廷琬
反　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賈廷琬　南平高季
興薨子從誨立　十二月王建立罷　吳以南平高季興子
從誨爲荊南節度使　十二月李敬周克慶州賈廷琬伏誅

幸康義成第

是歲南漢襲以周易筮遇大有改元大有

己丑天成四年

春正月回鶻使掣都督來　二月王宴球獻馘俘　趙敬怡卒　崔協卒　至自汴州　三月殺
姪從璨　夏四月契丹寇雲州　契丹使撩括梅里來求禿
餒殺之　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趙鳳爲門下侍郎兼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以從厚爲河南尹從榮爲
北都留守　五月朝羣臣賀朔　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
皇帝　契丹寇雲州　秋七月殺右金吾衛上將軍毛璋
八月黑水使骨至來　吐渾首領念公山來　党項折遇明
來　高麗王建使張彬來　九月殺供奉官馬昭愿　冬十
一月吳改元太和上尊號以除知誥爲中書令　十二月殺
西平縣令李商

是歲南平高從誨以楚王馬殷來請命

庚寅長興元年

春正月閻馬於苑　宣徽南院使朱弘昭爲大內留守　拜
南平高從誨節度使追封高季興爲王　二月黑水兀兒遣
使者來　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　朝獻於太廟
　享於太廟　有事於南郊大赦改元　秦王從榮薨
令　三月立淑妃曹氏爲皇后　夏四月安重誨使河中衙
內指揮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趙珂西京留守宋白通侍衛
步軍指揮使藥彥稠討彥溫自通執彥溫殺之　羣臣上尊
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回鶻使安黑連來　秋七月訪莊宗
月回鶻使孛栗祖來　回鶻使安黑連來　秋七月訪莊宗
子孫瘞所　八月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三司使　殺奉
聖都軍使李行德大將張儉滅其族　吐渾來附　封子從

榮爲秦王　海州將王傅極殺其刺史陳宣叛於吳來降
封子從厚爲宋王　九月東川節度使董璋反　成德軍節
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　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
冬十月始藏冰　曉衛上將軍致仕張鈞進助軍粟　董璋
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　孟知祥反
十一月朔秦王殷從榮受冊謁於太廟　契丹東丹王突欲
來奔　楚王馬殷薨子希聲立　十二月二王後秘書丞鄴
國公楊仁距卒廢朝一日　安重誨討董璋　石敬瑭及孟
知祥麾將趙廷隱戰於劍門敗績

辛卯長興二年

春正月吳以徐知誥爲金陵尹其子景通爲司徒　二月李
安元信第　安重誨罷　三月趙鳳罷　太常卿李愚爲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夏四月宣徽北院使趙延壽

爲樞密使　董璋陷遂州武信軍節度使夏魯奇死之　旱
赦流罪以下囚　閏五月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及其妻
張氏于崇贊崇緒　秋九月赦五坊鷹隼　冬十一月旌表
棣州民邢劍門閭　十二月朔除鐵禁　初稅農具錢　党
項寇方渠

壬辰　長興三年

春二月討難軍節度使兼彰德及党項戰於牛兒谷敗之
三月初刻九經版印賣之　吳越錢鏐子元瓘立　夏五
月二王後詹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鄴國公　孟知祥攻董璋
陷綿州　六月封王建爲高麗國王大義軍使　孟知祥殺
董璋昭東川　達靼首領頡歌以其族來附　秋七月楚馬
希聲弟希範立　冬十一月幸石敬瑭第契丹入寇　十
一月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都押衙

是歲吳建都於金陵

甲午　應順元年即清泰元年

春正月朔視朝於廣壽殿　大赦改元用樂　朱弘昭馮贇
獻錢助作山陵　閏正月冊皇太后　冊太妃王氏　北京
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　徙蜀孟知祥即皇帝位國
號蜀　吳金陵火罷建都　二月視作山陵　鳳翔節度使
潞王從珂反西京留守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
節度使兼彰德節度使安重霸爲副　三月石敬瑭徙鎮成德　思同兵潰
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兵叛降於從
珂　從珂以兵東次長安　赦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
洪實　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
思同爲副　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於從珂　思同奔歸
於京師不克死之　從珂次華州執藥彥稠　從珂次霸寶
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降於從珂　京城巡檢使安從
進叛殺馮贇朱弘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於從珂　石敬瑭
押衛劉知遠殺帝左右百餘人敬瑭幽帝於衛州　從珂次
陝州康義誠叛降於從珂　殺宣徽使孟漢瓊　夏四月潞
王從珂入京師　馮道率百官迎王於蒲橋王辭不見　入
詠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唐義誠殺三司使孫岳　召宋王
從厚於鄴　皇帝崩於班和殿　十二月朔發喪於西宮皇
帝即位於柩前羣臣見於東階復於哭位　成服於西宮
登光政門樓存問士民　殺司衣王氏　始聽政　殺司儀
康氏　加石敬瑭中書令　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戶部
尚書韓彥惲爲副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
禮儀使兵部尚書李琪爲鹵簿使御史中丞龍敏爲儀仗使
左僕射權判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　禫

甲午　應順元年即清泰元年

春正月朔視朝於廣壽殿　大赦改元用樂　朱弘昭馮贇
獻錢助作山陵　閏正月冊皇太后　冊太妃王氏　北京
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　徙蜀孟知祥即皇帝位國
號蜀　吳金陵火罷建都　二月視作山陵　鳳翔節度使
潞王從珂反西京留守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都部署靜難軍
節度使兼彰德節度使安重霸爲副　三月石敬瑭徙鎮成德　思同兵潰
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以其兵叛降於從
珂　從珂以兵東次長安　赦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
洪實　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
思同爲副　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於從珂　思同奔歸
於京師不克死之　從珂次華州執藥彥稠　從珂次霸寶
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降於從珂　京城巡檢使安從
進叛殺馮贇朱弘昭自殺從進傳其二首於從珂　石敬瑭
押衛劉知遠殺帝左右百餘人敬瑭幽帝於衛州　從珂次
陝州康義誠叛降於從珂　殺宣徽使孟漢瓊　夏四月潞
王從珂入京師　馮道率百官迎王於蒲橋王辭不見　入

哭於西宮　入居於至德宮　以太后令降天子爲郾王命潞王監國　潞王即皇帝位　率河南民財以賞軍　借民房課五月以償軍　殺鄂王慈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大赦改元清泰　殺康義誠及藥彥稠　後蜀孟知祥改元明德　五月端明殿學士左諫議大夫韓昭胤爲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　馮道罷　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　賜勸進選人宗子官　石敬瑭復鎮太原　六月幸范延光及索自通第　後蜀以其子昶爲皇太子監國知祥崩昶立知祥廟號高祖　秋七月太常卿文紀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　八月尚書左丞姚顗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許御署官選　九月契丹寇邊　冬十月李愚劉昫罷　十二月雄武軍節度使趙德鈞爲行營都統　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爲天福元年　閏十一月楊光遠殺

丹寇雲州　幸龍門　旱　是歲吳廢臨川王濛爲愍陽公徐知誥遣王宏守之召景通還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景遷爲太保平章事

乙未清泰二年

春二月范延光罷　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爲皇后　閏改元永和　三月忠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爲樞密使　夏五月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樞密使　契丹寇邊　六月羣臣獻添都馬　秋七月劉延皓罷　九月刑部尚書房嵩爲樞密使　加尊號改元天祚徐知誥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　冬十二月以馮道爲司空

丙申清泰三年

春正月封子重美爲雍王　三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

反　夏五月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義武軍節度使楊光遠爲副討石敬瑭　先鋒指揮使安審暉叛降於石敬瑭　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於石敬瑭　天雄軍屯駐奉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　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使　秋七月克魏州　張令昭伏誅　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叛降於石敬瑭　八月契丹使樗里來　契丹救石敬瑭　九月張敬達及契丹戰於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於晉安　如河陽　冬十月括馬藉民爲兵　閻皇城使李彝興王繼鵬弒其君鋒繼鵬立更名昶　改明年爲通文以李彝判六軍諸衛事既而殺之　十一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爲行營都統　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爲天福元年　閏十一月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於契丹　晉翰林學士承旨尚書戶部侍郎趙瑩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參維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劉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郭威爲劉知遠侍衛軍吏　契丹及晉人至於潞州　趙德鈞及其子延壽叛降於晉契丹鏁之以歸　節度使甚從簡叛降於晉　至自河陽　十二月晉人如河陽迫降潞王從珂爲庶人　晉司空馮道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帝自焚晉葬其燼骨於徽陵城中　是歲吳徐知誥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一

三唐傳國編年卷三終

南唐

丁酉昇元元年　吳天祚三年

春正月晉安遠軍節度使盧文進叛降於吳　晉封唐宗室子爲公及隋鄫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　夏六月晉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反　晉張從賓反殺皇子重乂重信

秋七月晉右衛大將軍尹暉叛奔於吳不克伏誅　晉右監門衛大將軍婁繼英叛降於張從賓　晉右衛上將軍李金全討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暉走見殺　九月晉拜石重貴左金吾衛上將軍　吳齊王徐知誥建齊國置宗廟齊王以來齊邱爲左丞相徐玠爲右丞相　冬十月受吳禪攝太尉楊璘奉上皇帝璽綬國號齊改吳天祚三年爲昇元元年

尊吳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　追尊義考溫爲太祖武皇帝　以平章事張延翰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爲同平章事　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　改尚書省爲留守院　封弟知證爲江王知誥爲饒王　降吳太子琿爲弘農郡公　降吳建安王琪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加官增戶邑　立王后宋氏爲皇后　降吳公主爲國君　封女弟杞國君爲廣德長公主　遣使如漢閩吳越荊南告即位　追封吳悼陽公濛爲臨川王以禮改葬　封子景通爲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　宴周本於便殿樂工申漸高飲酒而卒　遷刁彥能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

以十二月一日爲仁壽節　十一月朔改東都舊第爲崇憲宮　改承宣院爲宣徽院　追册故妃魏國君楊氏爲順

妣　追封長子景遷爲高平郡王長女爲豐城公主　改詞狀司爲清訟院　立子景遂爲吉王爲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　升東都海陵縣爲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皋興化縣屬焉　高從誨表請置郊建康從之　吳越使將軍袁韜來賀即位　十二月朔日有白虹二　上太祖武皇帝墳曰定陵

廬州周本卒　皇后宋氏受寶冊　是歲晉遷劉知遠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以杜重威代知遠領忠武徙知遠領歸德

戊戌昇元二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　南平高從誨使龐守旭來賀即位　詔臣僚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　後蜀改元廣政　二月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即位　三月日有白虹三　大星流於東方　夏五月改潤州州治爲丹陽宮　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　漢使學士鄭禹謨來賀即位　徙讓皇居丹陽宮　廣濟倉災焚米二十萬石　作渾天儀　六月日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　犯東垣上相　升池州爲康化軍　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　秋七月以左丞相宋齊邱爲平章事　八月升洪州淵灘鎮爲靖江縣不隸州　契丹使梅里襟盧古來聘　晉馮道及右僕射劉昫爲契丹冊禮使　冬十月立太

秀州　新羅使來朝貢　命吳王景通勒步騎八萬講武於銅駝橋　晉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以雍州爲晉昌軍　晉以石重貴爲開封尹封鄭王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停兵部尚書王權官　十一月朔改東都舊第爲崇

十二月閩福州亂連重遇弒其君昶立王延羲　讓皇崩詔

不視朝二十七日帝率百官素服舉哀　楊神爲康化軍節度使

是歲景通改名潔能封齊王

己亥昇元三年

春正月江王知誥右丞相宋齊邱等請帝復李姓御札詳議復姓齊邱等議宜如所請　盜殺唐隱帝基（祔葬於明宗徽陵故曰墓）　閏改元永隆論祖康宗延義更名曦　二月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　御興祥殿復姓李爲考妣發哀與皇后皆服斬衰居廬如始喪禮　國號大唐建唐廟祀如唐禮典　詔更名昇　月犯南斗第六星　契丹使昌魯來以兄禮事帝　康化軍節度使揚珤卒以統軍王彥儔代之　蜀使來賀即位　追尊高曾祖帝號　議定郊祀以四月上辛三月晉靈州戍將王彥忠以懷遠城反殺之　夏四月朝

享於太廟　始郊祀於圜丘　大赦境內　詔不許上徽號進封李德誠趙王徐知證韓王知諤梁王　五月進封景遂壽王景達宣城王　以齊王璟爲諸道兵馬大元帥　旌表五世同居者七家　六月吳越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南平使王崇嗣來賀南郊　作北郊於玄武湖西　熒惑犯月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於鍾山

命有司作昇元格與吳令並行　歲星晝見　自五月不雨至於閏七月　晉桑維翰罷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　九月晉封李從益爲鄆國公以奉唐後　冬十月御後樓閱戰馬　十二月晉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廟於西京

庚子昇元四年

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　三月頒中正曆　漢人

鬨人來聘　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爲奉化軍節度使　五月晉安州節度副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迎之承裕與晉將戰於安陸以死以金全爲宣威統軍　六月龍宣州歲貢木瓜雜果　太師中書令趙王李德誠卒　秋八月立齊王璟爲皇太子元帥錄尚書事　月掩歲星　九月契丹使梅里撾姑米里來聘　晉和凝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晉鄴都留守劉知遠見朝　冬十月朔日熒惑犯其歲星　聚於南斗　以齊王璟讓儲貳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酺　禁表奏言聖睿二字　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　至東都遣使問東畿士民之不能自存者　高麗使廣評侍郎柳兢賀來賀　十二月宴羣臣於崇德宮　改東都諸殿名　賜東畿高年疾苦米人二石　漢使都宮郎中鄭朔閬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楊嚴來賀仁壽節

十二月至自東都

辛丑昇元五年

春二月誅泰州刺史褚仁規　夏五月契丹使來　秋七月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李建勳　晉拜劉知遠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　九月有星孛於天市　遣使振貸黃州旱傷戶　吳越王錢元瓘薨佐嗣立　冬十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反　十二月吳越葬文穆王　晉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反

是歲晉徙封鄭王重貴爲齊王

壬寅昇元六年

春正月月犯鬥星退行在斗　閏正月改天長制置使爲建武軍　泰淮大水　東都大火　二月以左丞相太保宋齊邱知尚書省事　夏四月南漢王劉龔薨　玢嗣位改元光

天葬劉襲僭諡天皇大帝　還讓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守之　五月罷宋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　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　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　命州縣捕蝗瘞之　焚燬犯房次將　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牋　晉高祖崩齊王重貴即皇帝位　秋八月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襲位　九月頒昇元刪定條令　冬十月　詔舉用儒者罷苛政　十一月晉葬顯陵　十二月閩使徐弘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蔣蟠來賀仁壽節

是歲吳越國火遣使往弔閩其乏　晉北京留守劉知遠拜中書令封太原王

癸卯昇元七年卽保大元年　二月帝崩於昇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干等二十七人來聘　寒食晉望祭顯陵於南莊焚御元殿　葬永陵廟號烈祖　廖氏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　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邱爲太保兼中書令奉祀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　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　升濠州爲定遠軍　四月朔日有食之　南漢劉晟遣陳道庠弒其君玢晟自立改元應乾　五月晉馮道罷　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　八月立弟景遏爲保寧王　以長子冀南昌王爲江都尹東都留守　冬十月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於金陵　閩王審知子延政以建州立國號大殷改元天德南漢劉晟改元乾和上尊號　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邱爲鎮海軍節度使齊邱

衣紙錢　三月朔皇太子卽皇帝位大赦改元　尊皇后宋氏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　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邱爲太保兼中書令奉祀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　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　升濠州爲定遠軍　四月朔日有食之　南漢劉晟遣陳道庠弒其君玢晟自立改元應乾　五月晉馮道罷　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　八月立弟景遏爲保寧王　以長子冀南昌王爲江都尹東都留守　冬十月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於金陵　閩王審知子延政以建州立國號大殷改元天德南漢劉晟改元乾和上尊號　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邱爲鎮海軍節度使齊邱

丙午保大四年
春正月召青陽公宋齊邱爲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馮延己皆平章事　夏四月葬元恭皇后於永陵　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爲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弘義入朝不克覺汀建泉信州兵攻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　晉加劉知遠太尉　六月晉滕方諫以狼山叛　秋九月淮南盡食秣除民田稅　晉劉知遠及契丹戰於朔州敗之　冬十月圍福州　十二月契丹敗晉師於中渡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契丹滅晉執出帝北還以去殺桑維翰

丁未保大五年
春正月元日大雪詔大弟遂以下登樓展燕賦詩召李建勳徐鉉張義方等和周文矩朱澂董源徐崇各主其筆圖之立齊王景遂爲皇大弟徙燕王景達爲齊王拜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爲燕王副元帥　晉密州刺史王建來歸　契丹耶律德光以滅晉來告捷且請會盟於境上不從　遣工部郎中張易聘契丹請命使者如長安修奉諸陵亦不從　二月朔契丹改晉都爲大遼國改元會同是年遼世宗改元天祿　晉劉知遠即皇帝位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以其母弟昭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郭威樞密副使　吳越救福州我師與之戰敗績諸營皆潰　夏四月陳覺流勤州馮延魯流舒州貶韓熙載和州司馬　契丹以帝北歸　五月契丹葉中原遁歸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六月晉劉皇帝救故封邠國公奉唐後李從益乃始改國號漢　漢入汴兵遂不

出李金全猶不罷　秋閏七月夜有彗出東方近蜀其尾迹近側帚少微及長垣至八月乃沒　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邱罷爲鎮南軍節度使　周宗爲宣國軍節度使　吳越錢佐堯倧襲位　冬十一月杜威復名重威降漢　十二月越人胡進思廢其君倧錢俶入

是歲楚馬希範死弟希廣襲位

戊申保大六年
春正月越人立俶遷倧於東府　漢改元乾祐更名暠　漢高祖崩　二月漢殺杜重威　漢封皇子承祐爲周王以周王即皇帝位　夏四月漢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郭威爲樞密使鎮宣國軍節度使柴榮爲左監門衛將軍　五月楚葬文昭王　吳越葬忠獻王　秋七月漢郭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九月漢護國軍節度使李

守貞及漢以郭威討守貞趙匡胤應募屢居戚帳下　守貞表求援師以鎮海軍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閏守貞敗乃還　冬十一月退保海州　南平高從誨

晉保融嗣位葬文獻王　漢葬睿陵

己酉保大七年
春正月以神衛都虞侯皇甫暉將軍張繼蕭處貴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禹人出海泗招降淮北諸賊納亳州蒙城賊將咸師朗等以歸　後蜀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　夏四月太白晝見　秋七月殺天威統軍都虞侯王建封　冬十

月漢郭威及王峻伐契丹

庚戌保大八年
春正月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使　漢郭威進屯都馬
後蜀加帝號封諸子及諸弟爲王　二月建州留後查文

徽襲福州大敗被執建州刺史陳誨以戰棹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於金陵　三月寒食漢望祭於南御園　夏四月漢郭威以樞密使爲天雄軍節度使柴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　秋七月歸馬先進於吳越求查文徽

八月尚書郎周濬等三人奔漢　九月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表乞師詔加同平章事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州團練使何敬洙帥師援之　冬十月吳越歸查文徽　十一月漢殺楊邠及史弘肇王章滅其族　漢詔郭崇殺郭威不果郭威及宋延渥叛附於威威犯封邱開封尹侯益降　漢郭允明殺其君隱帝於赤槐村　漢郭崇請立皇子贇爲嗣君遣太師馮道迎於徐州王峻遣郭崇逆贇於宋州殺之　十二月楚馬希萼殺其君希廣楚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歸　漢將郭威領軍北征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爲天

子

辛亥保大九年

春正月漢郭威即皇帝位改元廣順國號周　漢劉旻即位於太原　周馮道爲中書令柴榮爲澶州刺史鎮窒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　三月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爲楚王冊禮使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湖南安撫使便宜進討

淮南饑　夏六月楚靜江軍指揮使王逵執朗州節度使留後馬光惠歸於金陵推辰州刺史劉言代之來請命　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馬希萼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封希萼楚王居洪州　冬十月楚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　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　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所部取岳州湖南遂平　南漢來攻郴州陷之

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反來乞援師以拒周從之　漢人討周攻白晉周　以馬希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

是歲周補趙匡胤東西班行首拜滑州副指揮

壬子保大十年

春正月升洪州高安縣爲鈞州以清江萬載上高三縣隸之　援兗州之師敗績於沭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　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以助叛臣爲言殲之　翰林學士江文蔚始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尋復罷之　三月寒食周人望祭於郊　秋朗州留後劉言遣王進逵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　削邊鎬官流饒州　冬十二月洪州大都督馬希萼入覲留金陵弗遣

癸丑保大十一年

春二月周行馮據潭州行馮一作行逢　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己同平章事　金陵大火踰月　周封養子柴榮爲晉王尹開封轉趙匡胤開封府馬直軍使　夏五月以太傅宋齊邱爲鎮南軍節度使　六月不雨飢民流入周境　秋七月以鄂州劉仁贍爲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爲武清軍節度使　大蝗　八月不雨　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州縣陂塘湮廢者皆修復之　遣徐鉉至楚州還所掠民田流帝親吏車延規於舒州

是歲周以劉言爲節度使王進逵殺言周即以進逵爲武

甲寅保大十二年

春正月有大星實於西北聲如雷　周改元顯德太祖崩晉王柴榮即皇帝位趙匡胤典禁兵　二月命吏部侍郎朱翌知禮部貢舉　三月周人及漢劉旻戰於高平敗之師還趙

匡胤拜殿前都虞侯領嚴州刺史　自十一年六月至於今
年三月大饑疫命州縣賑粥食餓者　夏四月周葬懿陵
漢董希顏張漢超鄭處謙等叛附於周　周漏道卒　契丹
救漢　秋七月周將荊罕憑一作偏遣盜田英開殺契丹來使
於清風驛自是其使不至　冬十月周拜周行馮武清軍節
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
乙卯保大十三年
春正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嚴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夏五月周大毀佛寺　六月周攻秦鳳後蜀遣閤使來告難
周人侵我淮南攻自壽州　命兵部郎中段處常乞援於
契丹　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
赴壽州　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北面行營應援
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　召

鎮南節度使宋齊邱入朝謀難　秋七月　冬十月以安定
郡公從嘉爲治江巡撫使
是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伍喬張洎宋貞觀三人及第
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
丙辰保大十四年
春正月劉彥貞與周師戰於正陽敗績死之　二月周以趙
匡胤從征襲清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之俘暉及姚
鳳以歸　遣泗州刺史承朗至徐州求成於周不報　遣
翰林學士鍾謨大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請罷兵　齊
王景遂及周趙匡胤戰於六合敗績　周拜趙匡胤殿前都
指揮使尋拜定國軍節度使　周師陷東都　左神衛使徐
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　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於周
雨沙如霧　贈鎮壽州死守劉仁贍太師中書令益忠肅
夏四月周帝北還拜趙匡胤義成軍節度檢校太保仍殿前

六十人廷範就誅　周師陷泰州刺史方訥遁　周人執我
求援契丹之使於淮北　吳越侵我常州宜州靜海制置使
姚彥洪奔吳越　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尚書王崇質使
周削帝號請爲外臣不許　光州兵馬都監張延翰以城降
於周州刺史張紹遁還　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弘祚赴水死
壽州奔周　周師陷和州　坐奉使請割地詔斬李德明於
都市　吳越陷常州之郭執團練使趙仁澤不屈而遜燕王
弘冀遣龍武都虞侯柴克宏救常州　大敗吳越兵於常州
俘其將數十至潤州弘冀悉斬之　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
景達拒馬　夏四月復泰州　復常州　五月劉仁贍射周
帝不及而墮　周帝北還　六月劉仁贍少子崇諫夜渡淮
謀紓家既仁贍命要斬之周廷搆爲求救於仁贍妻薛不許

秋七月復東都舒蕲光和滁州　周師集於壽州　冬十
月周人殺我行人孫晟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獨貸鍾謨貶濮州
司馬　贈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忠　省淮南屯田之
害民者
丁巳保大十五年
春二月周帝親征趙匡胤從　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許
文稹朱元帥兵援壽州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
以楊守忠代之元遂舉砦降周裨將時厚坤獨不從見殺
周師盡破我諸砦執邊鎬許文稹楊守忠餘衆奔潰景達遁
歸金陵　三月誅朱元妻子　壽州劉仁贍病革屢下自刎
以殉者數十人妻薛氏不食而卒副使孫仁等降於周晝晦
雨沙如霧　贈鎮壽州死守劉仁贍太師中書令諡忠肅
夏四月周帝北還拜趙匡胤義成軍節度檢校太保仍殿前

都指揮使　秋八月　冬十一月周旭匡脩從征漳泗　漢劉旻薨子承鈞立始改元天會立七廟　十二月漳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各舉城降於周李延卿爲廷謂錄事參軍以不草降表死之召見其子命以官　遣使焚東都宮松廬舍徙其民於江南　周師入揚州　周師攻陷泰州都城大火曰數發泉州刺史劉從效兄南州刺史從願救刺史董思安據南州自署刺史不能問因升泉州爲清源軍以從效爲節度使　楊州馬希榮率其子弟十七人歸於州

三唐傳國編年卷四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十一

南唐

戊午　交泰元年　即周顯德五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以皇太弟景遂爲天策上將軍晉王立燕王弘冀爲皇太子參治朝政　周師陷海州　周師陷靜海軍　周師屠楚州　州防禦使張彥能兵馬都監鄭昭業死之　周師次雄州　雄州天長縣　贈史易文彬以城降　贈張彥能侍中　彥能一作彥卿　贈劉彥貞中書令　三月周師次揚州次迎鑾鎮耀兵江口　遣開使遣周趙匡胤書餽　遣樞密使陳覺奉表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於周許罷兵　夏五月去帝號稱國主以交泰元年稱顯德五年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告於太廟　左僕射平章事馮延已罷爲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嚴續罷爲太子少傅　周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來賜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　俘於周者皆遣還　秋泉州劉從效自奉貢於周不納　周頒均田圖　南漢劉晟薨廟號中宗子鋹立改元大寶　冬十月周歸我臣馮延魯許文稹邊鎬周廷構皆不復用　十一月放宋齊邱歸九華山　安置陳覺饒州　削李徵古官

是歲周改趙匡胤忠武軍節度使

己未　顯德六年

春正月宋齊邱盤一作案　於青陽　夏四月周復乾盜軍霸州雄州於契丹　五月周復瀛州於契丹還自雄州拜趙匡胤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以代點檢張永德　六月周封子宗訓爲梁王以范質王溥參知樞密院事　周世宗崩

梁王即皇帝位改趙匡胤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　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泉貨一當十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一　九月太子弘冀薨　立吳王從嘉爲太子　冬十一月建洪州爲南都南昌府　周葬慶陵

庚甲　宋建隆元年

春正月遣何莊誅鍾謨於饒州誅張巒於宣州　翰林承旨陶穀出師禦北漢次陳橋驛軍士擁匡胤爲天子斡出恭帝禪位制書於袖中匡胤受禪即皇帝位降恭帝爲鄭王改元建隆國號宋以二月十六日爲長春節放降將周成等三十四人還江南　二月始鑄鐵錢　三月遣使朝賀於宋　夏四月　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貢乘輿服御於宋　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來求援不許　十一月宋平李重進　遣右僕射嚴續犒宋軍　杜著薛良詭迹

來賀　十二月宋遣使以馬牛橐駝來

壬戌建隆三年

春正月葬順陵　後蜀立秦王玄喆爲皇太子　三月遣馮延魯入貢宋　泉州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效卒子繼鐵自稱留後　宋遣使來賀生辰　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鐵推金陵副使張漢思爲留後　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如宋謝賜生辰　秋七月宋放降卒弱者千人來歸　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宋　宋頒建隆四年曆

癸亥宋建隆四年改乾德元年

春正月宋遣使以馬橐駝羊來　三月宋出師平荆湖國王遣使犒軍　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事來告即以洪進爲節度使　秋七月宋詔我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今揚州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　南平繼沖率其將吏族人入宋　三唐編年五　三

冬十一月宋改元乾德上尊號　進賀南郊於宋　十二月宋以羊萬口來

甲子乾德二年

春三月行鐵錢　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告等九人　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一作舊等五人雅等不就國王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莅其事五人皆見黜　夏四月　秋八月宋於江北置折溥務楚商旅過江九月立子仲嵩爲清源郡公仲宣爲宣城郡公　冬十月仲嵩薨國后周氏以崩　十一月宋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弔祭　十二月進金銀器於宋

乙丑乾德三年

春正月葬昭惠后於懿陵　後蜀命李昊草降表降於宋

二月進賀長春節於宋　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爲鎮海軍節度使　秋九月雨沙　聖尊后鍾氏崩　葬光穆后於順陵　冬十月宋遣梁院使李光圖來弔祭

丙寅乾德四年

春正月　夏五月賀宋文明殿成　秋八月遣聘宋約與俱事宋　九月愼儀至番禺被執　冬十月遣聘愼儀使南丁卯乾德五年

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詔對咨訪率至夜分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十月

戊辰宋乾德六年改開寶元年

春三月境內旱宋以米麥十萬石來　夏江王景遷薨　秋七月　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　宋改元開寶上尊號　三唐編年五　四

己巳開寶二年

春正月以游簡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夏五月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殷崇義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秋七月　冬殷崇義罷爲潤州節度使

庚午開寶三年

春正月　夏大白晝見　二日相觸　秋七月東漢劉承鈞薨養子崇諲繼立　九月東漢侯霸榮弒其君繼恩郭無爲討霸榮誅之迎立恩母弟何繼元　冬十月

是歲牒照載卒始贈平章事　命修佛寺

辛未開寶四年

春南漢劉鋹俘於宋　夏四月齊王景達薨　六月宋封劉鋹爲恩赦侯　秋七月　冬十月宋屯軍於漢陽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入朝稱江南國主請去國號呼名從之

宋遣戰艦數千艘於荊南有商人來告請密往焚之懼不敢從

壬申開寶五年

春正月殿損儀制改詔爲教　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院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大理寺爲詳刑院客省爲延賓院　去金陵臺殿鴟吻　降諸弟之封王者皆爲公從善楚國從鑑江國從謙鄂國　內史舍人張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閏二月宋命進兵使楚國公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第　遣戶部尚書馮延魯謝從善爲命延魯至汴病不能朝而歸　夏清耀殿學士張洎言佖多遺才復命洎考覆遺不中第者又放王倫等五人　秋七月　冬十月

癸酉開寶六年

春三月周鄭王薨宋謚曰恭帝　夏宋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來　國主表請爵命不許　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　秋七月　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收佑佑自殺徙其母及妻子於饒州　戶部侍郎李平繫死獄中徙其妻子於饒州　宋葬周恭帝

甲戌歲

春正月　夏五月宋殿中侍御史李瑩坐受我餽遺責受左贊善大夫　秋表求從善歸國不許　宋遣閤門使梁迥召國主赴汴以助祭爲名總軍國事陳喬不答　宋遣潁州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賀州刺史田欽祚率舟師繼發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率師水陸並進復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召國主赴汴以疾辭

冬十月遣江國公從鑑貢宋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宋買宴帛萬匹錢五百萬　築城聚糧大爲守備　閏十月宋師拔池州州主將戈彥棄城走即以樊若水知池州　及宋師戰於銅陵敗績　國主下令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　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　吳越犯常潤國主遣吳越王書詰之　宋師次采石磯浮橋成渡江至金陵　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刁衍爲內殿傳詔警奏不以聞　以義軍生軍新擬軍拔山軍凌波軍義勇軍自在軍都門軍排門軍白甲軍屯田軍十三等使捍禦皆潰　召小長老不起殺之

乙亥歲

春二月宋師拔金陵關城　三月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　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伏誅　彗出五車色白長五尺　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　宋師及吳越圍潤州州留後劉澈以城降　吳越會宋師圍金陵　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至皖口與宋師遇大潰令贇及戰櫂都虞候王暉皆被執　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請緩兵守祭祀皆不報　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　秋七月守袁汀二州刺史進統軍張一作李雄救金陵與宋師戰於溧陽父子死之　冬十月集賢殿學士徐鉉卒於金陵　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　城陷將軍呂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力戰死之　大理評事廖澈仰藥死之　勤政殿學士鍾謂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　光政使右內史侍郎陳喬請死不許自縊死　尼淨德藝積薪焚院赴火死者八十餘人　保儀黃氏焚積書於宮中　國主帥司空知左右內

史事殷崇義等降　宋曹彬令國主以手書諭郡縣悉降
江州副使胡則率宋德明攻納款刺史謝彥實殺之與德明
同不屈死　檢校太保判三司廖居素先數月駿諫不聽閉
門卻食服朝衣坐井中死
丙子歲
春正月國主入宋宋帝御明德門以國主奉正朔敕賜露布
勿宣遣閤門使承制釋罪封違命侯拜左千牛衛將軍受之
嗚呼余於三唐編年其爲日蓋不可考矣十國世家與五
代史不合陸氏南唐書與馬氏書不合他皆可知雖唐餘
紀傳本於陸要不能合乎宋史也春秋書曰以示謹甲戌
己丑然且傳疑焉以歷三唐疑不勝傳矣故不曰猶謹也
夫亦曰吾爲唐存其紀年於既絕之後云爾圖譜契丹以
外不附而附於編年者以其或寇或遣使來朝貢又或稱

之乞援雖視夫漢晉之君以臣子禮事者大有異而時强
時弱時出時入防微杜漸誠不可不早辨也梁晉漢周及
諸國廟號立崩一如其自僭之文而予之而是非具見後
主入宋以環衛奉朝請禁絕賓謁鄭文寶被褐笠屨賣
魚者以見寬譬久之亦不忘故主者矣徐鉉奉旨請見後
主惟悔當日殺潘佑一語而已鉉問於太宗尋有韋機藥
之賜視周之屬元宗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者
忠厚慘刻何如然實鉉之一見爲驂乘也是爲太平興國
三年戊寅嗚呼余編年而訖於丙子不能不爲後主有餘
悲也

同里門人鄭遂趙客氏校梓

三唐傳國編年卷五終

三百九十五

三百九十六

王代春秋疑

五代春秋志疑自序

湛恩幼讀史至五代未嘗不深致疑也歐陽公作五代史記不偽朱溫而帝之自以爲不失春秋之意竊謂三代以來凡爲篡者不得成其爲國亦不得成其爲君王莽以新室代漢史不得嗣新于漢桓元以楚足焉湛恩日夕誦之有所疑輒志之別紙惟是家少藏書不能繁徵博引以資考訂間有稗乘脞說與是書皎互者又不敢遽詫爲得間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比勘其有牴牾處見輒摘出成五代春秋志疑一卷末附紀元表校正列國籍鎮年號博雅君子幸勿唫其弇陋而于謬誤處賜之駁正俾得遵改爲

昭代叢書 癸集 五代春秋志疑自序 二 世楷堂藏板

厚孝焉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冬十一月華湛恩自識于養修齋

梁太祖

丁卯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卽位于汴州戊辰改元建

汴州爲東都改京師爲西都

五月李思安帥師及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師敗績

梁師敗績薛史通鑑綱目作八月與此異歐陽史

作五月與此同

戊辰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

昭代叢書　癸集　五代春秋志疑　卷第十五　三　世楷堂藏板

三月壬申帝幸西都征潞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

丁丑歐陽史作壬子

四月丙午帝還東都

丙午薛史通鑑作壬子

五月晉人救潞州破夾城遂攻澤州

六月戊申淮南張瀕弒其君渥吳人誅張瀕

楊渥遇弒綱目在五月考五月戊寅張瀕徐溫遣

其黨紀祥陳暉黎璠孫殷等弒王于寢室歐陽史

云執王縊殺之薛云暴薨薛史五國故事作六月

皆以赴告之月而誤書也當從綱目五月爲正

徐氏吳錄云顯使紀祥等執渥于寢室弒之不言

徐溫薛史因之江南別錄亦有獨用左衙兵之說

而歐陽史則云溫顯共遣盜殺渥五國故事云溫

與顯同謀害渥議定顯先入溫廬謀泄請顯獨訖

其事顯諾之兩說各異謹按溫顯分掌牙兵非協

謀安能弒主吳錄不言溫者特徐鉉爲之諱耳當

以此爲正瀕字或作顯薛歐二史各有異同今仍

其舊

昭代叢書　癸集　五代春秋志疑　卷第十五　四　世楷堂藏板

秦人來寇雍州同州劉知俊敗秦師于幕谷

秦師之敗薛史作六月丙辰與此同通鑑綱目作

五月與此異幕字歐陽史劉知俊傳作幕新唐書

朱泚傳作漠通鑑作莫注云莫谷卽漠谷

八月晉人來寇晉州

九月丁丑帝西征次陝州

丁丑薛史作丙戌通鑑作乙酉與此異歐陽史作

丁丑與此同蓋丁丑酉征丙戌次陝也

十月丁巳帝還東都

丁巳考異引遺編錄作乙卯歐陽史作丁未與此異薛史實錄作丁巳與此同

楚人克朗州殺雷彥恭

薛史作彥恭單棹遁去歐陽史作彥恭率于淮南梁實錄作彥恭沒溺于江十國紀年作彥恭單騎奔廣陵

己巳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

辛卯帝祀上帝于圜丘

三月甲戌帝幸河中

四月同州劉知俊伐秦克鄜坊丹延四州

歐陽史作四月丙午與此同綱目作二月與此異

五月己卯帝還西都

殺雍州王重師

六月同州劉知俊叛附于秦辛亥帝西征次陝州劉知俊奔秦幽州

秦人來侵靈州

陝州康懷英侵秦州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于昇平

薛史綱目作十一月歐陽史作十二月懷英本名守光之兄也歐陽史誤當以此爲正又綱目作五月事與此異

八月楊師厚帥師援晉州晉人還師

知俊蛾晉遣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此歐陽史梁臣傳也又云知俊自梁來乞師王自將至陰地開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于蒙坑此歐陽史唐本紀也一事兩異其說據是書

乙亥帝還西都

十月甲午帝告謝于圜丘

薛史歐陽史作十一月甲午與此異考十月癸亥朔無甲午日十一月癸巳朔二日爲甲午是書作十月誤也

秦人來侵靈州

陝州康懷英侵秦州克寧慶衍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于昇平

薛史綱目作十一月歐陽史作十二月懷英本名

懷貞避梁末帝諱更名懷英

庚午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

五月鄴王紹威薨

八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

薛史通鑑綱目作七月

庚寅帝西征次陝州九月己丑帝還西都

九月己丑薛史作甲午通鑑作己丑上發

陝甲午至洛陽與此異歐陽史作九月己丑至自

陝州與此同考帝八月丙戌征九月還都八月丁巳

朔是月無庚寅日庚寅爲九月四日是書作庚寅

者誤也當從薛史作八月十三日己巳次陝州九

月三日己丑上發陝八日甲午至西都爲是

十一月趙王鎔定州王處直附于晉王景仁帥師北

討次于柏鄉

歐陽史唐臣傳王景仁擊趙作天祐七年秋者誤

當從是書爲正柏鄉綱目作高邑考柏鄉本春秋

趙之鄗邑漢光武于鄗南即帝位改曰高邑屬常

山郡隋分置柏鄉縣宋省爲鎮後復爲縣是書作

柏鄉即綱曰之高邑也

辛未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李氏蜀書作丁亥朔日歐陽史唐臣傳作庚寅考

是年二月丙辰朔五月甲申朔則正月當作丙戌

朔也

于景仁及晉王趙人定人戰于柏鄉景仁師敗績

綱目歐陽史唐紀梁紀俱作正月雜傳王鎔傳作

開平四年冬者誤也

晉師圍邢州

昭代叢書　癸集　五代春秋志疑　卷第十五　八　世楷堂藏板

二月晉師侵魏州楊師厚帥師援邢州晉人還師

五月改元

南海王隱薨

薛史五代會要作五月與此同綱目作三月與此

異考劉隱卒于三月丁亥是書作五月者以赴告

之月而誤書也又通鑑及東都事略劉隱並無封

南海王事薛史但云初封南海王歐陽史則云乾

化元年進封五代會要又云開平四年進封諸書

各異

六月晉人來侵湯陰
薛史原本作蕩陰新本及歐陽史通鑑與此同
九月帝北征次魏州
魏州綱目作相州考魏州漢爲魏郡魏爲鄴都後
魏爲相州東魏爲司州後周復改爲相州又爲魏
郡隋初罷郡爲州大業初復改魏郡唐爲相州天
寶初改鄴都乾元初復爲相州五代梁置昭德軍
是書作魏州卽綱目之相州也
十月延州高萬興克鹽州

薛史歐陽史作十一月
十一月壬辰帝還西都
壬申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侵趙克棗强進次
滄縣圍之晉人救鄆帝還師
克棗强薛史作三月丙戌歐陽史梁臣傳太祖進
圍鄆縣晉史建唐夜擊梁軍太祖南走還東都明
年遣弒是又作乾化元年事太祖本紀乾化二年
三月丙戌屠棗强六月鄧王友珪弒逆二事同在
一年內梁臣傳以爲兩年者非也惟是書于克棗
强之上脫三月丙戌四字耳
滄州張萬進以地來歸
四月己巳帝遂幸東都帝不豫
五月甲申還西都
薛貽矩薨
六月戊寅皇子友珪弒逆帝崩于寢殿殺友文
八月河中朱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攻河中晉王
救河中
十月懷英師敗于白徑嶺

十一月甲寅葬太祖皇帝于宣陵
末帝
癸酉乾化三年二月帝卽位于東都誅友珪西都軍大
掠殺杜曉
五月楊師厚帥師侵趙
十二月晉王克幽州以燕王守光歸晉陽誅之
薛史劉仁恭傳作十一月二十四日破幽州是月
己卯執仁恭及守光斬師明年正月至晉陽伏誅
編目同

甲戌四年七月晉人來侵邢州

邢州薛史原本作鄧洛今本與此同

九月徐州蔣殷叛附于吳牛存節帥師討徐州吳人救徐州存節敗吳師于城下

薛史作乾化三年秋八月梁以禍王友璋爲武寧軍節度使前節度使王殷不受代以徐州附于吳姓年月與此異

乙亥貞明元年正月牛存節克徐州誅蔣殷

徐州之叛薛史本紀及蔣殷傳俱不書月是書及薛史歐陽史俱作十一月乙丑改元與此同通鑑作二月與此異通鑑考異引吳越備史作正月壬辰朔改元與此異

丙子二年二月王檀帥師侵晉攻晉陽不克

劉鄩及晉王戰于元城鄩師敗績

薛史歐陽史作三月與此異通鑑作二月與此同

元城綱目作魏州考元城漢之縣名屬魏郡後魏析置貴鄉縣北齊省入貴鄉隋復置唐貞觀中又省入貴鄉天祐初復置五代時唐改興唐晉復爲元城是書作元城卽綱目之魏州也

三月晉王取衛州沼州

薛史歐陽史綱目克沼州作四月事

六月晉人圍邢州

七月相州張筠遣歸相州入于晉邢州閻寶叛以地入于晉

七月劉鄩帥師侵晉

六月晉王入魏以賀德倫歸晉師遂取德州

薛史歐陽史作七月與此同綱目作八月與此異

滄州戴思遠逃歸滄州入于晉

晉人又取貝州

盜殺鄆州王檀

薛史本紀作琅琊郡王王檀薨與此異王檀傳作爲盜所害與此同

丁丑三年二月晉人來侵黎陽

十二月己巳帝幸西都

晉人來取楊劉

昭代叢書 癸集 五代春秋志疑 卷第十五 三十三 世楷堂藏板

綱目薛史本紀歐陽史本紀通鑑俱繫于是年十二月與此同賀瓌傳作四年春與此異

戊寅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

正月薛史作二月甲申

已卯帝還東都

綱目梁主還大梁繫于三年十二月如洛陽之下卯還東都蓋十二月已巳至正月已卯止十一日文雖異而實則同也

是書作正月已卯謝彥章師敗績

十二月賀瓌殺謝彥章

通鑑賀瓌譖彥章于帝因與朱珪伏甲以殺彥章蓋帝奉帝旨也綱目從之是書及薛史歐陽史以

專殺爲文未知孰是

賀瓌及晉王戰于胡柳坡晉師敗績是夕再戰瓌師

敗績晉人遂取濮陽

邠州李保衡以地來歸

李保衡來歸已見于貞明元年薛史同歐陽史雜傳乾化四年李保衡殺彥魯以降梁敗乾化四年即

昭代叢書 癸集 五代春秋志疑 卷第十五 三十四 世楷堂藏板

貞明元年也本年竝無此事疑重出

己卯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

三月兗州張守進叛附于晉

守進歸晉薛史末帝本紀繫于五年三月張萬進傳繫于四年七月綱目亦作七月而薛史劉劉傳仍作五年蓋守進潛附于晉在四年秋聲罪致討則五年春也是書以守進叛爲五年三月事歐陽史又以劉鄩討爲四年事皆誤守進本名萬進薛

謝彥章師師侵晉攻楊劉晉王救楊劉彥章及晉王

史貞明三年八月戊子賜名張守進
四月賀瓌攻德勝南城不克
八月王鐕帥師侵晉
十月劉鄩克兗州誅張守進
十二月王鐕及晉王戰于河曲鐕師敗績
庚辰六年春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
歐陽史綱目作夏四月事
六月劉鄩帥師圍同州
九月晉李嗣昭救同州劉鄩及李嗣昭昭義師敗績

辛巳龍德元年三月趙人張文禮弒其君鎔
唐紀作正月梁紀作元年春薛史綱目作二月歐陽史又誤作冬十二月
四月陳州友能反師圍陳州
薛史作夏四月與此同歐陽史本紀作三月梁家臣傳又作貞明四年與此異
七月友能降赦之
八月晉閻寶帥師討張文禮
綱目以符習爲留後閻寶史建瑭將兵助之是書作閻寶帥師與綱目小異
十月戴思遠帥師侵晉攻德勝北城晉王救德勝思遠及晉王戰于戚城思遠師敗績
定州王處直爲其子都所廢
壬午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城
晉王敗契丹于新城
二月晉王救德勝思遠退師
八月罡疑帥師攻晉衛州克之
晉李存審克鎮州誅張文禮

綱目作九月
癸未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
四月晉人來取鄆州
歐陽史本紀作閏月壬寅綱目同是書脫閏字
五月王彥章帥師侵晉攻德勝南城克之晉師棄德勝北城保楊劉王彥章圍楊劉不克
八月罡疑帥師侵晉
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晉王來襲中都王彥章帥師敗于中都彥章歿于師

晉師迫京師戊寅帝崩于建國樓下

後唐莊宗神閔皇帝

考是書體例止書某祖某宗不書謚惟唐莊宗明宗書謚并稱後唐論者或疑爲衍文不知此正尹氏之特識也蓋梁不得以繼唐歷觀三代以來凡爲篡者皆不得成其爲國亦不得成其爲君后羿以有窮代夏史不得嗣窮于夏王莽以新室代漢史不得嗣楚帝代晉史不得嗣楚元以楚帝祀上帝于圜丘于晉不成其爲君也唐末諸帝制于强籓黃巢乘釁而起朱溫助之旣叛而降旣降而篡父子相繼十六年在桓元之上混莽之下方其得國也匹夫匹婦所切齒幸國家有封疆之臣如莊宗明宗者不共戴天枕戈而起一舉而滅之大慙伏法昭昭乎可以繼唐而無愧矣故尹氏春秋特書廟謚以美名族類特書廟謚以美名秋特書後唐以先後別其族類著其崇隆而成莊宗之爲國亦成莊宗之爲君成

其爲國者所以賞其復仇之志成其爲君者所以褒其滅賊之功此誠尹氏之特識高出尋常萬萬追余故表而出之

癸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卽位于鄴都

壬月戊寅滅梁

己卯帝至汴州誅張敬詳李振

十二月庚午帝至京師誅潞州李繼韜

甲申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

庚申帝幸河陽辛酉帝迎皇太后至京師

二月己巳帝祀上帝于圜丘

四月秦王茂正薨

茂正本名茂貞尹氏避宋仁宗嫌名故易書正字

癸據潞州五月克之

十一月癸卯帝畋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

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

乙酉三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

庚子帝幸鄴都遂幸德勝故城

薛史己酉車駕發鄴都辛亥至德勝故城考庚子

爲七日己酉爲十六日辛亥爲十八日鄴都綱目作興唐考鄴都漢初爲魏郡治元城縣東漢分魏郡爲東西部魏置平陽郡晉因之劉宋置東平陽郡尋省後周置魏州隋改爲武陽郡唐武德中復爲魏州陽朔初改爲冀州咸亨中復爲魏州天寶初改爲魏郡乾化初復爲魏州號曰天雄軍五代唐升爲東京興唐府尋改鄴都晉改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改天雄軍宋以後爲大名府是書作鄴都卽綱目之興唐也

庚辰帝還京師

庚辰歐陽史作庚申薛史通鑑與此同據本年正月甲午朔二月甲申朔三月癸巳朔則三月不得有庚辰也庚辰在二月十七日當以歐陽史作庚申爲正

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薛史通鑑作癸亥朔是書作辛亥乃三月十九日也當以癸亥爲正

趙光允薨

大旱

秋大水

七月皇太后曹氏崩

九月皇子繼岌郭崇韜伐蜀

十月葬皇太后于坤陵

十一月蜀王衍降

薛史通鑑作十一月丙辰歐陽史作十一月己酉蓋歐陽史據上牋歸命而先書之其實已酉唐師尙在綿州未入成都也

丙戌四年正月皇子繼岌害郭崇韜于蜀

帝殺弟存義及李繼麟

二月康延孝據漢州拒命

康延孝綱目作李紹琛考延孝棄梁奔唐同光元年賜姓李名紹琛

鑒發貝州陷鄴都李嗣源帥師討鄴都

三月任圜克漢州誅康延孝

李嗣源入于鄴都

殺王衍

王衍見殺在四月已丑是書誤繫于三月
乙丑帝幸汴州次中牟李嗣源入汴州帝還京師
乙丑三月九日也
四月丁亥朔郭從謙弒逆帝崩于絳霄殿
薛史作丁丑朔歐陽史通鑑及是書作丁亥朔遵
史同薛史莊宗本紀作丁丑明宗本紀又作丁亥
前後互異考是年正月戊午朔二月戊子朔則四
月朔日當爲丁亥也丁亥帝崩爲朔日丙午即位
爲二十日庚寅改元爲二十八日胳合無差應從

是書爲正
明宗神德皇帝
丙戌天成元年夏四月丙午帝即位甲寅改元
七月葬莊宗神閔皇帝于雍陵
薛史原本作永陵考徐無黨五代史注莊宗陵名
雍陵石晉時避諱稱伊陵據此則永字誤又莊宗
葬日薛史從實錄作乙亥通鑑從哀册作丙子
殺豆盧革韋說
薛史二年七月壬申詔陵州合州長流百姓豆盧
革韋說等宜令逐處刺史監賜自盡歐陽史元年
七月貶豆盧革爲辰州刺史韋說爲滁州刺史甲
申流革于陵州說于合州二年事是書統繫于元
說綱目年月同諸書俱作兩年事誤也
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契丹盧文進以衆來歸
文進遼史作圖用蓋文進在遼原名國用也
了亥二年五月誅郭從謙

三月荆南高季興振附于吳
盧臺戍軍亂房知溫討平之
通鑑及綱目知溫初誘戍軍爲亂繼恐事不濟乃
與安審通謀討亂兵也是書言知溫討平之恐誤
十月帝幸汴州戊子次京水汴州朱守殷反己丑帝
至汴州誅朱守殷安重誨害任圜
薛史趙鳳傳先遣朱守殷反後載害任圜綱目同
歐陽史趙鳳傳先敘殺任圜後敘朱守殷反先後
倒置據是書似當以薛史綱目爲正

戊子三年正月帝在汴州

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昊球帥師討定州

遼史作三月與此異薛史歐陽史通鑑作四月與此同

七月契丹敗定州王昊球敗契丹于唐河

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

薛史歐陽史作八月壬午

九月誅温韜段凝

己丑四年正月帝在汴州

二月王昊球克定州誅王都

崔協薨

三月庚午帝還京師

四月契丹來寇雲州

七月誅毛璋

荆南高季興順命赦之

季興之卒薛史及唐明宗實錄作卒于天成三年十一月壬午通鑑作卒于天成三年十二月丙辰陶穀季興神道碑渤海行年記皆云十二月十五日則季興之死已久本年順命薛史作六月丙寅權知荆南軍府高從誨上章首罪乞修職貢通鑑綱目亦作高從誨是書作季興者誤也

庚寅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圜丘改元

九月東川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

通鑑綱目作九月與此同歐陽史作十月乙巳蓋以奏閲之日爲據也

十二月楚王殷薨

馬殷之卒在是年十一月薛史作長興二年者誤也綱目及九國志湖湘故事運秝圖俱作長興元年十一月卒與是書年同而月異是書作十一月以荆南奏閲之月而誤書也

鄧國公仁矩薨

仁矩爲保寧節度使董璋陷閬州殺仁矩綱目紀于九月

辛卯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衆來歸

薛史作正月壬申與此同綱目作元年十一月丙戌與此異

五月誅安重誨
薛史作閏五月己亥歐陽史作閏五月丁酉是書
脫閏字
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王辰三年六月河決衛州
西川孟知祥克東川誅董璋
通鑑綱目作五月與此異薛史歐陽史作六月與
此同
京師大水

七月越王鏐薨
錢鏐之卒在三月庚戌當從綱目爲正薛史秋七
月辛巳以吳越王鏐薨廢朝三日是書作七月蓋
誤書也
八月湖南馬希聲薨
馬希聲之卒在七月辛卯當從綱目爲正薛史八
月癸亥以湖南節度使馬希聲卒廢朝是書作八
月亦以薛史廢朝之月而誤書也
癸巳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
薛史李彝超爲延州酋後作三月戊子事彝超受
命未遂赴任作四月壬申事
安重進帥師討夏州不克
八月王子從榮爲兵馬元帥
十月赦李彝超
十一月戊子帝不豫
歐陽史本紀作十月壬申幸上和亭得疾家人傳
作十一月戊子雪明宗幸宮西上和亭得傷寒疾
前後互異薛史作十一月戊子與此同據此則本

紀作十月壬申誤也
壬午誅從榮
薛史歐陽史通鑑作十一月壬辰考壬辰爲二十
日若作壬午則爲十日反在戊子壬不豫前矣當
以壬辰爲正
戊戌帝崩于雍和殿
歐陽史唐本紀云在位十年考明宗以同光四年
丙戌歲四月即位至長興四年癸巳歲十一月崩
在位止七年七月耳歐陽史作十年誤也

閔皇帝
癸巳長興四年十二月癸亥朔帝卽位
薛史歐陽史通鑑俱作癸卯朔考十一月戊子帝
不豫爲十六日壬辰詵重榮爲二十日戊戌帝崩
爲二十六日越四日癸卯帝卽位爲十二月朔是
書作癸亥誤
甲午應順元年正月改元
兩川孟知祥拒命
盜殺安州符彥超

薛史作閏月七日通鑑同是書脫閏月二字
二月鳳翔從珂拒命王思同帥師攻鳳翔不克
從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師討從珂
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叛
王思同歿于師
薛史作遣王至潼關害西面都部署王思同與此
合歐陽史作思同奔歸于京師死之與此異
康義誠以師叛
戊辰帝遜于衛州
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
戊辰帝崩于衛州
薛史作四月三日潞王入洛五日卽位七日廢帝
爲鄂王九日帝遇鴆而崩考三日爲壬申五日爲
甲戌七日爲丙子九日爲戊寅是書作戊辰者誤
末帝
甲午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卽位乙酉改元
誅康義誠朱洪昭馮贇
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徽陵

八月蜀王知祥薨
知祥之卒在七月二十六日甲子是書作八月以
赴告之月而誤書也
九月契丹寇雲州
乙未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
六月契丹寇應州
十月閻王延鈞薨
薛史王延鈞傳作清泰元年遇弒考薛史本傳云
在位十二年路氏九國志云在位十一年閻王列

傳紀年通譜皆云在位十年蓋延鈞以天成元年
丙戌歲自立永和元年乙未城蔑正當十年而薛
史路志皆誤也又延鈞改元永和在唐清泰二年
是歲冬見殺運秝圖書延鈞見殺在天福元年丙
申薛史書延鈞見殺在清泰元年甲午亦皆誤也
當以是書爲正

大饑

丙申三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達楊光遠帥師討河東

歐陽史廢帝紀于三月卽書石敬瑭反與晉本紀
自相矛盾薛史五月辛卯移敬瑭于鄜州戊戌始
聞拒命通鑑亦同當從是書以五月拒命爲正

鄴都軍亂逐劉洪皓范延光討平之

九月契丹救河東張敬達及契丹戰于城下敬達師
敗績退師晉安契丹圍晉安

戊申帝北征次懷州

延州軍亂殺楊漢章

閏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達以晉安叛降于敬瑭

丁丑帝還京師

庚辰敬瑭迫京師

辛巳帝崩于元武樓

昭代叢書 癸集五代春秋志疑 卷第十五 三 无 世楷堂藏板

晉高祖

丙申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太原宮降制改元

閏月庚辰帝至京師以幽州及雁門以北地賂契丹
契丹立敬瑭薛史晉本紀作十二月丁酉唐末帝

昭代叢書 癸集五代春秋志疑 卷第十五 三 无 世楷堂藏板

紀作閏月丁卯前後互異據通鑑考異引廢帝實
錄亦作丁卯蓋敬瑭之立在十一月丁酉至閏十
一月丁卯始奏聞也實錄誤以奏聞之日爲立敬
瑭之日爾當以是書及晉紀爲正

十二月乙酉帝幸河陽餞契丹大相溫

丁酉二年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薛史作正月甲寅朔通鑑考異引十國紀年蜀人
亦以乙卯爲朔當從是書以乙卯爲正又晉高祖
實錄正月甲寅朔乙卯日食豈晉人避元旦日食

故改朔邪

安州盧文進叛奔于吳

薛史歐陽史皆作正月與此同綱目作元年十二月者以元璀奏聞之月而誤書也

薛史作四月甲申與此異歐陽史與此同

月與此異

三月庚辰帝幸汴州

趙瑩使契丹

六月天雄軍范延光拒命張從賓以京師叛附于延光從賓殺皇子重信重義

七月誅滑州符彥饒

盜殺安州周瓌

周瓌歐陽史晉本紀誤作周環

越王元瓘殺其弟元球

薛史作七月辛亥元瓘奏元球謀爲亂已誅歲訖晉高祖實錄十國紀年俱作元球元珣與是書同

然吳越備史及九國志俱作元珠考扶南侯元珠已亥四年四月廢樞密院

淮陰侯元珣皆武肅王子三月戊午文穆王馳騁闖入弒其君胡

召元珠宴宮中即格殺之并殺元珣則是書作元珠恐誤當以綱目元球爲正事在三月而繫以七月者以元瓘奏聞之月而誤書也

誅張從賓

戊戌三年正月帝在汴州

七月作受命寶

薛史歐陽史綱目作七月辛酉與此異五代會要作六月與此異

九月范延光降赦之

十月建汴州爲東京

馮道使契丹

薛史八月戊寅以盧重爲契丹皇太后册禮使通鑑八月以馮道爲太后册禮使十月戊子以馬從斡劉知新爲契丹國信使歐陽史不書劉知新止書從斡是書十月之使則書馮道諸書各異

己亥四年四月廢樞密院

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西京大水

閻人弒其君胡

綱目薛史歐陽史皆作昶是書作胡者誤昶未嘗改名胡也又薛史作閏七月是書疑脫閏月二字

庚子 五年五月安州李金全叛附于吳馬全節帥師討安州吳人救安州全節敗吳師克安州金全奔吳六月放吳俘還

薛史五月丙戌安州節度使李金全叛紀月與此同歐陽史作五月李金全叛六月克安州馬令南唐書作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俱與此異

辛丑 六年五月鎮州安重榮拒命

薛史作六月遼史作二月綱目作六月

河決滑州

八月壬寅帝幸鄴都

十月襄州安從進拒命

薛史通鑑作十一月遼史作十二月戊子皆因赴告之月而書之也當以十月爲正

高行周帥師討襄州

綱目作十二月歐陽史作十一月丁丑安重榮舉兵向京師杜重威帥師敗重榮于宗城重榮遁歸

薛史歐陽史通鑑皆作乙丑與此同遼史作丁未

丁卯 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

薛史歐陽史通鑑皆作乙丑與此同遼史作十一月丙寅晉以討安重榮來告紀月互異

越王貞瑤薨

文穆之卒在八月辛亥薛史作十二月乙巳誤林仁志王氏啟運圖作卒于永隆二年則係天福五年也尤誤當以綱目六年八月爲正

壬辰 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于鄴都

八月高行周克襄州誅安從進

大蝗

十一月葬高祖皇帝于顯陵

癸卯 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

薛史歐陽史通鑑皆作乙丑與此同遼史作丁未誤也丁未在正月晦乙丑在二月十八日當以乙

丑爲正
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青州楊光遠叛附于契丹契丹入寇
薛史歐陽史通鑑綱目作十二月
大饑
甲辰開運元年正月契丹陷貝州
乙酉帝北征次檀州
契丹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師敗績
三月綱目作二月師敗績當作契丹師敗績
甲寅帝還東京
六月復樞密院
河決滑州
七月改元
八月閩人朱文進殺其君延義
延義之死在永隆六年三月乙酉當從綱目作三月爲正薛史作六月三日誤是書作八月蓋以朱文進稱藩于晉之月誤爲延義見殺之月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薛史歐陽史綱目俱作六月
大水
十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
薛史歐陽史綱目俱作十月
十二月帥次中渡杜威叛以師入于契丹皇甫遇及于帥
和州張彥澤矯京帥彥澤殺桑維翰
丁未四年正月帝遜于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帥誅張彥澤

癸卯帝遜于遼陽
北郊之遜歐陽史晉家人傳云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帥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則是帝與太后出北郊迎之而不得見也又張彥澤傳云德光遣彥澤以二千騎先入京帥遷帝于開封府以兵監守內外不通德光渡河帝欲郊迎彥澤不聽乃止則是帝與太后未嘗出郊以迎之也一事兩紀各有異同今據是書似當以晉家人傳爲正
漢高祖
丁未元年二月帝即位于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
三月契丹德光遁歸死欒城
五月丙申帝東幸
六月殺邠王從益
甲子帝至京帥
楚王希範卒

希範之死在是年五月壬辰薛史及是書俱作六月蓋以漢主報朝之日而誤書也當以綱目五月爲正
閏七月鄴都牡威拒命
薛史閏月新授宋州節度使杜重威據鄴都叛詔削奪重威官爵貶爲庶人杜威之叛通鑑綱目作七月至閏月庚午乃削奪官爵薛史歐陽史及是書俱作閏月非命誤也
八月越王宏佐薨

宏佐之死在六月乙卯薛史作八月亦以漢主轀
朝之月而誤書也當以綱目六月爲正
九月庚辰帝北征
薛史歐陽史作九月與此同綱目作十月與此異
十一月杜威降赦之
十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戊申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
帝不豫丁丑帝崩于萬歲殿
隱帝

戊申 元年二月辛巳帝卽位誅杜威杜威
三月河中李守正拒命
守正之叛在隱帝旣立之後歐陽史又云守正反
王松以其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是以守正之
叛在高祖時事誤也當以是書爲正
侯益以京兆叛附于守正
薛史李守貞傳作趙思綰以京兆叛遣使奉表于
守貞三月二十四日事也歐陽史通鑑綱目皆同
是書作侯益誤也侯益之叛在乾祐三年冬此條
當作趙思綰爲正
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七月王景崇以鳳翔叛附于李守貞
郭威帥師圍河中
越人廢其君倧
宏倧之廢在天福十二年十二月庚戌綱目可據
冢王故事亦云晉開運四年十二月晦也薛史元
年八月加錢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是書繫廢倧
于七月者蓋誤以加檢校之月爲廢倧之月也

壬申葬高祖皇帝于睿陵
十一月殺李崧
己酉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塞
五月京兆降
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
十月契丹入寇
薛史李守貞傳作趙思綰以京兆叛遣使奉表于
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
薛史作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與此同歐陽

史作正月則誤以告捷之月爲收復之月也

庚戌三年三月初舉樂

閏六月癸巳大風拔木

薛史綱目閏月皆在六月之上是書作閏六月者誤也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丙子誅楊邠史宏肇王章

歐陽史史宏肇傳作元年冬十月十三日誤也當以是書爲正

鄴都郭威舉兵向京師澶州李宏義滑州宋延渥叛

附于郭威

甲申慕容彥超帥師及郭威戰于劉子陂帝視師敗績侯益焦繼勳叛乙酉帝崩于師

歐陽史漢家人傳作彥超敗帝欲出自臨師先後矛盾實則帝先出勞軍而後慕容彥超戰敗敗之

丙日帝即崩當以是書爲正

十一月甲子朔丙子誅楊邠等爲十三日甲申戰爲二十一日乙酉帝崩爲二十二日已丑立贇爲二十六日若作乙丑則初二日也是書作乙丑誤當從通鑑爲正

誅蘇逢吉劉銖

契丹入寇

十二月郭威帥師北討次檀州還師壬戌威入京師

楚人馬希萼弒其君希廣

歐陽史李景世家云希廣爲其弟希萼所弒希萼

乃希廣之兄歐陽以兄爲弟誤也

王峻弒湖陰公于宋州

薛史通鑑綱目作正月與此異歐陽史作十二月與此同

周高祖

辛亥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

八月葬漢隱帝

薛史原本作乙丑與此同今本從通鑑作已丑考

楚人殺希蕁

希蕁于保大元年九月戊寅希崇遣彭師暠幽希蕁于衡山縣十國紀年作丁丑湖湘故事作十九日其日戊寅也丙戌衡山指揮使廖偃與彭師暠共立希蕁爲衡山王後降唐明年冬入覲唐主留之數年卒于金陵是書作殺希蕁誤當從綱目作廢爲正

十月吳滅楚

十二月兗州慕容彥超拒命

薛史作十二月戊申與此同綱目作正月與此異

壬子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五月庚辰帝東征戊辰次兗州城下乙亥克兗州

庚辰薛史歐陽史作庚申考五月丙辰朔五日庚申東征十二日戊辰至兗州二十日乙亥克兗州若作庚辰則爲二十五日東征反在克兗州後矣當以庚申爲正

六月戊戌帝至自東征

薛史作戊戌與此同歐陽史作庚子與此異

甲寅顯德元年正月丙申帝卽位

晉人及契丹寇潞州

三月乙酉帝北征次澤州癸巳及晉人契丹戰于高平晉人契丹敗績丙戌次潞州誅樊愛能何徽

丙戌薛史作戊戌歐陽史通鑑作丁酉考三月乙亥朔乙酉二日庚辰薛史之戊戌歐陽史之丁酉次潞州爲二十三日薛史之戊戌次潞州爲二十四日倘作丙戌則十一日乙酉北

征十二日丙戌即次潞州將癸巳十九日之戰反在後矣是書作丙戌誤也

四月葬高祖皇帝于嵩陵

馮道薨

五月丙子帝次太原城下師圍太原不克庚午帝至自太原

乙卯三年五月王景帥師代蜀

九月王景敗蜀師于黃花谷秦成階三州以地來歸

十一月克鳳州

景範薨

薛史作十二月丁卯

晉王崇薨

綱目通鑑作顯德元年十一月北漢主殂考異錄據王保衡見聞要錄及劉繼永神道碑疑以二年為誤今考薛史顯德二年十一月己未邢州秦河東劉崇死文遼史穆宗紀應秝五年十一月漢王崇薨應秝五年即周顯德二年也又大定錄周顯德二年春崇病死紀年通譜乾祐八年冬崇死皆在乙卯歲與是書同當以是書二年為正

丙辰三年正月廣京師外城

壬寅帝南征李重進帥師敗吳師于正陽

綱目書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又載世宗親征淮南命李重進先赴正陽唐兵救之重進退保正陽世宗急遣重進引兵趣淮上彥貞至重進渡淮逆戰大將彥貞斬之是敗唐人于淮上也是書作正陽疑誤

甲寅帝次正陽

吳王來貢方物

五月乙卯帝至自南征

七月皇后符氏崩

周世宗兩立皇后皆符氏薛史后妃傳止有宣懿皇后符氏而于後符氏則闕之文獻通考云世宗後符后宋初號周太后太平興國中入道號玉清後符后宋初號周太后太平興國中入道號玉清仙師此可補薛歐二史之缺是年符后崩乃宣懿皇后也

丁巳四年二月乙亥帝南征次下蔡壽州來降

綱目作三月

四月己巳帝至自南征

十月壬辰帝南征

壬辰薛史歐陽史通鑑俱作壬申考壬申爲十月

十九日倘作壬辰則爲九月九日是書作壬辰誤

也當作壬申爲正

濠泗泰三州來歸

綱目作十二月事

戊午五年正月癸未朔帝次楚州城下師圍其城丙午

克之

丙午歐陽史通鑑俱作二月朔丁未與此異薛史

作丙午與此同

丁卯次揚州

丁卯爲二月二十一日是書丁卯上脫二月二字

吳王以江北地來獻四月壬申帝至自南征

己未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

綱目作四月

五月次瓦橋關宰瀛莫三州來降

莫州唐初所置治鄚縣元宗以鄭類鄭故去邑改

爲莫是書作漠者誤也當從綱目作莫爲正

六月甲戌帝至自北征

癸巳帝崩于萬歲殿

歐陽史作滋德殿與此異薛史五代會要作萬歲

殿與此同

恭帝

己未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卽位

十一月壬寅葬世宗皇帝于慶陵

庚申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于我宋

五代紀元表附

謹讀綱目于紀年下分注凡幾國幾鎭于梁初云

梁晉岐淮南西川爲五國吳越湖南荆南福建嶺

南爲五鎭然是時河朔諸鎭尙存鎭冀王鎔魏博

羅紹威王定王處直盧龍劉守光皆唐時藩鎭唐

亡而諸鎮未滅則應與吳越等分注于紀年之下
不宜竟從刪也若謂河朔諸鎮皆曾受梁封爵梁
以王鎔爲趙王羅紹威爲鄴王劉守光爲燕王王
處直爲北平王不異梁之屬郡故不復分注則吳
越諸鎮何嘗不受梁之封爵梁以錢鏐爲吳越王
馬殷爲楚王高季昌爲渤海王王審知爲閩王劉
隱爲南海王況高季昌又朱溫所授節度使當溫
時並未竊據乃已列之爲鎮而河朔各自擁兵據
地者反不得爲鎮乎又謂吳越閩楚南平南漢皆
有國號則趙燕北平鄴何嘗無國號乎又謂綱目
據歐陽十國世家爲斷有此世家則書無世家則不
書故吳越等分注而河朔諸鎮則從略然李氏王
岐歐陽史並無岐世家也又謂綱目以吳越等皆
歷數傳茂貞亦稍从而河朔諸鎮唐亡後不數年
皆以次滅是以分別如此然既列之爲鎮則吳越
等固鎮而河朔等亦鎮不應于未滅時即不書也
又高季昌至梁末帝始絕貢獻自爲一鎮則丁卯
以後五六年不應即書荊南爲一鎮也至列國籍

己梁開平三年 晉 岐 淮南天祐六年 蜀 武
成二年 鎮冀 魏博 易定 盧龍開平三年
七月梁以劉守光爲燕王 楚 福建 四月梁封王友貞諫王審知爲閩王 吳越天寶二年 嶺南開平三年
庚午梁開平四年 晉 岐 吳天祐七年 是歲淮南稱吳二月
岐王承制加楊隆演尚吳王 蜀 武成三年 鎮冀 天祐七年
魏博開平四年 五月梁天雄軍節度使羅紹威卒 易定 天祐
七年 盧龍開平四年 梁以楚王殷爲天策上將軍 福建 嶺南開平四年 吳越天寶三年 楚 六月
昭代叢書 癸集 五代春秋志疑 王世楷堂藏板 卷第十五
辛未梁乾化元年 晉 岐 吳天祐八年 蜀 永平
元年 正月改元 鎮冀 易定 天祐八年
盧龍稱燕 八月燕王守光稱帝改元 吳越天寶四年 楚 福建 嶺南劉龔乾化元年 三月梁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巖知留後 吳越天寶五年 易定
壬申梁乾化二年 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主昱而自立 晉 岐 吳天祐九年 蜀 永平三年 鎮冀 天祐九年
乾化二年 七月梁以楊師厚爲天雄節度使 魏博 嶺南乾化元年 越 高祖劉巖乾亨元年 八月劉巖稱越帝于廣州改元乾亨分注于是年即號漢今從提要先號 吳越天寶五年 易定
天祐九年 燕 應天二年 吳越天寶六年 楚

十四年　吳越天寶十年　荊南　楚　福建貞
明三年
戊寅　梁貞明四年　晉　岐天祐十五年　南漢乾亨
二年十一月越改國號曰漢　蜀光天元年正月改元六月　宗衍立　吳　鎮冀　易定天祐十五年　吳越天
寶十一年　荊南　楚　福建貞明四年
己卯　梁貞明五年　晉　岐天祐十六年　南漢乾亨
三年　蜀後主王衍乾德元年　吳宣王楊隆演
武義元年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鎮冀　易定天祐十
昭代叢書　癸集　五代春秋志疑　卷第十五　世楷堂藏板
六年　吳越天寶十二年　荊南　楚　福建貞
明五年
庚辰　梁貞明六年　晉　岐天祐十七年　南漢乾亨
四年　蜀乾德二年　吳武義二年五月吳王隆演卒弟溥立　鎮冀　易定天祐十七年
冊府元龜溥作浦　今從五代史作溥
吳越天寶十三年　荊南　楚　福建貞明六年
辛巳　梁龍德元年　晉　岐天祐十八年　南漢乾亨
五年　蜀乾德三年　吳睿王楊溥順義元年二月改元　鎮冀二月成德將張文禮弒其節度使趙王鎔而代之鎮冀鎮亡　易定
十月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爲部將所囚易定鎮亡　吳越
天寶十四年　荊南　楚　福建貞
壬午　梁龍德二年　晉　岐天祐十九年　南漢乾亨
六年　蜀乾德四年　吳順義二年　吳越天寶
十五年　荊南　楚　福建龍德元年
癸未　梁龍德三年十月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　梁亡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晉王存勗
十月　岐天祐二十年　南漢乾亨七年
蜀乾德五年　吳順義三年　吳越天寶十六年
年　荊南　楚　福建同光元年
昭代叢書　癸集　五代春秋志疑　卷第十五　世楷堂藏板
甲申　後唐同光二年　岐同光二年四月唐秦王李茂貞卒降唐　南漢乾亨八年
蜀乾德六年　吳順義四年
吳越寶大元年正月改元　楚　荊南三月唐封高季興爲南平王
福建同光二年
乙酉　後唐同光三年　蜀咸康元年正月改元十一月唐師滅蜀主王衍　南漢乾亨九年十二月改白龍元年
降
吳越寶大二年　楚　荊南　福建同光三年十二
丙戌　後唐同光四年　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　明宗天成元年

年 四月唐主嗣源立 南漢白龍二年 吳順義六年

閩嗣王王延翰天成元年 十月王延翰自稱閩王 是歲福建稱閩十二月 甲子會紀 作寶員誤 翰而立其弟延鈞 吳越寶正元年

正月改元 楚 荊南天成元年

丁亥 後唐天成二年 南漢白龍三年 吳乾貞元年

十一月吳王楊溥稱帝改元 閩惠宗王延鈞天成二年五月唐以王延鈞爲威武節度使 吳越寶正二年 楚五月唐以馬殷爲楚王

荊南天成二年

戊子 後唐天成三年 南漢大有元年三月改元 吳乾貞二年

十二月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閩龍啟元年 是年志疑 證世楷堂藏板

己丑 後唐天成四年 南漢大有二年 吳太和元年

十一月改元 閩天成四年 吳越寶正三年 楚天成三年 荊南乾貞元年

庚寅 後唐長興元年 南漢大有三年 吳太和二年

閩長興元年 吳越寶正五年 楚十月楚馬殷卒子希聲嗣 荊南長興元年

辛卯 後唐長興二年 南漢大有四年 吳太和三年

閩長興二年 吳越寶正六年 楚衡陽王希聲 荊南長興二年

壬辰 後唐長興三年 南漢大有五年 吳太和四年

閩 吳越三月吳越王鏐卒子元瓘嗣 楚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弟希範代之 荊南長興三年二月唐賜高從誨公 閩長興三年 南漢大有六年 吳太和五年

癸巳 後唐長興四年十一月唐主亶殂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閩龍啟元年正月閩王王延羲稱帝更名璘改元 吳越文穆王錢元瓘 楚文昭王馬希範 荊南長興四年

甲午 後唐應順元年四月唐潞王從珂入洛廢其主從厚而自立 閩永和元年正月閩王王延羲稱帝更名曦改元 吳越寶正七年 楚 荊南清泰元年唐賜高從誨爲南平王

乙未 後唐清泰二年 南漢大有七年 吳太和六年 閩龍啟二年 後蜀高祖孟知祥明德元年正月蜀王帝七月蜀主知祥死子昶立不改元 吳越寶正四年 楚天成元年唐以錢元瓘爲吳越王 荊南清泰元年唐以馬希範爲楚王

後唐清泰三年 南漢大有八年 吳天祚元年 閩永和二年 後蜀孟昶明德二年 吳越寶正五年 楚十月楚馬殷卒子希聲而立福王繼鵬改名昶 荊南

清泰二年

丙申　後唐清泰三年　唐亡　晉高祖天福元年　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　南漢大有九年　吳天祚二年

閩康宗王繼鵬通文元年　正月改元　後蜀明德三年

吳越清泰三年　十月稱天福元年　楚天福元年　荆

南清泰三年

丁酉　晉天福二年　南漢大有十年　吳天祚三年　入月禪位于徐知誥國亡　齊烈祖徐誥昇元元年　正月吳徐誥建齊國于金陵十月受吳主禪通鑑于是年即號唐今從南唐書先號齊

閩通文二年

戊戌　晉天福三年　南漢大有十一年　齊昇元二年

閩通文三年　後蜀廣政元年　正月改元　吳越

楚　荆南天福三年

己亥　晉天福四年　南漢大有十二年　南唐昇元三年　二月改國號曰唐　復姓李更名昇　閩通文四年　景宗王延羲永隆元年　其主初而自立　閩七月閩王曦弒

吳越　楚　荆南天福四年

庚子　晉天福五年　南漢大有十三年　南唐昇元四年　閩永隆二年　主曦爲閩國王　後蜀廣政三年

吳越　楚　荆南天福五年

辛丑　晉天福六年　南漢大有十四年　南唐昇元五年　閩永隆三年　十月閩主曦稱帝　後蜀廣政四年

吳越　楚　荆南天福六年

壬寅　晉天福七年　六月晉王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不改元　南漢大有十五年　殤帝劉玢光天元年　四月漢主龔殂子玢立改元

南唐昇元六年　閩永隆四年　後蜀廣政五年

吳越　楚　荆南天福七年

癸卯　晉天福八年　南漢光天二年　中宗劉晟應乾元年又改乾和元年　三月漢晉王宏熙弒其主玢自立更名晟改元應乾十一月改乾和　南唐元宗李璟保大元年　二月唐主昇殂三月長子璟立　閩永隆五年　殷天德帝王延政天德元年　後蜀廣政六年

吳越　楚

甲辰　晉開運元年　南漢乾和二年　南唐保大二年　閩永隆六年　三月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八月朱文進瑯簡于晉　殷天德二年　後蜀廣政七年

吳越　楚

荊南開運元年

乙巳 晉開運二年 南漢乾和三年 南唐保大三年 殷天德三年 正月殷改國號曰閩 八月延政降唐 國七 後蜀廣政八年 吳越 楚 荊南開運二年

丙午 晉開運三年 南漢乾和四年 南唐保大四年 閩保大八年 後蜀廣政九年 吳越 楚 荊南開運三年

丁未 晉開運四年 正月晉稱帝于晉陽六月改國號曰漢 南漢乾和五年 南唐保大五年 後蜀廣政十年 吳越忠遜王錢宏倧會同年 楚 荊南天福十二年 二月晉劉智遠

戊申 漢乾祐元年 正月漢主嗣殂子 南漢乾和六年 南唐保大六年 後蜀廣政十一年 吳越忠懿王錢宏倧 楚 荊南廣順二年 閩保大十年

己酉 漢隱帝乾祐二年 南漢乾和七年 南唐保大七年 後蜀廣政十二年 吳越 楚 荊南貞

庚戌 漢乾祐三年 南漢乾和八年 南唐保大八年 後蜀廣政十三年 吳越 楚 荊南廣順三年 閩保大十一年

辛亥 漢乾祐四年 正月漢主殂子 周太祖廣順元年 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曰周 漢今從十國紀年通鑑作北漢 南漢乾和九年 南唐保大九年 後蜀廣政十四年 吳越廣順元年 正月劉崇稱帝于晉陽五代史作東 南漢乾和十年 南唐保大十年 後蜀廣政十五年 吳越 楚 荊南廣順四年 閩保大十二年

壬子 周廣順二年 北漢乾祐五年 後蜀廣政十六年 南漢乾和十一年 南唐保大十一年 吳越 楚 荊南廣順五年 閩保大十三年

癸丑 周廣順三年 北漢乾祐六年 後蜀廣政十七年 南漢乾和十二年 南唐保大十二年 吳越 楚 荊南廣順六年 閩保大十四年

三年　閩保大十一年
己丑 周顯德元年 正月周主威殂晉王榮立改元　北漢乾祐七年
十一月北漢主崇弘子鈞立　後蜀廣政十七年　南漢乾和十二年
荊南顯德元年　閩保大十二年
乙卯 周世宗顯德二年　北漢睿宗劉承鈞乾祐八年
後蜀廣政十八年　南漢乾和十三年　南唐保大十三年
保大十三年　吳越　楚　荊南顯德二年　閩
保大十三年
丙辰 周顯德三年　北漢乾祐九年　後蜀廣政十九年　南唐保大十四年　吳
越　楚二月潘叔嗣襲節度使周行逢爲帥自稱武平留後奉表于周　荊南顯德三年　閩保大十四年
丁巳 周顯德四年　北漢天會元年正月改元　後蜀廣政二十年　南唐保大十五年　南漢乾和十五年
二十年　南漢乾和十五年　南唐保大十五年　後蜀廣政二十
吳越　楚周行逢　荊南顯德四年　閩保大
十五年
戊午 周顯德五年　北漢天會二年　後蜀廣政二十

五代之事凌雜鹽米故記載獨多宋自薛歐二史外有王溥之五代會要王禹偁之五代史缺文吳鎮之五代史纂誤陶岳之五代史補林禹之吳越備史路振之九國志劉恕之十國紀年等書類皆廣求事實其用春秋書法者則莫如尹師魯之五代春秋斥朱溫不以爲帝而于後唐莊宗卽位特書神閔皇帝以繼唐之正統其識遠在歐陽公之上華廣文子屏得而讀之于年月地理人名脫字錯簡多所更正不獨昭代叢書癸集五代春秋志疑跋 卷第十五 三三 世楷堂藏板有功于是書而朱溫之不得爲正統僅比于漢之王莽晉之桓元不更彰明較著哉壬寅五月吳江沈楙惠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７３
作者＝
页数＝７７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